#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二三六冊目次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 年譜一卷（宋）陳曄撰 附錄一卷
宋紹興三十一年陳輝刻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宋）李覯撰 外集三卷年譜一卷門人錄一卷 明成化刻本 二三五

#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宋）陳襄撰

# 年譜一卷

（宋）陳曄撰

# 附錄一卷

宋紹興三十一年陳輝刻本（四庫底本）

## 古靈集二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陳襄撰。襄有州縣提綱，已著錄。襄生平最可傳者，一在熙寧中劾王安石，并極論新法，反覆陳奏，若目覩後來之弊。其文今具載集中。一在居經筵時神宗訪以人才，遂條上所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孫覺、李常、范純仁、蘇軾、孫洙、王存、顧臨、林希、李思忠、傅堯俞、王安國、劉摯、虞太熙、程顥、劉載、薛昌期、張載、蘇轍、孔文仲、吳賁、吳恕、林英、孫奕、林旦、鄭何、唐垌、鄭俠等三十三人。其時或在庶僚，或在謫籍，而一一品題，各肖其真。內惟林希一人後來附和時局，自隳生平。餘則碩學名臣，後先接踵。人倫之鑒，可謂卓與等夷。其文今為集中壓卷。而葉祖洽作行狀，孫覺作墓誌，陳瓘作祠記，惟盛稱其興學育才，勤於吏治，皆不及薦賢一事。於爭新法事亦僅約略一二語。蓋其時黨禍初起，諱而不著也。他如陸佃博洽典禮，則薦之不以王安石之門客而歧視。劉攽輕脫嘲弄，則彈之亦不以蘇軾等之密友而徇隱。皆是是非非，不立門戶之見。乃國史本傳亦竝削不書。微是集之存，幾無以見其心術之公矣。集內有代賀明堂禮成表三篇，一為崇國夫人等，一為內省宮正以下，一為修儀婉容等，竝有批答三篇，亦載集內。蓋當日率由舊典，體例如斯，固與江總代陳六宮謝表等於狎客者，其事不同。其詞氣嚴重，亦非江表輕豔之比，則人品邪正之殊也。集為其子紹夫所編，以襄居侯官之古靈村，因以名其詩文。葉祖洽作行狀，稱襄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邱之地，著書以自見其志，志竟不遂，故其生平所作文集止二十五卷。與今本卷數相符。王士禎居易錄稱古靈集二十卷，蓋所見乃謝氏鈔本，非其完帙。惟其稱冠以紹興元年求賢手詔者，與李綱序合。此本不載，蓋傳寫佚之。綱序稱其性理之學，庶乎子思孟子，其言太過。至謂詩篇平淡，如韋應物，文詞高古，如韓愈，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雖亦稍覺溢量，然核其所作，固約略近之矣。

# 古靈先生年譜

[illegible]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illegible]
[illegible]世孫遏父爲周陶正武王
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賜姓嬀以奉
舜祀是爲胡公胡公二十六世孫彰爲楚相
封潁州侯因徙[illegible]州稱陳氏支分派別不可
得而考在唐有陳[illegible]其先江左諸陳世客潁
[illegible]繼[illegible]弟行弟實弟則弟行爲太
子太傅檢校司空相文宗弟實一子翽翽一
子嘉爲陵州別駕別駕一子闓爲陵州刺史
刺史三子曬爲檢校侍中江南道節度使勳
爲兵部侍郎黯爲職方郎中侍郎一子樹自
蔣之固始從王緒入閩家于福州仕閩爲太
尉推誠奉國功臣太尉三子令鎔爲太中大
夫令圖爲客省使令猷爲檢校工部尚書客
省一子希潁
皇朝淳化中以文林郎守果州司户參軍户
曹五子則之拱之象惏之裕之象台州黄巖
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後改贈金紫光禄
大夫舊名連之字金紫三子亨將仕郎真州



司法參軍贈正奉大夫襄樞密直學士尚書
右司郎中兼侍讀贈少師亘朝議大夫提舉
杭州洞霄宫贈金紫光禄大夫
真宗皇帝天禧元年丁巳
是年三月公生於福州之古靈後鄉人號爲
古靈先生東坡先生熙寧中倅杭有詩貽公
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注杭
人以放鴿爲太守壽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
天聖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
明道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寶元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慶曆二年壬午
是年公於楊寘榜登進士第授試秘書省校
書郎建州浦城縣主簿
慶曆三年癸未
六月到浦城有謁廟祝文
慶曆四年甲申
有祈雨詩祈雨祝文送章衡秀才序
慶曆五年乙酉
有答呂寺丞書答黃殿丞書
慶曆六年丙戌

有答黃殿丞書是年十月秩滿
慶曆七年丁亥
以部使者舉爲台州仙居縣令有仙居勸諭文
慶曆八年戊子
有謝闕郎中書
皇祐元年己丑
有勸學文天台山習養瀑記天台縣孔子廟記
皇祐二年庚寅
有和鄭閎中仙居詩十二首是年十二月秩滿
皇祐三年辛卯

用薦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
有懷友人陳烈詩祭仙孫五郎文
皇祐四年壬辰
春過浦城有留題南峯寺詩到河陽有與蔡
舍人二啓
皇祐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遷秘書丞就移知彭州濛陽縣
至和二年乙未
是年鄭國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

嘉祐元年丙申
有白頭詩
嘉祐二年丁酉
遷太常博士以鄭公之薦召試秘閣校理
嘉祐三年戊戌
判尚書祠部
嘉祐四年己亥
編定昭文館書籍有郊祀大禮慶成詩并表
吳君唐卿墓誌銘
嘉祐五年庚子

嘉祐六年辛丑
有殿中御史陳公墓誌銘是年冬遷尚書祠
部員外郎出知常州
嘉祐七年壬寅
有請顧臨秘校主學書
嘉祐八年癸卯
仁宗皇帝登遐
英宗皇帝即位公由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尚
書司封員外郎賜五品服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召為開封府推官
治平二年乙巳
治平三年丙午
除三司鹽鐵判官有蘇明允府君挽詞
治平四年丁未
英宗皇帝登遐
神宗皇帝即位公奉使北虜八月還遷尚書
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出知明州有
英宗皇帝挽詞使還咸熙館道中詩二首黑
崖道中詩和東玉少卿見遺詩過雄州南
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詩奉使回上殿劄子
左侍禁陸君墓誌銘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
君墓誌銘祭黃虞部文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還鄉省松楸有和程公闢遊越山亭詩春晚
賞牡丹奉呈席上諸君詩和程公闢遊宿猿
洞詩二首和程公闢紅梅詩和程大卿遊昇
山詩和程大卿遊鳳池寺詩和程大卿荔枝
詩和程大卿新開諸寺門詩和程大卿書宿
猿洞詩是年冬被召
熙寧二年己酉
夏到闕遷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
管勾國子監公事秋除侍御史知雜事有旨
候知制誥闕召試公上疏力辭詔從之兼判
吏部流內銓賜三品服有辭修起居注知諫
院四狀修起居注舉自代狀侍御史知雜事
舉自代狀辭中書候試知制誥狀赴召修注
上殿劄子進誠明說并劄子知諫院進劄子
乞正臺諫官劄子議學校貢舉劄子乞免御
史劉述等罪狀論制置三司條例乞行均輸

法狀彈劉攽王介狀論祖無擇下獄狀乞蹤
放秀越二獄干繫人狀
熙寧三年庚戌
春召試知制誥公自言嘗論常平新法不聽
辭不就試執政以爲當出乃欲罷御史以集
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勑未下
上批別進呈謂執政曰吳申全不能講欲俟
陳其受職留講筵於是除秘閣校理復修起
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仍判銓有辭
中書召試知制誥狀并申中書省狀辭直舍



人院狀辭判吏部流內銓勑內名銜狀辭直
舍人院判吏部流內銓兼天章閣侍講狀辭
修起居注狀擇日祗受修起居注勑命狀秘
閣校理修起居注擧自代狀辭兼天章閣侍
講狀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乞召還
范純仁狀彈御史裏行王子韶狀彈步軍副都
指揮使宋守約三狀論差擇縣令劄子論流
內銓奏辟屬官劄子論差選京朝官知縣劄
子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乞止絕權貴陳
乞恩例劄子論散青苗不便乞住支五狀論

李常待罪不報及呂公著落職劄子論王安
石劄子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
司妨礙狀論韓絳叅知政事乞罷制置司狀
熙寧四年辛亥
秋知制誥遷尚書吏部郎中兼直學士院冬
出知陳州有內制一卷謝知制誥啓到陳州
謝富相公啓
熙寧五年壬子
秋移知杭州有勸學文夫人吳氏墓誌銘十
月餞送錢塘貢士登彼公堂詩題忠定張公



書後是年修錢塘六井東坡先生爲之記
熙寧六年癸丑
有駕部陳公墓誌銘
熙寧七年甲寅
有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及吉祥牡
丹詩三首是年秋移應天府留守未至復移
知陳州有陳州謝到任表自杭之宋過永樂
院留題詩
熙寧八年乙卯
有潁川府學釋奠勉童子詩潁川賞花詩二

首是年冬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
事提舉進奏院遷尚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
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有論差除勑不由封
駮司劄子謝轉樞密直學士啓

熙寧九年丙辰

兼侍講 知審官東院有經筵薦温國司馬公
而下三十三士章䟽一卷理會吏部資序劄
子乞定審官東院條例狀與富相公書

熙寧十年丁巳

提舉司天監冬郊祀大禮爲禮儀使有依赦



文舉陳列狀

元豐元年戊午

春奉勑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夏決口塞詔改
新閘決河曹村埽曰靈平遣公爲祭謝使有
詳定禮文并制樂所定銅木尺度一卷論樂
劄子祭天用樂劄子崇國夫人符氏墓誌銘
故太師中書令曾魯公挽詞二首

元豐二年己未

春兼判都省冬
慈聖光獻皇后崩命公爲山陵鹵簿使有
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元豐三年庚申

是年三月公捐館于京師壽六十有四將終
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後㝏爲朝散大夫勳
爲護軍爵爲上黨郡開國侯明年九月葬于
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特詔常州供
應所闕後累贈少師

家君重刊
先正密學遺文于贛之郡齋俾曄 次
第年譜以冠之庶幾生平遊宦歲月之
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曉然



可見曄 謹承 命恭考
三朝實錄暨文集行狀墓誌家譜諸書
參校有可據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時
皇宋龍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一載
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 曄 謹拜
手記

古靈先生文集序

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禄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宫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九百户實封一千四百戶李綱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頀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未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事發為文章後世讀者想望之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

古靈先生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為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為橫經講説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至和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浸被知遇歷事

三朝鬱為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

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

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為

人主之所欽嚮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為文章温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大羹元酒不

假滋味自有典則質榦立而枝葉不煩音韻古
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
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
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孟
軻子思非近世區區緝章句務爲應用之文
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
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
手詔及熙寧經筵薦士章稾合爲二十有五卷
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緗

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
詔書襃稱推賢揚善之美可謂盛矣若其平生
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
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
極任而蒙
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卽
世踰五十年遭遇
聖主因覽薦士章稾所以
旌寵之旨甚厚輒敢刋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
一言以發明之綱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
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汝
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
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姦者而況於文乎
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
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
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
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
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
累朝之眷遇膺
聖主之襃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

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
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
學士尚書右司郎中累贈少師
國史有傳古紹興五年閏月朔謹序

# 古靈先生文集目録

（藏書印）

## 卷第一


紹興元年求賢手詔

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藁


## 卷第二

### 古賦


咸陽宮賦

古琴賦


### 律賦


黄鍾養九德賦

璪藉賦





百工由聖人作賦

三公調陰陽賦

學問至舜堯賦

周公成文武之德賦

善勝不武賦

至誠盡人物之性賦

損先難而後易賦


## 卷第三

### 古詩


郊祀慶成詩

洛陽曲

人生天地間

天道不可跡

古劒謝李惟肖見示所業

送鄭洙赴舉

苦熱謠

喜雪

通判命賦假山

送李惟肖尉尤溪





病驥

幽菊燕貢士

送關都官致仕

祈雨

寄弟袞

送章舍人知汝州

樓上曲

荔枝

對酒歌

古靈山試茶歌

登彼公堂燕貢士
遊法藏院觀桂紫菊花
瀑布
潘家山同諸生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

卷第四

律詩
此景
樓上旅懷
晚日
幽齋
驪宮悼往
對景偶書
金華山人
宮辭
荷華
夕霽
題積善院
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送崔黃臣知廬山縣
仙居縣羁巖老亭



贈剡縣過昌祕丞
和運使兵部秋成
南峯寺懷舊
重陽席上賦菊花
依韻和子直重陽送酒
次韻朱兵部上巳錫宴
黑崖道中作
水口贈別大吉祖長老
舟次巴峽
哭倪氏女弟二兒傳孫
觀海
詠雪
留題表兄三哥養浩亭
九日與諸生遊南峯
遊南塔
送別探得南字
英宗皇帝挽詞
蘇明允府君挽詞
故太師曾貴俛詞
濮妃祔廟挽詞

寄謝三井山禱雨
勉潁川童子
慈竹

卷第五

律詩

經武夷山
悼古
春日賞林亭
寄遠
織女



寄李惟肖
春日書事
夜意
謁真祠
懷友人陳烈
白頭
次韻友人鄭穆之病起感懷
和子直聞運使兵部駐節京口寄呈如晦
和正辭職方以濬河留滯
依韻和通判徐郎中毗陵重陽
和通判九月望日始見菊花
題少述望海樓
和東玉少卿見遺
和東玉少卿謝春卿防禦新茗
和公序庫部觀孔雀因呈東玉少卿
和東玉少卿後池群鴈
次韻程少卿暮春
次韻和程少卿省宿寄齊熙業少卿
送太君之建昌
登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



使還咸熙館道中作
和程公闢大卿遊越山亭
春晚賞牡丹奉呈席上諸君
和程公闢遊宿猿洞二首
和程公闢紅梅
席上探得隨字送晏叔客學赴太原
送彥祖學士赴兗守
和御製賞花釣魚
重陽閣下和同舍
寒食常州宴東園

依韻和解空長老雪頌
和程大卿遊昇山
送鍾離郎中知婺州
卷第六
律詩
和程大卿遊鳳池院
題蒲傳正舍人清風閣
觀太原丞相寄惠紫霞園庵新居詩和
太素先生
東園觀雪
留題天遊閣
李學士勾院海棠
寄題福唐林逈南華洞
古城
依韻和人詠鶴
慈聖光獻太皇后挽詞
監簿楊倜得第南歸惠詩因和元韻贈其行
和蘇子瞻通判在告中聞余出郊以詩見寄
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郊見寄
和子瞻沿牒京口憶吉祥牡丹見寄

過江外感懷
常州郡齋六首
遊善權洞二首
題張渚道中
和如晦
簡子直
簡如晦
簡子容
和如晦桃杏
和桃花詩因戲如晦
過罨畫溪
和程大卿荔枝
留題清江亭
和程大卿新闢諸寺門
和張運使題長樂臺
和程大卿書宿猿洞
和定慧超勝長老寄謝紫衣頌二首
偶書
題毗陵郡圖
觀承天佛日廣慧永樂四老上堂留題

和宛丘長官賞花
潁川賞花二首
贈禪者
携家遊東園
贈鷺鷥
寄戲劉道淵
題杭州寶嚴寺垂雲亭
寄與敘淨慈二長老
題仙居偉羌山六絶
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瞻
次韻柯弟太博見示超化牡丹



卷第七

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與章表民書
與陳砥秀才書
答阮鴻秀才書
與同年周岐貟外書
與錢公輔著作書
與福建運使安度支書

答黃殿丞書
又答黃殿丞書
與陸學士書
答許太博書
又答許太博書
答周有終書
與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與孫運使書
謝倪評事禮書

卷第八

書

常州請顧臨秘校主學書
與富觀文書
與太原韓丞相書
與福州蔡學士書
答徐洪秀才書
答呂寺丞書
答周公闢書
答陳戶曹書
與章衡秀才書
與永城杜誼殿丞書
答石長官書

荅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與冨丞相書
代人與留守相公書
謝關郎中書
與冨相公書
荅黄殿丞書

卷第九

啓

謝丁觀文啓
荅王景山啓
荅徐融啓
荅周秀才啓
荅楊倜秀才啓
又荅楊倜秀才啓
荅劉太博啓
與江通判啓
荅余京秀才啓
荅劉太博啓
與京西運使陳學士啓
與蔡舍人啓
又與蔡舍人啓



卷第十

啓狀

與元屯田改葬服啓
送元屯田啓
與張學士啓
與丁觀文啓
謝兩浙運使張學士差試官啓
謝轉樞密直學士啓
陳州謝冨相公啓
謝知制誥啓
謝運使唐學士啓
賀冬啓
與冨相公啓
與提刑先狀
謝官員訪及狀
與運使先狀
荅知州通判先狀



卷第十一

序記

送通判黃中舍序
送錢公紀祕校序
同年會讌詩序
送傅察推序
送管師常秀才序
送章衡秀才序
何秉字序
題忠定張公書後
天台山習養瀑記
天台縣孔子廟記
縣學疏

卷第十二

內制

熙寧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書
明堂祀聖祖英宗五帝文
明堂禮畢謝諸陵文
明堂禮畢諸寺謝批荅
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詔荅
修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詔荅
內省宮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詔荅
永昭永厚陵九月旦表
趙少師槩辭免明堂陪位批荅
皇親觀察留後從式除節度使再辭不允批荅
詔河北水災付韓侍中琦
賜知州以下初冬衣襖 詔勑
賜諸軍員僚等初冬衣襖 勑書
賜諸路蕃部溪洞初冬衣襖 詔勑

卷第十三

表奏

陳州謝到任表
進郊祀慶成詩表
代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表
代內省宮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表
代修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表
論役法狀
乞均排等第出役錢狀
論散青苗不便乞住支狀
論青苗錢第二狀
論青苗錢第三狀

論青苗錢第四狀
論青苗錢第五狀
卷第十四
奏狀
祕閣校理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二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四狀
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侍御史知雜事舉自代狀
辭中書候試知制誥狀
辭中書召試知制誥狀
辭召試知制誥申中書省狀
辭直舍人院狀
辭判吏部流内銓敕内名銜狀
辭兼天章閣侍講狀
辭直舍人院判吏部流内銓兼天章閣侍講狀
辭修起居注狀
擇日祗授修起居注敕命狀
辭監護冀沖孝王葬畢宣賜狀
卷第十五
奏狀
依赦文舉陳烈狀
赴召修注上殿劄子
進誠明說劄子
誠明說
乞免御史劉述等言事罪狀
乞召還范純仁狀
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司妨

礙狀
論除韓絳条知政事乞罷制置司狀
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
乞免解舉人推恩狀
乞原免張堯夫等檢斷不當狀
乞止絕臣僚陳乞創造寺觀度僧道狀
乞定審官條例狀
卷第十六
奏狀
乞踈放秀越二獄干繫人狀

論祖無擇下獄狀
知河陽縣乞拋降和糴小麥價錢狀
理會考校進士卷子狀
選差京朝官知縣狀
知常州乞留陳經不對移任蒲狀
乞均差衙前等第狀
彈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狀
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
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狀
彈宋守約第二狀



彈宋守約第三狀
彈劉攽王介狀

卷第十七

劄子

奏使回上殿劄子
論樂劄子
祭天用樂劄子
乞陞陸佃優等唱名劄子
舉彭汝礪劄子
薦吳師仁劄子

選擇縣令劄子
理會吏部資序劄子
論流內銓奏辟蠻官劄子
論李常待罪不報及呂公著落職劄子

卷第十八

劄子

知諫院進劄子
乞正臺諫官劄子
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災之民劄子
論冗兵劄子



乞止絕權貴非次陳乞恩例劄子
論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劄子
論王安石劄子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論差除勑不由封駁司劄子

卷第十九

詳定禮文
濮宮
五齊三酒
八廟異宮

車駕出入門罷勘契
徹青繩爲三壝之制
不設黃褥緋褥
用制幣
焫蕭
遇雨望祭服祭服仍設樂
冕旒制
祭服之裳
佩玉惟天子全玉餘皆珉石
綬
玄衣纁裳
助祭之服
四望山川社稷五祀朝日夕月風師雨師
司命司中七祀䄍百神先蠶五龍靈星
司寒馬祭冕服各異
不設黃道褥
祭皇地祇太尉用中書攝
帝籍神倉
天地合祭爲非禮
先宿太廟次宿北郊次宿南郊



惟人君得升阼行事
皇帝飲福受胙以尊受祉
亞終獻及攝事之臣不宜飲福受胙
燔瘞不當在祭末
先燔柴以歆神
先升煙瘞血後燔牲幣
郊用特牲
南郊公卿執事官升午陛
祭天之器用陶匏
太廟用蜃尊
太廟等彝之數溢於古仍不依四時各設
明水明火
鬱鬯
景靈宮太廟御盥洗不當東霤
南郊攝事用木爵
爟火
拂翟
薦新不擇日不出神主
禘祫不廢時祭
月祭五廟時祭二祧

告朔謂之月祭
儀禮月半奠
月半奠謂之殷事
前漢祭朔望
議罷朔望上食
木尺
銅尺
卷第二十
文
杭州勸學文
仙居縣勸學文
勸諭文
知謗文
祈雨祝文
謁廟祝文
祭張侍讀文
祭楊察推文
祭錢舍人文
祭黃虞部文
祭妹三縣君文

祭仙孫五郎文
卷第二十一
議論策題
韓信論
鮑叔薦管仲論
策題
卷第二十二
易講義
大有
謙
卷第二十三
易講義
豫
隨
師
卷第二十四
禮記講義
中庸
卷第二十五
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左侍禁陸君墓誌銘
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陳公墓誌銘
駕部陳公墓誌銘
吳君唐卿墓誌銘
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
秦國太夫人竇氏墓誌銘
附行狀誌銘等六篇
先生行狀
先生墓誌銘
先生祠堂記
富鄭公薦召試館職奏狀
陳諫議詩
陳司諫跋尾

古靈先生文集目録終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一

紹興元年求賢手詔

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槀

司馬光　韓維
呂公著　蘇頌
孫覺　李常
范純仁　蘇軾
曾鞏　孫洙
王存　顧臨
林希　李師中
傅堯俞　胡宗愈
王安國　劉摯
虞大熙　程顥
劉載　薛昌朝
張戩　蘇轍
孔文仲　吳貫
吳恕　林英
孫奕　林旦
鄒何　唐坰
鄭俠

紹興元年求賢手詔
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手詔
朕之否德
宗廟播遷方仰瞻於座思雪
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賛我周行則不能
也且己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故孟軻曰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近得陳襄薦章起草司馬光
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所具備
審如所薦斯為盛矣後世瞻之仰之以襄為何
如人耶今宣示百辟卿士可各舉爾所知應內
外侍從須得舉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録版行下諸
路監司郡國郡國備録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
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當受
上賞其或不當宜坐謬舉之罰無以先得罪於
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惟吾所在而公舉之
朕將親選焉
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藁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光



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
可備顧問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
郎中知許州韓維
器質方重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於
內則可以應物於外矣
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尚書户部
侍郎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公著
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為己任
可謂知務矣
三人者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
外乞詔還詞苑或居經幄日侍燕
閑論思獻納
學士有博學通典故者
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
記問博洽長於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所學
宋敏求之比宜編撰檢討之任
館職有學行器識可備侍從者
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
素有鄉行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

浮厲卅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知齊州李常
性行醇正兼治經術久補外官有循良之政可
比於覺
尚書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
純仁
器識通明忠義骨鯁其才足以濟大事
三人者皆可充近侍耳目之官
館職有文學可爲詞臣者
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

蘇軾
豪俊端方所學雖不長於經術然子史百氏之
書無所不覽文詞美麗擅於一時居官敏悊尤
通政事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
曾鞏
以文學名於時人皆稱其有才然其文詞近典
雅與軾之文各爲一體二人者皆詞人之傑可
備文翰之職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

博學能文才識通敏所守亦端可充文翰史臣
之選兼明世務通曉民政近蒙進擢修注添厭
士論
館職有學行端正可以擢居清要者
祕書丞集賢校理王存
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爲勢利所遷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判武學顧臨
才豪而氣剛兼有識略樂義尚賢喜於聞過
可屬以危難之事
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

少有文行明敏勁正學亦該博長於記問可與
編撰檢討之職
謫官未復職者
尚書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
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之任往歲近臣嘗有
論薦其才之日爲名臣向因言事分務若遂錮
洗不惟責其後効抑足以開言路也
尚書兵部員外郎傅堯俞
言事官以義去就有古諍臣之風不幸坐累褫
職未蒙牽復

太常博士新差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胡宗愈
文醇行循兼明經術東南士人多所師服向以
言事被謫累經恩宥未蒙復職
前秘書省著作佐郎王安國
材器磊落文亦豪邁可充詞翰之職向居罪廢
閒不忘進學亦奇偉之才也
京朝官選人有學行才器可進擢臺閣者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簽書應天府判官
廳公事劉摯
性行端淳詞學淵遠若置之文館優游長育
必為遠器
太常博士崇文院校書御名同音當宗正丞
公事虞太熙
治經有行端方自守不苟於進可充臺閣之選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
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職司之任
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
公事劉載
少治經術兼有文行可備臺閣之選

殿中丞新差充秦鳳熙河路措置邊事
司御名同音當公事兼催督軍須薛昌朝
才質俱美持守端直當置臺閣以養其材久從
機宜之辟非所以處之也
秘書省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張載
學行修明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如載
一人而已若稍加優寵所勸大矣
興國軍節度掌書記蘇轍
其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轍自登第及
中制科凡二十年尚在選調未蒙褒擢
前台州司戶參軍召試館閣孔文仲
性醇行粹如不能言發為文章溫厚正直稍加
長育必為瑰碩之器
新差歙州軍事推官吳賁
端良質實少以孝行聞于州鄉治易春秋之學
而文亦淳雅尤盡心於民政所至以惠愛稱
前潤州延陵縣令吳恕
器識淳深學通義理若置之文館長育而成就
之可以與有為也
常僚中才行器識可陞擢任使者

尚書屯田郎中知開封府太康縣事林英
有才與行安靜詳明和而不隨方直而無撓
尚書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
孫奕
士行著于鄉閭節義信於朋友外雖朴淳而中
實強敏英奕所至皆以善政聞可謂循良之吏
使當一路則可以厚俗而安民矣
秘書省著作佐郎監楊州糧料院林旦
才力強明通曉民政兼有持守可責任以事
太常博士新差監衡州在城鹽倉鄒何
操履端方吏材通敏久居務局士論惜之
小臣言事黜廢有可矜者
太子中允降授大理評事唐坰
性雖輕脫然才幹明敏向以言事被竄兩經赦
宥初監廣州軍資庫次移監吉州太和縣鹽酒
稅又次移監杭州龍山稅流落遠方已是數年
願特與親民差遣以來敢言之士
前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英州安置
勒停鄭俠
向以狂言得罪竄廢海隅瘴癘之地朝不保夕



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
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

古賦

咸陽宮賦

古琴賦

律賦

黃鍾養九德賦

璇璣賦

百工由聖人作賦

三公調陰陽賦

學問至芻蕘賦

周公成文武之德賦

善勝不武賦

至誠盡人物之性賦

損先難後易賦

咸陽宮賦

周失王緒秦受天數始皇崛起狠心奮怒六國并吞黑旗森布分諸侯而立郡縣銷五兵而造鍾鐻混車書一法度陸讋水慄之所來嚮航琛輦貢之所屯聚於是遷豪徙富離邦易土擇彼闞然隆隆然制是宮也蓋莫得而殫言始其擇吉日中舊章坦隆基於四隅鬱華犯御名於中央分左宗右社之規矱正面朝後市之紀綱順陰陽之開闔放太紫之圓方由是入九貢之資詔六工之良度材用之經費旅珍産之非常離婁督繩以分其曲直公輸削墨以形于短長運雄風於斧斤架文虹於棟梁藻井燦兮群葩競芳瓴稜聳兮金爵交翔羅玉階兮彤庭儼峻宇兮雕墻朱紫炳煥下以被其土金璧崢嶸上以飾其璫其高也侔列宿於紫宮其大也出冠山之朱堂顒顒昂昂複道還相上截乎渭川直走乎阿房是何蠖濩相經連綿不止映朱闕之雙立壓金城之百雉被御霧以上覆韻天香而特起巍巍乎若高浪之奔架蓬萊而直上盤盤乎若巨鼇之出戴靈山而退峙則有千廬傳呼洞門方軌披廣路之三條列金人之十二上下端直左右環衛執玉帛者來朝綰銀黃者近侍如雲臺之上縹組而摩肩臨淄之間成帷而舉袂闚之者倏爾而歎望之者儼然而畏其間祲威盛容殊形詭制鍾鼓喤喤有二四之列衣裳楚楚有三千之嚴珠玉金翠衒其珍組織文章逞其貴

而又植花囿開沼沚草木繁蕪薇朱實之離離魚鳥遨翔漾清流之疊疊朝夕之所娛樂而不知其晦明寒暑之所隔閡而不知其啓閉旣而窮侈德盡澆風日倦五色耳亡四聰將欲慕神仙之峨峨脫天下之洶洶謂上游之迹可以拍肩於洪崖謂積學之致可以問道於崆峒由是擬丹臺之壯麗造袐宇之穹崇飛甍兒奸互連閣交通冥冥乎二百餘里杳不知其所終然後巡于隴西封于岱宗紀德瑯琊之臺列爵大夫之松伐湘山於旣仆破胡城於已攻故乃儼彩仗坐璚宮建靈旗之五丈排法駕於六龍文武肅儀而在下嬪嬙肆樂乎其中韻乎鈞天之樂翼乎妙舞之容左毅右戠兮百品椒漿桂酒兮千鍾喜氣交盛歡聲一同而皆磬出山呼而浹洽祝天壽以庬鴻自以爲子孫帝王之業垂萬世而無窮洎乎時運更迭基局一空文林蚐渚榛蕪外王殿珍臺煨燼中項羽西歸二三世之秦風已蕩高皇東起四百年之漢德彌隆士有聞而歎曰夫聖皇之有天下也握乾符御璇極納百姓於酙粹樂群生於休息故宮室之作無傷民之利

興作之所不勞民之力軒轅合宮而昭儉唐堯采椽而示質總章合制重華乃建於宏基卑室興居夏禹遂隆於聖德若乃商受喪乎瑤臺夏桀隕于瓊室夫差一去遊姑蘇之鹿麋晉武旣亡生銅駝之荊棘斯皆聖人以節用而興邦愚者以宣驕而亡國且強秦虎視薰民宸居華域如建瓴之地無以極其險隘若秋荼之網無以加其苛刻收太半之賦歛焚詩書之典則而復開宮禁之宏址敺生民於重役農者失其耕耨女工廢其紝織上天爲之震怒四方爲之沮色又安得延茂其邦家而興隆乎社稷嗟乎源之澄兮流必清本非固兮枝必傾始皇去兮沙丘旣平子嬰滅兮咸陽巳弃歸赫赫之漢祚兮爲帝畿之三成又何必指東門之界兮柱立石於滄溟者也

## 古琴賦

客有孫枝之琴兮曰太古之器朴兮不文淡焉無味痕交錯而蟲生色斓斑而塵蔽疎絃危而不紊瑤軫屼而幾廢吁至道之難行悵知音之未至淒淒然泠泠然故獨以因時而遣意洎乎

夕照西沉蒼梧半陰對明月之千里上髙臺之百尋爾乃豁妙慮開冲襟撫玉柱揚清音不獨解吾人之慍將以平君子之心太丘子乃展轉不寐振衣而起悄焉凝懷寂焉傾耳意躑躅於幽蘭心彷徨於流水由是納中和蠲侈靡審朴略之遺韻達眞純之妙理忽然不覺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已别有宛洛佳客金張貴侯塗歌兮邑詠朝歡兮夕遊設瓊筵兮綺席張翠幙兮青樓莫不弄秦聲歌郢曲吹女媧之笙簧播子文之絲竹然後酩酊乎醉鄉駢闐乎歸軸又安能審雅操之微妙聽丹絃之斷續而已哉嗟乎大道既傾澆風益行雖歌吹之沸天徒管絃之亂人方今朝廷淑清天下化成循以古人之風變今人之情以今人之樂復古人之聲則斯琴也可以易俗而移民而斯世也可以背僞而歸眞



## 律賦

### 黄鍾養九德賦

惟黄鍾之起一本太極以函三導微陽而敷暢養九德以稽參五聲正而八音和清宮旁達六府修而三事治元化中含始其天地發乎大生氣序轉乎三統黄者中之色配土位以居正鍾者聚於下首天陽而施種故此致德産之盛大阜民財而錯綜氣鍾於子斯爲萬事之本元物遂其生宜合九功之歌頌且以宣和禮樂入應虚危四方統理而以序萬寶滋生而不遺得非致九序以咸若居中央而主之内播宮聲暢百穀共成之利上推天統協五行時序之宜又若統一氣之元冠三微之首應律本以吹萬配乾元之初九使施生者曲盡於亭毒正德者盡躋於仁壽權衡度量從而出使利用之得宜陰陽氣序統以和致常生之滋厚豈不以十二之律兮推候管以相旋八十之絲兮調正聲而内宣况其稱道唱始權輿率先群生重畜我總其化九德萬事我總其權亦由太簇贊陽達庶物于厚地璿璣觀運齊七政於髙天得不觀律府以宣揚謹伶人而職掌命之宮而商必應祀于天而神必享雖幽滯以咸出無忽微而或爽不然何以成之數而該之積毫百穀以萌滋功惟叙而叙惟歌同六氣之宣養夫此統氣成類含元氣中和於樂也以中和而育物養其化也以造

化而爲工稽合天元首鍾師而調律陶成化本賛夏禹之謨功聖人由是作樂以暢乎清明制器以規其小大惟兹六律之首摠乎萬化之會故伶倫深戒於景王極天人之交泰

## 瑑藉賦（圭瑞之藉文藻爲飾）

器由禮制飾貴文爲嘉寶圭之致用資瑑藉以成儀絢組交陳妙極彰施之度縷綦錯布光含温潤之姿聖典遐稽邦儀順考謂王器之攸重欲朝家之永保必有藉以承其瓌異必有飾以加其文藻英華挺制誠資設色之工廣袤中儀式藴非常之寶炳作良具裁成茂規詔王人而愼守飭典瑞以勤司莫不昭其文也禮以行之備三采五采之容中合瑞信分一就再就之式内掩瓌奇其或朝有多儀國陳大事君臣分上下之等珪璧顯尊卑之摯非瑑無以成其飾非藉不能承其瑞本爲内幹蔽瑜瑾以光昭章作外衣煥朱蒼而色異盖夫國有至寶時稱大圭儻非加於愼重誠有忠於顛隮故我制藻率以爲用表禮文而可稽有方有圜式薦諸侯之瑞授賓授介終高十襲之緼若然則昭備禮容欽承王德周陳藻繢之制密蔽孚尹之色炳然發彩侔水草以成章煥乎有文異錦琮而著飾故得規模煥備等數咸分藴六玉而中度昭大采以成文彼武有鞬櫜但取包戈之用使持英蕩徒彰輔節之勳曾未若保兹希代之珍重爾連城之價欲制度以無越設瑑文而是藉宜乎自天子達於諸侯致等威而相亞

## 百工由聖人作賦（工善其事由聖人作）

統爾六職良哉百工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崇辨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睿以興功睛姬旦之明文見冬官之盛典謂夫智之出也始創物以興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盡善嘉衆藝之勃興本聖謀而不闕攻金攻木資濬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顯自兹立器爲利因材究奇雖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規爲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其所以鳧氏成鍾自高辛而立範車人作耒本炎帝以垂規且夫國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率皆因上聖以資始致宏規而綽備依於法而游於藝肇自神謨智者憂而巧者勞

出由睿意豈不以工之立事者蓋本於前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伊衆制之雖盛非聖作以奚由網罟以畋寘庖犧之肇用杵臼之利因熊氏以垂休自然衆伎靡紛大模率正雖云乎代守其業但見乎作者之聖亦由五聲非黃鍾之律節奏爰彰大輅起椎輪之姿雕幾寀盛此則藝能交舉物用具陳祖述雖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案乃度程寘聰明之制作勤乎樸斲賁睿哲之經綸噫夫世變澆漓時竊朴略焉曾之矩交喪器用之資惟錯令上方稽古道而復淳源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三公調陰陽賦 中輔之職燮理陰陽

朝無闕政官設居方故三公俾輔和於邦國用調燮於陰陽居槐位以分班洞均舒慘列鼎司而效職灼序柔剛伊昔令王寵綏綿宇以謂設官分職兮非政而曷任曰陰與陽兮非公而莫主由是統爾和氣委茲中輔兢兢論道順消長以無差業業在朝致中和而茲取誠以翼奉君上贊臨域中竭股肱而胥附調變化以無窮位應六符正居夏居冬之氣爵隆八命定爲刑爲德之功况夫子育群生君臨大國二儀有愆伏之運四氣異往來之則得不命乃上公謹茲常職庶天令以惟和裨歲功而無忒卓爾量才之任式序爲綱居然明理之司用期合德則知陰不治也慝肅殺以非宜陽不順也慮生成之有遺故我法三光而昭若專二氣以調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庶人不失其時禀四海之儀率正耀藏之度居萬民之表庸均唱和之期夫如是則居職儼然經邦翼爾順成開闔之化曲致雍熙之美是以邴吉有問牛之志蓋務協和陳平無對獄之辭用勤燮理懿夫國之治也必須官而分務物之生也蓋抱陽而負陰惟此承君之職式勤觀變之心九卿通寒暑之權功惟並致太史司星辰之候事匪同欽誠哉茂建官儀昭垂邦謀萬機之政是輔三合之宜用變自然天地節而歲時和致生成之允協

學問至芻蕘賦 學問而至芻蕘之善

上聖以文明闡化撝謙臨朝每精窮於學問爰下至於芻蕘心專探討之勤率親草芥志切諮詢之道靡間薪樵斯蓋務小善以畢納庶大猷

而孔昭若也嘉往哲之微言述先王之至治必有學以務其訓誘必有問以通夫擬議欲求善以無斁乃詢蕘而聿至且夫聖人有狂言之擇實務多聞而樵夫知王道之談豈宜遐弃莫不功專時集事切疑思罔間丘樊之賤率求訓敎之辭是必擇其善者併而就之當請益請業之初芻蕘盡及暨咨事咨才之際草莽無遺誠以統御綿區與隆景運君雖尊有教則不可非學民雖小有善則誠宜下問故乃罄數澤以旁求奉謀猷而不紊祗承誘誨當刈楚之良材廣務諮謀受析薪之丕訓則知學不好也無以臻乎善道問非博也無以納乎嘉謨故我每樂聞於典教遂俯及於薪芻將務四聰之達何慙一得之愚博習親師奚間采樵之士疇咨熙載必親往圃之徒夫如是則闕習罙勤諮諏益顯雖蕘言之勿用諒蕪音而必選不窮不倦率求林藪之譚日都曰俞並及草萊之善向若非求博諭靡極周咨雖愚言之或善在上德而罔知又安能恢教本以昭若導化源之遠而是以高宗求巖野之賢命而納誨西伯舉磻釣之老立以為師此所謂詢事考言篤信好學伊片善以咸取欲大謀之先覺故詩曰先民有言而詢于芻蕘允播英規而孔邈

## 周公成文武之德賦 公旦成此文武之德

天開周道臣有姬公滅管蔡流言之亂成文武盛德之風攝政宣謀纂徽柔之懿鑠勤王致理集保定之元功足以劭重光於有後揚休命於無窮者也當其待旦輸忠攝儀建極謂文考之興世方啓於周祚武王之立也肇乎於商國念遺業之至重非沖人之可測我乃兼彼三王之事成此二后之德踐祚而治緯與純被之謨陪扆以朝庶廣丕承之則才美中著勳勞外施能勤教之行也遂竭節以成之業業爲師纘居岐之茂烈拳拳作相隆在鎬之丕基蓋夫國得士而乃昌后非賢而罔理惟文也順帝則而撫方夏是武也遏亂略而爲天子懿王業以昭若賴我功而成此股肱周室啓明明在上之猷左右成王紹諤諤以昌之美用能蕃衛中國彞丞大君恢好仁之景範集偃武之清芬將以垂綿綿之候昭郁郁之文白屋禮賢縟多士濟寧之化

東山祗役固一戎大定之勳苟非績著勤勞心專夾輔上以追奉乎西伯下以欽承於姬武成休德於二代固重基於下土則何以父作子述七百年永著徽猷發粟散財三十世茂隆丕矩蓋以憂勞幹國忠利推誠遠啓中興之道光揚未墜之名皐陶爲舜帝之謨功宜一貫管仲霸齊桓之業道匪相成此則昭致純熙綽乎暴亂本枝百世兮寶系丕固子孫千億兮英猷克煥噫奚由知聖德之成焉由玆公旦



## 善勝不武賦 能善勝者無須黷武

以威治國者國固又以義服人者人必歸故王者因善勝而無越在黷武以識非將成不陣之功豈煩戎事自得無爲之戰奚用兵機斯蓋本道德以爲治異權謀而尙威者也伊昔良臣上言聖者以謂君有其德則固於邦本國用其武則黷於天下但爲善之可勝必興戎而無假旣守不爭之道率服群心奚資固敵之勞始平諸夏善敍勞出純誠誕敷自格華夷之俗且忘征戰之虞蓋以道自吾有爭將爾無不怒而威豈假鬪鬩之旅惟仁無敵奚煩赳赳之夫且夫耀德者匪尙於觀兵修文者是期於偃武嘉聖治以昭格且軍儀而何取自然邦乃其昌人誰敢侮運籌於帷幄之內豈尙戈矛折衝於樽俎之間詎揚卒伍則知善而能勝者由教化以寀敦勝而不武者示威懷而可尊旣蒸黎而自化信攻敵以無煩所以舜格苗民且班師而勿用周降崇國惟務德以斯存此則治道光昭聖猷丕闡括民下以遠服惡戎容而外顯不戰而魁非勞繕甲之能廣德而強詎假行兵之善彼大勇推乎不鬪善結本於無繩曷若我守彼自強之志昭夫去敵之稱武王之七伐乃齊終懲撥亂文公之一戰而霸豈足矜能斯所謂聖化光敷民心嚮應非列烈以威取蓋巍巍而道勝故得大邦懷德而小邦畏威成功允稱



## 至誠盡人物之性賦 惟至誠盡人物之性

性理雖奧聖神可知繫此誠明之德盡夫人物之爲稟上智於中和冥通化育燭群生於動植深極謀惟凡厥民生應夫天粹有性之德曰仁與義固之生也則失誠而明之則備故窮本以知本推類而知類上以觀三極之道可得而明

下以究萬物之情亦莫不至所謂與性俱生配天而誠不思而理得無為而化成深則盡人之道微而極物之精惇一德以清明坐無遺照格二儀之覆載居得與情蓋夫人性均義也在推其所不為人性均仁也在行其所不忍將悠久以無息茲照知於未眹窮吾理則人理斯得推吾情則人情可準心渝金石則毫釐千里而差孚格豚魚則天地一言而盡且夫蠢焉非齊者庶物危而難保者蒸人何治之能格何施而能臻必在先誠其性內本諸身其深也有以通天下之志其幾也有以盡天下之神凡在化育孰不尊親天不失夫婦之愚必蒙其澤小不遺草木之細亦被其仁若然則情靡有遷道無所屈大人之事斯備赤子之心無拂伊尹之聖且思拯於匹夫虞舜之仁亦推明於庶物斯乃性格天道德為人師有氣帥以為之用有心官而為之思宜爾小者大者樂之利之神藏在中通變而民罔倦智周于下曲成之類無遺故孟軻明四端之由荀子辨五官之正知之者善成之者聖稽諸髙厚而不悖質之幽明而孰病况於人乎况事倫乎莫不盡其性

損先難而後易賦 損德之修先難後易

損有至理聖能極觀謂修身而謹行必後易以先難始克己以圖仁敢忘劬毖終致躬而無患以訖多盤聖人贊易於神周身以智因憂患而發乎慮著損益以明其義故乃取山澤之二體寓人時之深旨謂進德修業當克己以艱難則心逸日休斯措身於樂易誠以惴惴夕惕乾乾日修內懲忿以窒慾外損剛而益柔義既無悔福斯來求當茲遠害之初已事遄往及爾有孚之吉俾躬處休且夫難莫難於初慎莫慎乎損况經綸乎德業修思乎誠悃無忘克責之意斯乃安榮之本雖二簋之可用享忘乃先勞洎十朋之弗克違事非往蹇茲所謂艱乃無咎損之有時事君庇民吾不以為德屈身降志吾不以為卑雖一時之勞止終百祿以康之所以菲食卑宮夏禹享聖功之茂跋胡疐尾周公成王業之基蓋先聖居憂虞之時明止說之則物視其化民懷其德必先損益以修己然後安榮而享國亦猶否既傾而後喜乃勵危心謙以勞而有

終亦爲矜式若然則圖其終者在慎其始逸於後者必勞於先茍不刻意以慮患謹身而圖全又安得永有終譽祐之自天昔也利艱雖其涉川之患俄而引逸斯爲致福之筌況一卦之始終六時之先後著聖王克慎之德戒君子操修之厚故曰終於逸樂者始於憂勤吉又何咎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三

## 古詩

郊祀慶成詩　洛陽曲
人生天地間　天道不可躋
古劒謝李惟肖見示所業
送鄭洙赴舉　苦熱謡
喜雪　通判命賦假山
送李惟肖尉尤溪　病驥
幽菊燕貢士　送關都官致仕
祈雨　寄弟袞



送章舍人知汝州　樓上曲
荔枝　對酒歌
古靈山試茶歌　登彼公堂燕貢士
游法藏院觀桂紫菊花
潘家山同諸生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
瀑布

### 郊祀慶成詩

皇帝即位厲精求治翼翼兢兢以畏天畏乃見宗廟乃嚴郊祭赫赫烈祖陟配上帝皇帝肇祀心虔誠至齋居徹饍夙興弗寐不徧黃道不御

小次出宿于廟陰雨翳翳既其徂郊日出晰晰
登丘奏假天地澄霽禮終樂闋神貺來暨皇帝
還蹕千乘萬騎雷動天旋臣民欣慰御樓肆赦
躬冊毋地恩流澤洽周匝無際惟誠感神惟德
銷沴皇帝能饗時賜坐致臣願皇帝事天寅畏
左右惟賢安民惟惠無咈忠諫無輕政事日新
一日庶荅天意

洛陽曲

有客頓征轡暮宿洛陽堤洛陽繁華地慨然心
傷悲憶昔季倫家朱門鼎貴時錦步四十里冠
蓋相追隨寵移百琲珠醉擊珊瑚枝一旦委溝
壑身隨朝露晞綺樓自顛仆金谷無人歸綠珠
千古魂散作香塵飛荒榛塞中道惟有寒鳥啼
嗟哉百世後驕奢徒爾為

人生天地間

天無私覆心地無私載德人生天地間榮辱何
相隔農者不釋耒朱門列鼎食巧婦不下機公
子羅紈飾富貴豈勞心飢寒空努力惟有北邙
山冢墓皆荆棘

天道不可躋

天道不可躋以其高且危地道不可尋以其幽
且深土圭測日影可以分照臨桐魚擊石鼓可
以求聲音嗟乎世之人不知方寸心

古劍謝李惟肖示所業

天工鑄劍挺鋒鍔洪鑪百鍊金為剛閃鑠神鋩
飛電光磨礪七彩成文章豐城地僻淪精久紫
氣雄雄射星斗未得神功倚天外一朝誤入張
華手青霜為鍔寶為鐔有時捧出黃金盤蕭靈
照灼妖氛走天地無光秋水寒聞道華陰有奇
士試拭繁星袖中舞風胡側目觀如堵一唱人
間萬金賈夜來幾度風雷嗔雄雄出沒光如神
來年定化平津坐中有客攀龍鱗

送鄭洙赴舉

天上奎星專主文地下嵩嶽惟降神含靈孕粹
五百載挺然間出非常人滎陽才子東山客滿
腹精神太英特掞天辭藻駕曹王夯地聲華壓
元白等閑奮筆標鸞龍煙霄凜凜橫辭鋒稷下
千人競摧敵昂頭不敢爭英雄吾皇新命招洪
博紫宙風清飛一鶚驪龍卧起滄海空爍爍靈
珠光滿握明年二月春水來桃花浪起龍門開

青雲岐路無多地定須迅擊挾風雷

苦熱謠

瑤姬不下巫陽臺山屛瑣色連雲開㬢見羲皇
整朝馭放出金烏天上來炎炎六月方凝暑天
地生成渴霖雨呼號縮手太無端顚頞群芳不
爲主吾當化出冲天羽上與天公振雷鼓廻却
日輪叱開水府六龍驅下飮洪濤弋作寒霖濟區宇

喜雪

有客何方來粲然游我庭推戶出見之顔色如
瑤英問之不吾語微風若聞聲曰予朔方士飮
予南方名萬里不相識脩途一來經聞子官大
府髙車塵冥冥有言未嘗吐低頭斂光精西人
趨向異念予孤蒙行我欲友其德顧巳鴻毛輕
予起謝不敏過辭非予聆感子虛白德來化純
愚誠髙風激萬世凛如伯夷淸留子永今日願
言報英瓊

通判國愽命賦假山

去年水潦百穀死居民無食食糟粃州之餓者
數千人黃巖之民猶倍蓰携持老少出城郭盡
徹墻屋無居止鬻妻棄子人不售價例不復論
芋豕白日市井閧號叫夜堆廊廡如虫豸縣官
哀憐發賑救一飯纔得一盂爾出門未暇充喉
咽巳有數十塡溝水我時過之不忍顧往往悲
咽胷塡委豈無智慮裨萬一遠地不得號君耳
幾侯作倅忠且仁悲憐餓殍如親子日開官廩
與之食又令豪右發儲峙昨日馳書白轉運披
陳肝腎獻金矢更乞兵儲二萬斛民之大命方
有倚侯從新年作假山自聞民飢不得視非無
泉石可盤樂人今方瘁何能喜願侯勿遽愛此
山念此髏髊存狐蟻天無疫癘五穀熟著侯聚
歸田里此山之石堅不堅將與侯德無窮巳

送李惟肖尉尤溪

朝廷厭煩苛往還按察詔四方小大官政惡日
無譁悲哉窮遠民天耳不可詔訟爭細毛髮吏
議巧蜂熾追胥煩閭里符牒紛以焰利手肆拂
攖百巧鑿孔竅𠖥𠯈一摟攘沸若烹鮮銚上下
漫不省鰥寡日相弔咨嗟苦多得材連蹇十銓調
今復鬱不施一尉濱海嶠蠢茲尤溪民習俗攻
險僄尺表易爲直長戈固難掉吾聞政無小爨
惡出號召雖爾主盜官操權寧非要近歲民艱

食群小屢軒趒揮刀力誅鋤加以原火燎政令
務寛簡威肅宜震曜武事戒不習職業貴嚴罰料
山林剔逋逃道路翦攻剽食禁寧疏網私矢勿
容鞘嵒闌伍保法愼置理宜妙（議者多善五保之法可以糾察）
（蓋盜然行有利害在得人不愼則爲擾）法至藪可革無事省巡徼詷
（多差弓手下里巡盜捕禁以擾平民）勿嗟厥位淹十室聊歌笑往矣
有吾民瘡痍方爾療

病驥

騏驥出大野天姿非權奇俄然病槽櫪筋力不
克施世人不識馬共以駑駘期芻菽不得飽膏
砭不得醫伯樂聞驥病中心始懷疑及覩果無
妄引銜脫其羈騏驥心感激雙瞳雨淋離懷恩
未能報舉聲一鳴悲馬得起此疾上爭靈烏馳
朝出扶桑野暮攀鄧林枝追還日月下獨立寒
且飢此力豈足託願酬主人知

幽菊燕貢士

幽菊燕貢士也因以送之有幽斯菊濯濯其芳
烝爾髦士惟其修兮有美于鄉照于無以説兮
惟醴之觴有幽斯菊燁燁其華烝爾髦士惟其
施兮有顯于家往予無以將兮惟古之歌



送關都官致仕

鴻鳥于飛送關公也公能以禮致仕惜其有老
成德不衰可養于朝天子不用古禮留之故作
是詩也
鴻鳥于飛歸戾于澤君子于田亦適維則旅力
不愆曷云其極庶民之耋職自爲愚君子之耋
其德有濡旅力不愆曷云其劬有堅松栢君子
斧之有實秠穋農夫有之天子有老曷其與歸
對有白駒來食我麥君子之往胡爲不留我心
悠悠爲天子之憂

祈雨

慶曆甲申歲旱極憂民田農夫不得耕相顧愁
凶年帝心恐民憂詔遣祈山川郡國舉祀典齋
戒陳豆籩望祭復雩龍禱之必精虔經旬杳無
報旱氣增於前畬田揚飛塵井谷無寸泉炎炎
天地中草木皆欲燃俗云有鰻魚靈異古所傳
太守順民心命駕而迎焉樂以鍾鼓音薰以沉
檀煙倏攫鷙西郊寒霧靄離山巔急雨下滂沱迅
雷亦塡塡須臾畝盈一境皆欣然始爲穴中
魚竊弄陰陽權山川豈無神不能通于天蛟龍

豈無靈不能興于淵有若賞罰柄反使姦臣專

## 寄弟裒

作詩寄弟裒寫我心之幽比聞堂上安讀書可優游昨者得兄書言汝肴蔡侯蔡侯實君子小善固所收知汝言可否果聞書相酬蔡侯讀吾策言語何贅疣吾言至草略開說畏可羞昨又得汝書嗟汝誠拙謀自言已可進曾知易春秋人不患無位患已德不修古人亦有言富貴焉可求吾初將移任將白高與劉恐人不我知自後遽止休前時陸通判令我速置郵吾誠欲求之豈自無舌喉奈何不爲耳死且垂直鈎自吾到山治於物無侵牟小民得辛苦稍稍知饒優官家足厚利私亦不怨尤福哥賫銀鑼軍人却首偷案成被官杖鞭箠見血流私恩重血肉官法難庇庥此奴實癡頑教誨不轉頭吾心不樂此疾病苦未瘳淹忽兩月餘讀易未一周夜思夢還家朝食不滿甌爲吾告兄長選試在今秋汝姑事恬尚不忘在軻丘壽姊可出嫁言容常婉柔教招寧螺妹摻摻縫衣裘無令澤孫散照管六與留吾歸見汝時一一訴所憂



## 送章舍人知汝州

神馬産渥洼舉世盍云空使之循蟻封曾不遑駑款丈夫懷義命所學務充蒲惟夏用捨非富貴庸可算吾君優輔郡責任地非散牛刀久投虛足以導大欵孟軻言仁術民事戒毋緩矧茲凋瘵餘食饑衣不暖後生爲政先聚斂吾徒短歸來奏優課行道非遲晚

## 樓上曲

金徒抱箭寒更起寂寞孤城一千里姮娥孕出月華來白玉樓臺瑩如水上有佳人紅粉粧妙年學得吹霓兒裳呼兒將出紫玉笛一聲天外流宮商宮商欲盡何幽咽曲調不成聲斷絕羅衣掩淚愁向天手把瑤華歌一闋寒蟾出兮明星稀良人阻兮天一涯憑軒遙望兮心傷悲願隨鴻鵠兮高飛

## 荔枝詞

番禺地僻嵐煙鏁萬樹纍纍産嘉果漢宮墜落金莖露秦城散起驪山火炎炎六月朱明天映日僊枝紅欲燃自古清芬不能遏留得嘉名爲堪仙上皇西去揚妃死蘼海迢迢千萬里華清

宮闕閒無人南來不見紅塵起至今荣植遍閩
州離離朱實纍纍星稠一日爲君空葼色千里憑
誰速置郵可憐錦幄神仙侶爲飲疑漿滌煩暑
綺筵不惜十千錢酩酊秦樓桂花酹秦樓女子
繡羅裳鳳簫嗚咽流宮商醉歌一曲荔枝香席
上少年皆斷腸

對酒詞

我聞靈鼇萬丈居海宮峨峨頭戴三神峯匣有
神刀刃如雪便欲鱠之雕俎中又聞銀蟾一爪
天上來寒光湛湛浸瑶魄心有窮愁萬餘斛便
欲沃爲三兩杯無人爲把天關叩不放金烏飛
玉兎走大嚼一臠肉滿酌十分酒然後酩酊歸
醉鄉不問其天之高地之厚

古靈山試茶歌

乳源淺淺交寒石松花墮粉愁無色明星玉女
跨神雲鬭剪輕羅縷殘碧我聞䖏山二月春方
歸苦霧迷天新雪飛仙鼠潭邊蘭草齊露牙吸
盡香龍脂轆轤縋細井花暖香塵散碧琉璃捥
玉川冰骨照人寒瑟瑟祥風滿眼前紫屏冷落
沈水煙山月堂軒金鴨眠麻姑癡老丹鑪息不

識人閒有地仙

登彼公堂燕貢士

登彼公堂燕貢士也因以勉之

登彼公堂維水湯湯君子燕湑其言有章登彼
公堂有松有栢君子燕湑其儀孔特登彼公堂
維山崔嵬君子燕湑其志不回登彼公堂鴻飛
戾止君子燕湑維其不已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辭也
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
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
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則凡可以得者無
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
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
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
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
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
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
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
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

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公乎眉山蘇軾序

遊宜興法藏院觀桂紫菊花

山茶花開菊色紫青桂童童立花裏柔姿鬆幹已可憐更傍幽叢看花蘂山僧揖我臨堦坐眼到欄邊心即喜便欲攜歸種郡齋忍令此地風煙埋

潘家山同章衡元生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故賦詩云

吾聞隱君子大隱廛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

每用紙帖子共一書司舉共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矣搜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

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要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聘使盖賓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號人號爲館王）

一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

一司舉祕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

一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

一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

瀑布

靈源寂寂何杳冥先天後天誰疏鑿疑是媧皇功未全漏泄銀河斜界落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三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四

律詩

此景　　樓上旅懷
晚目　　幽齋
驪宮悼往　　對景偶書
金華山人　　宮辭
荷華　　夕霽
題積善院　　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送崔黃臣知廬山縣
仙居縣署巖老亭
贈剡縣過昌祕丞
和運使兵部秋成
皇祐四年春重到浦城縣南峯寺因懷舊遊
重陽席上賦菊花
依韻和子直重陽送酒
次韻朱兵部上巳錫宴
黑崖道中作　　水口贈別大吉祖長老
舟次巴峽　　哭倪氏女弟亡兒傅孫
觀海　　詠雪
留題表兄三哥養浩亭



九日與諸生遊南峯
遊南塔　　送別探得南字
英宗皇帝挽詞　　蘇明允府君挽詞
故太師曾魯公挽詞
濮妃祔廟挽詞　　寄謝三井山禱雨
潁川府學釋奠先聖郡中童子亦來拜謁
以詩勉之
慈竹

此景

晚嶼殘霞斷晴空宿靄收綠蕪天共遠明月水同流落葉填秋望孤碪荅旅愁提壺伴詩筆獨醉庾公樓



樓上旅懷

樓上憶鄉閭凭高獨倚欄遠吟天外盡愁思酒中寬澤國吳尊老山城蜀道難客帆歸未得落日暮江寒

晚目

攬景獨凝眸江城暮雨收長江隔山斷野水混空流天上一輪月人間萬古秋感時并怨別費盡庾郎愁

幽齋

幽徑絶塵蹤莓苔上粉墉秋聲連夜雨寒色一谿松學有書千卷歡無酒萬鍾雲屏孤夢斷寂寞掩巫峯

驪宮悼往

鳳輦情傷别驪宮信不還雨鈴悲蜀道金鈿杳蓬山玉笛涼州怨梨園法部閑西廂人未至樓閣五雲閒

對景偶書

天角暝光收空中爽氣流雨廻巫峽暮波起洞庭秋寒闊歸鴻遠林踈敗葉稠碧雲音信絶目斷五城樓

金華山人

幽居倚翠巒塵事不相干天地醉來小琴棊靜裏歡雨苔春徑綠風竹夜窻寒着閒長生術金爐有寶丹

宮辭

六六上陽宮嬋娟被寵封三千香輦路十二枕屛風紈扇傷秋詠梅花妬曉容粧臺銀燭盡齊帳泣芙蓉



荷華

翠蓋田田綠繁華艶艶紅有容欺水國無力舞秋風緩步迎湘后纖腰學楚宮涉江人不見兩槳石城東

夕霽

積雨向宵晴雲分埃蕩杳冥高樓微射月腐草半流螢電女千嬌斂雲臺一夢醒上皇歸未得歌斷雨中鈴

題積善院

幽寺訪禪客煩襟此一開山空有猿鶴地僻無塵埃烹茶綠雲起鼓扇清風來覽景不歸去暮煙生古臺

和鄭閑中仙居十一首

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予始至邑豪有以債負焉怨抑細民田土者有延驗分明予治而歸之或有年深而亡稽者亦要詞以此三年分户仁千見有生而無業積年至幼其祖許其還主者不可勝數）百疾求箴補千鈞待準平嗟予不如古斯道未能宏

其二

我愛仙居好安民去百姦誠心雖照物政體昧循環書有綱條立動心無教令頒三年憂且病王

事豈能閑

其三

我愛仙居好園池引退居馴禽來鶴鶴野水進徐徐（園鑿新渠引水經竹林間以環流釣臺習坎躍魚二亭）草樹通樵採（園有芻梱薪蒸栩子之屬時爲邑民所採）桑麻有老耕猶言民未樂更待寢刑書

其四

我愛仙居好經營盡國工庶民心喜說小邑勢尊隆萬瓦如雲合千題不日龔自非仁惠術愧子一觀風（閩中過美其事偽財害民予有慙德）

其五

我愛仙居好官卑分已盈才非漢循吏道似曾狂生擊折心雖樂觀民志未平寧如孟夫子不食去齊卿

其六

我愛仙居好隆儒勘大方諸生令講藝（予每講書罷又令諸生各轉相教授）童子俾升堂（公暇每有童子十數人至堂上教授經書或試之詩）買地興民學（因孔子廟後鄉起學舍置買三畝之地以廣其基）驅車下黨庠（予每出行諸鄉過有小學則下以觀童子）三年邑未化官滿意彷徨

其七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旁憂民極反覆責己不周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其八

我愛仙居好家居十數人民窮惟有疾俸薄不知貧弟妹閑成癖妻孥老未淳自餘無所恨寸祿及偏親

其九

我愛仙居好慙無德政馨下車時問疾治獄日空囹老吏貧歸里（有老吏余姓者貧無以自給每歸耕田里數月而後出）蒼生餓在庭惟憂澤未至豈敢瀆邦刑

其十

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尚寬民雖離網罟政未息風瀾（邑民大水之後困於租稅予欲少息然州縣科率勢不獲已者比嘗有之）憫物刑多省勞心席少安秖慙無惠術求配古人難

其十一

我愛仙居好民純不用拘閭閻興禮讓囹圄長榛蕪網闊姦逾少風恬惡自無一年人已信感激謝張弛

送崔黃臣知盧山縣

勿歎盧山遠天涯揔是民還家安老母去國慕

忠臣斜月秦關曉穠花錦里春暮行無所贈爲
邑莫如仁

仙居縣署巖老亭

手持養性書此地學耕漁身似龍蛇蟄情忘木
石居地迷成遠復政靜得中虛何必求深隱幽
蒙即所廬

贈剡縣過昴秘丞

賢哉過縣尹德政是吾師萬事無鋒穎一心惟
孝慈家貧因客宂（時劉昴鄭傳盡寄居剡學）鬢白爲民飢誰
刻前山石今人去後思



和運使兵部秋成

重湖收積潦多稼結盈疇貸息移書減逋租案
籍求民情寬㠯頌歲計上參謀寄語昆堂老生
初早晚修

皇祐四年春重到浦城縣南峯寺因
懷舊遊

重到南峯寺尋思九日遊黃花何處去白雪有
誰留（某昔年官浦城重陽日宴縣學諸生二百人于此寺作蛩歌詩）薄宦三千里流
光四十秋歸來見諸子林下好相求

重陽席上賦菊花

折菊東籬下攜觴爲燕遨閑情秋後放幽艷靜
中高九月陶公酒三閭楚客騷及時須採擷忍
使棄蓬蒿

依韻和疇子直重陽送酒

君有雲泉酒詩來寄我嘗色過金菊淡味帶木
蘭香北固山城秀東園水榭涼無因陪落帽孤
酌負重陽

次韻朱兵部上巳錫宴

禊飲開天苑英遊綴士林鹿苹長養魚藻遂
浮沉和氣春臺暖恩波曲水深追隨方外樂歌
吹夢中音忽起江湖興久無軒冕心鶯花應笑
我華鬢已盈簪



黑崖道中作

陰山沙漠外六月苦行人冰迸金蓮曉湯回鐵
脚春馬飢思漢草僕病卧胡塵夜夢京華阻披
衣望北辰

水口贈別大吉祖師長老

直向此間明縱橫語論精山中曾出世海上未
知名一雨春溪漲千峯曉雪晴臨分無別說相
送水邊行

舟次巴峽

江流何險阻次第入三巴崖斷時無路山深更有家林蔬饒竹笋鄉果足枇杷況有荆州酒淹留不用嗟

哭倪氏女弟亡兒傅孫

骨肉天涯別風塵客子悲孟州新喪妹夔峽繼亡兒燭暗猿啼夜城空日落時肝腸已無淚只是腦中脂

觀海

天柱支南極蓬山壓巨鼇雲崩石道險潮落海門高客館聞鼉鼓秋風憶蟹螯倚欄望鄉野千里楚江臯



詠雪

三日連綿雪豐年預可占陰寒驅瘴毒刑殺助天藏片片尋衣袂花花飣屋簷來時須浩漫到地即微纖狼籍無由掃虛空不易拈溪流成淺瀰野色變青黔洗硯冰霜合烹茶氣味甜行人留趾跡村老上鬚髯只被交加惑寧爲冷凍厭價高龜手藥勢壓酒家帘書案煩收拾銅鑪減顧瞻先春嬌柳絮永夜奪銀蟾硼石懸飛瀑園籬掛織練山光韜美玉水鹵出形鹽圓若珠璣剖輕如鵠鷺燖高疑繖箭浪碎是鄉牙截蕭灑偏低竹綢繆更倚蒹絲緬浮井谷寶鑑照粧奩毫髮吹先起脂膏着自黏垂枝多線縷騸物利刀鎌粲者詩風美瞎如貞王嫌夷齊著潔白鄧霸等威嚴草樹多摧折萌芽苦滯淹霑濡雖近惠染污劇傷廉黑帝由容慝蓄人但守謙蒼茫施粉繢枯枿露鋒銛岳瀆何曾補塵泥漸覺添飢貧逢道路富貴隔帷簾飽得兒童戲稀令鳥鼠覘未應平坎窞故欲峙峯尖魍魎皆迷愕蛟



龍亦遁潛豪門生閒阻坐市獲并兼木穀方騰躍簞瓢足養恬四垂雲黯黯一室火炎炎已厭塡溝壑那思溉釜鬵此情終待許誰肯到窮閻

留題表兄三哥養浩亭

華(名御)敞雲扃人幽境亦靈心閒生浩氣味薄得眞經鑒沼觀魚樂開罇與酒盟由來知此趣何假問攖寧

九日與浦城縣學諸生遊南峯院

九日黃花節新罇綠蟻浮投壺鳴曾鼓歌者似商謳諸子衣冠盛先儒禮樂修西巖山景好爲

爾作陽秋

遊南塔

今日登南塔愁還不自勝年華催鬢髮身計憤巖稜道業慙諸子根源畏老僧何當論去就細問得龜朋

送別探得南字

謫宦情年落窮通理更諳讀書閑不廢事道古何慙昔喜隣州守嘗陪後乘驂西湖遊未厭北海飲方酣躡屐登雲嶠捫蘿訪竹菴鷺濤千頃雪鷲嶺萬堆藍（聲紀海名）遇時難一睽離歲忽三陪京方接眄歸省會同黎士子文宗愈朝廷禮閣聊好留君左右俄領郡東南歲旱錢仍貴民飢命不堪下車寬賦役露冕訓田蠶畫舸乘春別新書卜日覃牙旗風發發瑞節虎毿毿龍鳳吳王國煙霞古佛龕荷香輕泛浦桂子靜飄嵐草澤行吟苦蘭陔奉養甘子文無愠色衷甫足清談物外冥天籟樽前據石楠惟應憐舊尹漁釣負江潭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才武且賢主憂勤出至誠五年膺大統一旦享



英名鳳駕乘霞遠龍樓繼日明永言配昭考陵寢卜周京

其二

王几言猶在雲天去莫攀久長期享國咫尺忽違顏信默歸元子遺留豎百蠻孤臣方仗節無計哭橋山

蘇明允府君挽詞

禮闈儀新奏延英席久虛自從掩關卧無復草玄書東府先生誄西山孝子廬誰言身後事文止似相如

故太師中書令曾魯公挽詞二首

天錫興王佐三朝秉化鈞平生清儉節臨老退閑身赤舄榮封國緇衣美世臣（公之子繼登二府）永陪英廟享千載德名新

其二

南臺沙合後元宰應時生兩控龍飛馭三調寶鼎烹築山裴相樂賜杖孔家榮無復安輿出兒孫衣綵迎

濮妃祔廟挽詞二首

天予徽柔德神資鞠育仁來歸聲子室去錫大

任身白日佳城啓黃麾法仗新行覲升祔禮簫
鼓鳳臺春

其二

帝位重明久王儀一品尊詔更神主號義謚母
慈恩老栢遺蕭寺新陵祔濮園千年嵩洛氣長
發在元孫

寄謝三井山禱雨二首

曾禱神龍井雲林杳莽間蘋蘩朝薦廟風雨夜
離山百里田疇熟一年囹圄閑因循失報謝石
險路難攀

其二

何年修廟貌棟宇已摧殘牲幣三時少風泉四
月寒野僧多稌樾古木有杉欒深欲重修葺蹉
跎又解官

潁州府學釋奠先聖郡中童子亦
來拜謁以詩勉之

藹藹青衿子來修謁廟儀憐他眉宇秀中有起
家兒

慈竹

天生爾慈竹恩義不相分直節雖然勁虛心所
以群兒孫同約束霜雪共辛勤我願坐中客結
交同此君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四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五

律詩

經武夷山　悼古

春日賞林亭　寄遠

織女　寄李惟肖

春日書事　夜意

謁真祠　懷友人陳烈

白頭　次韻友人鄭穆病起感懷

和子直闕運使兵部駐節京口寄呈如晦

和正辭職方以濬河留滯

依韻和通判徐郎中毗陵重陽

和通判九月望日始見菊花二首

題少述望海樓　和東王少卿見遺

和東王少卿謝春卿防禦新茗

和公序庫部觀孔雀因呈東王少卿

和東王少卿後池群鴈

次韻程少卿暮春

次韻和程少卿省宿寄齊熙業少卿

送太君之建昌

登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

使還咸熙館道中作

和程公闢大卿遊越山亭

春曉賞牡丹奉呈席上諸君

和程公闢遊宿猿洞二首

和程公闢紅梅

席上探得隨字送曼叔密學赴太原

送彥祖學士赴兗守

和御製賞花釣魚

重陽閣下和同舍

寒食常州宴東園

依韻和解空長老雪頌

和程大卿遊昇山

送鍾離郎中知婺州

經武夷山

萬疊層巒接遠空瑞雲晴靄氣溶溶高於太華五千仞秀出巫陽十二峯蕙帳曉寒飛鶴怨桃源春盡落花穠鸞凰一嘯最深處仙客樓臺有幾重

悼古

碧城樓角重凝眸迤邐平原接古丘七國戰爭

人不見六朝興廢水長流遠煙芳草年年春明月清天夜夜愁范蠡功成在何處五湖波上一扁舟

春日賞林亭

把酒春亭覽衆芳水精簾箔逗山光孤松冷落千年操野槿紛華一日香綠圃煙深迷蛺蝶曲池波暖睡鴛鴦文園莫惜驪裘貰取宜城作醉鄉

寄遠

飛鵲翩翩暮欲棲楚天新月射璇題袖中已滅三年字心曲惟通一點犀寸隙影迷金谷路桃花香隔武陵溪瑤華好折無人寄腸斷江樓百尺梯

織女

明河清淺曙星稀一夕歡娛一歲違不是盈盈隔流水也應軋軋廢殘機人間累鵲經秋會天上奔龍逐曉歸期約黃姑重相見伯勞東翥燕西飛

寄李惟肖

峩峩神嶽吐靈襟弱冠飛英翰墨林楚國未登和氏璧晉人惟重孔家金文高千丈雲霞彩賦敵三都鼓吹音聖代已招巖穴士傳生他日定爲霖

春日書事

三城樓閣半沉煙雨霽春華鬬遲妍萬疊翠茵芳草地一番輕雪落梅天南園曉色迷蝴蝶西蜀風光怨杜鵑誰向武陵歸未得桃花流水路綿綿

夜意

薰爐香燼蕙煙沉凜冽寒生翡翠衾月國音塵千里絕仙山樓閣五雲深離懷暗耿金壺漏獨夢多驚玉女碪騎省中郎才調逸擬將文筆賦秋心

謁貞祠

海宮天路杳無涯萬里星津駐客槎月下旌旗仙女仗雲中樓閣羽人家鸞絲緩引霓裳曲綺席深傾玉酒霞阿母未歸方朔去碧桃何日重開花

懷友人陳烈

思君苦節直艱難四十窮經草墊間文爲周襄

能力救禮遭秦燬欲重刪（烈自慶曆初下第退居東山潛心禮書已十年矣）
時無正説非楊墨天與多才繼孔顔吾王聘賢
方仄席好將書幣起東山

白頭

白頭四十未逢知鍛石裨天已後時正好中行
求獨復豈能上施學顛頤生榮死辱如觀火吉
去凶來莫問龜若有名山歸便隱一編周易是
吾師

次韻友人鄭璆病起感懷

五老村中會隱時投梭即是十年期自語海燕
歸巢早羝恐仙桃結實遲伊呂功名何日到軻
雄辭業是人知如君未忍拋簪去買取青山寄
嶺陲

和李直閣運使兵部駐節京口寄呈如晦

南徐新政煥秋陽九日登臨喜命觴送酒客尋
方外士（予直重陽齎酒與詩東訪如晦盡用白衣送酒與淵明故事）觀風人是省中郎
千家絃管聞謠俗萬頃湖山入燕堂使節未歸
深有意欲疏涇瀆利吴艘

和正辭職方以濬河留滯

萬鍤如雲濬禹溝荀卿橋畔艤行舟珠璣合照
賢人聚銀漢無波海客留且作東山攜妓樂未
應南浦送君憂辛夷花發春醅熟只俟郊原雨
少休

依韻和通判徐郎中毗陵重陽

自憐宮車別帝臺寄言籬菊不須開心喪忍到
行春浦耳病慵攜凝月杯（行春橋凝月亭皆在東園）天色陰沉
鴻雁過物華零落暗蛩催却輸小杜攜嘉節酩
酊齊山夜始迴

和通判九月望日始見菊花二首

月滿霜飛菊始華幽叢冷落帶煙斜籬邊過却
重陽酒澤畔誰憐野草花湖學先生歸解組（胡翼之先生年六十餘始作學官天章閣待制朝廷方用而以疾告老）安州司户老居家（李甫年四十始授安州司户國子監直講而終）皆因晚節無人用隕涕臨風為爾嗟

其二

灼灼秋英綴露華白衣不見日空斜細看未減
重陽泪更晚循勝二月花城裏好山何處寺門
前多竹甚人家直須載酒頻來賞莫為襄遲使
感嗟

題少述望海樓

百尺樓頭水際天樓東直與海相連江山氣古

南朝後風物神清北固前沙鳥晴棲甘露月布
颿時度廣陵煙何年乞得丹陽守來此登臨養
浩然

和東王少卿見遺

東閣彌月館行人白首無殊一面新朝漢持麾
勲未達東方連騎喜相親危言坐遣壺中月(嘗陪
道論不覺日月之久)物色頻驚塞下春使者不知爲旅意佳
篇猶擬駐征輪

和東王少卿謝春卿防禦新茗

嘗陪星使歎高牙三月欣逢試早茶綠絹封來
溪上印紫甌浮出社前花休將潔白評雙井自
有清甘薦五華帥府詩翁眞好事春團持作夜
光誇

和公序庫部觀孔雀因呈東王少卿

脩尾峩冠蜀錦裁飄流應自玉關來閑窺水鑑
精神出靜刷金華羽翼開野思未饒鸂鶒落羇
栖聊與鴈低回(州圃東有白鷴鴻鵠之類)不因久在司空館平
日誰憐五客才

和東王少卿後池群鴈

生意淹留白水塘樊籠多事豈吾鄉江湖已失
秋南望歲月猶欣塞北涼白日稻粱應飽足青
雲岐路莫思量主人憐爾能鳴久肯放逍遙物
外翔

次韻程少卿暮春

纔覺逢春春又還風光搖蕩客心閑宮花不見
姚黃蘂苑茗初嘗葉白團犂照紙驚霜鬢改尋
幽寧放馬蹄乾夜來遊遍韓王宅猶喜芳菲有
百般

次韻和程少卿省宿寄齊熙業少卿

名卿猶此滯閑曹賁育何煩舉一毫夜直甘泉
西掖近曉趨晃闕北辰高蒙莊更隱機心息老
杜詩成筆力豪秪恐多才難久次不同新進累
資勞

送太君之建昌

聞說廬山對縣樓蒲魚聊足奉晨羞寬心便是
無聲樂省事還同不繫舟服藥養眞須少病看
經遮眼自忘憂所嗟無計隨親膝日與兒孫衣
綵遊

登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

城如銀甕萬兵環悵望孤城野蓼閑池面綠陰

通易水樓頭青靄見狼山漁舟掩映江南浦（雄州人謂塞北江南）
使駆差馳古北關雅愛六韜名將後塞垣
無事虎貔閑（何六宅有芍藥花亭在城西南）

使還咸熙館道中作

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白沙有露
鴛鴦泊芳草無情妯娌花氈館夜燈眠漢節石
梁秋吹動胡笳歸來攬照看顏色斗覺霜毛兩
鬢加

和程公闢大卿游越山亭

荔子園林海日邊幽亭更在碧雲巔江山舊是
無諸國樓殿今為極樂天五馬如君多暇少一
樽惟我共遊偏須知白首留連意已有新詩寄
北船

春晚賞牡丹奉呈席上諸君

逍遥為吏厭衣冠花謝還來訪牡丹顏色只留
春後別精神寧似日前看雨餘芳萼啼殘粉風
靜奇香噴寶檀秪恐明年開更好不知誰與竝
欄干

和程公闢遊宿猿洞二首

幾年營此草堂棲施飾名園百丹齊曾與學子眞
耕谷口今容學付老山西（洞中有老僧）龍臺日上千
峯出鴈塔雲生一徑迷知有貊猿猶在否使君
（脫五字）

其二

老來歸鞅海邊村猶喜諸親聚里門漢守朱轓
臨祖帳韓侯清酒滿離樽猿驚出洞時三嗁梅
送行人早一番此去蓬萊峯頂月夢魂應到荔
枝園

和程公闢紅梅

誰把繁英染絳脂曉粧紅淺臘前時栽培上苑
無多地囑付行人第一枝網雪有情相掩映東
風何事少噓吹莫嫌冷落天涯遠他日和羹氣
味移

席上探得隨字送曼叔密學赴太原

帝念唐風古未衰便蕃恩寵命中師暫煩驅太守
朱轓去應有童兒竹馬期（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伋於道次）塞
外煙雲千里靜帳前貔虎萬兵隨誰憐白髮詩
書帥曾見（脫五字）

送彥祖學士赴兗守（王汾）

敷辭天祿請名藩養志安貧道可尊南國士歌

陽羨政東州人識翰林孫（公祖翰林滂人嘗為武城主簿後守單州）重
興閭里諸生學好薦徂徠一子恩（胡翼之李泰伯梅聖俞之云並特恩得一子官石守道學士忠義經術名於一時嘲其子尚收遺書公可為言之）平日皂囊應草疏
由來忠讜出家門

和御製賞花釣魚

仙蹕傳呼禁苑開兩班迎拜玉輿來花圍帝座
重張幄鱗上天鈎曲賜杯鳥散香叢聲覩睆人
觀靈沼樂徘徊君恩更錫回鑾藻還許儒生給
筆陪



重陽閤下和同舍

君逢佳節憶還家我亦淹留感歲華清禁讎書
驚白鬢故園吹帽負黃花謝安行有登山屐楊
子居無載酒車何日得歸溪上隱大收圖史作
生涯

寒食日常州宴春園

曲池收雨靜無塵結客流連半月春洞裏挑花
青葉嫩墻頭杏火綠煙新風光冉冉前日物
色依依似故人官滿又歸延閣去忍將詩酒負
佳辰

依韻和解空長老雪頌

片片分明是六花迷人只見亂如麻窮閻處士
愁穿屐明眼高僧笑點茶十二玉樓開閬苑三
千銀界遍河沙解空老子能提唱郢曲幽蘭未
足誇

和程大卿遊昇山

相逢不及荔枝期況值千巖雪灑時南國小棠
偏去近北山逋客獨來遲雲中直有三清路（山有仙壇昂野）
塵外都如一局棊閑欲引泉添洗藥未應奪
我鳳凰池



送鍾離郎中知婺州

皓首潘郎少似君一麾新得浙江濆神仙窟宅
金華近吳越封疆寶婺分沈約瘦來題八詠張
顛醉後掃千文才高政美應無事莫厭雙谿卧
白雲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五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六

律詩


和程大卿遊鳳池院
題蒲傳正舍人清風閣
觀太原丞相寄惠紫霞園庵新居詩和太素先生丞相韓子華也太素李顧也
東園觀雪　留題天遊閣
李學士句院海棠
寄題福唐林逈南華洞
古城　和詠鶴
慈聖光獻太皇后挽詞
監簿楊偶得第南歸惠詩因和元韻贈其行
和蘇子瞻通判在告中聞余出郊以詩見寄
和子瞻公謀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郊見寄二首
和子瞻公謀京口憶吉祥牡丹見寄
過江外感懷　常州郡齋六首
遊善權洞二首　題張渚道中
和如晦二首　簡子直
簡如晦　簡子容
和如晦桃杏　和桃花因戲如晦





過嵒盡溪　和程大卿荔枝
留題清江亭　和程大卿新闢諸寺門
和張運使題長樂臺
和程大卿書宿猿洞
和定慧超勝長老寄謝紫衣頌三首
偶書　題毗陵郡圖
熙寧七年八月望日自杭之宋過永樂院觀杭承天佛日廣慧洎永樂四老上堂因而留題
和宛丘長官賞花
潁川賞花二首　贈禪者
携家遊東園　贈鵁鶄
寄戲劉道淵　題杭州寶嚴寺垂雲亭
寄興教淨慈二長老
題仙居偉羌山六絶
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瞻
次韻柯弟大博見示超化牡丹


和程大卿遊鳳池院

白雲深處一軒開鳳去池空柝野梅山接九龍爭夭矯路盤千騎久徘徊煙嵐翠入樽前滴水

石清從澗底來誰與忘機此栖息笑看林鳥下
生臺

題蒲傳正舍人清風閣

清白傳芳奕世居閬峯華閣峻凌虛千金不買
連城璧萬卷惟藏舊宅書曾邑絃歌興國俗謝
家蘭玉滿庭除今朝已覺孫謀遠人在西垣直
禁廬

覩大原丞相寄惠紫霞園庵新居詩

和太素先生 丞相韓子華也 太素李顯也

翠竹庵前白藕池修真常惜寸陰移別生五氣
根原固妙樂三清出處宜黃閣主人思訪道絳
紗弟子許觀頤輿來即到維摩室豈待留侯脫
屣時

東園觀雪

風毛雨絮小園東天幙低垂慘澹空蒻浦萬家
雲覆瓦花蹊千樹玉雕籠穿林已奪春梅早夾
隴潛滋夏麥豐湘酎狐衣雖可賦豈無捐瘠在
溝中

留題天遊閣

誰牓天遊向此軒欲令幽隱味真篇一心泯絕
渾無計萬事投寧付自然持鉢隨緣朝乞供閑
門叩寂夜安禪如師早契南華旨即是逍遙物
外仙

次韻李學士勾院海棠

幽芳寧貴俗人知北省仙郎只自奇顏色定應
西蜀品馨香不減上林枝燕脂著雨深紅日葆
鬢臨風半白時幾欲相從花下飲許昌辭藻愧
難追

寄題福唐林迴南華洞

梅嶺峯前習隱亭拂衣聊此玩真經四時花木
錦繡谷十里江山水墨屏猿鶴只愁空北嶽鵾
鵬終待化南溟知君不是榮軒冕未忍鏘鏘去
帝庭

古城

蘆葦蕭疎天氣清水含山色照重城綠蕪何處
管絃地碧落舊時鐘鼓聲三峽橋邊秋雨過六
鼇宮裏夜潮生蕭郎秦女無歸約十二瑤臺空
月明

和詠鶴

聦與籠禽飫稻粱滿懷霜雪獨蕭然千年華表

曾留語萬里青雲此息肩養性最宜棲露苑引吭時得唳晴天神仙骨法人難相除向瑶臺玉簡編

慈聖光獻太皇后挽詞二首

天開華德嗣音徽嘗擁眞人御殿闈萬國母儀坤積載兩朝聖嗣日光輝羞篹遺忽棄參差符寶匣空餘澣濯衣從此昭陵原上路又添遺老泣皇妣

其二

慶壽蟠桃曉霧昏忽聞笳鼓咽都門宮闈有範遺文母社稷無憂付聖孫四海心喪同祖妣一封手詔易陵園君王孝感凌穹昊未盡東朝欲報恩



監簿楊偶得第南歸惠詩因和元韻贈其行

楚客多年澤畔吟文窮尤見用工深尺書屢貢賓王府斗粟寧酬事道心長鋏由來歌舊館鳴騶從此別中林寄言鄉校青衿子君去何人更嗣音

和蘇子瞻適判在告中聞余出郊以詩見寄

郊原芳意動遊人湖上晴波見躍鱗閑逐牙旗千騎遠暗驚梅蕚萬枝新尋僧每拂題詩壁邀客仍將濾酒巾寄語文園何所苦且來相伴一行春

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遊見寄二首

乞得湖山養病身花時曾共憶行春嚶鳴幽鳥還遷木觱沸清泉復采芹旦蓋尋芳丘有李綠樓觀戲巷無人錦袍公子歸何晚獨念溝中菜色民（時子瞻分書與賑濟常潤飢民）



其二

春陰漠漠燕飛飛可惜春光與子違半嶺煙霞紅旆入滿湖風月畫船歸緱笙一闋人何在遼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

和子瞻沿牒京口憶吉祥牡丹見寄

新接枝頭色倍添馬蹄尋處帽敧簷春工別與鉛華麗佛地偏資好相嚴紅藥欲開丹未渥素香堪笑雪非甜詩翁何事尊眞賞不許浮根浪

發黏

過江外感懷

江水無情合野煙江風還似舊時天先生隱去思成死今日重來十六年

常州郡齋六首

近來無事學攖寧聊得齋居養性靈卧著麻衣穿草屩誰知參魯解忘形

山亭側畔御山房便是耕雲釣月鄉未達功名窮飲水此生應不誤行藏

桐花着地雪成痕時有幽禽巧語言應笑史君林野性日依山水避塵諠

史君非是愛山閑道在盈虛消息間不見白雲無一事等閑為雨却歸山

荀令當年此謫居空文惟見七篇餘我今亦作蘭陵守不忍援毫便著書

一麾來此下巖丘也學東山謝傅遊今日烏聲并水色不知何似五亭幽

遊善權洞二首

陰陽融結此山川便有鹽堆與石田乾洞中有鹽堆石田數丘鄉人歲時禱祈以占水旱云田中有水即為豐年之兆風俗每來占水旱即疑乾洞有神仙

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奮蟄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雨常濟山南萬頃田圖經云水洞中有泉大旱不竭常有雲氣昇騰大和中白龍出於洞中以為雲雨

題張渚道中

班春無術勸汙萊五十年間此一回黃髮路傍應怪問使君何事入山來

和如晦二首

俱為澤國朱轓守同是氷廳白首郎且喜朝廷憂外寄故從書府輟班揚

一別瀛山歲未朞三州聲稱已齊飛欲將吏事文經術獨恐迂儒取世譏

簡子直

吳郡三年困水災昔時從事建麾來遙知到後踈遊燕不比蘇韋放酒杯

簡如晦

登閣始聞公府薦出轓俄擁使旌隨無人不說南徐守儒雅風流獨一時

簡子容

同館分飛來右浙一麾瀟灑出南河琴書滿搨

王常在(王君回常君秩皆居頴上)不獨西湖勝賞多

和如晦桃杏

一色胚紅染露柯誰栽安石舊蹊阿自嗟老大無心賞不及流鶯管領多

和桃花因戲如晦

顏色已饒丹杏蘂馨香不減雪梅跌自從移入青陽觀前度劉郎記得無

過畫溪

五雲無處問新亭月裏乘舟夜半行不見藤花相掩映鄉人遥指畫溪名

和程大卿荔枝

棠陰爲政有光晶虎令風行鬼亦驚和氣發來藏不得直教丹荔背時生

余自白陽馳謁宜都周夢得長官飲于清江亭愛其山水之勝留題

丹山西去水東流亭在山南隔蓼洲船繫白楊歸不得清江如畫主人留

和程大卿新闢諸寺門

政絶多門寺却通靈山勝境盡牢籠應憐去督遲遲意令遍諸天國土中

和張運使題長樂臺

雲暗騶鳴出谷時一方生齒庇餘輝知君才業非張翰莫爲鱸魚有意歸

和程大卿書宿猿洞

聞説山光是舊山衣冠家此百年閒自嗟亦有同來祖兩處松楸得往還

和定慧超勝長老寄謝紫衣頌三首

恩袍出掛壯禪扉試問何人達此機船子夜來親下釣碧潭明月有餘輝

童子南來遺我詩維摩方丈一伸眉不勞言語通消息夏熱春寒各自知

得道無求幻與眞一節一衲似閑雲忽聞師唱報恩曲百草千花特地春

偶書

朝居晦息與山隣物理由來有屈伸獨把一心經萬事逍遥湏谷養中神

題毘陵郡圃

平湖千里接荆溪萬頃良田不可隄我欲浚渠䟽積水干塘江口地形低

熙寧七年八月望日自杭之宋過永

樂院觀承天佛日齎慧泊永樂四老

上堂因而留題

雷音一振絶微言末學方知祖道尊莫訝師僧無見處人人俱解句中玄

和宛丘長官賞花

遺我新詩雅興長一時花譜爲傳芳不須滿縣栽桃李却羨風流騎省郎

穎川賞花二首

閑入郊園駐隼旟百花紅紫萬千株如何春意多風雨不惜漫天錦繡鋪

千騎重來此建旟新年花發舊年株東皇應是憐孤宦十里全歸錦帳鋪

贈禪者

昔年曾到此山中正見山花滿砌紅今日花開還照眼分明見處本來同

携家遊東園

紅塔寺前千頃稻青山門外百家村年豐粟賤無公事不惜時來倒一罇

贈鷺鷥

兩箇鷺鷥相對立江邊無物蓼花疎知君潔白如霜雪何必臨川更羨魚

寄戲劉道淵

陸羽茶亭枕水隈爲言無酒且徘徊山中此物尤難得應是劉生不肯來

題杭州寶巖寺垂雲亭

小亭巉絶出雲間萬象升沉不得閑莫怪詩翁頭白早時來向此寫湖山

寄興教淨慈二長老

老來爲郡苦間關不及江雲自往還忽憶湖邊二禪老等閑騎馬入南山

題仙居僊巖山六絶

去年曾聽僊巖圖云有仙人古篆書千尺石巖無路到不知科斗字何如

盤盤英氣彔西紆餘定有仙人此地居天子正求伊與呂如何不見起耕漁

天將精靈久貯儲中間豪傑出無虛鄉民世世家於此爭使兒孫不讀書

峭壁回環幾百區其間巖石可耕鋤如何得片山如此白首相將老母居

古意嶒峵與世疎一官羈絆可歸歟此山未及

西山好下有仙人結草廬四友之賢世莫如白頭須作一鄉居此山不惜將錢買歎息無人共結廬

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瞻

千林寒葉正疎黃占得珍叢最第一芳容易便開三百朵此心應不畏秋霜

次韻柯弟太博見示起化牡丹

百草蕭條病胡風雙枝成染魏家紅直疑天與凌霜色不假東皇運化工一朵鞓紅拆寺園忽驚寒律動春暄非關花好難栽接自是天時變木根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六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與章表民書
與陳砥秀才書
答阮鴻秀才書
與同年周岐員外書
與錢公輔著作書
與福建運使安度支書
答黃殿丞書
又答黃殿丞書
與陸學士書
答許太博書
又答許太博書
答周有終書
與台州元絳屯田書
與孫運使書
謝倪評事禮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某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某謂般

肱大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
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爲先然自昔觀風
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令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
事此希闊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
旄之行所至遼遠獨睇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
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
之心某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
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
絶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
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
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汙向在江湖間興學養
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才多出
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
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
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
篤於義其政與學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
縣主簿孫覺者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沒有原本
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第
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
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

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
者五人福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才智
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
門潛心治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
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
於道其心仁氣正勇於爲義學博而文壯有楊
州孫覷者爲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
節行著聞凡爲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
周頴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
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
爲義少習聲律之學既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
養親節義稍著劉彝列穆某之友人也凡與並
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
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
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潁
頴孜某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
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已抑國家偉材也
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
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況止于一方與
一州其所得必狹矣某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

者以爲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磦砢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尚覩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即日歸覲晃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仕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卒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 與章表民書

隱居求志古人尚之某持是心佩是言久矣貧賤不能自計因循于今未之能行今表民率先能行之介如石然無所疑顧非夫信道勇果不能如是此某心悅而誠服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之謂也雖然抑未知吾子何隱也有爲聖人隱者有爲賢人隱者有爲介夫隱者聖人隱者樂天以俟命者也時未可而潛時可而後升蜿蜿蜒蜒莫知其神古人有爲之舜伊尹是也賢人隱者養氣以畜其德者也庸言之擇庸行之守居貧賤而不改其樂養之而後動涵之而後進然亦有關於時古人有爲之顏回曾參是也介夫隱者欲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者也凡在於彼者皆無所加於我者也赤子將匍匐入井不肯一援手而舉之視弃天下之民如弃敝屣然而足以自牧而不足與憂天下古人有爲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爲也表民固賢者隱也其出處言語亦宜蹈夫賢人之檢押使無失其進退之正則庶乎其可法也表民勉旃

## 與陳硜秀才書

士之尚志如烏獲之於力也夫爲烏獲而其力不足以引百鈞之重則非烏獲矣士而其志不勝先王禮義之任則可謂士歟吾之待後進士于兹未始不用是說進觀其能否也其初來惟管氏兄弟與吾子爲有志庶幾其可望者不幸吾子遽去不克觀其成焉餘亦早夜不已然其所利皆非吾之所欲爲之者其間雖有所勉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夫豈不知干時進取之術可師可模者四方皆是而不往從之乃知斷然割親戚之愛冒山嶺

之險趨寂寞之地而來從於吾惜乎其猶不知務進於是也雖然亦不可謂無志者不思爾已吾得已乎哉更當切切告之竟觀如何師復還家久事廢學比又徙居山中吾子又目疾恐不能進頗用爲憂更須乘其未甚廣求醫藥務要無事庶幾成就其學不忘其初之志吾之望也惟吾子勉旃

## 荅阮鴻秀才書

向者足下不以僕愚不肖惠然辱書與文聚積相問怵惕交至不容於心近世選舉之失取人以伎藝之道士之豪傑有爲有守進於是者必窮故天下學者喪失其本原日以習辭章進取爲利若往而不回者足下之言乃能有志於古人將棄俗尚而趨至窮之域固奇矣此固僕所願聞而不得者其間論取舍之分計已自得何假於人僕雖愚於是粗能通之敢以事爲足下諭有樂師者世爲咸磬而衣食不獲遇於其上既而悔曰咸磬誠美矣而使吾窮不若工淫哇之爲利也舍而爲鄭聲則何如苟有知者必爲之惜也士棄聖人之學而趨小道則又有甚焉



然則工之於咸磬非無利也在精焉而已矣遇諸后夔則登郊廟格人神矣士之於聖人之道非無資也在一焉而已矣遇諸周公則澤天下福生民矣苟有其志而無成功雖聖人不利若曰小道之不可以已也須以發策決科抑爲之不有道乎其於文也一繫諸正而無悖於理將有所試直辭以明吾道焉其窮也可傳其達也可行不害於爲孔子之術如斯可爲也自古學詩過求聖人之心者亦夥矣若十四篇之論其用心甚勤抑猶有異孔子之志者更當平心而逆思之務有合焉書不能一一

## 與同年周岐員外書

近日承所賜歌詩一函辭與氣方厚而有力直強而不撓諷誦在口天成其聲抑其間稱獎踰多不敢受賜古者善善惡惡惟其人非所與而與之辱身非所譽而譽之辱言此固足下所宜惜也僕少戇愚比今二四年始有志於學居常考前古驗當世時有感激生諸中不敢輒形於言自非與時俗人書辭相往還於禮宜荅則不得已爲往往求諸人而發之不然或勉強特筆

妒爲常俗之語以塞怨謗猶有久而不報之者直何能分外出意因時事而少有論著哉今足下通講五經學者滿門開口論議旦夕不能已猶能以餘力置小子於胸中發於口而長於言固不可謂無意者然僕至於是邑砣砣於誘進非徒然耳庶幾有義正之士日相劘採告以所不及來者不諭其意後置囂多言日生依阿僕素不喜足下居鄉爲先生者德不當固然古人謂非我而當者吾師此僕汲汲求也誠足下不依阿其言僕不敢貳於行事則四方之人來者亦起心動志公然而敢言抑僕有所待於衆人不虛耳涼秋雨閔研講多暇軒車來臨以慰遲

## 與錢公輔著作書

某曩聞閤下才名籍籍願見無由比造大府稱摯下執事訢然有得於心雖然頃刻之接焉能盡其志哉某愚不自樹立凡養心治己之術無非取資於人聞古人至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竊自比之常欲舉識今世所謂豪傑之士而求其助己者區區之志馳騁上下比二三年然其所得未足齊於其心比復有求於薦紳閒人問先其大者庶幾相爲耳目更將轉而求人耳故以識閤下爲喜者此也向嘗得閤下與孫處書其所取無求備於人不惟自喜相識又幸閤下取人通方有以相助今四方士大夫之仁賢可友可師非無其人以閤下之賢求則得之其勢甚易若閤下得之乃愚得之也伏惟政事之暇少紓未急之舉思有以見教而求其所謂助己者去府雖邇不獲時進庶下以聞所謂助己安否謹奉書起居爲問

## 與福建運使安度支書 任建州甌縣主簿日作

某此者伏見朝廷命執事以不世之材按撫閩越生民懽戴某得爲屬吏輙不自揆度以所見聞一進露於左右伏惟執事寬其誅戮少賜觀覽某誠惶誠恐幸甚幸甚某嘗聞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至于方岳朝諸侯考制度陳詩禮觀民風俗親見百姓面問疾苦春耕秋歛以賑發補不足三載考績庶官黜陟幽明自堯舜三王垂拱而視天下無事後王薄德不能遠鑒古先申畫天下疆土離爲郡縣非如古諸侯制天子不巡狩行人不采詩元老不登席諸侯不考績夫

下制度蕩然無紀我朝因唐漢故事襲其疆封
雖在閩嶴川廣萬里咸暨聲教聖人知其未可
卒變也故諸道州縣各有師長承以百司御事
又置轉運使安撫使以統其屬以臨其民以助
天子布宣恩德於民一如巡狩之事禮樂刑政
錢幣穀粟丘農之務皆係焉當職者莫非朝廷
老臣天子倚注以爲腹心生民望之以爲父母
得則一方之民安苟非其人莫不受其害轉運
使之權與職如何輕重哉不得不深念也至如
福建二軍六州四十有五縣屬官百有八十每
歲刑獄數千山海陸産之貨茶鹽酒榷之利歲
計以億萬數其閭民情風俗好惡利病至纖至
悉叢于一身雖然某竊敢謂執事欲行一言莫
若慎出弗反欲施一事莫若獨斷不謀欲高明不
惑莫若近正士欲視聽不惑莫若遠小人欲任
官賢材莫若賞罰善惡欲考吏治莫若詢諸民
言欲刑獄不失其情莫若審克故失欲賦與不
傷於惠莫若均節有無欲征稅時入莫若省其
行商欲場務登羸莫若罪其監首十者今日之
要務也某請條而言之一曰欲行一言莫若慎

出弗反某伏見使司行下文字多是未經籌策
朝出暮改至爲尋常不知動搖居民兼又爲害
請略舉一焉近歲出賣官莊屯田事體不細諸
處各選官吏往覆檢估凡歷州縣動逾歲月其
閭民有窮富土有肥墝其勢與利不必均也百
姓小民爭相剗爍交御名獄訟有爵盈庭公私
兩勞既極于病今又罷而不行此誠過在有司
不深籌而慎發也乞今後朝廷所降勑宣命使
司經度事宜必須明召庶官攷議可否以爲不
可改易然後行之二曰欲施一事莫若獨斷不
謀某盖謂施政神明不可謀於左右竊恐助群
小之執損大人之聰明權勢者在上之操柄君
子藏之在身不可輕以屬人大凡位至大官身
享富貴席天子之寵命以臨其民無不欲去姦
弊之多門一刑政之與奪然而不能者是未盡
察塞其源耳夫大人其行己也尊其待事也廉
其秉權也重則其與物也博廉故事有所不知
博故物有所不詳欲詢一才必浸漬於毀譽欲
議一獄必因循於請求今執事但淵然崇深一
出於己斷則自然上之聰明不奪下之聲勢必

擢矣三曰欲高明不虧莫若近正士某生長閭
越所見公卿大臣出按方部未嘗有好正人端
士居左右以補高明者昔者虞舜善與人同樂
取於人以爲善孔子曰三人行必得我師舜與
孔子猶然自非天賦聖人之材其次學而知之
者未必高明故因人之高以益其所不高因人
之明以益其所不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左右前後無正人未
有能高明者也四曰欲視聽不惑莫若遠小人
某伏見州縣胥吏小人之尤也主持官中文書
日務咎惡以變亂大人之聰明行威福於州縣
況百姓小民乎夫尊官大臣德厚而位重人又
怖其威嚴雖有疾惡之心不敢輙明白於左右
遜接之不以禮苟求之不以財則毁訾於上矣
不然或檢較刑獄案牘以求人之瑕疵往往正
直不阿之人有中其螫者若是從事無賢不肖
莫不畏之畏者得常安不畏者得常危執事閣
當察焉不可信以威福也耳目於人曰司視耳
司聽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聰
故君子所近必正人所習必正師所覩必正道

所聽必正言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亂視
聽也五曰欲任官賢材莫若賞罰善惡其伏見
文武官僚中貪邪搣惡爲禍災者衮衮皆是其
他有能潔一身卓然自樹立不爲世俗之行百
無數人焉若是人不可多得今方州連邑若得
一二者焉以其賢率其所不賢以其善勸其所
不善然則執事又當別白之大凡君子與小人
同居必有禍害其勢固然爾在上位者苟不察
其人之賢與否槩而眡之以是小人肆而常安君
子戚而常危雖有志義之士不可以有爲也賢
者雖有大罪必赦故志得伸不肖者雖有小過
必懲故莫敢爲惡此沮勸之道盡矣六曰欲考
吏治莫若詢諸民言其伏見今之取吏按于多
不得其實者竊以名聲取人蓋有數路夫名或
得之於賓客僚友或得之於賢人君子或得之
於吏或得之於民若夫巧言語以竊人之意氣
令顏色以窺人之容皃脩鞭版以伺候其起居
飾廚傳以恩勤其往來若是終身行之惟恐不
及此得之於僚友賓客也以文學治政事以正
己爲民師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其于

德可以幹大事其公方可以格至神此得之於賢人君子也終始以覬其利苟且以求其安處心不至于公臨事不極于察文法舞於前而不運手足貨賂行於下而不加聰明此得之於吏也不苟作一事不輕役一功不掊克而傷財不苛暴而傷政施一刑必當罪決一獄必當情抑豪奪而撫孤民鋤姦雄而長善士此得之於民也以得之僚友賓客孰若得之於賢人君子以得之於吏孰若得之於民今執事所當州縣幕職官凡有百數其間欲舉一賢黜一不肖執事從何而聽之聽於民而已七曰欲刑獄不失其情莫若審克故失某伏見天下所授刑法獄官皆不擇材至有庸常之人素非習學經義手持刑書懵然無適從設有能者蓋不過拘攣文字一執於法豈有知助順天意推原人情者乎古人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子產鑄刑書於鼎叔向非之蓋謂不為刑也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法原人情無一定之論君子過失雖大

或不刑小人怙終雖細或不宥仲尼為魯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國人大服夫少正卯其罪無狀而孔子誅之善用刑者誅其心不戮其迹寧失於不經不可失於情聖人尚重其事今者天下刑獄皆為舞文巧詆之吏衣食於其間欲望道塗無冤民刑獄措諸地未可見也執事苟能脩禮以明律通經而會權有司不牽制於文姦吏不容舞於法要因必得其罪獄貨不行于公然後可以保安民情清簡庶獄矣八曰欲賦與不傷於惠莫若均節有無某伏見今之為政者當國家多難時無安邦固本之意唯知在位掊克以傷於民某略以近事言之廼者驅磨契書自寶元之後遂至二三十年一槩抽罰牙稅大凡去井里鬻田宅者莫非窮民也愁憂無聊父母妻子終年不免於飢凍今使輸錢數千與胥鞭箠於前文書督責於後顧猶未死耳夫富豪大户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不可取者而復取盈焉此徒欲窮餓人之肌膚鬻人之妻子以為益國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記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也非吾徒也若是事吾徒猶肯爲乎若曰近年西鄙寇邊軍國用廣倉廪無餘粟府庫無餘財不得已而取之蓋亦有道矣竊敢近諭如浦城縣戶産六千三百有餘貫簿書凡五等如欲取之令計産而出錢則可以獲六千三百有餘貫矣而且有無貧富均給得所官雖有補私亦不傷至於科調之時專委清強之吏民無私斂輸納不艱道塗無愁苦之聲倉



廪有盈餘之畜矣九曰欲征稅時入莫若寬其行商某伏見近年商旅不行稅課虧折由上好暴征也大凡商賈之人多是富戶不窘於衣食苟無百倍利必不肯樂爲況歲時覊旅暴露風日險阻萬里割親戚之愛以至老死於道塗誠在乎利也今所歷州縣凡幾處所有司又盡籠其貨以奪其利不爲無益而又害之人知如此孰若平居無事衣食於家何急以身自取其困上征之不見其入故其取愈多下利之不見其羸故其行愈寡爲今後如商人過客可且一切寬之往往歲取餘羸必過數倍矣十曰欲場務登羸莫若罪其監守某伏見諸處每令僧道色役人請買茶鹽或置簿拘管等夷人戶此大不可也夫場務課利歲時有不登者此誠監主者之罪也不可移之於民也國家所禁榷茶鹽酒條貫罪獄非不嚴緊今百姓身爲盜賊首冒白刃爭相竊販至死不辭官有巨積過者不顧何哉公私之利不侔也切見天下主守官物並是優差人吏持携數口衣食其間當職者苟非其人又懵然耳不顧利害以此蠹弊百出寇攘官私



惟恐一日不獲其利肯有遺利於百姓乎某欲乞執事親訪官吏士民建謀畫策有可以興利百姓改除故弊宜令諸處場務一準其法每歲課程專責於監司至於妄有申請一切不行自然場務登清課利日辦也君子至於是邦其故風遺俗民情事變不可不度知也故禮其大夫之賢者詢諸故老之成德者然後惟其所施焉昔皇皇者華詩言使臣雖在驅馳常咨諏於忠信故遠而有光華也干旄美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思無以與之也今執事于

旄在郊方當按行風俗詢訪耆老以助天子布宣恩德未必不如古使臣之華衛之臣子樂於好善某故不敢吐私誠惟恐其言之愚不足以告執事之左右以副執事咨諏詢度焉如執事言足以取信於民智不可以不謀於衆不私高明以侮正士不役耳目以親小人以賞罰辨官材以士民訊吏治審刑獄以故失節輿賦以有無寬商旅以譏征一場務以體制其餘米鹽之政則有司存執事但摠持權綱以觀刑政大體若然則閩越自宋七八十年以來轉運使之得人獨說執事也庶以涓埃之微補益山海伏望執事信而用之干浼尊嚴無任惶恐戰汗之至



荅黃殿丞書

某前月受所賜書一函誠發於心仁形於言藹藹乎其言雍雍乎其和其大率稱道小子言尤過當夫行古人之道追慕聖賢之用心在某愚鈍何能有此執事愛人樂善聞而信之不知採聽之過歟某雖愚無知自到浦城一年凡與士大夫相識書辭往還得其所操存未有如執事者比得親故書云執事爲政寛猛得中昔人無與比者初時未見顏色固未敢決然信之及覩書辭灼然見其心於是信乎吾父母邦之民樂受福也某嘗謂候官之民粗識善惡若得賢令可以德化曩者某人與某人斷斷無他技但能正行一事公決一獄民猶稱之至今耆老相傳說以爲故事況執事今日之心能盡己力行一民一物無不受賜將來所收民言宜如何多少哉某官滿即歸田疇願與聞君子之風教收拾補綴爲之言以與鄰里鄉黨之人流傳而歌之俾吾民之不可忘也執事終始成之春暄伏惟起居多福公暇善自愛護奉書謝



又荅黃殿丞書

某向者連辱二書疑進獎爲短又重以相引薦爲事伻來相告執事何知己之厚也某貧賤村力不足居嘗退嘿自處不敢以聲名望於人不圖執事公言於衆人薦進於上官好人之善而成其美思與己並立於富貴其心則樂雖古人之相識只如是也雖然愚不肖有讓焉士恥有是言而無是事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爲善之人惟恐有聞不聞人能修學聞不能修是以

志無日如某學不講文與行不進將何售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不自愧于心寧不愧長者乎私心憂危未敢受賜執事若曰書言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吾務行此之說則某也敢不承敎而勉焉十月解官歸進謝於門下亦願此爲說

## 與陸學士書

天下士儒惟言泉福建興化諸郡爲盛其閩中髙第歷顯官福吾天子之民者爲不少然而守是土者奉天子詔令外興學養士無如此急也泉之學與久矣養士之資與器莫不備具但未有能舉之者執事之去是邦士儒之望固如何宜舉之也然興學之本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於擇首長首長賢則上下服上下服則舉所有之士莫不備至矣某嘗聞州之進士有蔡黃庭揚舒辛維莊覃王寔李翼其者皆善講說而黃庭維覃尤有行檢黃庭通三傳不善臨幹學事但可講授耳舒有老學然困於貧窮時不能固陳從古蓋長者若崔虞臣郭堪陳說者皆有材行文學可使爲之長而堪通講群經呂鑑許番柯適柯述柯迪皆儁邁有詞學著作事近古有節槩適述迪皆有志於古而勇於道一學之中若盡得此十數人者同居而和相厲以道而執事政有餘閒之時不憚煩勞自往臨之俾有宗主有賢行者尊寵之有才美者長育之有不能招來者以身下之有貧窮難安者以資養之有不能長者以禮退之有不能群者以義道之有過鈌未至者以道厲之有不率敎者以法移之如此行之數月則舉郡之士必皆興於學矣賢人事業未必不由此而光大也某之所聞蓋得於士大夫閒未必盡詳抑由有不知者尚在執事求而擇之也士患有其道而無其位與其地耳既有其道又得其位與其地然而不爲之者眞可惜也伏惟執事留意焉

## 答許太博書

某嚮者請見得聞經義之益繼辱示書見以趙盾許世子書弑之事不必與謀謂君弑而大臣不討賊子不嘗藥而父死得皆爲弑不必實有弑心若與謀而書弑無取於史法及示感麟始隱論其旨發揮聖人述作之意以明隱公得失

之迹詳矣某觀三傳所載趙盾許世子止事迹本末大約相符而無與弒之謀此誠學者不宜妄有穿鑿也然而義有未安不能無疑孔子作春秋君臣善惡得失之迹莫不錙銖輕重必一字以示褒貶之法或事同而情異必變文而示義凡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書弒君者二十有五其事異焉則公子翬大夫弒皆稱名以絕之若盾之不討賊止之不嘗藥亦同為弒以示史法可也奈何與夫正弒之賊一其書例可乎雖然聖人筆削辭約意微至於區別善惡義當白白固不待人而後明果二子者止以忠孝不至而責之以弒君之惡亦當變文以略義託事以見意不得與夫州吁宋督之類同為一法也至而三傳存焉耳不幸而無三子之傳則盾與止遂為正弒之賊不復能正矣將以責忠臣孝子之備而反穽於大惡安所謂萬世法歟雖公羊謂盾復見于經明非親弒書葬許悼公明君子之赦止切謂不然盾之侵陳其事合書非以明盾如隱公之薨桓三年復見公子翬逆女豈為翬邪書悼公葬會曾故也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賊未討不書葬蓋施於曾國耳亦非所以赦止某故謂盾止之書弒不止不討賊不嘗藥也不識何如感麟之意諸儒異論某嘗謂仲尼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已雖無位皇皇不已思天下有王者作庶幾猶有用我者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有俟而言也夫麟亦王者之嘉瑞也必有聖人而後出焉今麟出而無聖人故孔子傷之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明王不興已又無位以行其道故曰吾道窮矣傷之至也麟之出哀公之十四年後二年而孔子卒蓋孔子之遇麟時七十有餘歲矣天命既已終吾道既已窮斯其可以已夫如是感麟而終焉某之所聞如此苟為非是願賜開喻而質正之

## 又答許大博書

某前月再辱手書諭以教事皆聖人作經之大旨實發蒙蔽敢不一一記録以為師範也某以賤冗不時還謝皇恐為深某嘗以春秋之書微左氏記其行事公穀發其微旨則仲尼之志幾不得求之是不謂無大功於春秋然其間發凡舉例或失大旨有一事而為三說必以其親授

聖人而得其法未可知也聖人措辭立法權宜制禮筆則筆削則削非門弟子所得與焉游夏之徒猶且不措一辭况其次者乎故其褒貶善惡以當一王之法自謂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丘竊取之又其國史義存隱諱凡有大惡不敢直言撥亂之意深而慮患之意微必不暴揚其義以授弟子况其當時諸侯之國各自有史君臣善惡得失之迹昭然可見仲尼既取而修之斷以大法賞罰存焉不必傳授直以俟知者知之耳就使聖人授諸其徒使之傳之彼既親聞其義則其所爲傳無非聖人之法不當誇誣矯俗反謬聖人之意如是也先儒只以丘明好惡與聖人同遂爲授經必無此理蓋當時門弟子竊聞其義間或得其例略耳遷固諸儒雖無三傳與奪蓋其書大約宗左氏而不知聖人之法故彼之與此未足據也子雲法言皆當時荅問之辭因以爲書韓愈之文亦因事而爲之而未嘗著書蓋不及三傳耳其能無辨哉至於雄品藻自仲尼以來諸儒名臣愈之觝排異端且欲削荀氏之不合者其亦無讓矣夫聖賢之心豈好己之勝人而欲有論辨哉蓋及之而言以明吾道息邪說非獲已而然也近世老師大儒能以經術爲己任求其如先生者幾希矣夫不廢人之言不求人之備不曰賢乎然而聖人之經待人而後傳如其不得傳則已如欲傳之亦將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之學者不宜有讓也某繼以私事終不克日侍言論有所請益其鑽仰之意宜如何也

荅周有終書

某前年辱賜書教誨不以某愚不肖以待古之賢人之道責備於某非吾子相愛以德孰能如是也然其中尚有可復者恐吾子未解思以相聞因循人事未能爲荅還復得書有似不悉粗有所疑者此吾子過也某之待吾子者以誠耳雖不有書何害於相知耶苟有所疑雖日爲之書以塞謗責亦何害於不相知耶然而能受盡言古人所難使吾子不得無疑但不當施之於僕也僕雖愚無知其他無一二於古人至於好人之善樂聞己之過僅似有之過永安時與諸子相見口不暇他出一辭惟汲汲於求過其心

缺然以至屢請屢拜既而無一言者當此有求之時若將終身不得聞善言既得之豈有不悅而反爲之怒乎此固吾子所當信而不疑者昭昭矣方將坐吾子於吾前以告吾所不可知以道吾所不可聞以置吾於君子無過之閾宜勿遽如此也在義烏時欲馳一書請來相見還聞其行又不果通心甚悔焉向承所惠文書尤喜道業進而理識明益加老於前勉而終之幸不爲不知者見困而遽止也某去此窮年官滿將寄家於越徑道趨選猶將不免區區以從於祿養也吾子尚無憂

與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某聞性有五善充之曰德迪德之行曰行信出之曰言言成章曰文行與德爲端本文與言爲華實古之君子行已未信其言不出諸口雖孔子猶欲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誠見天道而知行已也天不言以氣緯爲信而萬物生君子不言以行已爲信而萬物成天地神明萬物禮樂皆備於已生乎時得志功業見乎天下不得志其義行乎家人皆足爲法言亦不用矣是故言不切於言若文者不得已而取信於後世者也君子患已不立不思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孔子感麟歎吾道窮乃作春秋禮壞樂崩自衛反魯樂正雅頌故詩春秋後世作者莫能破焉孟軻不遇辭闢楊墨自謂聖人復生不易吾言文之作如是也某愚不足辱命於君子敢以所聞對

與孫運使書

某觀天地萬物之變凡是其類者舉相同也天氣而上者也凡附於氣者日月星辰莫不麗于上也地形而下者也凡附於形者山川草木莫不著于下也禽羽而飛者也凡有羽者梟鸞燕雀莫不彙而飛也獸足而走者也凡有足者牛羊麋豕莫不族而馳也非夫天地萬物之情爲然人亦如之夷狄者同夷狄佛老者同佛老農者同農商者同商巫醫百工之人凡同類者舉相同也惟聖人得正其同衆人者以其志聖人者以其道是故無貴也無賤也疏也戚也行也處也嘿也語也道之所同雖詘天子而下匹夫我無愧焉古之人有堯爲然不以有天下而見

舜於畎畝迭為賓主是也道之所同雖舍其子以禪天下我無憾焉古之人惟舜為然不以有商均而授禹以天下是也事莫大於舍其子以天下與人然而堯舜為之如是何也蓋聖人者不世出同人之道難遇也或死於吾前或生於吾後或並世而不相知或異地而不相接故禹之去湯也五百有餘歲禹以不得湯為憂湯之去武王也五百有餘歲湯以不得武王為憂周公之去孔子也五百有餘歲周公以不得孔子為憂孔子嘗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至于孟軻又不得見孔子矣荀卿不得見孟軻矣楊雄不得見荀卿矣韓愈不得見楊雄矣古之人不見其同往往有誦其詩讀其書思其人而想望焉者非為天位也非為天祿也思不得與其所同以濟吾道焉耳嗚呼韓愈死某不得而見之中夜起歎同人之難遇幸今天子有臣范公富公若歐陽公蔡公四方有賢士在下所宜同者若干人某皆得而見之庶幾吾大臣者招徠而安畜之大其所同無所鄙吝一日天子登用賢人群公彙征四方之所同者莫不並進在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在夬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在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吾之道其有不行乎某亦同之一也自聞公之賢貧賤而無由自進不圖天幸得為屬吏是小人得盡心事君子之時不敢避僭越進是說於左右也斯道也非某之獨願也凡與吾同者莫不願也惟公念之干冒尊嚴無任懇切之至

## 謝倪評事禮書

某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某有先人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今足下順先典覘某書禮以賢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昏事惟以某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某不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七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八

書


常州請顧臨祕校主學書
與富觀文書　與太原韓丞相書
與福州蔡學士書
荅徐洪秀才書
荅呂寺丞書　荅周公闢書
荅陳戶曹書　與章衡秀才書
與永城杜韶殿丞書
荅石長官書　荅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與富丞相書　代人與留守相公書
謝關郎中書　與富相公書
荅黃殿丞書


## 常州請顧臨祕校主學書

某竊以東南之學廢而不振也已久安定先生之去吳興蓋十餘年天下學者之興較之當時固已寖盛而東南之士又常倍之然而魁奇特起之才禮樂愷悌之風反不如吳興昔時之盛何也豈非庠序之教所由廢興也歟某之不肖領郡于茲雖不敢以斯道爲己任然常患近世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辭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而士之榮辱亦從而應之以是天下之士習非含是固已塗矇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泊事已來惟日汲汲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其心如是直將以待夫有志之士焉耳彼州人之子弟與夫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至其亦有望於茲也雖然德薄任重知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老成之士爲之表率而未能也伏惟足下才足以宰制於人義足以矯厲於時其所爲文又有以聳動時人之耳目今將表一學之生徒而教之以德行道藝之術所宜無讓也謹遣諸生躬詣門下以請

## 與富觀文書

某昔者嘗以興水田之利除透槽之害聞于執事者繼有犬馬之疾不克以請今茲愁卧亡聊中夜不寐思念及此未能有成將俟安而後言之又慮因循後時無益於事是敢不避僭越再畢其說焉夫濟水之出其源甚壯自昔故河十

里由千工堰合流于溴其河皆寬廣皆不啻一丈而深數尺水之小大明可知矣自後導河入于府署則兩堤寖狹自千工堰減水四分至于河內縣龍港溝又減其半抵今穀邏透槽之北復有減口是過槽之水十纔得其二三耳自餘數分水利皆决而無用某去年因視透槽至于河上稅馬良久歎息不能去惜濟水之遺利不澤於民因訪透槽利病而且求其策有謂槽之為害非改易河道則不能無患於後昔有人議開新河自洪首道歷順政二管至于苗家莊過溴河而為槽西入宋村直抵晦雞神廟合于舊河則可以去穀邏梧桐二槽之患故老相傳無如此策但細民愚弱不能有訴於上某常從而昕之雖地歷三管有二十里而近然地勢平順無開濬之勞築堤為河水自趨下故兩堤之傍良田數百頃不勞力而可耕是新河之作則水田之利興透槽之患除一舉而兩得矣然則水之勢不盡則二者之利不濟必欲上自河源闢其故道可皆寬廣一丈而深四尺抵于苗家莊即於千工堰龍港溝過塞二口併歸新河過槽之餘



分溉田畝則水之利無遺矣向者公嘗語某曰夫建大利者不無小害某退而思之謂新河之成其利則百其所為患害而在濟瀆事若得請也在春夏之交俟河而田已不及矣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謂民事不可緩也某昔常以其事可行而有所待告諸友朋者與公之來友朋聞之以書為賀謂此乃天藏而與賢者發之時也非明公之在上則不能行非小子之在下則不能承其不然乎不爾一旦明公入為保衡上無其應某雖營營于隸其何能為是斯民者不復蒙被斯利可不惜哉古者韓以鄭國引涇為渠欲以疲秦卒為秦國之利溉田萬頃關中為之沃野史起為鄴令謂西門豹不知漳川之利起請引之溉鄴以富魏之河內人為歌之文翁為蜀守煎湲以溉繁田千七百頃民獲其饒今縱利不及是亦斯民百世之福刺史縣令職所宜舉爾今之從政者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彼徒知勞民改作之為患而不知與民興利除害為長遠之福先勞後逸之義也伏惟明公深念而獨裁之某卧病困苦

蔚無倫理不克躬詣門下塵黷台嚴無任
皇恐之至

與太原韓丞相手書

某近承相公詢及士人許令紀錄以聞左右不敢隱蔽輒取其素所深知而其行可保者謹以爲獻有文行經術之士如劒南節度推官知綿州龍安縣事劉戴新授慶州節度推官吳顗前澧州澧陽縣令監泰州如皋縣鹽倉盛僑新授鄂州松陽縣令余京越州上虞縣令丁隲新授江寧府監利縣事管師常開封府長垣縣主簿孫路此數人者皆當與學講藝爲東南士人所共推服使治一州之學足以表率多士固不待曾其藝業與夫新進無聞之士雷同取舍必慮其經義穿鑿此天下學者今日之公患非獨數子而已在朝廷選舉之法舍非取是則彼將自正矣然則爲人師法固當先德行而後文學則士知務本矣若強志力行之士則有前沂州防禦推官宋希元新汝州葉縣尉吳道此二人者有志於民事而勇於敢爲希元才器周通有經濟之志而道内剛無撓知無不爲可屬之以難事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文辭理識出於流輩遠甚眞奇偉之材也雄州防御推官監池州酒務楊國寶學行素修臨事有守不憚小官身先勞苦之役前潭州觀察推官王嚴叟與人交卓然節義明州鄞縣尉陳頤行義端良仍通吏幹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美材也如置之長育之地以成就之未易量也若幹能之吏則有著作佐郎在京左軍巡院判官黄顥有才通達人情嘗爲掾官得上下之譽大理寺丞黄嘿器識沉敏兼有謀畫節度推官曾華旦吏幹精強可以濟務可任以事新授建州松溪縣令賈易才美有文敏於爲政方今相公輔相已來搜羅殆盡如十數子者貧賤汨没猶未爲朝廷所知此亦公議之所共惜不可遺而失之也固亦未敢冀其必用在相公擇而取之耳僭易皇恐伏賜裁察

與福州蔡學士書

某聞有道之士不假言辭而後通非有道之士言辭雖亟通而其志愈辱而窮長樂小人父母之邦也太守長民也治其土以保安先人之墳墓而已又爲之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假

使至者絶庸常人苟不一候其起居通其言辭尚爲廢禮矧遇執事禮宜如何今反鉗口默默無一字以通左右豈無說焉切念古之人相待苟其心相通其道相同雖去之千百年亦言行事和合如一況生而同俗學而同道仕而同時哉則其所相待宜愈昵也夫道者所以冒天下而非私於一身先進之於人與己同道雖往者呼之不與己同道雖來者拒之固不必言而後通不言而後以爲不同也至於後進亦然與己同道則合而不求不與己同道雖求而不合亦不必言而後從不言而後爲不恭也小人之待執事持此說焉二者又自患乎己之道未有所立非進取之時言之無益茲固弗言皆所以懈執事也方欲引退林壑求其二三友生終始力學以成其志庶又得朝夕繼見執事爲之師資可進而後進焉今茲尚縻於官不得即去言念君子憂心不遑歲晏伏惟起居萬福謹先奉書以聞左右伏冀憐察

答徐洪秀才書

某辱手書言昔之善爲政者不以其勢之高下各盡其所致而後已所以異其於今者其體有四云去又云今之所謂縣邑之吏其異於民纔一等耳然而方古之所謂各盡其所致者今亦難其人矣足下之言誠是也然謂僕之心亦將爲乎古之人而行乎古之政此非在僕所宜言也夫古之人古之政士之聰明高智老於文學僅能議之子産古之仁人孟子猶謂惠而不知爲政諸侯如費惠僅能載之於書僕固不敢當此也足下云每聞其人砥名立行堅高而不可磨者則往往吁嗟涕洟捨身擲書冀得速死以利其擁盖又云聞僕之風則其中惻然不啻若撻諸市朝雖然願得採僕之遺蹤逸跡求而纂之企而効之雖然足下自責乎己誠多而猶恐待僕與古之人誠未厚也僕少愚朴長而粗知讀書未有樹立家貧無所取資汲汲於祿利非所以由道也顧自知羞愧如疾在首但未能剷剔而去之是足爲賢人君子之觀採古之人四十而仕道學如仲尼孟軻然後有意於天下冉求如五六十里之國可使足民公西華端章甫願爲小相而夫子尚不與焉僕但此一事知生當

其時必見絶於夫子餘可知已僕甞苦聖人之學難至非不可至難而後能至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沉而不能無物有心志直以爲性喜怒也有耳目直以爲性聲色也有口鼻直以爲性香味也六者之等循環而交來羅列于心胷中膠固而不知解以是而求至于聖人不曰難哉昔者聖人之徒惟顔淵爲好學故孔子語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然後天下歸仁焉故曰非不可至難而後能至之也夫非與吾富貴壽命而正與吾比也吾不可不學也今有人於此裸衣而倒行目之者指之者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於學者喪其本心不惟不自知抑又無目而指之者豈得不宜大自驚懼將循而脩省哉方將爲謀生之地以活數口廬于山林之中歠歌古人詩書之遺餘以求見其志將俟四五十然後觀其所自養如何耳抑非敢爲物觀也即未知果能決去已否承足下相愛故略書所懷足下亦宜勉旃

荅呂寺丞書

通曰伏惟起居萬福十一日壯丁吳逸至承賜書陳列事序之始末激之以仕進要之以知已至忠至誠某跪讀之四五周不能釋手竊有感發近世之士輕義而重利悲喜憂懼無不繫乎已則雖父母兄弟有不待若猶且强爲忘顔不肯一出意爲之憂其肯爲他人謀乎某雖愚不肖不敢妄有所圖然美君子之與人終始信厚能如此也雖然某之心其所以爲君子謀者恐猶有未悉故不敢不盡白焉某凡在仕流間有與言語竊自爲吾師古人至於古人之言行非求知之亦信求而蹈之者也但學之有未及行之有未至耳然則于時進取之事粗嘗思之雖未能脫合於正然亦庶幾無大過悔昨者太守謝侯與其從事皆相賢者昔不自揆度求爲獄官亦君子親教誨而使之云耳始者尚不樂爲既而思之無害也司刑獄亦吏之職職已爲之未爲備悉又被舉者得其人有罪與否舉之者無賞罰故舉者不辭焉遂以聞之果行若縣令則不然國之政教始乎邑民之生死繫乎令天子責公卿選舉得賢爲人父母被舉者苟非其人

不胥有罪則連坐舉者不敢不慎擇焉非可求也縣令所治之土小大與古諸侯之地相等古者以郎官出宰百里由也聖門之高弟材而勇者也夫子則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某則焉能前年至官承其縣令之闕始者屢以言白于州請辭不獲遂不得已爲之一年無所開明聽訟折獄盡力而後止憂勞成病不能飲食士人百姓但以一命從事憐其如此往往相談說以爲已能退而反求諸心配諸古人固知懷懟負媿無所容於天地寔不敢妄以爲能也夫動不可妄妄而動物不與也雖與之必有尤悔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謂不可益而益之故或者必擊之天道有常數君子有常心數不過則天道無失其行心不常則君子有致凶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豈敢廢是言哉夫爲貧而仕充此一職數口之家可以無飢今日之分正可此耳鬼神臨之非敢妄說也更將終始強此字以求成就其志內可求於心外可求於人將席不暇暖爲之而不辭豈在勸而後行激而後爲哉



某是言也未嘗敢發感君子之相愛謹書之爲謝惟憐察之

## 答周公闢書

某前月領書及將公儀詩序其文與韓退之相比甚善甚善續承教命子字曰述古者使之慎取堯舜周孔之作而修大之甚非余敢當也抑嘗聞字者朋友之職大體有激勸則不敢有辭讓云比辱書勸諭諄誨以古聖人經籍大旨爲之依歸又見吾黨發平生交遊中所補者大近于亦以閒燕之隙觀詩及書以稱道堯舜文武之德而慎簡之自餘三禮書紀綱文章易春秋天人之說猶所未至蓋力不足故也子觀唐室若子厚輩皆有名於當時至於韓文公未始以一言稱譽其道若豈非駁而不純者乎自秦漢已來去聖日遠聃周楊墨釋子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闇見則易慎擇之則難自予來居西山窮且病吾道無一相往來獨混然與浮屠居幸望其少過不亦難矣足下近以予不助二教者心誠有之亦嘗患今之人不若古故予未易言之前日豫章公來此篤信他道予

亦以言排之自時復有書相來往俱以理勝且
未嘗屈已之道以從彼之欲此足下知予心所
處者如何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
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此
之謂也雖然亦豈謂登太山之高不測東海之
深哉大抵知名教有歸耳昔人有言曰推枯朽
者易爲力拔深根者難爲功自唐韓退之擯二
氏當時蓋六百年有餘矣殆今歷世寖遠枝葉
延蔓後復有爲退之者雖持獨智豈易爲力哉
知季甫比日於吾儒有功鄭第晦居南山抑有



遂志冀足下慎而折衷之天其意者將以有爲
也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二三故人勉旃
足下比眼疾安否盛夏炎熾善自愛某無力書
不能多云

答陳户曹書

某聞古之學者爲義今之學者爲利君子成已
利無與焉若苟富貴以爲身榮則義不及利故
某之所本多爲近世進士者不喜同進而異歸
誠不足以利於今而僅有得于古者矣夫萬物
非氣類相感召則不能倡應足下若以吾嘗從
事於斯亦爲是而來則某何辭而不受

與章衡秀才書

自別一得書路遠無便未能有書相酬邇來進
道外安否深山窮處小人不志於利君子不志
於道則不能出意以來子平驅馬至之無山路
險阻之難而以相見爲事僕愚無所取何幸子
平終始之意猶復記憶遠來相睎也至慰吾
某嘗謂子平年少才俊有大人之具今者不獲
已寄身無人之鄉恐其獨居無朋不能大有長
益雖然子平之志進而不已吾未聞有不須友



而成之者詩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烜兮又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
如珪如璧皆成於朋友也蒙之六四曰困蒙吝
既陰柔不明又居乎三陰之中是以困而有吝
君子居斯時也不可不動而遷焉然僕亦有是
患也所以爲子平謀者莫若移來此群居叢青
以求成就其志舍弟尋常不令作文字惟沉潛
於書子明亦非久入山比有信至皆有以相與
也諸生之不可捨者皆挈而同來可也子平意
如何哉若以爲可即先以書來將俟締他名一

室可群諸生然後往告焉然僕暫得閒暇於此
亦非久計亟圖之余日望之也春氣尚寒惟自
愛因陳秀才行聊具此白

與永城杜誼殿丞書

某慶曆中還閩閱書於友人李甫家得黃晞杜
孝子傳者乃君子也其時嘗以其事與羅源馮
孝子事相參較然而馮氏子無傳蘇子美所傳
亦不甚詳明年官仙居與黃晞爲隣始得詢杜
孝子事跡詳審自是思欲一見之無能得也某嘗
觀古人有孝於其親者或盡心於其生或致力
於其死或終身守節而見於後世如此之類事
無鉅細苟其誠志有能大過人者雖在百世之
上莫不奮然起而慕之恨不及見其人結衣而
相從游以老其身矧今有如杜君者耶今日適
邑下不幸有疾又不克造門請見以償其心不
知向嘗所聞杜孝子者其貌面如何也謹奉啓
以通區區

答石長官書

某嘗歎先王之澤不被于茲土民不識禮義孝
悌之化長民者無教之術急學之當務前縣後



承其聞非無賢人哲士莫之能舉獨聖洛乃能
帥先與民光揚至善興立庠學開其所不知警
其所不能賢者之所作不肖者之所勉是聖洛
於吾人也有力於吾道也有助茲爲不忘若爲
之傳記猶有賢者某之文未敢有辱恐其爲之
不篤傳之不久也非敢安也惟明智自擇

答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某聞古之所謂知己者知己之道也知己之道
有爲死者苟爲不知其道雖舉爲三公耻也君
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爵命富貴非吾有
也吾將假之以行其道而致之民以其有餘濟
其不足者耳目司視也非所以哆天下之色耳
司聽也非所以嗜天下之音口司辭也非所以
甘天下之味心司仁義也非所以窮天下之欲
我之用耶天下之民蒙其福我之不用耶天民
之不幸耳吾何慊乎哉是故不苟利不苟進不
苟得惟其義而止噫爵祿富貴是人之所欲苟則
得之不苟則不得之舉天下之人皆苟之矣茲
有人焉獨爲不苟進以禮退以義卑貶天下之
人非若也古之君子每聞是人寢不寐食不暇

汲汲焉惟恐求而弗得也於是過其門則式之親其身則事之聽其辭則拜之選諸鄉閭則賓興之薦諸天子則師用之苟如是庶幾獲焉若使其人規規於舉者求中程式詘身降志分而後獲是特爲鄙夫耳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道也君子爲乎昔者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死不往焉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不去曰直道以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故匹夫身可殺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



人學聖人之道十有五年平日則不爲富貴貧賤動其心苟爲見利一朝而遂變是孟軻所謂簞食豆羹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之類也此之謂喪其本心可乎執事亦行古之道也某雖愚敢守是說不如是不足辱執事之舉

## 與富留丞相書

某少嘗有志於經久以吏事廢學未能成就其志昨蒙相公論薦置之書府竊自幸者謂居文字之職別無吏責校讎餘暇因得始終其學此其初心之所願也繼蒙差充編定官乃是其職

相公樂育之意固可知矣然以四庫書籍浩博又多訛謬無有善本要須一一校正然後傳寫乃爲真書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成就向者提舉参政雖令供職學士分校定本動皆數月未了一書今昭文楷書自有二十餘人惟編定編校二員獨當其事早入夜歸應副不逮雖有奇書卒皆泛濫過目不復記憶平昔讀書之心無力可及甚非多病願學之人所宜久處加以近年心氣愈覺衰耗聖人群經有可發明者未加毛髮之功不於此論著一書以見於世役役從



事後無時矣況編書之任能者甚多可以擇而使之某欲且備員館中或兼一優閑之局乘其無事以嘗所學詩書春秋發明大義取古人之所未到者纂而爲書一二年間三經之中必有一者成焉然後起而從事進無所苟退無所愧惟義所在苟遂其志則相公教誨長育不報之恩也近聞鼓院尚有闕員可以陶鑄若不可得但得都省一閑曹如司勳司門之類少藉俸廩之給雖非差遣亦以幸願伏望憐察而終始成之

## 代人與留守相公書

某竊謂士志於道而居屯否未濟之時將以求通焉捨仁人何以哉在易之義則有陰者求陽闇者求明賤者求貴其勢不得不然也屯之六四與二皆陰柔之爻乘馬屯邅不克自濟雖寇難久而終通故其辭曰匪寇婚媾往吉無不利何則有陽之應也六三體既陰柔又處兩陰之中衆皆求陽之時獨無所合雖欲妄進物必不與故其辭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何則無陽之應也故士之進退必視其應之與否可以舍而舍焉不失其幾可以往而往焉不失其明斯可以求通矣若然則某之困于屯否也如是而上之仁人有可以援而應之者其得已乎是敢不避進越有所關于下執事也某愚且蔽於時事無所通曉惟少嗜書聞聖人之言修身治心不敢有懈既獲祿仕惟日孜孜必欲上有以致吾君下有以澤吾民雖遇不遇沒身而後已此其志之所存也夫何數奇命賤時不之與一爲詔書詿誤投斥不復十有五年于茲矣居窮處困不見知己切自悲悼幸生茲時　主上宵旰求賢如不及士有挾一寸名一藝者咸得備位于朝有所設施而獨身爲窮人無所用於天下而猶日從士大夫之後偷祿以居反而求其初心則未甞不發愧也且謂士之窮通固有命而無憾其所汲汲者獨不忍天民之窮將蹈水火不得一援手而救之爾時俗好惡隨事輕重以其不用人亦從而廢之嗚呼身雖可廢其道又可廢乎哉易曰有言不信直以俟知者知之爾竊念今之仁人君子居上位進賢擧善非無古人之存心苟不一往而求之遂自默默不惟自廢其道是亦不以古人之心期乎今之仁人君子也伏惟相公以盛德茂業爲時元老自柄用以來求賢拔才以備庶位一士不遺其良一吏不失其能如某之窮固嘗系知而深念之矣比者朝廷親詔外臣令擧御史之賢者三人以備選用兩府諸臣之在藩鎭者不以中外咸得論薦于朝詔下之初朝野之士延首企足希執事之采擢造茲踰時未有與者皆知相公爲國取人其自任以天下之公如此其慎重也故某今日區區之心求明向應實以聖經之義古人之道有所望於左右也如

相公哀其窮而收之使復登用于朝洗瘢滌瑕道不遂廢一旦相公再正鈞軸數求左右之人而某雖老未衰猶能竭犬馬之愚聽命於門下惟其所驅策以為報荅効也

## 謝關郎中書

某愚不習於法伏蒙執事恕其不逮三捨其過知所幸誠惶誠恐世曰宥過無大謂人之過失非有其故則當寛於常刑不宜大之是猶未免於無罰可也蒙之初六居蒙之始九二臨之則發其蒙再三不解至于終蒙上則擊之所宜罰而罰當所可擊而弗擊則過矣聖人之法又可過乎惟大人者不然當罰之無罰也當擊之無擊也處之有義行之有道聖人何過焉不知義者不能如是也今有人之子居童蒙未開之時有所不逮為之父母者不直怒而譴之隱忍而全之者所以待於後也至於士屯蒙未開有所不逮為之長者豈得直怒而譴之不隱忍而全之而無所待於後乎然則待於子之賢者不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而能保其祭祀焉爾一身之利也待於士之賢者有能推仁孜義以利天下為生民之福天下之利也大人為義不亦尚乎夫捨其小而存其大不執一以廢於百能知是者其義可勝道哉某十歲而學孔子之道行之二十有三年庶幾夙夜至其所至今也困于蒙昧有所不逮之時使得曲而全之道未喪有所用於天下則執事之義何如其小大也謹具書詣門下致謝



## 與富相公書

某白河陽得趨事于下執事相公眷遇引薦置之文館寅緣以至近侍之官區區之懷未嘗一得布露于左右竊謂士苟有志壯而仕老而休必有以報稱盛德之萬一也伏自相公請還印綬而某遂不獲瞻望門下于今有年矣愚陋闒跡於時無補今年六十有四白眼昏瞀膂力不前道未有以加諸民文未足以見於世惴惴一旦功名泯滅淪於犬馬以辱國士之知雖然今日之仕視其去就之義與其用舍之命略可知矣故自一二年來其心汲汲將勇退之計而猶病未能者生事未備故也今者不免強顏竊食於符列之間俟其有備而後去計亦不久於此矣行

與止繫乎天進與退存乎己夫其或者將以堯舜之道致其君澤其民則不可知矣不然則浩然而歸耕乎南海之濱卒其所學著書以見于後亦足以無愧於門下相公以爲如何惟公憐之更賜教誨某十八日即還郡謹此以代面布

答黄殿丞書

某昔者以德不比而言近不足以致遠是用不敢聞命非敢爲倨也閣下乃欲崇大順於民而知明辛苦於無疆工得古人之用心然於小人之儒何以足授寶恐無以發明賢者之業既申受命敢不承教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八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九

啓

謝丁觀文啓　答王景山啓
答徐融啓　答周秀才啓
答楊僴秀才啓　又答楊僴秀才啓
答劉太傅啓　與江通判啓
答余京秀才啓　答劉太傅啓
與京西運使陳學士啓
與蔡舍人啓　又與蔡舍人啓

謝丁觀文啓



某聞能以名器公天下而不爲一身之私者曠千五百年一人而已天之生大聖大賢而錫之聰明神智非苟利之將使代天牧民而爲之父母其勢不得而私也古之爲人君者必知之曰天之付畀予廣土衆民得而治之吾之位天位也祿天祿也不敢以自私必推而與大臣之賢者而共之爲人臣者必知之曰君之與吾位天位也祿天祿也不敢以自私又推而與天下之賢者而共之故君惟恐一日不得大臣於其側以爲己憂無以卹吾民臣惟恐一日不得士於

天下以爲已再變無以安吾君君臣上下舉知如是其相濟之急故其取於人也無貴賤無疎戚無遠邇或於山林於海濱於耕稼陶漁於胥靡於囚於盜於筦庫惟其人而已矣可知而知焉不待識而後知也可舉而舉焉不待識而後舉也夫如是曰孳孳於交相求而惟恐不獲豈能以天命爵祿安而自私哉嗚呼斯道廢久豪傑之不作民之顚頷於亡聊也甚矣世亡是人無足怪某不得而見焉不圖明公奮百世之上舉而行其事及某小子某竊惟焉夫以古人特達之知不由於因緣不挾於勢力私舉一士而先天下非魁傑不世之人莫能當之某其可乎雖然某之愚不足以辱公命所喜者世有是人有是心推而擴之可以有焉方今天下之政莫大於舉賢拔才爲急士之藏於山林汨於下位王公莫之知若幸而有人公其心夙夜不寧敷求於四方一日將大有爲推是舉某之心盡拔而取之於朝以敎天下之大公使四方有道之士與夫蔽賢自私者咸知依歸焉是天下之福也生民之願也曠世之事也某雖愚不敏尚能爲公抽毫以頌其事冀公於古人致公於無窮以爲報荅効也

荅王景山啓

某謂　今聖天子在位不當有豪傑之士尚在山野心常憂焉近若切不自揆思欲攟拾天下遺逸之士而書其所謂德行道藝者一日天子相大臣有可言之時師天下之賢士大夫與其衆庶類聚而爲一書以獻于王庶幾吾王收用之鄙心安焉如足下者固某夙夜所欲致誠盡禮惟恐求而不得者又敢辱足下書辭爲先

荅徐融啓

吾友季甫嘗語某曰烈不幸父母蚤喪古人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烈誠如是也幼而不知養長而能知父母則亡矣烈惟是沒身不足今者無意於世使烈一日得富貴尊榮無見父母不足以爲樂也平居必思二人不忘乎前又嘗夢棄絰哭其母於中庭號哭發聲家人聞之季甫可謂天性孝友矣古之孝者惟舜爲然因謂世無是人亦復有斯人者以有愛父母之心不得養其父母無所能盡是故終身不樂如是也今子

明有親在堂足可盡其致得乎仕歸而爲其親之榮不得乎仕歸而爲其親之安是未有不足者尔徒區區一旅人於彼何益無因小物而失大事也子明其圖之

荅周秀才啓

某辱書見教以潘子死無所傳欲求哀詞南歸以遺其父兄不忍其泯滅於世某讀而悲之不覺泫然涕泗交頤吾子失志還家數千里臨分有可憐之色復以是區區爲請令子悲也昔聞潘子死如喪其友然無一辭以著明其善於世



乃辱吾子命之得無愧乎去年道浦城夜宿學舍中思念一至即欲往弔潘子之墓以文哀之竟以事廢不果居常恨焉今日吾子所命乃吾心也近者病文詞未至不足以傳道人之善重以卧疾愁憂無聊思欲不言又慮官守日益遠役役多事後時無繇是終無一言以遺潘子也可寧勉爲之雖然惟恐所聞未得詳悉其傳之非是其行之不遠昔聞吳道直常語其事更將質之不知其能盡知否尚若未可將俟吾子歸采其始末亟以書來然後爲之未晚也今姑爲子告其父兄春秋以時上其墓祭享以禮使之不忘若常有吾潘子存焉則吾無憂也病書不能一一

荅楊倜秀才啓

某鑿裁亡狀獨遺賢者發封之際良自驚嗟前日辱不擯遺尚惠手誨足認愛忘之多屬在病中未皇馳荅適又辱惠詩深悉雅旨憂悲之意益不自安雖然士之窮蓋亦有命似非人力所能取捨惟賢者爲能以道自信益勤而無懈也病體倦瘠須數日方可奉見以謝不敏也先此候問



又荅楊倜秀才啓

至日病中得雍丘所遺書并鵝梨之惠欽荷雅意適當所苦不暇奉詞來介無由修荅今日縣皂至再捧手誨深承郵問仍審看書之暇所履萬休至慰傾系也老成之士久玆濡滯在於明游尚所弗堪况自處哉所期窮理之明信道之篤有以遣之也易曰自強不息尚在勉之耳今嗣知且遣吳中相聚講學甚善前時謝伊留書深可嘉尚也車騎必且盤桓至花水未由清

晤因風無惜好音

荅劉太博啓

某聞諸經傳士葬禮柩至于窆賓土三主人乃反哭柩車斂服載卒窆而歸三虞卒哭明日祔于皇祖某甫之廟主人居中門之東方翦屏柱楣塗廬改戶西鄉朝夕哭于阼階下以親反也古之人事死者如生者是故有終身之喪而無一日離其親葬則欲其反虞則欲其安祔則欲其存而不忘哭之有倚廬事之有祖廟此之謂孝至廬於墓非古也

與江通判啓

某嘗恨古之賢大夫士不得而見之無所師濟其人則死問焉而毋與言揖焉而毋與行中夜而坐讀其書思其人之所為而不見嗚呼日月逝矣憂心劬勞不得古人而與之得見今之似古人者斯已矣執事之至是邦也某得而事之其心洒然若得所欲既而有遠行役不得以請其心憂焉以某年益加壯而學不長犬馬之生無所見聞思得賢大夫士盡心以事之少有所法庶幾四十五十猶能成身以是切切有求於君子者歲將晏未知還否某之望也

荅余京秀才啓

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吾於三者不可得而兼取之願與於直者人莫自知其惡既知之亦莫不惡聞而憚改之也惟直者為能告人之惡而發人之匿使之無過焉是朋友之義無先於直者某之困于蒙昧久矣足下既誨之以朋友講習之說亦在直焉而已矣

荅劉太博啓

文者載道之舟事之在文如舟之載物必將以利乎濟也有工人者善作舟其材力足以勝其任矣又能致人之載以涉河海不善作者其材力不足勝其任矣又以汨人之載文亦如之善作者其材力足以勝其任矣又能致人之事業以見後世不善作者其材力不足勝其任矣又以覆人之事業古之人有大畜者始有文辭發乎身而名揚後世必先知之確乎不憂其不傳也孔子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但其徒弟子因得附於言辭之末猶且名見後世況有所作耶其次作者雖其材不及孔子抑其發之小大

其應之遠近各有在焉若魯臣之論語檀弓之二篇司馬遷之紀傳韓愈之碑誌至于今所載人事昭如日月名聲不朽夫善人君子之事業若得附于作者之手庶幾不忘某之文未足以載先大夫之成德請求諸賢者

與京西運使陳學士啓

夫士有異世而相慕有接膝而不相知者古之人歎知己之難遇爲此也某南方之人少師聖人之學積二十年區區千里不見知己其存心其爲道未始一陳于人而人亦無能信者最著獲稱摯于下執事一誠之未通一辭之未接而公遽然知之曾不踰時繼命以事公何知人之明而特達於古也某雖愚辱公之知豈無所以爲受而徒飽食嘿嘿而遽止耶故自守邑以來不能無憂視此一方之民政煩役重百里蕭然靡有家室夙與夜處不寧以究以思故民之有疾苦政之大蠹敝未始不存諸心常然有王事之行一犇走於門下告其一二大者尚公行之竊遇旌麾之來署政兹府豈不喜哉不圖天奪之幸有負薪之疾又不克進所願焉道之窮也雖然公之所舍無數驛之遠又富公賢明留神聽納儻信一言之賤敢不夙夜以聞惟公洎蘇公合而倡之俾有攸濟則百里之民子孫蒙福也鄉以宣徽張公入朝言事常以河右之役爲民重困託於疏奏之末未知其言否謹寫録一本上呈如其不言幸公留意餘未敢一一聞公遽行以疾不克躬辭於道側塗中暑雨伏望爲國愛重

與蔡舍人啓

某伏自河隄拜别儕及二年師慕盛德不忘寤寐去年秋九月蒙抵京師即日走伏門下時聞公與安道於昏不克候見左右請一言之誨洎至官所不幸連蹇有負薪之疾又不獲時修啓問怠慢之罪實無所逃雖然其心之歸其誠之通實不俟言飾而後明也某昔年嘗聞朝廷群公之賢願得而見之其先惟降過於明公前年道南都始識丞相杜公龍圖歐陽公今又獲事富公於河陽其不幸者范公弗死杜公還政于朝今日之望惟諸公耳伏惟明公名世有道其高材鉅識比之時賢倍蓰四方士儒有識議望將

爲生民之福居斯時也方當進德修業尊賢下士廣求箴補務益高尊以身行道爲法於世小子不勝頌望之至邑守有拘未皇請見炎暑伏望頤神養氣爲君民壽考

又與蔡舍人啓

即日伏惟舍人榮侍懽慶起居百福門墻甚邇限以邑守不克時問安否無任瞻戀盛德之至友人鄭穆積學艱勤將老而無遇惟明公高識遠見特能收采置諸多士之上人神之心莫不懽喜愚弟君章涼薄無取亦蒙擢拾出於過望不敢致私謝以累大公自餘四方英材稍以藝業名者莫不盡得希闊未有如此得人之盛天下幸甚幸甚大資富公此月十日到府上訖顒領之日已久事之利害可行可革豈無一二仁政精明民已歌樂況此一方政煩役重生民大者儻信一言之賤斯民其福也太學直講胡瑗有材識經術知政教體要之大惜其老而無用幸時召見非無小補盛德之萬一進士吴孜嘗師常倪天隱伍原張京明經顧臨皆南方英材養而成之可以有爲者或進見門下幸賜教



有友人陳烈必時通啓聞有仕進之心但無其路公有可言之時能致之吾君有所用於天下亦公功德於民不小也不勝禱望之至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九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

啓狀

與元屯田改葬服啓　送元屯田啓
與張學士啓　與丁觀文啓
謝兩浙運使張學士差試官啓
謝轉樞密直學士啓　陳州謝富相公啓
謝知制誥啓　謝運使唐學士啓
賀冬啓　與富相公啓
與提刑先狀　謝官員訪及狀
與運使先狀　答知州通判先狀



與元屯田改葬服啓

鄉者執事命而問焉曰改葬緦葬而除之必三月乎某對曰服必三月孝子之心弗忍一日除也既退而思之義又決焉喪禮爲父母斬齊三年葬也祥也變重服受輕服既除喪則不服之矣以近即遠夫改葬是既遠而無服不可以從喪禮孝子不忍送至親而無服故舉五服之下爲緦矣是人情之所至先王之所決也安得一日而除乎自啓至于葬既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可也緦麻者十五升抽其半治其縷無治其布曰緦小功之帶其經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皆用麻也無受　闕

送元屯田啓

某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喜其好善也苟好善則天下之善人爲已歸矣好之必能信之信之必能任之故其一身好善而惠及一國執事爲政於是邦也去之日五縣之吏與民若去父母何哉曩者執事推好善之心以任五縣之吏五縣之吏得盡其材以福五縣之民故也使執事以其好善之道行乎朝廷爲善



之人任乎四方一身好善而惠及天下矣某小人辱執事之厚禮將其行也不幸有疾不獲奔走以從送者庶廣君子好善之心以勉其行

與張學士啓

易之意有遠而有應有若比而不相得者某爲執事吏二年未嘗通一言於下執事竊自比於遠而有應者雖然執事之賢固足以知某不見其心不可以盡其人某雖有小人事君子之心不得其位不可以致其道同人之義天體於上而火性炎上又六二柔得中而應乎乾是以利

涉大川故上之交于下也有所不盡其人下之事于上也有所不盡其道然而求有收濟不可得已此某之所以望于執事也今者伏遇按行屬部不幸有疾不可以走見謹扶疾具短啓以聞

與丁觀文啓

仲冬嚴寒伏惟知府觀文侍郎順膺俊新御盛德光耳榮侍驩慶台體起居萬福某即日恭蒙恩未由參侍無任瞻依之至某前日承轉運衙牒命差往蔡州推勘公事爲有數驛之遠疾病方起前去未得已具狀回申乞賜改差中心惶懼未知聽否昨者甞蒙上司差使定奪滑州河埽事以疾不克應命後承祠部陳公權領府事亦是在假令又辭以疾儻不見察必爲避事雖欲區區自陳事實難信伏惟明公憫其爲心卹其多難略賜一字爲之保庇犬馬之賤實不能忘以是未敢躬詣門下謹僭越具啓以聞皇恐待罪之至

謝兩浙運使張學士差試官啓

貢舉之法非古士君子之患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法至矣聖人賢士爭出其國後之人不能迪先王之法曠世而無一士故法至之國多士法不至之國寡士法亡之國無士幸而千五百歲而有出者亦無所以道之未喪有所傳焉耳若孟軻荀卿揚雄韓愈氏之作天也古之選士也以德今之選士也以文德故人得之實而難於爲士文故人得之僞而難於有司知其德文可知也知其文未知其德也法之弊由此塗出也豪傑之不作非士之罪利於科制焉耳賢哲之不食非有司之罪也失於科制焉耳聖人能因時之利而爲之法不能因時之制而爲之有功非其所法而爲法雖聖人有所不可誠得今之科制如古之選士得一士而名後世死且爲之如無益人之國雖舉者百人庶幾不欲某之所願得者古之士也用今之科制求無古之士不足以辱明公之命

謝轉樞密直學士啓

叨膺明命進秩中樞逡避靡遑冒榮爲懼伏念某賦材樸直逢世休明惟知以道徇身竊慕古人之仕不謂無功受禄猥蒙　真主之知自叨竊於從官亦踐更於方面徽典誥之文以發

揮聖訓之循良之政以宣布上恩敢意召還未
從幽黜親承訓諭驟沐甄陞進密勿之近班被
便蕃之寵錫望踰涯分職有寅緣斯蓋伏遇某
官名世鉅儒佐時元老仁先當務道在進賢樂
以至誠思嘉魚之與善好爵取鳴鶴之交
乎曾是孤生亦塵華選敢不益堅名節敦養誠
明恭愛一於事君寵利歸之忘巳庶盡拘儒之
守少酬知巳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陳州謝富相公啓

久塵近侍方不職之斯虞出守輔藩實冒恩之
爲愧涖官之始荷德有歸斯蓋留府司空侍中
不世眞儒佐時元老忠義貫乎金石學問際乎
天人輔聖三朝茂昭於賢業撫綏一道行奏於
膚公顧惟薾微素被提挈忝茲明命實出鴻鈞
私欲不違幸致旨甘之養官守無事惟圖康靖
之風上酬主眷之隆次荅巳知之賜

謝知制誥啓

誤被制恩猥陞辭禁省躬非稱視寵逾驚伏以
朝廷號令之嚴臺閣文辭之選渾然深厚則涵
泳乎人心渙然流行則鼓舞乎天下其命代言
之士必惟名世之賢矧屬上聖有爲高視百王
之制作異人間出力追三代之文章語才爲難
居此尤盛自匪一時之傑曷膺萬選之功如某
者拙朴寡能惷愚有志學惟知於事道才不善
於趨時勉爲祿仕而居貧恥若狂夫之進取早
被近臣之薦獲陪延閣之英丹筆讎書甘心白
首朱轓補郡絕意青雲適當龍德之飛召對螭
頭之直尋遷諫省復忝憲司同時言事之臣去
者過半平日愛君之志知者幾希蓋常慕古人
之皇皇極言不爲匹夫之悻悻人皆指以爲利巳
獨信而不疑寵恩便蕃固巳懇辭而不受賜札
訓諭雖欲亟去而非宜祗舊服以自居徒終年
而無補坐妨賢路何逃糠粃之先請假州符想
見江湖之上豈謂盛時之際會俯臨晚節以甄
收試其一日之長置在群豪之末此蓋某官立
朝以道事主以人推致大公激揚衆善謂育才
者君子所樂嘗借先容謂進賢者大臣之能實
資餘力敢不益敦名節勉著事功期無失職之
愆仰荅知人之舉過此巳往未知所裁

謝運使唐學士啓

伏念某學術踈闊性質倥侗綰請台於縣封得
充貟於刺郡執贄獲見辱均貴賤之殊父業解
疑喜親模範之正被遇尤異省身不遑達去英
規遽經浹日恭惟澄清屬郡固靜中局稟然至
和萃爲多福伏以運使學士圭璧重器咸韶正
音誠明自持中正無倚向登憲署更踐書莛方
格素高聲名籍著固當上討議王體侍從帝宸犀
天子治平之基發賢人文大之蘊尚以直道滯
于外臺雖郡邑之人文詠歌於惠愛而朝廷之
本宜進用於忠賢行奉褒書入升近著爲臺閣
之光彩增堂陛之崇高更祈上爲邦家精調燮
餘某無任瞻望祝頌之至

賀冬啓

竊以黄鍾宣氣肇紀於一陽君子對時茂膺於
百福恭惟知府諫議學士學惟稽古道可致君
方席寵於華資暫均勞於鉅屏柔上剛下適當
咸感之時小往大來宜爾復亨之吉佇聞嚴召
入拜寵光某夙荷眷私阻伸慶謁首蒙嘉頌第
積感悰

與富相公啓

孟夏漸熱伏惟致政司空相公台候起居萬福
伏念拜違門下忽已十年雖中間相公再秉洪
鈞出於陶鑄又以憲官拘制無由進謁既而叨
恩從請出居輔郡時相公請還印綬方欲致賀
以通卑誠無何被命旨奔過東下洎至官所日
爲多事汨沒曾無少暇以是啓問之曠幾三年
矣雖近乎疎慢禮數而仰望恩德之心豈嘗一
日而忘也頃養神明動止何以相公以高年得
道功成身退觀其退避之志可謂肥矣此門生
小子已得終身師慕而服行也尚遠承教惟乞
對時自重以介眉壽

與提刑先狀

近易守麾已經使部將寧覲而假道即展謁以
被風欣抃之誠敷宣罔既

謝官負訪及狀

比承雅眷特沐寵臨麾違謁謝之儀第極銘藏
之素遽茲睽異惟冀保綏

與運使先狀

此者叨恩易地謁告寧親挐舟將及於近郊摯
刺莫通於下執其爲瞻詠罔極敷宣

荅知州通判先狀

迺被制書就吏藩輔幸緣假道即遂趨風欣抃之私敷宣罔旣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送錢公紀秘校序　送通判黄瑊中舍序
送傅察推序　同年會讌詩序
送章衡秀才序　送管師常秀才序
題忠定張公書後　何秉字序
天台縣孔子廟記　天台山習養瀑記
縣學疏

## 送通判黄瑊中舍序

台州慶曆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周謝之政二公弗協天災致駭荼毒生民老幼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來爲貳小大聞之且喜且寧有來勉侯曰元侯有材而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直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哉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辨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於色無所不歷肝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政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爲德尚賴侯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爲可觀也已若元

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詘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然下焉者好己之勝人上焉者惡人之勝已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宰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於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虞之世矣夫某目二侯之德因有所感為侯序之以送其行

## 送錢公紀秘校序

夫乾之六爻純體陽德天下之至健也其在六十四卦有健之體則為堅剛篤實為震動為止



畜為光明為進德為建侯為立民為濟大難為捍大患為特立獨行為改革為決斷為利行師為決小人為成天下之務健之用博乎哉惟聖人為能乘乾之六龍以御于天君子尚消息盈虛以順于行其本也始於強學不息而終於盡性命養心志充於四體發於德行形於事業至剛至正塞乎天地矣吾嘗力不足於用健而好健者叔度之力于學也不息非力不足如見健者與吾同師

## 同年會讌詩序

詩之言志也持也志之所至言以持之詩者君子之所以持其志也善作詩者以先務求其志持其志以養其氣志至焉氣次焉氣志俱至焉而後五性誠固而不及外物至無所動於其心雖時有感觸孔愛悲愉懌舞蹈詠歎之來必處乎五者之間無所不得正夫然後可以求為詩也周詩蓋三千有餘篇孔子取其歸於禮義中於雅頌者纔三百篇尓詩之固難言也樞密直學士蔣公出鎮餘杭以禮節用酒會同年屯田郎中劉公都官員外郎關公葛公觀察推官張君五



人有唱和同年會讌之詩其有取乎蔣公之詩志故舊也公為顯官大臣而能飲御諸友不忘故舊厚之至也夫友賢不弃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詩云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蔣公之謂也關公之詩靜而無躁子孫有喜也公以忠信誠直事君庇民如是而自不肖於汙潦可謂靜矣夫苟有忠信則鬼神享之子孫保之詩云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關公之謂也其餘二君子之詩亦各言其志也夫士之生世所以立身

行道孳孳矻矻死而後已者將以求爲成人焉爾故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將責成人之禮修身力行至于六七十必有成德其在朝廷則天子親事于學以爲三老五更退而致仕則又以其德行敎鄉人子弟之學以爲鄉先生斯可以爲成人矣夫善始之無難愼終之爲難也如諸公同時而仕逮今三十有餘年終始不懈于德而能保其祿位今者舉一抔而相屬皆爲老成人名聲事業有可觀道方古之所謂先生成德者宜無愧焉雖然一篇之詩不足以見其道使人歎其言思其人之所爲則有所不能忘也閑公爲台州之明年出其詩揔繼而和者十有三篇令某爲之序云



## 送侍察推序

夫上之立人之朝不以天下蚩蚩然者爲己憂人雖曰能仕吾不信也古之聖賢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視其子閒有一夫不獲則不能安乎其身曰彼亦人耳其心口鼻耳目能動而知舉吾類也天其假手于我有知以養其類吾何忍鳥獸自私安而弗顧哉心能思吾與天下公其思口能稱吾與天下公其言耳能聽吾與天下公其聽目能察吾與天下公其視凡在吾身者能爲者莫不與天下公爲之故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七十而歸周孔子皇皇於諸侯之國苟不以是爲心彼烏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爲樂哉百畝之田一畝之宅可以處之終身訢然忘天下其肯勞身苦志如是而爲彼民哉是亦有所使然也今之仕者或不然與之位則居之與之祿則受之至於民有死亡危苦則外之有善利不爲之思有疾蠹不爲之除曰吾亦人耳其心口鼻耳目無數寸之廣恤恤乎夜氣之不存以營其身猶且弗給吾何爲與是蚩蚩者憂且勞乎苟以是爲心彼烏知上畏天命而下憂人窮也哉是未可與言也某游京師四方蚤夜孜孜求古之人每聞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雖在薦紳山林莫不願見而求之比見欽之於河陽與之議論誠嘉矣觀其材與文誠美矣然而未知其仁今將去汙滯而外耳衞也百里之邑有民社可以爲政吾於是觀焉欽之將求賢於今之從政者與因已倍拔

於人矣是烏足爲欽之言若曰予不忍天民之窮𡚁昏不顧世之是非將求配於古人有所利於天下磨頂至踵爲之則自今以往請從事於斯說庶幾欽之後日其爲邦家之福也欽之勉焉

送管師常秀才序

管生兄弟處州龍泉人其始不告父母奔走而來學數歲不應詔書曰其志尙已異於人矣然所居遠方窮阨辛苦亦人之所難二生閉門官舍中絕人物之交惡衣而麤食朝寒而夕飢兩聞大功喪䟽食百日顏色枯槁見之令人輒悲獨



能處之訢然無有難色出聽吾言而信入聞聖人之道而說聞古之善言善行必欲力行而追之吾觀二生何其異今人也二生皆天性孝友而師復尤暴於外每與人言其親之老則涕泗滂沛而不能收善愛其弟而忘其私設生居親長左右則善用力其大者見諸德行事業吾師復之爲人仁勇且直作事義而好古於朋友善爭有暴戾而弗革必屢屈之或至泣下若後皆感服其義激昂以自立常爲學糾彈諸生畏憚之無犯規矩邑童子之願學者悉群聚而教之

盡心焉師復歸學無糾彈在學之士三十有餘人陰不相謀盡以舉生生之行尤峻於人其行事於學也不戚戚於糾察惟修身自律以勸率學者其容止莊謹無一日之懈雖退息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如是者三年矣夫與人久居然後其賢可知昔者夫子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僕觀古之高弟其志與行亦孰能大過於生但彼居夫子之門日聞禮義之大又有至聖爲之依歸耳若僕之道何足取資於生宜有所不足者然則非生



生之罪也道有所未過力有所未至耳持是而歸以寧其父母亦無愧焉行身乎大方之塗養心乎至義之源游泳乎詩書之和沉潛乎易春秋之微博之以文藝約之以禮法而歸誠其性五官吾用也吾則不爲之用萬物吾役也吾則不爲之役如是者又數年其亦庶乎其至也天其不欲用予於斯文也予如生何如欲用予於斯文也生其必在太學矣

送章衡秀才序 慶曆四年

予觀天地人物有可合之勢求合乎天下之方

圜者在知規矩求合乎天下之輕重者在知權衡天地之道難通也神明難明也萬物之理難齊一也聖人盡心而誠焉罔不通罔不明罔有不齊一聖人者天地之合也賢人者求合乎聖人者也然則聖人不世出烏乎合曰存則合乎人亡則合乎經顔淵氏合乎人孟荀揚韓合乎經其事則同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如是而已章衡子平年弱冠爲予縣學生家居毗陵祖母既老一日執書于門告予歸寧親義不可留惜乎章生吾不得以聖人之經爲吾子合也孔子没六經之道不明于世諸行駁雜之說淆紛乖錯周環天下借使章生有賢知人之材質足而往而質語吾以是爲章生惜吾生汲汲求一官以爲父母榮耶則四方有餘師其塗甚徑其術甚易學將求合於聖人耶則無近名無躐學無急於奔競發其家乎四子言行乎詩書性命乎周易覿法乎二禮作事乎春秋富貴合乎是貧賤合乎是死生榮辱合乎是而已也或曰說經者多矣焉假從曰烏用彼穿鑿迂誠至則經合經至則聖人合聖人至則天合矣或曰焉知子是而信之曰質諸經輔以四子何疑而不信哉章生求予言予學徒也不敢以教重章生之材往而無所合姑以是爲贈

何秉字序

何氏子秉其名者予字之曰正通夫君子之道正以持之通以行之正者道之經通者道之權經礙則資之權權通則歸之經二者相用而成事業大人之道備矣然則孰爲正曰中庸是也孰爲通曰隨時之義是也仁以居之義以由之正在其中矣智以遷之禮以和之通在其中矣君子知是四者所以藏身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雞鳴而起孳孳焉守之而勿失其善持之也是故謂之正萬物相感而情僞生萬事相交而利害生故其道有否泰時有險易而濟之以屈伸進退語嘿之變其善行之也是故謂之通故易曰貞者嘉之會正者事之幹其是之謂歟予觀何氏子可謂謹而好學不知其能信吾言而篤行之否歟作字序

## 題忠定張公書後 熙寧五年

忠定公生有大節人至于今稱之公之曾孫堯夫為宛丘令出公墨蹟一本予讀之嗟慕無已況功行偉卓傳於人口者宜其不忘也

## 天台山習養瀑記 皇祐元年

夫水有君子之道二其大者焉易曰習坎有孚言其用焉者孔子曰水哉水哉言其本焉者聖人有憂患言能行天下之險者莫善於水故文王取之君子之道猶源泉之有積不可以不養也故孔子取之予游天台山始至福聖觀觀瀑尋而上觀三井涉潭洞歷桐柏觀登瓊臺下龍湫觀其飛流壯猛出高入下不見所困竟又不得其源焉其畜之也不匱其施之也不困非善習險而固有本者歟宜名其前曰習養之瀑縣令石牧之進士余京與吾勉焉其餘嵓峯之秀林麓之好眞神人所居吾不能言

## 天台縣孔子廟記 皇祐元年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已為天子者不以有己聽命以治其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己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朞月而為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耶生而有盛德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至于今宜黜浮偽尚中心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近官政或有冗濫者宜能官人賢者以政不賢者以祿教或有未至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修者宜教民冠昏喪祭樂或有未作者宜攷五聲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者宜拔賢才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授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老戎狄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無得禮者而況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修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城南隅大作新廟屋揔六十有二楹先樹正殿塑孔子南向左右十哲曾子自餘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閣皆以

其所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卿楊雄韓愈氏服儒服焉中樹講堂圖古之儒服禮樂之器於其兩壁後又設學舍生師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廚在東房周廻門廊環以墻守又考古器作籩豆簠簋尊罍俎爵之屬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與事品物如制像圖尊嚴籩俎新嘉神明歆喜人物觀化先茲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可至是耳目聞見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小邑而能為孔子立廟



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祀之俾民不忘是已無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能及也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其已矣乎如欲以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

縣學疏

伏以國家嚮用儒術每歲取士多求體用士之應詔者惟博文深識明於教化可以稱朝廷之意雖然不養不可以勸養之之術捨學無由焉故前歲詔郡邑設庠序意恢闡聖訓為諸儒育材之地也于時本邑廣學經始未就而罷者且四百餘人適會詔下列求鄉舉因以罷去今者某歸自潘山承乏縣政首謁先聖周視堂奧惜其宏敞而弦誦之音寂然思與諸生共興起之凡有至學者與父之欲教其子者兄之欲教其弟者宜悉和會即當明立規矩申行約束使來修飭而安學焉則又擇專經者一人朝夕講說每遇旬日條問大義間五日則一習舉業以備程試其他模範當更整齊苟惟務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衆君子其思之勿以切磨為無益無忽日限而不來是所謂善學者也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内制

熙寧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書

明堂祀聖祖英宗五帝文

明堂禮畢謝諸陵文

明堂禮畢諸寺謝批荅

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詔荅

修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詔荅

内省宮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詔荅

永昭永厚陵九月旦表

趙少師槩辭免明堂陪位批荅

皇親觀察留後從式除節度使再辭不允批荅

詔河北水災付韓侍中琦

賜知州以下初冬衣襖詔勅

賜諸軍負僚等初冬衣襖勅書

賜諸路蕃部谿洞初冬衣襖詔勅

熙寧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書

門下王者尊親之禮莫隆於配之嚴聖人饗帝之誠莫重於靈承之實朕惟席五聖之丕緒荷二儀之眷休永念守成之艱敢忘小毖之義曷嘗不體一元而端本飭五事而承天内屏游畋之娛外親保惠之政選任賢哲付以輔相之宜登顯俊良責以事功之効既黜陟以三考又平成其九功五年于茲百度咸若尚且慮一夫之弗獲虞庶事之未康每彤引咎之言深軫遇灾之懼天監明德民懷至仁陰陽和平夷夏清晏底此休功之盛率予昭考之行興言孝思未舉宗祀爰擇季秋之吉以代至日之禋勑四海之職以相其儀致九州之味以備其薦遠述周公之志近循仁祖之規按合宮之古圖仍路寢之時制良對上帝將以示民之有尊賓廷五精稱秩於無文率先期而致告禮樂明備上有以不忘報祖之由出況乃遏欵清廟奉祠紫宮咸懷柔百神天人協和下得以緝熙純嘏非予一人之能饗惟爾萬方之綏成宜均福釐溥逮庶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親嚴之饗中惜恒於朕心在宥之恩推愛慈於天下膺示更新之令期臻聦格之風尚賴左右宗工中外多士同濟泰寧之治永享無疆之休赦書日行五百里敢

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

明堂祀聖祖英宗五帝文

聖祖景靈宮

伏以至神髙邈大道沖虛乆發眞祥肇開聖緒顧惟菲德嗣守成基惟時仲秋備物多品明禋世室謁欵靈祠寅念帝先夙蒙道蔭式祈純祐永福黎元

英宗皇帝

伏以神資英睿道協髙明潛德宗藩孝暉帝日憂勞宵旰罔敢康寧惟仁御邦惟武偃革嘉靖中國以綏四夷顧惟眇躬嗣守丕業慄慄危懼若臨冰淵九月隕霜明堂肇祀孝思惓惓嘉薦芬芬上帝是祗五精咸秩欲報之德克配于天聿求多福宜萬斯年

青帝

伏以蒼精起歲木德司春氣兆東郊仁昭左聖施生廣大致化精微惟時歛收品物多旨繄神之力在祀有經蕆儀青陽祗事昭考庸申報本祈錫蕃禧

赤帝

伏以列位紫微儲精赤制在德爲火居夏乘离臨照四方亨與萬物啓我炎曆肇于休符季秋洎辰宗祀昭考百嘉登阜多品豐盈煌煌列精皇祖繇出敢忘昭報以永丕休

黑帝

伏以丕宅幽都實司水德歸藏萬寶含養一元在卦爲坎於時主復成兹歲紀繄我帝功時惟秋旻禮備孝饗惇宗將禮世室是揩帝臨朔方生物收頼秩兹元祀來福來歆

白帝

伏以西顥司辰白精布化敷施義氣旋斡金行肅殺歛藏主於成物季商之月嘉薦惟時五室奉禋九州薦味孝思罔極神監來宜昭報歲功式陳時祀

黄帝

伏以德配土中數居天五其司季夏其位黄宮統和四時含養九德博厚光大其益無方惟月季秋有事太室昭升文考對越上靈帝臨中壇禮備多品敢忘昭報永錫嘉生

明堂禮畢謝諸陵文

新穀既烝肅雍相奚降躬修彝典大享合宮諸福
降休孚先咸喜敢忘昭告以致明誠
明堂禮畢諸寺謝批荅
月旅季秋禮行世室有嚴昭考陟配神天熙事
告成景福來貺式陳明薦昭報慈仁
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詔荅
參論婦職享有國封方肆祀之休成俄露章而
展慶體茲勤至良用褒嘉
脩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詔荅
朕以文考在天合宮展祭繄爾幽閑之職助子

祉福之休方淸蹕之言旋遽奏封之來上褒揚
之美欽歎于懷
內省宮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詔荅
列名九御備數小星側聞孝享之成遽有慶章
之奏悃誠斯至褒尚無忘
永昭永厚陵九月旦表
伏以九月肅霜慘怛之心斯至萬物備禮馨香
之薦惟修恭惟 諡號皇帝至德淸明上居於
一氣鴻仁深厚下浸於黎元昭祖武以重光詒
孫謀而有翼閔惟小子祗奉成規敢忘追遠之

誠長保垂休之永
趙少師槩辭免明堂陪位批荅
朕以膺天駿命將有事于合宮因罷嚴昭孝以配上
帝盖示民尊親之義也思得肅艾之官來助予
祀以尔國之勳舊休于田里去位滋久想見儀
形用申詔恩以副虛佇洎覽來奏良體輸忠以
其筋力之衍懇難與祼將之事特俞勤請庸示養安
皇親觀察留後從式除節度使再辭不允批荅
朕惟孝治之道必自於親親始雖恩遇之特隆
而不敢以爵賞私之盖亦慎夫名器也以卿信

厚忠順稱于宗室躬服王爵貴而無驕庸旌爾
勞賜以旄鉞謙避于再忱辭可嘉渙恩已行勿
復多遜勉被休寵無忘恪恭
詔河北水災付韓侍中琦
朕觀洪範五行水曰潤下聽之不聰則水失其
性此五事之證也比歲已來洚水為沴而大河
之變益又甚焉豈朕德不明有以召致而使民
墊溺至此極邪茲朕所以夙宵警戒思弭其患固
不獨歸咎于有司也卿以忠義之誠勤勞于外
修備防患靡不悉心今以不虞之害抗章自劾

言雖悃至非朕攸聞惟其繕完隄防順導水性安集流莩日圖康功此朕所以專責于卿也

賜知州以下初冬衣襖詔勑

勑某官力勤王久勞于外頒衣卒歲均惠由中緬懷安燠之恩益勵公忠之節

賜諸軍員僚等初冬衣襖勑書

勑某州屯駐泊就粮本城諸軍員寮等守戍惟勞祁寒甫及深軫同袍之念宜推在笥之恩服我寵榮無忘恭命

賜諸路蕃部谿洞初冬衣襖詔勑



勑向承萬封疆之守扞禦兵爲勞方屬隆寒宜均賜服永念疏恩之厚無忘固圉之忠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表奏

陳州謝到任表
進郊祀慶成詩表
代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表
代內省宮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表
代脩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表
論役法狀
乞均排等第出役錢狀
論散青苗不便乞住支狀



論青苗錢第二狀
論青苗錢第三狀
論青苗錢第四狀
論青苗錢第五狀

陳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差知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九日到任禮上訖治劇非長偶逭曠官之責均恩特厚未遺旅力之衍恩況近弁之素優寵惠臣之舊治已須新令再蒞屬民居逸而休皆榮以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師于古

學起自海濱才不逮人利常居於衆後身惟徇
道思或得於時中不圖明哲之知濫與清華之
選一違禁掖三易名藩勉究吏文幾殫心氣終
之殊尤之効重叨假息之恩歲未越於再朞民
猶知於舊尹逋逃稍去旄倪相欣負弩道傍尚
存故吏覩棠郊外僅有遺風宜在此時益修前
政富庶未加則務勸相而無擾孝弟未化則思
馴致之有方庶幾黽勉於三年可使阜安於百
姓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規恢大業掄擧群英
謂耳目之臣不使遠離於王室念本根之治必
先取重於輔藩致玆孤拙之蹤常與品題之目
臣敢不祗循聖訓益勵官箴寛布化條勤恤民
隱中緘甚邇惟依天日之光舊俗猶淳願致國
風之正庶少裨於鴻造期無負於赤心臣無任
戴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表

臣伏覩　皇帝陛下肇修郊祀大禮告成天地
清明人神懽慶臣職居儒館親逢熙事不覺手
舞足蹈形于詠歌謹齋戒撰成郊祀慶成四言
古詩一首隨表上進干冒宸旒臣無任驚懼僭
越之至

代崇國夫人等賀明堂禮畢表

躬祠世室祗奉追尊昭配上神旣以盡尊親之
志靈承景福又以示息民之休方禮樂之嘉成
浹華夷而均慶恭惟　皇帝陛下繇大德而膺
命以中孚而御邦精誠上貫於神明廣愛下形
於黎庶非深仁篤孝之明其曷鉅曲禮容而逮
玆妾等叨侍内庭獲覩隆禮與民稱頌望日欣榮

代内省宮正以下賀明堂禮畢表

秋旻在序孝饗申虔禮備而神來歆誠至而民
觀化盛儀卒獲綿寓同懽恭惟　皇帝陛下至
德博臨純誠上達陟配用二宮之制嚴恭爲四
海之先眷百禮之休成壽千齡之盛際妾等幸
備掖庭之列親逢熙事之辰仰望禁嚴惟深慶抃

代脩儀婉容等賀明堂禮畢表

伏以肇修宗祀對越上靈躬致孝誠非貴九州
之美味肅成熙事斯獲萬國之驩心恭惟
皇帝陛下聖與日躋道將神會齊明之志上足
以饗帝與親追事之仁下有以刑家及國自總

章而已事盤庚寓以蒙休妾等備位嬪嫱叨榮
禁掖親覩隆盛舉集惟悰

論役法狀

臣聞方今政有害於民者無甚於役法使民歲出傭錢以資應募之人夫應募之人若莫非游手惰農之輩違慢作過又不足以集事隸出錢人戶非是樂輸行之數年民力已困上等厚有貲力之家猶可出備自餘中產已下多是農民惟以薄業為生别無營運能自足於衣食者蓋有數矣今來戶戶率緡既有定額無由獨免歲時輸入官司督迫毅益賤而錢益貴常有逋負督責之憂不幸遇歲凶荒一有不足則不免於飢莩流亡之患此大略可見矣若此法不更必恐天下等第之民日益困弊輾轉致失所此不得不慮也如欲更之則莫若且因今來新定簿役之法復為五等依舊差役除衙前重難及州縣自來號為重役為民深害者即官與雇人以酒場河渡等錢充為備直其諸色役並從差糾之法如願雇人代役者亦聽仍乞依司農寺條貫諸係公之人因役人勾當公事及投名公參入



直之類取受財物若依常平乞取法及依熙寧編敕官員不得差出三百里外勾當私事條約施行如此等第被役之人差使至經年别無勞費莫不出力願為而無憚矣此可為不易之良法也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均排等第出役錢狀

臣今欲據逐縣廨宇實見管合容着得人數約度作番次出榜曉示人戶約定日分勒定時喚集令知次第人戶頭赴縣並不令坊正耆戶長人吏等供排行遣止勒人戶各自據實盡底供出本家見管物產浮財確實數目及應係自來諸般作弊寄隱財產並令依實供通各具結罪無隱落如曉示後被人陳告却有隱漏甘將供通不盡財產等給與告人充賞仍甘嚴斷不詞文狀更令近住五戶至十戶遞相委保的無隱寄財物連名結罪狀入案縣司類聚上件所供物力保狀出榜限一月日曉示如內有隱匿財產不盡供通却致知次第人陳告不虛即以所告供通不盡財物不以多少盡給與告首人充賞其連名委保之人亦當一例收坐保正不實之罪

如曉示後犯人自能首説者即與免罪改正收入簿籍如此譬畫關防方可見得人户物力高下確的數目編排户等科出役錢各獲均濟兼杜絶坊正受情作弊陞降等第不公恐議者或謂勾集鄉村人户有追擾之弊臣切謂不然今來譬畫只是作番次時暫勾喚上三等人户赴縣自令當官供通本家財産排定等第不過三五日便即放散更不由坊正耆户長人吏等供排陞降别無費用錢物去處比之只令坊正耆户長等供通物力致使人户怕懼陞降行用錢物打囑致爲搔擾況自朝廷新法已來擇使者下諸路編排等第出備役錢前後被旨之人非不用心根究立法令來併及三年所出錢數依前不免輕重不均其本失於止令坊正耆户等供通等第不曾用此勾集人户自令供通許人陳告之法是致等第未均檢會編勑及新法條貫亦爲不許勾集人户明文以此州縣官吏雖欲其便不敢申明兼今來旨令人户各自供通許人陳告不盡財給賞若得朝廷指揮庶有畏懼各自愛惜不敢違漏方見人户物力確實别無諸般搔擾違礙今來監司惟見選差官員下本州諸縣根括物力稅產催促重排等第若不如此譬畫終是未絶姦弊難爲均濟所行之法謹具狀奏聞伏乞朝廷重賜詳酌所奏事理如可施行即乞降指揮且令臣本州遵禀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散青苗不便乞住支狀

臣伏見制置三司條例司奏辟屬官提舉管勾諸路常平廣惠倉俵散青苗錢斛事其劄子元降指揮預俵之法本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至於斂散之際亦皆取人之便而不得抑配蓋取先王耕斂補助之道也今來風聞諸路所遣提舉管勾官多不體認元降指揮憑藉事權陵壓州縣却以青苗之法取民利息二分等第之家不問其願與不願一例抑配物論喧然以爲搔擾竊緣朝廷之意本爲小民闕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倍息舉貸以取資給故設青苗預支之法使農人得以資助耕斂而兼并不得以乘其急是欲專以便民而非有以規其利也明矣今使者一出而天下之人皆謂朝廷只以

補助之說爲名而其實專在於取息而已是豈
立法之意哉苟朝廷之法不然而使者爲之致
陛下失大惠於民則辱命之罪莫大焉宜正典
刑以示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陛下爭惠之心非
有取利於百姓可也如朝廷立法之初果以爲
利則是特有司之過矣爲父而推其子此漢武
之專非陛下所宜行不惟不可行時亦不可將
以惠民適所以害之也何以言之比歲以來四
方多事河決地震水潦民飢陝右有備邊之須
河朔有脩城之役民力凋弊瘡痍未復天下無
名之歛所在有之如聞諸路之民尚有積年逋
負官物動以萬計未能輸入今更以青苗取利
人必不堪不惟重以困民適足壞其官本大率
小人見利幸於苟得既用之後多不能償大者
須至於逋逃小者不免於刑辟此必然之理臣
前謂將以惠民適所以害之者此也臣欲乞早
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更切體量差去提
舉管勾常平錢斛官員內有生事擾民擅違朝
旨特與減黜施行其青苗錢已行支俵者將來
只令隨稅送納本錢如未俵散處並令罷支庶不

失陷官本錢及別致騷擾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青苗錢第二狀

臣近有奏狀爲諸路俵散青苗錢官員內有生
事擾民擅違朝旨乞特與減黜及青苗已行俵
散者只令送納本錢如未俵散處並令罷支等
事未蒙朝旨施行竊詳條例司元降指揮以常
平廣惠倉爲青苗之法申嚴賞罰督責州縣以
謹其給納雖以優民救乏爲名其實不異民間
舉放之事以漁民取利而已豈陛下聖明之主
所宜爲之就使國家帑藏空虛財用不足亦未
至經紀小民放本取利事體削弱如此之甚也
今來訪聞諸路所差官吏爲見朝廷屬意財利
莫不望風希旨務爲誅剝以覬幸酬賞苟免黜
責或以三分取息或將陳怯之物紐作貴價俵
換支散或不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事初如此
其後可知臣恐此法一行搔動天下希錐刀之
利失億兆之心胎禍之端未必不由茲始況興
事改法繫國家安危大計上有公卿謀議下有
臺諫糾繩豈可只由條例一司獨專其事置陛
下於有過使黎元之不安苟利一時歛怨天下

卝細事也臣欲乞將中外臣僚前後上言常平青苗等不便事件章疏并臣前狀降付中書令與密院一處看詳定奪可否及下兩制臣僚供析利害聞奏庶陛下得以盡天下之公議知事體之難行特賜寢罷以安人心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青苗錢第三狀

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夫犯顏忤旨以取君父之怒豈其所欲哉蓋義有可言而不言非愛君之道此臣所以昧死而不敢隱默者也臣近以青苗之法搔擾不便欲乞寢罷以安人心未蒙俞旨施行陛下聖性聰明固已曉然聞悟但以王安石執議不變重違其情物論喧然不加聽察事之可者則置而勿問其不可者則無所不行豈非條例之臣爲自安之計巧爲飾說誣罔聖聰近者韓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錢立定貫伯均與等第人户比之他路獨取息三分顯是提舉之官違條抑配而朝廷並無黜責琦之論列足以知其非便而特寢不行呂景以幾縣之民逋負官物尚有五十餘萬不宜更與預支貸虧陷官本而卻令取勘夫擅行抑配者既無罪黜則掊克之吏無所不至不忍爲搔擾者反蒙按劾則民之司牧何所措其手足哉故臣前曰此法一行搔動天下正謂此也陛下近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中外僉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爲是而悟制置司之爲非今復遽然罷之者豈又以光言爲非邪必以其辭而不受也然則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爾知其言而不用猶可以去又況有所受命乎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爲哉輕進退於大臣失孚號於天下非所謂令出弗反之義也李常職在諫官既聞中外之議不敢不言事雖不實誠亦得之輿論況國朝舊制自許風聞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將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諫臣之體而廣言路之道也凡此數事雖聖慮一時之失豈非聽者之誤乎禮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追而正之爾書曰改過不吝湯之德也自陛下臨政已來事無過舉惟用安石然後有更事之暴而致興利之非聖人施爲自有法度合於道者取之不合於道者去之任天下之

群才取天下之公議堯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議以貽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條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歸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法早賜停寢則天下幸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論青苗錢第四狀

臣近嘗三次上言論列青苗之法乞行寢罷而陛下未以臣言爲然臣得待罪于言事之官凡時政之闕失近於苛細猶得斥而言之顧此一事最爲害政之大者苟依違不言置陛下於有過之地則臣上負朝廷任使之意不忠之罪莫



大焉臣觀制置司元降指揮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事體削弱爲天下譏笑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其爲霸主也昔者伊尹不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是以高宗命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古之人其責難於君如此之備而又肯逢君以利而爲霸者之術哉夫所謂霸者當戰國之時諸侯之土地皆褊小而不足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

出於不獲已而然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居於海濱於是兼魚鹽之利權輕重之法假仁義而行譎詐欲以强國足兵而已然而不能使其君爲王政此聖門之所耻言而曾西所以卑其功烈也商鞅之事秦也說其君以强國之術故變法令開阡陌信賞刑而秦人莫敢不服然而謂其君不可與入帝王之道此正孟軻所謂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彼二子者使知以仁義事其君而行王者之政其肯苟一時之利以貽天下萬世之譏哉臣故曰霸者蓋國小而力不足

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出於不獲已而然也方今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上有賢聖之君下有王者之臣內無强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又足以供吾之用而不爲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督責有司爲均輸舉貸之事臣竊爲陛下惜之然則今日之弊在於國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修用日廣斯亦不足患矣陛下但慎選主計之臣付與利柄取天下賦入之籍度縣官調度之數

百用為之均節而歸之藝極則浮費省而財用足斯可以行王政矣省徭役薄賦斂則天下之農不釋耒而耕矣寬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則天下之商不藏鏹而行矣修庠序之教勸之以忠信孝悌則天下之民皆遣其子弟而興於學矣尊賢而使能才者進不才者退則天下之士皆勵其德行而為良吏矣農有餘粟商有餘財民服其教吏稱其職然而國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子夏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焉而已矣惟陛下捨乎興利之道而行乎保民之政則聖人之治矣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青苗錢第五狀

臣近以青苗之法擾民為害欲乞寢罷其制置司立法之誤中外言者已詳臣固不復一一論列上煩聖聽但以方今天下生民困弊財力殫竭二稅之外更有無名科率何啻十色有餘若復使散青苗錢竊恐民不堪命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張法度皆以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為倖貸息而謂周公太平已試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為此然則天下之人皆知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以陛下之聰明觀天下之論議其法利害固已灼然可知奈何安石持強辯以熒惑於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于後加以反覆比周之小人隨時觀望平日公論則舉知其法之非一探於利則又言其法之是此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雖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為朋黨也近者諫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孫覺以奏對反覆落職外遷御史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為言乞從責降而臣獨區區未敢以請者尚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議百官如臣等之言非則甘從遠竄以戒妄言如臣等之言是則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貶斥以謝天下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奏狀

祕閣校理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二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四狀
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侍御史知雜事舉自代狀
辭中書候試知制誥狀
辭中書召試知制誥狀
辭召試知制誥申中書省狀
辭直舍人院狀
辭判吏部流內銓勑內名銜狀
辭兼天章閣侍講狀
辭直舍人院判吏部流內銓兼天章閣侍講狀
辭修起居注狀
擇日祗授修起居注勑命狀
辭監護冀沖孝王葬畢宣賜狀



祕閣校理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臣伏見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學通於經行信乎道使校祕文以備述作或專直筆以載起居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狀 熙寧二年

臣今月十四日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者伏覩陛下臨御以來孜孜求治延訪政事夙夜勵精凡居左右前後宜得奥學遠識之人日進嘉猷以裨聖治諫諍之臣尤宜慎擇如臣者才識淺陋學不造道惟堪外備驅使以効犬馬之勤以人望人或有可取豈當濫陪要近之職以玷清選況近日朝廷言事外補者其間甚有正直賢傑之士可備柬求伏乞聖慈察臣至誠特寢新命除一煩難小郡使竭勤拙上以全陛下知人之明下以遂愚臣陳力之分所有上件勑告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二狀 熙寧二年

臣今月十九日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尚書刑部

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公事竊念臣學未逮於古人才不適於時用誤膺選擇難以冒居所有上件勑告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三狀

熙寧二年

臣蒙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仰便授勑告者臣竊以修注舍人之職蓋古之左右史知諫者天子之爭臣或書言動以戒起居或賛謀猷以補遺闕揔是三者世號清要之官朝廷進用近臣必由此塗而出伏自陛下臨御已來用人深慎至有員闕踰時而不補者議者皆謂陛下精求博考必得魁傑不世之才然後任之而以命臣其責誠重伏惟陛下聰明睿聖有知人之哲甄能考實靡容濫進況今臺閣中外之士甚有文學資望過於臣者猶足精選伏望陛下回臣此命拔除而授之庶協公議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辭修起居注知諫院第四狀

熙寧二年

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仰便授勑告切以君有命於其臣可以受可以無受要適諸義而已矣士患不知其道不患乎不得其君既得其君則不可不任其事然而有所不受者蓋亦有道焉爾若夫君之任臣如不獲已大者不能行其道小者不能用其言是不足與有爲者雖待之以萬鍾而不受適足恥之而曰聖人不與吾道不行此孔子孟軻之任也臣常學之矣言雖可從也道雖可行也苟不勝其任焉亦不敢以受必也辭尊以居卑辭大以居小此冉有公西華之任也臣常行之矣伏惟陛下天資仁智誠有爲之主堯舜之事皆欲舉而行之此可謂得君行道之時然臣今區區不敢承命者特以其官守之優言責之重固不患道之難行而患乎己之未能也學問之不充誠明之不著居下位而能獲乎上者未之有也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謂也伏況陛下尊賢重道俊傑咸在于朝如得偉人以塞茲任則天下幸甚顧瀆冕旒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修起居注舉自代狀

臣伏見郎中集賢校理馮浩困不失亨恬而有守俾居右史之任宜有近臣之規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侍御史知雜事舉自代狀

臣伏見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根明誠之學躬孝悌之行非聖人之書不讀非先王之法不言窮泰不累於心出處必由於道使居清憲之地必有古人之風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中書候試知制誥狀

臣蒙恩除侍御史知雜事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劄付御史臺者臣聞命之次震惶無已竊惟陛下必以臣自內史過為臺雜乃是下遷爰降德音俾諭聖意在臣之分誠所未安陛下以義使臣臣當惟命是聽豈可計校資地以為重輕況知雜之任號為雄劇陛下柬求才哲未嘗輕授而獨以臣充選其責非輕故臣之區區惟懼不職無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謹當夙夜上裨朝政下正臺綱震肅百僚糾繩非法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鈇鉞之在前而寵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臣雖不敏寧免公議所有先降中書劄子候知制誥有闕與試指揮伏望特行追寢候勅旨右奉聖旨依奏所有元降劄子宜令御史臺繳納中書省

辭中書召試知制誥狀

某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召臣言有聖旨令就試聞命之次震悚不遑臣學術至疏昨者誤蒙陛下擢寘諫垣曾未踰時就遷臺雜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臣以風憲之任言責非輕豈宜首戴法冠而心懷寵利尋陳封奏乞追還前降劄子指揮陛下深察其心特蒙俞允備員幾歲無補朝廷比以制置條例一司改更常平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為擾臣忝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早令寢罷是臣不職之罪未知譴所豈可輒為私計進冒寵榮況今青苗之法尚行而言事者繼去抨彈之際正在得人惟陛下用臣之言則臣雖竊位憲司

且願供職如其不用則日俟竄斥豈有榮進之
望哉所有召試指揮臣不敢當伏乞特賜追寢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召試知制誥申中書省狀

某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召某言有聖旨令某
試某以學術至踈言事不職豈敢輙爲私計進
冒寵榮所有召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除已具
狀敷奏外謹具狀申中書省伏候裁旨

辭直舍人院狀

臣竊聞已降勑命差臣直舍人院者繼叨寵渥

盡出聖心榮與懼并措躬無所伏念臣近蒙恩
旨召赴中書就試臣以言事不職不敢承命抗
章陳避特蒙俞允只還舊職已是非宜陛下親
降御批訓辭敦諭又以臣嘗供職乃其舊物此
臣不得而辭也夫直院之名實司詔誥雖職非
內制而祖宗嘗以不次任人陛下以臣罷言事
之官辭舍人之命特加是職使臣有可就之義
然臣既以言不見用辭不就職輙居是職即與
就試何殊雖陛下有曲成之恩在於臣身不免
利之而已上以要君之命下以召人之言使令

後言事之臣依違沽激以希寵利罪必由臣區
區之心寔懼於此非臣之所宜苟得也其所除
恩命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干冒冕旒
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皇恐之至謹具狀奏聞
伏候勑旨

辭判吏部流內銓勑內名銜狀

臣今月十一日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刑部郎中
充秘閣校理修起居注直舍人院陳某差兼
判吏部流內銓者臣近蒙恩差直舍人院已
曾有狀敷奏辭免未蒙指揮今來所差臣兼

判吏部流內銓勑內名銜却帶直舍人院以此
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兼天章閣侍講狀

臣今月十一日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差臣兼天
章閣侍講者寵數驟加震惶無措荷陛下之恩
至厚於臣子之分極榮臣雖甚愚非不能上體
聖心亟承明命但以受之之際義有未安此臣
不得而不辭也臣近以備位憲官亦嘗言時政
之失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特令解職臣不能
去乃臣是廢官上辜陛下任使之恩下失人臣去

就之若我豈可忘其憂責更冒寵榮而况侍講
禁中蓋老師大儒之任非其道足以根誠明之
本學足以通倫類之變其能發明經義之奧以
開道人主之德哉如臣之愚固不足以知此且
欲冒而居之則是苟於利而已矣夫懷利以事
陛下豈臣之心哉孟軻曰人亦孰不欲富貴而
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人以爲賤丈夫亦
臣之所不爲也所有先降直舍人院敕已有懇
章辭避與今來所降恩命伏望陛下察其心而
特賜追寢則愚臣之幸也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辭直舍人院兼判吏部流內銓兼天章
閣侍講狀

臣近嘗有狀數奏辭免直舍人院及兼判吏部
流內銓兼天章閣侍講恩命今月十二日准中
書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仰便受敕牒今月
十三日延和殿侍立又蒙內臣傳宣召臣面諭
聖旨令臣受命臣雖再三辭避不蒙俞允又以
侍講之命前來已降御批宣諭責臣以經義之
益亦令勿辭臣雖至愚上荷聖恩之厚皇恐之
際難以固違退而思之終是義理未安不敢秪
受故臣區區之誠尚有未盡者不避罪戮須至
再煩天聽惟陛下俯加察允則愚臣幸甚臣聞
之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非以爲利也夫所謂義
者食其食而憂其事不以一身之所利而忘天
下之所患道之行也言之從也雖祿之以萬鍾
而不辭道之不行也言之不從也則致爲臣而
去此古人之所以去就也今也中國一君內外
莫非其臣捨乎是則夷狄之國無可去之義矣
故其道之不行言之不用烏乎之乎必也辭尊
以居卑辭富以居貧辭內以居外如斯而已矣



則是臣今日之去就固可知矣向者臣得待罪
于憲司不能諫正朝廷之失同時言事之臣皆
被竄逐而臣獨留而不去固已得罪于古人矣
方斯時也惟其辭大以就小辭富以居貧豈宜
更冒恩榮不度於義自聞除目之下寵數便蕃
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皆謂臣之顧惜利祿言事
依違善承人主之意有以得之事雖不然顧其
迹烏得使人不疑至此哉故口言之心不存之
則人不信心存之身不行之則人不服此臣今
日之去就正在乎力行於身而求合於義也易

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常凶臣之謂也況夫典誥之文所以宣布王命勸講經籍之義所以開悟聖心今也言不足以見用於前身不足以爲法於後且欲望其號令乎天下而道義信人主其可得哉故臣之所以不敢承命者此也所有前件勑三道並未敢祗受伏望聖慈早賜追寢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修起居注狀

臣竊聞已有聖旨除臣守本官充秘閣校理修起居注者叨恩至厚感惕交并伏念臣性本



至愚學非深造向者誤蒙恩獎擢寘言路惟知忠以愛君豈顧言之獲戾方屬朝廷更事物議沸騰身處法官義當論列識淺難周於事體豈輕莫悟於聖心陛下深示矜容未加譴斥只解橫牀之職俾還內史之班雖洪造之曲全在愚臣而難處臣近嘗面奏以言事不職不敢久妨賢路尚處憲司願乞外官已蒙俞旨更居近列誠所未安欲望聖慈令臣只守本官歸館供職或除江淮一小郡庶伸愚効上答眷知所有修起居注勑命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擇日祗受修起居注勑命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親事官張潜齎到內降封還臣所辭避修起居注奏狀又准御批近除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與今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付陳某者臣祗承聖訓諭旨優隆其在下臣宜無此禮非陛下知臣之厚何以逮茲荷戴恩榮罔知所措臣某誠皇誠恐伏念臣近以言事無効



不能上悟聖心待罪憲司日期貶黜前日諫官御史皆以言語之過獲罪被竄而臣獨許還舊職猶處近班受而不辭乃是干澤因陳懇疏乞補外官固非沽激以取名實恐滯留之非義不謂陛下特還封奏不許固辭獎諭丁寧趣令就職以臣經行之可取惜其遠去謂臣道義之或益適所願聞在臣之愚何敢當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不以一善而責人之備不以小過而捨人所長謂臣知雖不足而忠且有餘謂臣言雖有罪而行或可采君命若此臣何敢辭已取令

月二十八日謹詣閤門祗受勑命次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辭監護冀沖孝王葬畢宣賜狀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監護冀沖孝王葬事了畢絹五百疋錢五百貫竊念臣嘗守郡淮陽在冀王邸制之下令臣攝事義所不辭輙希賞賚實非其志伏望察臣愚悃特寢厚恩所有賜到錢絹權安在臣私家未敢祗受謹具狀
奏聞伏候勑旨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奏狀

依赦文舉陳烈狀
赴召修注上殿劄子
進誠明說劄子
誠明說
乞免御史劉述等言事罪狀
乞召還范純仁狀
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司妨礙狀
論除韓絳叅知政事乞罷制置司狀
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
乞免解舉人推恩狀
乞原免張堯夫等撿斷不當狀
乞止絕臣僚陳乞創造寺觀度僧道狀
乞定審官條例狀

依赦文舉陳烈狀

准御史臺牒准熙寧十年九月七日勑奉
聖旨應內外官待制以上各於文臣內舉才行堪任陞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如所舉不謬取旨隨

材用試即不得舉已係帶職及兩府自已親戚者

臣伏見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心仁氣剛才智卓越學聖人之言而必踐其行稽先王之法而必適於時博通群經尤明於典禮之奧其為文章淵源浩博肆筆而成求之宿儒未有比者慶曆初嘗與鄉貢試于禮部罷歸田里無復仕進安貧力學積四十年著書數萬言未見其止仁宗朝嘗因近臣論薦及本部監司長吏高其風節數以名聞累降召命以學官起之辭而不至世以為潔身獨行之士是非知烈者也烈之所學皆孔孟之志觀其事業足以有為自以身載聖賢之道不為苟進可以禮致而不可以利畜如斯而已矣伏思陛下身御以來博延髦雋得人之盛跨越百王如烈之賢不為難致欲望陛下特以禮命召至闕庭賜對清問親降聖問使陳二帝三王之術六經四子之要與夫當世之務以著于篇必有以上稱陛下尊賢重德之舉今保舉堪充清要不次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面欺之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赴召修注上殿劄子

臣聞為人君者在知至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修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偽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為中矣即易之乾曰利正者性情是也苟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無所往而不為偽矣即孟軻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治之人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失之偽故曰假之也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慎擇者也其始也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其志持志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誠至於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

應能定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僞而五事者無所不至矣喜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未嘗不怒哀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爲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爲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爲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爲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謀其爲思也必正道而無所不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囚其心其任人也舉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民也舉天下之政不得以盭吾仁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義通之則虛一而靜遠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百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得之傳之臣臣得之致之君大者以爲聖小者以爲賢或竝世而其身傳或異世而其言示堯之於舜禹皐陶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周公之於成王也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捨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爲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勢不足以自私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爲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濟焉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舉而敷治焉舜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洎諸臣水土旣平益火山澤禽獸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懼夫無教而亂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而皐陶以刑輔之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軻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知其所以爲大也得其小以失其大烏足以爲堯舜哉隋文帝每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飧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主者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

大體不知其術然也皋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為國而不修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正方圓而曠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先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極雖其迹之不必因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宮室皆有數度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貢賦必有節師田學射皆有法冠昏喪祭皆有禮姦聲姦色者舉廢亂名亂政者舉殺器服不中度者舉毀禽獸不中殺者舉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興有揚雄者可謂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禮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享國以來孜孜庶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居斯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況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之若此

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乂戎虜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為患所以過慮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充賢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陛下略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頤養神明慎選縉紳有道之臣旁求巖穴篤行之士日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因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于州邑群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大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擇庶尹以付任官之責簡用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膺守宰之寄自然百司群吏莫不任職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奉常以禮學之士修五禮於朝委大農以制置之司節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強可以制梃以撻戎狄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巖廊以神道設教此堯舜之臯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

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爲迂闊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 進誠明說劄子

臣學術荒踈行能無取先朝備位館閣無補朝廷臣非偷祿養安之人惟以位卑言輕未爲朝廷所信重以时流奔競好進臣實恥之以是居常退縮以道自守人亦無知臣者不謂陛下過采虛名特於流輩之中不次進用臣自度不肖再三辭避不蒙聖恩俞允夙夜憂懼難勝其任然臣雖愚無他長惟少嗜聖人經籍之學自謂



得其門戶及觀諸子百氏書質正是非然後益知臣之所學不少盭於堯舜文武孔孟之道伏覩陛下天資聖性聰明穎悟而又好學求治之心如此之至臣不敢不竭愚自効日以此道布陳于陛下之前臣又仰思陛下今日所先之務無大於誠明之學德成道充然後可以臨照天下裁成萬務而歸之皇極臣謹先撰成誠明之說一篇大約以子思孟軻之學爲主而取其精要隨而解釋庶幾至道之奧昭然可見謹具投進以聞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誕留神采納非獨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 誠明說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者必擇乎善



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已則化化而不已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

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
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
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
明之學伏望留神聖覽

乞免御史劉述等言事罪狀

臣近者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劉述以繳勑被劾
前日御史劉琦錢顗又以言事責降尋准同知
諫院范純仁牒稱爲臺官劉琦等責降有狀奏
乞留逐官及言參知政事王安石事居家待罪
更不供職乞行貶竄牒院照會者臣亦備位諫



官端視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竊貢妄之陛
下始者知安石之賢擢與大政天下聞之莫不
相賀以爲陛下有知人之哲能任道德之臣陛
下責望安石之意既深則安石論報陛下之心
愈急事既傷於欲速人不免乎有言臺諫耳目
之官苟有見聞不敢緘默事之可否在陛下擇
而行之不宜小有忤旨便加譴斥恐非所以通
下情來諫諍之道也自陛下臨國以來凡五易
御史中丞臺諫之官罷斥相繼以不失職而去
固無所損然而天下之人皆謂陛下不能包容

聽納窒塞言路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
之外在於聖政不爲無損也況今官政因循上
下無守述爲刑曹繳勑待罪可謂不失其職矣
若陛下因此罪之是使天下偷祿苟安之人益
隳官守矣況御史之任得以糾正朝綱今琦與
顗爲言執政之臣雖風聞失實未爲深過若以
微罪被逐是使言事之官無復敢論柄臣之闕
失矣此竊爲陛下惜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大者
以其善覆萬物而不可名善載萬物而不可度
聖人之德亦在容之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



有濟有容德乃大願陛下不以守職違詔而寘
述於法不以言詆近臣而重琦等之罪則天下
幸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召還范純仁狀

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內聖旨就差知河中府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范純仁充成都府路轉
運使劄付御史臺者比聞御史中丞呂公著右
正言知諫院孫覺皆有文字乞留純仁要劇差
遣未蒙俞旨純仁向以諫官言事議論有所不
合於義難處懇求外官陛下深示矜容不獲已

而與之善郡中外之論巳惜其去謂無歲月之久必當召還供職今復使之遠適人情殊駭在陛下之意不過藉其風力安慰遠民然內外資望之臣可以當此一路者猶足選擇如純仁者忠義勁正乃陛下耳目之官嘗以言事被逐而志無所奪輕利信道不爲苟且之計求之今日豈易得哉衆口一辭皆以爲不當去伏望聖意早賜召歸要近以厭人望非特臣之私言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司妨礙狀



臣竊聞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言事待罪蒙恩解職已有聖旨除翰林學士韓維充御史中丞方公著待罪之初議者紛紜皆謂朝廷既不用公著之言必與制置司爲地求其所與以備憲司今既以維代之乃是陛下選用正人未爲壅塞言路也然樞密副使韓絳見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事是維之兄彈奏之間不無妨礙況今青苗之事未息而言者不止欲乞罷絳制置司事使維得以論事無避而亦足弭人之言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除韓絳參知政事乞罷制置司狀

臣竊聞巳有制命除樞密副使韓絳爲參知政事絳以才望序遷固未爲過然朝廷所以用絳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爲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斯事也書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輔相之任也太戊之興也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高宗之興也則有甘盤傅說而商禮配天成王之立也則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興作禮樂遂致太平之功不聞以利責之也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立事功以藩鎮漸平肆意侈欲程异皇甫鎛探知上旨以誅剥財利悅之故憲宗獨排物議而以异鎛爲相裴度素所親信雖極言論列終亦不悟季年昏惑實庸主之不若信乎利之蔽人也如此君人者之所任與其所好足以爲戒矣今陛下

執政之臣凡以利進者三人矣雖聖德高明不足以致惑亦不可以不慎也臣欲乞罷絳參知政事今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如陛下不欲追寢已行之命即乞將制置條例司與青苗補助之法只歸三司及責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 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

臣伏准中書劄子太常博士李南公已降勅命就差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依舊提舉本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劄付御史臺者南公資力甚淺學術無聞雖小有才不足以驟加劇任近為制置司奏辟專以青苗之法為便迎合柄臣曾未赴官遽遷此命雖理權發遣資序其實與轉運使副事權均一使廣按一路所繫不輕非素有資望之人豈宜越次輕授況青苗取利之法臣已累次論列乞行寢罷未蒙指揮今來更令轉運判官專領其事外持使者之權內與制置司相為響應足以公行率剝坐致餘贏在於愛民誠為未使所有南公轉運判官之命欲乞追還別與差遣試之以事如其的有顯効然後擢而任之庶使輕揚巧佞之人無由妄進仍乞以臣前後乞罷青苗劄子早賜降付中書裁決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 乞免解舉人推恩狀

臣竊見外州軍不係免解舉人近日甚有經中書待漏院及攔截宰相投狀陳乞免解未蒙指揮施行其間多是遠方孤貧衰老之人徒步入京羈旅困窮深可憐憫訪聞有經三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薦潦倒場屋今來為見陛下龍飛初榜嘉祐二年已前府監一舉進士尚許免解以此扶衰戴白奔走遠來有覬望一例推恩之意若令白首空歸古人所歎欲望陛下憫其衰暮之年無所成立因茲首牓時與推恩應進士經三十年諸科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貢不以舉數場第見在京師者許依府監免解人例與南省收試如不願就試者並賜一本州文學助教之名不理選限使歸田里霑朝廷一命之榮必知上戴聖仁死無遺恨抑以見陛下隆儒優老之意不為無勸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原免張堯夫等檢斷不當狀

臣伏見轉運司差官置院取勘本州宛丘縣令張堯夫司法叅軍周琳爲檢斷潁州萬壽縣令劉獻臣等明知手分張育等多納人戶青苗頭子錢四十四貫有零偷盜入已及事發旋般所盜錢入縣其時劉獻臣等却容庇本人許令陳首虛作誤納錢數在庫從杖罪就縣斷遣係提刑司巡歷到縣點檢發覺見差官覆勘出上件情罪牒請張堯夫録問周琳檢法將劉獻臣等作故出張育等盜錢徒二年全罪以官吏分首從從私罪定斷尋蒙大理寺等處駮定只合用公坐相承四等減斷其張堯夫周琳却有檢斷不當罪名准勑下轉運司取勘雖兩經德音及遇郊禋大赦其推勘院元爲見前來德音後准朝旨取勘以此不敢引赦恩釋放依前圓結公案録奏檢准熙寧編勑諸官員將校犯罪自首或會恩合原除私罪徒及贓罪並結案聞奏餘更不結案其張堯夫周琳所犯只得公罪杖不合結案事理分明臣昨曾知本州備知逐官並職公勤州縣所頼今再叨朝寄益見其職事風蹟可觀歷任已來各無公私過犯內張堯夫是故禮部尚書張詠曾孫到邑三年臨事精敏威惠兼著奉行新法夙夜匪懈僧道舉人等累次經轉運司陳狀稱本官婚田鬬訟給納青苗並無留滯催驅青苗稅物不施刑責各依限了足備見愛民之甚乞留再任已具奏陳提刑司曾申中書乞免替移通判比部員外郎雍標亦具申奏乞依勑條原放兼入仕已來有韓絳吳充王拱辰滕甫劉庠陳薦薛向等一十三人保舉充縣令京職官任使得替合該磨勘惜其名臣之後能自立身勤政如此誠可獎敍及周琳除本職外州司多委他局勾當並皆濟集強幹可稱竊詳萬壽縣令佐元犯本爲不覺察人吏多納青苗錢數有疑新法刑名深重避見申解上州暴揚已過以此商量許令陳首作悞納錢數只就本縣斷放雖然公事其間雜有私情顯是刑名疑慮其張堯夫等意在推明新法嚴誡吏人取受以致失錯檢斷別無枉曲今依條減外亦只有公罪杖累逢恩宥於法自合全原不當圓結公案竊慮將來奏案朝廷以前來德音曾降勑

命取勘特有移改隔礙寮勘指揮原其本情誠足矜憫欲乞聖慈檢會提刑轉運司及本州通判雍標等奏狀及申中書狀特賜詳酌與依赦勑原放不作遺闕庶使公勤盡心之吏知所勸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止絶臣僚陳乞創造寺觀度僧道狀

臣昨授勑差判尚書祠部累准中書劄子指揮多是近上臣寮陳乞創造墳莊寺院剃度童行事又西天譯經僧法護遺表特與剃度十人并安國院每年與度二人二年與紫衣一名及知鄆州趙槩奏列子廟乞度道士每三年特與一名拔戴臣竊以謂方今釋老二氏之法蠹蝕天下上自王公下逮民庶莫不崇信其術傷風壞教無甚於茲陛下縱未能獨除其弊可且持循舊規不宜增置轉令滋蔓況臣僚所乞奏親立寺度人爲僧考之先王無此典制蓋陛下慈仁孝德俯從人欲因緣恩例覬寵先塋然非聖朝所以優臣子之義貽將來之法也臣因檢會本部在京諸道州軍寺觀計有三萬八千九百餘所僧尼道士女冠計有三十一萬七百餘人數目極多慶曆已前自有著令不許文武臣寮宗室戚里僧道等人陳乞創造寺觀名額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及每年試經撥放人數亦無所增近年以來輙增二倍而又内自宮闈以至文武近臣勳賢子孫官官僧道等人一例陳乞墳莊寺觀除編入舊勑自皇祐三年已後增置名額六十餘所放度僧道又計一百八十餘人蓋是當時秉政大臣不與陛下固持國法首爲此事黷亂典刑恩例一出無由禁止自爲之者既不敢論言事之臣又無彈奏見今節次有人攀援體例未見其已若遂行之不禁臣恐不數十年天下無知之民競爲僧道轉令失業非細事也臣欲乞自今已後在京諸道州軍寺觀及每年試經撥放人數只以舊額爲定一依慶曆編勑更不許文武臣寮等人陳乞增創名額如陛下未即止絶再降指揮臣竊不敢奉行其見在兩府臣寮近日送下乞置墳莊寺觀等劄子雖已施行如尚未曾興建時乞行追寢以率天下庶使向後臣寮等人不敢僥求恩例所有近降法護遺表乞度童行及趙槩奏乞度道士劄子

二道未敢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定審官條例狀

臣竊以審官東院之職自少卿監知州軍至京朝官而下不減三千餘員注擬陞改所繫非輕事目尤衆宜其法式詳備乃可遵行而見用一司編勑自熙寧八年頒行以來中間續降節文屢有衝改已非舊文蓋立法之初失於簡略吏員既衆發遣不行動多窒礙條約事理不能周盡或輕重失當於義未安有司動須申明士人時有訴述裁決辦理上煩朝廷臣自蒙恩領職歲月頗久考求利害粗有條理臣今欲乞將審官東院一司勑依國子司天監例許從本院看詳刪去煩文補其闕略凡前後申明所得朝旨可立以爲法者並行編定其事理未盡未便者並具奏陳或申中書詳酌刪成審官東院令勑式庶幾著爲定法可以久遠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奏狀


乞蹤放秀越二獄干繫人狀
論祖無擇下獄狀
知河陽縣乞拋降和糴小麥價錢狀
理會考校進士卷子狀
選差京朝官知縣狀
知常州乞留陳經不對移任蒲狀
乞均差衙前等第狀
彈御史裹行王子韶狀
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
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狀
彈宋守約第二狀
彈宋守約第三狀
彈劉放王介狀


乞蹤放秀越二獄干繫人狀

臣伏見中書劄子差屯田郎中沈衡著作佐郎張載往秀越二州置司推勘祖無擇苗振公事風聞其間因緣作過及干連照證人數不少若依制勘條例並須逐一勾追證對圓結緣杭明

二州去勘所各經數舍往來追攝不無搔動竊以朝廷詔獄本爲守臣違越爲害於民以此差官取勘若令無辜干繫之人一例拘留對辨或因累被罪反爲平人之害甚非陛下繩吏愛民之意欲乞特降指揮下逐處勘官只令取勘祖無擇苗振及見禁作過情理切害之人所犯重罪依例追呼照證結絕以申懲誡外其餘罪輕不坐與應係干證之人如已勾追即畫時取狀疎放其未勾追者並免追究及雖有小可罪愆本州作過因被連累之人亦乞出自聖慈特與推恩矜放更不具案圓結施行所貴不至滋蔓淹延別致搔擾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祖無擇下獄狀

臣昨蒙恩召赴闕道由杭州伏見知州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爲政寛平愛民無擾杭爲劇府素號難治前後守臣多以暴刻繩民故無擇之治百姓安之近者只因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察訪過實遂興大獄自無擇下吏州人皇皇如繫父母齋僧祈福爲之涕霣於府以至詣闕告訴非無擇恵政得民之深何以至此訪聞勘官絛磤百端鍛鍊天子近臣既爲獄吏耻辱刻木畫地莫不招承竊慮訊鞫之間未免寃濫臣始聞詔獄恐無擇別有贓汚之狀故不敢以聞近得所知殿中丞知湖州歸安縣柯述書具言其事述是前來勘官宜得事實伏望聖慈以無擇嘗爲侍臣秉心忠實但以寛而泛愛失於周防獄案未成特賜馳驛指揮早令結絕使無擇出外聽勑如別無踰違大惡即乞貸其從寛典不惟無傷堂陛之體亦足以慰士民之心所有柯述書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勑旨

知河陽縣乞拋降和糴小麥價錢狀

臣伏爲本縣民田瘠薄屢經災旱今年夏秋闕雨五穀不收雖已依條檢覆減放税租然中産之民已闕歲計待糴而食十有八九例以小麥青苗生舉錢物一㪷之直只得三十餘文兼并之家已獲倍利尚被艱難舉貸不得深慮來年起發春夫之際穀價騰踊貧窘之民轉見不易臣竊見本州每歲拋降和糴小麥萬數多是過時收糴每一㪷官支價錢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間麥熟之時所直市價

常多三四十文且以一州言之每歲所糴小麥一萬餘石即大支價錢三千餘貫若京西一路枉費官錢亦爲不少率無拯救之利秪益商販之民臣今擘畫欲乞轉運司先於隔年拋降和糴小麥價錢數目下本州縣依諸路放買紬絹條例於來年正月半已前預支與五等人戶每小麥一㪷依麥熟時民間價例上於六十文仍令十戶結爲一保各以上等人戶充作保頭連名具狀遞相保委請領官錢至時只令戶長依夏稅期限催納如此則不惟拯濟貧匱之民兼亦省得和糴官錢不少臣所起請委是官民兩利別無妨礙如允臣所奏乞下本路州軍合係和糴斛㪷去處一例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理會考校進士卷子狀

臣伏見今歲科場開封府就試進士三千二百七十餘人合解發三百十人爲額國子監一千六百餘人合解百人爲額皆是十分之中未取其一英俊既多而剽辭挾書眞僞殽雜若不精加考校去留之際不無差誤孤寒得失所繫不輕貢舉條制雖令考試官通考緣三場卷子數目稍多自來承例分定方始考校得失其間好惡不同未必取捨皆是洎至考到合格人數便即類聚奏號更不將退落卷子令衆官一處衮同再考輕易漏略非爲不恤舉人進取之艱難殊不體認朝廷取士之意臣今擘畫欲乞今來考試官初考校時權令分定卷子除考到詞理優長已合格者及辭理紕繆與犯不考式者已係黜落外將逐官退下中等卷子在去留之間者令衆官一處公共看詳與近下合格卷子比校優劣然後升黜仍將三場卷子連粘通考所貴得士之實不至差繆所有考校雖無日限校量一月之內以詩賦策論通考每人一日考得一十五副至二十副已來如將退落下等卷子更令衆官參考須至更展日限方得了當今乞將就試舉人卷子與考試官員數均定日以二十副爲準自引試初場通計人數與五七日限通考退落卷子以引試日爲始計其日限如更日限未足未得奏名所貴考校精詳不失辭業之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選差京朝官知縣狀

臣近有劄子以銓選吏員冗雜縣令最爲親民之官欲乞稍加銓擇以手實之優劣縣政之繁簡各分爲兩等選循良幹敏之吏使治其劇其次等縣亦並以奏舉人及常調縣令歷任有三人舉主者充注嚴其保任之責而優其獎待之數使賢能者有所勸激而勉充其選亦銓衡選任之先務也留中多日未蒙須降施行竊意陛下重其更張不欲使常調入令之人别無差遣因茲濡滯注擬不行臣竊以爲不然契勘銓司常調令録大率不過九百人除見任録參或監臨場務及自該入等差注人固已三分之二矣其餘得替守選注官待闕又已過半則逐時在銓守候差遣常無一二百員今所汰去者盡是舉官不足或無勞効莫非貪耄不職之人雖由此罷之其害猶小或付之百里之命使民倒植其爲患豈不大哉臣今相度欲乞將諸路州軍係主户三萬已上縣分主簿及節鎮判司員闕與理令録資序許常調令録不該入等人注填如願折資差遣亦從其便則員闕足以相當而無留滯之患矣臣又覩天下京朝官知縣員闕

其間甚有户口浩穰獄訟繁劇號爲難治之處有累政而以事去官或曠歲而人無授者如南劔州之尤溪邵武軍之邵武建之浦城信之上饒洪之分寧虔之雩都如此之類天下甚多審官院雖有指定繁劇兩等選差條貫然多該説未盡如前數邑率皆不預其數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别令體訪定奪轄下自來最爲煩難不治之邑凡有若干將合入本路分人揀選脚色舉主多有勞績或曾係臣寮奏勑奏舉素有才望之人不依名次保明超授謂之繁劇選差其次雖有難治之邑但封疆闊遠主户及三萬以上者並於以次脚色内銓擇謂之選差内有圭田優厚號爲善闕如秀之華亭明之鄞縣常之無錫之類凡有若干並升爲通判差遣謂之優選其係繁劇選差人候任滿日别無遺曠許先次指射更與優選一次仍與通判合入人相兼選擇合闕升通判者與理通判資序其係選差者除兼兵與中等已上圭田處依舊條無酬獎外其餘不以路分遠近但能振職量其績効亦並與先次或優選一次已上如逐任内治迹稱最

當與優加奬擢其有繆濫不職者主判官稍涉私徇情亦乞特行黜降如此則高才良吏知有攀勸而樂親民政天下繁難不治之邑莫不均被仁澤矣如有可采伏望并臣前狀降付中書特賜詳酌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知常州乞留陳經不對移任滿狀

臣檢會當州昨據管下太子中舍知無錫縣事陳經狀稱爲與本州推官邵奇是親妨礙尋備錄本官狀申奏其陳經近蒙降勑移知婺州蘭溪縣却差知蘭溪縣屯田員外郎鄭瑛前來對移事須至奏聞者臣今訪聞得知常州無錫縣事太子中舍陳經自到任已來公勤幹敏練達民政事無大小躬親聽斷無不曲盡人情緣本縣所管二十三鄉主客戶口獄訟浩繁積年不决號爲難治之邑經至一年庶事修舉兼爲當州修開運河從無錫縣界望亭堰至武進縣奔牛堰一帶工料共計一百三十餘里並是差委本官都大管勾開河司公事諸般經畫以至畢工並得濟集此方是開濬河身及除去望亭一堰疏導太湖水勢通入運河雖獲利濟緣近河兩岸民田到水溝瀆及合置堰閘去處並未開修全藉經向去勸率人戶下手興工大段開掘溝港數處通徹運河及創置堰閘若遇旱歲即多引導太湖之水澆溉田土大水之後即決放河水下江如此則四縣民田遂無水旱方爲經久之利自經移勑到後舉縣皇皇如去父母不住經州告訴乞留滿任以此見陳經之爲邑實有惠利使民不忍其去況先有朝旨許職司體量部內守宰之官如有良吏特與保明再任縣令如經誠不易得某實爲百姓惜之欲望朝廷俯從民欲乞留本官終滿此任始末了當上件河事況推官邵奇考第頗多到官已及一年半欲望朝廷許令成資或於蘇潤湖秀對換一職官差遣并對移到無錫縣屯田員外郎鄭瑛未有替人却乞依舊赴蘭溪縣勾當並無妨礙如允所奏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均差衙前等第狀

臣尋下法司檢造到差鄉戶長名衙前及糾決差役勑條州司看詳胡真雖是物力高強檢估到家業計錢一千八百六十五貫有零緣曾於

治平四年內充鄉戶衙前祗應過名下重難分
數熙寧二年十月內得替空閑方得二年零五
箇月及稱見作十戶分居其丁懷檢估到家業
計錢一千二百四十五貫有零緣是白腳人戶
先已曾有狀承認下次鄉戶衙前色役即未曾
差使及據胡淵狀內指說本縣約有三十家第
一等未曾歷過衙前重難其丁懷却不指決顯
是本人戶於本縣未經差充衙前重難白腳戶
內最爲高強今來若更差胡眞充衙前深未允
當檢會前勑條衙前軍將許人投名如不足許
於鄉村差第一等兩丁以上物力高強者充即
無明文許令連併差役緣只是州縣據法司引
用嘉祐編勑諸般色役許被差人別糾一戶見
今空閑物力高強之人以此承例將新近充衙
前得替之人更無年限便作見今空閑人戶許
行糾差況長名衙前除投名人即有優重酬獎
若依條於稅戶抽差終是鄉民怕見充役即與
鄉戶衙前事體一同不比尋常諸般差役若其
閭不幸歷過重難未經數月之間被人指決依
糾戶條便作見今空閑戶定差即是物力最高
之人常被糾差重役更無閑日其次白腳姦戶
得以作倖規避無由差到深屬不均其胡眞丁
懷州司已送本縣責付逐家知在聽候奏取朝
廷指揮其丁懷見今家活估錢一千二百餘貫
雖低小如胡眞六百一十九貫有零亦是本縣
次第有物力白腳人戶又已曾承認下次衙前
差役欲乞朝廷詳酌定差丁懷充長名衙前祗
應乞今後自未降雇役新法已前如外州軍亦
有似此差長名衙前及糾決別戶且依差鄉戶
衙前勑條有替罷衙前及五年已上見係物力
最高如第一等人戶數少即許依空閑人戶例
定差所貴上等色役之人苦樂均濟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彈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狀

臣伏見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素非端士濫處
法官陰附大臣密通簡札訪聞其兄子琦預宮
官之薦子淵被抜舉之辟盡由子韶私謁得之
臣竊以大臣之責專以保任賢能御史之職在
於糾繩非法而乃責恩請謁同於市道上下若
茲公義安在欲乞取問制置司臣僚子淵既是

御史之兄不知何人引薦特冝推劾以正罔上之刑使今後近臣不敢妄有奏辟所有子韶回邪反覆臺中難與議事伏望出自宸衷別與差遣庶清臺憲以塞人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

臣竊以任人之術莫大於分別邪正而知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好義而不顧其利故其言也忠小人之道好利而不顧其義故其言也佞此君人者不可不察也伏見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近爲右正言孫覺所薦被召赴闕定知天下之人皆以青苗之法爲非而獨王安石之徒主以爲是每游安石之門及與士大夫言莫不盛稱青苗之法以爲仁政欲以迎合安石之意前日竊聞已被召對定之口才辯佞必能爲甘言以悅陛下之心仍慮制置司臣寮喜其附已陰相引薦置之要路以亂大政如聞定與人言陛下巳曾面許臺諫任使事雖未然或慮陛下知之未深誤有進用似此諛佞之人非朝廷之福也孔子曰遠佞人荀卿曰諂諛我者吾賊斯至論也所有臣近嘗彈奏太常博士李南公資序至淺小才善佞乞追還轉運判官之命又言監察御史王子韶回邪反覆難與議事及定阿諛不正並望別與外任合入差遣庶絶佞人僥倖之路而不誤陛下任使之明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狀

臣訪聞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管勾都指揮使公事宋守約爲性貪暴違越不公陵虐軍人非理鞭配前後私役兵士修蓋第宅物業日不減一二百人及分布東西窰竈燒造塼瓦津般土木以至脫墼打草之類莫非軍人道塗怨嗟無敢言者居陛下手足下而敢恣横如此其可容乎伏望陛下以臣之言取索諸軍人員即見逐件事實褫職詔獄以正典刑庶使今後管軍臣僚不敢違越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彈宋守約第二狀

臣近有劄子彈奏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貪暴不法等事乞行勘劾親承宣諭待更體問詣實今來已是多日未蒙聖旨施行守約自領兵

權素無廉節貪邪酷虐中外莫不具知惟陛下聖眷優隆未知其惡交結中貴以爲内援阿附近臣而作福威擅使官兵廣營家業以私役計庸則無慮千匹以非法刺配者何止百人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近者朝廷有退軍併營之議人心皇惑皆言守約邀功希旨力主此謀摇動軍情已成怨府夫事有馴致暴桒則生患昔張仲瑀請抑武選萧俛建議銷兵率皆禍起一時足爲鑒戒小人思慮不遠上誤朝廷若不即去除而復用之必恐别致生事悔將無及矣所有臣前劄子伏望早賜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彈宋守約第三狀

臣近嘗具二狀彈奏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貪邪酷虐非理用刑及私役兵士等事未蒙降付有司勘劾施行竊以步軍之任王師所寄苟或自爲不法焉能强服士心陛下雖欲屈法而庇之適足以惠姦長暴歛士卒之怨而終以爲患也訪聞守約在成都日嘗爲樞密使文彦博所薦致身至此又與宰相陳升之結託深熟恃此恣横無所不爲臣觀外任臣寮敢有私役一兵妄配一卒則監司察舉物論不容計庸比流必坐廢黜今守約管軍日在陛下左右而敢公行貪暴無所畏憚擅使官兵及非法刺配者莫知其數獨無法以加之豈示天下之公乎朝廷置臺官將以糾繩不法師臣違越首當正以典刑豈可只由大臣主張略無黜責有法不用何庸憲司欲乞將臣前後彈詞更不令兩府妨礙臣僚簽書降付開封府或御史臺置獄取勘守約踰違事實嚴賜施行庶使貪倖之人知有朝廷之法臺憲復振而軍情稍寧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彈劉攽王介狀

臣竊以劉攽王介在試院忿爭爲臺官張戩等彈奏已奉聖旨免勘贖金朝廷雖示寬恩物論未以爲允攽介皆以文學被選置之館閣不思修藴器業以爲名臣攽惟尚氣陵人動爲嘲侮介特褊心好競所至喧悖率行若此人何以觀增長澆浮損壞風教無甚於兹欲乞深示戒懲特行貶斥俾居于外改過自新不惟攽介之福抑朝廷忠厚之舉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治平四年八月奉使回上殿劄子
[illegible]劄子
祭天用樂劄子
乞升陸佃傅等倡名劄子
舉彭汝礪劄子
知杭州薦吳師仁劄子
選擇縣令劄子
理會吏部資序劄子
論流內銓奏辟蜀官劄子
論李常待罪不報及呂公著落職劄子

治平四年八月奉使回上殿劄子

臣昨奉使北虜久留邊郡竊見高陽關一路沿邊州軍戍兵甚冗馬步之卒不減三萬九千餘人歲費芻粮動以萬計諸州儲𥝠之數出於貴糴多者無數歲之備少者纔三年之蓄一甲未擐則財用已匱而邊民困矣幸而亭障無虞可以姑息一有警急如何支持臣愚以為方今安邊息民之要莫先於減戍卒而用土兵戍卒減

則財用省而民力紓土兵用則戰守易而城壁固
此祖宗禦戎之遺策不可廢也今延安本路十州
四軍義勇之籍無慮四萬六千餘人可以當馬步
戍兵之數但官司因循失於訓練歲時雖有教
閱之名而無可用之實甚可惜也况邊防諸郡
深池高壘有陂塘沮洳之阻無犬羊奔衝之患
萬一有寇至不過堅吾壁以守之清吾野以待
之則昔時義勇之軍足爲防扞之用不有屯戍
又何患哉臣欲自朝廷先遣才望之臣按行一
路令與監司長吏將所籍義勇人數重行揀點



去其老弱而補之壯勇舍其征役而授以騎耕
每於農隙之時給與口食選差教隊使臣分往
諸邑精加簡閱務令精銳可以効用然後減去
戍兵之半食於近輔之郡遇大征伐則發內卒
以應之如此則土有精兵塞有餘粟守禦有備而
邊民蘇矣如允所奏乞降付樞密院相度施行
令取進止

論樂劄子

臣謹看詳古者先王用樂皆有上下之節焉虞
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注舜廟堂之樂
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注堂下樂也曰笙鏞
以間注間迭也謂二者迭奏也曰簫韶九成注
簫韶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凰言其樂之
盛也周之樂其節亦有四焉曰升歌曰下管曰
間歌曰合樂儀禮燕禮鄉射禮有工歌鹿鳴笙
入奏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合鄉樂關雎鵲巢
皆三終是也大射禮則有升歌下管而無間歌
合樂鄉射禮則有合樂而無升歌下管間歌用
於射而其樂故略也燕禮鄉飲禮四節備者主
於君臣之會賓客之交故其樂備鄉飲酒禮曰



合樂於周禮曰大合樂者天子諸侯禮故有間
矣曰大者又加備爾王者以樂致鬼神示宜其
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合而奏之無所遺也故
樂之序歌者在上琴瑟以和之貴人聲也吹者在
下金石次之貴人氣也工歌作而後匏竹興
匏竹興而後播鼗鼗聲鍾鼓磬以應之故曰禮交
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今者升歌堂上
乃設編鍾編磬二於前楹以亂人聲匏竹列於
堂下而歌者乃坐于鍾磬之間失上下之序矣
皇帝升降祼獻受爵則止用登歌而宮架不作

迎神送神沃盥復位酌獻有司薦俎則止用宮架而工不登歌又皆戾於古矣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注爲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又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釋者云鍾中得奏九夏謂堂上歌堂下以鍾鼓應之也周禮内宰注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孔穎達云天子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明薦徹皆用升歌而已餘樂不作也若迎神之樂則周禮大司樂以黄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其奏九變及分樂而序之以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伏請宗廟之樂皇帝升降沃盥祼鬯酌醴受嘏復位凡行步之節並升歌堂上而下以鍾鼓應之如奏肆夏之儀有司薦徹則惟用升歌而已其迎神之樂九變宮用鍾歌興安之歌舞文德之舞（猶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和之以琴瑟播之以鼗鼓送神亦如之（送神樂雖不經見義可倣此）如今制一成可也若三獻之禮則奏無射歌夾鍾舞文舞其樂皆一成（猶周舞大武）惟薦腥之後則備上下之奏陳功德之舞（如太祖太宗文武之舞並作諸帝上奏文舞）其樂六成庶合乎舜之簫韶周之大合樂也取進止

## 祭天用樂劄子

臣謹按禮祀天以冬日至取微陽洞開天之始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即地上之圜丘因天事天也燔燎而升煙求陽以氣也玉用蒼璧牲幣如其色皆洪覆之自然也樂用圜鍾爲宮以其上應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者合陽奇之數欲神之聽之也祭地以夏日至取陰德潛萌地之始也坎于北郊從陰義也就澤中方丘因地事地也瘞埋順其性之含藏也方琮而黄幣倣形色也樂用函鍾爲宮以其生於未之氣未坤位也宮聲與角徵羽各二奏者合陰偶之數所以八變則地示出焉夫先王求神之意可謂盡矣以爲天時者乾坤因之而闔闢陰陽繫之而消長鬼神亦由是而利用出入者也故作大事必順天時既得其時又擇其位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以至於器幣樂舞至纖至悉無不從其類以此事神則神無不饗也漢元始間不原禮意附會周

官大合樂之文謂之合祭復以正月三陽在下息卦受泰於是諏上辛之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覩其時位與夫器幣樂舞之設是徒寓地祇於腏食之列而意不在焉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下逮南齊又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雖得其位不得其時誠不至而禮不專是亦主爲禮天而發耳竊有一證焉記曰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鄭氏曰盛饌不爲已也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豈可以后土富媼之靈載物無疆之德而事之僅如偶坐之賓乎深恐柔祇未之饗也

臣謹再詳儀注合祭天地於一壝之上其爲非禮明甚固當改正然古今異宜沿革殊致三歲一郊漢唐成憲祖宗以來莫能易也今罷合祭則北郊唯使有司攝事於理未安謂宜以親郊之歲用夏日至先有事於方澤蓋祭者薦其時也近人而親者無如地取財於地故先祭以明親親之仁遠人而尊者無如天取法於天故後祠以正尊尊之義若青城若張法駕儀物一從簡易務稱尚質之意其扈衛錫與可於郊賞數中除給五分之一或量加特賜繫自上恩所貴奉事天地不失禮意惟朝廷財幸取進止

## 乞升陸佃優等倡名劄子

臣竊見進士滕録卷子内有供字一號初覆考二處考到等第絶相遼遠初考定作第三等上必專取其義理之學而略其文辭覆考定作第四等下必以其文辭不工而遺其義理臣與吳充等爲見等第未安已依近降聖旨指揮酌中詳定作第三等下雖立等不爲不優然已混在稠人之中不能旌别以副陛下求人之意臣竊思陛下特以聲律取人爲患故於庭試代以策問是欲斥去虛文以求博碩之士似此一號專以經義條對學有本末雖文采若不甚優觀其理致精深固已出於群儔伏望陛下取其根本之學不求辭藻之工臨軒唱名特賜省覽如實有可采願以優等寘之不惟上稱陛下至誠求士之心抑足以風勸後學取進止

## 舉彭汝礪劄子

臣竊見泗州軍事推官前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治平二年二月内第一人進士及第先

皇帝方在諒闇中授初等職官別不曾有候得旨與推恩指揮昨因端明殿學士禮部郎中新差知太原府馮京奏乞比類前後狀元登科人別加推擢奉聖旨候得替特許參選今來已得替見在銓待闕臣伏見本人辭學政事衆所共稱今任有蘇頌等九人奏舉充京官館閣任使若只作常調選人注授差遣誠爲滯淹今欲具狀奏聞伏望朝廷特賜推恩改一京官以奬激多士取進止

知杭州薦吳師仁劄子

新制已前嘗選試到本州進士吳師仁在學充教授體訪得本人履行淳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大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歸田里甘貧守道專治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自充教授以來夙夜孜孜誨誘不倦曾未數月學者翕然向風知所勸激使之久處必有成就人才美厚風俗伏望聖慈特賜收采令充本州州學教授取進止

選擇縣令劄子

臣備位銓衡膺旨授之寄伏見吏貟冗雜無所銓品非國家清源正本之道也臣固未敢別有改更但以縣令一職最爲親民之先者上以宣道王澤下以阜安百姓苟非其人則百里蒙其害此固不得不慎擇也自仁宗天聖間舉之令制始行是時天下翕然以爲良法雖窮荒至陋之邑皆號得人然臣觀之猶以爲未至何則蓋天下之邑至多而被舉之員不足間以常調入令之人衆同差注故未能均得良吏也臣今相度欲乞應係選人知縣縣令處有闕並以奏舉人充仍詔諸路職司長吏今後奏舉縣令須是實有才行政術可以字民者即不得徇私妄有保薦欺舊劣要不職之人如有繆舉專委御史臺覺察彈奏每至舉狀到銓委自判銓臣僚將逐人歷任內勞績及舉主人數並具手實校量銓次籍爲上下二等仍令諸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州軍將所管逐縣戶口多少公事繁簡亦爲二等擇其素號繁難不治之邑及京朝官知縣久闕正官之處取係上等手實人以次授之其次等人即與以次縣分作兩等差注如奏舉員數不足即於常調合入令錄資序人中選歷任內

有京職官縣令舉主三人谿折令狀與奏舉人一例入等差注如內有賢能之士偶然舉主未足不該入等者然其才術可當繁劇即委判銓同罪保舉入遜等差注每歲判銓二員所舉各不得過十二人其有素行乖越人品猥懦昏耄癃疾之人雖合入等亦委判銓體量降等與常調差注其奏舉入令人並乞與免見職司長吏廷叅其資序仍次在幕職官之下而在録事參軍之上如到任後政績有聞及舉主五人以上合該磨勘者候得替到銓日其任劇縣者即與截申次等縣者與先次引見如別無治迹及舉主不足自依常選人例施行稍或繆濫違闕不如舉狀者即坐所舉之人如此則天下邑無小大遠近及繁難不治之處舉皆得人徧遠之民咸被聖澤此實陛下安養元元之首務也如以臣言為可采伏乞降付銓司令臣與同判官商議合行條約未盡事件子細具析以聞取進止

理會吏部資序劄子

臣竊謂縣有知令最為親民之官不可一日虛其位而或任非其人也臣所領審官東院契勘近日合入親民資序官七十餘員知縣闕次八十餘處全然差注不行自新法已來縣道事繁督責嚴密被累者多故雖有廉良之才稍知自重則莫不畏罪規避無敢就若至有折資願就閑局此人情可知也今來任知縣人不減五十餘員并正任監當人又自有九十餘員其監當闕次只有十處不惟縣道闕人兼監當待次人無由發遣臣愚欲乞詔諸路監司長吏今後縣道官員除庸繆不職及委是故違新法合行衝降外自餘若非違越不職偶因過不逮之人少加容貸原情薄責使不至於黜降則人人樂居其職無或規避也仍乞今後於元係親民降充監當人內選擇腳色如公罪及私罪杖已下情理不至深重歷任曾有舉主十人以上者許中中書審察與依合入遠近權指射知縣硬闕并無人願就過滿見闕理監當人資任請受仍不許不依常制奏辟如此則縣道不至闕員而微累之人免於留滯可以責其後效矣取進止

論流內銓奏辟屬官劄子

臣伏見流內銓差注選人引用編勑及本司專

一條貫多是該說事理不盡須至檢尋前後體例比附施行然其間或一事而有數例輕重不一主判官既不盡知則只由吏人檢到為定此銓衡用例之大弊也又本銓與南曹指年行遣要用文字浩穰萬計雖置庫貯自來不曾編排架閣絶不整齊并格式一司最為多事專掌夾下負闕與支遣選人料錢勾鑿簿書編録條貫雖事屬南曹自來無官點檢只是委獨吏人主管欺弊極多竊聞朝廷近議在京官府並置屬官臣欲乞從本司同罪奏辟歷任有舉主無私過京官或選人兩員素有才望可以濟務者充主簿或編修條例名目專委管勾銓曹逐司文字編排架閣及提點格式司支遣料錢入鑿關諸般體例文字盡令類聚編録委無漏落責有簿並將憑由照對躬親印押及應是前後要用本司與判曹官員同共看詳除不可用者合行删去外其餘條目雖多輕重不一可以兼存者並乞編為例冊奏取進止

論李常待罪不報及呂公著落職劄子

臣聞之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伏見右正言李常以經行為陛下所知擢自稠人之中寘之諫諍之列可謂待之禮優矣常以受恩思報不敢愛身避事知青苗取利之為害不免論列其非覩常之心固已盡忠於陛下矣向者止以一言之過便令分析居家待罪兩月而不報人情疑惑皆謂陛下待常之禮已薄而不欲以無名逐之俟其抵觸忌諱自取罪尤而去此必非陛下之意也豈有天子任耳目之官而羅織語言之過將以為罪雖曰行法其能弭人之言哉此乃學黄老刑名者之所為悕陛下以為此恐非忠厚之道也近聞御史中丞呂公著亦以造膝之言落職補郡參知政事王安石增改詔詞暴揚其語欲以中傷公著且以杜藩臣之言傳播四方深失事體所可惜者陛下刑賞之柄豈得出於制置之臣臺諫去就之命不當制於仇人之手夫忠言逆耳不幸而有過陛下逐之可也殺之可也又何憾焉如使權臣得以專之此天下之所不服也況今臺諫之臣待罪相繼臣之論列事體頗同雖陛下未廢其言尚令就職若青苗之法未罷臣等義必難留惡之亂

之惟陛下早賜裁决無使險臣得以專制其命
則臣等之幸也取進止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劄子

知諫院進劄子
乞正臺諫官劄子
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災之民劄子
論冗兵劄子
乞止絕權貴陳乞恩例劄子
論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劄子
論王安石劄子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論差除勑不由封駮司劄子

## 知諫院進劄子

臣聞君之視臣猶心膂之於股肱耳目也四者相須而成一體則不勞而功用成矣故公卿者人君之股肱而臺諫爲其耳目也故古之人君用諫諍之臣必求方直辨博之士司其視聽而補其闕遺其心諰諰然惟恐不聞切直之言以救其失故舜戒其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古之人臣諫諍其君苟可以言雖鈇鑕之在前無所忌諱者欲以致君之無過而

非所以暴其惡將以劾臣之節而非取其名蓋居言責之任其義當爾故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是也故君臣之際同心協德義成一體上之人苟聞一言之善則雍容聽納不以為暴己而與所疑下之人苟聞一事之失則周旋切爭不以為干譽而無所憚此所謂信而後諫者也伏望聖慈少察臣之言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正臺諫官劄子

臣竊以諫臣司袞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覩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寮之愆繆臺綱之不振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諫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紊矣取進止

乞振恤大名等州被水災之民劄子

臣訪聞黃河近自許家港決潰東流經歷大名恩冀靜滄棣德博數州軍之地水勢瀰漫五百餘里居民田廬縣鎮淹沒蕩盡自滄而北災害尤甚死者不知其數而存者已無生業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使副及提點刑獄司分頭詣水災州軍多方存恤被災之民放免稅租及振貸糧食庶不至失所仍乞先次計度修復自河以南一帶堤岸防備來年夏秋漲溢為德博之患取進止

論冗兵劄子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歲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州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大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擇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苟冗者凡五分之一則

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爲不足矣取進止

乞止絶權貴非次陳乞恩例劄子

臣竊見近日臣僚之家陳乞内外親屬因恩澤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朝廷雖有先降指揮過一月之外不許衝改然所陳乞恩例名目稍多遂時中書樞密院不住於審官三班院流内銓取已使員闕差注終屬未便緣逐處待闕之人守候名次動經歲月洎至授下差遣出京待闕或已前去赴任却被衝改雖在遠方不免依前再赴銓院別候闕次孤寒久旅之人寧不嗟怨朝廷既有恩例許令指射優便差遣已是優恩豈可更容衝奪已使員闕甚無謂也兼陳乞恩澤多是近上臣僚之家非理僥求因成體例攀援引用寖不可革國家爵禄因賞所以待賢能之士今惟以父兄親屬私恩陳乞使閑閑無功之人占奪優便差遣一切出於僥倖甚非至公之朝慎名重器區別能否之道也臣以爲立法更弊必先自貴者始欲乞今後除前兩府出鎮與沿邊安撫帥臣辟舉人依條施行及勞績酬奬堂除人許指射非次見闕外其餘乞先自兩府以至文武臣僚及分司致仕故臣僚之家如合陳乞弟姪兒男及異姓骨肉恩澤并奏薦人差遣等並令一例於季闕已前一月内指射合入優便之處依例等待即不得臨時陳乞非次見闕及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庶使權貴絶僥求之望寒士無被奪之患而稍獲均濟矣取進止

論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劄子

臣伏覩中書劄子制置三司條例司狀奏乞行均輸之法朝廷遂除司勲郎中薛向充江淮制置發運使以領其事又出内帑之錢數百萬貫使之籠貨取息以助縣官之經費臣竊以爲興利之道非當今之所宜行陛下聖德文明超越前古作其即位天下之初皆謂二帝三王之政必行於今日豈宜先利以示四方臣爲諫官姑息而不言致陛下於有過之地是不以堯舜之道期於陛下臣實恥之自先皇顧命已來當國家多難之際天文譴見于上地道震動于下水潦民飢之災徧于中國此天意有以警動陛下欲其恐懼修德而保其全安也而陛下首當修

明五事欽慎萬幾務一德以享天心思一言以和天下曾未及此乃欲徇有司之議行桑羊摧利之術臣不知其可也昔漢武帝承文景恭儉之後國用富饒後心一生遂有輕事四夷之志中道勞費帑庾空竭乃以羊爲大司農中丞置均輸平準之法籠天下之貨物買賤賣貴以資一時之急卒斂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是豈仁術哉陛下若以國用空虛調度滋廣不榷利無以繼公上之給臣竊以爲不然陛下尊爲天子富有方夏四海九州之賦入不爲不多第以承



平百年因循奢靡而制用無節此今日不足之患也近者朝廷深鑒其失親命近臣辟選官屬制置三司條例固已救其深弊矣但令所司取天下會計之籍度縣官供給之數百度爲之均節而歸之甚極至於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禁之而不得行諸路財賦之有無令有司得以便宜移用與凡糴買上供之物皆得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使無害於公私而止於備用可也而後陛下身先恭儉節用愛人而率之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而守之於下如此則浮費自省而財物不可勝用矣又何必收輕重斂散歸之公上與民爭錐刀之利而失王政之體乎孟子對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之而已矣所有貸錢貫販之事如以臣言爲可采特賜寢而不行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 論王安石劄子

臣竊以天下之道常存乎公議公議廢斯道或



幾乎熄矣夫人皆有是非可否之心蓋出於理義之性雖聖人無以異也方其是非可否之時苟其心不至乎有所好惡則其言未始不公雖匹夫匹婦之愚猶有可取而況士君子者乎彼君民者凡施一政立一事方且自謂吾思慮之甚精議論之甚熟聞其言而莫之省也且以爲流俗之論亦不恩之甚矣故天下之公議常起於好惡未發之前而失於是非相勝之後君人者不可不察乎此也已以爲是而天下以爲非己以爲非而天下以爲是焉未可也必待天下

之人皆以爲非然後捨焉是衆人捨之也故其取於人也無貴賤戚踈賢愚惟恐其謀之者不多論之者不博道之所存議之所從也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厲王暴虐使人監謗召公用是諫之而不聽遂至流亡之患宣王既立用周召以爲輔相修文武成康之遺風而雅道復行故其政善者詩人美之若雲漢崧高之類是也其不善者詩人亦或箴焉庭燎是也或規焉沔水是也或誨焉鶴鳴是也或刺焉祈父白駒之類是也故天下諸侯復宗周而王室中興焉夫言之於人君其取捨興亡如此之明効也伏自陛下享國以來咨嗟求治惟恐一言之不獲一事之未聞親降詔書丐求闕政每遇便殿延訪群臣之言至于日旰仍命百寮轉對得以封事上聞求之前王未有陛下兼收廣聽如此之勤也然而興事改作惟聖其難王安石者道德之臣經藝明誠足以開道人主不當申責以有司財利之事近置條例一司失於過聽事不由於宰府謀不及於士民耆艾不與聞臺諫不得議所建議者惟門生屬吏而已天下雖有是非之論一切不聽事行之日中外莫不悱然非之謂不可行此由責任太專而不取人言之過也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者言有事而待能之時創制甲令必先慎慮於始又當圖成其終猶天道之行四時以成變化柰何獨以一二臣之聽見而議天下之法哉陛下雖欲從之其如天下何昔者子産相鄭鄭人有游鄉校以論執政者然明請毀鄉校子産止之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子聞之曰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韓愈爲之頌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旁通交暢施及無垠蓋惜其不遇也又曰四海所以不治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蓋傷今不復有斯人也伏望陛下復雅道以行宣王之政責近臣以子産之用心無任一人之私言無廢天下之公論舉一事必稽于衆施一政必順于民

罷去誅求之法以安人心牽復放斥之臣以開言路使百工群吏咸得以職事持議箴補王闕則可以無偏係過舉之患矣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所同者遠無所係吝則道光亨可濟大事矣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議學校貢舉劄子

臣伏覩先降詔書令兩制已下至臺閣臣僚建議與學校貢舉之制得以上聞者茲見陛下講求至治思得求賢養士之要以興起王業也臣近以東宮兼領國子監事每至太學視其齋舍頹弊生徒挑撻官吏苟簡殊無法度竊謂太學者天子教化之宮自古聖帝賢王莫之敢廢於漢而下雖無先王之法然猶置立師弟子多及千數唐正觀中規制益廣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博士生員與蕃夷子弟游於學者僅至八千餘員豈國朝儒學之盛跨越漢唐而弦誦之地寂寥至此臣竊恥之蓋藝祖創業未遑斯事當時謀議之臣識慮不遠因循百年未有太學今生員所居乃是司業廳事與朝集數位而已天下後望



必行於陛下之手事得其本爲之甚易但陛下先求賢哲之士使居師長之位百度與葺乃其末事可以不勞而成矣伏見前授試大理評事充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性行純明專於古學甘貧守道不苟仕進語默出處非義不由道德未加而人信之此可謂以身治人者也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忠孝仁勇根於誠性行與道合心與俗違博通群經而尤明於禮學思一物不獲其所則其心爲之愧今爲仁宗朝嘗以學官召之數命不起此可謂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二子之道則同而其用或異皆所謂學孔子者也方今立國有道之士求列與秩未見其比陛下方大有爲之時拾如是人而使窮居家食恐非虞舜之舉十六相文王待二老之意也如陛下未即置諸左右姑以禮命召至太學使居博士之職以經授弟子師宗室公卿之子弟與國之俊選咸得執經隷業而以師禮處之庶乎其可致也有鄉貢進士管師常者履行正固經術專精東南士人多所從學吏練民事而適於時用嘗爲大學正

衆論推服鄉貢進士程頤著有高堅之行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無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近聞諸路搜訪遺逸以應敍書師常與頤咸與薦達亦望聖恩並除國子監一助教之名庶幾太學生員有所規法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謂此也所有近詔諸臣議學之制論者固多伏望陛下選擇近臣頒付詳定取其合於王制者立爲一代之法願不爲淺者之論而遂沮止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差除勑不由封駮司劄子



臣竊以封駮一司乃朝廷愼出命令之關防也故凡宣勑之出莫不由於門下者蓋廣政令有所未便刑賞有所未中差除有所未當則有司得以看詳而舉駮是非亦補朝政之一也近者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范鎮奏爲差提舉廣惠倉官員勑不下封駮司事中書檢會爲條舉官吏不下封駮司以臣觀之夫舉官任人國之大典萬一有不當義當駮奏豈可與閑慢文字一例直降不由所司上廢朝綱下失官守此近年已失之事豈可按以爲法哉臣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除閑慢機要事依例直發外自餘事關朝政有所可否者其宣勑並令降付門下封駮施行庶不失祖宗之成憲也取進止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詳定禮文

滌宮

五齊三酒

八廟異宮

車駕出入門罷勘契

徹青繩為三壝之制

不設黃褥神褥

用制幣

焫蕭

遇雨望祭服祭服仍設樂

冕旒制

祭服之裳

佩玉惟天子全玉餘皆珉石

綬

玄衣纁裳

助祭之服

四望山川社稷五祀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七祀禡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司寒馬祭冕服各異

不設黃道褥

祭皇地祇太尉用中書攝

帝籍神倉

天地合祭為非禮

先宿太廟次宿北郊次宿南郊

惟人君得升阼行事

皇帝飲福受胙以尊受祉

亞終獻及攝事之臣不宜飲福受胙

燔瘞不當在祭末

先燔柴以歆神

先升煙瘞血後燔牲幣

郊用特牲

南郊公卿執事官升午陛

祭天之器用陶匏

太廟用蜃尊

太廟等彝之數溢於古仍不依四時各設

明水明火

鬱鬯

景靈宮太廟御盥洗不當東霤

南郊攝事用木爵

爟火

拂翟

薦新不擇日不出神主

禘祫不廢時祭

月祭五廟時祭二祧

告朔謂之月祭

儀禮月半奠

月半奠謂之殷事

前漢祭朔望

議罷朔望上食

木尺

銅尺

詳定郊廟禮文臣陳某等言有事于南郊薦饗景靈宮朝饗太廟太室皆踵唐禮至於壇壝神位大駕鹵簿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若槩以先王之禮固已不同必兼用歷代之制則其間情文訛舛甚衆至有規摹苟略而因循已久重於更制者事出一時之儀謹先奏陳共候訓敕

滌宮

臣等看詳古者帝牛必在滌宮三月所以致其嚴潔通誠於神明也今既無滌宮繫養之法每於祭前三月市於民而有司滌養不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其繫養之法飭所屬官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關祭

五齊三酒

臣等看詳古之祭祀必具五齊三酒今罇罍一以法酒實之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謹按鄭氏釋五齊三酒各有名色乞呼酒工諭以大略工人稱可以約古醞造乞送所屬施行

入廟異宮

臣等看詳周制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祖禰異廟所以致恭而不瀆也祭法曰適士二廟春秋書成宮僖宮聘禮有之某君受幣于某宮尚曰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是人君達于命士莫不然也惟諸侯之下士則父子同宮而居祖禰共廟而祭後漢光武儉不中禮合高祖以下至平

帝爲一廟異室同堂屈萬乘之尊而俯同周之
下士歷代因循不革臣等以儀禮求其迹
以爾雅辨其名以考工記約其廣深謹圖
上八廟異宮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
以進

車駕出入門罷勘契

臣等看詳舊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櫺星門朱雀門南薰門皆勘箭熙寧中因參知政事王珪議已罷勘箭而勘契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動天行無容疑貳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禮考詳事始不見於開元開寶禮咸平初載於儀注蓋當時禮官之失伏請自今車駕出入門罷勘契

徹青繩爲三壝之制

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後世因之稍增其制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爲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衆祀事亦繁故爲三壝以嚴内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内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内外之限也伏請徹青繩如儀注爲三壝之制

不設黄褥排褥

臣等看詳禮記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内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惟至誠爲可以報之故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槀鞂因天地自然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高皇帝配天用紺席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其非是罷之東漢用莞簟晉江左用蒯宋郊祀正配位蒯席各二不設茵褥梁南郊席用槀秸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隋禮槀鞂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唐高宗詔謂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釐革而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其諸郊並宜改用茵褥開元禮復用槀鞂莞席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槀鞂配帝以莞景德儀注從禮官孫奭所請席皆加褥慶曆祀儀天神以黄配座以緋遂失古制夫先王之制禮也

或以質或以文惟其稱而已矣莞簟人情之所安者也而祭天以蒲越稾鞂者尚其質也方將致誠尚質以交神祇而狥人情之所安蓋失之矣莞簟先王猶不施之於郊況茵褥乎伏請郊祀天地席以稾鞂配帝席以蒲越不設黄褥緋褥

用制幣

臣等看詳禮記曰太廟之内大夫贊幣又曰宗廟之禮幣曰量幣周禮太宰祀五帝贊幣享先王亦如之則知王者事祖宗必有幣帛以將誠意今熈寧祀儀惟奏告太廟奉禮郎奉幣授太尉若五享及禘祫天子親祠與有司攝事皆無幣實爲闕禮伏請宗廟之享並用制幣

焫蕭

臣等看詳禮記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又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今太廟儀注饋食太祝取蕭蒿稷黍擩於脂燎於炉炭皆於室户外之左而有司行之乃以茅代焫請依儀注焫蕭

遇雨望祭服祭服仍設樂

臣等看詳禮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則是臣子助祭不當朝服也又曰年穀不登祭事不縣則於祭之時既行吉禮不當徹樂也本體祠祭遇雨則望祀不爲違禮然而服公服不設樂則非所以奉神伏請遇雨望祀服祭服仍設樂

冕旒制

臣等看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氏注謂五采絲爲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賈公彦曰以青赤黄白黑五色玉貫於藻繩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此據袞冕前後二十四旒孔頴達以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至後漢明帝用曹褒之説乘輿服冕係白玉珠爲十二旒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遂失古制國朝衣服令乘輿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蓋

白珠爲旒用東漢之制而其冕廣長之度乃自唐以來率意爲之無所稽考景祐中已經裁定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爲法凡冕版廣八寸長尺六寸與古制相合更不復議今取少府監進樣如以青羅爲表紅羅爲裏則非弁師所謂玄冕朱裏者也上用金稜天版四周用金絲結網兩旁用真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並伏請改用朱組爲紘玉笄玉瑱以玄紞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采藻爲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釋者曰純絲易成故從儉今不必績麻宜表裏用繒庶協孔子所謂純儉從衆之義

祭服之裳

臣等看詳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屬前爲陽故三幅以象奇後爲陰故四幅以象偶惟深衣中禪之屬連衣裳而裳復不殊前後然以六幅交解爲十二幅象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謂之法服自後漢晉宋後齊天子祭服皆玄前三幅後四幅今少府監乘輿袞冕服樣其裳乃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有違古義伏請改正祭服之裳以七幅爲之殊其前後前三幅後四幅以今太常周尺度之幅廣二尺二寸每幅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綼裳下有純謂之緆綼緆之廣各寸半表裏各爲三寸羣臣祭服之裳倣此

佩玉惟天子全玉餘皆珉石

臣等看詳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所以比德也右徵角左宮羽先儒謂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此左右之異也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至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先儒謂尊者玉色純而公侯已降則玉色漸雜此尊卑之異也珮玉之制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其下之兩端則綴璜中央則綴衝牙牙居中央以爲前後觸也而琚瑀又在組之中央下與衝牙相直故曰珮有琚瑀所以納閒者是也今佩上下則設三衡以銀銅獸面爲之而璜又夾中衝不在下端其所謂衝牙亦異於古又上有銀鈎以屬大帶皆非古制爾雅

曰佩衿謂之褑郭璞以謂衣小帶謂之衿而珮衿則佩玉之帶上屬者今宜爲小帶以屬於革帶而不用銀鈎伏請並如古制唯天子全玉餘皆珉石略依其色以辨諸臣之等銀鈎獸面其制不經伏乞除去

綬

臣等看詳古者祭服有佩韍無大綬小綬并玉銀銅環臣等看詳自戰國以來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韍佩而留其繫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而謂之綬漢承用之又加以雙印佩刀之飾至明帝始復制佩而組織之綬亦不廢焉故韋彤五禮精義曰漢乘輿黄赤綬四采自後皆不合禮而又有大綬小綬之别臣等以謂綬者所以貫受佩玉因爲之飾以别尊卑故諸侯朱組綬大夫緇組綬所謂綬者如斯而已取少府監呈帝衮冕進樣有六彩織綬小帶三上有三小環及一品祭服則綿綬雙玉環從一品則綿綬雙銀環三品四品則皂綾綬雙銅環皆非古制伏請改正

玄衣纁裳

臣等看詳古者祭服皆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之色裳之飾有藻有粉米有黼有黻今祭服上衣則以青而其繡於裳者藻及粉米皆以五采圓花繡之而黻用深藍淺藍黼用碧與黄且虎蜼共一章粉米亦一章今皆異章而畫殊非古制伏請改製

助祭之服

臣等看詳古者皆以冕爲祭服未有服朝服而助祭者也周官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至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此助祭之服也今服章視唐尤爲不備於今文祀儀有九旒冕七旒冕五旒冕今既無冕名而有司以不制七旒冕乃有四旒冕博士御史則冕五旒而衣紫檀太祝奉禮則服平冕而無佩玉此因循不講之失也且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别事神與事君之禮今皇帝冬至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皇帝嚴衮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之稱哉古者齋祭且猶異冠而況人神之異禮朝祭之異事乎則百官雖不執事不當

以朝服侍祠至於景靈宮分獻官皆服朝服尤爲失禮伏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并引扶侍宿衛之官其侍祠及分獻者並服祭服如考制度修製五冕乃爵弁服各正冕弁之名

四望山川社稷五祀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七祀䄍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馬祭冕服各異

臣等看詳禮曰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孔穎達謂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以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袞冕其䄍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户竈門厲行皆服鷩冕壽星靈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伏請依周禮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希冕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則以玄冕若七祀䄍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馬祭蓋皆羣小祀之比當服玄冕

不設黄道褥

臣等看詳景靈宮太廟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黄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内壝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黄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黄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黄開元禮開寳通禮郊廟並不設黄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黄道太祖命徹之拜於地和峴乞付史官仁宗天聖二年儀注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黄道褥康定初有司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黄非典禮是歲詔自小次至壇下徹黄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氾埽反道鄭氏注謂刬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稾鞂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酢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

祭皇地祇太尉用中書攝

臣等看詳昊天上帝太廟以中書大臣及宗室親王使相攝事皇地祇則以兩制大兩省在輕重先後之序有所未安蓋王者父天母地其禮一也親祠與使人代祭其誠一也伏請祭皇地祇太尉用中書攝并乞下將作監修展齋廳

帝籍神倉

臣等看詳國語王耕一墢庶人終于千畝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久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非所以致潔誠也欲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令一員仍從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于東南

天地合祭為非禮

臣某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烝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潜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做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郊祀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

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
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
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
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
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
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
齋居近（詁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
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
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
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
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
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
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數數則怠夫三年迭祭
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
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
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
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
明効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
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
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
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暨大駕鹵簿
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
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先宿太廟次宿北郊次宿南郊

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
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
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
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
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
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為
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
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
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
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
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
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
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
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上而後進如允所
奏乞下有司施行（按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即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

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于方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尔若以親祠欲徧及之則因循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皆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陳某奏臣昨具劄奏
上亞終獻及公卿升降由阼階親祠亞終獻飲
福有司攝事太尉飲福受胙瘞埋燔柴准中書
批四狀七月五日進呈奉
聖旨並送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再參詳
聞奏今具再參詳到下項取進止合入南郊
式太常禮院太常寺勑

准人君得升阼行事

一臣等前奏看詳禮意惟人君得升阼行事阼
主人階也雖尊如尸其入廟也必自門左其升
堂也必自西階雖親如子其冠也必筵於東序
少北其適東壁而見母也必降自西階故曰凡
非主人則升降自西階明一尊之義也今廟儀
注熙寧祀儀開寶通禮開元禮亞終獻以下其
升降俱由阼階此有司因循不講之失也伏請
自今行禮亞終獻公卿祝史並由西階以應古
義景靈宮亞終獻及司徒司空升降東階亦乞改正臣等徧考禮經無
臣子升降阼階之文蓋阼階天子踐而行事非
臣子所得升降若謂以賓禮待尸而尸升西階
則上利下利及宰夫祝史之屬亦升西階是豈
有所謂以賓禮待之者也其贊衛臣僚從君升
降者既從於君自當由阼

皇帝飲福受胙以專受祉

一臣等前奏看詳祭禮惟主人受嘏故特牲饋
食者士禮也少牢饋食者大夫禮也皆曰嘏于
主人而已雖主婦猶不嘏焉禮有之祝以孝告
嘏以慈告主人以誠孝告祖禰之神神亦以惠
慈而嘏主人則凡非主人俱不當嘏曾子問曰
攝主不嘏不綏祭蓋將欲受福先減黍稷牢肉
墮祭於豆間今避主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
墮祭也梁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
再拜明上靈降胙臣下不敢同也詔依其
議開元寶禮及儀注熙寧祀儀天子親祠
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
胙則於禮為非伏請自今親祠惟皇帝飲
福受胙以專受祉於神然後賜胙臣下以
示均福之義其賜胙及有司攝行事進胙

于天子自如常儀

亞終獻及攝事之臣不宜飲福受胙

臣等再詳亞終獻之官蓋君命之相成其禮者也攝事之有司亦君命之攝行其事也祭祀之主既自天子則飲福受胙固非臣所宜惟君賜之然後爲可是臣下可以受之於君而不可專受於神也所有親祠亞終獻飲福及攝事之臣飲福受胙並乞寢罷其祭終賜胙再拜自如常儀

燔瘞不當在祭末

一臣等前奏看詳禮經祀天燔柴祭地瘞埋所以爲歆神之始其義一也故先儒謂陰祀自血起陽祀自煙起而後代因循亡失禮意不先燔瘞以致天地之神祇而皆在祭末則於古爲戾今之祀儀北郊瘞埋亦在祭末伏請今後祭地之禮降神樂畢即瘞血以致陰祇也

先燔柴以歆神

一臣等前奏看詳禮經祀天之有燔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皆是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蓋周人尚臭掃地而祭故先燔柴於丘上所以升煙而降神也漢魏以後祀於壇上獻畢收牲幣祝冊黍稷爵酒饌物而燔之所以送神也今郊禮祀於壇上蓋循漢魏以後故事然禮畢升煙非所謂禋祀尚氣也臣等伏請後降神樂止先燔以爲歆神之始

先升煙瘞血後燔牲幣

臣等再詳禮經燔燎升煙所以報陽陰祀自血起故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煙爲歆神始祭地以埋爲歆神始然則升煙瘞血以致神祇不可不在先也雖然致神祇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燔瘞之然後爲禮之終故儀禮祭天燔柴祭地瘞血而鄭氏以爲祭禮終矣周官司巫凡祭事守瘞而鄭氏亦以爲祭禮終矣備矣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此說爲得而先儒有謂於燔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經見而又未及薦神遽以燔瘞之則是備於先而闕於後也至後世知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

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欲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籩禮畢依舊於壇次燔牲幣之屬則終始之禮備矣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陳某等劄子又奏詳定到下項事件

郊用特牲

臣等看詳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蓋以覆燾持載之功無物可稱故至恭不壇掃地而祭以下爲貴也大裘不裼而冕無旒陶匏之器藁鞂之席以素爲貴也用繭栗犢取其誠慤以小爲貴也特牲而已不及羊豕以少爲貴也配坐亦特牲以其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春秋傳曰養牲養二卜是也嚴父明堂則有牛羊以其禰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孔安國不原於此乃曰郊以后稷配后稷貶於天有羊豕殊無經據本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坐各設三牲俎不獨配位誤用羊豕而正位不專用犢非尚質貴誠之義古無有也伏請改正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更不設羊豕俎及鼎以有司攝事准此



南郊公卿執事官升午陛

臣等謹按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然則社祭土而主陰陰氣北向故君立北墉而南向以荅陰則郊祭天而主陽陽氣南向君亦當升午陛而北向以荅陽也何佟之曰祭社北向君荅故南向祀天南向君荅宜北向其說與禮合矣皇侃崔靈恩說圜丘之祭並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北向蓋始入之別位非接神之時也若夫升自午陛而北向所謂接神之時荅陽之位矣群臣侍祠無荅神之義則升降當由東陛是以唐韋彤五禮精義曰郊祀皇帝升降由南陛亞獻由東陛社稷皇帝由北陛公卿由西陛國朝南郊儀注皇帝升自午陛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下逮祝史皆升午陛有司攝事太尉亦由午陛升壇且午陛者人主所升荅陽之位也臣下與至尊同陛此程元素所以極論於唐也或曰神俎當由午陛是大不然按少牢饋食禮俎序升自西階唯胙俎以主人親羞故升自阼階則知升階者繫乎人而不繫乎俎也郊丘之東陛社壇之西陛猶廟西階也

郊丘之午陛社壇之北陛猶廟阼階也禮以定尊卑別嫌疑爲本伏請親祠圜丘唯天子升午陛及從升之臣依舊外其司徒祝史當陛東陛若有司攝事則太尉亞終獻亦由東陛升降庶得禮意

祭天之器用陶匏

臣等看詳禮記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今之郊祀有匏爵太尊瓦登而已至於簠簋籩尊豆皆非陶器先儒言天地外神用瓦簋考工記旊人爲簋是也故孔穎達云陶器謂酒尊豆簋之屬又禮器言摶埴以素爲貴鄭氏注摶白理埴本也而今之祀儀乃用龍杓伏請圜丘祀昊天上帝方澤祭皇地祇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摶爲杓庶合尚質之意

太廟用蜃尊

臣等看詳周官鬯人山川四方用蜃故開元禮及開寶通禮饗廟不設蜃尊與周禮合而見行南郊式并儀注太廟陳設有蜃尊二又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有太尊而南郊式并儀注乃無太尊皆式文儀注之誤欲乞改正以應周禮

太廟尊彝之數溢於古仍不依四時各設

臣等看詳周禮宗廟尊彝之數各隨其設如春祠夏禴則以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犧尊盛緹齊象尊盛沈齊秋嘗冬烝則以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著尊盛醴齊壺尊盛盎齊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據此則經有成文故崔靈恩之徒得以推類而爲說云時祭用十二尊也春官不著禘祫之名而崔氏以爲祫所用之彝如嘗烝以著尊盛泛齊醴齊以壺尊盛盎齊緹齊沈齊凡十八尊禘所用之彝如祠禴以犧尊盛醴齊以象尊盛緹齊沈齊凡十六尊必如崔氏之說則是大尊山尊在六享爲無用矣按鄭衆之說則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蓋禘及祖之所自

出故謂之追享祫自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
則禘祫當用虎彝大尊矣其鬱鬯之彝與五齊
之尊各以明水配之三酒則六尊俱用盛以罍
配以元酒今朝享太廟儀注則六彝六尊俱設
按舊儀每室設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則與周
冬烝之禮同也其用象尊二則非也乃春夏所
用者也今儀注及式又設用蜃尊二乃四方山
川所用者尤非也欲乞於式及儀注改正春祠
夏禴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罍六秋
嘗冬烝用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壺尊二罍六
大祫從鄭衆說用虎彝一蜼彝一大尊四山尊
六罍六爲十八尊禘享如祫但減山尊二爲十
六尊以本周禮

明水明火

臣等看詳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
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
氏曰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古者祭日
之旦陳饌于堂東照以明燭又以明水滫瀡粢盛及
滌滌五齊且以爲配尊設于鬱鬯五齊之上今儀
注具存廢而不講恐未盡先王致潔於神明之意

其取火於日固有成法欲乞下有司每有祠事取
以照饌及共神廚之用其取水之鑒及夫遂亦乞從
本所訪求於所出州軍牒取試驗以供祀事

鬱鬯

臣等看詳先王享尊廟莫重於祼祼以鬱鬯者
爲歆神之始也周官有鬯人掌釀秬爲酒以入鬱人
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煑以和秬酒以其芬香條鬯
故謂之鬱鬯後世苟略祼不以鬯禮之大者久廢而
不講非所以盡事神之意按諸家之說鬱謂鬱金
香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又謂鬱金香草味
苦生大秦國蜀地廣南江西州郡然則今江南饒
信諸郡有鬱金香草土人煑爲湯飲香味條鬯
而色又黃意此爲是欲乞自本所牒採取候到
精加辨識如得其真以和鬯酒庶幾補典禮之闕

景靈宮太廟御罍洗不當東霤

臣等看詳儀注景靈宮太廟設皇帝版位於東
階之東又設御罍洗於版位之西按禮記曰洗
當東榮又曰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釋
者以爲設洗於庭當東榮榮屋翼也殿屋則云
東霤伏請設洗于阼階下當殿之東霤

南郊攝事用木爵

臣等看詳禮記郊特牲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故開元開寶禮有司攝事亦有匏爵熙寧祀儀有司攝事惟言洗爵拭爵而不言匏因此不用匏爵伏請自今改用之

燎火

臣等看詳景靈宮薦饗儀注設燎火位於望燎位之東南送神樂成皇帝就望燎位舉燎火注如贊明行禮即不舉伏見景靈宮行禮日幾中猶舉燎火此有司之失也謹按前漢志泰以十月郊見通燎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祀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節度也則是燎火之設本為燎壇相遠舉以為節若宮庭行事燎壇稍近無事於此伏請將來景靈宮薦享不設燎火



拂翟

臣等伏見親祠南郊皇帝自大次至位版內侍二人執翟羽前道號曰拂翟歷考前代禮典無此制儀注亦不載尋牒內侍省尚衣庫亦不見所出唯國朝會要御殿儀稱五代漢乾祐中宮中導從童子執絲拂二人高髻青衣執犀盤二人帶鬅頭黃衫執翟羽二人帶鬅頭黃衫本朝太平興國初稍增其制捧真珠七寶翠毛花二人衣緋袍捧金寶山二人衣綠繡袍捧龍腦合二人衣緋銷金袍執拂翟內侍省差內侍二員執之各公服繫鞋每大慶殿宿齋景靈宮太廟南郊自大次至小幄皆用之原其所出乃漢乾祐宮中導從之物其制不經今郊廟大禮乃用此以為前導奚禮尤甚伏請除去已上合入南郊式并太常禮院勅

薦新不擇日不出神主



臣等謹按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乃擇日而薦非也禮記曰未嘗不食新言新物之出未薦寢廟則人子不忍前此食新孝恭之道也薦新見於經者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獻羔謂享司寒而開冰此建卯之月以之祭韭蓋豳土節晚而氣寒故也周頌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此則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周禮獻人春獻王鮪說者以謂季春三月春鮪新來王鮪鮪之大者云獻于廟之寢也鄭氏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若天子諸侯物

熟則薦不限孟仲季月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魏高堂隆不原於此乃曰天子諸侯以仲月季月薦新非也禮文殘缺經之所載止於四物而已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即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雛雞也）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是也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春孟月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蔬



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以彘仲月果以瓜以來禽（來禽即林禽）季月果以芡以芰（芡今雞頭芰今菱角）秋孟月嘗粟嘗穄配以雞（粟穄爲飯）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稻爲飯）蔬以茭萌季月嘗菽嘗黍麥（[illegible]）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薯蕷（[illegible]爲飯 [illegible]切 今山蕷）仲月羞以鴈以麞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祖宗行之已久禮沿時制損益不必同依於古則太略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

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伏請自今薦廟孟春薦韭以卵（臣等謹按王制曰春薦韭以卵月令[illegible]）以葑（[illegible]）仲春薦冰季春薦筍（[illegible]）羞以含桃（臣等謹按月令仲夏羞以含桃[illegible]）



孟夏以彘嘗麥（[illegible]）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illegible]）季夏羞以芡以菱（[illegible]）孟秋嘗粟與稷（[illegible]）

搜易祭羞以棗以梨周禮籩人職實之籩其實棗栗禮記云內則人君燕食加羞有棗與梨仲秋嘗麻月令仲秋以犬嘗麻今不用大牲故止嘗麻嘗稻月令季秋以犬嘗稻今不用大牲故止嘗稻羞以蒲按舊儀詩曰唯筍及蒲周禮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鄭司農云蒲始生水中子謂季秋嘗菽詩曰十月納禾稼禾稼謂菽羞以兎周禮庖人掌六獸有兎內則人君燕食加羞有兎以栗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栗內則人君燕食加羞有栗月令孟冬羞以鴈周禮庖人掌六禽有鴈又曰冬行鱻羽孟冬羞以鴈周禮庖人掌六禽有鴈鄭氏云鴈鶩之屬仲冬羞以麕周禮庖人掌共六獸有麕內則人君燕食加羞有麕又曰臣等按古今一物有麕舊儀有麕麕宜以麕作麕季冬羞以魚周禮庖人冬行鱻羽注曰鱻魚也杜佑曰此時魚得陽氣潔美今薦用鯉魚白等按季冬獻魚而詩曰有鱣有鮪鰷鱨鰋鯉皆非但與魚同又時美者宜用鯉而已今春不薦鮪嘗爲闕典伏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可也如林檎蕎麥芡萌諸蕈之類及季秋嘗酒皆不經見並合刪去凡此二十七物其新也人君不敢嘗必先薦于寢廟不貴非時而出而時亦不可後也孔子曰不時不食記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後漢詔書亦以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自今當奉祠陵寢皆須時乃



上今太廟薦新之品出於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所供其所無者乃索諸雜買務然池苑所出市廛之物多至後時人已屬厭而方用登廟有乖薦新之義謂宜嚴敕有司凡新物及時而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謂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則失禮尤甚伏請依韋彤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坐仍俟寢廟成薦新于寢庶合典禮



禘祫不廢時祭

臣等看詳大宗伯之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則六享並行而天子禘祫與諸侯異未嘗廢一時祭故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爲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其禘享更爲時祭所以別於諸侯所

謂其治辨者其禮具也國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又未釐正非古之制伏請每遇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祫禘雖與時享先後經無明說以臣等考之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先鄭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明禘在礿祭祫在烝祭之間不在其後也故後鄭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其郊禮親祠准此如允臣等所議乞賜指揮施行

月祭五廟時祭二祧祜無月祭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正義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此之五廟則並同月月祭之也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故不得月祭

告朔謂之月祭

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正義曰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大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正義曰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按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旣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

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

國語曰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

儀禮月半奠

儀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注朔月朔日也自大夫月半又奠又曰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注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疏曰大夫以月半又奠者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不者大夫以上則有之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云於是始有黍稷也云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者謂猶生時朝夕之常食也

又曰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

又曰有薦新如朔奠注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

月半奠謂之殷事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注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前漢祭朔望

前漢韋玄成傳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注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

議罷朔望上食

舊唐書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祠禘烝嘗臘凡五享天寶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饌令

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朔比之大祠李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祭禴祠烝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大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儀當以義爲主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

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寮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祠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定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臣等看詳古者

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
古禮也記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曰遠廟為
祧享嘗乃止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又
曰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而左傳亦曰閏月不
告朔猶朝于廟此所謂月祭也至於儀禮月半
奠大夫以上則有之此所謂非古禮也然而五
廟皆月祭而祧止享嘗者何也曰仁之行有親
踈禮之施有隆殺其義然也其止享嘗而不與
乎烝則又加殺矣自秦漢以來始建陵寢而朔
望上食已非古禮唐天寶末因而舉行於太廟
非禮甚矣本朝沿唐故未暇釐正伏請
翼祖　宣祖時享止於秋嘗　僖祖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時享外仍行朔祭
廟各一獻牲用特羊以宗正丞行事其月半上
食伏請罷之

木尺

司天監景表尺（比晉前尺長六分三釐與晉後尺同）
後周王朴律準尺（比晉前尺長二分一釐比梁表尺短一釐）
太府寺鐵尺皇祐三年五月內修制大樂所造到

中黍尺皇祐三年五月內修制大樂所新定景
祐丙子皇帝詔臣逸臣瑗準古法累秬黍以與
尺度

大宋景祐二年歲次乙亥九月十二日依新黍
定到律尺每十黍為一寸
量到司天監景表石尺　太府寺工匠王藻等
造鄧保信黍尺　太府寺工匠石素等再造鄧
保信黍尺量到司天監景表石尺　太府寺工
匠石素等再造阮逸等黍尺
鄧保信用烏秬黍尺　太府寺工匠楚榮節級
王藻造阮逸等黍尺　據漢志古分分寸造到尺
新定中黍尺連三長　新定中黍尺先定中黍
尺條黍烏司天監景表尺（與宋氏錢尺大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並同）
以中黍平累一黍之廣累十黍寸與景表尺同
（今來新定中黍尺）
黃鍾籥尺一條長九十黍
胡
夾鍾清律尺長三寸七分七釐半　夷則律尺
長五寸六分七釐　太簇清律尺長四寸
大呂清律尺長四寸二分半　黃鍾清律尺長

四寸五分　應鍾律尺長四寸七分七厘
無射律尺長五寸六厘　南呂律尺長五寸三
分五厘　夾鍾律尺長七寸五分五厘
㽔賓律尺長六寸三分六厘　大蔟律尺長六寸
大呂律尺長八寸四分八厘　黃鍾律尺長九
寸　林鍾律尺長六寸　姑洗律尺長七寸一
分四厘　仲呂律尺長六寸七分半

阮

夾鍾清律尺長三寸七分四厘五毫七絲七忽　夷則律尺長五寸六分一厘八毫六絲五忽　太蔟清律尺長四寸　大呂清律尺長四寸二分七三厘九絲九忽　黃鍾清律尺長四寸五分　應鍾律尺長四寸七分四厘七絲四忽　無射律尺長四寸九分九厘四毫二絲六忽　南呂律尺長五寸三分三厘二毫三絲三忽　夾鍾律尺長七寸四分九厘七毫五絲四忽　㽔賓律尺長六寸三分二厘九絲八忽　太蔟律尺長八寸　大呂律尺長八寸四分八厘　黃鍾律尺長九寸　林鍾律尺長六寸　姑洗律尺長七寸一分一厘一毫一絲一忽　仲呂律尺長六寸六分五厘九毫一絲四忽

銅尺

皇祐五年五月修制大樂所奉詔以景表尺均
通爲皇祐中黍尺大宋景祐二年歲次乙亥九
月十二日依新黍定到律尺每十黍爲一寸

景祐丙子皇帝詔臣逸臣瑗準古法累秬黍以
興尺度景祐丙子皇帝詔臣瑗準古法用上黨
秬黍累廣成寸以興尺度監鑄造臣劉保信修
制大樂所皇祐二年閏十一月用烏圓小黍之
廣累百黍尺修制大樂所皇祐二年閏十一月
用烏圓中黍之廣累百黍尺　修制大樂所皇
祐二年閏十一月用烏圓大黍一黍之廣累百
黍尺　一皇祐四年十一月內新置大樂所造
到新定中黍連三鐵尺石作使用
見管十五量尺名曰

一周尺漢志劉歆銅斛尺晉前尺並同後漢建武銅尺　二晉田父玉尺梁法尺同比晉前尺一尺七厘　三梁表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　四漢官尺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五魏尺杜夔所用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厘　六晉後尺晉江東所用比晉尺一尺六分二厘　七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　八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　九後尺隋開皇官尺後周市尺並同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　十東魏後尺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十一蔡邕銅籥尺後周王朴尺同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並同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十三萬寶常水尺其律黃鍾律當鐵尺南呂倍聲言黃鍾之羽故謂之水尺南　十四雜尺劉曜渾儀土圭

尺也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十五梁朝俗間尺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三厘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 文

杭州勸學文　仙居縣勸學文
勸諭文　知謗文
祈雨祝文　謁廟祝文
祭張侍讀文　祭同年楊絢察推文
祭錢舍人文　祭浦城黃瑊虞部文
祭妹三縣君文　祭仙孫五郎文

### 杭州勸學文

某嘗謂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爲辭章取利祿而已必將風之以德行道藝之術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興治美俗也杭東南之會藩也其山川清麗人物秀穎宜有美才生於其間然自建學已來絃歌之聲藹然士之卓然有稱于時者蓋鮮反不逮於支郡何也豈非瀕海之民罕傳聖人之學習俗浮泊趨利而逐末顧雖有良子弟或淪于工商釋老之業曾不知師儒之道尊而仁義之術勝也某之至是邦也固當以教育爲先務而必致學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於心而形於事業然後可以言仕此所

謂學之序也雖然自以爲愚蔽弗明而力不足且勝其任責不逮思得明誠篤行之士相與講議其道而推行之

## 仙居勸學文 皇祐元年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爲善莫善於讀書爲學學然後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爲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爲學則兄姊有愛一家爲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爲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爲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將變而爲善矣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户無徭役休蔭子弟豈不爲盛事予自到任以來居常憫汝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隣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唯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箠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奈奉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身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乃相扇熾(犯御名諱)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欲與革弊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百里之邑良民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茂朴美之器可使爲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爲學真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其子弟遠令來學子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即去汝父老其聽予言

## 勸諭文 知仙居縣日作

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穀)昏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讓畔(世有界畔不相侵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挈)則爲禮義之俗矣

## 知謗文

人有告予曰子教孺子之學而爲利有諸否乎予應之曰甚矣子之鄙予也使予訓人以利夫子孰以爲義哉或曰人有以是謗子於大人者

子盍辯曰是不知予者而爲之也焉用辯語曰人不知而不慍孔子仕於魯祭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孟子館於上宮館人失屨而爲從者之廋夫聖賢之爲衆人之所不知烏足怪哉予固不敢竊比於是抑有所不知者凡士之行己自信不顧世之毀譽而能免夫小人之口幾希日月之交而薄蝕生君子小人之交而誹謗興理勢之常然雖聖人不能無是患顧自爲如何尓焉用辯或曰古之鴟鴞巷伯曷爲辯且慍乎曰彼不獲已也二叔之亂將危王室周公不陳戒成王業之艱難以告于王則周道墮矣讒人之言行于亂世寺人孟子不舉其惡而誅之則禍及善人矣予何憂哉或曰然則寧無慊乎人謂子教孺子而利之子盍屏諸曰不然是又惑矣予方推古人之心至誠不倦將以進夫學者今聞小人之言中道而遂畫是使予終身不得與人爲善也可乎若人有謂周公吐握身下白屋之士其亦利爲之也周公聞其如是將爲之畏避而不敢下士乎有謂孔子之徒三千門弟子七十有餘人其亦利之爲也孔子聞而畏避而不受門弟子乎殆不然也予聞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未聞爲善而畏小人也雖然豈盡無所畏哉抑亦有所未至而䂓之耳故予之所畏於彼祇其所以自畏也人有謗予以不仁者予聞而思之曰我誠不仁矣古之人有孔子者其爲仁也如是我無能焉雞鳴而起孳孳焉盡其所爲孔子之道而後止焉人有謗予以不義者予聞而思之曰我誠不義矣古之人有孟軻者其好義也如是我無能焉雞鳴而起孳孳焉盡其所爲孟軻之道而後止焉若是則余之所畏也夫能以仁義不如孔子孟軻責其身而自視不惑者雖舉天下之人非謗之又何患焉吾故曰雖聖人不能無是患顧自爲如何耳韓愈既作原毀以明夫怠與忌者之患予又作知謗爲之自治云

## 祈雨祝文 慶曆四年

其以王事不能遍走山川神祇謹擇日用牲酒果於龍壇之隅置諸位來尓諸廟之神以告之神其聽予言今年自春徂夏膏雨不時川澤流竭田苗將槁人大恐怖若無所依予亦不暇

于飲食令農夫終歲勤勞于稼穡惟夫子租賦是供亦惟尒神明粢醴是奉尒尚庇庥于人不可安以處也縣令旣否德不能活民惟神活之亦惟尒世世於民永有康食予雖比于罰敢有詞神其降甘雨

謁廟祝文 慶曆三年

某伏聞縣有官屬到任禮上訖凡三日始往拜諸廟之有靈德庇休於邑人者某職掌縣簿而且承長官闕以躬臨民敢不夙戒奔走承事以告其至明神降之

祭張侍讀文

嗚呼天之生物必篤其材傾者使覆栽者使培惟公之生實富才良器渾以厚德博而方早踐書林晩登華近入論思忠危言屢進左官江表歷典州府安恬養素躭樂詩書謂公元老帝不遐遺置諸左右以卒其施自聞公喪痛悼嗟惜如何哲人天奪其澤公之好善平昔相知公今逝矣知我其誰過公之廬不見靈輀銜哀奠斝以訴諸孤 嗚呼哀哉

祭同年揚緬察推文

慶曆二年相過京師兄時榮名余實繼之予官浦城兄曰宅里乃相訊問言語教指明年六月來掌簿書兄有母喪亦在其廬自爾往來情過于初予時不寧疥瘦頊瘵僕夫遣走來訊來謁書辭之懃綢繆如疑及徂京師來無虛月聞得南昌惟命伊何不恃文書乃寢疾病余匪其旁不撫以摩兄之才雋天實與畀旣庸不施何遽以死六月四日得書泗水兄之手澤不忍熟視瞻彼日月相在孔迩喪車來歸我行在山不得往哭道途之觴酒醪不嘗獻奠不躬酹此永訣悲何可窮嗚呼哀哉

祭錢舍人文

噫公之生氣直以方蘊畜道學發爲文章力取巍科驟登顯仕校書東觀記言右史翱翔禁掖潤色王言輸忠獲戾困不失身龍飛稟征帝命甄復還爲諫官其言諤諤暫居藩翰人曰非宜謂即登庸大業敷施天之生才俾乂王家公乎謂何壽爾不遐嗟余有官葬不臨穴過門奠觴永以哀訣嗚呼哀哉

祭浦城黃虞部瑊文

某曩叅爲屬吏最荷公知自聞公喪攀號無已此

者被命出守四明歸省松楸道過墳下追惟恩舊涕泗橫流薄奠斯陳以告于幽

## 祭妹二縣君文

嗚呼兄弟之愛如四體之於身尓其死矣吾何愛其生先子早世兄弟孤惸尓年最幼尤鍾愛于母兄接遲窮居十有餘年惡衣糲食同茹艱辛兄既得仕爾德修明學禮與詩習以蘩蘋後又十年爾乃從人事夫柔嘉琴瑟鏘鳴生雖孔艱克配賢仁孰謂不遐福祉臻臻聞爾訃音哀不勝情哭不憑棺不見容聲酹酒以文尚感精神死生永訣長想無因嗚呼哀哉



## 祭仙孫五郎文 皇祐三年

嗚呼仙孫生汝七十日未孰汝面汝遽亡耶黃巖之別舟中抱汝不覺出涕深知汝幼不利遠行過在父母復將誰究吾在京師聞汝之歸舉家疾疫十死四五凡十月餘日不得汝孃一書心亦驚憂然又聞汝子母康寧不復省察豈疑汝遽如此耶朋友家人具知汝事諱不吾言故吾今日之心猶望望然欲即見汝梁益來汝孃書又諱不言及得季甫先生書始知汝誠亡也

嗚呼仙孫汝負吾耶吾朋友四五人皆憂嘆晚娶未有嗣子吾又多病不保以長及汝之生始安吾心故吾日夕冀汝長立上奉汝先翁之祀下以繼吾之老豈知汝遽如此耶汝將不為吾兒則不如勿生生既不幸而人亦當使吾見而訣之曷為使吾終身置汝不足於心也吾嘗與汝孃言人之於骨肉無老幼生則相養死當葬埋封識使之不忘聞汝亡時孃亦不得聞知未知置汝於何所耶汝身幸存是天錫吾兒也汝身不存吾生何樂也吾無意於世久矣思汝先亡翁與二先亡婆洎與世母皆早世墳墓未安常欲買一山族而葬之擔官廬其旁以老吾身今汝又亡吾志愈決矣使吾今日即居顯官享豐祿以苟富貴者吾視與吾子血肉在土於吾何安雖然吾今日之力未能圖之尚須任蒲河陽繼入遠官可六七年汝身幸存即圖南歸卜塍墓事瘞汝於亡翁之側安汝於吾廬之旁吾心始安焉嗚呼仙孫恨汝未知吾言汝知吾心之苦否也今遣梁益歸請汝孃澆酒奠吾文於汝旁以安汝魂汝能知乎嗚呼哀哉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議四 策題

韓信論　鮑叔薦管仲論

策題六道

## 韓信論

按項羽紀曰漢王追羽至于陽夏乃與韓信期會將以擊楚洎楚軍至于固陵信乃不會楚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其約其柰之何對曰楚兵且破信未有分地是以未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王乃自陳以東至海裂而與信信於是始會以破楚愚嘗三復其說未始不撫卷而歎曰此信可謂見其利而不知其義也且夫高帝爲君韓信爲臣君有難則臣濟之義也臣有功則君賞之利也義者義於君利者利於己孰有寵君之命食君之祿當危難之際反利於己而不利於其君者乎且信始自布衣無所推擇涉淮事項項不能用及歸於漢漢王禮之於是修築壇之儀拜上將之任其厚遇之若是無他也欲使安邦靖亂以固一朝之宗社而已然當楚漢爭衡之際天下未定得失

之權皆繫於信當此時也必當憂國忘家捐軀濟難以報其主可謂義矣及其固陵之會而反不從洎漢王分土地而與之方乃率兵大會以破楚如此則信之意果將先己之利而後君之難乎若高皇之有天下非受天命當固陵之會信兵不至上下無援爲楚所滅則盡爲虜矣又安得有壤地而賜之乎至如楚昭王返國以賞功臣申包胥曰吾爲君也君既定矣吾何求哉乃避其賞武帝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矧二子推忠於國盡瘁於君斯亦至矣洎乎受賞治第之際尚能辭之況信之於漢邀君之寵不爲不多矣受君之祿不爲不重矣當固陵之會不能應期而擊楚排兵而濟難而反貪其壤地不亦繆歟嗚呼司馬遷班固修史至此而無明識予恐後代臣子踵其所爲不能全事君之節故揚搉而論之云耳

## 鮑叔薦管仲論

昔齊桓公自莒入於齊使鮑叔爲宰叔乃辭之以薦管仲謂其忠信可結於百姓禮義可法於四方愚嘗觀鮑叔之言以管氏行事終始驗之亦未見忠信禮義之効竊甚病之何則夫忠以爲國信以結人盡禮所以事君見義所以忘利且管仲因襄公之亂奉子糾以奔魯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而管仲不能殺身靖亂歸子糾以嗣之非爲國也豈曰忠乎洎齊人殺無知而逆子糾齊大夫又逆小白而仲不能勠力爲主先就其國失齊之望非結人也豈曰信乎洎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遂命魯公以殺子糾而仲不能刺心刎頸以厚其報非事君也豈曰禮乎既而桓公遣使於魯以逆管仲而仲不能高翔遠逝以全其節反以爲相非忘利也豈曰義乎四者無一擅身後之名以爲其實不亦過矣至如燕伐齊王蠋不受萬家之封趙滅智伯豫讓吞有賢人之報然皆不顧其利其一心殺身以成仁効節於明主亦庶幾於忠信禮義之道也矧管仲沉幾先物高氣蓋世當亂國爲良弼無以夾輔子糾歸於齊國俾失襄公之嗣而死魯君之手而復荅黃反覆終始參差反北面於桓公失厚報於先主而可擅忠信禮義之名乎厥後雖能霸齊強尊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皆權詐之力也烏足道哉鮑叔之言可謂過矣

策題六道

問主道莫大於知人堯授舜以天下而舜舉八元八凱以敷五典以叙百揆流四凶於四裔之外而海内臣服君子以爲知務矣上方纂承先帝之烈躬擥萬機夙夜孜孜興廢補敝而獨於知人官人之法尚未皇暇士論惑焉然則方今中外小大之臣與夫天下之士忠邪雜揉未易一日而知雖有堯舜之聰明烏得察其賢否耶此固不可輕慮無法而欲必其真僞也昔者皐陶謨九德於舜取人以才性之分孟子戒時君以三愼用人推而行之皆足爲法而議者以爲難行於今之世必待其人有是數者之德而後官之是必盡人之性然後可爲也君子者焉得人人而察之必使左右一國之人皆以爲然而後我然之則是其責之也已詳而天下常無完士矣然則二家之說蓋亦不足法歟又不然也願聞子之高論以擇厥疑且以備有司之擇焉

問孔子作十翼以賛易道微辭奧旨雜出於衆篇不可以一躰求不可以一隅見周流變化以極夫天人事物之理其間有言鬼神陰陽之道而終之以善性之說何也至於序卦雜卦蓋與夫彖繫相爲表裏雖其言有若相戾而義各有歸經曰地中生木升是升不來也又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可謂不來乎木上有水井井通也又曰困乎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可謂通乎賁剛柔相文也而曰無色隨必有事也而曰無故臨觀相反也而有與求之義巽兌皆柔也而有伏見之文皆先儒之所未講明而學者之所宜究也願析精蘊別白而言之

問洪範五事協于庶應休應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皆以五事之配而言之至於咎應常雨則曰狂常暘則曰僭常燠則曰豫常寒則曰急常風則曰蒙何也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失其傳百氏之學紛然肆邪說以梟亂天下孟軻荀卿氏作相與提仁義之言以闢之陵遲至于漢唐道益大壞楊雄韓愈氏又從而扶持辨正然後孔子之道熄而復明國家承平百年儒學雖盛而釋老二氏源流益熾至於莊韓管仲之學亦相繼而起天下翕

惑學者不知非焉此今日之患也昔者聖人之徒知其道之在己一夫不由先王之術則闢而正之正而不已又從而筆之於書以見後世不使其賊於仁義是烏足爲儒者道哉曾西有言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爾何曾比予於是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也有誦莊韓之書於孔氏之門則麾而去之韓子謂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彼之道不行由此言之則彼非其道不容於聖人之世從可知矣然則今之君子有進而取之者其亦有説乎不識老莊之所謂道德釋氏之所言理性非之刑名仲之政令其有取於孔子之道者乎無也不可以取而取之不仁可以取而去之不智如欲取之又懼乎賊吾之道而遺患於中國非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之慮也然則如何如欲去之必將明吾聖人之術有以勝於彼者使彼之姦言邪説不得以欺瞽愚衆而學者之無惑玆有望於君子言也

問夫士志於道仁義而已矣捨仁義而言之非吾所謂道也子思之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韓愈之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皆合仁義而言之也易之繫辭則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斯又何道也夫所謂形而上者無形之名而陰陽者有爲之用然則皆名之道何也推乎其本則與夫子所言之道其有異乎不異也先儒云百王無變之謂道貫或云弊者道之失既曰不變而且有弊何也必有體用悉爲詳言

問聖人之志見乎經者其惟易春秋之微乎夫易之爲書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體天下之動以盡人事之理是非無爲無體者也而仲尼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言乎遠則不禦則靜而正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其神明博大以至約不可爲躰要如是何也春秋之法常事合禮則不書違禮則譏之公穀氏之言也或者引以爲説謂春秋無褒可乎又穀梁曰春秋爲尊親者諱必微文以示義微之之旨孰見於經或者謂聖人書法辭高義隱理當自爾非微之也其説如何請詳于篇以覩學者之所蘊焉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 易講義

大有　謙

### 大有

此卦正與同人相反所以次同人者序卦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受之以大有然則离乾二體何以為大有夫六五一陰得中而居尊位為上下五陽所歸又陽為大是所有者大也有其大者故曰大有以君臣言之是大有天下之衆賢以君民言之是大有天下之萬民也又陽為富寶以富寶言之是大有天下之萬物也夫大有天下之衆賢如書所謂九德咸事俊乂在官野無遺賢是也夫大有天下之萬民如中庸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也夫大有天下之萬物者荀子王制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北海走馬吠犬南海羽翮齒革曾青丹干東海紫紶魚鹽西海皮革文旄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陶

治足器械工賈不耕田足菽粟矣
繇辭曰大有元亨
夫大有之主既大有天下之臣民萬物此所以見大有至德以富亨通也彖辭不言大亨而言元亨者言大有之君必有元善長人之德而致亨通也若言大則不能兼元善之仁言元可以兼大也
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柔得尊位六五也居尊位是大也處上體之中是中也上下二體五陽皆歸之是上下應之也上下五陽皆應之陽為大故曰大有居尊以柔中之德以虛受人高明照物物必歸之以柔居中不尚剛武而用文德上下所歸
其德剛徤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乾在下體為內離在上體為外凡大有之君內有剛徤之德施之於外則以文明而不以威武此天下之所以歸也六五之陰下應乾九二之陽是應乎天也五居君位有文明大中之德而能應順天道奉承天時而行動不違天之道此所以元亨也應乎天而行如乾

文言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
彖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本剛徤而高明火又文明而在其上此乃明盛之極至所以為大有也夫天道之至明惟其福善禍淫而已君子法此卦體居大有明盛之時天下之臣民萬物既已富有宜何所為哉惟當遏惡揚善旌別淑慝遏其惡者揚其善者以順天休美之命也夫惡者遏止之則天下之惡莫不去惡悛矣善者稱揚之則天下之為善者莫不勉勸使民日遷善遠罪而歸於至治矣夫大有之德無尚於此也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彖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
大有之卦火在天上文明之至著也又體有五陽陽為富實居文明富實之時能謙卑以下物物必歸之若自剛亢滿盈必致咎害故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故大有之主六五以柔得尊位而為上下所歸故其爻辭曰厥孚交如吉初九居大有之初而體是

陽爻處不以柔不得無咎害也任夫剛實以斯而往害之道也然居卦下無位之地不與物交剛而能謙物莫之害可以無咎故曰無交害匪咎交者交於物之謂六五曰厥孚交如隨初九曰出門交有功鴛鴦詩曰古者明王交萬物有道皆其義也艱則無咎者凡人居於大有豐富之時志易驕滿故於其初當自艱難惕厲不敢忽易居之則可以終保無咎故曰艱則無咎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人繫卦於事之初未常不存戒慎今初九戒之以艱則無咎者蓋居大有之初戒在盈滿忽易不可不慎也先儒多解匪咎義連下文謂欲其匪咎艱則無咎此恐非也既云艱無咎義已足矣其上不須更言匪咎可也然則不云無咎而云匪咎者蓋上文云無交害其下又云艱無咎若更云無咎則不成文辭故變無為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陽爻而居陰位不任剛實者也居中而上應六五是能以中道任君之事者也居大有之時雖體陽爻而能處柔順不任剛實以自盈滿又以中道任君之事如大車之任重載物也有攸往無咎者夫乾體本在上今居下體必往而進於上今二以中道上應於六五之君可以升進无咎也六五應之可往雖剛居順無咎履非其位合有咎然居中而應終必進往免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以陽居陰而應於五又居下卦之中是六五之君委任以事能以中道任重厚載如大車之載物積聚於中而不傾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居下體之極處重剛之上而獨履得其位故有公位之盛焉惟公用此位與德以亨通于天子夫九二居中九四亢近公位雖體陽

爻皆不稱公而九三獨稱公何也蓋六五柔君九二九四又皆處於柔順不及九三獨體剛而得位居下體之極爲群陽之長特見尊任而寵納之權重位盛故曰公也小人弗克者繫辭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夫三非中位又居乾健之終在下體之極過亢則凶今大有之時上有柔君而三獨權重位盛君子居之則能乾乾夕惕危厲防其亢極可以通達天子若小人則不勝其任恃權剛亢必致凶害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字先儒多解爲滂旁之旁王輔嗣云既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爲懼也可謂危矣惟夫有聖智者乃能免斯咎三雖至盛五不可捨能辨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無咎矣旁謂三也石守道亦取此說非也陸希聲云如非在五旁兢兢以自警不敢恃怙則無咎劉牧亦以旁爲三當用而已居其上能自度其勢不勝于三不爲三之事而避三之盛則知幾也此皆非也先儒不通彭字之義以彭爲旁皆牽合彭旁二字義本不同也況九四陽爻自歸六五與九三情狀絕不相干爲見三有公亨之辭遂引以爲旁曲牽其義皆不可取周公關雖解以彭爲盛亦云九四體是离明能明九三專權不從九三之盛專心奉五恐皆非爻辭之義彭字當爲彭字(砂郎切)干寶云彭亨驕滿兒王肅云彭壯也夫大有之世戒於剛亢盈滿故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是也況四位逼近於君居多懼之地又是柔位而以剛陽居之此宜有咎也若知其失位而又逼近危懼不敢以其壯盛盈滿之心處之則可以無咎匪其彭無咎猶若不以壯盛居之則無咎也

象曰匪其彭無咎明辨晳也

离爲文明陽爻又明知其以剛處柔履非其位而又居逼君疑懼之地而能不自盛壯驕滿以見疑於上是明智辨別之昭晳也辨君臣尊卑之分明見幾之作明辨辯之宜早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以一陰爲五陽之主上下五陽無他陰以分其應皆宗於五五又不尚剛武而以文明虛中之德受之故其誠信孚于上下如交結然也故厥孚交如所謂威如吉者居大有之時以文明大中之德交孚於物而不尚威武而民自懷來畏服如有威然也此所以吉也若富有天下不以誠實文明之德使民心悅而誠服而徒威武刑罰以毆之人亦不畏也故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記曰有威可畏謂之威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又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此是威如之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夫五之所以有信交孚於物者蓋其至誠自然發於心志之中與物交結非有思慮造作而然也傳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

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五之爲德天下之所以畏威者以文明而不以威武其道甚平易而無所備豫也又衆自懷其文德端居和易而無用防備

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夫大有豐富之世戒於剛亢盈滿上九居一卦之極而以剛陽處於陰柔無位之地衆皆乘剛而已獨覆六五之陰柔是思乎順者也五有信德交乎上下而已履之是履信者也陽爲君子有剛明之德而潔身高尚不累乎位是自尚其賢行也居大有之終兼此三德盡天人之助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謂自天以至于人皆福祐之也輔嗣之解皆是惟不見以剛處柔爲思順之道也孔子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蓋言君子若所行履乎信所志思乎順又自賢其身行耳富有之盛居於上極而不以物累其心有此三德則天人助之何往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處大有之上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也餘爻皆乘剛已獨居陰而乘柔順也五爲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之謂也雖不能體柔而以剛居

柔思順之義也居豐有之世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也

☷謙 艮下坤上

艮爲山坤爲地爲地山謙謙次大有者序卦意謂有大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蓋所有既大守卑謙則吉也地山二體所以爲謙者夫山本高而在地之上今反卑而在地之下所以爲謙也又九三一陽爻爲五陰之主居艮體之極艮爲止又陽得位爲正是內有剛德而止於正也外體爲坤坤德柔順內有剛德而止於正外見柔順以行之此又見君子之謙德也若外雖柔順而內不剛正而止則流而爲柔邪無所守也不足以爲謙德也夫人之修身待物欲無悔吝憂患不可以不持謙德也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因次序九卦其二曰謙德之柄蓋言文王以聖人之德居紂之亂世故憂危之患若不持謙以爲柄何以保身而無患又曰謙尊而光解在彖辭又曰謙以制禮夫聖人制禮將使人檢身無過其要以謙恭爲本人有禮則安故序卦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是謙者禮之本也故曰謙以制禮謙之於人大矣

繇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吉

夫人能卑謙爲德以身下物不自盈滿則物無不與悔吝不至此所以亨通也書曰謙受益乃是謙亨之道也君子有終者言君子以謙恭爲德以身下物則天下莫不與之此所以終亨其吉無有憂患悔吝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孔子斷謙亨君子有終之義夫天至高而居物之上其氣下降而交於地下降是天之謙也而三光全四時行萬物生其道益光明此是天道謙而亨也夫六氣上運三光下垂亦是下濟地道雖埶於卑而其氣上躋而交於天處卑是地之謙也然而氣乃上行以助天生物此是地道謙而亨也言天地者蓋舉其大者有謙德而光亨則人道用謙而亨通固可知也既陳天地謙亨之道又歷陳天地人神之道皆貴謙而惡盈以明謙道之不可

不務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夫天道陰陽寒暑迭爲盈虛消長長極則消盈極則虛此是盈則虧之也消極則長虛極則盈此是謙則益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亦是虧盈也月晦則明復生是益謙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天道虧盈而益謙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夫地有山川丘陵至高之處終必崩陷如詩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易曰城復于隍水盈科而進是地之變盈也海水至卑四瀆百川之盈滿者莫不流而趨下以益之此是變盈流謙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之道見人之盈滿者則陰降禍以害之楊子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也鬼神視不見聽不聞依人而行人有持謙恭者則陰降福以福之石祁子兆於龜東方朔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人之情莫不惡人之自盈滿者見人之驕亢踰分者舉皆惡之益上九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莫益之或擊之此皆近乎惡盈也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此人道惡盈也凡人有謙恭下物者則人情舉皆好樂之且未聞有卑謙自下者而人惡之故古之聖賢修身行己無不知以謙德爲本故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禮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故自謂便人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夫謙之道無問尊卑貴賤但能持而行之莫不亨而終吉故尊者用之則其道益光明卑者用之不可得而過越也踰過也凡人惟是驕亢盈滿賤而好自貴卑而好自尊則爲物所惡有陵犯而過越之者若處卑而又謙物安得而踰焉故曰卑而不可踰也

君子之終也
夫謙居尊用之則道益光處卑用之則不可以過以此知謙之道是君子保身之終吉也
此又解繇辭君子有終也尊而居至貴卑而居至賤用之無不利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夫山體本高今下處于地中謙之體也又一義山體本高今下處于地中是高者下之也地體本卑今反居于山上卑者舉之也夫高者下之卑者舉之此見益謙之義故君子法此卦體有益卑舉下之義裒取其盈滿者而增益其寡少者使之平也多猶盈滿也取富以益貧損有餘補不足皆可推類求之稱量其物而均平其施與不使多者益多而寡者益寡而不平也故聖賢君子得位行道不惟以身行謙而有終吉又知此謙卦之義當抑退驕高盈滿之人而進益謙恭退讓之士平均其澤祿施也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亦近此也書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咨矣富人哀此惸獨王輔嗣注云多者用謙以爲裒寡者用謙以爲益非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居卦之下謙矣本是陽爻又以柔也惟君子爲能用謙故曰謙謙君子凡人但患驕矜自滿無謙德則物不與也若能以身下物謙而又謙何事之不可濟何險難之不可涉哉故此居卑處柔謙謙之君子可用此以涉大難獲其吉有助而無害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初六居謙之最下無位之地未施於物謙而又謙姑處卑以自養其德未足以有爲也
六二鳴謙正吉
鳴謙者謂謙之聲鳴遠聞也六二以陰得位居下體中是謙而鳴者也居中履正而得謙譽乃是出於中心之正非要名取譽而得故曰正吉
象曰鳴謙正吉中心得也
雖有謙德聲譽旁達苟不由中心之正則是

要名取此不足以爲正吉今六二居中得位而鳴是發於中心之正得此譽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一陽爲五陰之主合居尊位而下居於三是有謙德也五陰無他陽以分其應皆宗於己而已能上承於六四六五上六之尊而下接初六六二之衆可謂勞矣夫能勞而承上接下其志又謙此萬民之所以歸服也衆陰猶萬民也大凡人有善則矜之有勞則伐之今九三勞乘於上下其勞如此而能謙巽不以爲德此所以保位有終而吉也禹治九州之水患三過門而不入手足胼胝其勞如此而不矜其功故舜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正是勞謙也繫辭云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六四無不利撝謙象曰無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爻以陰居陰體柔得位上奉六五之君下附勞謙之賢奉上下下盡夫三德謙之至也故無不利夫人若體順居正順以事上恭以接下何所不利哉撝謙者謂有此三德盡謙之美舉措指撝皆得謙道動不違於法則也

坤六二體順得中履正曰無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五本陽位而以陰體居之是居尊而能盡謙德者也夫居尊御物不以剛武而以謙順此天下之所歸也不富其鄰者陽爲富而陰爲虛今五以謙虛而得民是不以財富用諸其鄰也利用侵伐無不利者夫侵伐者古先帝王最爲難行之事非有至謙至順之德不可以稱兵於天下故古者有不庭之國不軌之民王者必先躬行巽讓修文德以來之若其不服然後可以行師侵伐之也若謙德未至則不可以用侵伐雖用之天下之心亦不服從也今此六五居中體柔謙順之至方可利用侵伐無所不利若湯文王之德方可當此文湯之時葛伯不祀湯事之以犧牲粢盛而終不從然後征之故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文王以聖人之德當紂之亂內文
明而外柔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盡
夫謙德始可以征綿之詩曰昆夷駾矣維其
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皇矣詩曰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如湯
文王如此謙恭然後可用侵伐不服之邦禹
受舜讓征三苗而不服益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言帝舜號
泣旻天至誠感神之事禹乃班師振旅誕敷
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禹之聖如



此益以未盡謙德可以格有苗以此明之謙
之六五體柔居中盡夫謙道故利用侵伐不
服之國無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孔子解謙之六五何以利用侵伐蓋征不服
者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居于上極以陰得位體夫正順盡謙之美故
曰鳴謙其謙德著聞如此亦足以利用行師
然最處于外非尊位非如六五可以侵伐天
下之不服者但可以征自己屬邑之不服者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雖謙而鳴可以師征然居非尊位不得如六
五侵伐無不利故曰志未得也但可以行師
征己之邑國而已也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易講義

豫　隨　師

䷏豫（坤下震上）

爲雷地豫豫者悅豫之名所以次謙者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言君子居大有之時志易盈滿若能以謙恭處之則必身享悅豫故次謙卦夫悅豫之道本起於人心之和何以言之凡人之生有恭敬之心有和樂之心此禮樂之所由生也故禮主其敬樂主其和聖人知人心之有敬也故有君臣父子兄弟賓師尊卑貴賤之禮焉若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弟之於兄賓主之相交尊卑貴賤之相接必有敬焉是敬之生於人心也然而敬而不息則勞勞則人不能安養以久生必養之以和和亦生於人心夫人聞金石絲竹之音則悅於耳見干戚羽毛之文則悅於目聽與道諷誦之辭則悅於心此和之生於人心也故聖人作樂之聲音文章器用言語以道人和樂之心以安養其生然和樂之心不可使之放肆無節而流又修禮致敬以節制之必使禮樂相須以成其德是悅豫之道起於人心之和也故人情莫不欲致悅豫然而得其道由其義以致悅豫是得悅豫之正也若不以其道不由其義而得悅豫非豫之正甚者以至盤遊逸樂或蔽於聲色荒於禽酒若孟子所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太康失邦盤游弗反之類此是豫之不以其道至於流蕩者也故君子之於豫必以身行順行居則其身逸豫動則其民悅樂若孟子所謂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書秦誓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又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是得悅豫之正也諸儒解豫爲順動則萬民悅豫非也雜卦曰謙輕而豫怠夫豫則易怠故不可不防微而豫戒也又豫取備豫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是也今觀卦繇彖及六爻之辭皆無備豫之義惟取悅豫之豫者蓋聖人於易道推類不一故又於繫辭取擊柝備豫之義如屯卦取屯艱彖辭又取屯盈之義也

繇辭曰豫利建侯行師

取彖辭順動之義也古者分國建侯以一國生民之命繫於一君得其人則一國之民安且治不得人則一國之民危且亂故王者必順民心而建諸侯也夫師旅之興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必上應乎天下順乎人以誅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惟順而動可也故曰豫利建侯行師觀其卦體是以九四言之也九四一陽為五陰之主五陰無他陽以分其應故皆宗於九四一陽如古者分建諸侯以天下之民蒙然無知既爭且亂不可以無主故聖人擇其賢明者分國以為諸侯以治其群衆此建侯之道也今五陰時弱皆以九四陽明之爻為之主有建侯之義故曰利建侯夫行師之道雖士卒之衆皆是匹夫不能以自正必得剛中之丈人為之主師然後大衆正焉今此卦五陰不能以自正皆宗九四以為之主有行師之義故曰利行師如屯卦初九利建侯亦是一陽為衆陰之主師卦丈人吉亦是九二一陽為五陰主其建侯行師指九四而言之亦可知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

九四剛陽下應初六又上下群陰皆宗於己其志得行故曰剛應而志行

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凡順於義理而後動不違於人不戾於物不惟其身之悅豫至於萬物亦悅豫故曰順以動豫夫致悅豫之道能順以動其道即如天地之道日月莫不順行四時莫不和平萬物莫不化生而况建侯行師一小事乎其利可知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夫天道以元亨利正而資始萬物地道以元亨利牝馬之正而資生萬物天以健行地以順成陽以生長陰以肅殺此是順動之道天地順動故日月皆循度而行無有過從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此是日月循此度而不過也若天失元亨利正而不資始地

失牝馬之正而不資生天不以徤行地不以順成如此之類皆是不以順動日月之度亦過差也四時不忒者夫春蠢然以生物夏假大以長物秋收斂以成物冬終以藏物各得其序而不差錯是不忒也

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夫天地以元亨利正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於天下也仁以愛之義以利之禮以明之信以成之樂以和之政以正之刑以平之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不行一不義不殺一無辜此聖人以順動也聖人順動如此則不妄刑罰於人故刑清而不濫天下之民莫不心悅而誠服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所謂豫之時者豫非常行之道有時而豫是豫之時也若聖人身行順行獲正道民安俗阜天下和平此豫之時也非此之時而好悅豫是蕩逸之道也所謂豫順以動是也孔子知豫之時與順動之義至大非聖人道叅天地莫能用之故曰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

豫卦震在上體震爲雷乾之一陽下交於坤之初爲震震爲陽卦雷在地下爲復卦言陽氣始復於地下也雷出於地上爲豫卦言陽氣出于地上奮動而悅豫先儒皆云雷出地震奮而萬物悅豫非也夫雷是陽氣之聲雷出地上是天陽和氣之聲奮動而悅豫和氣之聲奮動而悅豫則萬物亦自然悅豫也如此則義通聖人以順動則身享悅豫加於民物則民物亦悅豫也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帝以配祖考

夫天陽來復出于地上則震動萬物而成變化先王有盛德大功和平天下故法此卦作爲大樂以宣導至和之氣以崇大其功德若堯作大章以章明其德舜作大韶以明紹堯之功禹作大夏以大二帝之功皆是作樂崇德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殷盛大也周禮宗伯之職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又樂至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此是盛薦之上帝也法雷出

地其陽聲亦上向于天也以配祖考者言以樂薦祭上帝用祖用考以配上帝也若周夏正月郊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祖后稷配之又以九月祭五方帝於明堂以文王爲祖以配五天帝武王爲考以配五人帝此是以配祖考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凡豫之道不可窮極悅豫窮極則有流淫之患所宜見幾戒慎於其初也雖其時位可以悅豫猶當未以爲豫如康誥所謂乃汝盡遜



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如此可也況居豫之初而遂鳴乎鳴豫謂豫之聲名有聞也初六以陰居陽位已不正又特應於九四其志得行是豫之鳴者也居豫之初志遂如此況於終乎故聖人特於初戒之曰凶孔子曰鳴豫志窮凶者言悅豫之志窮極必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以陰居陰得位之正又居坤體之中坤體方靜不動夫居中履正方靜不動故剛介如石不惑於豫幾微之際則先知之不俟終日之間言知之速也故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聖人特於此爻言幾事者蓋因初爻豫凶是不知幾之故也凡人皆有逸豫之心若不見幾前定失位不正而豫故曰鳴豫凶六三亦失位不正而豫故曰盱豫悔獨此六二爻居中履正雖與初六六三同坤



一體然其志不同知其不正而豫必有凶悔凡人與上之人交則易得諂從與下之人交則易得褻瀆見幾前定介然自守上不諂於三下不瀆於初居豫之時而知動之幾不俟終日得正之吉也王輔嗣注寧用終日云定之於始則是初之鳴豫不能定之於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睢盱張曰皃或云小人喜悅皃以陰居陽不正也處豫而不正宜其有悔九四爲豫之主已獨比近是諂而求豫者也夫心動則目睢

盱以睢盱不正而求豫物所不與宜其悔也若知其不正而見幾早辨之則可以無悔如六二不俟終日則善矣今三遲緩而不見幾故曰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以一陽爲衆陰所宗是豫之主也衆陰猶民也猶君子爲豫之主衆由之而得悅豫故曰由豫如頤卦之上九爲衆陰之主亦云由頤言衆民由之而養也不當至尊之位而上下由而歸之是大有得也勿疑朋盍簪者夫衆陰蒙昧不能自致悅豫又無他陽以分其應故皆由己以求悅豫己雖以陽居陰又不當尊位然上下衆陰自然歸己勿自疑慮其朋類並來合聚於己如髮之合集於簪也四以一陽貫於五陰之中五陰柔弱附陽安豫有類簪之總髮劉牧之說爲是雖其取類至小然易義取譬於物多如此類如噬嗑曰頤中有物是指九四一爻言之也頤卦上止下動取頤之義如巽爲寡髮廣顙坎爲心病耳痛之類多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上下群陰皆應之故其志大行也

六五正疾恒不死象曰六五正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以不正居尊下乘於四四以剛動爲衆陰之主而已乘之居不獲安如得正疾豫何有乎然亦未能害亡於己可以守其常不至於死蓋於中故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無咎

處豫之極又陰爲暗昧是冥昧於豫者也冥豫成者謂其志耽逸豫至于窮極荒於禽酒溺於聲色流蕩亡返冥昧已成者也若桀紂太康是也有渝無咎者蓋聖人不絕人於亂亡與其改過自新云雖冥豫已成如有改過變渝之志則猶庶幾可以無咎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居上而冥豫何可長如此而不改有能渝變則無咎聖人於豫之初則曰鳴豫志窮極必凶至于極則曰冥豫蓋豫不可長樂不可極故於始終垂戒

䷐隨 震下兌上

兌為澤震為雷澤雷為隨隨次豫者序卦云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言人能順動而說豫則必有隨時之道先儒多謂順動而豫為彼之所隨其義不通隨之為體陰陽相隨己之所以隨物物之所以隨己當互見其義也己之隨物如剛來下柔是也物之隨己如六二係小子六三求有獲是也夫隨者謂君子之道隨時而行時有險易消息盈虛不可固執一道見可則隨則其道大通而無過咎也然則澤雷二體何以為隨澤雨之類也雷動則雨澤隨之故以澤雷為隨君子小人皆有隨君子之德高明剛直若不委順下隨於物則無以得天下之心盡萬物之情以成功彖辭所謂隨剛來而下柔是也故天之下隨於地則萬物生君之下隨於臣則功業成天地交泰是也夫之下隨於婦則男女育咸卦男下女是也孔子歎隨時之義大矣哉者此也又君子內有常德而外隨時是隨之正也若內無常德而外從於物是回邪詭隨之道也此正如經權之義經者道之常權者經之變也故執經而無權則膠矣離經而用權則賊矣故荀子曰道者體常而盡變是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志辱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聖之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此皆隨時之義也小人之所隨為其冥昧無知不能以自治故暗者必隨於明柔者必隨於剛賤者必隨於貴如六二之從初九六三之從九四也

繇辭曰隨元亨利正無咎

元大也亨通也利者利天下之利也隨之為道必有此元大亨通利物正固四德則無咎若壯志在隨時而無元善長人之德合亨通之會無所利於天下其所自守又不正固未免有咎故曰隨元亨利正無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大亨正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觀此二體本因天地否卦所變否卦上體是乾下體是坤今乾之上九剛爻下交於坤之

初六柔爻是剛來而下柔也又隨卦下體是
震震爲陽剛之卦上體是兌兌爲陰柔之卦
今震在兌下亦是剛來下柔也又初九之剛
在六二與六三兩柔爻之下九四九五之剛
在上六柔爻之下亦是剛來下柔也夫剛合
在柔上今反下從於柔故曰隨也夫居上而
能下隨於物則物亦隨之不獨己能隨物而
物從而隨之可以相與而成事業故序卦曰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事也故
天之隨地而萬物生君之隨臣而功勳成夫
之隨婦而成變化皆剛來下柔也動而悅隨
者下體是震震動也上體是兌兌悅動而必
以和悅是隨時之道也先儒多云動而悅爲
物之所隨失隨時之義大亨正無咎而天下
隨時者夫隨時之道若不元大亨通則違人
逆物非隨之善也道雖大通又須利以正若
隨時而不以正則是回邪之道不能無咎也
夫隨而有此四德則天下之事業無不得隨
時之宜也故曰大亨正無咎而天下隨時孔
子又歎隨時之義大矣哉非聖人不能與於

是如三代聖王禮樂沿革之不同皆隨時以
順民心忠敬文三者循環相尚以救時弊又
所謂隨時之道主於從宜制變不可固執一
端如堯舜之世畫衣冠三代肉辟至漢除肉
刑後世用笞杖之法周官三典平國中新國
輕亂國重唐虞百官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
十洪範又用三德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平
康正直此皆是法制隨時之宜也又聖人之所
爲有隨時者若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在魯則遲遲而行去齊則
接淅而行微子去紂箕子爲奴比干諫死禹
稷勞心苦體顏子樂陋巷夫聖賢之道則同
所遇之時則異堯舜三王禹稷孔顏箕微之
徒易地則皆然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夫雷動物也震動出于地則振滯起蟄以生
萬物今雷在澤中則靜伏而無爲此雷之出
處隨其時也君子法此澤雷隨時之宜晝則
出而事有所營則爲向日之晦則入而宴息
此視時作息如雷之出處也夫人晝而作夕

而息是隨時之所當然君居晝而反息向夕而反作是非隨時之道也諸儒所解多以君子無事無爲而天下隨之法此澤中有雷既取天下悅隨無事無爲之義不當言向晦入宴息也

初九官有渝正吉出門交有功

渝變也官有所專主者也有所專主則不可變渝易曰立不易方傳曰守道不如守官苟子曰精於道者治三官是也夫隨之爲道主於隨時之宜以變不可固執一道不足以爲隨今初九居隨之始爲動之首上無其應心不私係雖有官守不可以執一不變可隨則隨然惟義之比故曰官有渝又須以正則吉若渝其官守而詭隨不正則非隨之道也出門交有功者夫隨之六爻陰陽相隨居隨之初以剛下柔其志不係於一有來則隨而物亦隨之故曰出門交有功與物交而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凡官不可渝今若渝而隨時須從正則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失丈夫六三失小子皆有所係故也居初無係出門而交不失其隨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初九也最居於下故曰小子丈夫九五也丈猶長也五居上位故曰丈夫今觀六爻陰陽相隨之義夫柔者必隨於剛暗者必隨於明弱者必隨於強也六二陰柔之爻不能以獨立必隨於剛陽然後能濟五雖己應遠不能通初近於己從宜而係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夫人之所隨不可不慎係乎小子則失丈夫不可得而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正

係丈夫謂九四也四位於上故曰丈夫失小子謂初九也初位于下故曰小子爲二所隔故失之六三本應上六今上六亦是陰爻不爲己應柔不自立近於九四之陽爻必隨於四然四本應於初初亦是陽不爲己應而六三亦無正應以此隨而求之其志相合故曰

隨有求得雖求四而得四相隨然皆非正應又六三以陰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位皆不正又皆違中雖相近從宜配合須以正道相隨則可故曰利居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惟陽剛之近己者即隨而係之六二雖係初九又失九五六三雖係九四又失于初故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三與初同是震體今以四近己從宜相隨故捨于下下即初也夫隨之爲道無所不隨故彖曰天下隨時若係此失彼皆未盡隨之道故孔子無可無不可也

九四隨有獲正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居陰履非其道又逼近君居多懼之地而下據其君之民六三陰爻與己合志而求隨己故曰隨之世處非尊位而獲其民在於臣道正之凶也然四是陽明君子雖位違中失正居疑懼之地而獲其民然而有在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志無私邪有以孚信天下實在於道如此之明又何咎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居非其位而獲其民君志在私邪不以其道則凶也若有孚信而在於道足以明其臣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信也嘉美也善也履正居中而應於下爲隨之主盡夫三德之美足以孚信于天下嘉美而吉故曰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居隨之極隨道已成己獨處外在後是悖慢而不隨者也當以恩威信令拘係之又從而維縶之西山者上體是兌兌爲西方西方屬陰陰主闇昧山是險阻之所隨道已成而暗昧險阻之方有所不隨王用此係維之法以亨通之故曰王用亨于西山王者先儒或謂文王或謂非文王觀周公作爻辭孔子彖繫多寓文王之事但辭不直稱文王故止曰王耳如文王有聖人之德而天下隨之如詩云昆夷駾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皆是文王所通也爻辭之意雖非文王推此而言謂文王亦可也然文王之國在西蓋

當時有通西山之事故取其事以明此爻

䷆師 坤上 坎下

師衆也凡人之衆多莫若行師用衆最爲多也周官司徒職六鄉有六師一師計一萬二千五百人故此一卦專明師旅之事然下文又云君子以容民畜衆又取民衆之義不言師旅何也蓋聖人推明卦體不專取一義或別有義可取亦兼取之如屯卦取屯難之義又以屯訓爲盈他皆倣此也然師卦所以次訟者蓋民之初生則有飲食之欲有欲則有爭有爭則有訟訟之不已則師衆起故序卦云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是也然則地水二體所以爲師何也蓋卦五陰而一陽五陰衆多即爲師旅九二一陽即爲將臣專主之六五雖居尊位然體柔順亦當專委於二夫師旅之衆必主於一將主於一將則號令節制有所專授事無間而功可必成矣若主將二三則功不專一士無適從也如國朝之制邊師將兵必使中貴人監之故雖有神明之將動有所牽不得專制所以多無成功往歲西師屢衄由此患也夫軍中之法雖君命有所不授其可有所牽制乎

繇辭曰師正丈人吉無咎

師正者凡行師用兵必須以正用仁義之師即爲正也湯伐桀武王伐紂義也拯民於塗炭以安天下仁也若私邪奇譎則不可也如湯武之征伐順天應人拯生民於塗炭之中非以自私爲一身之利此是師之正也若心有所利取其人民奪其土地是不以正也齊人伐燕取之孟子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是正也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此是不正也如齊桓公伐楚責其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征不還責之之義則正矣其心實不然假其義以伐之非爲王室此是不正也丈人吉無咎者王輔嗣云丈人嚴莊之稱丈亦長者之稱凡行師用兵統御大衆必有嚴莊剛中之德可以長於衆人者爲師之主如此則吉矣輔嗣云吉乃無咎非也夫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興大衆以毒役天下不能無咎悔然九二有剛果中正之德又上應於君又行危險之事往而能順以斯補過吉而無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以猶用也能用師以正則可以王天下湯武是也湯征葛伯孟子曰爲其殺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故始征自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敵怨曰奚爲後我此湯之所以王也武王伐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又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武王所以王也此是能用師以正可以王天下者也又王往也用仁義之兵弔其民伐其有罪天下之民皆襁負其子而歸往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若九二雖有剛中之德可以將大衆上若不順應之不寵錫之亦莫能大舉征伐行險而順者下卦屬坎險也上卦屬坤順也行危險之事而衆皆順之方可以用衆以有此二德乃可以毒使天下以往征伐而民順從又有何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夫地道廣大深厚可以包容畜養水之爲物流濕就下比而爲百川四瀆最爲衆多今在地中悉皆含容畜養故君子法此二體容畜民衆如地中之容水也夫將師之御大衆亦當包含畜養方能役使以成武功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陽位也以陰居之非正也故言失律之凶以戒之否訓不也言不以律也臧善也在師之始是方將出師之初時必須深慎預先戒誓簡閱其衆三令五申令有法律齊一然後舉無所失矣如周禮夏官司馬之法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夏教茇舍選車徒讀書契辨號名秋教治兵辨旗物冬大閱四時皆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是師之法律大略也況兵凶器戰危事特千萬夫之性命以臨陣敵得利則生若不戒勑訓練而輕出

不幸而敗亂使千萬無辜之人肝腦塗地豈
細事哉孔子所慎戰重人命也故聖人特於
初爻以戒之言師出之初當齊之以法律否
臧凶者謂若不以律雖幸而善勝終竟必致
凶咎夫出師不以律雖以奇勝在王師之法
亦所不取如孟子所載王良爲嬖奚御王良
辭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御不以法度
雖幸而獲禽王良所不取況用師乎王輔嗣
云否臧皆凶非也
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
在下體之中故云在師中在師而有剛明中
正之德師衆所歸又上應柔順之君此其吉
也以陽居陰雖失其位本宜有咎然御衆以
中不失其正可以補過無咎也王三錫命者
六五之君體於柔順自不能以剛武行師用
兵以征不庭須下委將之有嚴莊剛中之德
者再三錫命以褒寵委任之承天子再三之
寵命吉莫大焉故曰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以
古人言之如武王之任太公成王之屬周公

宣王之命召虎也大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江漢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
方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
田于周受命此猶錫命之類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王所以委寄再三寵錫者以其能以王師弔
民伐罪懷來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以陰居陽乘剛不正猶柔邪小人而欲任剛
武之事不可委用也如用之或至喪師覆衆
有輿尸之凶或云師衆也尸主也衆主之義
恐非輔嗣注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無其應
退無所守可取
六四師左次無咎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凡行師用兵須有剛武之德四雖得位而體柔
順又非得中下無其應不宜行兵用衆可以
止也但即生地次舍不可以動可以保常無
咎子夏左次者不用之地此可取老子曰偏
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又曰君子居則貴左
用兵則貴右皆通蓋左屬陽養生之地右屬

陰刑殺之地先儒云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或云左不便於用或云左者逸右者勞恐皆非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柔順之君自不能以剛武躬行征伐必委剛中之臣以爲將帥既以征伐委任於臣下然師旅危險之事生靈死生之柄其任至大不可輕授於人故聖人特於此爻戒之若專委長子帥領其師衆則能行險而順懷來萬邦長子謂九二也子男子之稱若委使弟子謂六三也陰柔非正而居陽位其志欲任剛武之事者也授之匪人必致輿尸之敗用之雖正亦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任得其人以中正之道行也

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聖人以師爲大事人君選任統帥宜慎其人不可輕授故於六五君爻重戒人君之選任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道之終君有恩命以旌賞其功伐功大者俾其封國爲諸侯其次俾之承其家爲卿大夫又慮成功之臣或有小人古者使愚貪亦可以有其功例授家國終以致亂故聖人特於師道之成論功之際戒之若小人有功但當賞以土田財利可也不可授以家國言不可用用之必凶

象曰闕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 禮記講義

### 中庸

中庸者治性之書孔子之孫子思之所述也自孔子沒性命之書無傳雖其設間見於六經然辭約義微學者難曉故子思傳其學於曾子其間多引孔子之言則是書祖述聖人理性之學最爲詳備使學者求之足以知道德誠明之本焉中者性之德也庸者性之用也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莫非善也至中至正以爲民極也其不善者非性也人之欲也故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中之用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循是五者而行則可以爲萬世常久不易之道故曰中庸

天命之謂性

人生而靜情欲未發其中湛然則有惻隱之心存焉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遜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不欺之心信也惟是五者不待學而後能故曰天之所命是性也與天地同出於道道者先天地而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道有變化故有氣也形也性也三者並立而五材各具焉氣升而上以爲天故有五星之明形降而下以爲地故有五行之質性命於其兩間以爲人故有五常之道乾坤有四德以配五常元者在氣爲春在形爲木在性爲仁亨者在氣爲夏在形爲火在性爲禮利者在氣爲秋在形爲金在性爲義正者在氣爲冬在形爲水在性爲信乾坤不言智而獨命之人故易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正也又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以氣言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以形言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性言之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蓋取乎此也則是人之性與天地同出於道而神於萬物凡有血氣心知之類統爲之主上自聖人生而知之其次學而知之及其至一也高明博大悠久不息與天地並立可不尊乎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凡人之性未接於物莫非善也接於物而情生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形焉故情有善有不善以性行情情則善矣乾卦曰利正

者性情是也以情益性情則惡矣記曰人化物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是也如此則莫非不善也
人能循是五常之性而行不爲情欲之所遷奪
則其道常存故循之謂道離之非道也
脩道之謂教
教傚也聖人知人之性感物而遷因其性之所
自有修而明之以教天下使人知所則傚而復
歸於道夫是之謂教也然則人之性無以異於
聖人之性聖人之性誠而不動明而不惑故情
僞莫能遷焉衆人之性不勝其情欲動乎內物

交乎外不能以自反其道遂亡此所以異也夫
殺一不辜人莫不惻然有所不忍此天下之心
同仁也有是心而爲不仁者彼有以害之也行
一不義人莫不怏然有所不爲此天下之心同
義也有是心而爲不義者彼有以賊之也尊君
而卑臣隆父而殺子此天下之心同禮也有是
心而爲無禮者彼有以慢之也是是而非非好
善而惡惡此天下之心同智也有是心而爲不
智者彼有以蔽之也內以欺諸己外以欺諸人
則怍焉此天下之心同信也有是心而爲不信

者彼有以遷之也故有之者性也失之者情也
不正其情無以反其性如此者必待學而後明
修而後復自致由至于能化之謂修道也修者
人之道故謂之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者得之天命之正失於人欲之邪正與邪君
子小人之辨故君子須臾之間不可離於正道
離正適邪即非是道故曰可離非道也孔子曰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又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

也獨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擇乎中庸得一
善則拳拳伏膺而弗失若顏子可謂庶幾然則
君子終身由於道而不失於須臾之間難矣非
仁以任之智以樂之勇以決之則不可能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夫中庸之學治心養性必自於隱微如隱微之
不正而欲成聖人君子之德難矣故君子之所
養在明乎性情善惡之端方其心之所生性也
情也不可不辨焉吾所可欲正而公者善也性

也吾擇而守之吾所不欲邪而私者惡也情也吾拒而弗行焉其所不睹謂未形於行其所不聞謂未形於言心之所生不待形於言行於其不睹不聞之際常當戒慎恐懼不使須臾之間情害其性而離於道也聞見之不及隱也言動之未形微也衆人之患在於隱微之間謂其不睹不聞而爲不善不知其發而不揜也莫見乎隱者謂隱而必見莫顯乎微者謂微而必顯故君子閒居愼獨誠心養正不敢以自欺然後成其德性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怒哀樂者非情也中者性也人生則有性有性則有情情之未發莫非性也故謂之中發而本於中莫非道也故謂之和中之所有仁義禮智信非由外鑠我者也初是五者之端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擇而守之擴而充之則誠且明矣誠至於不息然後能定有以盡天下之神明至於不惑然後能應有以盡天下之變中至於如此則大人之事備矣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之所發喜怒哀樂人情之所不免者也雖聖人不得而絶之惟其正而不邪公而不私是以動而有節也喜非吾喜也人喜則喜故賞一善人以爲仁焉怒非吾怒也人怒則怒故刑一惡人以爲義焉喜以天下怒以天下此喜怒之中節也哀非吾哀也人哀則哀故爲之喪紀之數人以爲禮焉樂非吾樂也人樂則樂故爲之雅頌之音人以爲樂焉哀以天下樂以天下此哀樂之中節也和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志得矣



故曰天下之達道也凡人之情皆可以致中和然而不能者以利欲害之也惟聖人能致之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天地之道以正爲中以利爲和而萬物生焉聖人之道以性爲中以情爲和而萬民遂焉故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施而育地順而成皆不失其位矣天地且位而況於事物乎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人性莫不善故君子小人皆有中庸之性孟子

謂惻隱羞惡恭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也惟君子爲能明性之善閑邪窒慾擇乎中庸而守之故曰君子中庸小人性以情遷動而違道循於邪欲是以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所以能守之者以其道爲君子知中庸之不可離離之非道故庸言庸行時不失其中焉小人之中庸無以異乎君子之中庸所以反之而不行者以其道爲小人蔽於情欲之自私而不知戒忌畏難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之性至虛以爲體至神以爲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操而常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爲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中人已下其性雖有故曰至矣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僞之相感穿窬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固利欲誘於外則穿窬之心作是以難久行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而不失者聖人之徒與孔子之門人自顏回而下日親炙於聖人之教猶且日月至焉而已況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者通也天下由之無所不通故謂之道中庸者道之本也惟聖人能盡之然天下中人之性爲多聖人不以己之所能強人之所不能道已隆則愚不肖者有所不能道已殺則智與賢者有所不爲故聖人本乎中庸謹是二者之端用其中道於民以爲天下之通法使智與賢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下文云有餘不敢盡是也使愚不肖者跂而及之而無不及下文云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也如此然後道可以行可以明也孔子謂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然矣夫智者謂其明足以知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愚者不足以有明也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然矣夫賢者謂其行足以至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不肖者不足與有行也

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以愚智云者言乎性之不能明是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以賢不肖云者言乎行之不能擇是以不明也又以人鮮知道諭飲食之鮮能知味也夫五常之於心人莫不同有也然而天下之心獨以知道期於聖人者是知道者寡矣五味之於口人莫不同嗜也然而天下之口獨以知味期於易牙者是知味者鮮矣孟子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以飲食諭道同斯義也

子曰道其不行已夫

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德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群聖人之道當周之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尊用之因而歎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人之不作天下無復知宗子者故曰吾道窮矣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與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 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左侍禁陸君墓誌銘
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君墓誌銘
殿中御史陳公墓誌銘
駕部陳公墓誌銘
吳君唐卿墓誌銘
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
秦國太夫人竇氏墓誌銘



### 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世爲錢塘人大父事吳越王至將相歸朝爲刺史考諱充右侍禁湖州兵馬監押妣錢氏工部侍郎贈刑部尚書諱昱之女夫人於倫次最季年十歲而妣錢氏亡諸兄以故時器服匳具厚自殖夫人獨不顧之養侍禁謹甚而事其兄以順卒相視歡然及侍禁棄舍館貧敝零丁無所歸它人視之若不勝其憂者夫人能自刻削習爲儉薄不以困約有所不足禮賓副使知鳳州錢公諱絳之室南宮縣君吳氏蓋夫人之族也念其子大理寺丞諱訪之賢雖所以妃者習知夫人所爲隆愛之遂以爲大理君之妃夫人之歸大理君方栖栖簿領顧其家愕然南宮與所生宣氏皆無恙夫人事之能盡莫有間言者二人交稱於其族人曰吾老矣非此婦不能以安我夫人始三十七歲而大理君早世家益困諸孤甖然二子長文長卿尚孺未有所識夫人攻苦食淡躬自誨之捐資幣使就學暮歸必考其業而驗其記誦之精否平居督戒不得妄與人游常所往來必一時聞人每



客至夫人從戶窺之信賢歟爲親具酒食數延見不厭也一有非是立誠以絕故二子稍長皆好學而文吳中多以夫人教子爲法其後長卿以主簿侍夫人之官所俸給至薄常以甘毳不備爲媿夫人諭之曰節儉以立名而職也顧吾何累焉在吳門聞安定先生之賢四方之士從之游者多爲望人其主敎太學也長卿適來調于京師夫人實命從之及其官久不遂同時進士往往見進用且顯矣族屬悉以爲夫人憾夫人笑且言曰士之窮達有命恃吾有以待之速

進何慕耶平生自奉寡約華𥙿修珥不以動其意族人之來者必厚遇之雖歷年不倦也視其空無能振之亦不爲後日毫髮計故其子間官且二十年矣其德滋甚夫人尚敝衣惡服自如也其治家事委曲皆有法䖍用度不肯輙過而於歲時祭祀必盡其恭嚴治果蔬魚肉常身先之不自其手不以祭故其子婦不懈益恪天資慈祥不忤物其下有所忤已能置之未嘗輙懷忮恨於其心也熙寧三年十月三十日以疾終享年六十八子七人三男長曰長文屢薦於有司次曰長卿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主簿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例冊次曰長倩早亡四女長適舒州望江縣令姚琪次適西安詹玠次適劒南西川節度推官知桂州永寧縣事賈逢早亡次適丹陽邵褒孫男五人曰轅轍軏軫一尚幼孫女六人長適太常寺奉禮郎魏淳餘尚幼以五年二月庚申合大理君之喪葬潤州丹徒縣崇德鄉鴻鵠山之原前事長卿以屯田貟外郎長樂孫奕之狀再拜泣血問銘於予曰吾母劬勞後其行事可考不誣如此願



先生賜之銘於以圖其傳於不朽可不可耶予以謂昔者先王之澤存所以致治於天下者必起於閨門之隱至其教明俗成則兔罝之武夫猶好德而汝墳之婦人知勉君子以正蓋其法度之盛有以致然也及先王之澤亡而室家之治紊無法以成之故婦人女子之泯然無足稱也自非資適高明操行之特立其能終止於禮義乎以是論之則夫人之德賢於人遠矣此法之所宜銘也遂受而銘之銘曰

噫嗟夫人行則仁兮兩承而歡極志養兮示子義榮德高明兮不憫阨窮能順命兮周無振乏廣睦族兮敗衣惡食其樂全兮采蘋爲著後所循兮忤已不校恩逮下兮謂當難老將福祿兮理有差眛止此極兮我知其賢宜始風兮作爲銘詩永厥聲兮



左侍禁陸君墓誌銘

君諱廣字彥恭故司封貟外郎集賢校理廣之同母弟也其先吳郡人四世從居福州侯官縣曾祖諱景遷爲吳越驍衛上將軍祖諱崇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錢氏舉國歸朝官至殿中丞考

諱中和贈官至職方員外郎生二子君其季也
君累進士嘗與廷試慶曆二年春特奏名試中
方略爲三班奉職四轉至左侍禁歷官河中府
及建州劒州汀州邵武軍五巡檢以母太君居京
師就監順成倉遂爲泉州兵馬監押喪母乞解
官服除用三司判官今翰林侍讀滕公甫奏舉
監饒州之鑄錢監未行以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二即治平二年四月朔旦也爲人孝友少
事母兄人無間言初職方之亡母太君常以二
子幼不克起家爲憂校理與君聞之相與泣涕
發憤就學置書數千卷閉門誦之不休而校理
登甲科君雖連蹇塲屋益自刻苦以至得官其
後陸氏相繼登第者凡數人閭里稱爲顯族校
理與君之力也君姿性沉厚而色嚴毅若不可
犯久與之處溫溫然若不能言居官小心而謹
畏與人恭而有禮娶吳氏賢淑故太常博士諱
千仞之女生二子曰憲元登進士科卒於開封
府祥符縣主簿次曰長質蔡州司理參軍咸有
善行一女適起居舍人知諫院陳襄孫男六人
恂悚忱愷惲恪尚幼皆俊敏而好學長質奉喪

歸福唐以治平四年三月己酉葬于州城之東
閩縣孝義里以從考妣之墓成君志也考以校
理故贈官享年五十有六卒於天禧三年十月
六日葬於五年十一月妣林氏叙封壽安縣太
君享年八十有四卒於嘉祐六年二月二十七
日葬於七年八月初七日去君之塋蓋百步所
謂瑞聖里也墓皆無誌襄謹銘君之壙而附卒
葬云銘曰

行已恭居官勤不愧于身生能養死歸葬不離
于親善有澤躬不享在後人

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君墓誌銘

河南陸君諱憲元字道祖生而奇俊其母吳氏
賢而常親教之曾未數歲通習群書十七歲來
京師從聱隅先生黄晞治易春秋晞畏其才不
敢以弟子處之其爲文章落筆數千言辭理典
奥難讀有自名一家之意累舉進士不第旣而
歎曰人莫吾知也丈夫不獲已而干祿養焉用
犂牛以捕鼠哉自是稍稍習爲聲律其辭務於
精麗明白而歸之閑暇學者多宗之嘉祐二年
賜進士出身爲陳州司户參軍再調開封府祥

符縣主簿待次都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遇疾以卒享年四十搢紳聞人素與之游者相與哭而歛之君少負奇才志氣豪放常謂功名可以坐致而富貴不足用吾力焉既應舉沮衄復爲小吏奔走憂愁悔咎無所不至由此揉練人事養心治性泊然有寬厚老成之風雖臨之以得喪榮辱氣無所撓居家愷弟與朋友信通財而好施知以節義自重論議時事雅有器識大臣有欲置之文字職者遽以不受命也君之先世事吳越五代祖避唐季之亂自吳遷閩遂爲候官人曾大父福州觀察推官諱崇宬從錢氏納土始爲皇朝官終於殿中丞殿丞至君之伯父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諱廣而子孫始顯大父以校理故贈職方員外郎諱中和父故左侍禁諱庭妻劉氏生三男棟惲恪皆幼弟長賓奉君之喪以歸卜治平四年三月巳酉葬于福州東門之外閩縣孝義里祖考塋之側襄實娶君之女弟而知其行謹誌其墓爲之銘曰

嗚乎君乎才非不足兮辭固有餘晉險處患兮志氣和舒既培且覆兮命也何如

## 殿中御史陳公墓誌銘

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殿中侍御史襄行陳君卒京師士大夫與之游者弔而哭之哀御史中丞等上言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天子聞而悼之賜賻錢一十萬其弟太子中舍涇與諸孤泣而請銘於君友人陳襄以志其葬云君諱洙字師道建州建陽人贈刑部侍郎商之長子也少以父蔭推與諸弟力學自奮以文行稱於時舉進士高第爲壽亳杭三州節度推官未赴杭爲河北轉運使魚周詢奏署掌真定府書記明鎬帥府就辟完機宜事俄用參知政事丁度薦召充國子監直講改著作佐郎大饗明堂覃恩加祕書丞以侍郎告老還鄉解職太學治福州之長溪轉運使奏監建州茶未至丁侍郎憂服除知湖州之烏程轉太常博士發運使薦監泗州之轉般倉會朝廷建局編定館閣所藏書召入隸昭文館編校書籍遷屯田員外郎未幾擢爲御史裏行其在壽陽也與侍中張耆辨事固爭者雖怒厲聲不爲之屈必直而後止居亳佐夏英公有大胥倚勢爲威福僚佐無敢指議者君獨

發其姦贓以法黥寬州人安之明鎬辟機宜軍府之政無巨細一以資君乃白簡練鄉兵以備塹急時號精銳鎬還朝及預大政凡兩對上前薦君器業非臣所及宜居館閣其器重如此長溪瀕海無耕桑之饒民鬻盬以爲生禁雖嚴而盜販日益衆君至一切不問使民衣食然後修其政刑道之以禮義居二年獄訟衰息至有累悍化爲愿民者其治烏程大槩亦如之君嘗病近年臺諫之臣言事苛細不務大體旣居言路上疏首陳取士任官考課之失乃言餘事皆有



益於國家者一日謂其親友曰吾爲御史得論天下得失前日之所陳終非吾心方今皇嗣未育宗廟社稷之計莫大於是而近臣無敢議者吾復畏避而無所開陳則是苟祿自私以欺君父焉用御史爲哉吾將言之萬一若不察繼之死而後已君之將亡也其日夙興齋戒言事疏入未報而以疾暴卒人莫知其所言何事也君爲人剛正潔直義形於色執親之喪以孝聞自斂及葬不爲佛事而一蹈先王之禮居家豈弟而厚於宗族與朋友信聞人之善如己出雖古

人之風節無以尚也爲政嚴明吏不敢欺至於民事則多所簡恕博涉經史尤深於春秋爲文辭詣理不尚雕飾善品藻人物臧否有進賢退不肖澄清中外之志惜其中道而殞命也嘗著春秋索隱論五卷辨諸儒異同之說盛行於世有文數百篇享年四十九曾大父仁魯爲大理評事大父應期贈官至刑部尚書君娶王氏賢淑生三男長曰師韓郊社齋郎次曰師雄師[illegible]皆幼而好學一女適揚州司法上官塏卜嘉祐七年月日葬于建陽考亭鄉聚星里之原銘曰



義充諸中言無哀憂嗣欲陳又王家志不克施豈命耶以銘誌之示幽遐

## 駕部陳公墓誌銘

君諱安定字子由吏部尚書貫之猶子也世家安陽祖芳贈光祿少卿始葬于孟遂爲河陽人父贄君生三日而父歿所生母壽寧縣太君張氏抱而委諸吏部鞠以爲子君少知孤苦能奮激自立刻志讀書年十六舉進士與鄉貢試于禮部不中第以吏部恩補試校書郎調河南登封縣尉丁吏部憂爲子去官服除再調懷州司

戶參軍用薦就遷河內縣令初至吏皆易君之
少以積牘疑事致前請決又嗾民投牒興訟交
來盈庭欲以觀君能否君度知其計禁吏不得
出即時勾稽牒訴區別枉直立斷不疑摘姦脅
以眞于法吏乃畏不敢慢踰月境內翕然稱治
會甘陵戍卒閉城叛方事攻討又商胡塞決河
傍郡調發以軍法促辦時州當輸粟十萬斛伐
官竹數十萬箇舟車之役暴率于民上下騷然
委君總督之莫不及期悉至由是頗以才能稱
郡水災之餘田廬蕩溺流離餓殍之民相望道



路集于河內者十餘萬口詔所在發倉廩振救
使君主其事爲之夙夜營視居處時其給食全
活者甚衆朝廷嘉之賜以縑帛歲滿改大理丞
知鳳翔扶風縣遷太子中舍扶風多豪俠大姓
與橫吏相表裏凌上慢法憚君嚴明不得逞其
志遂造飛語幸中君得罷去府守不明受詔鞫
因摘拾縣事過失至取案牘覆視終無一可累
君者移監成都軍資庫遷殿中丞蜀之西南邊
曰黎州舊守用武臣多不職朝廷自此始改用
朝臣且令轉運使得以所部才官薦任即以君

應詔從之君以州處邊徼接卭部川保塞諸蠻
居常有寇患苟不先惠養吾民其孰與守於是
明教令去煩苛絕誅斂興起學舍以儒術訓民
子弟訪嘗執經者厚禮之人始知教怙然以安
而又外示恩威以結諸蠻卭部之酋牟黑者族
最強大自稱百蠻都王朝廷羈縻惠撫之許其
歲以馬入市償之金帛其來有燕其去有嚧留
日有數明年牟黑來皆衷甲及城君使人止之
以制禁甲不得入牟黑乃令置甲于外而入事
既止傳舍逾日不去忽縱十餘蠻入市毆擊人



物君不復用夷法即擒于市杖之牟黑大懼負
裝馳出濟大渡河君以驢物追付之既去銜君
辱其徒且聲言將舉兵以爲報州人咸恐本路
帥亦移書詰責戒自爲備君度其勢不足慮後
終無能爲患其沉識處事多如此類遷國子博
士虞部員外郎代還以勞得旨除知軍乃通判
荊南府事遷比駕二員外歲餘以病丐就醫得
請行次襄州卒年四十有七即治平元年三月
十日也歸殯于鄉之佛舍君爲人忠信明敏重
節義喜稱人之善內和而外莊士大夫多與之

遊尤長於民政所更州縣既去而人益思之前娶楚氏今慶州經略使天章閣待制建中之妹再娶張氏河南縣君贈光祿少卿汝士之女河南壽寧皆以君恩封長子寬之商水縣主簿次賔之應進士皆好學克家四女一適安化主簿高士彥一適試校書郎王審言二未嫁皆令淑由河南賢而能教有相於內也其子將以熙寧七年正月八日舉君之喪與楚氏祔葬于祖禰北次河南之兄今福建路轉運副使職方員外郎張吉甫狀君之行屬襄為銘其辭曰

噫君蚤孤身世艱勤發憤強學迄于有聞長而補吏明敏剛決施於事為往有風烈才而不遇蓋委之命瘞文美原孫子有慶

## 吳君唐卿墓誌銘

君諱輔堯字唐卿建之浦城人也慶曆中予為縣主簿有吳生道者來學於予年方十數歲而好古有志即君之子也予官浦城三年衣冠大姓有以事瀆于官者嘗無虛日而君為鄉閭居謹畏其足迹未嘗一躡公門君之為人可知矣皇祐四年予復道過浦城君趣令諸子走見而道之文行益有可觀惜無師友以成之將挈而西與君相見具道其事君聞之訢然無難色道既與予偕至京師館於河陽後又肄業于太學求試于禮部捨親之養凡八年而君無一言以飭其歸視其子之於學雖在數千里之外其心安焉如在其左右故君之亡四十餘日而道始歸而哭焉君之始家閩中曾祖承蘊仕五代至總官祖仁凱國初為廣州新會縣令父朴不仕以剛直負氣為權貴者誣御名而卒於獄君時始及冠無昆弟之親悼父非辜激昂自立治家事產奉母以孝母且老斯須不去其側稼穡辛勤假于家君為人資性謹重奉身儉約而與人周不瀕細民不徇汙俗聞人有善則喜之見人患難則戚戚若有疾先有女兄適掌書記覔鐸鐸之歿諸孤幼弱君為之營置田廬以處之娶李氏始終頻睦及迎李氏之寡母徐氏養之終身葬送以禮歲時不絕其祀焉君少以家難廢學頗自為恨因力帥諸子出就師友歲討之入惟供給嫁娶伏臘自餘悉以與諸子為學之資嘗誨其子曰汝曹苟有一介之善使吾耳聞目

見雖死無恨矣故其子五人長曰識者早亡其次曰誠曰詡曰道曰詳皆舉進士而道尤有志節能修身治性將不爲事物之惑使之不已必能有見於世斯亦足以成君志也女三人長適李氏其次皆適黃氏孫十有一人女四人享年七十有四卜嘉祐四年冬十有二月十一日葬于安仁鄉龍興里溪北社蓮寺之西岡從君之志也其子道論次君之行實遣奴賫狀如京師見屬爲銘曰

莫生惟勤令于其身莫死爲已克昌厥子遺葬之岡式安以藏

## 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

夫人姓符氏故尚書屯田郎中贈給事中張公諱宗雅之妻今寧州團練使駙馬都尉敦禮之母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二日以疾終于京師昭化坊之第計聞三宮繼遣中使奠賚恩典周渥追封崇國太夫人衛國長公主制齊衰服朝夕哭臨如禮以其年九月二日以一品禮祔葬于開封府祥符縣開封鄉馬店村給事之塋按符氏蓋出於夏后氏之世其初以蒲爲氏晉征北大將軍廣川郡公曰洪與其孫堅因改姓符氏其後子孫居陳夫人高祖諱彥卿宛丘人也仕五代之唐太師中書令封魏王諱昭原嗣爲後周興州刺史開寶中入朝從征太原攻幽州官至防禦使贈太師子諱承祐贈左武衛將軍武衛生諱惟忠閤門副使贈左屯衛上將軍即夫人之考也屯衛娶故燕國英惠大長公主女長樂郡太君吳氏實生夫人夫人幼而柔嘉長而端偉事父母孝稱于族人嘗侍屯衛讀漢唐史聽而悅之屯衛曰此女喜書非如貴戚家子異日當配儒士以光吾族時給事方應科舉以文學游公卿名稱藉甚屯衛乃以夫人妻之未幾給事由鄉貢以說書賜進士出身人始謂符公知人矣給事初爲小官家甚貧夫人居窮約中甘心藜糗怡然無不足色而忘其世家貴侈之習每歸寧膝下獨以儒素自尚屯衛益嘉其志而知其器識之遠也夫人歸嘗以不逮事舅姑爲恨春秋享祀必躬治蘋藻致其追奉之意凡親戚之孤遺貧乏者則嫁娶而周給之如給事之欲雖力不足必竭衣珥所有以資之無所愛

也給事居常與士大夫議論夫人多竊聽之退而品第其人物賢否無不曲當尤喜聞政事與獄訟之疑難者悉能區別情僞裁之義理故給事所治有異政號爲良吏抑夫人之助也給事捐館之日家無餘貲夫人節儉屢身以贍親族外終襄事入訓諸孤一日召其子而謂之曰汝父以儒術起家厥有餘慶汝惟激昂自立毋忝前人菽水之湏吾自有處非而曹憂也諸子涕泣承教相與憤悱出從師學遂得卒業既而第三子敦禮以文行預貢王府士論翕然推重天



子知其名選尚衛國夫人入見禁中訓辭優厚進封延安郡君仍錫命服當世榮之上方惇叙睦婣深惟春秋正本之義必自貴近者始嘗飭諸長公主下嫁當行家人之禮以見舅姑衛國既歸祗循典則庭闈温凊閨閫肅雝僉以夫人義訓之効積德之致然也夫人慈儉莊淑得之天性其事人有禮居家有法待物有恩內以輔佐君子始終順睦無湏臾之失外以親厚婣族承上遇下皆得其驩心奉給事之喪哀毀踰制服除屏去簪珥終身不事華靡日課內典求真

如寂滅之趣尤以殺生爲深戒常曰彼之怖死愛生其情一也如之何封而食之忍人也遂不復鮮食閒居清淨不見喜愠奉養之具不擇豐約居富貴不忘貧窶外物至心無所攖歿之日曲肱而逝神色自若可謂篤善令終夫人笄而歸給事四十二年享年五十七以給事恩封仁壽縣君以燕國甥賜冠帔由延安郡君進封夫人皆特恩也永嘉郡太君吳郡太夫人明堂南郊禮也至崇國凡六封子三人敦仁守將作監主簿早卒敦義山南東道節度推官敦信大理



評事皆有學行女五人長適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唐州團練使仲銑封永安縣君次適試將作監主簿燕琪次適大理評事錢景歷次適光祿寺丞李士褒先卒其次繼室皆以婦道宜其家男孫六人秉淵北京副使衛國子也璹郊社齋郎球試將作監主簿璠琮玠皆幼未仕女孫十一人長適右班殿直趙思行餘未嫁都尉嘗舉進士某時爲考官愛其文而薦之久與游閒其親之賢舊矣都尉又以伯父工部宗益狀夫人之行請銘宜爲銘曰

晉有符氏曰洪與堅其後魏王乃家于陳皇祖二世爲我虎臣惟考屯衛實生夫人夫人賢慧燕國之甥志在圖史職思組紃既歸于家降志安貧惠施姻族孝薦蘩蘋執夫之喪居室辛勤諸孫卒業令問日振昂昂都尉爾帝之門王姬下降天屬聯姻夫人入覲帝有溫言啓封錫服福祉便蕃謂宜遐壽胡不畀純三宮遣奠崇國疏恩禮備一品眞歸九原德音不泯昭此銘文

秦國太夫人竇氏墓誌銘

秦國太夫人竇氏太師中書令楚國公諱某之天人令丞相集賢殿大學士諱某之母也其先鄴之安陽縣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官至太子中舍考諱某爲比部員外郎史館檢討累贈刑部侍郎而家始顯太夫人生頴悟莊淑奉親克孝侍郎顧鍾愛爲之選壻而歸楚國令公初令公釋褐爲州縣官家無儋石之儲太夫人雖少貴處之泰然無不足色及令公之亡也纔爲泰州軍事推官舉家蕭然無所依芘太夫人乃以丞相與其季女歸鞠于外氏常顧丞相而憂曰陳氏之後惟此孤爾吾雖保鞠之勤而不能教之使顯門閭非愛之也於是蚤夜敢勉令出從學又躬爲之督責非正言善行不以誨故人以孟母比之丞相雖在幼童亦由此奮發勤苦卓然有立景祐中舉進士果中甲科後爲御史諫官揚歷清要至登二府天下稱爲名宰相抑太夫人素教然也丞相自祕書丞龍圖閣直學士樞密副使累封扶風縣安康郡太君及安康仁壽二郡太夫人熙寧初丞相以太夫人年高請守會稽未赴召還道中再表請便郡以奉溫凊詔不從遣中使諭旨且以撫問太夫人入朝除知樞密院事特恩用宰臣樞密使錫封例進封衛國太夫人明年拜集賢又加秦國太夫人丞相居中書之一年以機務癈養辭解政柄方天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深倚一二輔弼臣謀立法度事初改更中外詾詾莫不屬望丞相有以扶持安靜之感以不當去爲言獨太夫人謂丞相曰吾老矣不宜久處高位以重天下之責上或見察懇辭可也未幾寢疾於熙寧三年冬十月十有九日以薨享年八十有八初天子聞其有疾數遣中使臨問尚醫診視既薨上爲之

惻然卽遣使致奠于第敕內侍貴人營護喪事
及官給諸費嗚呼亦榮矣太夫人姿性仁厚而
篤於慈愛有均一之德遇事容納不形於喜慍
子爲丞相身享國封而自視淡然不異乎素嘗
謂其家人曰夫高爵寵祿不可恃而無懼也長
驕侈以召危溢未始不由於此吾所欲者惟以
清白貽子孫爾故其居處恭儉而履尚介絜不
爲華靡之費有餘則以分遺諸舊而繼之散施
常以不逮舅姑之養爲不幸無所伸其誠志每
視其屬無疏戚必以恩禮周之故薨之日內外
姻族聞者莫不哭而爲之慟也嗜佛書理性之
說尤曉音律女一人適屯田郎中馮誥封長安
縣君二孫曰閌曰閱皆大理評事丞相以神柩
歸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丹徒縣某鄉
某里某原使門人書太夫人之行命銘於襄也

銘曰

居家孝承夫順貧不慍保孫艱致位隆敎之功
貴能儉危思戒家不殆篤睦婣惠施均歸於仁
生也淑歿斯榮視斯銘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 附行狀誌銘等六篇

先生行狀
先生墓誌銘
先生祠堂記
富鄭公薦召試館職奏狀
陳諫議詩
陳司諫跋尾

## 先生行狀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簽書葉 祖洽 狀

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
末隨王氏入閩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爲福唐人
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諱則
之好古力學以文稱鄉黨間號爲處士挈諸孤
隱居古靈村侍郎尚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
家趣使事學卒克有成得官　眞宗朝主邵武
軍歸化簿公時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郎常選
縣之老儒使敎焉每爲文辭敎者多自以爲不
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郎至公之書
室見其一榻凝塵枕席皆不治因告侍郎曰公
之子器度甚遠宜善視之而侍郎亦自謂是子

必能大吾門後授台州之黄巖尉未赴任而卒
於道公方十八歲扶柩反葬執喪盡禮公既孤
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間益自策
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
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
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天下之重
爲己任是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收
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説皆指以爲迂闊而士
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
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



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
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
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
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四方從之學
者日益衆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
中進士及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
當縣事邑之封疆遠且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
撤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
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
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

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
可干老姦宿贓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
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
之富人出所餘以給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
焉公爲入學講説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
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使
於民者千之安呼吏議之立行其七徐又行其
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俄舉台州仙
居令時新有詔舉令而公裒然爲首仙居爲縣
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



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扶蒲
即去尔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
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
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國無廢弗
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
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
願出所得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
得出境皇祐三年改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
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公常以自負所
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富公從之甚喜富

一見公亦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故有所爲無不以公言爲聽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爲伸於知己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諤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己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爲少懈然後富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篤先是邑人多不事學公爲令於此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焉士人不習水田之利上之人雖有知者憚於興事亦莫之敢公因政之暇行相地宜得水之可以溉田者言之州州未之信公命其徒出泉十萬僦田二頃以試之穫稻果大收得穀以償出泉者其餘猶足以供官河陽人大享利至和初遷祕書丞就移彭州濛陽縣舟行至夔而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

學政事薦公嘉祐二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祕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閫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 陛下愛惜典刑首爲濟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州南濱太湖民欲取水溉灌而限以運渠之高勢不能導浚修之則費極大累政患之公與漕使今集賢殿修撰李復圭同志協力一月畢功州民到今賴之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宏壯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員外郎爲司封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爲鹽鐵判官明年上即位奉命使虜虜人欲以坐先之公以使者不

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以工部郎中
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還以刑部郎中修
起居注尋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
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事得其本
則爲之甚易　陛下先求賢德使位師長則百
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營師常程頤經
行修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未幾
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俟知制誥有闕與
試公上疏言陛下必以臣自內史過爲臺雜乃
是下遷遂有此命陛下以義使臣臣當惟命是
聽豈敢較計以爲重輕況知雜之任上裨朝政
下正臺綱豈知鈇鑕之在前寵利之在後一有
顧避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願寢前命詔
從之俄兼判吏部流內銓賜金紫銓中士人被
舉者常積二百餘員累年方得召對執政苦官
之冗欲難其進以爲澄吏良法公曰不清其源
而澄其末何益遂白執政請得併伸引對自是
被舉者無滯淹之患又言近日臣僚家用恩例
陳乞親屬任使多是衝改已授人遠方寒族往
復疲敝非立法之意乞自兩府而下如有陳乞

並於季關以前預指其處不得臨時換易士人
便之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革故之始尚
駁群聽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
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其說多見
嘉納偶論事未報一日中書來召稱有旨令試
知制誥公辭免不肯下筆時有執政使人趣之
公逡巡謝之徐奏曰臣以負憂責不敢不言所
欲言未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
所所有召試非臣敢當旋罷言責除直舍人院
兼天章閣侍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
外上深器之遂賜手詔大近以卿知制誥卿以
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
行已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
道義以袪所顧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悉朕
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
銓四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院不數月出知陳
州未幾移杭州杭爲都會賓旅之衝又爲朝廷
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
其擾杭雖號水鄉而其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
繼唐相國李長源僅爲六井引西湖以飲民井

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命通判蘇軾爲之記公在杭二年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州民苦之公命修八字溝以渫水城中無涅行之阻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踊躍自奮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八年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公去國數年一日見上慰勞有加宣諭久之即除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　慈聖光獻皇后山陵　上特選公爲園陵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　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洎猶不改差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沉然而應曰夫何言安以娭之耳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嗚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顔之道而已公之疾也　上數問左右大臣曰陳某疾減耶其亟也再遣中貴存問而公已不及見矣其亡也奏至　上爲愴悼贈給事中官其子姪特及外孫加賻贈焉上方知公行且用矣公亦素有自任之志期見於用而命有所制悲夫公爲人寛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恭而温與之遊者不覺鄙悋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皆曰德人往矣所至汲汲以興利敎民爲事蓋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燮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十有四階累升爲朝散大夫勳累升爲護軍爵累升爲上黨郡開國侯娶畜弟妹甚勞皆有成立弟章舉進士第今爲都官員外郎妹長適前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彝次適進士倪天隱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鄭穆皆當世有聞者公娶陸

氏累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長紹夫守秘書省正字次中夫守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録事叅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公三遇大禮不奏子弟以官欲其自立也而追念伯父嘗有功吾門其後未有仕者故於知制誥年先奏其孫良夫郊社齋郎嗚呼士常患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其德夫擁髙軒策駟馬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以事業則茂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今公官不過郎中職不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爲退居之計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爲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十九日葬于常州宜興縣永定鄉將山之原祖洽晚得識公於京師舉進士於開封也公爲考官及公移陳州祖洽嘗在幕府朝夕相與處受公之教而觀公之德爲多故得公行事尤詳而祖洽謹掇其大者爲行狀請明有道而能文者圖其不朽焉謹狀

先生墓誌銘

門生孫　覺　撰

公姓陳氏諱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王氏入閩因隨家焉今爲福州侯官縣古靈人曾祖諱令圖仕閩通顯祖諱希穎文林郎果州司户叅軍父諱象台州黄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母黄氏永嘉郡太君繼母王氏集慶郡太君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建州浦城縣主簿浦城多世族侵擾請託以撓法敗政爲常縣缺令者久之公不爲卹辦治有能名移台州仙居縣令益務以禮法教其民民愛樂之莫肯犯皇祐三年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時司徒韓國富公爲之守一見而知之士人不知水種之利公度田二百畝爲法以示人人習行之至今移彭州濛陽縣富公入相薦之召試充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有乞寺觀額度人爲僧道士者公論不可編定昭文館書籍知常州州濵大湖而運渠高水不能瀦公爲隄去堰埭

浚之與湖通波賴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贅此使還養凡數十人召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使北虜虜人欲屈公下坐公以禮固爭不爲屈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有詔兩制臺閣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常秩等四人知經有實行宜以禮召見補太學官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有旨知制誥闕召試公上言陛下以義使臣臣當聽命之不暇敢懷利以事上哉從之兼判吏部流内賜紫衣金魚言内外臣寮乞親屬官多選人已授者請以三月爲限從之時朝廷大新法度而聽者爲屈公數上疏論列歟留中不下召試知制誥公奏辭曰臣有言責不敢不言未足塞責譴其可逃召試臣何敢當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閣侍講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乞補外官上賜手詔曰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釋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乃復起居注判流内銓明年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詔河決河北諸郡公當視草以水不潤下爲言中書改之乞知陳州移杭州復唐相國李泌六井通判杭州事蘇軾爲之記僧方人居而禪學久廢不傳公以宗本傳宗二人爲之倡其徒至奔走天下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脩八字溝以泄城中霖雨水潦之苦州人便之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公久去朝廷上見而勞問之甚渥除尚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都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太后山陵以公爲鹵簿使公蓋已病矣三年三月十一日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四公在告久上數以問大臣及遣中貴人臨視而公已卒奏至上爲愍悼贈給事中錄其子之未官者且及其外孫爲階朝散大夫勳護軍公布衣居里巷與陳烈周希孟鄭穆游鄉人尊之號四先生仕宦所至必大斥學舍新祭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爲諸生橫經以講及任大府事劇體重猶不倦以止其

樂善好學殆天性也敏資稟温厚未嘗見其喜
慍之色與人交久而弥篤折節下士所游多時聞
人鄭穆劉彝皆其女弟之婿娶陸氏封文安郡
君子男二人紹夫秘書省正字中夫將作監主
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録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
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所著文
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葬于常州宜興
縣永定鄉蔣山之原銘曰

有嚴陳公　不降色辭　躬厲以正
去嘗見思　小邑大州　視之若一
勸學談經　人罔不率　問學醇古
操行則高　經術行己　天語之褒
如公羇孤　又無黨援　學士歿身
維帝之眷　行信于友　有德在人
雖不百年　在公猶存　毗陵宜興
公治昔者　今葬其鄉　將配公社

先生祠堂記　友人劉　彝撰

元豐三年歳次庚申三月十有一日樞密直學士侍讀陳公襄捐館于京師　天子聞之震悼遣使恤厥家而問其所乏賻贈有加焉朝廷公相卿大夫莫不爲國家惜其不大任也兩禁近侍共臨其斂哭之盡哀凡十有八人列奏稱其道德之重補維國家莫非先王之法生平恩例不奏子弟者三其所奏者皆先踈族長子弱冠矣未沾一命天子愈賢之録其長子守秘書省正字及其猶子外孫皆命以官一日御邇英經筵不見其侍讀也又嗟憫之遣使錫賚撫存其孤比葬于宜興又詔常州供應所闕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己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修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身九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於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耳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

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致古以治其性為本事君以建其忠為業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雖家人臧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色始與里人陳烈周希孟鄭穆友善同志于道比仕則彝也又以經術政事更相磨琢而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己過喜於為善而夙夜弗忘者詩與易也故其鉤考皆得姬孔幾微之蘊傳注所至弗迨其藩籬矣乃能誠其言信其行所臨



之民莫不允之仰以為範焉至於圖形或寫其名位置於屋壁致誠以香煙餘二三紀而愈篤者其仁洽於民蓋如是浦城尤甚焉度量斟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職精於治躬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裕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諫知難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為激訐以求沃猎故雖譏病大臣補救時政上每嘉納而多留中人疑其必將大用也後進掀騰躐公以進者衆乃

能安其素守不忘致君之志竭勞庶職益用勤瘁焉其與門人議論則曰欲致君如堯舜者莫若得大賢進之為先焉經綸國事欲致治如古者莫若采智識高者用之為急也其講求賢才以永基祚莫若興起學校教之經術用其德行之為要也故其初並仕於浦城則創學舍三百楹躬自講授從之學者餘五百士仙居河陽之學人雖不滿百而遂能變其風俗常州之學閎大可宥於湖人材輩出世以其功比安定先生胡公焉公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廣明初



巢賊乱中原豪傑乘之蜂起著族往往避地遐遠故隨王緒入閩尋仕於閩王審知乃居福州宋有天下公之祖既仕為掾吏卒於東川有子五人長曰則之以儒術率諸弟皆用學行名於鄉閭遂遷宅于候官縣之西南百里村曰古靈耕且學而兄弟屢以賢能薦于春官公考侍郎諱象遂以五舉入仕于王公十有八歲喪其所怙二十有六始登進士第主建州浦城簿以文學政事稱於當時高卓拔乎倫類矣遷台州仙居令改佐著作知河陽縣移知彭州濛陽縣司

徒韓國富公入相仁宗進賢惟急首以文行詔公試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兩府奏立寺院度僧道於墳莊者三四人勅下祠部公執奏以爲社稷萬年公相無極人人胥効則盡天下之士歸於僧道矣朝廷移公編校書籍以遂其事焉出知常州入爲開封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使北虜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御史知雜有旨俟知制誥闕與試公疏曰陛下必以臣自内史過爲臺雜乃是下遷爰降德音俾諭聖意然非所以使臣以義者也謹當



夙夜上裨朝政下葺臺綱震肅百僚繩糾非法不知鈇鑕之在前矣所有試命乞賜寢罷遂判吏部流内銓皆有所發以革宿弊天下稱之未幾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爲接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
聖心蚤令寢罷不職之罪不知譴所其有召試臣不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脩起居注皆辭以爲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 御批其疏近除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 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亟就職遂復脩注判銓焉熙寧四年乃知制誥直學士院嘉謀嘉猷入告于后出稱其德寵任方隆而疾之者繩以他事出知陳州未朞移知杭州再朞移應天府留守未至復知陳州八年冬召赴闕知通進銀臺司還尚書右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九年兼侍讀知審官院提舉司天監



元豐元年奉勅脩郊廟奉祀禮文兼判尚書省
二年十月
仁宗慈聖光獻皇后崩公爲山陵鹵簿使于時一身總判十局雖已瘦病而不敢辭焉其創新規懲宿弊條析類舉皆中機要而被受奉行者莫不以爲宜焉享年六十有四訃聞上下朝野莫不惜其志業之隆遇君之厚而終於散地也世以浦城爲難治者數大族在焉其仕於朝者累百而姻婭在官途者倍之子弟爲士爲農不知其數也挾權營私虐其閭里干請州郡以迫

縣吏使不能自存以立其政者歲常有之公爲
主簿集其士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
使孝于其親順於其昆信於其鄉仁於其民由
是爲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干吾簿
焉時有禁近大臣扶護親喪還閩衢州以南所
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農
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矧以爲私耶乃令
僦傭以役其境仙居之俗不知學之可爲也公
率其子弟躬爲講教至有父爲吏於庭下而子
爲士於堂上與其燕飲者翕然大變河陽亦然
而謗之者曰以講教爲名而實取其貨也韓
公感焉召以告之俾罷縣學公對之曰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恤不罷終化其俗爲鄒
魯焉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間或垂簾納凉
於廳事旣而其積失官緡錢二萬守者以爲辭
公不辯出己俸償之物議喧騰韓公亦以爲信
未幾盜獲於佗邑乃守積者爲之其厚重多此
類河陽里胥運置酒抒破蕩產業者世以爲病
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以百金僦田兩夫
募農師引汶水灌爲稻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插

耘耨收刈也必躬涖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
集其民但觀稼穡之法酒材旣足民胥勸之瘠
鹵之地遂爲膏腴溫造故迹復生秔稌矣迨今
仰焉常州運渠横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
以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
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
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
害以除而田旱有溉豐穰歲享矣杭州濵海其
地鹹鹵水不可食居民數十萬家皆市山泉以
給日用公按李長源舊迹砌石爲函接竹引西
湖之水以注六井散在閭里一城汲用有餘潤
也民荷其惠爲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
必錄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
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
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
遺弃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躬安留養老
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材差役漕
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
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
旣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

平生存心九四十年而弗懈也既亡彝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其行藝及三代既請公卿爲之誌銘彝惜其賢而志有不得發者既知其詳不忍默而無傳嗚呼觀於是則知吾哭之哀爲不徒然矣其既亡殿子與弟皆以書來告予曰公之將亡數日默而無言恬愉自若妻子泣而環之求其誨諭之言乃命紙筆再書先聖先師四字授筆而終



嗚呼誄曰

皇極有本兮　性情爲先
千載一獲兮　幾絶又傳
躬遇主聖兮　灼知其賢
弗用而殞兮　乃命在天
泰者若是兮　茅茹其連
嗚呼姬孔兮　冥冥弗宣
志在先聖兮　死亦罔遷
筆以傳聖兮　忠仁則堅

元豐八年秋九月彭城劉彝既哭公于墓歸詣州學謁之于祠堂而哀情鬱鬱弗能已也遂爲之記而誄之將刋于其碑焉元祐八年五月延平陳　瓘書

富鄭公薦召試館職奏狀

秘書丞知孟州河陽縣陳襄

右件官行純有守才敏而通經術該深文藝典雅頃居鄉黨號稱師模雖從吏以甚勤其嚮學而益篤至於縣道之冗亦務己志之行爲臣屬官備諗能迹其人堪於文館儒官中任使近者切見授勑就移知彭州濛陽縣雖於常格例合入川其如美才可惜遠去臣今保舉欲望聖慈召



試三館職事或差充崇文院檢討觀其施設必有裨勸襄本閩人與臣不是親戚故舊臣在朝亦無骨肉食祿如擢用後犯入己贓甘當同罪不如舉狀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諫議陳瓘瑩中詩

廼翁德望如丘山北斗以南誰可班熙寧天子自拔擢報君常以人所難忠誠皎皎落諫疏史臣編綴不敢刪當年十語九不用貞譽闇隨公議還三十三公半台輔經筵薦墨猶未乾

雖然年位俱不極卻得千載聲名完爲賢之家門必大來者繩繩知可觀如君謹潔蹈規矩勇於爲義汲汲有兒已覺門戶稱慶源袞袞何時殫

元祐初紹夫爲明州船場秩滿陳公大諫被召太學博士時尋醫四明以詩送紹夫行大率發揚

先君紹夫得之不敢隱默遂刊于石今編次先君文集謹録大諫詩附于後庶以見吾父事君盡忠可以警勵爲人臣者宜如何爾嗣子右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賜紫金魚袋紹夫謹題

跋尾

公輔爲兒童時聞陳公忞學先生名今四十年始遇其長嗣中散來官臨海得公遺文而觀焉方熙寧間新法用事大臣以權利籠取天下士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忠憤激發忘身許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於青苗疏論尤詳知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胎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言豈復有今日事哉雖然宣和靖康以來變故極矣民力匱竭邦財耗散夷狄侵陵國勢危迫紀綱紊亂禮義廉恥消亡望祖宗盛時邈不可見推原其本必有所自議者猶不以爲然況在當日言之宜乎不見信也公於他文章皆渾全博雅不爲纖巧浮僞片言隻字無非至誠擇善先義後利出入乎子思孟軻之說真所謂古之君子也嗚呼富貴易圖名節難保以公之道德才猷遭遇人主而其爵位終不至輔相然高名偉節則昭然獨著萬世不可掩亦安取夫富貴哉建炎二年九月旦右司諫陳　公輔　謹跋

四世從祖密學公平日所爲
文章不知其幾厥後裒綴爲
卷者僅二十有五目曰古靈
先生文集以
聖天子詔冠之預有榮焉里
人大夫徐君世昌嘗摹刻于
家而其間頗有舛譌歷歲滋
久且將漫漶 樺 竊有意於
校正因仍未遑每以爲恨揭來
章貢屬數僚士叅校亥豕因命
仲子 曄 推次年譜併鋟之
木庶幾有以慰子孫瞻慕之心
也紹興三十一年十月既望孫
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贛州軍
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
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 樺
謹題

#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

（宋）李覯撰

# 外集三卷年譜一卷門人錄一卷

明成化刻本

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李覯撰。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以薦授太學助教，終海門主簿、太學說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考覯年譜，稱慶歷三年癸未集退居類稾十二卷，又皇祐四年庚辰集皇祐續稾八卷。此集爲明南城左贊所編，凡詩文雜著三十七卷，前列年譜一卷，後以制誥啓章之類爲外集三卷。蓋非當日之舊。宋人多稱覯不喜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載覯常語十七條，而此集所載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廢太甲周公封魯三條。蓋贊諱而删之。集首載祖無擇退居類稾序，特以孟子比覯。又集中荅李觀書云孟氏荀揚醇疵之說不可復輕重。其他文中亦頗引及孟子，與宋人所記種種相反，以所删常語推之，毋亦贊所竄亂歟。覯文格次於歐曾，其論治體，悉可見於實用。故朱子謂覯文實有得於經。不喜孟子，特偶然偏見，與歐陽修不喜繫辭同，可以置而不論。贊必欲委曲彌縫，務滅其跡，所見陋矣。集中平土書明堂五宗皆別有圖，此本不載，則或久佚不傳，未必贊所刊除也。覯在宋不以詩名，然王士禎居易錄嘗稱其王方平望月、梁元帝送僧還廬山、憶錢塘江五絕句，以爲風致似義山。今覯諸詩，惟梁元帝一首不免傖父面目，餘皆不媿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閑情矣。湘山野錄載覯望海亭席上作一首，集中不載。考是時蔡襄守福唐，於此亭邀覯與陳烈飲，烈聞官妓唱歌，纔一發聲，即越牆攀樹遁去。講學家以爲美談，覯所謂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者，正以嘲烈，殆亦左贊病其輕薄，諱而删之歟。

# 直講李先生文集序

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為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寖久皆謂天下當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奮筆舌為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未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憤疾斯文衰敝曰隆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無明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

天子乃舉茂材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彙第為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為序無擇既受之讀之恭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曆三年冬至日序

據明正德刊本補

李覯泰伯以舉茂材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迨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辯為十二卷寓之聞或應用而為未能盡無媿閔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妖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籍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據明正德刊本補

# 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記

天下之美恒與於賢明而廢於愚暗使賢明迭繼雖百世可也設不幸而值愚暗焉雖有鉅美且廢于成況望其能興夫既廢也哉又望其能崛然興起也哉奈何賢明者之不常有宜乎天下之美之難成也盱江宋儒泰伯李先生存心高古履行剛方竭力養親不求榮達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恒數十百人范文正公稱其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今草澤中未見其比并上其所業禮論明堂定制圖序平土書易論凡二十四篇皇祐初與余襄公交章薦為試太學助教後補將仕郎海門簿召為太學說書而卒於學中其門人尚書左丞鄧潤甫奏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集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為郊社齋郎其墓在鳳凰山麓維時守令同學官春秋拜禱歲以為常不知自何時廢而不講延至于今墳墓雖存率為草莽之區樵牧之所蹂躪狐狸之所棲息過者千百誰復致慮乎而邑人吏部驗封主事左君時翊過而見之慨然興感乃疏其所以且曰臣伏覩



據明正德刊本補

詔旨名臣賢士墳墓毀壞即為修治仍復近民

一人以守

恩至渥也若李覯者信非常儒尤可矜式君得

一如

詔旨封其塋域禁其樵牧立祠歲祀其於風化

不為無補疏入報曰

下詔允之禮部定制歲一春祭祀以少牢有司行禮如式并復守者時建昌守長樂謝侯中仁詡事于風化首捐俸資以倡繕修塋域乃建祠堂堂凡三楹縱廣如干尺甫踰時落成高亢規深堅緻完好中設神主外繚周垣階以嘉木別為子屋以居守者時成化戊子之秋九月也工既訖功時翊過予請言識諸石為永永圖於乎一二百年已廢之典不有賢明孰知其為美而與舉之且先生於世官列其序未久而逝徒以空言託諸文字而已既無氣焰以凌轢人又無功德以蔭翳人若未足以為美也而賢名之垂訖今不已雖有氣焰有功德者亦不若是烈也學問之有益於人如此信乎君子不可以不學也時翊是舉非特所以崇先賢亦所以儀後進俾鄉之人景慕興起皆知續學繼行如先生雖在草澤



據明正德刊本補

名猶不泯況通顯乎其於世教誠非小補若
夫一塋之封一祠之作雖不能加重於先生
而後學景仰之心不如是不足以遂此時翊
所以為賢且明也仲仁亦克紹其美而速成
之謂非賢且明不可也故并書之為來者勸
慎勿卉為愚暗而隳其成也詩曰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今之君子信能成其美
矣又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後之君子尚繼
美於無窮抑時翊又嘗編輯先生詩文三十
七卷附錄三卷行世可謂盡心焉爾已
成化六年歲庚寅春三月下浣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
經筵官前翰林侍讀學士兼修
國史古吳陳鑑撰



據明正德刊本補

禮部為陳言崇儒事於禮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
司主事左贊奏伏覩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欵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
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即時修理如舊仍令附近人民
一丁看護免其差役其餘墳墓但有露棺暴骨者
悉與掩埋此
皇上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
建昌府南城縣人切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覯
墓在郡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覯無子孫每歲
春秋守令同學官拜掃以為故事歷年既久不惟
拜掃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為樵牧殘踐若更數
年必致毀夷臣考得李覯立心高古履行脩整篤
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
生徒學者稱為泰伯先生其所著述有易論禮論
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
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
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曆民言三十
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
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
先儒朱熹稱覯周禮論與其言意合
聖朝纂修五經大全觀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
鄉先生沒則祭于社如覯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



據明正德刊本補

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
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
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脉以衍太平之運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
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
於風化不為無補緣係陳言崇儒事理具本親齎
具奏成化三年九月二十日該通政使司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部驗封
清吏司主事左贊奏稱要將先儒李覯墳墓令有



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
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一節緣崇祀本
處名賢乃有司當為之事合行連送仰付該司類
行江西布政司轉行建昌府委官督同南城縣官
該官吏即將求儒李覯墳墓封其塋域令附近里
老人民時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
仍於墓前量立一祠每年春宜從有司祭以少牢
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據明正德刊本補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
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
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
氏諱覯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
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
岡先生剏書院其下學者餘千人南豐
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
交薦之召為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葬
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鎮立興
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埜更其



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
院廢而先生之墓堀矣成化三年春長
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
飲覺而異之翌日有白于府曰盜發先
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壙視
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夢方解於是
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
請
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秋
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
以石為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

據明正德刊本補

視殯倍之中甃加堊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辨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回視墟草中塚纍纍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驪山之銅庸非人乎哉其圖身後者非不至也曾幾何時狐兔穴其傍樵兒牧豎躑躅其中草中纍纍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柄一國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保焉何也先生以節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之言雍門周不知也請告邦人庶有謁先生之墓者

成化八年壬辰春三月朔旦立石

賜進士及第翰林國史脩撰求豐羅倫撰

據明正德刊本補



# 直講李先生年譜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先生始生

祥符三年庚戌二歲

祥符四年辛亥三歲

祥符五年壬子四歲

祥符六年癸丑五歲

祥符七年甲寅六歲

祥符八年乙卯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不忘則知先生一二年間知向學矣（蘇祠部紳）



祥符九年丙辰八歲

天禧元年丁巳九歲

天禧二年戊午十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十歲知聲律則知先生於是年知習舉業矣（余監丞時爲南城宰）

天禧三年己未十一歲

按先生作疑仙賦序云吾毋無子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奕棋於戶外往觀之其一取一子授焉遂娠又云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夢人以書標與之曰王狀元文集學中以爲沂

公之文也既而就學東不甚魯或時閲卷憮然憶
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詳此二夢則知
天生賢哲以壽斯文之氣脉豈偶然哉
天禧四年庚申十二歲
按先生見余監丞書云年十二近文章則知先生
於是年能文矣
天禧五年辛酉十三歲
乾興元年壬戌十四歲
是年丁府君憂按鄭夫人墓誌云年十四而先君
沒又云先君嘗學不應舉故其子作詩賦亦樂施



惠尤直信則知先生家學有源委矣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十五歲
天聖二年甲子十六歲
天聖三年乙丑十七歲
是年府君服除按鄭夫人墓誌云稍出游求師友
則知先生出游必在府君服除之後
天聖四年丙寅十八歲
天聖五年丁卯十九歲
天聖六年戊辰二十歲
天聖七年己巳二十一歲

天聖八年庚午二十二歲
是年娶夫人陳氏按慶曆七年先生作夫人墓誌
云陳氏今為南城人生五年養于伯父又十一年
而嫁嫁十一年而卒又云復還舊居娶婦蓋先生
前此出游至是年始還家歟　又有見余監丞書
云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
者既十年矣此書當作於是年
天聖九年辛未二十三歲
是年著潛書十五篇　又有見孫寺丞書云年二
十三雖竊而起誦孔孟羣聖人之書叅成文章以
康國濟民為意文章蓋指潛書也孫寺丞時為南城宰



明道元年壬申二十四歲
是年著禮論七篇其後余襄公有書與先生曰所
示禮論七篇推進禮經準的世教派仁義贊刑政
豈止獨步江表校聲名於後俊哉先生之有功於
禮經也如此　又作陳仲溫進士墓誌
按陳仲溫諱球先生之伯丈也故墓誌序之末曰
初君之弟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絕乳君愛養之如
已子長以嫁李氏
明道二年癸酉二十五歲

景祐元年甲戌二十六歲

是年有邵氏神祠記其畧曰建昌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祀之人日累什百景祐元年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唯五通誌以熙宮疾之解去者約日時有功於予其可廢而不載作記恐是此年

景祐二年乙亥二十七歲

按先生見蘇祠部書云由六七歲時調聲律習字書勉勉不忘逮于今茲年二十七矣此書當作於是年

景祐三年丙子二十八歲



是年修明堂定制圖并序　平土書　上聶記注書

上李修撰書　上宋修撰書

太平院住持記　冬至夜酒醒詩

甘露亭詩

按見聶記注書云行年二十八矣當在是年見李修撰書云生平為文謹捄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辱諸侍者見宋修撰書云嘗著明堂定制圖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裨益一王之盛禮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則明堂圖之作亦在是年也獨平土書不著所作歲月

然先生明年見范公而范公他日薦先生必以禮論易論明堂定制圖平土書共獻必同作於此一二年之間　張宗古送先生南歸序其畧曰自周室距今幾千餘載此禮廢絕所以學者各是已見競牽師習故復出泰伯以明其本意指明堂圖也

是年入京執贄見宋修撰李修撰聶記注及葉集賢諸公皆許可宋公庠李公淑聶公冠卿葉公清臣也

會貢舉罷遂歸

景祐四年丁丑二十九歲

是年往鄱陽見范文正公其書云年二十九嘗遊京邑彷徨而歸又黜鄉舉其後范公與先生書云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敗郡不敢奉邀則知先生是年鄉舉不利而往鄱陽訪范公也



寶元元年戊寅三十歲

是年作廣潛書十五篇　命箴　野記　鄧公儀

傷辭　緣緊師詩　惜雞詩

按廣潛書自序云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竊栖山巖即而廣之復為十五篇則此書當作於是年命箴云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則此箴亦當作於是年廣潛書云竊栖山巖則野記亦作於是年

寶元二年己卯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夢大雨震所居室有一人紫衣而冠謂之雷神呼先生使前授之題曰春社詞援筆得八句與之及覺記其首三句頗怪異後七年以五句足之按此夢與髮仙序二夢而三一為誕彌厥月之祥二為神授斯文之印天生賢哲豈虛其證是三夢皆可書　富國強兵安民三十策按先生以康定二年試制科則此策必作於是年
康定元年庚辰三十二歲
是年得男參魯　有上江職方書　又往越州赴范髙平公招故有登越山詩按丁亥年先生作亡室墓誌云一男參魯僅毀齒蓋自庚辰至丁亥凡八年故曰僅毀齒也
按先生上江職方書云行年三十餘近訪吳越而歸曰三十餘則當在是年曰訪吳越而歸則訪范公也江公鎬寳元元年以職方守盱
康定二年十一月改慶曆元年辛巳三十三歲
是年作建昌軍集賢亭記　修麻姑殿記
麻姑山仙都觀修三清殿記　梓山院修佛殿記
上吳舍人王內翰富舍人劉集賢慎殿丞書



日出詩　感事詩　和慎史君出城見梅詩
按集賢亭記序曰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于軍門之南孟秋告成郡人李覯為記三清殿及麻姑殿記皆是康定年號梓山佛殿記亦云康定二年秋九月則是數記皆作於康定未改元之前也上慎殿丞書蓋慎公鉞其時以殿中丞守盱江此書當作於未入京之先
上吳舍人王內翰富舍人劉集賢書蓋吳公育王公堯臣富公弼劉公敞其時皆居朝此書當作於入京之日然是年郡舉先生應茂材異等科有旨召試故入京上諸公書又寄祖秘丞無擇詩歷序應科本末則云受愁經歲是先生留京一年也
慶曆二年壬午三十四歲
是年先生試制科得召第一長沙蕭注與先生書云昨偕弟吳宋舉於京師聞足下應賢良預第一召試未有不心思目願欲識其面者　秋七月試制科不第歸過南康見郡守祖秘丞
按皇祐類稿與祖秘丞詩云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又曰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是先生留康廬日淺而歸興濃矣

是年又有寄小兒詩　送余疇若序
與章望之秘校書　與揚屯田書揚文公億之子
麻姑山賦　寄周寺丞詩
惜才詩　送侯殿直知吉州詩
按寄小兒詩注云此兒纔三歲盖庚辰得男至壬午恰三歲送余疇若序寄周寺丞詩盖周燮以是年守南豐請余疇若南豐主學故先生以序送其行揚屯田其時守筠州故有書與之麻姑山賦乃述高臺層瑤繚垣綵粉之美必是修麻姑殿後所作當在是年送侯殿直詩曾得滁州在故鄉按國史歐公以慶曆二年知滁州此詩之作亦當在是年也惜才詩恐亦是作於下第之後

慶曆三年癸未三十五歲

是年集退居類稿十二卷　慶曆民言三十篇
作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　撫州菜園院記
雪中贈椰拔及椰枝荅詩　寄周寺丞詩
送錢寺丞知白州詩　三賢詠
上蔡學士詩　寄祖秘丞詩
按先生集所為文名退居類稿云自弱冠迨今十五歲得草稿二百三十五首類為十二卷是年冬



至日南康守祖無擇為先生作序則知先生是年下第退居既集退居類稿又有周禮致太平論焉其後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及退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序則實作於是年也　上蔡學士書言鄧子房事盖蔡公以慶曆三年為諫官此書亦作於是年　周寺丞燮時為南豐守錢寺丞得臣時以南城守知白州故先生有詩送之勸又寄祖秘丞詩云郡守方仁賢學官盛修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談經藝余襄公薦章云下第退居四方生徒從之講習鄧溫伯云慶曆三年南城始詔立學先生為之師四方來學常數百人則知先生以是年退居于家故郡守請主學事　椰枝詩盖因是年二月入京遇雪而作也
是年中女生按丁亥年先生作陳夫人墓誌云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盖中女之生在是年也
先生作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而內治七篇居其首其畧曰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六宮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后尊也不得不受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是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余按此篇三歎成王周公致太平之

書其精神心術盡在於是使先生之志獲行如有
用我執此以往豈特王河汾能言之惜夫其不果
也
先生作慶曆民言三十篇開詩而下言言藥石字
字規戒先生斯時無官守言責少露梗槩一二年
間杜富韓范歐余王蔡君明臣忠三陽道泰公既
不能爲三諫之詩以効君誤又不能爲還豊之頌
以効石介雖在畎畝惓惓忠赤不能自已作爲此
篇天子聖明務兼博採持此上聞言者無罪四十
二年之治實嘉賴之故祖無擇曰眞睹國之書爾



慶曆四年甲申三十六歲
是年上富公范公書　作麻姑山真君殿記
李子高墓表　陳伯英墓表　寄祖秘丞書
除夜感懷詩　南塘觀魚詩二詩並次陳殿丞韻
按上富范書蓋獻慶曆民言及言國事故也
李子高墓表云卒於慶曆四年則墓表想亦作於
是年
陳伯英墓表云吾嘗銘陳仲溫之葬其子陳公字
伯英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仲溫乃先生之
伯文伯英乃郎舅也仲溫之葬在壬申年伯英以

甲申年死故曰後十二年則墓表亦當作於是也
寄祖秘丞書云教道亦難行徒以釣積毀蓋書歸
敝廬庠門任蕪穢先生此言蓋因上蔡學士書言
鄒子房事鄒因誣織先生同入郡圄其事既白先
生乃棄學事而復家居也
慶曆五年乙酉三十七歲
是年有與胡安定書　寄祖秘丞詩　南城縣廳記
處士陳君墓誌銘及祭文　白石進師塔銘
按與安定書云康定初錢塘別後二年自京師歸
中途曾寓書今又四年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是年余襄公薦先生于朝其章畧曰李覯博學通
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
師法
閩中名士黃通以書與范文正公曰李覯生聖時
三十七年也其德行文學其智識材術疑三代英
靈復生于今大江而南皆呼曰先生暨應詔來都
下今副樞富公諫省歐陽公紫微余正言三班田
紫微淮南祖提刑皆當世之名儒莫不競造其門
而優禮之若吾公者知泰伯爲寂深惟其知之也
深故嘗有論薦泰伯之心

慶曆六年丙戌三十八歲
是年作長江賦　集皇祐續稿作序
足成夢中春社詩　上王刑部書
次王刑部遊麻姑詩　及唱和詩序
傳代言墓表
按先生乙未年再上富公書云慶曆四年以書言
南方事後二年作長江賦則此賦當作於是年
王刑部乃漕使逵也　是年游信州作弋陽縣學銘
閭女子癃寄詩　弋陽縣堂北見夾竹桃海棠二詩
題靈陽宮龜峯精舍葛陂懷古詩　逢何道士詩



按先生皇祐三年作新成院記云前此予歸自信
又云既去五六年自此年至皇祐三年約五六年
則游信必在是年若銘若詩皆作於在信之時也
慶曆七年丁亥三十九歲
是年作禮論後語　刪定劉牧易圖序
宋屯田延平集序　亡室陳氏墓誌　處士饒君墓表
建昌知軍廳記　景德寺重修大殿及造彌陀閣記
邵武軍學莊田記　小女詩　海南編集
題韓偓詩後　答黃漢傑書
按禮論作於明道元年而後語云吾為禮論後十

五年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以吾為好怪則禮論後
語當作於是年刪定劉牧易圖序論見於答宋屯
田書亦當作於是年　宋屯田延平集蓋因入閩
訪福帥蔡學士路經邵武而作也（宋屯田咸字貫之時為延平倅假守邵武）
海南編詩因宋屯田見示海南編而作題韓
偓詩後因游閩而作　答黃漢傑書以漢傑貽書
言景德寺記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故先生答
漢傑書云覩排浮屠固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
見之矣豈年近四十而輒渝哉惟漢傑覩厭二記
不甚熟爾吾於此言乃青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



先生言年近四十則此書當作於是年
是年夫人陳氏卒按陳次公述先生墓誌云再娶
饒氏不知娶於何年
慶曆八年戊子四十歲
是年中女子死有哭女詩云妻死女已病踰年成
二喪曰踰年者蓋去年陳夫人卒今年中女死也
冬十一月作建昌軍儀門記　太平寺浴室記
寄祖秘丞詩
皇祐元年己丑四十一歲
是年作宋中舍及江夫人墓碣銘　送李山甫詩

是年范文正公薦于朝其章畧曰李覯著書立言
有孟軻揚雄之風義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
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
共二十四篇編為十卷繕寫上進乞賜御覽則知
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乞
就除一官許令便養
皇祐二年庚寅四十二歲
是年作周醫博塞表　廻向院記　謝官表
謝范咨政啓　怡山長慶寺詩
是年赴范文正公招于杭州范公再薦于朝其章



曰臣去年錄進李覯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一卷今
朝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斯人學古之心上契聖
作再錄上進乞加天獎以勸儒林旨授將仕郎太
學助教誥詞云學業優議論正有立言之體且履
行修正誠如薦章特以一命及爾其益進于道勗
患朝廷之不知也
皇祐三年辛卯四十三歲
是年作廣文陳生墓銘　承天院記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記　新成院記
送知軍曹比部移之虔州詩

按盱志曹公觀以皇祐三年守盱此詩當作於是年
是年丁母鄭夫人憂十二月葬于先府君墓東南
隅寶建昌鳳凰山之麓按墓誌云方謀扶親西遊
夫人許之未及行而遭大故
皇祐四年壬辰四十四歲
是年集皇祐續稿八卷作序　刋行周禮致太平
論十卷　上孫觀文書　酬陳屯田詩
按續稿序云行年四十四疾疹時發作其於文字
間尚克有進也歟又云慶曆癸未錄退居稿後三
年復出百餘篇當在是年上孫觀文書盖是年儂



智高寇廣西孫觀文沔持節討之先生寄書陳利
害十事孫公答書云示教民病非留心博愛何以
及此　酬陳屯田詩云封豕長蛇戰嶺南盖指儂
寇也此詩亦當作於是年
皇祐五年癸巳四十五歲
是年著常語上中下三卷　承天院羅漢閣記
栢林温氏書樓記　傅進士墓銘
皇祐六年甲午四月改至和元年四十六歲
是年除鄭夫人服　作常語後序　袁州學記
清話堂詩　送嚴介序

蕭夫人徐夫人張都官墓誌　袁州雜詩三首
先生作袁州學記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天下號為三絕其學記畧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天下治則揮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詳味斯言豈特為袁州學校重且將為天下國家重故曰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袁州雜詩郡守祖無擇皆賡其韻　清話堂詩蓋與周伯達宿景德寺而作其詩云無限中心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遂目其處為清話堂且題八句云



至和二年乙未四十七歲
是年寄富公書并長江賦一首皆論東南利害
寄祖秘丞詩　送春二絕　送陳司理序
江屯田墓誌　陳都官墓碣銘
鄒夫人墓誌銘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陳府君夫人蕭氏墓銘

至和三年丙申九月改嘉祐元年四十八歲
是年有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嘉祐二年丁酉四十九歲
是年國子監奏乞差太學助教李覯充太學說書旨令赴太學供職按奏劄云雖因名儒論薦命試一官未沾致祿而養道丘壑欲望朝廷差充太學說書兼教裨庠序風化

嘉祐三年戊戌五十歲
是年除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說書　作太學議一篇
景德寺修院記
按誥詞云尓醇明茂美通于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為冠自佐學政逾年于茲孜孜渠渠務脩厥守祭酒司業以為博士之職莫宜於尓可特授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說書如故　古今詳究太學制度故有學議



嘉祐四年己亥五十一歲
是年權同管勾太學蓋因胡瑗以病告假故有斯命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遷有給假一月先生遂歸八月卒于家十二月祔葬于鳳凰山府君之塋
按陳次公作先生墓誌云臨終無他言惟執次公手以明堂圖為託三禮未成為恨是先生又作三禮論未成而絕筆也

直講李先生年譜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總目

卷第一
賦
長江賦　麻姑山賦　疑仙賦并序
卷第二
禮論七篇并序禮論後語附
禮論第一　禮論第二　禮論第三
禮論第四　禮論第五　禮論第六
禮論第七　禮論後語
卷第三



易論十三篇
易論第一　易論第二　易論第三
易論第四　易論第五　易論第六
易論第七　易論第八　易論第九
易論第十　易論第十一　易論第十二
易論第十三
卷第四
刪定易圖序論
論一　論二　論三　論四
論五　論六

卷第五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并序
内治第一　内治第二　内治第三
内治第四　内治第五　内治第六
内治第七
卷第六
國用第一　國用第二　國用第三
國用第四　國用第五
卷第七
國用第六　國用第七　國用第八



國用第九　國用第十
卷第八
國用第十一　國用第十二　國用第十三
國用第十四　國用第十五　國用第十六
卷第九
軍衛第一　軍衛第二　軍衛第三
軍衛第四
卷第十
刑禁第一　刑禁第二　刑禁第三
刑禁第四　刑禁第五　刑禁第六

卷第十一
官人第一　官人第二　官人第三
官人第四
卷第十二
官人第五　官人第六　官人第七
官人第八
卷第十三
教道第一　教道第二　教道第三
教道第四　教道第五
卷第十四
教道第六　教道第七　教道第八
教道第九
卷第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卷第十六
富國策十首
富國策第一　富國策第二
富國策第三　富國策第四
富國策第五　富國策第六
富國策第七　富國策第八

富國策第九　富國策第十
卷第十七
强兵策十首
强兵策第一　強兵策第二
強兵策第三　強兵策第四
強兵策第五　強兵策第六
強兵策第七　強兵策第八
強兵策第九　強兵策第十
卷第十八
安民策十首
安民策第一　安民策第二
安民策第三　安民策第四
安民策第五　安民策第六
安民策第七　安民策第八
安民策第九　安民策第十
卷第十九
平土書 二十篇
卷第二十
潛書十五篇 幷序　廣潛書十五篇 幷序
野記二篇 幷序

卷第二十一
慶曆民言三十篇 并序
開諱 備亂 審姦
防蔽 效實 應求
謹聽 辨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舉
卷第二十二
精課 越節 崇術
省盗 釋禁 南畧
敵患 東士 儲將
遠私 正局 孚衆
復教 孝原 天諭
卷第二十三
記
袁州學記 建昌知軍廳記
建昌軍儀門記 建昌軍集賓亭記
南城縣署記 邵武軍學莊田記
虔州柏林温氏書樓記
麻姑山重脩三清殿記 重修麻姑殿記



麻姑山仙都觀記 御書閣後記
真君殿記
卷第二十四
太平興國禪院十方住持記 太平院浴室記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景德寺新院記 迴向院記
承天院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新城院記 撫州菜園院記
修梓山寺殿記 邵氏神祠記
卷第二十五
序
皇祐續稿序 延平集
送余疇若南遊學序 送嚴介序
敘陳公燮字 序張退之字
敘張司理字
卷第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啓
謝范資政啓

寄周禮太平論上諸公啓

卷第二十七

書


上富舍人書　上劉舍人書　上吳舍人書
上王内翰書　與章校書　上江職方書
上慎殿丞書　上楊屯田書　上聶學士書
上葉學士書　上李舍人書　上宋舍人書
上范待制書　上孫寺丞書　上余監丞書
上蘇祠部書　寄上范參政書


卷第二十八




寄上富樞密書　寄上富相公書　寄上孫安撫書
上蔡學士書　上王刑部書　與胡先生書
答宋屯田書　答李覯書　答黄著作書
再答黄著作書　答陳特書


卷第二十九

雜文


原文　原正　讀儒行
讀文中子　弔楊子　復說
命箴　畫贊　弋陽縣學銘
嘿堂銘　太學議　策問三首
策問六首


卷第三十

墓碑 傳辭附


進士陳君墓銘　處士陳君墓銘 附祭文
廣文陳生墓銘　進士傅君墓銘
聶夫人墓銘　鄒夫人墓銘
鉛山縣尉陳君墓銘　徐夫人墓銘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處士陳君墓銘
宋故贈都官張公墓碑銘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 并序
宋故中舍宋公及夫人江氏墓碑銘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碣銘 并序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卷第三十一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 并序
進士傅君墓表　陳伯英墓表
處士饒君墓表　醫博士周君墓表

前進士廖君墓表　李子高墓表
先夫人墓誌　亡室墓誌
亡女墓銘
白石暹師塔銘并序　鄧公儀傷辭
卷第三十二
常語三卷
常語上
卷第三十三
常語中
卷第三十四
目錄　九
常語下
卷第三十五
古體
三賢詠
和蘇著作麻姑十詠
魯公碑　七星杉　煉丹井　玳瑁石
秦人峯　流杯池　碧蓮池　虎跑泉
丹霞洞　烏仙壇
獲稻　哀老婦　寄懷三首
避暑　喜雨　送上官直

題昱師房三笑圖　寄祖松丞
名男曰參魯以詩諭之　荅邑飛定美贈卿材
江亭醉後　寄章友直　中春苦雨書懷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孤懷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說
送陳次公茂材　蝦蟆　惜鷄
日出吟　聞女子瘧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讀史
和育王山十二題
金沙池　佛迹峯　七佛石　袈裟石
目錄　十
明月臺　石屏風　靈鰻井　供奉泉
育王塔　八角殿　晉年松　重臺蓮
美女篇　苦熱夜　丐僧
閔俗　感歎二首　寄鄰父
竹齋題事　贈黃秀才別　雨中作
獨居　閔雨　訪周道士
甘露亭　送丘寺丞
荅緣槩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序
春社詞并序　聞訓狐　聞喜鵲
解涉延祖字

卷第三十六

近體

五言二韻

詠竹　霜　氷

鶖鴦　鴨　惜才又一首七言

五言四韻

山舍寓止　東巖精舍　閑夜

霧　自詠　聽思

秋熱　鑑湖夜泛　池亭小酌

廻胡舜元賦稿　廻黃通詩稿



送路掖北遊　感事　閑居

萍　送張駿蝦　村行

感懷寄擇之　鷄　堂西夜坐

寄題陳遣追養亭　送宜黃柳尉

送君俞　送黃秘丞　寄題廖說家亭

晏起　養疾　遠山

送吳伯華　次韻陳殿丞除夜感懷

早歸　晩聞角　庭樹

哭女二首　贈端師　寄題鄒氏延壽亭

感秋　次韻答陳殿丞　讀趙氏淳化詩

小女　送吳著　題靈陽宮

龜峯精舍　鳴蜩　送張評事

送春　君錫以新詩相示因成四十字答之

送李侍禁　寄周寺丞　次韻閻判官除夜

送閻判官　送彭應舉　送黃銳應舉

夏日郊園　寄黃聆　送黃介夫

送山甫　送沈郎中　送江茂才

贈端上人　千福寺脉軒　怡山長慶寺

侍親番園　林屯田思軒　廻明上人詩卷

聽周太師琴　送覺師西遊乞



御書　送分司吳太博還鄉

送任大中　送杜奉職　送陽曲蔡尉

送武陵令　送酸棗鄧主簿　送仙遊知縣許延評

送杜寺丞知永城　廻廖解元所業

送張寺丞　送何秘丞　送劍州張掾

送演教太師東遊　寄贈福山長老

五言六韻

書樓夏曉　小杉

乾元節群臣祝壽小人無位以詩繼之

閱書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韻第一首

五言八韻

送李著作知柳州

五言十韻

送知縣蘇秘丞移英州　夏日雨中

七言二韻

鄉思　少年　自勉

戲題玉臺集

讀皮龔美病中書事詩有可憐其窮意偏解

困吾曹之句偶代荅之

雪中見梅花 二首

和慎使君出城見梅花　雪中贈柳枝

柳枝荅　和天慶觀瑞香花

烏鵲　方平　壁月

睡起　讀長恨辭 二首　羿妻

梁帝　鞦韆 二首　嘲漢武

戚夫人　有感 三首　自遣

睡思　遊寺醉歸却寄同坐

索酒　憶錢塘江　謝傅神平常人

次韻荅提刑孫都官 二首





謝知縣徐殿丞示及新詩　送流人

送周山人　遣興　詠桃

閏正月三日偶書 二首　論文 二首

送僧遊廬山　李郭　戲題荷花

戲贈月　鵉陂懷古　七夕 二首

宗人宅折桂堂　麻源題壁

馬嵬驛　齊世家　漢宮

景陽宮井　燕雀 二首　張禹

孔光　元紀 二首　聞鷺

學北堂有海棠一株顏色至佳凋落稍速憶

而為詩

玉蝴蝶花　次韻陳殿丞觀魚

送傅野　送杜萬　儒行

感義　屈原　宋玉

贈日者鄒生　送夏旦赴舉　送春

曉角　送丁正臣　惜才 又五言一首

登越山　送古山人　送毗師西遊

送春寄屯祖袁州 二首　次韻陳屯田途中所寄

正月二十俗號天穿日以煎餅置於屋上謂

之補天感而為詩

送薛絃
僧志月碧雲軒改為景雲因書二首
書景雲軒壁　因遊華子崗題壁
卷第三十七
七言四韻
苦雨初霽　野人　書麻姑廟
客有話故丁秘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
五龍塘　寄小兒
季夏雨中宛有秋色四望之際百感生焉因
題於紙



秋懷　書松陵唱和　七夕
早起有懷　留題歸安尉凝碧堂
答張駿嘏　清明日作　晚思
暮春始遊城西　寄傳代言
丙子冬至夜酒醒　南齋詠風
小雨　清暉亭　題淨居院
往山舍道中作　秋晚悲懷
殘葉　哭十姪　秋陰
寄介夫　書懷寄介夫　關徐
送張宏下第南歸　葛陂逢何道士

俞秀才山風亭小飲
謝宋屯田見示永平録海南編
閩中歲暮　送侯殿直之官吉州
偶題饒秀才豁光亭　宗人宅仁知閣
早夏偶作　匈奴傳　忠武侯
次韻答陳殿丞見寄　贈韓侍禁
送沈秘校　寄題錢塘毛氏西湖園
自解　不寐
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薔
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代書答陳次公　和君錫題壁
送王都曹　送危太博
題虞侍禁山亭　君錫字壽春
錢寺丞知白州　次韻答史太博
蟬　寄史屯田　答丘寺丞示月蝕詩
蓬屋　堦基　宜春臺
東湖　送趙拊　太平州十詠亭
送王尉　野意亭　靈源洞
送陳司理　送黃承伯　謝蔡十八丈示詩卷
清話堂詩　送郴縣吳主簿

覽余堯輔詩因成七言四韻
次韻酬屯田陳丈見寄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
次韻第二首
和陳屯田送知縣徐殿丞次韻
和屯田陳丈寄唐倅次韻
和王刑部遊仙都觀
和遊丹霞有懷歸之意
七言八韻
送知軍曹比部移虔



外集卷第一
告劄 舉狀書詩序附
告詞二 劄子四
薦章三首
外集卷第二
名公手書
范文正公三書 小簡
孫觀文三書 余侍郎三書
歐陽內翰一書 蔡密學二書
馬雜端三書 蕭閣副一書

小簡
李侍郎一書 祖學士一書
孔宗旦一書
外集卷第三
序詩墓銘
張學送李君南歸序 葉內翰詩
祖學士詩 奉和泰伯送春絶句
送春長句呈泰伯先生宜春臺
東湖 送春
黃先生晞詩 寄李先生
黃寺丞通詩



麻姑山一首贈陳仲父賢良兼泰伯先生
門人陳次公撰先生墓誌銘 并序

直講李先生文集總目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長江賦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臣聞養萬物者惟地之大水居其上則地不能載以
觸以齧以斷以搖深或無底遠或幾千萬里則江之
為水臣不得而計之矣蜀為我頂吳為我腹淮我之
胲海我之足朝谿暮谷刮骨磨肉委之填之而莫飽
其欲萬山崔崔將褰將束如兒童之見韓馬縮頭斂
手避路而躑躅時清氣和無濤無波千丈一席可眠
可歌變動頃刻四天怒色凶煙暴雲對面黑誰為



風師誰為水伯不軌不法無別無識風兮何聲水兮
何形前雷後霆冰堆雪層操舟之老尚不能自保況
乃遠而行客孰不摧心而太息出如登山入如沈泉退
無所止進不得前龍螭蛇黿因執殺生之權蝦蟹瑣
瑣猶或賈勇而爭先嗟乎生之難成之難父母君師
之所愛而託命於其間幸而免者蓋有之矣不幸而
死者何可勝紀魚腹未消觴聲相繼豈非利欲之牽
人而危亡之不避揚荊巴蜀交廣甌閩地有常產物
有常珍衣者食者器者玩者歌童舞女詭異妖冶官
所不取則掠之私舍孰賢孰才貪哉鄙哉重裝疊載

踰江越淮然則視長鯨之怒束海不啻如蠛蠓之浮
杯嗚呼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則王之外府
天下無道則姦雄所處蓋足於財用而利於守禦故
周之衰也有吳有楚漢之亂也曰濞曰權琅琊因之
以建大號劉裕得之以入中原道成蕭衍迄于霸先
自取自守人誰敢言赤壁之敗曹操壽春之走苻堅
雖曆數之有在亦事勢之使然及夫孫皓之虐叔寶
之昏而後能滅焉勞乎哉經幾代而幾年臣聞周書
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陰陽有消長日月有蔽
虧在手備之得所則禍何能為伏惟國家重西北而



輕東南臣何以知之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世累資
歛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惟恐不支官以資則
庸人並進歛之竭則民業多廢窮為貪為寒為飢
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諸夏內也為腹心
夷狄外也為手足輕重之理豈神明之所不燭秦備
胡而陳勝起事唐戍蠻而龐勛肆毒視其土崩之由
誠可為之痛哭古者有采詩之官惟賦亦古詩之流
賤臣不獲言于朝敢賦心之憂愁安得為太平之草
木蒙雨露兮千秋

麻姑山賦

巍乎高哉玆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
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
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欝前後相失岡巒峯椎左
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矛攢破煙骨靈
奇恍惚變見出沒眩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
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樓吸日月之光
繚垣藥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
窓或溫而凉况乎御龍胥之洒倚雲和之琴一歃一
石一醉千日安知倏萬人塵不飛蚤虱其或黯然而
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則曚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



月寒鶴群戲風舞羽蹁躚老猨抱子吟聲欲乾怪物
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
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迤邐阻滯之無底是
曰蛟龍之所止爛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
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崿宜冥古無人行百
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
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適客之經營全形養
氣采朮茹菁未嘗有銘蕭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
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泠泠雲路咫尺
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

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蒼亦冥冥
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疑仙賦 并序

覯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嶺太師眞卿有記存
焉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崗是麻源第
三谷者也其山水淸媚與神仙蹤迹相附著在人口
吻吾母初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二道
士弈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
娠及覯生十餘歲從先文適田間宿東郊既寐有人
以書與覯方制如牘表用黃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



中以為沂公之文也就學以來果不甚曉或時開卷
惱然憶念前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墨筆著辭
雖未善頗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心喜幸以所從受頗
靈異而不敢言今茲年三十有八矣乃用自疑作疑
仙賦儒者不言仙蓋患乎傷財舍生以學之者也苟
異於彼宜無害哉曰

噫嘻仙乎為有為無為天之居為地之廬為山之國
為水之都為古為今為智為愚為崇為卑為肥為臞
與人類乎與人異乎將天下之利乎將一身而已乎
既匪聞而匪見我焉知其所如緊我之生卓犖瓌怪

地氣殊絶神休合會寧惡心之趨騶犯古人之畿界
攀或無高慱或無大戲鈞天之遺音冒慶雲之渥彩
意靈物之所右幸迹成於當代難得而易失者時哉
青春走兮素髮催銜金丹而不售撫遁殣而銜哀然
則何爲而生何爲而來已矣夫嵩高降神生申甫收
拾中興還聖主長庚入夢生李白叫噪江南爲逐客
今之生我豈無意二者他年終一得仙人居在金銀
宮歸去來兮誰阻隔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

## 禮論七篇

予幼而好古誦味經籍竊則教意欲卒未能語其綱條至于今茲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廬下身無他役得近紙筆故作禮論七篇推其本以見其末正其名以責其實崇先聖之遺制攻後世之乖缺邦國之龜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

### 禮論第一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於禮無乃不可乎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敢問何謂也曰夫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飢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

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於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爲炮燔烹炙泊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酏以爲飲食蓺麻爲布縷絲爲帛以爲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顚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腿之疾於是爲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爲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飮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范金斲木或爲陶瓦脂膠丹漆以爲器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於是爲之婚姻以正夫婦爲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爲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群黨爭於是爲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爲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惽也於是爲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爲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於是爲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踊以奉死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爲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脩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貴有常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飮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器皿既利夫婦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



友既立賓客既交死喪既厚祭祀既脩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同出於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爲同生於人而輔於人者也手足不具頭腹豈可動哉手足具而人身舉三支立而禮本行四名者譬諸筋骸之類焉是亦同生於人而異其稱者也言乎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脩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 禮論第二

或人不諭曰節其和者謂之樂行其怠者謂之政威

其不從者謂之刑信然矣其所以統於禮者頗聞其
指曰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因十二月之氣分而為律
呂因六律六呂作為十二管因其清濁與其輕重配
而為五聲因其五聲變而雜之以為八音或為歌舞
或被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爰及干戚羽旄以
道人之和心以舞人之手足小大有所終始有經倡
和有秩節奏有差詘伸俯仰必有齊也綴兆行列必
有正也宮軒特縣各當其位四六八羽各昭其數以
範五行以調八風以均百度以象德行以明功業以
觀政治以和人神此禮之一支樂著矣出號令立官



府制軍旅聚食貨號令所以明約束官府所以正職
掌軍旅所以待不虞食貨所以贍不足是故為之符
璽節旄以信號令為之掾屬胥徒以備官府為之甲
冑五兵以成軍旅為之井田賦貢以興食貨為之城
郭溝池所以限內外也為之度量權衡所以平多少
也為之書契版圖所以窮變詐備遺忘也為之圄扞桎
梏所以嚴推劾禁姦逆也官各有守事各有程先後
有次遲速有檢以辨國之大事以平天下之民以躋
至治此禮之二支政成矣伐不義侵不庭刺有罪或
以鈇鉞或以刀鋸為大辟為宮為刖為墨為劓為剕

為鞭為扑為流為贖輕有其等重有其常用之有地
決之有時所以懲天下之人使皆遷善而遠罪此禮
之三支刑行矣夫所謂禮者為而節之之謂也是三
者其自成乎果有為之者乎其自治乎果有節之者
乎苟不為也不節也則十二管不作五聲不辨八音
之器不具干戚羽旄不設小大無其所終始無其經
倡和無其秩節奏無其差詘伸俯仰不齊也綴兆行
列不正也縣之面不殊也羽之數不分也如此則何
以見樂哉不為也不節也則號令不出官府不立軍
旅不制食貨不聚符璽節旄不作掾屬胥徒不備甲



冑五兵不成井田賦貢不興城郭溝池不修度量權
衡不均書契版圖不著圄扞桎梏不嚴官無其守事
無其程先後無其次遲速無其檢如此則何以見政
哉不為也不節也則不義不伐不庭不侵有罪不刺
鈇鉞無其準刀鋸無其平大辟宮刖墨劓剕鞭扑流
贖皆無其法輕無其等重無其常用之無其地決之
無其時如此則何以見刑哉由是而言故知三者果
有為而節之者然後能成也能治也為乎飲食衣服
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
祭祀而節之者既謂之禮矣為乎十二管五聲八音

干戚羽旄號令官府軍旅食貨符璽節旌掾屬胥徒甲冑五兵井田賦貢城郭溝池度量權衡書契版圖圖犴桎梏鈇鉞刀鋸大辟宮刖墨劓刵鞭扑流贖而節之者反不謂之禮可乎若是則三者果禮之文也而猻其名者也

## 禮論第三

或曰樂刑政之說既承教矣敢問溫厚而廣愛者仁也斷決而從宜者義也疏達而能謀者智也固守而不變者信也則然矣其何繫於禮哉曰百畝之田不奪其時而民不飢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民不寒



矣達孝悌則老者有歸病者有養矣正喪紀則死者得其藏修祭祀則鬼神得其饗矣征伐有節誅殺有度而民不橫死矣此溫厚而廣愛者也仁之道也君爲君焉主政令必生殺不得不從矣臣爲臣焉守職事死干戈不得少變矣男女有別不得相亂矣長幼有序不得相陵矣興廉讓則財不得苟取位不得妄受矣立諫諍則不得諱其惡矣設選舉則賢者不遺矣正刑法則有罪者必誅矣此斷決而從宜者也義之道也爲衣食起宮室具器皿而人不乏用矣異親疏次上下而人不興亂矣列官府紀文書而姦詐可

窮矣築城郭治軍旅而寇賊不作矣親師傅廣學問而百慮畢矣此疏達而能謀者也智之道也號令律式以約民心蔑有投矣祿位班次以等賢愚蔑相犯矣車馬服御以章貴賤而人不疑矣百官不易其守四民不改其業而事不僭矣言必中行必果而天下率從矣此固守而不變者也信之道也若夫百畝之田不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達孝悌以養老病正喪紀以藏其死脩祭祀以饗鬼神征伐有節誅殺有度定君臣別男女序長幼興廉讓立諫諍設選舉正刑法爲衣食起宮室具器皿異親疏次上下列官府



紀文書築城郭治軍旅親師傅廣學問爲號令律式祿位班次車馬服御官守民業言而必中行而必果者謂之非禮可乎既曰仁矣曰義矣曰智矣曰信矣總而言之又皆禮矣若是則仁義智信果禮之別名也

## 禮論第四

或曰仁義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禮而後能乎曰聖人者根諸性者也賢人者學禮而後能者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爲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

者聖人之法制也性畜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以為法則曖昧而不章今夫木大者可以為棟梁小者可以為榱桷不以為屋室則朽於深山之中與樸樕同安得為棟梁榱桷也溫厚可以為仁斷決可以為義疏達可以為智固守可以為信不以為禮則滯於心胷之內與無識同安得謂之仁義智信也屋既成雖拙者必指之曰此棟也此梁也此榱也此桷也禮既行雖愚者必知之曰此仁也此義也此智也此信也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聖與賢其終一也



始之所以異者性與學之謂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誠者賢人也然則賢人之性果無仁義智信乎曰賢人之性中也揚雄所謂善惡混者也安有仁義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學而自能者也聖人也下愚雖學而不能者也具人之體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為三焉學而得其本者為賢人與上智同學而失其本者為迷惑守於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學者為固陋與下愚同是則性之品三而人之類五也請問學之得失曰所謂本者禮也知乎仁義智信之

美而不知求之於禮率私意附邪說蕩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故世有非禮之仁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智矣有非禮之信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敢問其目曰奪其常產廢其農時重其賦稅以至飢寒憔悴而時賜米帛以為哀人之困寬憲童姦容官吏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赦宥以為愛人之命軍旅屢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不知喪葬而收斂骸骨以為恩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背其君親疏其兄弟而連結私黨以死相赴以為共人之患諂諛撲巧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為謙讓君有過



失而不能諫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而專攻人之短以為強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而私相援舉以為己力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於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為奉法若是類者非禮之義也為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齊師旅以禦亂以為天下國家久長之策而專為姦詐巧辯以徼一時之利若是類者非禮之智也為信不能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辨等守職業以興事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為因循徼望以死兒女之言若是類者非禮之信也今有欲為仁義智信而

不知求之於禮是將失其本者矣

## 禮論第五

或人請問樂刑政亦有非禮者乎曰善哉爾之問也夫夷蠻戎狄荒淫靡曼之音雜其倡優韎以子女諧笑顛亂以動人耳目移人心氣若是類者非禮之樂也或重刑辟變法律伺人小過鉤人微隱以爲明察或悲哀怯懦容貸姦宄以爲慈愛或急征橫賦多方掊索抔聚畜積以爲强國或時起土功毆人爲卒用於無用以爲豫備若是類者非禮之政也或爲轘裂鼎鑊炮烙菹醢剥面夷族以威天下若是類者非禮



之刑也曰子所謂禮者爲之節之者也若是三者豈無爲之者乎豈盡無其節乎曰夫所謂爲者先王之爲也所謂節者先王之節也先王之所以爲而節之者非妄也必有仁義智信之善存乎其間矣不念古昔不師先王是皆妄爲也妄節也君子不以爲禮也

或曰樂刑政皆禮也先儒之述何以不止於禮而言禮樂刑政曰樂刑政雖統於禮蓋以聖人既别異其名世傳已久止言禮則人不知樂刑政故並列之使人得以兼用然首之以禮而樂刑政次之意者謂樂刑政咸統於禮歟譬諸孔門四教曰文行忠信忠信

豈非行乎蓋以止言行則人不知忠信故並列之然先之以行而次以忠信謂忠信咸統於行也然則所謂仁義禮智信者亦猶是哉曰非矣樂刑政者禮之支也未盡於禮之道也其本存焉亦猶忠信者未盡於行也舉禮之本而與樂刑政並列可矣今言乎仁義智信則禮之道靡有遺焉禮與仁義智信豈並列之物歟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然而所以與仁義智信並列而其次在三者意者謂雖有仁義智信必須以禮制中而行之乎曰鄭氏注中庸性命之說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疑若五者並生於聖人之性然後會而爲法制法制既成則禮爲主而仁義智信統乎其間若君臣之類焉曰爾謂禮之性果何如也曰豈非能節者乎有溫厚斷決疏達固守之性而加之以節遂成法制焉曰節之者義之性也義斷決而從宜豈非能節者哉法制之作其本在太古之時民無所識飢寒亂患罔有救止天生聖人而授之以仁義智信之性仁則愛之智則謀之謀之既得不可常節也於是乎義以節之節之既成不可以有變也於是乎信以守之四者大備而法制立矣法制既立而

命其總名曰禮安有禮之性哉鄭氏之學其實不能該禮之本但隨章句而解之句東則東句西則西百端千緒莫有統率故至乎性命之說而廣求人事以配五行不究其端不揣其末是豈知禮也哉或曰月令之推五性亦然矣何如曰月令之書蓋本於戰國之時呂氏門人所作至唐增修之未足以觀聖人之旨也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齊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辯仁義智信但以器服物色升降辭語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繁奢極富炫人聽



覽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觀其象不知其意因謂禮有質文可隨時而用先王有作我可以作先王有變我可以變而不知先王之所以作而變者有所為（于偽反）也此之所以作而變者復何以哉爲禮之所之止於器服物色升降辭語而無仁義智信之大則是瑣瑣有司之職耳何聖人拳拳之若是乎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吾子所稱先儒並列禮樂刑政及仁義禮智信之意爲以知先儒之意果若吾子之言

乎曰以予度之先儒之意當若是也若是則善矣或異於此則先儒之言者皆不知禮而妄言也予何答哉曰先儒既並列之而吾子乃論而為一敢問何謂也曰並列之使人記其條目用之而不遺先儒之事也論而為一使人知其本根學之而不失予之志也或曰前所謂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徇是而言則七者似皆禮之別名也何以樂刑政則謂之支而強其名仁義智



信則止謂之別名也曰樂刑政各有其物與禮本分局而治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樂之物也號令官府軍旅食貨政之物也鈇鉞刀鋸大辟宮刖墨劓捐鞭扑流贖刑之物也是三者之物與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之目少異故得謂之支而強其名也夫仁義智信豈有其物哉總乎禮樂刑政而命之則是仁義智信矣故止謂之別名也有仁義智信然後有法制法制者禮樂刑政也

有法制然後有其物無其物則不得以見法制無法

制則不得以見仁義智信備其物正其法而後仁義
智信炳然而章矣或曰前所謂刑者政之屬誠然矣
而吾子復並列之何謂也曰因先儒之言從而論之
不遑變易耳其旨既明其辭雖在奚有害於事哉曰
敢問吾子之列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盡於
吾子之言乎抑有所遺者乎曰凡予所言者大也不
及其細也畧也不及其詳也從其類而推之苟合乎
禮本乎聖者皆是也奚待予之盡言哉

禮論第六

或曰樂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又以天地卑高動靜方物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以為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
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雷霆風雨四時日月百化之興
以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由此觀之則禮樂之比隆競
大蓋已著矣而吾子統之於禮盍有疑焉曰彼以禮
為辯異樂為統同推其象類以極于天地之間非能
本禮樂之所出者也禮也者豈止於辯異而已哉樂
也者豈止於統同而已哉是皆見其一而忘其二者
也曰古之言禮樂者必窮乎天地陰陽今吾子之論
何其小也曰天地陰陽者禮樂之象也人事者禮樂

之實也言其象止於尊大其教言其實足以軌範於
人前世之言教道者衆矣例多闊大其意汪洋其文
以舊說為陳熟以虛辭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
使學者觀之耳目驚眩不知其所取是亦教人者之
罪也或問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既言人皆有仁義
之性而吾子之論獨謂聖人有之何如曰孟子以為
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謂之



皆善荀卿謂之皆惡揚雄謂之善惡混韓退之謂性
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惡混也下焉者惡而
已矣今觀退之之辯誠為得也孟子豈能專之曰性
之說既盡之矣然其以禮與仁義智並列何如曰是
皆據世俗而言不及為之統率耳辭讓者義之一節
也又淳于髡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
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夫權智之動義之會也詳
孟氏此言則義而智者不在先王之禮歟曰孟子據
所聞為禮以己意為權而不謂先王之禮固有其權

也自今言之則必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若是則先王之禮豈無權乎然其上文則曰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於此則是言之者惑矣其所謂恩者為父斬衰三年也所謂理者為君亦斬衰三年也若茲二服與父在為母齊衰扶杖面垢不髽不袒不踊不止酒肉之事非



禮何以著之自今言之則必總四制以為禮而分仁義智於其間可也或人變色而作曰善哉吾子之論樂刑政仁義智信咸統於禮也其始得之於心歟抑嘗聞聖人之言及此者歟曰予聞諸聖人矣禮運記孔子之言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其下文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居也周公作六官之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而并謂之周禮今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為威儀制度者中庸緇衣儒行大學之類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之者亦知禮矣不獨此二書而已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為禮經也故知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成政得之而以行刑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廢義得之而不誣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以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須臾而去也或曰曲禮



謂禮不下庶人而吾子及之何哉曰予所言者道也道者無不備無不至也彼所言者貨財而已耳謂人貧富不均不可一以齊之焉然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此亦庶人之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此亦庶人之祭禮也既庶人喪祭皆有其禮而謂禮不下庶人者抑述曲禮者之妄也

## 禮論第七

或人敢問禮之所與自於何聖曰揚子雲謂法始於伏犧而成乎堯今觀易繫辭其制器取象信自伏犧

神農黃帝以來也禮本之興其在三皇可知矣大章
章之也咸池備矣咸池者黃帝之事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亦黃帝
之事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亦
黃帝之事也則樂政刑之興亦在三皇矣及夫堯舜
繼禪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
孔子著之於冊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禮樂
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囊括而無遺矣或曰周道
其盛矣然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樂何如曰昔者
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攝天子之位作禮



樂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
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
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蓋成王
謂周公有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室致太平者
周公之為也故於其死用王禮祀之以尊之焉若是
則魯以此祀周公可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孫遂徹
而用之凡制宮廟設官職祭祀喪紀車馬服器舉倣
於周此則非矣周君也魯臣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禮樂
何以示民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則當賜之
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須命魯公世世以此祀之也生

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知魯以此
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
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
幕衛也縿幕魯也夫布幕諸侯禮也縿幕天子禮也
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隱公考仲子之宮將
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
二公從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觀春秋
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
彼杞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樂異於
周使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夫魯之事假人孰甚焉或曰議
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如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
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畝草創天下法制未修
文景繼立凝然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黃老刑名之學
熾於其間賈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耗焉而不知所
從也武帝聰明特達攘袂而作聘賢良尊文學改正
朔易制度有志於先王矣然而黷兵好勝竭天下之
財以事四夷延方士築宮館以求神仙用不經之言
以東封泰山禪梁父光武發勤民事而不務大體專
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讖之書以疑天下

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殘殺長適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駮雜浮屠亂法而不知禁進士壞文而不知革易置儲貳依違不決明皇親見禍亂心思矯正而輿起老子莊周之說以害教化寵任武功注意兵食鑾輿殘狩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間以讒賊以紊經紀自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吾子以為不經之言何如曰所謂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獨司馬遷封禪書稱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



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似以此為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于方岳祭天告至畢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孔氏謂盡以正月中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至於岱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纔朞月耳德未必遠洽於人也功未必遠濟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況又未真即帝位則將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巡狩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幾年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柴而已乎封禪之禮固不止於柴也夫摯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于後矧封禪之盛乃得畧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夷吾此言亦



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前世有封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知此說根於何時至秦始皇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公孫卿稱其師申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封又稱申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孝武後乃登封無風雨災於是自喜幸庶幾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漢唐數君訛雜之如此

然其所以闡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其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夙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為意此其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逐忠良昵近邪辟或婦人用事或外戚專政或宦竪竊命官爵授於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不急荒淫怠慢厭棄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内土崩矣嗚呼漢唐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

禮論後語

吾為禮論七篇既十五年學者有持章望之論一篇來以吾為好怪率天下之人為禮不求諸内而競諸



外人之内不充而惟外之飾焉終亦必亂而已矣亦猶老子之言禮者忠信之薄蓋不知禮之本徒以其節制文章獻酬揖讓登降俯仰之繁而罪之也嗚呼章子有耳目邪抑矇且瞶邪有則奚不視吾文聽吾言吾之論則曰後之人見仁義禮智信列名而齒謂五者之用各有分區故為仁義智信則不取於禮而任其私心為禮則不能辯仁義智信但以器服物色升降辭讓為玩以為聖人作禮之方止於虧奢穢富炫人聽覽而已矣繇是推本之曰仁義智信者實用也禮者虛稱也法制之總名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為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賢人者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吾之論如此豈嘗使人為禮不求諸内而競諸外邪豈嘗以節制文章之類為禮之實邪章子有耳目不至乎此也夫章子以仁義禮智信為内猶饑而求食渴而求飲飲食非自外來也發於吾心而已矣禮樂刑政為外猶冠弁之在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内出也嗚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諸内者必出於外有諸外者必由於内孰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於心而偽飾云乎且謂



衣冠非自内出則寒而被之葛熱而被之裘可乎夏則求輕冬則求暖固出於吾心與饑渴之求飲食一也而章子異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無非内者也聖人會其仁義智信而為法制固由於内也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内也謂藍之青朱之赤固其質也布帛之青赤則染矣然染之而受者亦布帛之質也以染鐵石則不入矣是故賢人學法制以求仁義亦内也下愚雖學弗之得矣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吾之論何

嘗有外邪何憂乎終之必亂邪吾之論則曰聞諸聖人於是列禮運周公六典之類以明之今章子乃曰學乎聖人者何必易其言是未嘗讀吾之論也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是故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樂政刑非禮者乎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是言之仁非禮者乎章子



尚未讀左氏傳論語宜其病吾之言也聖人之於禮其言蓋參差言其大則樂事不包言其小則庶事之一耳故周官三百六十職總曰周禮以該之言其大也其次則曰禮與樂與治教政刑事配焉其小則曰五禮與射御書數並爲章子得其小而不得其大宜其病吾言也故其說曰走百步外以救人隕溺難也趨百步外以揖人易也趨則爲之走則不爲之矣已後鄉人一日之生拜之能也坐其下行其後能也鬪其急難則不爲之死矣是仁義難於禮也又曰順父禮也違父非禮也有人溺於水火之中已將救之而父在

側曰勿救匍匐救之無避也違父可也夫婦異列禮也如妻蹈於舅姑之前傷而不與盡力以扶之可也又曰心則愛兄而拜先仲叔此禮之易者固勝仁也千金之寶分則多伯兄是禮不勝仁也吾兄與嫂鬪則不救有嫂之嫌也此禮之易者固勝義也鄉人之長者鬪於兄救兄不勝則佐之鬪是禮不勝義也嗚呼章子以揖拜爲禮宜乎其不得以兼仁義也且章子焉知仁義哉萬物之生無不遂吾所謂仁也萬事之理無不當吾所謂義也而章子方區區以救隕溺死急難爲事不亦小乎以一人之力而見隕溺必救



見急難必死吾懼章子之仁義所及者寡而天年不獲終也其所謂仁吾曰浮屠而已耳其所謂義吾曰游俠而已耳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沒三年尚不忍改其道父在側曰勿救人於水火而避之可乎已以救爲仁而父曰勿救則父不仁矣已欲仁而彰父之不仁未見可以爲仁也父不仁則違之兄之鬪則不辯是非而佐之是父輕而兄重乎兄與嫂鬪則以嫌而不救懼失禮也妻蹈而傷則扶之不顧禮焉是妻厚而嫂薄乎厚於妻而薄於嫂茲小人之情輕其父而重其

兄雖小人亦不為也章子以是為仁義非吾所敢聞也抑其所謂禮之在內者發哀祭恭忠君孝父蓋皆仁義之目而不諭焉悖矣人不知而不慍謂之君子吾不得已而申之者為其惑衆也吾言止是矣章子雖復言吾不慍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

## 易論十三篇

### 易論第一

或曰易之為書也其不可學邪何其微而不顯也曰學者之過也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為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為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逵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



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爾欲聞之乎曰然則請問為君之道曰夫用貴莫若恭用富莫若儉恭則衆歸焉儉則財阜焉恭儉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龜可決疑喻明智也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明智之士皆樂為用矣非徒人助天且福之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恭之得衆也如此賁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謂質素之地也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而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則費財物束帛乃戔戔衆多也儉之足用也如此非徒儉於身也祭祀鬼

神尚可菲薄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祭之薄者也謂修德以祭雖薄而受福也夫上之利民以財則不足也百姓安堵而不敗其業利之大者也益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則不須疑問必獲大吉而物亦以信惠歸於我也夫溥愛無私君之德也反是則非益之謂也屯九五曰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膏謂恩惠也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博施群小而繫應在二所惠偏狹於有司之正則吉於大人之正則凶也比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



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謂為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不能無私於物唯賢是與愛於衆而惡於去用三驅之道者也伐不加邑動必討叛雖得乎顯比之吉而可以為上之使非為上之道故象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夫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尚力取勝亦已勞矣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謂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殭直故必大師克之然後得志也困九五曰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赤紱謂異方之物也五以剛猛物所不附怨物不附而行威刑則異方愈不懷矣而體在中直

能不遂迷乃徐脩德則得喜説矣夫尊位過而能改以斯祭祀必受福也夫以至尊敵至賤勝之不足為武也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莧陸草之柔脆者謂上六也夬之時以君子決除小人而五處尊位躬自決之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故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夫安非福也危非禍也知危而懼安莫如之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處君子道消之時已當尊位能施否於小人而自戒其將亡則得苞桑之固也夫救弊之術莫大乎通變然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斷而



行之不足以有為矣巽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正謂處令之初未能服令故進退也則宜用武威以整齊之乃能成命也革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謂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則小人變面以順上也夫治國始於齊家王化本乎夫婦百代不易之道也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謂居於尊位而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勿恤而吉也凡此皆為君之道也或曰子謂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而乃以威武成命何也曰同人九五敵剛也

困九五來異方也其欲勝敵懷遠不可暴也舜於有苗文王於崇乃其迹也巽之初六行令於吾人也令善而衆疑不濟以威是終不可爲也周官凡出敎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其事也蓋所施之異胡可結以一言哉

易論第二

或曰爲君之道任官其急也請言其要曰井九五曰井冽寒泉食謂五居中得正而體剛直不食汙穢必須井潔而寒泉然後乃食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高然後乃用也兌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謂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君子而說信乎小人則小人道長而國有危也剝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謂施寵小人但同之於宮人勿使害正則終无尤也然則人君所任宜得賢才不可說信小人雖未能不加以寵亦當處之散地無俾乘勢以消君子可也

或曰人君有不自爲國而委之大臣可乎曰玆禍福之機也事有不可不然亦不可必然在度宜而行之耳蒙六五曰童蒙吉謂委於二也夫蒙之時陰昧而陽明五以陰質居於尊位不敢以其蒙昧自任而委之剛陽付物以能故獲吉也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謂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主衆猶不從故長子則可弟子則凶蓋九二得中可以任也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用兵之法亦其宜矣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夫臨剛浸而長君子道盛之時也因而納之委以其事則不勞而成功矣任得君子庸非智乎大壯六五曰喪羊于易无悔羊壯也君大壯之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用壯之甚敵寇之來將失其居故不待險難而先舍其壯委任於二則得无悔也此皆事之宜不得不然也歷觀衆卦此類頗多率由陰居尊



位未得剛正在上而廢其聰明委政於下也得其人則民受其賜非其人則職爲亂階此不得不然也常六五曰常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謂居得尊位不能制斷而係應於二專從其唱以此爲常則婦人之吉非夫子之道也以言人君在位苟不能獨斷而牽於臣下權時則可矣以之爲常則非君之道也坤初六曰履霜堅氷至戒其漸也上六曰龍戰于野辯之不早疑盛乃動故必戰也此任官之要先王其愼之也

易論第三

或人請問爲臣之道曰君子之進也難哉苟進則諂

諂則何有於君雖利而已矣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亨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謂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正而不諂志在於君故不苟進也夫執剛用直進不為利忠誠所志見神享之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無咎謂與五為應往必見任體夫剛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也夫君臣之交初未見親未信而諫人以為謗損初九曰已事遄往無咎酌損之謂剛以奉柔當自酌損其剛乃得合志志既合則道可行也然剛德之長不可全削志意既合當自



守正九二曰利正征凶弗損益之謂初已損剛以順柔二復損已以益柔則剝道成焉故不可遄往而利正也夫道雖正矣宜得其中不可過也小畜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正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謂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為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正近危故曰婦正厲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也常初六曰浚常正凶無攸利象曰浚常之凶始求深也謂求深窮底物無餘蘊以此為常凶正害德無施而利蓋人不可以至

察也節上六曰苦節正凶悔亡謂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以斯施正物所不勝正之凶也以斯脩身行在無妄故得悔亡蓋政不可以峻刻也雖不可過亦不可未至而止也晉初六曰晉如摧如正吉罔孚裕無咎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而處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若以此為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裕之然後無咎也夫為君耳目所以司聰明也不能去邪人使至君側誰之罪也兌九四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謂三為佞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初則未寧終則有喜也此之為喜乃為至尊所善天下



所賴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夫事君盡禮致恭存位古之道也履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謂逼近至尊處多懼之地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也夫君唱臣和理之常也專而見疑鮮不及矣坤六三曰含章可正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含美於內待命而發不為事首順上而終可謂智矣故象曰含章可正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無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亦謂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也雖不獲自專而時有未安不可不憂也渙六四曰渙其群元

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謂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能為群物散其險害然處上體之下不可自專猶有丘墟未平之處雖已行大功所思不可忘也若時不我用不與於政則宜卷而懷之毋使効而之悔也坤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謂以陰居陰不與陽事隱其賢德乃可免咎故象曰括囊無咎愼不害也或竭其忠信志在立功圖國忘身雖愼可也隨九四曰隨有獲正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謂居於臣地以擅其民失於臣道違正者也體剛居說而得民心能幹其事而成其功者也雖違常義志在濟物著信在道以



明其功何咎之有哉夫權之所在衆之所附不守以正速禍而已矣益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正吉謂居中得位益自外來朋龜獻策同於損卦六五之位位不當尊故永正乃吉也夫忠臣之分雖處險難義不忘君也蹇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居位應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救王室者也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凡此皆為臣之道也孔子曰為臣不易豈虛言哉

## 易論第四

或曰大哉君臣之道既得而聞之矣請聞凡所以治其身何如曰性不能自賢必有習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見也習之是而見之廣君子所以有成也蒙六四曰困蒙吝謂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闇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故曰吝也觀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謂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體於陰柔不能自進無所鑒見故曰童觀在小人則無咎君子處之吝道也夫道之於人不可斯須去之也進則飾其行退則不免焉是為利者也君子恥之履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正吉謂在內卦幽隱之地而履其中道不以居外為榮處內為屈隱顯皆同常行其正宜其吉也



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謂處內而居重陰之下履不失中不徇於外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之也晉六二曰晉如愁如正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謂進而無應其德不昭不以無應而回其志處晦而能致其誠故得王之吉也其初愁如履正不回則乃受茲大福于其母也井九三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謂井渫而不見食猶人修己全潔而不見用故使我心惻也不下注而應上是可汲也井之可汲也猶人可用若遇明王則既顯其行又敘其用故曰並受其福

也夫欲不可逞強不可恃故其私心罔知戒懼凶之
道也震初九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謂體夫剛德
爲卦之先能以恐懼而脩其德乃致福也豫初六曰
鳴豫凶謂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
則凶也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
觸藩羸其角謂處健之極以陽處陽用其壯者也故
小人用之以爲壯君子用之以爲羅己者也雖復羝
羊以之觸藩必拘羸其角矣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謂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厭人
弗之與然者非一故或擊之也夫靜以俟時則無悔



躁而求利則有恥不可不愼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觀
我朶頤凶謂居養賢之世不能正其所履而舍其靈
龜之明德羨我朶頤而躁求不足貴也咸六二曰咸
其腓凶居吉腓謂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
躁故凶居則吉矣夫遵道而行不牽於俗明哲之任
也與衆雷同善柔之事也豫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
正吉謂順不苟從豫不違中不改其操是以吉也咸
九三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謂志在隨人所執亦已
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小過九三曰弗過防之從
或戕之凶謂居下體之上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

之至令小者咸過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之
凶至矣然而絶類離倫衆之所非毁方瓦合亦儒之
權也萃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
衆殊異民之多僻獨正者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
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凡此皆治身之道也或曰
脩身及家自天子達庶人一也請問家道曰蠱初六
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謂幹父之事不可大小損益一依父命當量事
制宜以意承考而已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正象曰
幹母蠱得中道也謂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己剛



既幹且順故曰不可正也雖不宜全正亦不可刓之
於邪故曰得中道也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謂治
家之法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則悔亡也家瀆而
後嚴之則無逮矣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
嘻終吝謂家人雖嗃嗃悔其酷厲猶保其吉婦子嘻
嘻乃失其節也是威克厥愛家道之善者矣

## 易論第五

或曰脩身及家前聞之矣請問凡所以遇於人何如
曰夫上之遇下有道屯初九曰盤桓利居正利建侯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貴謂陽

賤謂陰也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故大得民心也無妄初九曰無妄往吉象曰無妄之往得志也亦謂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也困九二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無咎謂以陽居陰尚謙者也體夫剛質而用中履謙應不在一心無所私雖以處困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也能招異方故曰朱紱方來也然而不可以瀆也頤六四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謂居得其位以上養下得頤之義而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也夫下之遇



上有道大過初六曰藉用白茅無咎謂以柔處下心能謹愼故得無咎也訟六三曰食舊德正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謂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爲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然而不可以諂也頤六三曰拂頤正凶十年勿用無攸利謂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以諂者也處頤而爲此行十年見棄者也立行於斯無施而利也兌六三曰來兌凶謂以不正而來求說邪佞之道故凶也巽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謂處巽之中既在下位而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故曰巽在牀

下也若惟施至卑於神祇而不用之於威勢則得吉而無咎也夫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同於君子則吉附於小人則凶臨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謂有應在五而五體柔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矣雖感應之時不可全與相違必未順其命乃得吉無不利也六四曰至臨無咎謂處順履正不忌剛長而乃應之故得無咎也剝六三曰剝之無咎謂與上爲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無咎也夬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謂夬爲剛長而三獨應上六助於小人是以凶也君子處之必能



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君子夬夬也若不與衆陽爲群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無所咎也夫心貴乎公而量貴乎大公則視人如一大則無物不包視人如一則惟善是從也無物不包則雖惡有處也比初六曰有孚比之無咎也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謂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吝則莫不比之故必有它吉也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門無咎謂爲同人之首而無應於上心無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誰與爲咎也兌初九曰和兌吉謂居兌之初應不在一無所黨係和兌之謂也說不在

諂履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大過九四曰棟隆吉有他吝謂雖能拯其弱不爲下所撓而應在初用心不廣故有他吝也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謂以剛居中童蒙所歸也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也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謂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廣大無所遐棄無所朋黨乃可以得配于五也凡此皆遇人之道也

易論第六

或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請問動而無悔則奚由



曰時乎時智者弗能違矣先時而動者妄也後時而不進者怠也妄者過之媒怠者功之賊也蹇初六曰往蹇來譽謂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譽也歸妹六三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謂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値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凡此不可先時者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謂處於明動尙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旣濟而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室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以治爲亂也節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謂初已造之至二宜宣其制矣而故匿之失時之極則遂廢矣故不出門庭則凶也凡此不可後時者也嗚呼進取之時易見退避之時難知蓋利者人之所欲欲則存諸心存諸心則計之熟矣害者人之所惡惡則幸其無之而不知爲謀矣或人請問退避之道曰君子見機而作愚者闇於成事禍至而避亦無及也渙初六曰用拯馬壯吉謂處散之初乖散未甚故可以遊行得其志而違於難也不在危劇而後乃逃竄故曰用拯馬壯吉也遯初六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謂



處遯之時而爲遯尾禍所及也危至而後求行難可免乎故勿用有攸往也然而矯枉過正衆之所憎和而不同身乃無悲明夷初九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謂處卦之始最遠於難遠難過甚明夷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六二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示不能行也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不逃難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夫有所避者不可有所顧也以欲而忘患鱗傷所以死於餌也遯九三曰係遯有

疾厲畜臣妾吉謂在内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繫故
曰繫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於所在不
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疾厲而危厲也繫於所在畜
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九四曰好遯君子吉
小人否謂處於外而有應於内君子好遯故能舍之
小人繫戀是以否也若夫分有所定義不可去則莫
若守正之爲利也泰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
正無咎于食有福謂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
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
能正不失其義故無咎也信義誠著故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也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正謂最近於
晦與難爲比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
正也凡此避禍之道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
之謂也

## 易論第七

或曰獨陰孰始獨陽孰生萬事云爲未有不因人以
成故大則有君臣之交小則有同志之會變故非一
願聞其詳曰人事之變或遠而相應或近而相得遠
而相應君臣之分定也近而相得以各無應同志者
也然而應於遠者或爲近所困承於上者或爲下所
過臣欲應君而寇難阻之君欲應臣而讒邪間之惟
其明哲決所去就秉心不回終乃無過也屯六二曰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正不字十年乃
字謂志在乎五不從於初與初相近而不相得困於
侵害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屯難
之世勢不過十年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本志斯獲矣
大有九四曰匪其彭無咎謂既失其位而上近至尊
之威下比分權之臣其爲懼也可謂危矣唯夫有聖
知者乃能免斯咎也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辨斯數
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無咎矣睽六三曰見輿曳其



牛掣其人天且劓魚器反無初有終謂以陰居陽以柔
乘剛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二應於五則近而不相
比故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
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也漸九五曰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謂進得中位而
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然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
能久塞其塗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矣九三曰鴻漸于
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謂以陽爻爲下卦之主而
棄其群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夫征不復樂於邪配
則婦亦不能執正矣然小人之心惡直醜正近不相

得亦宜備之既濟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謂獲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鄰於不親而得全者終日戒也抑又交際之間理非一致或名雖為應而實不相接或義有可合而情不相同智者三思故往而必納愚者徑行則動而多悔也屯六四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謂二雖比初執正不從不害巳志者也求與合好往必見納矣故象曰求而往明也小畜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吉謂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巳應不距巳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無違何所犯咎得義之吉也隨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隨



有求得利居正謂雖體下卦二巳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巳隨之則得其所求也睽六五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謂有應在二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巳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凡此智者之慮能見彼情者也屯六三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謂三既近五而無寇難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巳路可以進而無屯邅也見路之易不揆其志五應在二往必不納何異無虞以從禽乎其可獲乎故不如舍往吝窮也大畜九二曰輿說輹謂五處畜盛未

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凡此愚者之動不知彼情者也故亦有非應比各亢一方而渙然合好同有猜嫌者同患相恤勢使之然也睽九四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謂無應獨處而初亦無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故求其疇類而自託焉相得無疑故曰交孚雖在乖革志可得行雖危無咎也故曰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攘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

## 易論第八



或曰天有常故四時行地有常故萬物生人有常故德行成而事或有變勢或有異以常待之其可乎曰常者道之紀也道不以權弗能濟矣是故權者反常者也事變矣勢異矣而一本於常猶膠柱而鼓瑟也履九五曰夬履正厲謂履道尚謙不喜處盈而五以陽處陽正當其位是以危也豐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謂處明動之時爻皆以居陽位又不應陰為美而二以陰居陰常於厥位故幽而無覩不能自發也若夫排患解紛量時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益六三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

孚中行告公用圭謂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語以謙冲則罪可戮月救衰危則物所恃故以此告公國主所任也大過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謂以陽處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上无其應心无係吝處過以此无衰不濟也九三曰棟橈凶謂居大過之時處下體之極不能救危拯弱以隆其棟而以陽處陽自守所居又應於上係心在一宜其淹溺而凶衰也或曰甚哉幹蠱之難也才不勝任亦可勉乎哉曰駑駘疾走不如良馬之安行也小人飾智不能及君子之任真也天命之性有限乎



中苟非其宜是以身鈞禍也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謂健不違中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謂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勝故曰鼎折足覆公餗也既覆公餗體為渥沾知小謀大不勝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解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謂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凡此皆以身鈞禍者也亦有才可適用德可及物而勢不可為者必謹察之也井九二曰井谷射鮒

甕敝漏謂處上宜下處下宜上而二無應於上反下與初故莫之與也是卑者不可以有為也旅九三曰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謂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為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是疏者不可以有為也凡此亦所以鈞禍也或有不量其力恃道違理以圖非望茲又罪之至也履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謂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剛健不脩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為于大君行未能免於凶而志存于王頑之甚也同人九三曰伏戎于莽升其



高陵三歲不興謂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能興則五道亦已成矣安所行焉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謂隨之為體陰順陽者也最處上極不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拘係之乃從也離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謂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也噫天不可違人不可欺忠孝之義有生者所宜拳拳也

易論第九

或曰如此乎禍福之猶影響也何從而愼諸曰火之生也一夕之勝及其燎也川流莫禦是故君子愼乎始也節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謂爲節之初將整雜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於通塞慮於險僞不出戶庭愼密不失然後事濟而无咎也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謂居健之初爲夬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宜其咎也然則不愼而失之者尙可及乎曰亦在人之明與昧也明者則辯之於早過而能改故可及也昧者則以智飾非至于貫盈雖悔无及矣復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謂最處



復初始復者也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脩身患難遠矣錐之於事其殆庶幾乎故元吉也需九三曰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恭愼不敗也謂以剛逼難欲進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敵也猶有須焉不陷其剛寇之來也自我所招恭愼防備可以不敗也訟九四曰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謂處上訟下可以改變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從本理變前之命安正不犯不失其道爲仁由己故吉從之也噬嗑初九曰屨校滅趾无咎謂過輕戮薄故懲而已小懲大誡乃得无咎也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

克攻吉謂猶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自思過以從法則故得吉也臨六三曰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謂猶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脩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也凡此辯之於早可及者也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謂最處復後是迷者也以迷求復故曰迷復也用之行師難用有克終必大敗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也大敗乃復量斯勢



也雖復十年脩之猶未能征也噬嗑上九曰何校滅耳凶謂處罰之極惡積不改者也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至于滅耳及首非誡滅耳非懲凶莫甚焉凡此至于貫盈雖悔无及者也亦有勢猶可救而弗用謀言遂及敗覆者茲又不明之甚也夬九四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謂下剛而進非己所據必見侵食失其所安而五爲夬主非下所侵若牽於五則可得悔亡而已剛亢不能納言自任所處聞言不信以斯而行凶可知矣寇過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持疑猶豫自以无害吉之

亡國敗家未嘗不以此也

易論第十

或曰文王之囚其子之奴豈其所自取哉曰患自己招斯可患也患非己招斯不足患也其必免矣如其不免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謂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故無所怨咎也此患自己招者也漸初六曰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無咎謂始進而未得其位則困於小子窮於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困於小子讒謗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無咎也姤九三曰臀



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謂處下體之極而二據於初不爲已乘居不獲安行無其應不能牽據以固所處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於履得其位非爲妄處不遇其時故使危厲災非己招是以無大咎也此患非己招必免者也蹇六四曰往蹇來連謂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然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難遇於難非妄所招也此患非己招不可免者也是有命焉非智之過也亦有進不違私志在救難以危其身此又君子之大義非智者之羞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謂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

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古之人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有所欲者必得所惡也關龍逢死於夏王子比干死於商人臣之義不得不然也是故知幾之賢少欲之士拂衣塵外高蹈不還鴻飛冥冥非弋人之所慕也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最處事上而不累於職位不承事王侯但自高尚其事故志可則也漸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謂進處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淸遠儀可貴也賁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謂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無



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此二躰以免於漢四皓以免於秦特立獨行非凡所及也噫天道之變日星循環占之而不舛者以知其數也人事之動情僞交錯應之而不謬者以知其勢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祿之來弗可辭也已噫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

易論第十一

或曰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時旣不一事亦不同不可相假者也今子統而論之毋乃悖於時乎曰時雖異矣事雖殊矣然事以時變者其迹也統而論

之者其心也迹或萬殊而心或一揆也若夫湯湯洪水禹以是時而濬川黎民阻饑稷以是時而播種百姓不親契以是時而敷五教蠻夷猾夏皐陶以是時而明五刑其迹殊其所以為心一也統而論之謂之有功可也亦有因時立事事不局於一時可為百代常行之法者如仁義忠信之例是也故夫子於上下繫所稱者十有九爻未有言其時者蓋事不局於一時也是故時有小大有以一世為一時者此其大也有以一事為一時者此其小也以一世為一時者否泰之類是也天下之人共得之也以一事為一時者



訟師之類是也當事之人獨得之也借如今之世泰之時也天下所共矣而所遇之事人各不同若其倥侗之質求師辯惑蒙之時也立身嚮道非禮勿行履之時也居其德義以待施惠井之時也自遠之近觀鑒朝美觀之時也量能受任各當其分鼎之時也夙夜在公斡君之事蠱之時也用其剛正辯物之事訟之時也斷其刑罰無有不當噬嗑之時也出軍遣將以討不庭師之時也險難在前按兵觀釁需之時也民有困窮從而養之頤之時也事有所失知而改之復之時也禮有過差議而定之節之時也逸樂之情

約之以正豫之時也文飾之盛反之於素賁之時也人有解慢示之以威震之時也夫此之類皆以一事為一時而諸卦之時君之所遇者多以事無不統也臣之所遇者寡以事有分職也或一人之身而兼數事或終食之久而移數時時既屢遷迹亦皆變苟不求其心之所歸而專視其迹則拔漫簡策百紐千結豈中材之所了邪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謂少則得多則惑也然則統而論之不亦可乎

## 易論第十二



或人請問乾坤何時也曰乾者聖人進取天位非承平之時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則飛上則亢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為首四則括囊而後無咎五則黃裳而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又問大過之時則務在救危遯明夷之時則貴乎避難何其不同也曰大過之時本末雖弱而未見君之昏亂臣之讒邪是國家之難何世無之君子之義不得不救也遯則小人得志明夷則闇主在上忠良之士徒見害而已無足可

為也君子之智不得不避也又問陰爻浸長皆小人道盛也剥之五陰否之三陰小人衆多矣而不見君子避之之意二陰始進而君子之避猶恐爲尾何也曰君子之道知幾其神故云二陰用事小人將盛而亟避之則無患矣苟至于否塞至于剥落而後退焉不已晚乎易之爲遯所以示先見也然則剥與明夷孰爲大禍曰小人雖盛制之在君故貫魚以宮人寵則無不利是禍之小也主之闇則末如之何故南狩得其大首是禍之大也又問屯也蹇也困也名相近也請言其别曰屯者動乎險中可爲之世也然而足



以有功矣蹇者見險而止不可爲之世也然而足以無過矣困者剛見揜於柔君子爲小人所蔽窮厄委頓者也人之所患莫斯之甚也比也同人也隨也義相類也請言其異曰比者剛得尊位上下應之天下之人皆親其君也同人者柔履中正而應乎乾同志相合物各有黨也隨者剛來下柔動而之説謂能下於人動則人説莫不從其所爲也上之所務莫斯之大也謙也巽也兊若曰謙者内陽外陰屈其剛德以下於物者也巽者内外皆陰心貌如一情實卑順者也豫也兊也奚若曰豫者主於逸樂兊者喜悦而已

也晉也升也奚若曰升者升得位晉者進見於君也泰也既濟也奚若曰泰者君臣合好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之世也然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具利正之德也若夫物皆得其所事皆得其宜未有如既濟之盛者也堯舜其猶病諸然安不忘危戒在終止故曰初吉終亂也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禍福倚伏誠可畏也昔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夫能保萬世無疆之休其惟知懼者乎

## 易論第十三



或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請言其畧曰天地萬物存乎説卦矣姑以人事明之八卦之道在人靡不有之也但賢者得其正不肖者處其偏矣夫剛而不暴乾之正也順而不邪坤之正也動而不妄震之正也卑而不辱巽之正也險而不可犯坎之正也明而不可欺離之正也静而不可誘以利艮之正也和而不可撓以怒兊之正也若剛而不容於物乾之偏也順而不守其道坤之偏也動而爲躁震之偏也卑而爲佞巽之偏也險而爲賊害坎之偏也明而爲苛細離之偏也止而不及其時艮之偏也

說而不由於禮兊之偏也是故賢者以功不肖者以
過賢者以福不肖者以禍由所用之道名同而實異
也然賢者之道也或其數不備或所施者狹夫能具
八者之用發之乎身充之乎天地之間者其唯聖人
乎故用之於國則邇人安用之於軍則遠人服鼓之
舞之無物不得其宜矣純精動正造成庶事厎食忘
倦終而復始用乾於國也含藏廣大靡物不受噴然
和順無有煩擾用坤於國也甲兵斧鉞以重其威無
敢奸宄無敢怠惰用震於國也適時之變權宜在已
以貴下賤士爭歸之用巽於國也封疆阻固山河分



限貴在常尊無得褻近用坎於國也善靡不思惡靡
不見人文化成上下㒹雍用離於國也脩其典禮止
邪未形慢易之心無自而入用艮於國也行慶施惠
洽于群心罔有小大翕然欣戴用兊於國也以剛決
事以勇臨敵變動不息罔失其正用乾於軍也撫養
士卒如母親子雖其罙仁不害方直用坤於軍也先
聲後實威鬪敵國動於九天物莫能亢用震於軍也
隱其形勢示之不能始如處女後如脫免用巽於軍
也深溝高壘遠其斥候敵人不得襲剌客不得近用
坎於軍也部曲分辯各有麾著號令明白衆罔疑惑

用離於軍也退北佯為不追見利佯為不知持重有待
巍如山立用艮於軍也誅其渠魁弔其民人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用兊於軍也故知八卦之道大矣有高焉
必乘其上有深焉必載其底有旁焉必環其外幽無
不貫微無不徹惟所用之何如耳噫作易者既有憂
患矣讀易者其無憂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以憂患之心思憂患之故通其變使民不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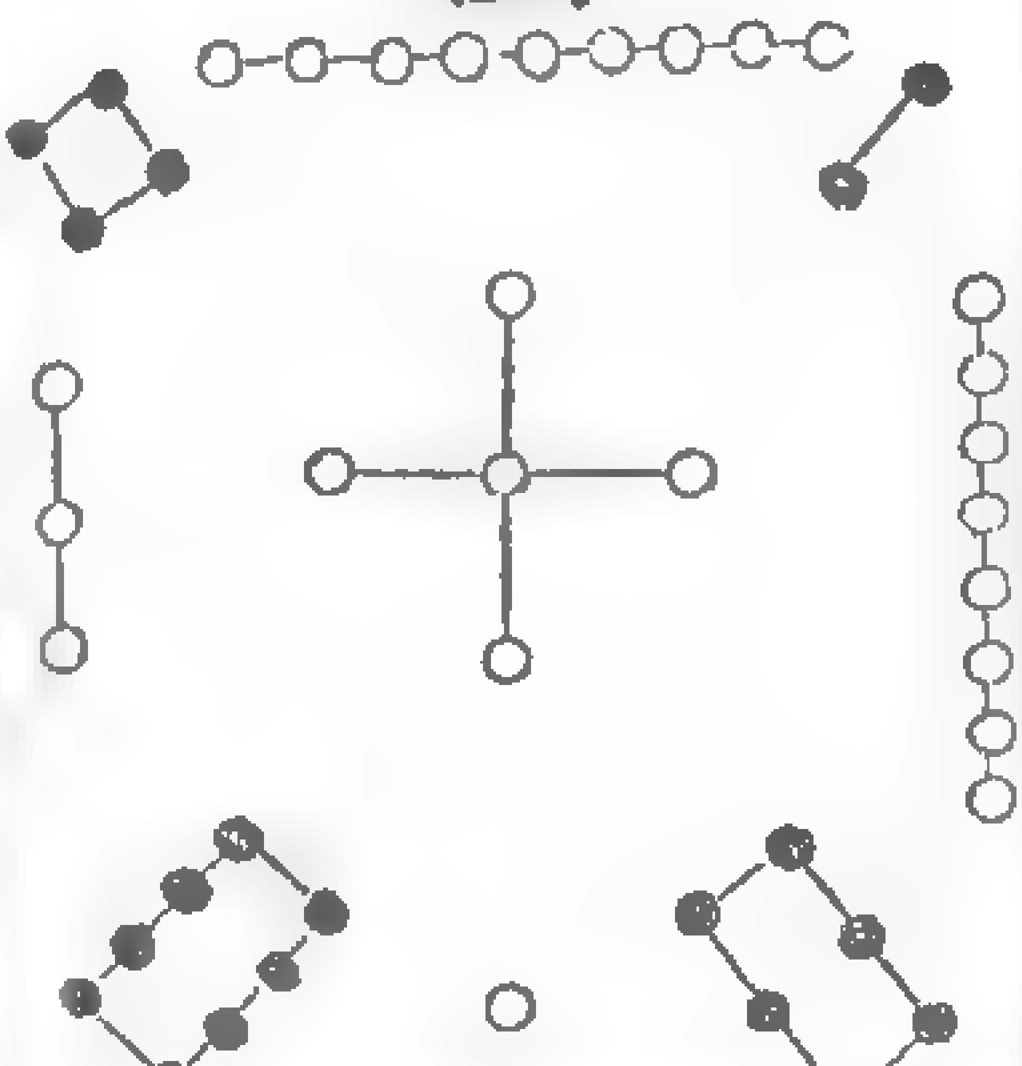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 刪定易圖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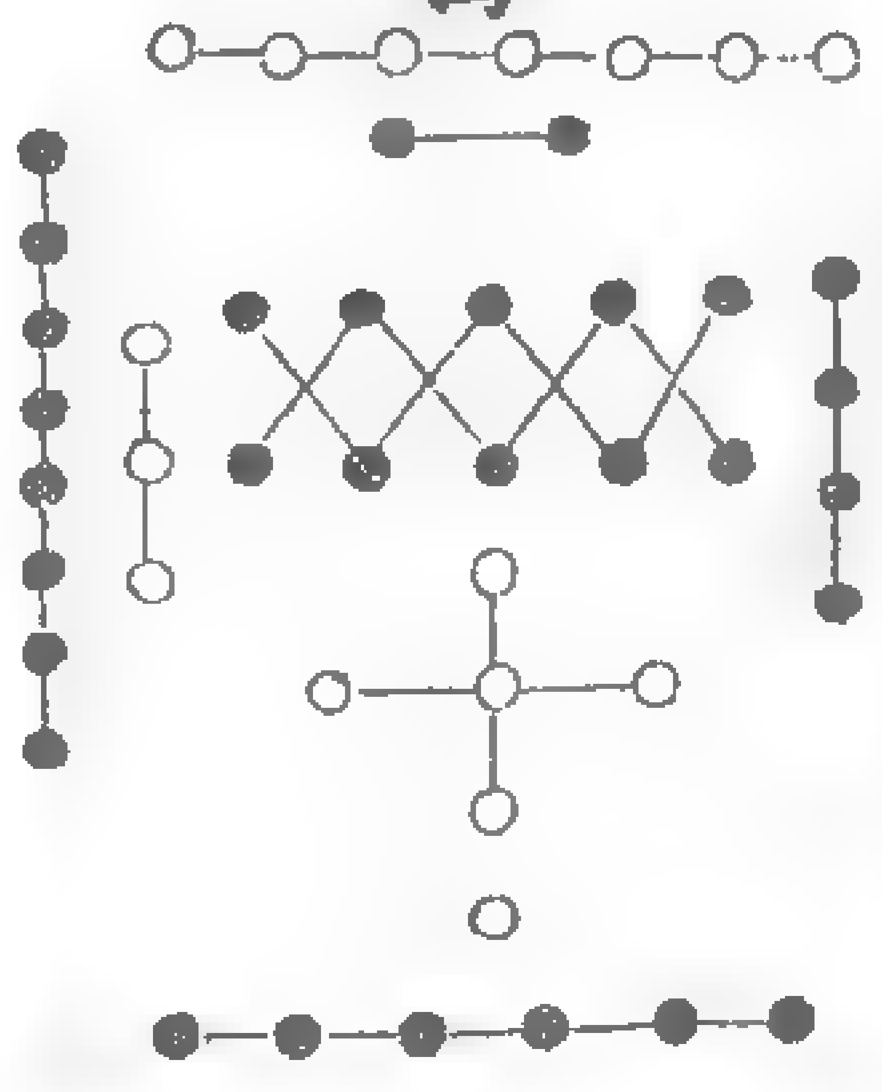
覯嘗著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世有治易根於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為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複重假令其說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八卦三者之內彼五十二皆疣贅也而况力穿鑿以從傀異考之破碎鮮可信用大懼詿誤學子壞隳世教乃刪其圖而存之者三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成六論庶乎人事脩而王道明也其小得失不足喜愠者不盡糾割別有一本黄黎獻為之序者頗增多誕謾自鄶以下可無譏焉牧又注易所以為新意者合牽象數而已其餘則援輔嗣之指而改其辭将不攻自破矣先代諸儒各自為家好同惡異有甚寇讎吾豈斯人之徒哉憂傷後學不得已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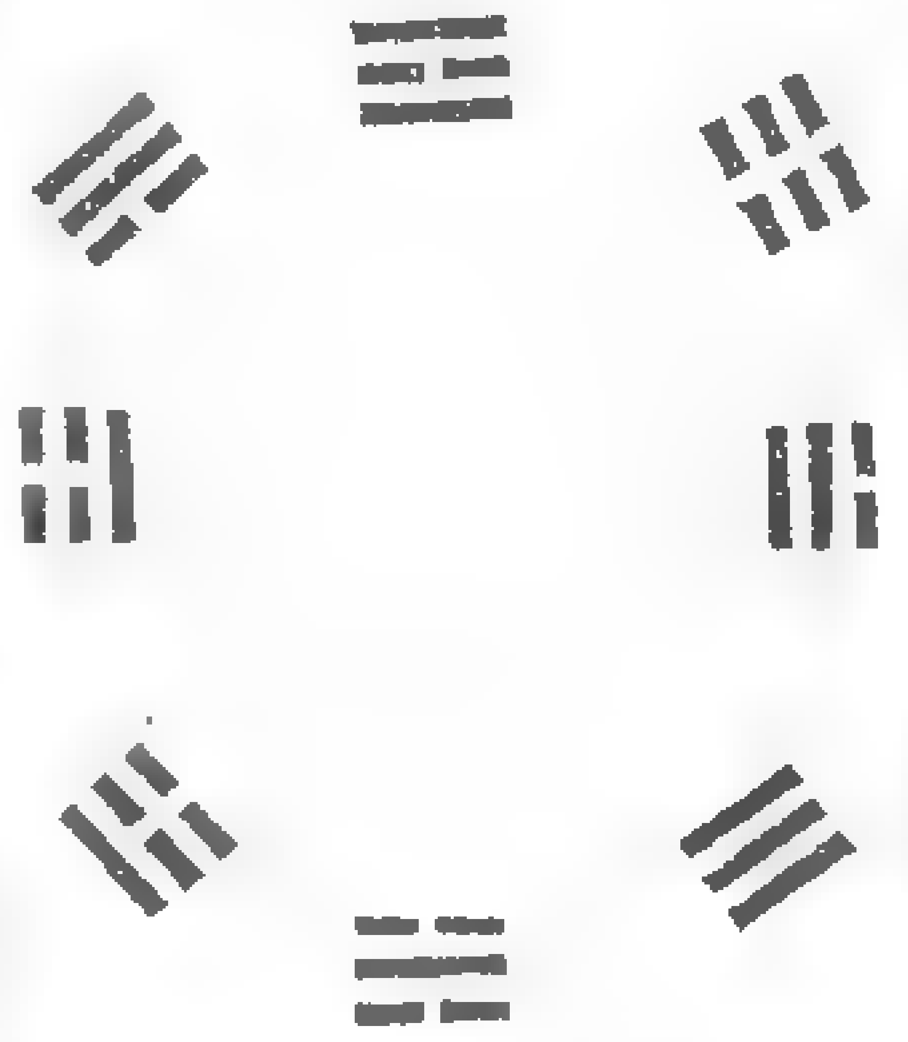
## 河圖



## 洛書



# 八卦



論一

或問劉氏之說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何如曰信也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指在作易也則不待禹而得之明矣其所圖者信乎曰洛書五十有五協於繫辭天地之數河圖四十有五雖於易無文然其數與其位灼有條理不可移易非妄也惜乎劉氏之辯則過矣或曰敢問河圖之數與位其條理何如曰一三五七九奇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坎離震兌之位也二四六八耦數陰也不得其正而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左旋兌坤離巽陰卦位也則右轉奇則先左而後右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兌七離九也坤二巽四也乾六艮八也抑又縱橫數之皆得十五此非灼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或曰劉氏之辯其過焉在曰劉氏以河洛圖書合而為一但以河圖無十而謂水火木金不得土數未能成形乃謂之象至于洛書有十水火木金附於土而成形矣則謂之形以此為異耳其言四象生八卦則取河圖之七八九六以其有象乎不可用洛書之形故也其下文又引水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於此則通取洛書之形矣噫何其自相違也邵曰天五居中而主乎變化上駕天一而生地六下駕地二而生天七左駕天三而生地八右駕地四而生天九者不亦惑乎夫所謂生者言乎其始也苟河圖之象生八卦則洛書之形又生八卦者何也若以聖人既取河圖之數以畫卦而洛書之數止為揲蓍則其論云在河圖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此又已言揲蓍矣反覆不通故曰自相違也夫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耳謂之五者非有五物謂之十者非有十枚而曰五十有五者蓋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筭法非實數也如人兄弟行

下缺 反 第一至第十者乃十八耳焉可謂有五十五八哉
厥初太極之分天以陽高於上地以陰卑於下天地之
氣各亢所處則五行萬物何從而生故初一則天氣
降於正北次二則地氣出於西南次三則天氣降於
正東次四則地氣出於東南次五則天氣降於中央
次六則地氣出於西北次七則天氣降於正西次八
則地氣出於東北次九則天氣降於正南天氣雖降
地氣雖出而猶各居一位未之會合亦未能生五行
矣譬諸男未冠女未笄昏姻之禮未成則何孕育之
有哉況中央八方九位既足而地十未出焉天地之



氣誠不備也由是一與六合于北而生水二與七合
于南而生火三與八合于東而生木四與九合于西
而生金加之地十以合五于中而生土五行生而萬
物從之矣二四易位而一三五如其初者當所王之
方也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象而後有形
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河圖之數
二氣未會而劉氏謂之象悖矣若夫洛書之數五位
既合則五行有象且有形矣象與形相因之物也其
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者徒以先
後分之耳其實二者合而後能生生則成矣蓋非一

生之待六而後成也假令河圖是象洛書是形則取
洛書而為八卦者亦非斲水燃火伐木鍛金而成之
也直取其象耳以法象而言之不亦可乎何其固執
形象之象也其曰天五駕一二三四而生六七八九
者愈乖速矣且陰陽會合而後能生今以天五駕天
一天三乃是二陽相合安能生六生八哉天降陽地
出陰陰陽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豈有陽與陽合
而生陰哉況所謂五者乃次第當五非有五物也其
一與六合之類皆隔五者蓋以一二三四五主五方
而六七八九十合之周而復始必然之數非有取於



天五也其不用五奇主五方而五耦合之者陽方則
奇為之主而耦與之合陰方則耦為之主而奇與之
合又昭昭矣至如劉氏所圖太極生兩儀一二三四
其解曰畫天左旋畫地右動今按其畫天一在坎天
三在震誠左旋也地二在離地四在兌亦左旋耳非
右動也夫所謂左旋者如斗柄自寅向卯也右動者
如日月五星自丑向子也今以自午向酉而為右動
何哉若直以東北為左方西南為右方以分天地之
位則又不可謂之旋且動也旋動者進前之意也設
謂陽升陰降先兌四而後離二則繫辭所陳先二而

後四未嘗倒言之也如是則劉氏之解果繆矣注易圖易自謂窮天地之理而乃未明左旋右動之法甚哉其可笑也

論二

或曰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而畫八卦而吾子之意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辭稱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備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不言五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王四



時舉四行則土可知矣又以四行之數而揲蓍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是也曰敢問畫卦皆取洛書矣其於河圖何所則也曰則其位也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曰劉氏以爲六居坎而生乾謂三爲坎三爲乾也九居兌而生坤謂三爲兌六爲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爲離四爲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三爲震五爲艮也何如曰以位數之則乾坤艮巽亦三位也以畫數之則坎震亦五畫也離兌亦四畫也何其或以位數或以畫數反錯之甚也況說卦稱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

彼重卦然畫與位等耳未嘗析言之也苟析言之則坤六位而十二畫矣焉得曰六畫成卦也雖繫辭陽一君而二民蓋取陰耦以喻人臣代終之義非可積以爲數也今謂人有二心者非可積十人以爲二十心也且劉氏說天地之數六者有六物耳而乃以一爻分爲二畫以當二物可乎歷觀諸卦以爻爲人雖陰爻亦一人耳帝乙歸妹非有兩妹也箕子明夷非有兩箕子也然則劉氏畫卦之說其不可用明矣翔聰明叡智創制立法固不區區專決於圖書故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不專決於圖書參互而後起之者也聖人既按河圖有八方將以八卦位焉洛書有五行將以八卦象焉於是觀陰陽而設奇耦二畫觀天地人而設上中下三位純陽爲乾取至健也純陰爲坤取至順也一陽處二陰之下剛不能屈於柔以動出而爲震一陰處二陽之下柔不能犯於剛以入伏而爲巽一陽處二陰之中上下皆弱罔克相濟以險難而爲坎一陰處二陽之中上下皆強足以自託以麗著而爲離一陽處二陰之上剛以馭下則止故爲艮一陰處二陽之上

柔以撫下則說故為兌也西北盛陰用事而陽氣盡
矣非至健莫能與之爭故乾位焉爭勝則陽氣起故
坎以一陽而位乎北坎者險也一陽而犯衆陰誠不
為易而為險也艮者止也物芽地中將出而止也待
春之謂也自此動出乎震絜齊乎巽離者明也萬物
皆盛長得明而相見也坤厚以養成之成而說故取
諸兌也畫八卦分八方之義如斯而已也或曰說卦
稱勞乎坎謂萬物閉藏納受為勞也成言乎艮謂萬
物之所終也今吾子之言似不類者何也曰孔子據
物終於地上而言也觀取諸物始於地下而言也所



以就足先聖之論使人不疑耳或曰劉氏謂三畫象
三才為不詳繫辭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為天之奇數
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地之耦數三六八十
皆陰也獨陽獨陰無轀三才之道者何如曰劉氏學
易乃不知畫之與位各一事也畫者譬諸人也位者
人所處之地也三畫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
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卿大夫也奇耦
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蓋有之
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一小人
而二君子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有安可見純天

便曰無地位見純地便曰無天位哉且其引說卦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以為六畫包三才無
三畫擬三才之說噫何其泥也三畫象三才矣重之
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若三畫之時乾為天坤為地
六畫之後亦不免為天為地也三畫之位則初為地
二為人三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
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為哉且劉氏論三才則引說
卦六畫破先儒三畫以為不經及其論奇耦則用天
三奇地三耦天地各減其二不顧繫辭五位有合之
說是經乎不經也又其論乾元用九謂天一天三天



五陽數也坤元用六謂地二地四陰數也至其下文
以天五散在五行天一居尊不動餘有天三地四合
而成九天三則乾之三畫地二地四則坤之六畫陽
得兼陰故乾三兼坤六而乾元用九也噫陽不可兼
陰乎則天三何以稱用九陽果得兼陰乎則天一天
三天五當兼地二地四何以不稱乾元用十五也輕
先儒九揲六揲之通義而務求新不虞錯亂之至此
鄙哉

## 論三

或人敢問大衍之數五十諸儒異論何如曰京房馬

季長荀爽之釋吾無取焉耳至於鄭康成姚信董遇以爲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五而用之劉氏亦同此說吾有取焉耳此章上言大衍之數下言乾坤之策中言天地之數非衍之用而何也然所以減之之意或謂減五行或謂減六畫或謂減天五蓋未之思矣夫五行六畫天五減之之可否不足復詰吾直謂天地之數雖五十五至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只如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又豈可言無六策以當六日者别有意也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



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

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以是五十之策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之矣故康伯述輔嗣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苟謂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故特減其五則未知不減之時如何揲也以五十五而虛其一又掛其一則兩手五十三十三揲之數而餘一也左手雖得四右手尚餘一左手三則右手二左手二則右手三左手一則右手四終無平時雖童子亦知不可爲也五十之上唯五十四可矣虛一掛一則兩手五十二十三揲之數也然三少



則存者四十三多則存者二十八一少兩多則存者三十二一多兩少則存者三十六乾元當用十坤元當用七少陽八而少陰九矣其下唯四十六虛一掛一則兩手四十四十一揲之數也然乾元當用八坤元當用五少陽六而少陰七矣不徒不應四象之數陽反而耦陰反而奇矣吾故謂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或曰虛其一者康伯以爲太極劉氏以爲天一何如曰究觀繫辭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則是虛一在兩儀之前也下文太極生兩儀則又太極在兩儀之前太極與虛一相當則一

非太極而何也且其謂大衍後天地之數則太極不可配虛其一之位此又不思之甚矣作大衍之法誠在數之後矣然其所取象固在數之先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蓋有兩儀而後有數也既可象兩儀於數之先豈不得配太極於兩儀之上哉若以一二三四便為兩儀則天非一天地非一地而已也是知天地者其體也一二三四之類其氣也苟虛一以象天一之氣而分四十九以象兩儀之體則是逸其末而勞其本於義乖矣又破康伯之注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以謂太極其氣已兆非無之謂噫其氣雖



兆然比天地之有容體可見則是無也又稱聖人之辭易有太極既言有則非無之謂也吾以為天地之先強名太極其言易有太極謂有此名曰太極者耳非謂太極便有形也如老子之言恍惚中有物有象不可一見有字便指為實物實象也凡此皆巧詆先儒不自知其罪也

論四

或曰劉氏謂坎生復卦離生姤卦何如曰磔裂爻位則巧矣義則末也聖人設卦觀象以陽潛地中故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陽生陰下故復以一陽居五陰

之下八卦配八方則坎當北十二卦配十二月則復當建子復之陽乃坎之陽也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何哉八方與十二月不同也三畫與六畫不同也是故陽則無二而象之之卦有兩也離與姤亦如之若謂坎之陽生復之陽離之陰生姤之陰則是十一月有兩陽也五月有兩陰也固不然矣且其說以復卦生于坎中動於震交於坤變二震二兌二乾而終姤卦生於離中消於巽交於乾變二巽二艮二坤而終自復至坤凡十二卦主十二月噫以十二月言之則自復以往歷臨泰大壯夬而後至乾此云二



震二兌而後二乾者何也自姤以往歷遯否觀剝而後至坤此云二巽二艮而後二坤者何也以八方言之則自坎以往歷艮震至巽極矣陽一於子而六於巳也此云震兌乾者何也自離以往歷坤兌至乾極矣陰一於午而六於亥也此云巽艮坤者何也其意以復姤生於坎離而變初四變二五變三上每為二卦則八卦備謂之巧也宜矣然義不通也又以姤巽承於乾非四正之卦乃引歸妹之兌云妹係娣嫁故兌少女而用巽之長女主其卦噫何偽飾之多也彼其意欲以兌承於乾則成履非姤陰生之卦又不可

數變故引兌於歸妹假託廣嗣之義而係巽於姤耳不徒義理迂恠以象論之大可笑也少女既嫁於震又係巽而嫁於乾乎長女既交於乾又從兌而交於震乎則是一女而事二夫也豈不可笑此所謂僞飾之多也聖人之意曷至是哉或曰劉氏之說七日來復不取易緯六日七分何如曰不取宜矣苟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剝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于復非止七日也然劉氏更以七為少陽必經陰六之數盡至



七日少陽乃生斯又未善也歷觀衆卦或言七日或言三日或言三年或言十年强為配合時或可言參相鉤考辭則易屈大抵言日遠者不過七日震六二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不過七日而得也七日來復以復不可遠君子之道雖消不久不過七日而復彖曰天行也蓋言來復之義是天之行反覆如此亦非考案氣候實日而云也萬壽無疆豈實有萬載變而多之之辭也或曰臨至于八月有凶諸儒之論孰為得失曰何氏云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當矣臨二陽逼二陰合稱之卦也劉氏破之以為果建子則辭

當在復卦之下此不明矣且復卦陽生其勢微弱未足矜也臨卦剛長强亢之漸故戒之以遯卦有凶也推其本而言之復生為一月臨長為二月至遯為八月不亦可乎而劉氏固守臨之建丑數至遯之建未則七月以不滿八之故遂用周正排建未為八月又念文王演卦在商之末正朔未改不可以未為八月乃稱周公述而成之故以周正為定且先儒以為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劉氏既未有以破之安得謂卦辭亦周公所成以飾臨卦八月用周正之說乎其下文曰況乎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



易易既題周以正名則不得不以周之正朔定其月也且周易書名周公設官可題周家以別餘代卦辭豈得擅改彼禮樂損益蓋從時之宜易之為書萬世無敝況文考之手澤周公改之何意也文王若曰七月有凶有何妨害而周公故以八月定之乎文王作易之時便題周字亦可矣何必周公也號國曰周其來久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雖紂在上而題易曰周以別夏商何害也魯頌次於周頌亦須周滅而後加魯字乎此類皆閭巷老生誑童穉眯之辨非天下之公議也

論五

或曰易緯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信乎曰吾觀於太元信矣所主之日取卦象乎取卦名乎曰取諸卦名而已太元所以準易者也起於冬至其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謂是時萬物之萌信無不在地之中於易則中孚孚者信也亦謂信無不在地之中也其次曰周陽氣周神而反乎始於易則復復者反也亦謂反乎始也其次曰礥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之生難也於易則屯屯者物之始生也粗舉二三則知冬至之後其卦中孚復



屯者題號此日之氣候曰中孚也曰復也曰屯也他皆倣此但元首八十一每首四日有半易卦六十每卦六日有奇故前後或參差蓋大同而小異也而劉氏以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不別起數謂易緯六日七分義無所出若是則劉氏凡言天五駕天一之類亦出於經乎乾坤之策况其數六十卦况其名不相妨也又謂十二卦已主十二月不可取雜著破經義今觀六十卦之次其十二卦仍在本月稱爲辟卦則十二卦既總主一月又與諸卦分治六日如侯伯有功德者既作一州之牧亦未免爲一國之君也而劉氏區區以月各有主日無用卦是欲立州牧而廢二百一十君也其可乎或曰敢問元亨利貞何謂也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詁未能顯闡是使天道不大明君子無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正以幹物讀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幹之必有其狀竊嘗論之曰始者其氣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幹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飛者得之以卵百穀草木得之以句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殈句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獸有山野蟲豸有陸鱗介有水此



其宜也堅者可破而不可輭炎者可滅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幹也乾而不元則物無以始故女不孕也元而不亨則物無以通故孕不育也亨而不利則物失其宜故當視而盲當聽而聾也利而不正則物不能幹故不孝不忠爲逆爲惡也是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正者事之幹也唯君子爲能法乾之德而天下治矣制夫田以飽之任婦功以煖之輕稅斂以富之恤刑罰以生之此其元也冠以成之昏以親之講學以材之擯接以交之此其亨也四民有業

百官有職能者居上否者在下此其利也用善不復疑去惡不復悔令一出而不反事一行而不改此其貞也是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論六

或曰敢問五行相生則吉相克則凶信乎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則雖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則雖相生而凶今夫水克於火則燔燒可救火克於金則器械可鑄金克於木則宮室可匠木克



於土則萌芽可出土克於水則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雖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則腐以木入火則焚以火加土則焦以土埋金則銷以金投水則沉是用之失其宜雖相生而凶也是以太元之贊決在晝夜當晝則相克亦吉當夜則相生亦凶元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今夫父之於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則恩害於義也君之於臣能賞之又能刑之則威克厥愛也恩害義則家法亂威克愛則國事脩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

必凶也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人之有仁義所以順性命也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



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為天之所為也繫辭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由此觀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

所寧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黃裳元吉穆姜棄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運命矯舉經籍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為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



## 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 并序

敘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伸故周官遂行覯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盜憎主人夫何足惟今之不識者抑又譊譊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摭其大畧而述之天下之理曰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備預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

### 內治第一

男女之際人道所重前哲固備言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鮮克正也陰則昧柔則弱昧不足自見弱不足自立與物而遷直情忘反其體一也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為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孿以禮其可乎哉今夫數口之家猶以婦倘或靡散財用或離析骨肉速刑召禍至無可救者多矣況乎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發言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



薄蝕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為驕富則為侈並寵則妬不荅則怨惜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剝宗室或為之棄家嗣或為之易惟薄或為之不恤社稷或為之不食末喜之放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故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又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也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尊也不得不受

教女御卑也而教亦及之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褻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審官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

## 內治第二

天官冢宰其屬則有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唯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故不列且夫六宮內也如家人家人私也六官外也乃國



事國事公也外內異處國家異分公私異宜然而使嬪婦屬天官無外內國家公私之辨者何哉聖人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寵自恣無所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慎舉宮中之人而知所勸勉者官有其長之效也而況內宰亦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蓋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年而語矣天子所御而服官政從官長是天子無私人天

子無私人則群臣焉得不公庶事焉得不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之謂也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內事之徵也袁盎引却慎夫人坐謂妾主豈可以同坐文帝怒說以人豕徑說如使盎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顓恣則公卿附離之不暇其何家宰之能師也悲夫

內治第三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至于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爲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大夫士尚惟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宮不必備可知矣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敎其卑衣之裼以敎其正弄之瓦以敎其事既十年姆敎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敎于公宮祖廟既毀敎于宗室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敎成



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況乎王之北宮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故無德以色親則天有投蜺之異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謂邪色之乘陽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至愼若此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何義也人多則御幸不可偏怨恨由是興費廣則財物不足支民貲所以困國家之敗何莫由斯者邪

內治第四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其不使九嬪世婦掌之而使女御者防上之專妒也蓋以女御官卑不敢嫉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衆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爲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君子撢於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

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于繼嗣社稷之重事甚有寵之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霍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而昭帝無嗣成帝約不負趙昭儀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終以國統三絶王莽篡之變有所偏之過也薄姬輸織室而生孝文為漢太宗晉簡文寵徐貴人彌年無子李后在織坊形長色黑謂之崑崙帝以大計召之乃生孝武天命所在不以貴賤美惡論也然則九九而御使無專妬者聖人之意遠矣



## 內治第五

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則先王之所以重昏禮為其主祭祀也祭祀之禮豈唯致齋於內會君於廟服副禕於東房執璋瓚而亞祼酌瑤爵進玉盎薦徹豆籩以嘉嘏嘏而已乎是禮之末節一日可為者也必竭力從事然後為至焉故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夫普天王土率土王臣蠶者非一女也將以為王服有不足乎而后且親蠶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祭盛有不足乎而后且佐耕其夫以事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共祭祀者乎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而況不知耕之勞則以為田自生穀不知蠶之苦則以為桑自生絲自古愚婦人糞土貨財焦爛府庫宸夫



病工女死而求之不已者不知民事之難也干寶之論晉紀曰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晉之禮法於此大壞則周之興也宜矣

## 內治第六

春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其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其職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及以

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
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
之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爲非明哲其能免乎矧伊
女子生於王族雖有葭莩之親者猶乘勢以輕其家
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庸奴其夫者多矣夫婦之
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
天下也聖人有作安得不大爲之坊夫禮禁亂之所
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
宗外宗列爲禮官之屬其職禮則視必在禮聽必在
禮言必在禮貌必在禮思必在禮視聽言貌思無不



在禮則其人之智愚賢不肖何如也祭祀賓客非有
切身之急而不敢不以禮則已之所以爲婦者敢有
不恭乎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
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祼獻
則知所以從其夫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
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久也召南何
彼襛矣美王姬之詩謂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於同姓姑姊妹之女子是其
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 內治第七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
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
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
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昏姻之禮要在及時故
國無鰥民則桃夭之詠作役其妃耦則有狐之刺興
彼室家之好而繫之王者之風爲人上者不可不察
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
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漁色而不
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哉天
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上得以養父
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慢之
非計也是故聖人設官主判合之禮子生三月必書
其名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及十九皆
爲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若男三十
女二十爲期盡雖中春猶可行所以蕃育人民是皆
言其極也及此月而父母不娶不嫁之者相奔不禁
若無故而不用令則罪罰之嘗有妃匹而鰥寡者亦

察焉先王之道如此其至也既為之立其家又使之有其業國中則典婦功掌婦式之法野則鄰長稽其女功然而民不庶且富者未之信也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雖於禮為蚤而句踐報吳亦以是也晉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噫大可笑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

## 國用第一

人所以為人足食也國所以為國足用也然而天不常生其生有時地不徧產其產有宜人不常作其作有能國不盡得其得有數一穀之税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苟不量入以為出節用而愛人則哀公云二猶不足公羊謂大桀小桀誅求無已怨刺並興亂世之政也故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王日一舉其膳六牲祀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有積膳饔餼之則有饗食燕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牛馬之食其用芻禾車米之數皆眂牢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材非一五庫之量毋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為篚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祭事神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偷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虧君之所痛賵襚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推恩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王於諸侯分災救患

凶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國家閒
暇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
府庫難得之貨饑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
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
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 國用第二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燕衣服
衽席牀笫凡褻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
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
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



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
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
予則共之按其職文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
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幣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
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
異者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田
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况於貢賦
之入何彼我之云哉歷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
子有私財者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
西園萬金帶聚為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

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獻備賞賜之職
皆屬于大府屬于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
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誅
賞之典存焉如此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
府禁錢梢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
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 國用第三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
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
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



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
執事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
無事而食是衆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
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太
宰按之職閭師責其功故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
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
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
出夫布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材征以濟經用
無惰而自安無賊於糧食是富民之大本為國之上

務雖闔百聖何以易此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鎛蘧蒢蒙璆侏儒扶廬矇瞍脩聲聾聵司火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役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有相摩轂相擊而吏不以是罪之主不以是棄之謂之何哉

## 國用第四

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則無貧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晦無不稼穀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財豐者乎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



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宅田

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若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萊皆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行兼幷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猶爲蕪穢况瘠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畧爲限不可不察也



## 國用第五

地利之食於人博哉農既得其時種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賊之也水旱之灾雖天所爲至於人力亦有可及矣故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鄉遂之田制也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此都鄙之田制也川大於澮澮大於洫洫大於溝溝大於遂遂大於甽甽通水以入于遂遂入于溝溝入于洫洫入于澮澮入于川然則雖大雨霖其水有所泄能爲害者希矣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豬謂畜流水之陂防豬旁隄也然則雖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爲害者希矣聖人之於水旱不其有備哉蕩掩規偃豬君子以爲權史起引漳水爲鹵生稻粱鄭國鑿涇水關中爲沃野古之賢人未有不留意者也水宜不修川澤溝瀆無有舉掌撲



巧趍利之民得行其私日侵月削往往障塞雨則易以溢謂之大水豈天乎霽則易以涸謂之大旱豈天乎如是而望有年未之思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 國用第六

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是聖人之於農必制器以利其用也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聖人之於農必命官以掌其政也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之比也器不備則貧人或不能備物政不脩則愚者或不能得宜



不備物則雖良田將不耕不得宜則雖嘉種將不穫若是不可不慎也至如二耜爲耦一夫不足獨舉必通功易事兩人相助而後可也故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趍其耕耨行其秩敘耡者里宰治處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秩敘相佐助之次第也又五穀熟時有風雨之急是謂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者也然一夫又不足爲故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謂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之如此奈何民不富國不實也漢趙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

生葉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過奏故平都令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以故田多墾闢用力少而得穀多斯近古之事效驗甚明而歷代莫以為意何也

國用第七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



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謂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罰之死後祭無牲也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田不耕非直罰以屋粟又死後祭無盛也五畮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椁也蠶則得帛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績則得布不績故死則不為之着衰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嗇與其無事而重孰若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帛所以養老衰所以送死葬禮祭禮乃為令終一有解惰則不得用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是聖人敺民以反本之術也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商賈乃在四民之目而前代且譏之後之游惰去四民遠甚者其類不可勝數為國者非徒兩容或尊寵之傷哉

國用第八

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餘而家不以富者內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



求也而況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死於凍餒者固其勢然也故土均掌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謂鉤考也恐其群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政令也夫奢則以為榮儉則以為辱不顧家之有亡汲汲以從俗為事者民之常

情也是故爲之禁令地熾收多則用之豐地惡收少則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費矣厲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爲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爲之鉤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不敢厚斂矣民皆知惜費吏不敢厚斂而不免凍餒者未嘗聞也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然則地之惡禮不可輕耶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民之財官可不知耶是先王之所以得後世之所以失也

國用第九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謂國之地物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於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辨地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大哉聖人念民勤恤財匱如是其著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況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爲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而農夫以附商賈令下之日吏旁爲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吸其髓矣壞民家敗民産此其甚也夏書任土作貢厥貢厥篚九州不同前聖後聖豈非一揆者乎漢桑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桒雖聚斂之臣



然此一役豈無法耶孝武特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誠有以也

國用第十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謂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

在上用穀之法也夫什一而税天下中正是故謂之徹徹者通也然耕稼之事豐儉之常不幸凶旱水溢或螟螣蟊賊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其豐凶而後制税斂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



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公雖貢未嘗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得不殺取少而用不殺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也宜其知足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由此道也後世作者除減斂法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 國用第十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物揭而書之物物書其賈也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賒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



事之稅若其人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則朞出息五百他倣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鉏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

彊取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逖及于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彼哉

國用第十二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王制曰用器不中



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僞爲先民之詐僞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唯愚民見欺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爲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

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噫爲國家者孰不有意哉言而必信令而必行鮮矣

國用第十三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艱阨謂民有困乏則賑恤之門關謂出入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郊里六鄉之民居郊者其



委積以待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接因與之廩餼也野鄙謂六遂客有羈旅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斂內斂外通給之也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之聖猶弗能免至於困窮孤獨旁客之人皆國所常有安坐而視其死則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將推其惻隱則邦用有經倉之穀孰爲腐粒府之帛孰爲蠹縷如是而斂爲禍益博矣故宜於大有年時畜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職內斂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晏子稱家施

不及國使民弗知主恩而謂爲已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 國用第十四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由是觀之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臥于牀蓐則老稚無能爲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備以至于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賈師凡



天患禁貴儥者使有常價亦爲此也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由是觀之凶年非直除賦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寵其貨賄則何以措手足乎况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爲虐邪人主所宜動心矣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若新建國及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非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

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貶也譬諸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餘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故曲禮曰凶荒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爲之感人不爲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安未之前聞也

## 國用第十五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



令糾禁聽其獄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者謂給公上築作挽引道渠之役也國中復除者多役使者少人少則勞故晚役而早免之二十以及六十是也野復除者少役使者多人多則逸故早役而晚免之十五以及六十五是也君子之於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

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至於馬牛皆辨其可任善夫世有人未嘗勞耕而責以牽傍其微費敗家者衆矣況乎水旱疾疫之歲饑餓之弗察死亡之弗圖而臨以定制歐之給使可乎故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也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而秦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何不仁之甚也天下畔之晚矣



## 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數者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及其為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材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黠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算賈人之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幸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為事噫富者乃彊邪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 軍衛第一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



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凡民在鄉則五家為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為伍比長因為伍長五比為閭故五伍為兩閭胥因為兩司馬四閭為族故四兩為卒族師因為卒長五族為黨故五卒為旅黨正因為旅帥五黨為州故五旅為師州長因為師帥五州為鄉故五師為軍鄉大夫因為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斂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庫以生之群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管仲相齊桓公作内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鄉軍之法固嘗試矣善哉

## 軍衛第二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夫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斂市人而戰之未足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乎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草止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焉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

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敎焉禽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内以作不虞之備非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爲後世法乎天下無事則卒伍放于冗從器械朿于故府學軍旅者指爲凶人一方有警則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發之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爲戲樂用相夸視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算也



軍衛第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祿敘者其才藝高下爲次第以作其徒役者士庶子爲太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大事謂寇戎之事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宮中吏之家人也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爲淫放怠慢譎觚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欲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其學問又相親切磋琢磨道藝謂三德三行六藝也若是則宮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衛從征役且聽太子之令也豈唯宮中諸吏之子弟而已哉凡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



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與於閭里抑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况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屬徒黨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繼長取遠有如是哉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軍衛第四

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賞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饗譜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乘者計其事之成功毋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必試之非直饗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愼者乎故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



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矢人爲矢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廬人爲戈秘車戟酋矛夷矛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兵同強舉圍欲細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函人爲甲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

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齘也其作巧其試明操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銳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固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劍利則士勇爲耳爲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貢姑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簿書而欲用之立尸之地此可爲大息者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 刑禁第一

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寬猛或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簒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



之蓋四海之內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豈同茍執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辟之變不可得也夫新辟地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固上下之情未接從而急之則魚潰鳥摘不復聚矣其可不用輕法邪簒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勝衆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狠狼貪難以制矣其可不伐滅之邪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將恐縱急之將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邪以大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漢與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邪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司刑所職五百章此非刑亂國用重典者邪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皆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奈何以三尺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弗察事雖變而弗知治之不及古豈不有由也哉

## 刑禁第二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



之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下服宮刖是四刑亦三刺也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史胥徒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噫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鈇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茍得

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愼以及于非辜者乎故
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郵其非意三
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聡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
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有外朝之位以詢于
衆焉必群臣群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愼
乎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事且與下
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用同官爲像或疑其



賣己閉口不與論職事況他人乎斷獄弊訟一出其
臆如是而刑不濫邪贒於先王遠矣

刑禁第三

鄕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
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
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
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旬而職聽
于朝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三旬
而職聽于朝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謂鄕
士遂士縣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

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
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
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固
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
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人之意也殺人
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有
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
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寃此不近於師
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輙
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



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
不服令何有不行王符述赦曰養稂莠者害禾稼惠
姦宄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愼也

刑禁第四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
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
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
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

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耻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是之懿哉孟子謂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父猶不可曲法而

兇官之子孫乃用陰乎

## 刑禁第五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罰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也圜土獄城過



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故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不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

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善哉爲國子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故辟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消消以成江河毫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爲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圜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因玆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爲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屨



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邪

刑禁第六

萍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節用酒也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以屬遊飲食謂群飲食者也夫酒之爲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刑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吉文王告其民之小子與群吏無得常飲酒若庶國君臣民衆飲酒亦唯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故戒康叔當以文王之法往使妹土之人爲純一之行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文王之法民之置酒唯祭與養耳而小人用之跣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群飲食於市井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淫邪以起鬭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果如何哉昔曹參去齊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爲寄謂獄市者所



以并容姦之姦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邪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不禁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是救饑之政雖則緩刑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噫酒榷之官未罷則萍氏之禁司虣之令不復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凶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戕於先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 官人第一

為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不肖而不肖或不退豈知而縱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色厲內荏言行不相顧者滔滔皆是也非久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鄉黨而誰耶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閭胥二十五家之吏凡因會聚則書其人材族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酺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攷春秋社又攷是一歲之中凡



幾書凡幾攷至于三歲鄉大夫乃攷而興之獻其書于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謗不戢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為無失矣

## 官人第二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稗諶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天官敗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若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歲

文集卷第十一 二

嗇夫之印綬不可以幸而得也矣高位之辱哉夫位
有高卑祿有厚薄言其操柄則無所不重州縣之職
前世以爲徒勞者而民命繫之未聞明試其功而居
位受祿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者不使人
學制焉民所以死生貧富顧不重哉

官人第三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
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
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者治
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于歲終又考
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
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三歲
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
徒置必賞之也噫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
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欺蓋歲終廢置是無一歲
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

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飾言之類亦知勸勉媿恥矣
況智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
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帝道寬簡抑時世之然未若
周公之典垂後昆之踶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
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必也不求功實
而以日月爲限三年而遷一官則人而無死孰不可
公卿者乎

官人第四

冬官考工注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



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馮相氏保章
氏師氏保氏韋氏裘氏治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
以氏名官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鳧氏爲鍾㮚氏爲
量之類是也甚矣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
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
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
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
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殘殺可去況於中人以下分
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若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

至以為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然則古之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来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民心民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舍耳或不舉則曰以待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後人官何以備家何以服謂其有功邪進其爵可也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貴故漢有當遷而增秩留者㓝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禄食往来於道路間邪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 官人第五

地官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誠哉民事之重宰相所宜躬親也以三公之爵而聯六鄉之吏非躬親而何召公為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愛其樹甘棠之所為作也而陳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内史丙吉謂宰相不親小事何也苟決獄不平錢穀出入不節民闘相殺傷不止而宰相不知尚可謂和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也哉此皆華言誤天下事愼聽之也故先王以民惟邦本造次顛沛無或忘之既使大臣為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為吏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蓋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稅田役於内謂為比長以上之官也夫能盡知人之情偽與其土所有其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以為吏孰不治乎宓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

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受教於單父之人猶以至治况使單父之人躬為吏乎漢之賢人仕州郡者多矣刺史二千石往往有能名未必非其所助也東西南北之人言語猶未相通而責之善政難矣哉

官人第六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大哉封建之禮



此周之所以本支百世乎荀卿有言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然則先王於其族類有不厚乎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平王東遷而晉鄭是依其世與年過于所卜由此塗出也豈嘗有兄弟之國敢問鼎之輕重者哉故段灼表于晉武帝曰臧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

中亦一家之有耳縱令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不改其名矣善哉灼之知言也漢雖有七國之變而梁孝以睢陽城守晉雖有八王之亂而元帝以琅邪中興魏氏王公有名無實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曹爽一死而司馬家取之如運諸掌上灼之言不亦善乎

官人第七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六服朝歲則下

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嫌疑易以生毁譽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爲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



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況其久者乎

官人第八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醯人奄二人鹽人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舂人奄二人饎人奄二人槀人奄八人守祧奄八人內小臣稱士者與其賢其餘蓋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在帷幄之內論其職掌則或閽狄笄之言固不可以詆辱侮又渾諸男女其用腐身之類是乃制事之宜矣然而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龍奄稱士者止於四人況可爲卿大夫守哉漢文帝時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如使之尸天官又非驂乘之比也自鄭衆謀誅竇憲爲大長秋封侯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土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



故曰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奄豎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豈不哀哉唐之北司同歸于亂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信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 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亂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欲賢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



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事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大哉先王之所以敺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矣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而況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國可使得忠臣矣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正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者可無意哉

## 教道第二

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老老也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



之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

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爲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意莫不爲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



矣噫盛矣

教道第三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謂鄕射飮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飮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鄕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飮酒比鄕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鄕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僎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鄕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鄕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鄕飮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



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經解曰鄕飮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由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其獄訟之寡也而况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其唯禽獸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也哉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

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胤苟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洽也然而上盡於高祖旁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



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助祭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噫所生猶或不孝況遠祖乎同產猶或不睦況族人乎是先王坊

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

## 教道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哀哉死者子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為其心之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絞紟衾冒以周其內棺槨牆翣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



神明之器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毀毀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與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怵惕秋履霜露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戶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豈非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末由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鄉長治之也三年問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揚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故祭之禮廢則人不如禽為其上者所宜憂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 教道第六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



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由士以上則田祿足矣庶人農力或不免凍餒而求其備禮不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為非乏財則人無禮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患之乃使比長閭胥族師集罰物以為服器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不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焉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器則夫能言者胥不行禮哉如是而不行禮則納之刑

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助之以財況四海之富乎哉

教道第七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夫宮室取以待風雨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以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馬取以代勞是則柴轂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釜足矣然而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

也先王因人之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得以逞賤者無所覦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貴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不尊家家可以大費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讓所以衰也仲叔于奚繁纓以朝而仲尼惜之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賈誼長太息焉意乎民則已為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教道第八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籍也大胥主與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與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深矣乎聲之感人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

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
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
之者故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
有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
人無不正則聞之且見之者焉得不正乎子夏曰今
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
樂之發也噫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況粉



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師者
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 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
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

六曰車馬之容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
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
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
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
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
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
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
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
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
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
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
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
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

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喪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 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倘墜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顓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



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元堂左个十一月居元堂太廟十二月居元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

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爲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秦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故爲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與九室之說蓋崇義誤所大戴九室之堂以爲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蓋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辨駁大戴九室以爲由於呂氏春秋乎誠牴牾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數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此說數但以一大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二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寢制同孔頴達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雖所限隔而可揔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



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元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元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元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爲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旣獨以子午卯酉爲太廟則太廟安得爲明堂揔名哉十三位不閒謂之室斯見猥侵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旣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爲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爲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慨大禮之淪亡愼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祈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爲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

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謚之所言竊所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知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為青陽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孳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戴月令雖秦人所作然皆追述古先聖王之遺其中雖有秦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欲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或損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



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共在九筵七筵之內則與如鄭氏五室之制從東至西亦須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南一筵半西堂止有一筵半每筵深一丈三尺五寸餘南至北又三室據六筵之地外南北之堂各餘半筵深四尺五寸後隨甚矣況室數更多豈可容歟蓋記者上言堂上之脩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與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倣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云太廟太室也子何須謂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既不得不有虛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大室四旁虛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稍隔二筵之地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又問曰子必云四太廟不為室而與十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

有太廟子午卯酉又各名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
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室所謂左个右个者
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
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
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
夾兩窗所謂八窗四闥也以廟之與堂當有所限隔故各爲一門也謂之闥者
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戶耳窗牖異者亦以廟門旁夾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
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當是署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
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此謂太室
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王者分王四時覆載萬物於
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
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
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
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筵之地既爲太廟又已當子午卯酉之正人君若
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筵地雖
爲太廟而當子午卯酉之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若以此二筵地便爲子午卯酉之位則餘辰又不正
矣與夫建太室而爲室何異哉抑如以太室東戶前二筵地便爲卯位聽仲春之政南戶前二筵地使爲
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過在東南一角豈復能當青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廟
之外別取二筵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太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若是則三家

之術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
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
闥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
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
其義則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聶崇義
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
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
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



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
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
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
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
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
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
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
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覩其
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
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

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



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四堂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

由曾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備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備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廷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逕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當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



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尊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蓋而返耳豈復有明文）

吉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生枝葉以言之也又況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表準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於斷則誤也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益焉可取於戲指人既往禮器凋散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毁故自漢與迄于有唐布政之宮屢曾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群議交鬪誰



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渥仰茲大典輒所究尋伏惟 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籍田刻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 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往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窓是為八窓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本無術廟之數故今但圖五重門即不計其丈尺舊說明堂宮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設置也或問於臣曰皐庫雉應門之號四面皆同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朝焉無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爽其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焉耳又問曰應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設王宮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享天尊祖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舊圖無所法係但以天子殿改所居象如王朝故假官門之名亦何害於理況取諸書器無備棄與同之論庶可息焉



古先之模式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圓鴻覆無私儀垂皷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殊死謹

上

## 五宗圖序

大傳曰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
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
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
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
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
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
生爲庶若秖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
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
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



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
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
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
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
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
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
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
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也又
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庶子皆不
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

之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
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
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
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
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爲
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
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
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
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
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



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盡爲二子以
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
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皆爲小
宗庶者皆不繼禰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贊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
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外跡
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之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
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斷遠則忘之
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

天下乎於臧書燔簡脫李存其畧而學者弗之察吾
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 富國策十首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 富國策第一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兄弟婚媾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所謂富國者非曰巧筭析毫末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強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節用之說何如曰凡言國計者未嘗不以儉德藉其口也而皆不得其說必以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為帝王之德是乃非聖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主之弗聽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使齪齪奇嗇下同匹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

畢為戲周制王有六寢后有六宮內官百有二十人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衣有文繡器有寶玉次舍共具所至無闕用四代之禮備四夷之樂玩好有馬匪頒有馬好用有馬王及后之用財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晏嬰之學以儉陋為是則周公之制作果非乎故曰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說也愚以為時有不同事有通變用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而上兵農未分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茲不與焉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下兵農漸異衣食縣官者動數百萬內嚴宿衛外驅戎狄轉運千里賞賜鉅萬國之經費日以廣焉故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盈禮過于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綈

革舄革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欲為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為夫豈不知說耳目便身體極至尊之用哉蓋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故其十二年而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之時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閒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語後世之盛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適時之變過自菲薄而然也於惟　一祖　二宗創業屬統功德至矣延洪于我　后靡不勤且儉矣而今羌戎背惠違盟暴師



勞費不忌帑藏不實與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伏惟日損之又損之以文景之心為心則天下幸甚

## 富國策第二

民之大命穀米也國之所寶租稅也天下久安矣生人既庶矣而穀米不益多租稅不益增者何也地力不盡田不墾闢也周制井田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有奇人無易業而一心於農農時不失農功不粗則地力可盡也既又賦之以萊或五十畝或百畝或二百畝課其餘力治其曠土則田可墾闢也經界既毀王法弗復然猶能者時出焉李悝為魏文侯作盡

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
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
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十萬
石矣漢搜粟都尉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一夫三
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稍耨隴草因隤其土
以附苗根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一歲之收常
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此盡地力之效也孝景
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
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聽之此墾田之意
也今者天下雖安矣生人雖庶矣而務本之法尚或



寬弛何者貧民無立錐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富人
雖有丁強而乘堅驅良食有粱肉其勢不能以力耕
也專以其財役使貧民而已貧民之黠者則逐末矣
冗食矣其不能者乃依人莊宅為浮客耳田廣而耕
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又莫能相救
故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山林藪澤原隰之地可墾闢
者往往而是貧者則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雖欲用
力末由也已富者則恃其財雄膏腴易致孰肯役虛
於荒畬之事哉故田不可得而墾闢也地力不盡則
穀米不多田不墾闢則租稅不增理固然也今將救

之則莫若先行抑末之術以敺游民游民既歸矣然
後限人占田各有頃數不得過制游民既歸而兼并
不行則土價必賤土價賤則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
無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則一心於農一心於農則地
力可盡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為浮客則富家之役
使者衆役使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矣
然後於占田之外有能墾闢者不限其數昔晁錯言
於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今宜遠取秦漢
權設爵級有墾田及若干頃者以次賞之富人既不
得廣占田而可墾闢因以拜爵則皆將以財役傭務



墾闢矣如是而人有遺力地有遺利倉廩不實頌聲
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
君富之在君惟上所裁擇

富國策第三

貨莫貴乎金賄莫重乎帛所貴乎金者以其器成而
可革革之而不耗也所重乎帛者以其用功甚省而
有益於寒也今茲　乘輿之器享燕之用內賞賜群
臣外交通四夷必不可毋用金銀百官在位六軍在
籍夏有暑冬有寒必不可毋用絲帛何以使金多而
足用帛賤而易致哉愚以為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

鑿土深者鮮不摇失職之民網漏之姦晝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憂於陷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鑛石雲涌鑪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蔑遺利矣是金非不出也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飢渴急采疾食如避盜賊繭簿山立繰車之聲連甍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是絲非不多也金盡出而用不足蓋用之者衆也絲雖多而帛不賤蓋不專以為帛也古者以金銀為幣與泉布並行既而稍用為器飾然亦未甚著也今也翕然用之亡有品制守閭闔者唯財是視自飲食類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飾或作必以



白金連斤纍鈞以多為愜財愈雄者則無所不至矣舉天下皆然故金雖盡出而用益不足也古者錦文不鬻於市不示民以奢也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錦厚繞羅縠之衣名狀百出弗可勝窮工女機杼交臂營作爭為織巧以漁倍息其為帛者蓋工窳絲而已故絲雖多而帛不賤也金不足則價騰踴價騰踊則出耶布而市之費日增焉猶不能登其數則寧民而貿之彼農民未嘗蓄金銀一旦當具則必貿於豪黨資於豪黨則或壞其產為官增其費民壞其產此實弊之大也帛不賤則貧民弗可得貧民弗可得則紵

絮不足以禦冬而涑者多矣官之稅買其價弗損而唯行濫之得帛行濫則軍吏之衣莫能完固而貧者多矣官價弗損人民多涑軍吏多貧此亦弊之大也今將救之則莫如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少有數匹庶賤類毋得僭擬則金不可勝用也君子小人服章有別民非布帛毋得靴衣工機之功將復其本則帛不可勝用也果能此道矣是宿弊之源可坐而塞也孔子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乎制度禮之寓也善為政者得無留意哉

## 富國策第四



或曰前所謂敺游民而歸之謂逐末也冗食也末者何事冗者何名其所以敺之請言其術曰所謂末者工商也所謂冗者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工不造琱琢商不通侈靡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故工之所作賈之所粥商之所資皆用物也用物有限則工商亦有數今也民間淫侈亡度以奇相曜以新相夸工以用物為鄙而競作機巧商以用物為凡而競通珍異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敝焉或萬里之來而隆地毀焉物亡益而利亡算故民優為之工商所以日多也古

者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未聞也今也釋老用事
率吾民而事之爲緇焉爲黃焉籍而未度者民之爲
役者無慮數百萬廣占良田利宅爛衣飽食坐談空
虛以誑曜愚俗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府史胥
徒官有定數今也郡縣之治未免賓胥冒名待闕備
書雇納請囑之流動以千計內滿官府外塡街陌交
相賛助招權爲姦狗偷蟊食竭人膏血此又不在四
民之列者也古者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殺周禮有醫師掌疾醫瘍醫以治萬民
之疾病疕瘍其員不過十數今也巫醫卜相之類有



相摩敎相學也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驗之方或輕
言天地之數或自許人倫之鑒迂怪矯妄攫取財物
人之信之若司命焉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
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庶人無用樂之文況新樂之
發子夏所不語匹夫熒惑諸侯孔子誅之今也里巷
之中鼓吹無節歌舞相樂倡優橾雜角觝之戲木碁
革鞠養玩鳥獸其徒之數群行類聚往来自恣仰給
於人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不耕者凡幾夫不織者凡幾
女柰何民不飢且寒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飢寒

而上不匱者未之有也欲毆工商則莫若復樸素而
禁巧僞樸素復則物少價巧僞去則用有數利薄而
不售則或罷歸矣如此則工商可毆也欲毆緇黃則
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觀止度人則未度者無所待
而皆罷歸矣禁修寺觀則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罷
歸矣其不歸者後數十年物故盡矣如此則緇黃可
毆也欲毆官府之姦則莫若申明憲令愼擇守宰法
嚴而吏察則無所措手無所措手則不得不罷歸矣
如此則官府之姦可毆也欲毆方術之濫則莫若立
醫學以教生徒制其員數責以精深治人不愈者以



爲罪其餘妖妄託言禍福一切禁絶重以遊募論之
如法爲之既艱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方術之濫
可毆也欲毆聲伎之賤則莫若令民家毋得用樂衣
冠之會勿納俳戲申命關防呵其過往用之既少則
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聲伎之賤可毆也毆之有術
復之有業然而不力於農者未之信也

## 富國策第五

或曰釋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脩心養眞化人以
善或有益於世故聖賢相因重其攺作今欲毆緇黃
而歸之無乃已甚乎曰夫所謂脩心化人者舍吾堯

舜之道將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於禮苟簡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闢楊墨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今山澤之臞務爲無求於世呼吸服食謂壽可長非爲我乎浮屠之法棄家違親鳥獸魚鼈毋得殺伐非兼愛乎爲我是無君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不忠不孝況其弟及者則罪可知矣故韓愈曰釋老之弊過於楊墨也然而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則言之太暴毆之亡漸何者飽食安居其習已久一旦斂數十百萬人而冠之則驚擾甚矣故前所謂止度人而禁修寺觀者漸而毆之之術也緇



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農夫食之女不知蠶而織婦衣之其害一也男則曠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淫濫其害二也幼不爲黃長不爲丁坐逃繇役弗給公上其害三也俗不患貧而患不施不患惡而患不齋民財以殫國用以耗其害四也誘人子弟以披以削親老莫養家貧莫救其害五也不易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藪跨據略盡其害六也營繕之功歲月弗已驅我貧民奪我農時其害七也材木瓦石兼收並采市價騰踊民無室廬其害八也門堂之飾器用之華刻畫丹漆末作以熾其害

九也惰農之子避吏之猾以傭以役所至如歸其害十也果去之則男可使耕而農夫不輟食矣女可使蠶而織婦不輟衣矣其利一也男則有室女則有家和氣以臻風俗以正其利二也戶有增口籍有增丁繇役乃均民力不困其利三也財無所施食無所齋民有羨餘國以充實其利四也父保其子兄保其弟冠焉帶焉役齒弗去其利五也土田之直有助經費山澤之□一歸衡虞其利六也營繕之勞悉已禁止不驅貧民不奪農時其利七也良材密石亦既亡用民得築蓋官得繕完其利八也淫巧之工無所措手



棄末反本盡緣南畝其利九也宮毀寺壞不傭不役惰者猾者靡所遁逃其利十也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樂業國家富強萬世之策也何憚而不爲哉將以存而勿論乎則董仲舒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將以爲民祈福乎則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皆賢人之至論先聖之法言也少留神明執禦焉

## 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謂農常糶而

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糴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



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闕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并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

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李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廢闕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亟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斂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於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於饑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



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減價實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中命州郡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富國策第七

水旱之憂聖王所不免堯湯之事賢愚皆共聞也故君人者務多蓄積以為之備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皆計國用之餘隨便蓄積以須乏困故時可失物可夭畝可槁也可赤而人不可飢也自井田法壞軍國務煩政取一切或未稱遠兵有備邊有備則國之幸矣吏之能矣元元之民自為



之而已矣夫民之無知靡衣媮食豐歲粒米狼戾有不愛也食之亡節用之亡度或委於糞土或腐於倉廩或以飲狗馬或以肥雞鶩計口論費數何而不倍蓰也及其凶年則家不蓄人不豫備室如罄矣突不黔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於是強者為盜賊弱者轉而死溝壑父母妻子不能相保此禍亂之階善為國者所宜留意也鄉者天地嘗有災矣百姓嘗有飢矣使以安撫為職者撙節而寬征吏以勸勞為辭者弗絕於耳或出御府之金或下鬻爵之令君心勤止不遑恐毋然而殺生有時不可以坐而待也儲峙

有數不可以從天降也求之甚至得之幾希以此振民不亦難矣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之為愈也蓋豐年損其有餘儉年救其不足事至纖悉功垂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飢饉唐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令宜於天下州縣始各建倉廩逮唐之制以義為名然唐之用心固善矣斂散之法則未盡得宜彼計民稼穡以畝稅之及無田者亦各有差則能入粟之人非窮民也至凶年則入粟之家或自有贍備不當賙救於是窮



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有發而無得奚以異於厚斂乎今莫若以農末之民各分戶等每於秋成以次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戶之乏食者雖數給還其上戶則轉以給窮民書其轉給之數積以歲年數登若干者拜以爵級以寵異之則富人樂輸窮民受賜矣與夫臨事而鬻爵無粟而虛求不可同日而語也

## 富國策第八

昔在神農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以有易無然輕重之數無所主宰故後世聖人造幣以權之其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但珠玉金銀其價

重大不適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根周
茵漢蔓于隋唐或因或革模法亡常獨開元之號最
得中制相承遂至于今斯固先史商之久矣大抵錢
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物重則用或
闕物輕則貨或滯一重一輕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國
計論之莫若多之為貴何者用有常數不可裁減故
也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當朽貫矣而近歲以來
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餘見夫泉流布散通於上
下不足於國則餘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
藏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却損



其故何也錢非溫也不可衣而弊之也非腕也不可
食而盡之也然而安在哉是有姦人銷之也姦人所
以得銷者以惡錢容於市銅像銅器容於寺觀也竊
觀人間或銷法錢散雜他巧以為惡錢其作必於重
湖大江窮山深谷風濤所阻猛獸所在人不得見吏
不得呵是法令無由而勝也銷一法錢或鑄四五市
人易之猶以二三則常倍息矣民既蓄惡錢不可使
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國失法錢而
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為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又
緇黃之家競禮銅像易模變巧動必滿堂鏡鉦鐘磬

之器所在雷寒謂取於官則有害冶鑄其私則以錢
為之耳新故渾殺公私莫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
用之廣矣利數倍矣故姦焉而焰蝦焉而耆者往往
而是披榛而行裹甲而商者不絕於道發則忽所為
急則鬪而死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傷則日新益則
日長其所銷者寧有紀極此錢所以益少也今欲絕
盜鑄莫若去惡錢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欲辨銅像
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何謂絕盜鑄莫
若去惡錢夫盜鑄之人散在幽遠卒以法繩之則吏
必苛察獄必究窮閭里之間將不安居焉苟有利矣



雖死而必求苟無用矣雖縱之求為惡錢去則盜鑄
者無用無用則盜鑄自絕矣故曰絕盜鑄莫若去惡
錢也何謂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今人間既多惡錢
一旦急之則莫敢出莫敢出則是銷法錢之銅而積
之無用之地國既失貨民且傷財固莫若下令收惡
錢而銷之除其殺雜償以銅價示之期日要之重典
民既畏法而喜於得直將舉入於官官换其銅因以
資冶鑄則法錢益增惡錢盡去矣故曰去惡錢非急
誅之謂也何謂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
得復用也今寺觀櫛比像器之設遂數不終必詰之

曰作之新乎因之故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則是增
吏貪不足以按廣獄城不足以警令怠急而姦愈生
非術之善也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則銅積足以
資冶鑄工巧無所措其手銷錢之弊不禁而止故曰
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至於
蠻夷之國舟車所通竊我泉貨不可不察古之人曰
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操柄也
果慎斯術則操柄無失而群下服從有國之急務也

富國策第九

縣官食租衣稅古之道也自漢而下兵革與經費益



不足日生他名猶罔克濟勢不可已非上失也山澤
之富天地所以養人者獨鹵鹽之利博矣故東郡咸陽
致生累千金吳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置鹽鐵官是
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未必不由此也朝家酌古
鹽法有因有革或引之池或汲之井或煮之海一出
公上人不能私此其因者也東南列郡官自斥賣舟
運銜尾倉儲如坻商旅之行斂手無措此其革者也
然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末不弊者蓋作法之時上
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姦謀未生始以是善
也累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解弛人或慣習而姦謀

日生末以是弊也官初糶鹽時操其贏甚厚而郡國
鹽積常不足於糶今之郡國昔之郡國也戶口蕃息
則倍蓰矣而糶益少鹽益滯者何也是姦謀入焉耳
彼鹽之來遠者逾江湖歲於波月於風焉近者亦百
數十里維堤堰宿簸笈焉軍之窮吏之役者家於是
食於是私賣其什之數而足以宅物固其常也既輦
而倉則舉掌之人又私賣其什之數而足以宅物無
厭公鹽常失其半而半宅物焉民之食鹽既多私賣
者矣而公鹽之出不可賒貰故坐肆占賣者郡縣數
十以數萬家之食仰數十戶之鹽一銖一兩不可與



官為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小其權量增以糞
土常不啻以倍價取半鹽矣公鹽貴而私鹽賤而
瀕山澤之町城邑之豪競食之而竊販者亦交馳焉
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糞土利輸於姦而官
之糶益少鹽益滯矣令非緩也法非輕也利之所誘
雖日刑人號痛之聲動乎天地弗能禁也故今日之
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也何謂商
通則公利不減夫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
有墮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罷鹽而糶與商
人使自行之既權其息因取關市之稅而費省焉是

公利不減也何謂商通則鹽無滯夫商人衆而務售則鹽不發雖所至之地又以貫于市人則列肆多得斥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殺雖昔啖蕫土者今皆食鹽昔戀竊販者今皆公行鹽之用益廣是以無滯也公利不減而鹽無滯財用以足刑罰以淸治世之懿也或曰官鬻鹽而糴與商人有息焉有稅焉息寡而稅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稅厚則商不來何如曰不若寡薄之爲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南和糴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爲不多矣今糴鹽與商以米榷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少也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通變之時不可忽也



## 富國策第十

或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今茲有說乎曰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有國者從而籠之利一孔矣而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每歲之春芽者既撥焙者既出則吏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闇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販者解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泉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斥賣課不甚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倍矣未有甚遠僭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味美也途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爭販之者利厚也巡捕之使逐捕之卒日馳於野縣額之吏鞭背之人日滿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財不可阜勢之所運未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



勿奪買聽其自爲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與校彼殊塗一致且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所擇精則價之必售倍之售則商人衆商人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被草菴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當安行夷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況不滯本衆不煩威獄利國便人莫善於此或曰子謂通茶鹽之商其如逐末何曰昔之未通商也文峻而網密富厚重慎之子罔游其間故蚩蚩細民以身易財者入焉若法通商則大賈蓄家射時而趨細民何利焉非逐末之路也於臧鹽始於漢茶始於唐取以濟時

事非師古異日邦財饒衍王道寖昌棄之於民不勝大願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 強兵策十首

### 強兵策第一

兵之作尚矣黃帝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國之於兵猶鷹隼之於羽翼虎豹之於爪牙也羽翼不勁鷙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銳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強聖人不能以制猲夫矣所謂強兵者非曰日尋干戈暴骨萬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橫行天下也必有仁義存焉耳仁義之說何如曰歷觀世俗之論兵者多得其一體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



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故君者純於本者也將者駁於末者也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將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嚴也乃知君則專用道德將則智信仁勇嚴並用之矣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敢遠引請以漢事明之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秦人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
項王失仁義而漢王得之之謂也及信爲將以木罌
缶渡而虜魏王背水陣立赤幟而破成安君成安君
不聽廣武君策以爲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故身死泜
水上此成安君失詐力而韓信得之之驗也然爲將
者多知詐力而爲君者或不通仁義故雖百戰百勝
而國愈不安敵愈不服也所謂仁義者亦非朝肆赦
暮行賞姑息於人之謂也賢者舉愚者廢善者勸惡
者懲賦斂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
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貧其民而我富之彼



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
若赤子之號父母將匍匐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
誰與守也雖有堅甲利兵誰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
人之兵矣若彼貧其民我亦貧之彼勞其民我亦勞
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鴆漿
待渴者以附子呼飢人彼寧無恥必死而已孰爲来
我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爲將孟賁爲
卒飛兎爲騎太阿爲兵未易可圖也而况吾民不附
自生它變亦不可不愼也國家積德累仁爲之百年
矣黎民懷惠且歌舞矣不幸戎心怙亂阻我王命師

興三歲未獲振凱雖天衷勤恤而軍事惟煩或以財
賦或以力征元元無知頗或愁怨而西方尤甚矣伏
惟發德音爲天下慮內以紓吾民外以誘來者則邊
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 强兵策第二

或曰天下之事宜何慮哉曰以天下爲一身則諸夏
腹心也夷狄手足也腹心安寧氣和而神王則手足
之疾非吾禍也若腹心不寧役其氣而疲其神以專
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故用兵之法必備諸
內而後行諸外彼戎狄豺狼罔知禮義强則犯上弱



則離散執而誅之用力非少舍而弗問時復侵軼顧
摧制之何如耳故當今之慮若興屯田之利以積穀
於邊外足兵食內免饋運民以息國以省費既安
既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追以逸待勞以老
其師此策之上也若宿兵於外仰給於內前不敢進
後不敢退雖曰無功幸免於敗千里饋糧二十致一
材木斂於車輦牛馬死於牽傍男女困餓室家空虛
行之數年敵承其弊此策之中也若帥師深入羸粮
而隨少入則攻戰不足多入則饋饟不繼道險而有
伏勢孤而亡機與無知之俗爭一旦之命萬一蹉跌

禍在不測此策之下也今將出上策則何如曰屯田之利建議者多矣而執事未之從者其以地少可耕之田乎軍無可耕之人乎今之郡國民既庶矣誠少曠土可以耕也今之禁衛卒素驕矣誠無勤者可以耕也然而可耕之田安取之哉曰邊郡之民有困者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內地授以生業使之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隷于屯官則不患無田矣然而可耕之人安取之哉曰邊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別置屯軍凡天下廂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願從者合而籍之以隷于屯官則不患無人矣田既入人既聚然後辨其夫晦列之廬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穡明立勸課時加督察勤則有賞惰則有刑然而農功集矣既又為之什伍立其長帥賦以兵器與其甲冑兼其閑暇習之戰鬬是謂因內政以寄軍令也然而武事興矣食既足兵既練禁旅未動而屯軍固已銳矣以紅腐之積濟虎貔之師利則進戰否則堅守國不知耗民不知勞而邊將高枕矣彼其不忠不孝愚弄其民於矢石閒而我以餘力取之亡有日矣或曰屯田固便矣徙民內地不亦擾乎抑其授以生業於國用何如哉曰民得去兵寇輕賦役而就善地若水之於下魚之於淵也今募其徙是順民之政也漢武帝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餘萬口後加徙謫吏於關內當是之時弗聞其擾也且以輦運之費為徙民之生業不亦多乎輦運則連年不息民業則一與之而已矣暫勞永逸其此之謂乎然則民樂內徙而邊郡虛如之何曰鬪者民多而兵少故鬪者寡而驚者衆如使民少而兵多則鬪者衆而民有賴矣以兵易民何虛之有哉在漢趙充國在唐婁師德皆以屯田利益西土威震羌胡爲薦帥先生之所常言也惟熟圖之

## 強兵策第三

或曰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胡能給之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姑以下農夫爲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巖廊之上可無西顧之憂也然則屯田之利可施於天下乎曰今天下

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產未嘗絶書或爲豪強占佃或以栽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官而領之擧力田之士以爲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爲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講事男耕而後食女蠶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矣其所輸粟又多於民而亡養士之費積之倉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算也或曰議者多稱鄕軍何如曰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爲伍閭爲兩族爲卒黨爲旅州爲師鄕爲軍此先王之法也管子



作寓令之政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故能外攘戎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也夫設鄕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矣人之愛親戚重財物蓋天性也寇賊之來將殺我丁強虜我老弱蹂躪我田宅掠取我金帛則凡民類皆有鬪心矣君人者因民心而利導之旣訓練之又將領之則其守戰至死非賞罰使之然也竊觀近世鄕無軍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袒裼之軀投餌於虎口賊去信宿則吏卒至吏卒至

而亡所獲益爲勞弊矣雖然豈唯野而已哉不曰郡乎曰縣乎自非方鎭多無備豫客軍百十僅如逆旅幸而治平矣萬一有狂夫大呼則奚以待之故鄕軍之名不可不察也近者亦籍戶而爲之矣萬家五百亦已多矣然恐將吏未得人訓習未得理何者統師則縣令也縣令豈皆賢偏裨則戶民也戶民豈皆善撫御或失變故亡常此謂將吏未得人也令之所敎姑令習射曾不知坐作進退之節心背左右之宜耳不辨金鼓目不別旌旗一旦用之歐市人耳此謂訓習未得理也如欲將吏得人莫若精擇縣令勿拘官



序一以材能縣令得人則偏裨之選亦得人矣然後明戰陣之法以授之則訓習得理矣如此則鄕軍日強也屯軍以征戎鄕軍以守備郡國之勢皆王之藩屛也

## 強兵策第四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立亟士大夫咸知之也而子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意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敎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

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是國無頻舟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冶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篳路藍縷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太伯斷髮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歃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遷漢王於蜀分裂天下號稱爲覇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齊地長驅關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校矣惟其將之才不才



也然以今日之事言之則晉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木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蓊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度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諭也江海之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去平地而即險阻出

中國而入瘴癘狡穴未埋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算之深未必不及此也盖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戰使置軍屯田隨便興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短從彼所長則運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

## 強兵策第五

兵矢者軍之神靈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奮劍則千人披靡孟賁袒裼則童子鬪予能殺之矣然兵不利不若無兵之愈也無兵則慎所擊而遠於敗矣甲不堅不若無甲之愈也無甲則知所避而免於



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堅而假之以求勝恃之以求生則誤大事取大禍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爲器之法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凡器皆然况於兵乎故其爲弓也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六材之全然後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氷析瀹春被弦其爲矢也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橈之以眡其鴻殺

之稱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廣其爲戈殳戟矛之秘也攻國欲短守國欲長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横而搖之以眡其勁其爲甲也眡其鑽空欲其惌眡其裏欲其易眡其朕欲其直橐之欲其約舉而眡之欲其豐衣之欲其無齘是先王之爲兵甲必及其時必美其材工則必良事則必試如此其至也惟今郡國之貢兵器果何如哉聚工而作卒歲後已未嘗試也連輿而出方舟而上無不受也簡閱不明則精粗不別精粗不別則制作必濫制作濫則工不必巧材不必美況



天時乎況地氣乎加以師興之際卒然求取斬木以爲弩伐竹以爲箭或取非其時或產非其地備數而止行濫固多暴之日則焦濡之雨則朽以之應敵不知其可矧新甲之制出於一切以紙爲札以麻爲縷費則省矣久將奈何凡此之類皆有識之所聞見也至於郡國兵庫或久不啓戰守之具未嘗脩飭事至而處亦非智者所能也愚以爲天下造兵宜專命守臣以蒞之總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選必難其人而進其食以優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價以來之取之有地來之有時爲之有法日省之月試之善至多

則賞惡雖少而刑上下檢察用爲急務其舊兵革勿絕繕完以備豫爲政則龍淵太阿不獨稱於古而蠻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 擇兵策第六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於王業亦



艱難矣安不忘危其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成人以威柄以天下之命屬之於一臣哉蓋任賢之道不得不然也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使駕以輜車驂以蹇驢役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不傾覆矣況乎致遠哉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若使豢之以綠纚養之於園囿藩籬之類啁啾其側未必不憂死矣況乎沖天哉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跡其原蓋知之

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無忠邪與其用之疑焉若取之之慎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必也授以節度使之遵行邪則王人之微者自足爲之矣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耶則小臣胡爲而可信也彼誠不忠耶則不知有君矣何憚於一小臣哉昔



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鼎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說弗忍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爲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豨內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嚮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間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嚮敢不順苟爲鼓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爲一體無置節目於其

[illegible]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也

強兵策第七

國之所以爲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爲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爲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久上下親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



雖賢矣雖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安能有以爲哉馬之馳矣而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奪其乳雖繼以毛嬙弗能育也昔燕以騎劫代樂毅遂有即墨之敗七十餘城盡反於齊趙以馬服子代廉頗遂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阬於秦功或不可早建事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察也竊觀今之易將誠以敗衂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不賢未可責其勝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適所以召敵也賢而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儆之也使彼勝而驕我敗

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以求洒耻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溺火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吳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嘗之其可乎令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於崤而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於邲而晉侯赦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録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



是雖有過人之畧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閑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苟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久責之不甚重人或苟且將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群情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犬羊豕之禍亦不可測也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遽賞賊平之後則茅土存焉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則鈇鉞存焉困獸猶鬪況大將乎是則耻不足洒而賊不足平也

强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夫爵者所以貴也禄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仁非伯夷叔齊廉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者竭慮勇者盡力辯者以說文者以檄不敢家其家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戚於矢石之間日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飢不暇食孳孳焉從於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發中不待勸沮而失所去就者茲蓋非常之士豈可以衆人望



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至矣其爲失者賞之大速而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使之矣擧億萬之衆贏千里之糧足未履於山川手未煩於抱鼓虜獲未盈車斬首未數級而幕府已獻捷矣朝廷已議功矣爵等有數而敵人無數賜物有盡而賊衆無盡故天討未行而策命極矣尺地未收而府庫殫矣身既已貴家既已富子女玉帛所欲者陳於前矣兄弟親戚所愛者受其賜矣體習宴安志在驕佚勝則無以加敗則失其舊畫蛇之足世所戒也是賞典雖在安能復使之哉其間亦有矜功跋扈

以來姑息國家之弊多或由之唐季五代可覆而視也此無他賞之太速而僭於功之咎也故曰勝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古者師還飲至策勳事成而賞誰云晩邪抑又聞之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無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無功而賞則賞不足以勸有功如使偶儔受位私昵受賜則何以待功德之臣哉位雖高與偶儔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愼於賞爵則師可使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強兵策第九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興主功也強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己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攻其短適時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壞法剛毅則謂之不遜倜儻則謂之不檢輕財則謂之不儉爲生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問其二觀諸外不察諸內以帷幄之談而



校之老生之議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選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胡人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謂燕易王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抑齊之強兵哉故知善不必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術一不可廢也小才之於大用是匹雛不能以擧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是堯舜不能以牧羊也故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絶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也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

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将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将也明主誠能不牽於世俗之論而盡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而聲不降席而横行乎四夷矣

## 強兵策第十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道者鮮矣将莫不讀兵法而適變者鮮矣世一賢士猶爲踵武國一賢将猶爲比肩其故何也性生於内而學成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流者決之也而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流涸澤刃之芒者礲之也而



盡南山之石不能以利鈍刃本之弗善末無及也然值承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爲善當有事之際學孫吳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夫兵者詭道有形或不可視有聲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旣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亦難乎苟非有髙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循環一步百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漢之時諸将多矣惟韓信起於戯隷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學者乎盖其用之非衆人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絶水必遠水客絶水而來迎之於水内令敵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文也而卒以勝者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口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此反前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陥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也及其艱而用其微人以爲拙已以爲工智者不能與其謀巧者不能同其技用兵若此可以言學矣



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而求以勝彼亦已疏矣昔趙奢之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爲将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皷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乃知有將才者必習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况以言取人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直諫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安民策十首

安民策第一

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立君而不能為君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為務也所謂安者非徒飲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於教化焉教化之



說何如曰夫俗士之論未有不貴刑法而賤禮義也以為天下之大可域之於囹圄也群生之重可摩之以刀鋸也聞有稱王道誦教典也則衆共笑之矣必謂殺之而不懼尚何有於教化乎是皆不睹聖人之情者也獨不知教失而後惡化成而後刑刑所以不勝惡也善觀民者見刑之不勝惡也則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勝惡而謂教益不可用也譬諸人身導養得理則無疾疾作而後用藥藥所以不勝病也善觀身者見藥之不勝病也則反之曰是導養之失也焉可以藥不勝病而謂導養益不可用也記

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居山者不知漁居澤者不知獵習之異也今欲令禁漁人以罔罟詰獵者以從禽雖日撻之弗可改也已民有以生之而無以教之未知為人子而責之以孝未知為人弟而責之以友未知為人臣而責之以忠未知為人



朋友而責之以信未知廉之為貴而罪以貪未知讓之為美而罪以爭未知男女之別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節而罪以驕是納民於阱也雖日誅之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使民父子親夫婦和宗族相睦鄉黨相信財不以爭力不以鬬肅肅雍雍相從於禮讓之地是為安乎使民父子不親夫婦不和宗族不睦鄉黨不信財則必爭力則必鬬呼天扣心相從於刑戮之場是為安乎此周所以長世而秦所以不祀也洪惟

聖神拯五代之弊跨唐據漢拱揖三王教化之情靡

不存乎中矣而或未明未具無以覩示于下幸而昭然垂日月之光俾究隙之微咸有所見斯爲萬世之福也

安民策第二

或曰欲教化之明且具則奚由曰莫若學校之宜於時也夫士者衆之所仰望也服儒衣讀儒書而躬小人之行是塗民耳目也士之不德師非其師也師之不才學校不備之過也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然則師者雖非人君之位必有人君之德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爲之師况其大者乎師有其人教有其業詩書禮樂以本之干戈羽籥以文之天子於是養老焉世子於是齒冑焉黨正於是飮酒焉鄉大夫於是賓賢能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乎觀之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於是乎取之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鄕移之左左鄕移之右



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教之也備其選之也至善者必興惡者必廢則其學者皆勸勉媿耻而求爲君子矣士皆君子則衆人望之若景響焉奚不善之云乎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也後王多務古制未暇家自爲學人自擇師學乎學孰孔孰墨在我而已矣師乎師孰堯孰桀在我而已矣故有以無用之文爲學以不令之人爲師聽其言則欲齊名於聖哲觀其行則或愧色於閭閻衆流一遷汗漫弗復往者不知其非來者以爲當然蚩蚩之氓何以取法今者內有國子之館外有諸侯之學重人之意有所在矣然師以講說爲名而不掌於教育士以文辭爲業而不舉其德行師不掌教育則解經之外人之賢不賢一不當知也士不舉德行則執筆之餘身之善不善一不足慮也是則何補於事哉誠宜申命學官以教育爲職時無賢才則其咎也明著學版以德行爲選鄉有善譽則可進也如此而人材不多俗化不美是六經辭言皆欺後世也

安民策第三

或曰今茲京師首善每歲論秀士矣轉而從德行其

可也而州郡之學亡薦引之文欲一取之何如曰教
而用之學校之興於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於
今也教則易為善善而從正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
易為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
其行也言有僞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
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
穴也況綉繢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為善言乎則其嚮
昔之志夙夜之學殫盡於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
一毛可為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於同列政體則咨
於老吏自受爵之日為學制之始柰何欲致治興化



也惟今太學論士既不槪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
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
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與學而士之進取罔由於
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
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僚屬設賓
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
詩召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
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
不由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為朝家之計莫若斥大七
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修州學使士庶人之秀咸

在焉擇賢以為之師分經以為之業限以積久毋得
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
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如一乃其
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於耕養或
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
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
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古
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一則絀爵再則削地三則
絀爵削地畢矣誠能以得士為賞失賢為罰則群下



孰不一意於察舉乎尚慮有道則莫若使大臣得舉
所知漢法三公大將軍皆開府辟召豈虛言哉或曰
鄉者亦嘗先名譽而後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
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取皆有私顧其
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
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於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
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可逐也法
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未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
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為邦之盛節也

安民策第四

天之生人有耳焉則聲入之矣有目焉則色居之矣有鼻焉則臭昏之矣有口焉則味甞之矣耳之好聲亡窮金石不足以聽也目之好色亡窮黼黻不足以觀也鼻之好臭亡窮鬱鬯非佳氣也口之好味亡窮太牢非盛饌也苟不節以制度則匹夫擬萬乘之富或未足以厭其心也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其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民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所用雖少自知以為足也又以保息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貧者安也自周綱解結禮樂崩



壞商賈大者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而貧人從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貧故也惟人之養生豈甚相遠哉食雖豐不過數人之穀也衣雖厚不過數人之帛也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亦足以自為矣然有粟腐倉而甚於飢餓朽貫而甚於貧藏姦挾詐晝爭夜奪如盜賊之為者有由然也天下之材其大者可室也天下之寶其貴者

可器也天下之織其巧者可衣也天下之畜其珍者可食也駿可乘也良可御也鄭衛之哇可樂也燕趙之美可妃也昏姻之際賓客之接喪之有具祭之有品以多為貴以奢為禮婦人孀子愚夫小兒變樂稱誦習以為俗如是雖窮天地之産安能以濟一民之欲哉故其甚富而貪不可愧也以此細民亦務相師法或有蓋一年之蓄而費於數刻冒死亡之辟而資於宴好善士所不能化齊斧所不能威其故非他恥不若人也如使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欵則尊無列貲賤富不得獨文貧不得獨質萬金之居與下戶為伍則



飽食之餘無所復用庶乎廉讓可興而和平可致也

## 安民策第五

為國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壽矣薄稅斂所以富之也而水旱乘之民亦弗可得而富也省刑罰所以壽之也而癘疫奪之民亦弗可得而壽也水旱癘疫之來陰陽之不和也夫陽一於復而六於乾陰生於午而成於亥消息有數進退有時非猖狂妄行之物也無形焉蓋非逸而勤勞而止也無情焉又非與於喜奪於怒也然而不以其敘者有感而應有召而來也洪範九疇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八庶驗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謂君行恭則時雨順之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謂君政治則時暘順之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謂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謂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思曰睿睿作聖聖時風若謂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反是則狂常雨若謂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僭常暘若謂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豫常燠若謂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急常寒若謂君行急則常寒順之蒙常風若謂君行蒙暗則常風順之其傳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惟火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金木水火土沴由是而言人君五事不脩則雨暘燠寒風不以其時水火木金土交相為沴水旱所以狎至癘疫所以放行也然而君人者不以身為身以天下之身為身也不以心為心以天下之心為心也如使下皆狂則上誰與肅下皆僭則上誰與乂下皆豫則上誰與哲下皆急則上誰與謀下皆蒙則上誰與聖故明王欲肅則去下之狂欲乂則去下之僭欲哲則去下之豫欲謀則去下之急欲聖則去下之蒙君明臣忠百姓覩睦然後可以致和氣也若能自知而不能知人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愚者在位貪者在職以戕賊元元家愁戶怨靡所控告是雖堯為天子舜揔百揆其何以媚于上下神祇哉故去四凶舉十六相所以為大功也夫郡守縣令吾民之司命也漢孝宣與良二千石共治厥宗謂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豈徒語哉惟聰明睿智並垂意於仕官則蠹害可消而富壽在矣

## 安民策第六

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



守其令也君端冕乎奧阼之位而民被堅執銳履腸涉血赴死萬里者令使之也君夙駕乎園游之中而民居處笑語如不知者令不及故也是民從令非從君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險人猶踰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疲大豪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變也是萬物之四時也天之於物也春夏以出秋冬以內斂四時之常也如使柔風既扇疾雷既奮植者向榮動者起蟄而華之以沈陰亂之以繁霜則句萌者傷而蟄蟲者

死矣唯其鈍而晚出者相賀得計也至秋冬則亦然是則句芒蓐至而品物不以為春黄落在茲而智者不以為秋也是故令之於民也與其出而中廢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見勸而莫肯進懼其令變而不必賞也惡人見禁而莫肯改幸其令變而不必罰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圖出令如此[redacted]不若勿出之愈也先王慎乃出令謂審之於内而後行之於外也其不可乎雖稷契之言皋陶之謨不宜於時不足試也其可乎雖士傳言焉庶人謗焉志之先定不足疑也夫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昔子產治鄭其始也民疾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其久也民愛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載使子產聞謗遽改小國之政將何如哉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謂衆民所好不同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從民欲也何者善人少而惡人多也

明明后誠能謹令之所以出則群心洗濯知所適從矣

## 安民策第七

君者親也民者子也吏者其乳保也親不能自育其子育之者乳保也君不能自治其民治之者官吏也赤子之在襁褓知有乳不知有母也細民之在田野知有吏不知有君也乳之不才則飢之渴之鷙之癘之親雖慈不能幸其子以生也吏之不才則窮之役之殺之害之君雖仁不能幸其民以安也然乳保之任不離帷房之間親之臥起可以按也官吏之職必遠籤疆之外君之視聽無由及也是故置吏不可不慎也竊思今之所謂良吏者多不得其衷焉不師古道不覩人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其務近名



者則曰政必以猛其務陰德者則曰政必以寬其務自異者則曰前之政猛矣我必以寬前之政寬矣我必以猛其務自守者則曰何必以猛何必以寬斷諸法而已矣是皆一方之論也政必以猛乎其如善人何多其違摘峻其推鞠苛察則謂之智深文則謂之公火之炎矣無問玉石霜之隕矣孰分蘭蕙仁者之愛衆如是哉政必以寬乎其如惡人何独其因縶輕其捷戮以容姦為大度以緩令為識體鵂梟鳴樹而弗忍言弋射虎豹食人而弗忍慮機陷義者之斷衆如是哉政必改前乎則前人之猛治者皆惡人也我

政以寬孰謂可哉前人之寬治者皆善人也我政以猛孰謂可哉政必以法守則法輕而情重者何以威之哉法重而情輕者何以恩之哉是故近名者刻薄之人也陰德者柔邪之人也自異者詭激之人也自守者畏懦之人也皆不足以知治體矣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言寬猛不可偏任也失之於寬則濟以猛失之於猛則濟以寬寬猛並行然後爲治也何謂寬猛並行哉於善則寬而於惡則猛也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雖大而宥其寬也故雖小而刑其猛也明主誠宜廢寬猛之用以命群



吏謹察其所爲而廢興之則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

安民策第八

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贖者所以優其臣也民之無狀自陷罪辜或衒刀於市或刻其肌膚發刑纍犯纆綁弗絕繞以叢棘被以五木訟身獄吏畢命螻蟻聖人傷焉此赦之所以作也群公卿士盡瘁爾職以身從君以家徇國而子姪有過或罹於法棰之戮之同夫皁隸則恥及其門憂及其親聖人傷焉此贖之所以起也是則惻隱之至念功之著而儒先之論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寡而所害衆也竊迹古先哲王之

制刑法非者殺人乃以生人也非欲作威乃以作福也夫物生有類類則有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是以強者奪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或則以殺或則以傷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故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殺人者死然後人莫敢殺傷人者刑然後人莫敢傷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賴矣故曰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



不可偃於天下也若曰有赦焉有贖焉是皆仁者之過也昔王符有言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其論甚詳前哲稱之然今日之事又甚於古且國之大祀皆有期日天下所與知也必以是時而赦是啓人以惡也挾其姦邪以逞其欲脫身而行避吏幽遠天波一洒復爲編戶者所至而見也何百神受職之年有椎埋爲姦之弊商旅或不敢越疆孤嫠或不敢出戶此冥冥之民無告之甚也又衣冠子孫負勢馳騁貪虐下戶含寃無厭已之贖金無窮而人之肌肉有盡哉能以敲朴之

苦易銖兩之罰哉此又寘寘之民無告之甚也與其
赦之曷若使畏而不犯與其贖之曷若使恥而不為
幸赦而姦弊以不悛人思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
之也幸贖而惡終以不悔辱其祖考隳其門閥非所
以優之也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茲諸葛亮
所以治蜀也古者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
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公三宥之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
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公族尚然況其下者乎
儻留神明以義割恩示天下以大公則萬世永賴矣



## 安民策第九

先王之道取於民有制計口發財曰賦收其田入曰
稅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
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諸侯亦什一而稅大國貢半於天子次國三之一
小國四之一皆市取其州美物每歲貢之故太宰以
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謂荊州包茅之屬也二
曰嬪貢謂青州之絲枲也三曰器貢謂梁州之銀鐵
徐州之磬荊州之丹兗州之漆也四曰幣貢謂雍州
之璆琳梁州之熊羆狐狸徐州之織縞也五曰財貢

謂荊州之杶榦栝柏揚州之篠簜也六曰貨貢謂揚
州之金貝荊州之大龜也七曰服貢謂豫州之絺紵
也八曰斿貢謂徐州之珠荊州之璣雍州之琅玕也
九曰物貢謂徐州之魚青州之鹽揚州之橘柚也地
之所生各有其宜貢之所入各有其常地宜則物得
其性靡不可用也貢常則人知其期靡不必有也蓋
於國而亡損於民茲先王之所以富天下也地不以
宜則物不美物不美而責之可用非市於他邦不足
以用也貢不以常則人無備人無備而責之必有非
買於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於非其地求之於非



其常皆農人之病而商賈之利也管子曰歲有凶穰
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
賈游於市乘人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謂上令急於求
是物則重緩於求是物則輕賈人務蓄積而須上令
之所急求蓋有百倍之息也況乎師興之際事出多
金昨求今備猶以為晚市於他邦則民之常產納諸
商人之家買於蓄家則歲之常用抔諸賈豎之手飢
寒之憂不遠而至矣竊惟仁人在上豈欲剝吾民哉
以國無素蓄故也物無素蓄則事至而求事至而求
則不得其常矣不得其常則懼乎一方不能給也故

均之列郡均之列郡則不以其地矣古人有言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理然也夫能以不用爲用不急爲急物皆有備則國不憂而民不勞矣

## 安民策第十

前志有之王法必本於農嗟乎衣食之急生人之大患也仁君善吏所宜孶孶也昔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七月之詩是也其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此言寒氣至矣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歲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言夏正之月始修耒耜其二月舉足而耕耕者之婦子俱以饟耒至於南畝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其三章則春日既溫倉庚既鳴可蠶之候女則遵牆下之徑而求柔桑又感事苦而有與公子同歸之志也其三章則蜩鳴將寒絲事畢而麻事起又羣采以爲祭服也其四章則取狐貉爲裘以助女功既而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其五章則穹室熏鼠塞向墐戶以避寒氣而居之也其六章則穫稻爲酒以助養老之具又以瓜瓠麻實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以助男養農夫也其七章則築場圃納禾稼野功既畢入治宮中之事晝取茅夜索綯且治野廬之屋而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也其八章則藏冰以備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群臣正齒位也是聖人爲邦使民男女相助以業衣食田官臨視與在隴畝敘其傷悲時其嫁娶果菜必備室廬必葺愛恩勤苦如此之至因其閒暇然後講武事養老饗群臣正齒位禮義以興王業以成豳有雅頌不其至歟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庶天子坐乎法宮之中責成於諸吏之近民者果盡得人邪狃富貴者以田野爲鄙事嗜儒雅者以離俗爲清高蔑賤庸閭復甚於此纖悉之談何自矣哉或獄訟不決經年逮捕或功役繁興連頭驅掠閭里之內煩費百端奪其農耕亂其蠶織往往而是也此其無故事有可假法有可誣也誠申命四方以吏課爲後以農政爲急勸農之官交舉其職時行縣閭民疾苦土田墾闢稼穡蕃滋百姓樂業而無宄人則書以爲功反是則劾以爲罪戴歎乎農時不違而頌聲可作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平土書

生民之道食爲大有國者未始不闗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爲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穫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戰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聖人先之夏商以前其傳太簡備而明者莫如周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迄



今數千百年學者因循鮮能道平土之謂雖道之猶鹵莽未見其詳於戲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儒有欲該三王可不盡心乎抑焉知其不復用也於是本諸經該諸傳記條而辯之云

一曰按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王畿廣輪之數也

二曰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又按周禮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杜子春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康成以二百里爲甸地三百里爲稍地四百里爲縣地五百里爲畺地（鄭注不甚詳其意然也先儒皆同周禮亦謂五百爲都其曰甸稍縣都者是也）此王國遠近之別也然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爲周禮乎今本周禮爲定（下放此）

三曰按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



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按遂人職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而溝樹之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康成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今據百里內近郊遠郊之地也近郊遠郊既爲六鄉其餘又以爲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也（場圃任園地郊甸皆有之今獨於郊言者畧也）百里外甸地也甸地既爲六遂其餘又以爲公邑之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康成謂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

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王子弟所食邑亦三等母弟及王之庶子與公同食地在畺稍疏者與卿同食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也）然則稍地為家邑縣地為小都畺地為大都其餘亦皆以為公邑也此仕地之異也



四曰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謂方六尺也步為方一尺者三十六）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其實四成也）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康成謂井里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自明



矣此制田之例也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畮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成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二百里以內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五曰按康成注蓋依王制凡地除山陵林麓川澤溝

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以爲田覲謂王制
之云抑未爲得康成取之良誤矣夫山川之廣狹自
非目見不可以億度者也地勢或數百里平易無山
川者或聯屬有之城郭涂巷之類又不得知其多少
載使山川之廣城郭涂巷之多則三分地或不止占
一分也山川之狹城郭涂巷之少則三分地或不能
占一分矣以是而云三分去一未知何從得之也今
覲所計捻除王城及五溝五涂有成數可見者裁去
之自餘悉以平地例爲田其中所有山川城郭等占
廢今執事者自依所占丈尺裁去之定法之始不宜



豫言也且經所謂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亦皆以
平地例制之耳未嘗言有外物占其間也推此以往
他可知矣

六曰按匠人職遂廣二尺深二尺溝廣四尺深四尺
洫廣八尺深八尺澮廣二尋（八尺曰尋鄭注[illegible]）深二仞而
遂人職遂溝洫澮川皆無尺數康成謂遂溝洫澮皆
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
廣二尋深二仞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
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其尺數皆依匠人是則經之互
文明矣而川之廣深康成不解賈釋云此川亦人造
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是則川廣四尋深四仞
也又遂人職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
道川上有路康成謂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
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八尺曰軌鄭注）
（經涂義然）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覲謂涂容乘車一軌廣八
尺也然則畛四尺徑二尺明矣（鄭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謂容大車一軌）
（廣六尺然皆無文可據以意言之耳既以涂依洫而廣道依澮廣則徑畛自可依遂溝二尺四尺也）而
匠人職遂溝洫澮康成云遂上亦有徑覲謂既以互
文觀之則溝上亦有畛洫上亦有涂澮上亦有道也
其尺數亦如之矣然此五溝五涂所占不寡而康成



之注止以爲夫爲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爲方八
里旁加一里爲一成絶不言溝涂所占若以溝瀆涂
巷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則此五溝五涂者本經緯於
田間固不別在一處苟田在於此而溝在於彼則云
已在三分去一之數可也今田與溝混在一處則萬
夫不得止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甸不止方八里也
若以溝涂不別出秪就減夫田爲之則名爲授田百
畮而又以溝涂占之非所以損上益下之義也且遂
徑至小而川路至大臨遂徑者則所減甚少臨川路
者則所減甚多名曰平土其實不平至矣是豈聖人

之意乎今覲悉計出之見於後然萬夫則於舊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有所增占一甸則雖於舊八里之外亦有所增占其如有旁加一里因就用之固猶不出一成之內其要皆在以官地爲溝洫不害民田而已耳抑又鄉遂之地一統於公故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外可以增占都鄙受封各有里數故一成之外不可別求雖封邑不止于一成然自一成爲之始則其餘方免不足也

七曰按萬夫舊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一尺數三分有一爲少半)則是三十三里一百步也(三百步爲一里)萬夫之間自東至西



九十遂九十徑遂廣二尺徑廣二尺則六十步也(此以步直謂廣六尺不言方也微以齊率之)九洫九涂洫廣八尺涂廣八尺則二十四步也兩旁二川三路川廣四尋爲三十二尺路廣三軌爲二十四尺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東西計增一百二步有四尺自南至北九十溝九十畛溝廣四尺畛廣四尺則一百二十步也九澮九道澮廣二尋爲一十六尺道廣二軌爲一十六尺則四十八步也兩旁二川二路(其廣同之)則一十八步有四尺也南北計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 東西增一百二步有四尺幷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 南北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幷舊三十三里一百步通計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 又以所增之地折之爲夫(以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歸爲萬夫外所增者幷算之)則東西所增從一百二步有四尺橫三十三里一百步求步得一百二萬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二十四萬尺南北所增從一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橫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二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積尺得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尺歸之爲步又爲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步二十



八尺(此以三十六尺爲方一步也)積步得二百九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步百爲畮畮百爲夫是爲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每萬夫幷五溝五涂所占通計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也

八曰按五十里爲近郊以兩面合言之方百里也王城當中方九里自王城四面距于近郊之表各從四十五里有半其橫各百里以萬夫如舊方三十三里一百步則面可置三萬夫今既增之則不能容適可置二萬夫矣且以城之外則有野涂每面三門固有

三涂其埶必當中間直出于郊則二萬夫須避而廢兩角以每面而視之則各有二萬夫統而論之則四角繞四萬夫也百里爲遠郊以兩面合言之方二百里也自近郊之表拒于遠郊之表各從五十里其撗各二百里東西二面各可置五萬夫南北二面各可置三萬夫皆以地形相軋繞足容此一十六萬夫也二百里爲甸地以兩面合言之方四百里也自遠郊之表拒于甸地之表各從一百里其撗各四里東西二面各可重行置二十萬夫外行一十一萬夫裏行九萬夫南北二面各可重行置一十六萬夫外行九萬夫裏行七萬夫亦皆以地形相軋繞足容此七十二萬夫也其餘皆不方正不可爲萬夫之川其數見後

九曰按近郊之內方百里爲方一里者萬凡里九夫則九萬夫也除王城九里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是爲七百二十九夫其餘方一里者九千九百一十九爲八萬九千二百七十一夫四角置四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晦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四段通計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四夫九十九晦九十一步有四尺外猶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三十二尺此地不方正不可爲萬夫之川也



十曰按遠郊之內方二百里爲方一里者四萬凡里九夫則三十六萬夫也除近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萬爲九萬夫則此遠郊方一里者三萬爲二十七萬夫四面置一十六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晦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十六段通計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晦六十四步一十六尺　東西一行五萬夫前算每萬夫各有川路四周其外蓋如近郊四萬夫在四角不相接者也今此五萬夫成列則其間當省四川四路謂自西而東者凡一川一路南北之廣九步二尺東西之長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九百一十八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一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爲三千三百七十三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一步二十尺步百爲晦晦百爲夫是爲九夫四十二晦九十一步二十尺此五萬夫之間所省四川四路共省三十七夫七十一晦六十六步有八尺西面亦如之　南面一行三萬夫其間當省二川二路謂自北而南者凡一川一路東西之廣九步二尺南北之長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求步得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四步其奇以爲

尺則得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五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爲三千四百有一步二十尺積步得九萬五千七十五步二十尺步百爲畮畮百爲夫是爲九夫五十畮七十五步二十尺此三萬夫之間所省二川二路共省一十九夫有一畮五十一步四尺　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畮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卻於上十六段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畮六十四步一十六尺之內除此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畮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尺　遠郊二十七萬夫除此十六段占一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尺外猶占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爲萬夫之川也）

十一曰按甸地之內方四百里爲方一里者一十六萬凡里九夫則一百四十四萬夫也除遠郊之內已占方一里者四萬爲三十六萬夫則此甸地方一里者一十二萬爲一百八萬夫四面置重行七十二萬夫之田每萬夫并五溝五涂所占共一萬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七十二段通計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畮四十步　東西外行一十一萬夫其間省十川十路每一川一路計九夫四十二畮九十一步三十尺共省九十四夫二十九畮一十五步二十尺　東西東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共省七十五夫四十三畮三十二步一十六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橫川一橫路（謂自北而南橫亘九萬夫）前者每萬夫南北廣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有四尺九萬夫南北共廣三百五里一百八十步今以其間先已既省八川八路每一川一路南北廣九步二尺八川八路共已省七十四步有四尺九萬夫猶廣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則此川路橫三百五里一百五步有二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八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五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一百九萬九千三百七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爲三萬五百三十八步有四尺積步得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三步有四尺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則此一橫川一橫路所省八十五夫四十九畮八十三步有四尺凡東西兩行二十段之間省十八川十八路及一橫川一橫路共省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畮三十一尺有四步

西面亦如之南面外行九萬夫其間省八川八路

每一川一路計九夫五十畮七十五步二十尺共省七十六夫有六畮四步一十六尺　南面衆行七萬夫其間省六川六路共省五十七夫有四畮五十三步一十二尺　上兩行中間又省一橫川一橫路（謂自西而東橫亘七萬夫）前筭每萬夫東西廣三十三里二百二步有四尺七萬夫東西共廣二百三十五里二百一十八步有四尺今以其間先既省六川六路每一川一路東西廣九步二尺六川六路共已省五十六步七萬夫猶廣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則此川路橫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有四尺從九步有二尺求步得六十三萬五千九百五十八步其奇以為尺則得八十四萬八千一百六十八尺歸之於步又為三萬三千五百六十步有八尺積步得六十五萬九千五百一十八步有八尺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則此一橫川一橫路所省六十五夫九十五畮一十八步有八尺南面兩行一十六段之間省十四川十四路及一橫川一橫路共省一百九十九夫有五畮七十六步　北面亦如之四面共省九百八夫五十六畝一十四步有八尺卻於上七十二段七十四萬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畮四十步之內除



此九百八夫五十六畮一十四步有八尺外猶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畮二十五步二十八尺甸地一百八萬夫除此七十二段占七十四萬有六十一夫四十二畮二十五步二十八尺外猶有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畮七十四步有八尺（此地亦不方正不可為萬夫之川也）是鄉遂之田制備矣

十二曰按一甸舊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成方十里也一甸之田方八里中有六十四井自東至西八井也井有九夫自東至西三夫也三夫之間則有二遂二徑（遂廣二尺徑亦二尺）八井則有十六遂十六徑八井之間及兩旁則有九溝九畛（溝廣四尺畛亦四尺）遂徑溝畛共增二十二步有四尺（南北亦如之凡此井田為溝洫異於鄉遂萬夫此每夫之四面從橫皆為遂井之四兩從橫於為溝以至于邑丘甸不復別為限爲旁加為成乃為洫為成之四面從橫皆為洫以至于縣都亦不復別為限隔四鄉旁加為同乃爲澮周其外爲）十里之中既取八里二十二步有四尺以為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外止有一里二百七十七步有二尺每面分得二百八十八步有四尺乃以二百步為二夫之田（從二夫也）二夫之間及井外又以一步二尺為二遂二徑則計二百一步二尺矣其餘更有八十七步二尺成之每面又為一洫一涂（洫廣八尺涂亦八尺）然多是兩成相接平分之則此

面占一步二尺以八十七步二尺又除此一步二尺餘止有八十六步矣今以二夫之田為二行前以二百步為二夫者也又以八十六步為一行共三行也四面每面內第一行橫列二十四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夫每面第二行二十六夫四角又四夫共一百八夫第三行不成夫者以畮言之四面每面橫一百步從八十六步者二十八段共一百一十二段每段為方一步者八千六百是為八十六畮四角每角方八十六步者一段共四段每段為方一步者七千三百九十六是為七十三畮九十六步積畮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

四步每段已有逐徑溝畛附之不復計為夫矣一成之中除一甸之田及遂徑溝畛洫涂所占外旁加更得田二百八夫其不成夫者又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鄭云旁加一里謂加一井也今此不得為井矣又計成之面橫百步者二十八橫八十六步者二共積二千九百七十二步又其間為二十逐二十徑九溝九畛兩旁二半洫二半涂共積二十八步通計三千步凡三百步為一里此橫十里畧無差也四面皆然四成為縣經曰四甸其實四成也四縣為都四都六十四成也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加一成也為百里謂之一同一同百成矣前算成法每一成合各為一洫一涂四周其外然以多是兩成相接故平分之各占半洫半涂今此一同百成其中六十四成四面皆

有接每面各祇占半洫半涂如前法矣至於旁加三十六成則四旁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四角四成各田曲兩面無接也既無接則當為全洫全涂字曰否凡一同之外當為澮與道也澮周於同道周於澮若是則須變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也半洫半涂其廣一步二尺一澮一道其實五步二尺然則增四步也三十二成各一面無接變其一面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澮道所增之地橫十里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二千內除橫二十八步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涂皆為從者展計一百一十二步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步步百為畮是為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前算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今復增此澮道所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外止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　四成皆田曲兩面無接變其兩面之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　一面如上所計增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　一面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本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從四步求步得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四步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四步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刻退四步之地矣展計一百四步其奇以為

尺則得九十六尺歸之於步又為二步二十四尺通計一百六步二十四尺外猶占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七步一十二尺步百為晦是為一百一十八晦七十七步一十二尺前筭一成之田其不成夫者猶得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今復增與兩面澮道所占共二百三十七晦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止有九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　一同百里為方一里者萬又里九夫則九萬夫也今此筭一同百成成中一甸甸六十四井井九夫是為五百七十六夫旁加又得二百八夫總計七百八十四夫百成則七萬八千四百夫也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又四成成有九千六百九十晦一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八千二十九晦二十二步二十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為九千八百八十夫二十九晦二十二步二十四尺統論之則一同之地為田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夫二十九晦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其餘盡以為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 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七百一十九夫七十晦七十七步一十二尺 雖然此獨以一同言之耳如



兩同相接則又省焉別見於後 今據稍縣都並是兩同相接無用此制然 述法之始須先定一同而後可講其有接無接故特先為此制也亦恐山川溝破其間或有獨置一同之慮焉耳經曰同間謂之澮然則兩同間為一澮也洫以下意亦同以都鄙而形鄉遂是以前二萬夫之間省者一川也

十三曰按稍地二十同其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 與甸地甸地畫有萬夫之川與之相接然其制度不同故此稍地則為澮道若無接然也 其四同各四面皆有接 在四角地 十六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每同無接之面凡十成　中間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　左右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一澮一道亦如前所計每成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為半澮半道 以回曲故此一面又變之緣與鄉同接故但為半澮半道半洫半涂 其八尺半澮半道共一十六尺然則增一步二尺地矣 所增之地橫九里二百九十六步 本亦十里也其四步已入右面所計矣 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六步其奇以為尺則得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二尺歸之於步又為九百九十八步二十四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四步二十四尺內除橫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

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剗退四步之地矣）展計二十
六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百四十四尺歸之於步又
爲九步二十尺通計三十五步二十尺外猶占三千
九百五十九步有四尺步百爲畮是爲三十九畮五
十九步有四尺每成兩面增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
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
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有接之面凡二十六成
二十四成處三面（每面八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
以爲半澮半道所增之地横十里從一步二尺求步
得三千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萬六千尺歸之於步



又爲一千步積步得四千步內除横二十八步從一
步二尺前是二十遂二十徑九溝九畛二半洫二半
涂展計二十八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百三十六尺
歸之於步又爲九步一十二尺通計三十七步一十
二尺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步百爲
畮是爲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除此澮
道增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
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二成處兩角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
澮半道如前所計增占三十九畝六十二步二十四

尺又一面亦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皆以回曲故又變之）所增之地横九里二百九十八步四尺（本亦十里也其一步二尺已入右面所計矣）從一步二尺求步得二千九百九十八
步其奇以爲尺則得三萬六千有八尺歸之於步又
爲一千步有八尺積步得三千九百九十八步有八
尺內除横二十六步四尺從一步二尺前是二十遂
二十徑九溝九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在所剗退之一步二尺之地）展計三十五步二十尺（長步尺之詳見上此後凡不相等而但言成數者蓋前有類者矣釐尋之可見也）外猶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
四尺步百爲畮是爲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



每成兩面增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
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
十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
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
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八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畮九
十六步其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
三十二尺又二十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
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
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四百六畮
四十七步有四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爲九千九百

四夫六晦四十七步有四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爲田八萬八千三百四夫六晦四十七步有四尺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九十五夫九十三晦五十二步三十二尺四同各四面皆有接每同四面三十二成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三十九晦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二十一步一十二尺　四角四成各回曲兩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每成增占七十九晦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晦五



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晦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三十二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其四成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晦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九萬一千一百九十八晦九十三步一十二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爲九千九百一十一夫九十八晦九十三步一十二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爲田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一夫九十八晦九十三步一十二尺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

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六百八十八夫有一晦六步二十四尺凡稍地二十同同九萬夫合計一百八十萬夫今積得田一百七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二夫九十九畝二十七步有四尺蓋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一百八十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七夫七十二步三十三尺十四曰接縣地二十八同各四面皆有接其制如稍地之角角置四同者也二十八同同九萬夫合計二百五十二萬夫今積得田二百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畝一十三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二百五十二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四萬七千二



百六十四夫二十九晦八十六步二十四尺十五曰接畺地三十六同其三十二同各三面有接一面無接其制如稍地之正正置十六同者也四角四同各二面有接二面無接回曲故也每同前左右兩行一十六成以自內視角爲前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計增占一百一十八晦八十八步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晦九十六步　後左右兩行一十六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計增占三十九晦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八十八晦二十一步一十二

尺　前角一成變其兩面各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計共增占二百三十七畮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　左右兩角二成每成之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一澮一道又一面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七步有四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　後一角一成其兩面各變其半洫半涂以爲半澮半道計共增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其不成夫之田猶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每同百成總計七萬八千四百夫其不成夫者於中六十四成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緣邊三十六成其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畮九十六步又一十六成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又二成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又一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百成通計九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一切以夫折之則又爲九

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統論之則此一同之地爲田八萬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畮有四步一十六尺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九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一千七百有三夫八十五畮九十五步二十尺　凡畺地三十六同同九萬夫合計三百二十四萬夫今積得田三百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夫六十三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蓋其餘盡以爲遂徑溝畛洫涂澮道也以三百二十四萬夫言之則遂徑溝畛洫涂澮道所占六萬一千八十五夫三十六畮七十四步二十四尺凡五今各有所隔徑隔於溝畛隔於洫涂隔於澮道隔於川所隔之殹兌有捴易川之水文夫路而成之以婦子大川各因地勢所向不可定其隔處岸田之要畛除道亦如鄉遂爲溝洫之水亦成而歸諸大川也司險職曰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康成謂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下文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康成雖不復解然以上文觀之比爲將黑亦明矣區人險會之下口寺達於川各載其名善謂大川也以此察被知其皆然是都鄙之田制備矣

十六曰或曰大哉王畿之廣輪王國之遠近任地之異制田之例山川之不使度溝涂之有增占自萬夫以至于一同自近郊以至于畺地繫子之論詳矣其所以授於民多少之數可得而聞與曰夫治民必先定其居處而後可使之樂業也故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正爲此焉今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也然此

繞謂農民其餘有百工商賈庶人在官者凡此之類
抑又多矣載師職曰以廛任國中之地康成謂廛民
居之區域也里居也遺人職曰掌鄉里之委積以恤
民之囏阨康成謂鄉里鄉所居也縣師職曰掌邦國
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康成謂郊里郊所居也賈釋
云鄉里與國中即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師以廛里所任地是也載郊里據在
郊六鄉之民所居里者也然則六鄉之居布在國中外至近郊
遂郊也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夫一廛田
百畮則六遂之居在甸地者也賈謂廛者二畮半家之居孟子曰五畮
之宅樹之以桑當從孟子五畮爲正宅地一廛五畮則郊內國中亦各五畮也然康成注



遂人謂廛城邑之居注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
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畮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
在都城者與鄭意以六遂之民雖田在甸地而居於
國中且甸地於國二百里也去家二百里而耕孰爲
便哉抑王城方九里爲方一里者八十一凡里九百
畮爲七萬二千九百畮盡以爲遂民之居一家五畮
纔可容萬四千五百八十家況王宮祖社朝市國宅
之屬及鄉民所居在其中乎則六遂七萬五千家於
何置之苟鄭意都城是都邑之城則六遂所管與都
邑異遂民不可越在都邑也又其往來亦非近矣且

康成旣以六鄉之居有在於郊則六遂之民奚爲不
可居甸乎是失之甚矣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
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康成亦謂城郭之宅
田室蓋鄭以六遂居在國中故於都邑亦云室在城
郭也其經意但以室數爲家數豈分於城之內外與
其實采地之民或居城郭或在野焉其地蓋亦不出
一廛五畮之數也或曰敢問莫非王民也而吾子之
論以六鄉爲農人而百工商賈之類不與其數何哉
曰觀鄭注則然且裁其理至當矣夫農人國之本
也三時力耕隙而講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或致之



於庠序習禮義爲賢才是天民之良者也故爲之鄉
爲之遂以編著之而統于司徒司徒教官也若夫工
商之類棄本逐末但以世資其用不可無之要是比
於農人哉抑其各有所統工則統於司空賈則統於
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統於其官府其餘皆然雖不繫
于鄉遂可也曰旣不繫於鄉遂則其所處郊乎國乎
曰聖王敎本尙儉雖有工賈必不甚衆庶人在官者
亦有常數其餘益寡矣國中或可以居之抑其朝夕
有事於市朝當在國中乃爲便也
十七曰或曰冀民之居旣承敎矣耕田之數願聞其

悉曰按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都鄙授田之制也不易之地歲種之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二歲一種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故家三百畮以地利有厚薄宜差之也又遂人職曰辨其野之土上地夫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此六遂授田之制也亦以地利有厚薄故差其萊數以平之萊田之休不耕者也至六鄕之田未見明文惟小

司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以觀觀之若以爲都鄙六遂乎則中地下地已增其田萊畮數惟其收入必亦無偏不容更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食之差也此盖是六鄕授田之制以郊地狹隘而六鄕分之列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其間則雖有中地下地不得更增其畮數但以其家人多少制之七口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口則授之以中地五口以下則授之以下地爲其實皆百畮也有地



九等所養男女自二人以至十人七六五者舉中地之三等而言也今據遠郊之內田二十萬夫近郊四萬夫遠郊十六萬夫其不爲萬夫之川者又有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畮七十九步四尺近郊四萬八千一百六夫有八步二十二尺遠郊一十萬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八尺盖以爲六鄕之田也里也里居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其餘則王城之外有環涂環涂七軌有野涂野涂五軌有郊四郊皆有神兆有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官方三百步有籍田籍田千畮有學虞庠在國之西郊有樹樹所以溝軍實足以臨見王之上卒而巳其所不奪輪地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洲頃在城之外也其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其不爲萬夫之川若亦未計此五溝五涂所占也下同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或曰郊內無餘夫之文子何以言之曰六鄕之人不得不有餘夫且舉遂則鄕可知矣亦計郊內地猶有以待之也甸地之田七十二萬夫其不爲萬夫之川也又有三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畮七十四步八尺盖以爲六遂之田也壆也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跨其地又其餘則以爲公邑也或曰子既言鄕有餘夫而於遂何以不言且遂人職已著之矣曰遂之餘夫所受之田屬公邑耳不可折言也遂之家數與田既有定限其地域且

溝瀆之矣若有餘夫其田何從而得必外取於公邑焉曰然則六鄉餘夫所受之田何以不為公邑曰郊內地狹其隙者必不甚多且近偪王國故雖以待餘夫不復別耕為公邑也或曰公邑獨遂之餘夫耕之乎曰不然康成謂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輒謂亦非獨士工商而已也雖庶人在官者畜牧之家之餘夫亦出耕於此焉民之生息歲月浸多積數世之後其餘夫豈可勝數公邑雖曠或弗能容矣是聖人先有以待之也若稍以外則八十四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同除名山大澤不以朌凡當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不容以班之其餘以為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又其餘則以為公邑也其食邑采地之內則自以授其所嘗之民其餘亦或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之游其地又其餘則以待餘夫也又弗能容則亦當出耕於其所近公邑其入則繫於都鄙其田稅則歸於王官是公私兩利之意也或曰遂人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康成固知都鄙為井田矣則其意謂公邑自稍以外亦如甸地為萬夫之川與曰是康成之誤也此川上有路以

達于畿止謂由此路而往可通於畿耳以明其所以為道路於田間者非妄也將以利往來之人內通於國外通於畿國近而畿遠遠之可達近可知矣是以省文言畿而不言國也非謂一縣為萬夫之川以至畿也且自稍以外公邑誠以采邑之餘一切使大夫治之後復欲爵祿於人又取之以為采邑也公卿大夫寔有定員若有王子弟則世世生息安有紀極是采邑之增無世無之苟令公邑盡為萬夫之川他日造都鄙為井田又當改作乎何勞力之甚也若造都鄙而循用萬夫之川非制也以觀論之甸地公邑自依



六遂萬夫之川稍縣畺地公邑亦循都鄙井田之制或近或遠隨宜而變於義當矣或曰都鄙授田則有不易百畮一易二百畮再易三百畮凡三等遂地授田則有上地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田百畮萊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凡三等鄉地授田則有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雖以地利差其口數其田實皆百畮凡一等而康成之義自六鄉以及甸稍縣都悉以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之云一家受三夫且不易一易再易獨是都鄙授田之制豈可以包鄉遂乎曰康成固妄矣非徒不可以包鄉遂也雖都

鄙之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須定有一百畮不易者二百畮一易者三百畮再易者合六百畮而三家受之此則可云通率一家受二夫也若多少稍差則已失之矣況其積筭數百萬夫而乃公言通率一家受二夫何其徒用心哉今則皆不取焉但備擧鄉遂都鄙授田之明制使執事者斟相地宜而須之不敢以預言也

十八曰或問田里之論則然矣其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小大之法何如曰康成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



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意以公采地爲一等百里之國也(王之母弟及庶子同)卿采地爲一等五十里之國也(稍踈者同)大夫采地爲一等二十五里之國也(最踈者同)又其注載師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然則三公百里之國在畺地卿五十里之國在縣地大夫二十五里之國在稍地也畺地三十六同同爲百里之國一是爲三十六國也縣地二十八同同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爲一百一十二國也稍地二十同同爲二十五里之國十有六是爲三百

二十國也此其大畧耳苟有名山大澤占之則依所占減焉或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數少食之不盡則以其餘爲公邑以俟後耳然今按周禮公三人(其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此三公兼之)卿十有五人(三孤六卿及六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大夫則冬官已亡雖五官在五官之屬大夫三百三十七人(頃不備參)若加以冬官之屬及公邑又別有大夫治之其數蓋不下四百人也今稍地爲二十五里之國三百二十或有名山大澤占之則從而減焉又王子弟最踈者之所食在其中若是大夫之邑其不足者多矣然縣地爲五十里之國一百一十二雖或有名山大



澤占之及王子弟稍踈者之所食在其中而卿止於十有五人其餘地蓋尚多也大夫之邑不足其取諸此乎雖王之母弟庶子衆多畺地弗能容之取於此亦可也又其餘乃以爲公邑焉或曰禮云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於周禮何其不同也曰此夏禮而商因之者也其田則公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至周則自卿以下增其員而減其祿蓋後世政事漸繁事繁則官不得不增官多則祿不得不減勢使然也

十九曰或人請問賦稅之法觀對曰按太宰職以九

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甸三者不出於田里故不舉康成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令其財征皆謂此賦也是則周時已如漢筭泉但漢法筭泉人百二十周之賦泉數則未聞矣又按載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征則皆指田稅也康成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

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經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亦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今詳司農注引孟子云廛無夫里之布其意可取蓋凡稅者各隨其地所出田有穀則輸其穀宅有桑麻則輸其布帛唯廛里在國中者人衆宇廣無所樹藝則課之出泉布亦料其廛地所可樹藝多少二十之價而取其一焉若城外之宅可樹桑麻而怠廢不爲者則依國中例課之出泉布蓋樹桑麻易爲功而出泉布



難爲力所以罰之使其勤耳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康成謂罰以三家之稅粟周禮不爲屋但以三家之稅粟借文以稱之耳蓋不耕一夫之田則納三夫之稅粟倍重之亦以罰其怠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康成謂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蓋勸而就田業則有夫家之稅閒而無職事者亦有夫家之稅與其無地而輸財孰若受田之穫利也此亦以勸其勤耳大畧自國以至于畿稅輕者不減二十而一重者不過十二漆林雖重然亦少焉皆以役多少參析之也此賦稅之定令也或曰古者皆

謂周稅什一今此論何其等級之多乎曰其謂什一舉近郊而言也古之言質舉近而畧遠也後儒耳目不接得其畧而失其詳因謂皆什一也夫周禮豈可誣哉抑不獨於周然也其言夏商什一者亦猶是也凡言什一者意同或人又問曰幸卒業於賦稅矣其所以制軍旅其車甲願因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

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王家送而用之則其與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



今按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乎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甸旁加為成則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制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送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遂近異制矣如有名山大澤占之同數不滿則亦依數減之矣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故亦謂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一甸同之四都出田稅其旁加者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康成謂溝洫始為之也則用力多役治之也則用力寡者為足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於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



賦但主為治洫乎觀百成之旁加者既各盡治其洫又共治其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為宜且其治洫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

二十曰或曰古之人皆謂周為公田公田百畝其二十畝以為八家之居八家各受百畝以為私田通九百畝為一井公田借民力以耕不稅其私田詩春秋論語孟子之說皆然特周禮為異稅夫無公田康成以為周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夏之貢法也邦國用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商之助法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

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此論何如曰天子之政自國而形天下者也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雖其歲入同歸于什一然非所以身率之謂也且畿內有鄉遂公邑之吏旦夕促之以公而諸侯之國豈無其吏能促之者乎苟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則若王政明諸侯奉法雖使之稅敢過制乎若王政不明諸侯不奉法雖為公田彼不能外取乎是皆非通理之論也觀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抑文王之時雖已受命尚為商之諸侯其



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作禮樂方遂變之故言周為公田者其原在開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則孟子既知周制與商異矣其下文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雖知周制與商異然見詩有公田之文其詩又是周雅故復疑周亦為公田如商之助也其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則欵之之辭也既疑周為公田故至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乃對以圭田餘

夫公田之說謂今可行也夫圭田亦商禮也周則曰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畮蓋亦商禮也周則皆百畮矣然則孟子所稱悉是所聞商時之禮徒見周詩引公田乃復疑是周制耳不然何以上文云周人百畮而徹如徹取之謂與至如周詩所引公田亦非指言當時之事蓋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而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之亦不言之公田果在何王之時也獨其上章云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鄭箋云曾孫謂成王也若以成王之時則周公已作禮樂矣而曰雨我公田是周制果為公田也然廣成何以專指



曾孫為成王夫孝孫曾孫抑是事宗廟之通稱禮曰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其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若是則人君能繼先祖有國家君子取其朝中之稱而稱之曰曾孫皆可也豈成王得專之哉安知詩人所指不謂武王也文王也為詩人所指謂武王以上則自是周公未制禮之前誠無害於周禮之夫稅也且孟子對齊宣王亦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是乃正指九一公田在文王也文王則依商禮決矣獨至周詩而疑之疑之又不明辨從而遂其疑謂者畢戰也顧亦先後反矣先言徹後言公田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

畮左傳曰初稅畮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觀謂魯之先田稅既定矣然山林川澤之旁歷世之後或頗墾闢以有餘畮宣公又履而稅之傳稱穀出不過藉蓋丘明謂周家雖不謂公田然其井邑之所出稅穀亦不過商時藉數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之義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穀梁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是皆舉商禮以言之也大凡先儒多稱商禮抑非止聞之於文武之時而不知周公已變之也蓋亦孔子商之子孫其服行尚依商禮檀弓夫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商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商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而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誠夫子其身之私則法先祖天下之公則從時王且周制文於商也其可忽諸先儒從見夫子行商禮因謂天下之法盡當從商則其所言多稱商禮傳之積久後世莫知其本源誤謂之為周制故言周制者或以商禮雜亂其間則後世之言益不可信也如有若之對哀公盍徹與貢止謂周家什一之徹法不是更疑其道公田也夫如是則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公之制有公田後世諸儒

解之者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自王國以至于藩服一也或曰助法不善與周公故變之也曰助法善之大也周公變之慮之深也夫周公以民益須更益賸公田之耕或不盡力藉穀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而制其賦稅稅有所常責有所在安坐而視其入也體制愈崇國用愈廣何暇從容如上世乎雖然無所增重也第謹其定數耳於民既無傷於國則不乏是聖人慮之深制之中也或曰敢問司馬法既為井田而周公變之何也曰司馬法雖為井田然其未方也唯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焉其餘七井為通則長十里廣一里十成為終則長百里廣十里皆不方也周公欲以封邑諸侯群臣故自井以上皆方之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與同則仍依司馬法方者依之不方者改之無小無大皆方也舉而用之之易也井田既變則車賦亦不得復依司馬法矣故以丘甸制焉且一甸六十四井雖盡再易之地猶可授一百九十二家其出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不為多矣抑征討有時非常而用也故士卒之數增焉皆聖人以義制事預備不虞之道也或曰司馬法文王時所作而周公

敢變之何也曰夫孝者謂能承其志意非必盡循其政令膠柱而不改也況文王雖作司馬法而未之施行乎文王在岐為諸侯見商祚將盡知天命在己故經始司馬法待其即天子位而行之文王大勲未集武王克紂而崩周公攝政乃取其書而述傳之可則因否則革嚴以衆制而為周禮焉益無過也曰文王聖人也其為書安有否而可革者乎曰聖人因時制宜文王之時與周公之時異故文王以其時而言周公以其時而變也或曰諸侯之國亦井田也其制何若曰亦猶都鄙而已矣始之為鄉遂次之為都鄙或滿以為夫或極以一同至於諸侯則不言其田制其取諸都鄙亡疑矣欲知外者觀諸內欲知遠者本諸近盜不待備言而可鑒也大哉周公乎披文武之聖救商人之敝以之為禮禮無不中以之為政政無不和土天下之廣也而一塊莫敢爭先為之限也曰天下之衆也而勺飲無所闕先為之業也卒飽煖之民而納之於仁義雖愚可不反顧矣其曰無三王不亦宜乎後雖有作者周公其弗可改也已曰然則如之何則可曰法而行之復為一周乎

右定著二十章經析其微注擇其善極數明用會其於同勁正備具無越此書矣猶懼其未可以灼見也作三圖以翼之一曰王畿千里之圖二曰鄉遂萬夫之圖三曰都鄙一同之圖圖之矩畫頗高廣故別行不綴于篇

明明后如欲舉周公之制觀是書按是圖以令之其如取諸掌乎若猶未也敢私於學禮者故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終

# 盱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潛書　廣潛書　野記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泰伯閒居有書十五篇憤弔世故警憲邦國且探切喻辭不柔伏噫道未行遠謗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乃命曰潛書

## 潛書十五篇 并序

吾民之饑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吾民之寒不蠶乎曰桑桑滿野女手盡之然則如之何其饑且寒也曰



耕不免饑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耕不免饑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鉏耰未乾喉不甘矣新絲出盎膚不縫矣鉅產宿財之家穀陳而帛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過升斗尺寸嗚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者希矣

浮屠以不殺為道水飲而蔬食舉世稱其仁夫雞豚狗彘待人而後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種類一日無人則饑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愛其貲豢而畜之者用於其家故也神靈之祭賓客之奉於是乎取之今且使民無搖手於其閒則何待而拉之哉吾見其無遺種矣抑將不殺其身而務絕其類乎仁者不為也抑將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乎仁者不為也嗚呼浮屠之仁歟止於是而已矣

善卜筮者能告人以禍福不能使禍福必至於人喜福而怠惰則轉而之禍但禍而思戒則易而為福若是則龜筴皆妄言故歌大寧者無驗於昏主恤危亡者常失於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亂不言其必治亂



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率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與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極及其覺也撫其弱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苟合以希聲盜勢以驕人齧利以封己趑趄笑呵晨作暮已從而視之犬言彘諾未始有變而其人且囂然自謂賢智顯大莫與為對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沒沒遂至於死邪如其覺也當自笑之矣

左右奉養被服教戒子非尊於母也勉征繕聽誅救

民非貴於君也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貴無子無民母出君滅人之於其配成之以厚禮無子而出之者不以宗廟之重私一女也天之於立君命之以符瑞無民而滅之者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也然則恃母之尊而不能養子家之逐妻也倚君之貴而不能愛民國之喪王也苟得其心少康一旅為有民苟失其心商王億兆無民矣是故聖人簡役而輕賦喜德而憚刑

名位不立貴賤不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名位既立貴賤既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敢問何謂



也曰無名之亂統不一也有名之亂欲而爭之也古人有言曰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貴令而驕賤承而辱能無覦心者幾希矣是故君子位高而德脩外榮而中懼恭儉以下人恩澤以結物為是戒也夫

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寃叫湯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是以庸君中材抽手入袖不敢加禍於無辜之草木噫彼之人其可以放蕩之德席其上哉

虎豹之性喜噬人者也去其爪牙則可使為羊豕擾而畜之無害矣貪暴不順小人之常心唯其逸才者可以逞其惡於天下莽慕卓弒是皆有過人之才故能桔同列之手使之無動才乎才有德以為功無德以為亂官乎人者宜如何闢之曰無德而才猶貲盜以兵

周之制其仁矣乎八家九頃以足其食五畝樹桑以為其衣媒氏以時其婚姻庠塾以賢其子弟疾痾有醫賓僚有平管徵司隱王心察察嗚呼秦漢之國亦嘗有意於是乎乃知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



民自養也奈何以惡政惡吏困自養之民哉

事親以孝事君以禮聖人以是師天下也佛之法曰必絕而親去而君剔髮而胡衣捐生以事我其獲福不知所盡此獨何歟受親之體而不養於其側食君之田而無一拜之謁家有叛子而族人愛之邪有傲民而吏不肯誅以佛之主其上也紂為諸侯逋逃主而諸侯伐之佛為天子逋逃主而天子未嘗怒哀哉

有吏於人上者曰爾無為孽且伏大刑雖婦人幼子咸信而懼矣若曰多賄子罪大不問則天子必降誅時人將指而唾令浮屠之言曰人死則為鬼善有義

報惡有無極苦其於訓愚蓋少附於理者繼之曰修我宇嚴我像衣食我徒雖獄君父亡所恤而王公大人反朋而和之何也

犬之無事時吒則走遺骨則爭及其噬人也臨之以箠而弗抑投之以食而弗顧愛其家不敢愛其身也受天子祿守天子土械蒸民劾惰吏而致之法上官一言臣室一金則解而出之不待旦睎勢而懼懷賂而喜安首搖尾良犬之恥

天之疾惡也常有以助之失德之君民不若是之困也亡不若是之速也以有天為之助焉政毀於下氣



變於上君取其一天取其十賊人未空其帑而水旱之酷已奪其稼矣刑人未潰其膚而癘疫之行已殘其命矣是以夫婦愁痛寇賊竊發惡之一毫怨丘山矣與豈天之不仁歟疾其惡幸其死謂民不困則亡不速故也嗚呼為人上者無為天之所助戒哉

襁褓者智乎冠衣者智乎謂襁褓智而冠衣憒則臧獲必笑子之在母也違而出閫則啼呼不安指其父則嘻笑而歸之其心未始不在父與母也睽然而角泠然而語其智益多其孝益不足釋哺乳而遂醉飽背庭闈而謟妻妾則是智者孝之賊歟昔以見養而從親令以自養而忽之病厄饑暑未嘗去膝下智者果孝之賊矣噫先王之任智也亦如是乎故壯齒懋於嬰兒賢母不願生才子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蓋衮坐帶廟以王禮食姘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言者為富貴得其道者為餓夫悲夫

## 廣潛書十五篇并序

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爲栖山巖即而廣之復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嗚呼其亦見險而不能止者乎



聖人以道蘊醖其入乎奚其言之岐也曰否人斯有之也人有之而不自甚跳而逐諸物放蕩以溺死聖人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違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也而孝存焉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欲別也而禮成焉教子養孫飲觴食豆以善鄉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憂患以除恥辱以遠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已孰若是蕩蕩者乎拾小而遺大睎利而昧害神罷

於詐筋絶於爭日之樂而月之憂慶赤黻席而弔位
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繼之辰已以從物蓋
難能也而憂辱終之然猶世俗輕去此而適彼是不
忍再精思而咻之者衆也
受命於天乎受命於人乎受命於天性善是也受命
於人從俗是也背國而從僞者謂之叛其得罪死背
天而從人者始雖得志天其不討乎
人誰無過與孔門高弟自宰我子貢冉有季路或不
免於譏今茲雖有罪庶可以辭乎曰大圭嘗玷不害
其爲寶也若碔砆甚粹瑩焉猶爲石也石而缺斯棄



之矣賢者之責也備故小過孔子譏之今茲之所謂
是者折諸賢門猶有罪也今茲之所謂罪者刑戮而
未施刀鋸焉奚竊議於彼哉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未始能無悔也彼莫不
惡其家之亂也而罔念所以啓之者妾婢寡則無怨
女婚姻時則無曠夫怨女曠夫亂由是出也欲戕於
性女仕於士閨門之內不見德而見色吁已則爲之
而謂人已乎
浮屠法其有功於救乎何也曰天生民而胙之畎畝
其庳則手於工足於商爲有益於人而後食其報不

然父母不得私其子放諸餓莩而已矣今夫閭民童
其首而衣之緇所之飽煖而安肆是有功於惰也古
之教者曰天道福善禍淫今夫大猾陰賊恤其誦之
及乃羨僧飯大佛座謂之懺悔因施施無復色憂是
有功於惡也宮室之度非財不侈巨木丹碧庶人辭或
用儉巧無所彈其纖惟宅浮屠無藝不憚窮山裂石
必致之淫乃曰富焉是有功於末作且寵奇貨也苟
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惡者懼末作窮奇貨賤是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浮屠也宜乎其耕之而不見聽也
嘗學斷獄乎吾爲子舉其要坐獄而問之曰功爾言



之罪爾言之從而詰之曰功信矣而罪如此其大也
尺寸之功不足以贖也是其人雖欲不服何辭哉若
功不及齒牙而惟罪是詰雖滔天其人將曰我有功
而弗問而專咎于欲其無辭難矣昔之排浮屠者蓋
猶有過徙非其非而弗及其是雖柳宗元尚不聽退
之況其庳者乎胡不窮之曰爾之道以慈悲普濟率
民講報應以威之使不敢放於惡其大者則曰見性
也吁亦是矣雖然爾之慈悲普濟而不以禮節之六
畜蠢動壹意是不知父子之可親而他人之可疏也
親疏不別是夷狄也爾之報應而不以信守之一財

媚佛則反禍為福是招權鬻獄汙吏事也儞之見性
而不衛諸訓典左右如其真是赤子不得成人也見
丹而丹見素而素不肯一御其心而之他學斯道則
上不得正其下下不得忠其上絕其維而逸之野鹿
馬矣予喪心焉孰謂天下國家也以是窮之而弗聽
者是偶人也與偶人語尚何取其聽哉
孟子有言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雖聖人未之有
異而浮屠何其介哉彼與盡能消然以術其法者也
惟人之愚父母徒惑其富厚安閑指孺子而奴之廝
初未有知也既長而悔盍歸乎無業以衣食也不得



已而終焉其心豈異人哉是鍾梵不足以樂慾號奈
何其欲陰陽之和也
為禮不為財先王以是鑿人耳目中下之世人不知
禮而利之圖雖在孰或可以貨取故置置者舉疑其
上浮屠氏覘其機也又使之疑天地夫古之事上下
神祇也惟天子二王周公後諸侯雖大國弗敢及因
吉土而壇牛必在滌三月然後用齊明盛服惴惴唯
恐其不稱也今浮屠婦民家而召之且贊之謁佛盡
坐誦累譯之言謂之加持呵孰謂天地之大而為一
飲食若臣僕然乎蓋疑之者漸也

善賊者必搏人之親愛而質之攻之則并殺繼之則
幸而生孰忍以其貨故而血所愛也善賊者必誘時
之貴仕而質之飾情以為廉借力以為勤一釣而得
舉則負其勢而馳攻之則連坐縱之則幸而免孰敢
以其民故而病貴臣也舉一人而制馭億萬人其罪
在此不在彼也戒之戒之無為賊子所質
後之俗何其媟褻乎相高以富相矜以侈吾財之所
可貿易雖國寶必用之財之不給帷帘粧櫛之不逮
人則妻妾詬其無能女子羞泣不肯升車以嫁故民
刑於爭吏貪於貪豈曰不愛身恥其不若人也正其



禮謹其禁救其偕本而域之於三代為財千萬約貫
而無所施設或幾乎其廉且讓也
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畢其夫未有能從命
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
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
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必待其敬而後禮
焉則周之女前嫁商而後嫁秦乎往者不可追來者
不可期是無地而致婦道也然則何彼穠矣之詩斯
妄言乎
仁義曷居乎喪禮仁義之盡也今也求諸禰蓋彬彬

焉而士大夫誦讀職教化者不以是病也遇哀而哀哀忘則已賢者無以節不肖者不勉焉呼微三尺法幾何其不錦衣而舞柩也法禁怯而不禁衰禮則左右而勝焉知禮而違曰吾能不自愧乎知禁而犯曰誰敢言哉雖然士大夫未見其尊親也夫燕雀必有啁噍之頃焉哀而不以禮是以燕雀送其親也

周之季樂敗矣而夷音纂之流連遂至于今彼邪人者猶以爲歉也又取而歌其淫辭音之動人也多矣而其言及狀弟爲中材兒曹狂舞悲泣之弗暇人道於是愈無別矣忍人哉吾民何罪而以是蠱也吁仲



尼弗復司寇矣是蠛蠓不得歃血於兩觀也

法言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吾嘗架之矣爲道乎實不待學也爲利乎以利輔道斯猶道矣誘之嚮道漢事然也察州郡辟公府句小吏賤人或勉爲善也誘之違道近事然也不求其德而試其言寇緩之下或屠販之器也吁今之立乎道義之門者聞人足音蓋欣欣矣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爲民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于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朝華而暮戎不足怪矣嗚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照之末光乎

野記二篇 并序

予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爲世戒者作野記二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殖倉廩菽粟耗于馬腹饑饉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甑釜噫今之絕故賤而友新勢忽讒君而諂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



菽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絕澤於不迹之地霧雨所蓄風氣所弄苗堅莖驕生理自若舍是而入田畝者則根與稻爭潤葉與粟爭茂角長等勢難遏者之曰農人之父病其爲務害也拔而去之不遺種火燎木腐猶藉道側顧爲糞土蕪弗可得矣噫安爾類計爾材不自茲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終

## 慶曆民言三十篇并序

慶曆三年屛居里中自念生而官學其秉心也勞其慮事也多既不克進且爲編戶以死終無一言其何補於世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故爲慶曆民言凡三十篇

開諱　備亂　審姦　防蔽　效實　慮永
謹聽　辯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擧　精課　懲節　崇備
省盜　釋禁　南畧　敵患　柬士　儲將
遠私　正局　厚衆　復教　孝原　天諭

### 開諱

身莫不惡死而未嘗有不死國莫不惡亡而未嘗有不亡等死耳殤不若彭之壽等亡耳秦不若周之世壽雖髙而歸之死世雖永而歸之亡然而以死亡爲諱者是不智也聞死而慍則醫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則臣不敢爭其失疾不治則死或非命失不改則亡或非數是諱死而速死諱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故古者天子即位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誠豈社忌乎抑惴惴唯恐如桀紂也鄙謗有之厲人憐王謂絞纓射股擢筋餓死甚於腫胞之疾嗚呼君人者得聞此言也則寢不暇食不甘尙何從欲之有乎

### 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意侈刑弛矣急之則驚斂輕矣加之則怨力未嘗鬬自謂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意則欲翼而飛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處多難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稼殭者僵於戰弱者斃於餓父母妻子劫束屠膾然後見兵之害而不獲兵之利幸而有主則將兩其攜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思治矣雖中才可得其歡思亂矣非聖人不能翦其漸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者處亂於治愚者謂治不復亂悲夫

### 審姦

盜之未泄也曰與之接而不知其盜姦之未露也曰與之居而不知其姦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姦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贓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誅行亂作國家敵敗而後世皆知其姦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讞也知其姦非後之賢由

史臣之筆也觀書者睹曩時之禍皆笑其不知姦矣而不曰我之姦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 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帝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



續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毆之然曷足怪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則雖欲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 效實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驚稱驗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盍責之主者乎縣焉何實責之郡郡焉何實責之諸道

諸道外也群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强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有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地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盡昔唐德宗不知盧杞姦邪蓋不思其實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

## 慮永



亡國之君不皆惡非桀非紂則所由漸矣漸者何也基禍於彼而受禍於此也天下之勢一往而不反若決河堤使東流也基禍之主外久安而內自賢道失於心而弗思權移於人而弗寤然祖德或未泯民心或未解故有幸而免也受禍之主乘亂得位名雖為帝治不在己囚拘械繫之下弗獲忠義之助故不幸而及也漢獻帝唐昭宗其何罪歟故明者舍近而謀遠無謂未足患將為子孫患彼具臣者寄位如郎舍幸當其時無事不暇念身後也人主為萬世計不可溺苟且之議禍不在身而在子孫既足動其心矣而

况倉卒之可虞哉

## 謹聽

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名之讒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乎諫也慎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諫君子小人之心忽悅而不可見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惡諫則衆笑之矣彼非狂易病惑豈不知諫之利而讒之



害顧謂之諫者非諫謂之讒者非讒也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讒與諫皆逆心之物姑以道求之而已不如是則貝錦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刳肝瀝血未必不疑其間我也嗚呼難哉

## 辨儒

儒者關治亂乎曰然用則治不用則亂乎曰非也用儒而治者有之矣用儒而亂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則為福不得其人則為賊以小人之質而被聖賢之文如虎斯鞹固攫人於都市耳夫古之事多矣或同而異各有為贊太也小人用之則稱其一而隱其二以罔上而行私矣飾宮則曰堯朮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熒惑解多壘則曰儉犹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無為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襲而不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怪變化不可勝窮故助王鳳者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也嗚呼用儒至此是秦之湯火有不妄也

## 廣意

人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靜動則為謀為慮為



決斷為事業靜則為懈惰為困仍為逸樂動勝靜則昭靜勝動則昏理必然也升高居廣出外行遠明視達聽博覽詳問親賢臨衆講禮播樂如是者宜於陽陽得其宜則勝陰深宮重閨畤坐數卧冶容巧笑厚酒邪聲俳戲伎巧說媚諛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宜則勝陽是故君子朝聽政晝訪問夕脩令而夜乃安身非九女當御不得進鄭聲佞人舉放遠之懼陰之勝陽也五載一巡守至于四嶽每歲祀天九祭地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春耕藉四仲教戰皆在國之外廟則有四時十二月之享社則有春秋祈報學則

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刺大廷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陰也夫心官於耳目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辨以誣上一降席則楷為過舉是背經違古而閉其君之思也

損欲

形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聖人之形與衆同而性情豈有異於衆則衆多欲而聖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禍也五霸莫盛於齊桓公以內嬖元夫人者六豎刁以自宮愛易牙以蒸子幸終於五公子爭立死



六十七日而殯七雄莫大於秦始皇以殿阿房壁驪山終於項籍燔其宮室牧兒燒其藏椁禍生於欲誠足畏也如使欲而無禍堯舜固為之矣何自苦如是彼多欲之君莫不自謂無禍恃四海之力矜一人之智以天地未足為長久而不知智力非禦禍之器也聖人寡欲故能得所欲衆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樂其有麋鹿魚鼈夫能損上益下與百姓偕樂其誰曰不可

本仁

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說彼仁者愛善不愛惡愛衆不愛寡不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恐其妨衆也如使愛惡而害善愛寡而妨衆則是仁者天下之賊也安得聖賢之號哉舜去四凶而謚以仁聖湯初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謂之寬仁武王梟紂白旗而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刑而忌殺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悲墨之兼愛非吾聖人所謂仁也夫守國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亂乎政政亂則國將從之而且以不誅為仁是輕國而重仁也故明主持法以信馭臣以威信著則法行威克則臣懼法行臣懼而後治可圖也



慎令

君出令而臣沮之何如曰下制其上也民從令而君改之何如曰上欺其下也上欺下則民心惑下制上則君權輕民既惑則不聽君既輕則不威上不威而下不聽其弊亦足憂也夫為令之弊有四初不審終不斷言者矜聞者爭也洪範有大疑則謀及卿士庶人卜筮彼作事不容於衆慮不待蓋而輒行使人有以詬病是初不審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謂政治不可從民欲耳彼有沮之則不

計利害大小而遂改是終不斷也君陳以謀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彼議一事則夸以為功使其黨間而疾之是言者矜也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彼聞人之功耻居其下雖善必沮是間者爭也人主能知弊之所在則可以行令矣

考能

言一也而所由生者異或生於心或生於耳生於心者帥志而言言則必形於事生於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事則悖矣故上不好言則利不在言言者皆志也上之好言則言可近利無志者亦言矣鈔古書畧今



文變白為素析一為二以希世類用一易其揭則言且忘矣何有於事而況偶句諧韻言非其言者豈足問哉嗚呼天下皆以言進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試之以事事驗於言然後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試此職也任官然後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則無曠官矣

止幸

亂始於恩怨始於幸亂始於恩進非其人也怨始於幸有望而弗獲也選舉所以觀賢能而曰必多取則不肖入之矣賢者寡用之可盡而不肖滿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刻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夫萬物以類動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器玉者純於玉則碏知其賤不免於用碏則山石皆待沽矣有國者啓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類盡官而後可也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寵不肖以敗其官不幸大矣而況怨且怒哉

救舉

唯善能舉其類不善亦能舉其類以堯之聖而問諸朝驩兜其工尚相歎美矧郡縣之遠聰明所不接邪賢人在下位不使賢人舉之而必曰長吏長吏皆賢



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賢之於賢不肖之惡賢固如賢之惡不肖好同而惡異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進賢難矣賢知賢不幸而非其屬又不得舉然則賢人不遇豈天命哉故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舉者賢則所舉賢舉者不肖則所舉不肖一不肖達而舉十不肖十舉百百舉千如此則剥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精課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百代常行之制也有功者升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勸功而懲過世之考績則異於此無功無過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過者職其舊是過不至黜也功無益而過無損懲勸安在哉故妄庸人一出選部雖桔其手雖鉗其口而尊爵自至此董生所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廉恥賢不肖所以無辨也夫進人不問其功而問其久彼草木久則長大可用人之材不能



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歲而進一官是三歲而材一變乎如此則牛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

懋節

使人以賞罰衆人之使人也使人以禮義聖人之使人也賞罰外也可去可就禮義内也一中其心天地四方無所逃矣有賞罰而無禮義安則可非濟危之具也誘之以賞利有厚於賞者脅之以罰禍有大於罰者利厚於賞則去賞禍大於罰則就罰叛國之利或厚於賞死戰之禍或大於罰有以動小人之心矣學以禮行以義交游之讐尚復之況君乎杯酒失意尚死之況國乎名焉吾賞恥焉吾罰意氣感發非有令之者也世俗誠大壞矣學者爲官不爲道仕者爲身不爲君見得其虎間喪去其鼠父子昆弟之詔告妻妾之耳語非富非貴如舉其諱上之人又從而啓之賞先於功而功不立罰輕於過而過不改無事而祿有事而賞位孫稚與貨財而後行則是祿爲我有而事以賞備也禮義既銷矣而賞罰且玩階之者其誰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信矣嗚呼三代不可作安得六國之士而與歸乎

崇衛



圖國在忠用忠在力濟力在權力者兵也食也權者所以制兵食也忠而無力則忠非其忠力而無權則力非其力忠非其忠死無益也力非其力令不從也獎周室者豈特威文之忠齊晉之力也豈特齊晉之力霸王之權也無力無權則揖讓一劍徒自快耳天下古之天下也而彊弱異謂秦曰彊者非也彼秦取以彊而守以弱罷侯置守是也秦亡積千載而天下之弱彌甚刺史郡守寄客乎外兵非吾兵食非吾食以服人者三尺法耳一旦當事則刑罰鞭朴非亂賊所畏也授首且不暇孰爲勤王哉義苟在焉所之以

國何害苟為不義陳勝吳廣豈嘗據大權也

省盜

盜不能禍天下而召天下之禍彼殺人以求食人固讐之安能禍天下盜既多殺既極讐者弗能報而後姦雄起焉盜者人之讐也而姦雄以誅盜為名是孝子慈孫夫婦之相哭者望之不啻如濯熱因天下之心收天下之權如此乃能禍天下人主知盜而不憂者以其舉錯非姦雄之刑也而不知姦雄不為盜故防姦雄莫若除盜賊姦雄不得盜賊之資則不敢起嗚呼殺人者人之賊而已矣惡殺人者誠國之賊也



釋禁

與衆同利則利良民不與衆同利則利凶人凶人嗜利益之所由興也山海之貨賦在商賈久矣而曰鬻之吏屬之吏則衆不得錯手足法重矣而利亦重法重則良民憚利重則凶人入然而董之以法是敺其為盜也彼凶人者豈曰死可欲而生可惡哉過在歆諸利而謂不必死耳不幸而幾於死則莫若為盜為盜又不必死也夫能弛其禁達其利則凶得與良齒胡為苟免於兵刃間哉

南畧

南北離合繫天下盛衰漢之衰則離遠晉而合晉之衰又離遠隋而合近者唐之衰又離遠宋而合距長江之固因中原之援援則自救且不給胡殆於彼哉後雖有明王與彼業已成彼守已完非數十百年不可取此前事之驗也北援矣而南又離離則米帛金錢之漕弗復踰淮而上如疾將病而絕之食耳此後事之憂也俗人皆以吳楚之兵弗如北而不知姦雄謀事常伺天下之衰當其盛時尚可論彊弱及其衰也雖曹公用兵弗能與孫權爭焉超韓遂在關西為後患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宿師樹賢以扼其咽然後可也



敵患

夷夏奚若曰所謂夷者豈被髮衣皮之謂哉所謂夏者豈衣冠裳履之謂哉以德刑政事為差耳德勉刑中政脩事舉雖夷曰夏可也反是則謂之夷可乎愚儒之咤則曰彼夷我夏而不曰內自脩內自脩則德刑政事四者備當而後曰夏勝夷可矣是謂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彼欲虛吾國困吾民應之以飭則國可富民可逸然猶不能是望其衎內也嗚呼夷夏非古之夷夏也先為不可勝以待彼可勝善矣不然禍且

日至豈徒由余所笑

柬士

天下有攻守草昧之時攻天下者也繼體之君守天下者也攻之兵雖怯而勇乘勝也守之兵雖勇而怯未之試也不試巳然況敗歟夫戰在氣三鼓而竭曹劌所以克齊然而人不見勝唯敗是鬪怯則宜也為政者務兵多以殭國而不知其弱國兵多則不擇不擇則大抵怯耳勇者尚怯況真怯哉䘵十怯以嚮一勇敗不足疑言之者必曰其以若干敗於若干以為彼太公孫子勢不可校後雖勇士固心醉矣非弱國



而何胡不芟其冗轉其資以厚敢死使以寡勝衆而後氣可復庶乎殭國矣

儲將

死生存亡在將將之難也百夫長猶不可虛矧其上者乎資舟於旱資車於水先事而求則詳以實驗也事至而求則粗以言擇也用人者皆曰以能不以行彼閭巷細謹誠不足問豈大節之可遺哉孫子語將能則曰智信仁勇嚴不信而任事則事反不仁而御衆則衆殃如是而曰能不必行可乎矧彼言者又非能也以言擇將天下皆欲言婢兒庸保亦知誦書傳

學計策以自進進者多矣可盡用乎兵蓋不祥之器學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巳壯壯則思用不用則聚而慾慾則無不為是有國者教之叛也獨奈何

遠私

晉侯以勃鞮用趙衰趙王以繆賢得藺相如皆奄人也謂奄之賤而能進賢何也曰賤故能進賢貴則疾之而已矣古之奄給房闥使令蓋甚賤賤則雖賢人當國何害故進之後之奄為帝王耳目蓋甚貴貴則有威福玉食之罪婞然唯恐賢者之纔巳故疾之豈古之奄才而後之奄不才勢不便耳使勃鞮繆賢復



生且不免為諸人夫非晉趙之時而要晉趙之聽是賢者弗可得而不肖售矣

正局

周官內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妾御屬焉彼天子后妃猶以大夫士治之矧羞服匪頒好用之式而有不在有司者乎外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以奉乘輿者備矣顧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逞與利害甚明白然而弗恐者夫其殘民乎

厚衆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夫惰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畯饁焉秋斂則蜡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多門賦乎曰農役乎曰農田有穀而粢有餉非敢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籍農之產廩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開充食之路以進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貳者懟而已矣



嗚呼使天下皆懟則可不幸而有心則群入於情欲望九年之蓄難矣

## 復教

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為化民也為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戮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主推恩群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辛大矣智者慮之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資而假之

位鮮不及也嗚呼官者上之所輕雖賤何損家者下之所重可不自為謀哉齠齔腰印組鼓篋齒庠序勞逸誠不同而禍福存焉耳

## 孝原

禮職於儒儒微而禮不宗故釋老奪之孝子念親必歸于寺觀而宗廟不跡矣夫祭祀豈徒自盡其心以交神明而已蓋有君臣父子夫婦親疏長幼貴賤上下爵賞政事之義是謂教之本也彼寺觀何義哉嗚呼釋老不存則寺觀不屋非宗廟何適儒之還則禮可復雖釋老其若我何



## 天論

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情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思懼之情同而所思不同明主思之以為在德德脩而災異消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益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故任數而不脩德德不脩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勅之彼必曰前既無害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聞目習於見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

下延衆庶上累廟社其可痛也嗚呼人不可玩況天乎天而可玩君命何足道哉此孤臣正士所以泣血於地下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 記

### 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敎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遡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

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遑　聖神爾來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美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建昌知軍廳記

人得擇官久矣天下唯股肱郡爾于帝念其餘在所欲夫食飽居安人情所不免故分田之廣狹公膳之有亡官舍之媺惡凡仕者鮮不以爲言建昌軍平行



在三千里浮汴淮江湖不幾月不至吏已擇縣官無古圭田之比廚無子錢以勞賓客屋數十个盡僞李氏時作其壽將百年度制卑陋尤不稱是以當世高足之人聞之憮然莫肯爲來有不幸而至者什不一二過此則物故不容于乞取自寬焉政以是尨民以是創秋陽炙天井底或凌兢匪夷匪蠻匪海山瘴蠱之地獨無當傷之資以奉俊良使永永來爲人父母誠可歎已今虞部張公其不幸而至者乎公本於質直而文無害嘗治四郡在官是那惟恐昔人必葺之義迺更浮橋遷集宥亭作迴車院而本廳及焉廳之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取材於山因役於軍蚩蚩斯人不費不勞自春徂夏厥功以濟民不有勞惟公之勞公不有利惟民之利有問焉者必告之曰官舍矣矣則其去就之心宜稍異于昔所謂民之父母或數來其爲利豈少哉草茅生請書以見意慶曆七年六月丁巳記

建昌軍儀門記

觀古君臣之閒近則禮爲之殺遠則尊得以伸故識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半宮隅城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堂而道并於中爲宗廟朝廷大



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言亦此類也自諸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靡所孫顯唯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紳笏磬折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也哉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爲民有業吾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備矣拔牒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爲勞心延行府署唯廳事暨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

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隘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與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盍書之以示後觀應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

建昌軍集賓亭記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愼公作新亭于軍門之南越孟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覯請為記曰惟玆軍舊於閩唐額於吾 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摹偷固未始斥大雖視事有廳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之所交以宴以將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既已成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為賓禁詢諸耆老則僉以郡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養者毀徹雖久基兆可指公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沒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不役一丁而厥功以成飛飛其櫚角角其楹達以重闌周以階櫺姑山右顧積翠在掌盱水前來盤束萬象乃位賓主乃列尊俎有綾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仙意遠還古噫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



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廚傳則何以為政室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為禮合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必葺作而不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玆亭之興率是道也慄慄其威如風之淒民之服之千里弗違煦煦其仁在物為春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矧玆攸宇其誰敢忘君命不違匪夙則夜敢圖玆石以告來者

南城縣署記

慶曆二年會稽錢得臣仲基以大理丞為南城宰西安周夢臣吳臨川滕平叔夷甫佐之於是改作主簿尉署及縣廳之兩翼既訖功得臣受命刺白州夢臣監雩都銀治而平叔考且滿使覯記其事覯曰古者諸侯卿大夫士其宮室以命數為之等示民有尊也今之郡縣有社有民雖九品僚屬皆命於天子其勢固不得居陋室如閭閻民然世以土木為難事者財民之財力民之力也是以廉吏善人或憚而不為乃至隘不可容壞不可支巷居避雨露坐迎涼者有之矣吾邑三君子以居之所不安為人之所難為揣官之餘用假吏之餘力木材如涌而民不出一箸築作

再朞而民未嘗舉趾非奢非偸可次可舍事成而去豈曰自爲蓋將杜官府利來者是可記也若夫舞智恃巧陵民匱財已欲佚而忘人之勞已欲樂而遺人以憂則有識者當伐鼓於其門豈吾之所得記哉謹用斯言諗於好事時則五年春正月也

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慶曆七年春三月癸望武陽假守宋公以治學宮成識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奇教授龔君與其學子設使者以幣走三百里謁於余曰敝邑得天故吾公來昔吝以旦昔寒以燠視人如其身視學如有神亡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盈庭簿墨在前而與士大夫講解對問猶燕居時故自庠門闢不幾月莫焉而來者不絕將恐褊小弗能容又闢中門築兩齋矣鄉之善良喜公之爲子弟之有屬也不變其賞願易土田以備糧用凡出泉若干萬得田若干頃歲食若干入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書吾惟子之望龔閔命竊商之曰儒者詬釋氏爲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吾自大其法內雖不踐而外蓬焉童而老約而泰無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異尊尊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于瑕癖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庠序者不一邦踵其址而問之棟宇腐敗或曰爲去官之舍館矣委積完厭曰充郡府之庖廚矣刺史在敷曰其院柰禪其寺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爲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見弁髦圖於戎人前邪蚩蚩之氓尚克有夫婦父子不盡拔髮爲寺奴則幸矣何暇彼之詬哉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應其誠優爲之備教化之效也如此吾所謂學非若釋夸莊嚴吾所謂田非與釋埒供養誠以今爲學者或自遠來居處不寧則惑飲食外取則勞去惑與勞人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况其卓者哉厲文之津哉道之芽入可以正其家出可以表天下爲民教子爲國養材莫之尚已龔君以道藝立其中又欲揚公之義于無窮皆應於義敢不書公之學問無不該而其是非一之聖人故文辭可法施於吏道民大悅蓋將揮之廟朝一郡一學乃其緒閒令後三日冬十月辛酉書云

## 虔州栢林溫氏書樓記

南川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為劇則其民眡聚夥可識已雖然吉多君子執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跡虔無有也疑其頃南越瘴癘蠱餘氣去京師愈遠風化之及者愈疏乘其豐富以放於逸欲宜矣故人許其家石城虔屬邑也此年夏踵予門道其鄉進士溫某之為人曰溫君少時求祿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盍求諸內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孫乃圖山泉美好處買居栢林因作講學堂旁數十其楹攻位之日獲五銖錢



五萬于地士友珍之或以青錢名其館凡書在國子監者皆市取且為樓以藏之性寬靜用地利自足不與俗人爭訟買直犂犂以教子弟禮賓客為己任琴歌酒賦夜以繼日許君不妄人也今其所稱與偶之疑者不類是虔之福歟自古聖人之德業舉在于書聖人者非其智造而巧為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萬物之常情也天地萬物之常而聖人順之發乎言見乎行事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父得之以為父子得之以為子兄得之以為兄弟得之以為弟夫得之以為夫婦得之以為婦長得之以為長幼得之以為幼反是則爭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溫君聚書勤勤是有意于聖人有意于聖人則豈一家而已鄰里鄉黨庶乎偃伏之矣然則虔人之成大名至大官蓋未易知尚何吉之媿哉柳子厚於楚越間山水如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澗猶有記以啓好游者今有人為藏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啓好書者不亦可乎予欲一至欄遶四顧天外江山進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扇白雲兮我蓋召屈原於湘魚之口呼李白於海鯨之背歎賓王之餘潤拭明珠使去纇酒酣興盡交揖而退其樂可言邪而未之得



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 麻姑山重脩三清殿記

覯幼時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觀其稱道環地之殊絕人物之瓌怪目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所髣髴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烟餐飲木石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傾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神何以顧享噫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三清殿者今為復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地之正由五代迄茲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壯而木窮於蠹瓦困於雨日壞月隳幾將壓焉穎川陳

公其鄉之耆德勇於爲善一見其事惻然于中乃發
家財以貲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改以
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紺焉而霞烘堊焉
而雲溶真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
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名
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游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神
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宮闕之侈視珠玉不
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爲美談若麻姑山著稱久矣
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詠歌寘于屋壁自尓以來
言者溢口書者滿牘天下靈境茲不後焉苟非崇飾



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潁川公之意豈徒然
哉覯之視公大父行也見命爲記謹書其畧于時歲
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 重修麻姑殿記

三代之英既往禮教不競人欲大勝欲莫甚乎生惡
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誦祕書稱不死法以啖之故秦
漢之際神仙之學入于王公而方士甚尊寵然或云
延年或云輕舉皆人耳目閒事久而未驗衆則非之
矣佛之徒後出而言愈幽遠其稱天宮之樂地獄之
苦鬼神之爲非人可見雖明者猶或疑焉是故浮屠

之居貨賄竭天下宮室僭王者而黄冠師窮智役辯
終弗能及自非當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迴面
於真靈之境哉麻姑之名聞之於葛稚川傳申之以
顏魯公記我我茲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禮
不絶築宮度人以嚴其事而殿屋之設歲月積久雨
淫風虐撓柱兆瓦將無以布几席陳香燭爲薦獻處
止之地群目蚩蚩莫肯營救故潁川陳君筮字嘉謀
博識之士肥遯州里頃嘗游山周覽及是符命工徒
一新其制言未果行而卒其子今山陽司寇諱弟詢
不忘孝思盡心先志乃出家貲以幹厥事斬木而山



空伐石而雲愁役不逾時營繕以畢修廣有度奢儉
有宜禮神之位茲亡所媿論者謂 真帝在上庶方
無虞歲不凶災物不疵癘故其人得厚本節用爲富
家者往往而是內和親戚外禮鄉黨餘力乃以奉釋
老求吉祥茲亦平時之盛觀也可無傳歟厥屬有壁
請勒其志于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後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
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道士黄太和爲覯言
今者 聖人肆筆而山藪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蓋

猶嵎夷昧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
與鹿俗等幸我頗有志焉以示後何如觀伏思念王
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物貶遠則夷貉耳者必闔口
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况禮不斥尊其可以犯巳而
又念江南卑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旣沒傳
聞將失寶史官記注祕莫得見則吾　君之行禮彼
山之受賜者從而知之先正盛公亦嘗為御書閣記
所以述
太宗之事殆可擬也矧茲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故
泰壇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實去五代魚肉誠所



不服　祖武　宗文志亦未集佑啓我　王及此希
闊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群議禮明樂
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公宗祀而
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有華實相
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滯
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迺者季秋大饗而知其
說者有不在焉則謂之何尚從仙字見是寶書抑天
幸也故祇敍其語俾刻之云

真君殿記

峩峩西屏神之山下根無地高出天百靈有位有几
筵樓殿羅迆紘紫烟真君之名世所傳來斯為賢去
為仙玉京路險不可攀凡肉欲飛無羽翰崇堂設像
鼎以新再拜恍若登天門借問經始其何人吾邑陳
侯字仲溫後十五歲維甲申李觀泰伯為之文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 太平興國禪院什方住持記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而務篤其說師徒相承積數百年曰言天宮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廟禮佛飯僧而已厥後菩提達磨以化緣在此土始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譎無刓飾不離尋常自有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不礙於物物有萬類何物而非己性有萬品何性而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緇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繇茲立大精舍聚徒說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嗣無親疎能者當之諸祖既沒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內自源而濆一本千支群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嵩山廣野通都大城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俚邪妄無識既心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為莊周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然末俗多敝護其法者有非其人或以住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產誦經求利堂虛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嚮矣通人高士疾之茲久而未克以澄清遠 宋有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推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 聖上莅阼體闡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為子弟前所有者與終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鏬漏鉏榛蕪使宗門愈高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什方住持者奉此制也院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暉所創號顯源永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事逮李氏皆江表其別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絜知解雄俊圖廻千里贍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 太宗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刹此邦者莫與為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僥倖居之垂四紀矣凡鄉之學釋者雖知有真乘法印當迷而疑何所扣決今年夏主者元皓病物故時侍禁馮君德宣光祿寺丞李君虞卿同權軍政深惟天聖詔書求可以長是院為人師者粵有桑門上首耆老識達之士相與謀曰嘗聞建安崇儼師得法於石霜楚圓和尚巡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處行今在邇仰可以致之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於撫州景德院讓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標林安坐有問斯荅如鐘之鳴如谷之響耆宿蒙求解釋歎

者讚歎詢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釋知識表
于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眞道臨之燈
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
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董邊父兄
意故爲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 太平院浴室記

釋氏東行東風御霆山間海嶽言善言惡知死知生
天人之好地獄之暴有作斯報刑滛癸辛力過昇昇
維彼慈悲如童蒙師如膏肓醫遷愚以智解因於緣
伊貫伊富或士或女承流蹈舞涵滌肌髓紫絡心膂



何土敢皮何木敢枝以葦以歸繩者自亂斧者手胝
彌國亘野川邪谷哆筆未可畫雲霓出中日月走下
冬溫夏凉爲陰爲光食甘寢香百事有備一物必良
惟天之啓惟神之契人不得議孰爲禮經肯顧文吏
江之南城風和氣靈鍾鳴梵聲爰有禪居號稱太平
太平之聚儼師是主以訓以撫疑者得明饑者得哺堂房
以新器備以陳霞朝冉春唯是溫室缺然將椿大冶
陳寀儒兼佛解法與心會斥其餘財成此勝槩材美
石堅重雕複鐫圭方璧圓下不居濕旁無見竅天吾
願釋子毋意于水將意于理爾身以澡爾心以洗洗
心謂何匪塵匪沙匪刮匪摩夫尔美欲任爾平和無
可不可所遇皆我萬物一焉何者爲因孰謂之果道
不離人吾身佛身吾儒亦其門前舟楫自失要津慶
曆之歲是維戊子月云窮紀野夫言焉以振厥始

##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氏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
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
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
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戒而因緣作空
假中則道詔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蔵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
亦隨而進蕃衍光大際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
摩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慧文惠思熾于天台灌
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
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
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
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從洪州龍
興綏盧山東林度戒受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
顏太師眞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
敘如此南城於宋爲建昌軍景雲爲景德寺律和尚

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雕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廱入風雨者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永永計先其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任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嫡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喜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慶曆七年冬十月己未記



## 景德寺新院記

院燬於火力弗能復者數年矣壽安縣君黃氏以其夫故都官陳員外所服着器庫賣以濟之其所謂殿堂及諸棟宇之切於用者罔不備具此誠念死者之不可見庶有益於冥冥間也凡大精舍之焚相望於天下浮屠人雖(去聲)言其災乃以為官室之熾天神所欲得故取以去且佛之說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髣髴是以其徒布因求畀頫生彼界今乃悅人之土木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耶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圖往往是矣巡院僧固不辯不能飾其說以驚俗殆廢不起非陳氏之喜事而壽安發之何以及此哉嘉祐三年九月庚午記

## 迴向院記

皇祐二年夏六月盱江大水龍安其東南鄉蓋蛟之所自始視其山破壞如擊蟄盎泄所畜百源一道且怒且闞斬大樹瀦大屋當之者父母妻子迴面相失不得其屍以斂於是有去平而就高以避其後來者迴向院其一也院之墟曰兵湖民家而居其甲以喧當水之來則數十百家悉聚殿閣坐虆騎桷將顛者數僧徒嗷嗷乞命魚鼈既免院主海元即其儕為久



安計有德文者顧易之高燥地謂其別墅曰昇平相距五六里盡經營之文守律戒知游藝士君子多與之語故列于官府而從訟於里人而悅貧者輸其力而地以除富者效其貲而屋以徹斂故材就新基曾未踰年廢功備具足之泥塗今為崇高耳之喧嚻今為寂寞後山如懷前谿如帶晨鐘夜梵夢寐天半松霜竹月繡畫秋色自危而安去苦得樂昔人未知勝事在我嘻民之欲善蓋天性然顧無以道之尓夫水際之後田里傷創斗粟百錢上農蓄家且無餘食而文師以其情言非能取佛說以自照耀使人惑之而

衆莫不竭盡以受事若夫豐富之世而豪傑辯口先
焉雖圖天官何足怪也爲人上者當病於教化謂不
可爲亦過矣昔吾遊其地今聞有成喜之是以記時
則三年秋某月也

承天院記

慶曆中歸自京師有僧來訪曰自堯是爲承天上首
乃言其院吾先君子嘗至焉今益又新作往往有留
題者因責吾爲詩歲後多故不果應近者復來且介
秦氏甥以院記爲言䙰伏念先人舊遊不勝燕雀啁
噍之情其僧又喜事吾甥又貧而爲之請義不可拒



閭其所由來則舊崇德院爲尼媼宅閭籍沒當太平
興國中有德琳師迹其事爲蓋古所謂豪僧者自閩
來盱住太平院徹草廬成大禪居是時禁令疏釋氏
方騁與民交利琳致貲甚高得請公上以崇德故名
遷于雲山淳化三年斬山木營繕使其徒元立主之
大中祥符元年　先帝封禪例賜今額立死堯繼之
於時景祐三年瞻相闔門鞠爲老屋木之腐者將折
石之裂者將墮不有改作誰嗣前人顧與有力者圖
之誠意一發和者日至曰殿曰堂曰僧堂曰水陸堂
曰羅漢閣曰廚曰庫曰廊曰門始終數年繪素畢備

於事勤矣而耻無聞故徼吾言以永之噫浮屠人坐
新宮享備器者皆是然而知子墨翰林之爲貴者幾
何人邪或威於威力而後貨俗子取陳言以辱金石
者豈少邪堯師能不憚煩以來乞詩不獲又屬以記
傍吾親戚閭求人爲言唯謝絕之憂其推何邪安知
百千萬年後吾文將不行邪彼蚩蚩者將有聞而竟
師滅滅耶皇祐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吾爲承天院記已二年丘文遂來言院之羅漢閣身
所爲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今佐著作



陳徵之讀書湖上丘君乃其鄰以久游貴人事日與
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使之年
實七十矣少爲賈入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貨
財治土田築室教子孫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游又
能精信於釋損其贏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
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
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
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愿從本俗百姓有
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
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盛慧遠居廬山名雖爲釋實

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爲弟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藻爛爛豈西域之文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欒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氏令有之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丘君以舊故勉而爲之言時則皇祐五年秋七月也

新成院記

出盱江門陸行數十里無善邸舍足容食息求之僧家唯章山其庳則新城院焉前此予歸自信時秋大熱夜發金谿日昃不到從者請息肩得茲院以宿下馬擣株汲井泉飲且盥清風在竹不待呼召紅塵在路不敢隨入坐未安定意已順適仰而視其梁則毛姓續名者作焉有頃而續至其禮甚卑立于堂下若吏民見官長之爲予既辭因揖而進之與之語蓋古力田敦樸之流及院之本末則對曰殿興於開寶中則續之王父母嘗有勞焉堂鐘樓廊門成於景祐康定間則續與婦徐實同力焉予嘆曰民財有餘不以備鬬訟買直于囹圄而樂奉佛法徼福于窈冥斯世俗以爲難矣況於卑已尊賢此道甚大誰宜知之凡人衣食足者或聞馬蹄聲在百步外閉門唯恐不及今吾亦布衣姑弛擔於此且無一介與爾相聞爾何取於我而拳拳若是乎吾無乃克謹名節未始得罪於鄉黨乎抑爾之闇見有異於衆人乎既嘆而去五六年矣而不忘于心近者子有安續又使其子來購辭益遜意益勤顧無以荅遂録嚮所言者贈之使刻石爲新成院記云時則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也元祐年末詩遞及使張商英天覺過新成院題詩云昔讀時川集嘗聞秦伯賢新成文刻在社事野曾得氣格然爲俗光芒合與天田翁不知價只得十千錢宜知庚子來實世德自國門特次還鄉道過新成院讀奉伯先生記張丞相詩欣戴久之恐丞相未知奉伯之志也作絶句題于後云秦伯文章自昔傳虹光白日貫青天先生試作酕醉斗酒何妨役十千

撫州菜園院記

浮屠師曰可栖居建昌之交陽山善持其佛之法而言行不妄且長於齒故士大夫禮之慶曆三年秋八月來抵予曰栖臨川人毋固無恙而異父弟亦學佛今住菜園院曰智賓者是也茲院之廢數十年矣寶元中其鄉人請於邑大夫願得智賓居之賓之來則四顧梗莽無一瓦尺木之業栖告之曰吾常患吾佛之徒將遊吾州而未能進必休于近郊之逆旅乞錢炊食雜于博徒倡女間甚汙吾法今茲院與城相望

果能與之以舍吾徒豈不滿志矧吾弟主之而吾母居其旁足以躬晨夕之養外張吾教內便吾家是不資他人吾力可為由此盡散橐中凡醫之所得者給之說法者曰堂事佛者曰殿館僧有位具饌有所大抵墻屋器用皆棲之為也工將畢矣幸為棲志之予曰浮屠人盡心於塔廟固其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脅殫吾民之力者蓋未之見今棲以醫售其術財乃自奉其法而不掠於人且厚其弟以安乎母不離吾孝友之道言乎其黨抑可尚已故書以授之使揭諸石云

## 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為佛壓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含清吐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為桑門所蹈藉蓋佛之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民不愛其財以割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峯者如引岡者如傾渟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揉形勝起塔廟者往往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僻游從之士罕至目不睹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竹侯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送歲月託於是者茍有



以存諸心其安懸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者以圮葺者以坼莊嚴不充瞻禮無地軍教練使吳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始謀營建凡立屋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慧獨見情性之本將毆群迷納之正覺其道深至固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為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而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為記其何以辭時則歲在辛巳康定二年秋九月也

## 邵氏神祠記

李覯曰天子之祀曰泰厲諸侯曰公厲大夫曰族厲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其鬼無歸故與人為厲耳江南地熱濕四時多癘疾其病者謝去醫藥閉門不與親戚通而歸死於神神之號名則曰某王某王無乃所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者耶當其氣盛而病革禳祈不可解則皆謂神曰五通者能有力於其間故牲毛酒滓狼戾於五通之室矣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構祠之人曰累什百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于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校時老母病不識人妻

子暨子相繼困甚雖五通詒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
日時雖費過吞茲弗是過已噫五通之為神不名於
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
其可以廢蔑蔑若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焉知其他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 序

### 皇祐續稾序

觀慶曆癸未秋錄所著文曰退居類稾十二卷後三年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差謬且題外集尤不韙心常惡之而未能正乎今又六年所得復百餘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續所謂類稾者噫行年四十四疾疹日發作異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續稾凡八卷時又有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孤行焉皇祐四年八月庚子序

### 延平集序

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雅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愈大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靳儒至於布衣閭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顏閔氏時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為有德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

在德行利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
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說以自愈耳建安宋貫
之仕逾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奉
有政事之勤在他人投筆久矣而貫之拳拳不知竭
博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蓄靡不克
故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邵武
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覯曰延平集覯嘆今人之異
乎古矣貫之之異乎今孰告吾　君而大用之其言
又有大於此者因序以冠其首時則慶曆七年冬十
有二月也



送余疇若南豐學學序

工必以般者為其材巨木作寢廟也彼環堵則何工
不可御必以良者為其策天駟逐光景也彼一驚則
何御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為其敺善性入訓典
也彼曲藝則何師不可今天下號多士而南豐大邑
也讀儒書者蓋百數薦於鄉第於廷往往有之大理
丞周君出宰之一年乃立學於先聖之廟命吾友余
堯輔掌其教夫周丞之明豈曰邑之人未嘗學且師
邪若是則服大袂之衣與今長揖賓主禮者何自出
也是其有學有師久矣然猶汲汲於斯者其將以先

王之道浴而薰之耳其將使其閭仁義忠信之說知
夫古之所謂儒者如彼其大也然後進可以治乎國
退可以齊乎家出乎己而加乎人罔不曰宜者是周
丞上為　天子育人材下為一邑滅爭鬭之獄也不
然何世不可居何人不可法何必縣學之興而堯輔
教之耶堯輔好古博學慷慨有行義斯足以應周丞
之指惟學者何如耳至之日以吾言告之謂之是耶
請在下風以賀謂之非耶敢因是而弔焉故為序

送嚴介序

景祐中建陽嚴君以經術有名客授于敝邑予時多



故未始與游而見之者數矣一別不相聞今茲復來
乃知其久於江淮間自楚祖宿所至為人師以親老故
歸養焉嘻哉昔申生不行而死君子不以為孝章子
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以不得已以情
恕可也嚴君在外二十餘年蓋亦不得已者矣舜號
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見瞽瞍瞽亦信順之唯聖人能
以至誠感動其親嚴君獨時既不能感動然而人情
老且病則懷念子孫雖有忿怒宜自消釋嚴君之歸
養此其時也若是則經術之名固不謬其為人師益
無愧矣至和元年秋八月丁未旴江李覯序

敘陳公燮字

陳公燮初字忠道以避耆舊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道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謂也居東焉則遠於西南焉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易曰黃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爲貴蓋聖人之意也有問身之安者必對以導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以牲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偃於牀而不肯納藥石曰人教我以導養矣可乎餓踣於地而不肯受糗糒曰人教我以牲牢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古之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是以輕藥石賤糗糒病餓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琯亦嘗車戰矣豈不取笑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過也荀卿之非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亦有以也吾觀夫子之行如天焉其變化非凡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問陣以俎豆至爲司寇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億則屢中由也不得其死至待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訐人也掌教化者將不齒焉其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



鄙事以博奕爲賢乎已辯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辛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爲之符以聲律坐矣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醉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畧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自大言以不恤彊禦其爲烈也今人之敝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錮黨使無辜淪陷人主閉尼到今恨之豈惟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公燮自關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闕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悅而未發與之語因公燮請字而敎焉且使之歸以告

敘張延之字

張君延之解官鉛山過我于葛陂神清氣和其言語可聽雖一面知其非俗子以立字未善責于我我應之曰所謂延者於兒豈不欲延其年以及耄期邪於家豈不欲延其寵祿世世無有窮邪如是無他力於

仁而已矣孔子有仁壽積善餘慶之説夫仁天下之美道殺身尚為之矧夫鄉勸甚明歷觀前志多有效驗可不務哉故字之曰伯仁洒困不能執筆姑告其略

敘陳司理字

豫章陳君名世南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明明之義廣矣哉其在天也為日為月為星為晝為暘在水為止在火為燎在金為鑑其在人也為視為思為智為文為見善為知過為應變為待時事親明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聽言明則讒無所入臨財明則貧不失廉臨難明則死不失義凡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道曰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貴乎明於內而晦於外也陳君公相子孫克守家法儒雅幹正久次無悶斯有得於明者矣故敘以告至和二年冬十二月戊子盱江李覯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臣覯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官告一道伏蒙 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大學助教者畎畝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已登於一命閭門交慶鄉里知榮臣覯中謝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右儒之運謬懷榮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頗刻肝於詔舉過蒙吉甫首命試言繫遼豕之自矜奈齊竽之有辯為行之譏人雖子皆笑歸田周顒之芰製荷衣遂成習隱自嫌潛伏何可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藩臣之薦深慮累氣難用升聞伏我羞背敢望魏闕之賞油雲需雨俄瞻旱稿之苗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蓋伏遇 尊號皇帝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多士已聖猶恐一夫不獲故茲任簡亦預采收敢不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為子之誠犬馬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啓

謝范資政啓

右覯昨奉劄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諜於仕進雨露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覯門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者充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況思藏記毁滋盡徽之訓且畏曾經遠遊有方之誠出疆載質自知不諧備身俟死亦何敢怨伏遇某官以周召左右之賢當申甫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嘗剃頗額必欲兼用特形慰薦備聞朝廷致此妄庸亦蒙齒



録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得之已幸稍殊編戶便可安居敢不秪承惠睨益進學藝夫鈞播物非久具瞻㯕木為器更當有望仰企牆仞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右覯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必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瘖聾跛躃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以為誠鶂斯賊夫糧食楊雄之所惡覯也蚤以薄祐不能及時上之騏驥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微分工女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以文請十數年來筐篋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録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于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而覯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丈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豐屋之下幽室之中照臨所不到處錐銖油寸蠟豈無頃刻之功邪聖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 書

### 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下之智共謀孳孳焉唯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以一身之貴窮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盡天下之祿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己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豎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道不勝乎欲也今夫卜相下藝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盖名卿大人引領而顒見若饑之食焉以其能言己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欲見焉門未入而閽人拒之者有矣謁既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雖交而意不通焉過之以常人問之以常事一揖而去有如道路吁可怪也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且賢邪有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覯遠方之人祂擔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狀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陝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爲出於世且言誤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好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寘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而急於見賢者乎覯雖非賢焉敢自匿故敢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覯者朴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唯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紀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餓之聲切而去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茲稍遂草具略有存者然窮無資弗及繕錄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擧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吁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

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盧何水之廣而不可魚著書傳道求聞於後世不猶愈於碌碌食衆人之食乎不宣覯慚汗再拜

上劉舍人書

舍人執事伏以今之學者露其才業日干於兩制之門者誠以輕重斯文進退多士遇其知則朽株為春華咈其意則夷路為太行故書不憚手之胝言不恤脣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風唯恐不得請也覯誠愚闇竊謂不然且吾君以兩制為賢使主天下之士士之得失天下之本繫焉得一士為天下利繫兩制之功



失一士為天下害繫兩制之罪不得罪于君將得罪于民不見非于今將見非于後賢人君子有位有名其肯舍功而趨罪以自貽媿耻哉如是果才邪雖未嘗識面其必不棄矣果不才邪雖日拜乎前其必不取矣則有志之士何足屑屑於其門哉故自弛擔京師于今累月足迹罕及名卿之堂者為是故也然今日所以請見於明公者蓋亦有說伏念覯生江南去明公之居不數百里自成童已知讀明公之文辭矣繼聞決高第掇美官立朝廷正色直言磊磊有烈丈夫之氣小人不佞抑好義者也聞古人之風恨不得

見況今人之得見而可不請見乎惄如於心為日久矣昨值明公銜命北方往來數月及節旄之至則抱病卧舍倦於趍走幸今有間輙塵黷覆炙生平所著貧無繼筆弗及自陳明公試引之座隅徐觀其用心可也伏處左右不察以覯為趍利而來者敢奉書以為先不宣覯恐懼再拜

上吳舍人書

舍人執事覯家江南結髮學問讀古人之書竊慕其所為而不可得見將求今人之似古者而宗之蚤躋莫望唯恐弗獲天聖中聞執事以進士舉為太常第



一詞章卓異風動遐邇腐儒老生骨醉心死時則見執事之才其後數年　天子脩先帝故事親策賢良而執事髮然為舉首推考經術以載翼世務疑亡闕補言到聖處時則見執事之識居山寒家去上國三千里望風長懷無路請謁有如衆根病芽棄置幽谷雖知有陽春之和皎日之光不得與尋常草木並受其賜歟然於中積有年矣今茲竊幸詔舉茂才州郡不明以妄庸人充賦弛擔以來搏聞高誼心馳門闌若渴於飲故擇今日塵黷覆炙重念覯性質無似不能與時世爭利捬造化之術而甘於寂寞之道行思

坐誦垂二十年其志幸一試用就尺寸之效以章其身千載之後不與碌碌者同泯沒爲凡鬼於地下聖人當天俊乂雲合有志如此豈敢自必執事當世儒首言重蓍蔡可稱邪爲天下稱之可進邪爲天下進之不敢求哀以犯公義所業策論五十首謹獻諸左右瀾色之暇稍賜觀覽千萬幸甚不宣觀再拜

上王內翰書

內翰學士明公觀江湖凡人生得至愚之性天以六經群言煨燼之餘以成其愚而不與白雲清泉衣食之奉以養之家貧事親漁釣樵蘇不足以具甘旨揭



來人間學習世務纔見之腥久而無成今茲聞國家求賢良文學之士蒙不知今竊况於古謂糜粟飯牛之微或不爲時君所棄因出草廬從州郡之舉乏錢爲食陸走三千里西嚮轂下京塵宦勢利相亂既貧且病財不能以脩饋思力不能以事趨走弊衣徒行僮僕楚語誠難以候閽人之顔色以附名卿之焰也非夫烈丈夫抱義慷慨不好苟禮者安能爲觀之地哉伏惟明公盛德大名震耀四海仕者學者以爲依歸矧曩昔之幸嘗一拜於門下今日之來不敢伏匿自絶高義輒請見於賓客之後明公亦留意乎所

策論五十道姑飾其藁以藉手應用之文未免蕪累觀其大畧可也生平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平土書并圖三道待繩先儒之誤以章聖人大法施諸儒林粗可稱述舊本漫滅未敢自陳暇日一垂問焉當指畫於座隅也質野之人言無遜避惟輕其罪而已不宣觀再拜

與章秘校書

秘校章君足下昨辱枉駕告以東南行徒步不能送別豈任依依觀初未相識每與丘思語頗得足下之爲人及問歐陽校理益信之他日足下顧我於郎舍



氣和而言正其辯說駿駸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丈夫之志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噫昔三代之人自非大頑頓盡可以爲君子何者仁義禮樂之教浸淫於下自鄉徂國則皆有學師必賢友必善所以養耳目鼻口百體之具莫非至正也足下生今世教化風俗既無可道况在公相貴富之家非愚且諛孰肯辱於門下是所與居者又可料矣而能自立如此非天資超然異於衆人乎夫將有爲之士當慮其類蓋類同則志合志合則力并力并則事可行功可成禽邪人狐邪道或掎或角庶乎有備也觀不肖

承足下之風歡慰無極詩曰是饑是饉必有豐年抑
強勉而已矣吳越美山水出冀塵莫處而居之者飄
飄若僊去然其人物愈衰少安定胡先生瑗往來於
其地思古人而不得見姑從之游可也遠道慎飲食
以適親意幸甚幸甚六月五日旴江李覯白

上江職方書

知郡職方執事覯伏以新進俗儒樂游貴第之門者
莫不有求也或崇飾紙筆以希稱譽或邀結勢援以
干薦舉或丐祿粟之餘以免困餓或借成柄之末以
報恩讐奴言婢笑情狀百出上之人以其來之私也



作為關鍵雖恐拒之之弗絕耳其間雖為有道義衆
者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釋則所以待之之禮與衆
無異故好古絜廉之士拂衣遠遁甘與羈紳相間者
可勝道哉覯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憐以古人之性
授之讀書屬文務到聖處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
蓋多得其根本漢以來諸儒曲見無說頗或擊去以
此著書數萬言矣不幸少年孤討屢乞鄉舉求而不
得祇自織汙今兹行年三十餘固知非矣方將削迹
塵路屛居林藪張皇本心洗滌外慮未明者明之未
備者備之使三代之道珠連玉積盡在掌上所大願

也若夫毀譽用舍計之已熟譽邪惟天下自譽之覯
不求譽也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覯不求用也懷茲摸
刺所弗忍閽頭斷胃裂直氣不死故常望形勢之塗
而不欲一舉趾以趨進於其中誠恐以常人疑之以
常人待之則渤河蹈海不足洒恥近者訪舊吳越訪
得而歸竊承明公以儒學吏術作鎮于此因念今二
千石當古諸侯之位而覯幸得尺寸地在治下為居
人苟復耿介自異不能一至門左以謝仁政則失所
以事邦君之禮輒敢策羸馬衆弊衣以貽閽人羞伏
惟明公聽其言察其意知其非有求而來者則覯也



可無悔矣不宜覯再拜

上慎殿丞書

知郡殿丞執事覯伏以佩有青惜有形生善殺惡為
天之工斯士之甚通策無馬呼無僮衣麻食菽于山
之中斯士之甚窮矣殿以勢言之則弗類以道言之
則無間故吳公之治河南而賈誼為陳番之守豫章
而徐穉禮風流未遠學者稱之今殘請謁敢以藉口
竊念覯鄉之衣冠家也數十年來祿稟中絕天恤私
門不惜中和一點氣造為蕞爾之微躬生年未幾不
惡他習惟文惟學如哺如乳如媚于耳目貫于心膂

夜專一其樂無筭勝冠以還蓋有成矣其或刮簡含
墨騁騖文苑金無鑛堅玉無璞頑尋英取華所嚮皆
得至於仁義之淵禮樂之源顧嘗吞吐堯舜揖讓商
周先代諸儒或有慚德雖州郡齟齬莫肯闈薦而縉
紳先生當名路者多賜賞激謂非凡人以此自信若
當大任且貧且賤不怨不悔上事老母旁無昆弟乞
錢為食來往江湖零丁孤苦積有年矣今者竊嚮明
公以賢人之業仕　聖王之時激昂朝著指取郡寄
惟盜蠢梓轄枉旌旆雖壺漿之迎曾未至止而愛民
之譽樂善之稱隨風北來襲滿人耳此誠有志之士



剖堙賛祈顧遇之秋林澤雖廣豈敢伏竄謹與諸生
犇問羈勒前之所陳固失謙讓但以汩沈俗間幸遇
明哲不能自言誰為言者郊次煩猥非敢顧見視事
之後惟賜接納乃問乃聽驗其所有苟復碌碌與常
儒同則面欺之罪委于吏議可也不宣觀再拜

上楊屯田書

知郡屯田執事竊以唐有天下垂二十世明皇文治
之盛也而燕公佐之　宋有天下今數十年　真宗
文治之盛也而文公佐之二公之才相似其遇時得
君樹功立業亦復不異然燕公既沒而均垍從偽隕

其家世文公既沒而執事之名籍甚當代其故何哉
愚以為至忠大節抑姦與正王家所賴天鬼所信惟
文公有焉傳曰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以文公之賢其後世固當得志矣況
執事聰明多識剛中能斷為儒有學術歷官有政績
蓋如孔子之後而生伋文中之後而生勃宜夫士大
夫服膺之弗暇也觀草野之人未得仕進頃因薄遊
每聽高義前年冬龍圖高平公在會稽嘗以尺書來
召且言執事監郡留意講學促令見之屬以窮愁多
故辦裝不早及其至彼則執事西行且數日矣高平



公一見深以小人不得侍坐於長者為歎覊旅之心
悔恨多矣昨者還鄉竊聞車騎布惠茲土且以水陸
之遠才數百里敢求寧居以咈所願謹正衣纓來伏
賓位恭惟執事之明必有所以待之之道矣生平志
業未敢自陳苟賜從容當稍布于左右輕犯明哲伏
深媿畏不宣觀再拜

上聶學士書

省判記注學士執事伏以指人既沒禮樂失其師而
奇袤戰之雅正大濩遺音舊器殘破畧盡典經所志
什不存一儒其服者莫肯豐寄目於其間將何以格

天神召和氣陰陽之錯行風俗之不僭職此故也吾王以一統之大再造聖法與民惟新彦髦儒林俾言大樂詔下之日有識慰抃然古道廢久能者誰何執事才兼萬人心與億載聲音之道發所詳明因與一二君子專制其事歷時未幾改作大備詠已韻莖英之啞起韶夏之僵石夔足蹈於幽壢師曠耳傾於鬼部朝之瀛頊晴敢措辭觀江南賤夫行年二十八矣唯學古慕事其志惓然竊聞朝家興復治世之作第恨其身不獲齒廷臣之末得以升太廟侍圜丘聽八音之發不徒破埋鬱洗邪辟抑以觀先聖王所以感



天感人其法度何如也所懷未果嗟慣何極雖然姑願一拜先生之容側聆至言以辨大方因以卜已道之臧否幸亦多矣昨始至都下益曾候閽僕人慈卒未克吐其區區今茲是用有言於左右執事其亦少留意乎觀嘗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室个之說參差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為矛楯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觀謂周禮大戴禮禮記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

輙有乖異反復思念則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略意義非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决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說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約五千言非執事博古知變不牽於世俗之論則不能以別此書然恐討府少暇重以煩冒未遂熟觀之謹先以所著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塵獻几上試加一覽可粗見其存心苟不以菲薄而棄之時因休沐曲賜歎閑則當奉法官之議鋪



陳於席次然後足以盡其才謂其善則爲之可也譽之可也其未至者則教而成之固儒師之職耳羇旅貧困無紙墨傭寫之資止於具草本而已伏惟仁賢畧其常禮而鑑其苦心幸甚幸甚不宣觀恐懼再拜

## 上葉學士書

省判學士執事觀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鼂董公孫之對問决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獨縫國家之務漢往而唐聯數百祀雖治亂相變而異人時有其稱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曰某若論

姑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儁者誠皆聱𤻲靡靡之文而已借有材之高識之通以祿仕故不敢放其絶足越邪徑而趍大道腐儒愞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往竊垂義士之涕將恐古道萎絶不能復萌芽至年十六特關禮部奏貢士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實流行於天下慕其本而觀之則審刑政之會達權利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衆賢之所未知者也其辭典而贍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風復歸於筆下覯雖不肖用是感激竊喜嘗說流宕中亦有賢士大夫毅然執戈制濫觴而遵理道者重遇 主上之明有司之公擢致高等足以風四表而移士心矣自時而後積十餘年游目於書肆則飄執事之文采侍坐於先進則飽執事之治聲窃然如望梧桐之宮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噰噰盈耳而雲霧隔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不意今茲旅食都下而執事方在省局門牆伊迩有請見之路是用上聞典居以適所願昔人有言曰唯賢知賢小人不敢自稱道顧可以當執事之知乎伏念覯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唯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為學必欲見根本



為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劇力盡斃已而州郡不肯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獲日甚昨者因謁京師忠賢所筭策試亡私奔走西鄙將覬觀其萬一未及弛擔而貢舉已罷矣羇棲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又當歸寧蹐蹐而來栖栖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不知其名昔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為文謹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塵諸左右在事之暇時賜覽觀足知覯心之所存焉冒瀆威重伏增慙怖不宣覯再拜

## 上李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洪惟天之清地之淳藹鬱所奧無幾甘泉紫芝僅承其餘是故其正氣也升之則為神降之則為賢神所以造萬物賢所以治萬物其致一也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緝政典飾刑書上之為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為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為誥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為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皐陶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與國家靖生

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而可矣吾君捘 三后之遺烈對皇天之駿命身居九清橫制四海獲俗庭而兵革偃年穀豐而禮讓作太平盛事嘶而無顏辭是下明詔戒文弊抑末世之流宕復先王之炳蔚方內豪傑翕然承風投毫者悉本三代將啟者盍閒五霸始自薦紳逮于韋布盍雍雍如也雖然羽者必有鳳毛者必有麟文章之囿則宗主存焉伏惟執事以大臣子知聖人道眾名天階從事冊府奇辭高識日新又新潤色之任拾取如芥斂將輔君政而主師教四三皇而七六經固燕入之宗主而學者之指南也竊念觀家於江表生而嗜學誦古書為古文不敢稍逗挽行年二十八未獲薦用于時諸齏益多窘困益甚悅然 自疑其業之非是輒敢決正于左右未知著蔡之仁肯錫之一言哉謂之是則區區姓名當由此而顯謂之非則齒少氣盛猶足以改習然則謂執事為文章宗主而指南於學者良不虛矣生平為文謹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

道并序草具其圖再諸侍者濟暢多暇一賜觀覽千萬幸甚千萬幸甚瀆冒尊嚴徹于犯崇胄冒任畏罪不宣觀再拜

## 上宋舍人書

循撰舍人執事觀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閱其論歷縱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慈奇刻而泥廉隅誦隱道之篇則喜先融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匽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詎非浮氣者具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毀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有周而上去古未遠而濬哲時起以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復攀其大而褒其明也至于漢初老師大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皆知稱先聖本仁義數百年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衒于南北斯道積羸日劇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無用之談世主饑王而爭誇其聲亂色以為才思靡荒功

僞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内嚮尚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于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者皆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頹風未絕近年以來新進之士重爲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撫小說以爲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鎪以爲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姑用汎取瑣辭綴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所幸　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過其波凡曰有識孰不抃慰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畢禁掖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覩僻遠之民也獲聞是語信之不疑誠以執事負大才業角馳英俊之場疊爲天下第一遭時結主坐致嚴近苟協咨同僚翊起正道鑿吾人之胷而歸以中和之氣固其職矣雖然世俗之仕難以道諭易以名誘誘之之術不在辭費胡不於廣衆之中擇其好古知道有出於人者浴其塵垢被以羽翼使奮飛於天衢庶夫聞見之者知所勸勉乎記曰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顏閔文學如游夏者而後取之則是待飛兎騕褭而乘車也伏惟稍畢其論而聽小人之請觀家於南楚生二十有八年矣自總髮讀書蓋以耿耿之心爲流俗所昏醉開卷執筆輒欲闚見古作者之狀貌爲之浸久非敢自謂有所得然其用意不爲不專矣家貧親老弗獲禄仕或怒其介或笑其迂左排右擠瀟然是處今茲來食上國日聞高義不憗鄙陋奉累闕守必欲招延儁傑敦勸頑鄙頗可以隗爲始乎昔牛奇章見稱於韓吏部而名遂藉甚退之非僭攜所可跂及也然而所以稱之者急於教道欲其行之者多庸茲奬勵而已耳今觀雖不才抑猶未肯與僭攜等列執事不爲退之之事則已若其爲之幸少留意焉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裨益一王之盛禮天門議遂未敢通獻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并以雜文二十四篇錄爲一冊繼用塵瀆潤色多暇時賜財擇是所願也志切言直有犯威尊俯伏待罪不宣觀再拜

上范待制書

知府待制執事觀嘗聞之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乎古之

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弊縕而寵踰華袞胝䏶贅而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相而執轡於羸老茲戰國之事尚未足法漢有天命四履之遠化戎為華而猶求賢如不及州郡察焉四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畧縣鄉小吏名行顯者也翼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益有國者處下情之壅遏得人以抉耳目當塗者畏曠官之罪以舉賢為舉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能言以上多自琢飾閭門為仕進之階鄉黨乃舉名之路奬助風教夫豈小歟厥後古道不逞辭科浸長



不由經濟一出聲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拘牲 真帝在上登天乃驍太平之根穩貫坤厚四部酣寢無雞鳴犬吠之警法令流暢罔或狃悟役夫賤類恥一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矣三尺童子操紫毫筆則足以斬決強梗矣不待偉人深智而職事已治故雖浮華淺陋之輩率為可用聲律取士孰不曰宜學小則易工利近則可欲負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患其或私謁也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混致於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蠱之才雖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一語不中則生平委地況

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奏於禮部第於殿庭偶失偶得如奕棊耳名卿大臣以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疏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營庫之録涵掃之僕皆得以保任而揩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樂廉之士寧忍饑而死耳安能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學道之無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故有纖細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惟薄仔母市井不齒而諳義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



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大賢君子其曷能矯之觀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有九年矣齠齔甚事以進士自業摘花蕊寫雲煙為世俗辭語頗甚可取愚不惟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輙游心於聖人之藴志將以竟吾 君義吾民晨夜精思頗為有得視闕政如己之疾視惡吏如己之讐恨無斗水以洗濯瑕穢四顧悲歌時或涕淚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録況爵命乎孤貧無依載其空文走南北指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窮嘗遊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

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覯等輩庶可休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茲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若來拜於廡下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慼人之不已知今覯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為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饑焉而無田寒焉而無桑罷嘶科舉求不可望之祿以為養抑疏闊矣每朝夕進側則見髮斑體臞而食淡衣粗烏鳥之情痛徹骨髓王城百舍



天門九關鈇鉞不啻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己斷絕姦邪所怒吻治所笑身無油脂日就乾腊往時多事勤苦成疾今益憂愁益復發作長恐醫餌不繼忽沉溝壑內孫慈母上負明時所懷不伸抱恨泉壤以此計校不宜默默是以来也伏惟執事以文學名家以公忠許國封書言事及於母子夫婦間無所隱諱庭辯宰相而辭不可屈此其心將大有為者也不日祗奉明詔歸于　帝右持衡制事當不因循然則仕籍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賦役未甚平守禦未甚完異方之法亂中國夷狄之君抗天子長軀大割用工非一

肘腋諸識豈宜少人漸而收之盍自今日覯雖不才以備一人之數顧不可乎苟取其窮而通之取其賤而貴之補罅續斷粗當益國不徒矯世俗勝舉士之名而已此在高明執處之也弗復云云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通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茲不再獻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共一冊謹用塵瀆嘗行所業五卷亦以資閒暇一笑計舊寓不精致怒而擯之可也不宣覯再拜

## 上孫寺丞書

寺丞執事當今天下職官孰輕重孰去於民不遠事



之一介必折諸其庭莫如縣大夫者吾邑之在江表亦繁鉅矣戶口櫛比賦米之以斛入者歲且數萬官政不得人二三年來尤為昏亂公庭喧擾塞耳不聞愁聲民錢獄理交手為市刺史弗之恤廉使弗之問畏報北走路宿一月然後至京師天門沈沈虎士交戟朝無親黨袖無金貝有能自達其冤者乎是以窮夫細人拷掠且死噤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籲雪活嗟乎　聖人在上此何罪也不意復有執事敢而正之民之疾瘵洗刷鍼療吏之宿贓奪諸其懷書牒訟爭者不待尺布斗粟直捷而返里胥大保隨候街喝

無土工木材之責綰弊布衣食菜飲水晨而出暮不敢休勉勉哀矜與赤子為父母貧人侈婦之所竊笑守道君子嗟嘆之不暇嗚呼仕今之世處今之俗其心皎皎追古人為徒伏惟執事之事業其小大何如也但恐聽詳則事滯愛極則姦生高明多見當自知矣小人無位請贅言之押券書移斂稅者立判時遣無淹久以盡其力則農不傷鼠竊狗偷得情則已無姑息以枝其辭則捕逐之吏敢奉其職村氓僻陋遠者二百里負米為食十指六七以足薪芻居貨之費旦入郭門夜馳而出往返猶且數日若必求其根特

其蔓或旬或月然後罷歸則將顛躓乞假之無地未耜不得深其田斧斤不得柔其山矣賊徒狡獪心豈廉恥昨鞭今戮猶或不悛若必撫而哀之則將訟上官之語以誣捕已者如此則雖白晝觧人之衣貝者掩目而過矣仰惟執事以明易暴以義奪仁情見則勿疑罪當則勿恤乃古君子佩弦之流也王充無瑕綱目無漏究粹精密可勝道哉觀邑外草萊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寵家不蔽擔石之穀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之言皆燦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餘力讀孫吳書學耕戰法以備

朝廷犬馬驅指屑寒熱廢饑渴顛倒而不變非獨人之云云坐而自歎且自笑者也今者進不敢祈執事尺書之薦退不敢受里閭啓齒之囑以希幸於左右觴酒餼炙非所懷也唯其公論未策思得自陳以增盛德之分寸故為之一來執事以為何哉不宜觀再拜

上金監丞書

監丞執事觀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非取先天下豪俊馬首南嚮尹茲大邑咸名之下不獲變坐臥越四百里奔走來見皆所著文字貧弗及更寫謹獻舊藁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階闥伏念觀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舉於州郡私不信於閭里埸天莫見　明主窮海未遇知己朝談仁義暮學計策云云雖多徒取笑莊老母坐堂親愛盈室米耜不供升斗之食桑麻不足一帶之衣塵埃四走乞丐無地此亦立節丈夫所宜歎惜者也今執事識量足以鑒媸否位望足以為升黜亦冀昔開卷一覽思其所以哉夫驅馬而賣之者為市人所貴賤未足以為駑良遇伯樂而弗一顧則雖日馳千里皆駑材也伏惟少留念焉他日執事得位將潤洗灌四表瑣瑣之

力一獻門下以託名於本傳之末顧不美歟古之相
遇者或以一言之合或目擊而道存意氣所合唇齒
後也不復浮辭唯增媿畏而已不宣觀再拜

上蘇祠部書

通判祠部執事觀每胥觀書傳見古人有先後相因
貴賤相取刷浴塵穢挈而致之功名之境者未嘗不
廢書太息已或泣下何者盖道寖衰爲日遠矣士之
褐衣韋帶顛倒風塵時無不扼肘歎望曰我無知己
一旦成大爵享大任則復因循自守鮮能知人盖處
賤而求人知也則利在乎己既貴而知人也則利歸



於人爲己而不爲人是以然也繇此達者自達窮者
自窮上下背馳不翅胡越見天球河圖委在溝瀆不
肯一顧足振起之而安行自若者皆是也欲望張皇
古道贊勸士類使碌碌者聞風而勇善不亦難哉是
皆假道義以自進其身身既進則忘之矣苟有道者
果不如是伏惟執事以佐王之才應期而出第進士
爲能官中賢良受清秩治道二十五策霆轟飈飛震
伏天下非真有道者安能卓犖如此是則夾高翔燕
爲後進開路誠有望於執事也觀南城賤民自以家
世儒素生長好學由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

不忘逮于今玆年二十七矣其間染采薰香附合時
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沉酣鼓舞其志不甚眇小然而
進不得州郡舉退不得鄉曲譽饑寒病痒日就顛仆
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今者竊聞執事風采不辭
道路暑濕之勤夙夜奔走求通於門下以執事之明
其亦爲之動心哉觀生平所著力弱貨殫不能盡寫
今所贄者舊文五卷蓋備舉子常禮禮論七篇潛書
十五篇別寫爲淨本一冊政治餘閒肯乞觀覽其餘
叢帙細碎苟蒙顧取續當具其藁以獻雖然猶未足
以盡觀所懷也觀往者每見邦國政教有玷缺不完



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復者撫其條目雖然甚多因
欲作狂夫策五卷既成其五篇矣自以意切言直懼
爲世俗所詬訕執筆瞻顧逗撓而止又以明堂者古
先帝王之大事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
記大戴禮盛德篇呂氏春秋十二記室个之說參差
不齊踰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爲矛楯有國
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官缺而不立雖有作
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觀謂周禮大戴
禮呂氏春秋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輒有乖異
反復究省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畧意義不顯鄭康

成蔡伯喈章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夬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說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欲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遇病中廢未克成之復謂易者三聖之所以教人因時動靜而終之以德義五經特是為深矣古今解者唯王輔嗣尤得其旨然亦未免缺誤況此經變動無常學者不能知所準的觀常攝其爻卦各有部分仍辨輔嗣之失因欲作易論十篇然非汰思歷旬月間不可以措筆是三書者他日即成就跪致於几席之側則夏時坤乾未必不為仲尼所取也今之獻者聊可味其一臠耳仰惟執事思古人相因相取之道而念其所以來之意羽凡骨為飛仙起涸魚為雲龍藥石哺乳使其銜恩則他日執事入坐廟堂出擁旄鉞遂大勲於時覯雖不才東西指顧必有可用今也不敢豫自道幸執事裁之不宣覯恐懼再拜

寄上范參政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材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參政諫議明公閣下覯一二年來竄遯山谷竊聞明公歸自塞垣參預朝政無似之人辱知最厚延頸下風憂喜交戰喜者何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憂者何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夫以明哲之性樹剛中之德裁量古今愍測衰敝昔者言之而不得行之誠無可奈何今在行之之位矣蓋當築邦家之基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牢此所謂冀明公立天下之功也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遺闕之原豈是眇小若曰患更張之難以因循為便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待制時矣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當今天下可試言之歟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質而天下無強國之資為忠為賢可不深計洪範八政首以食貨天下之事未有若斯之急者也既至窮空豈無憂患而不關節用以取足但見廣求以供用夫財物不自天降亦非神化雖太公復出於齊桑羊更生於漢不損於下而能益上者未之信也況今言利之臣乎農不添田蠶不加桑而聚斂之數歲月增倍輟衣止食十室九空本

之既苦則去而逐末矣又從而寵其末不爲盜賊將何適也況旱災荐至衆心悲愁亂患之來不可不戒明公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圖奢示儉抑有前聞動人以行不煩虛語必也省宮室之繕完撤服玩之淫靡放宮女以從伉儷罷樂人以歸農業後庭愛幸使衣無曳地群下賜予使賞必當賢戒逸樂之蕩心慕淳樸之爲德不唯惜費亦足移風至於昭事神祇尊奉釋老務從中道無徇末流郊祀天地禮之大者先王立法實有明文謂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故牲用繭栗器尚陶匏大路越席以昭其儉愚儒在野不覩



大祀關之道路有異於斯費鉅禮煩宜留意也寺觀所須未嘗盡見唯前年在京值修開寶寺耳觀其所用誠難定數然以意論之害亦大矣且時貴官雖大理評事無慮一萬緡耳假如此寺極費十萬緡亦當十員京官矣彼十員京官以常例任使數年之後便當臨民以爲邑戶縣尹則十萬家之禍又以爲十萬戶郡守則百萬家之禍矣若輟一寺之費而不賣十員京官是免百萬家之禍佛如有靈豈不歡喜一寺尚爾其他可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矯枉過正此其時也設謂復于貨界虧損國容無以觀示于下

則未知瑤臺瓊室孰若茅茨土階之榮也若以遠古之道難爲比擬則近世豈無其事歟隋之文皇既可爲吾　君法矣唐之楊綰亦足作吾相師也此事尤幾近蓋在明公術內久矣然恐富貴娛樂有以移人故敢告于左右嗟乎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嗜眼前之爵祿而忘身後之刺譏也覯才不適時體復多病非有望于仕進者也所願草茅之下復見太平瞑目黃泉抆遺恨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稍賜觀覽干犯鈞台寔增惶汗不宣覯再拜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 書

### 寄上富樞密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閤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内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況樞密臨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傾忠於僕人也觀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



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闕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商有餘貨鑄山煑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為廟堂之憂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東南謂為怯弱而不知為官軍則怯為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徤必也少有材力自已別營衣食安肯湼墨而就拘武

唯無聊之人塡壑是懼不得已而為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忿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　藝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　宋應天之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群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討亂尚難為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



鄙戒嚴而荊揚乘釁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釁其前西戎北虜猾其後畏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為相太公為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為之所三四年前閩人為弓手鄉閭之内驚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繼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土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雖其駑怯亦須收録此一不如也夫弓手

本乃良民徭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為非惡彼黠頑之徒率多無賴陷於窮困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廩給彼宜教之名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為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輭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功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惠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令起發因其怨恨讐以訛言不出城闉自為盜賊未可知矣此所謂豈唯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



且聞講習之勤謂為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豈特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為將帥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

小心畏忌之士耳彼從管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也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宜教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於不可去之中删其尤無用者降隸于廂既減資糧且寬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構扇之姦去其鄉則為興發之漸仍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軍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其於彰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商周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



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荊潭楊壽吳洪杭福廣桂諸部宜命大臣為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主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賦斂之煩數倍常法旱灾之作絕異曩時民力罷羸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為世賢輔解紛易調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為有危敗是誰過歟竊自惟迂闊之流實無榮祿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憧憧

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為累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皇不知我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辭敢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舍庶人之議歐我元元躋於仁壽則覯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多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録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犯鈞台豈勝慚懼不宣覯再拜

寄上富相公書

至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集賢相公閣下鄉者相公偃息于外



十有一年天下之士憤懣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者無所愬 宗廟有神社稷有靈佑啓 聖心廓然日出擯讒說於九地之底登舊德於赤天之上含氣之類孰不相慶千萬幸甚千萬幸甚議者曰賢人當位矣恢儒復古此其時矣覯以為不然周公相成王必先有討於管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為魯司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聞區區以文字為先何哉緩急之節然也今之大患患在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屬于相公久矣謂排難解紛不在他人才如斯位如斯籌深策遠蓋非小子所難

窺也若夫禍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不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東南無寇賊之備是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南生姦雄之心是所謂激也竊恐燕趙有舉烽之變則荊揚無安堵之眠其曰無備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之謂也今之取才既不盡善而南國卑薄偏以江湖朝士亦不欲來比於四方最為少人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觀之矣智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自怳惚蓋有萌漸可見人或言之而主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也非有羽翼降自空虛蓋已旬月之行衆欲距之而主者閉門之不暇遂



使百越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他也官不得人之弊也凡今仕官貴在科名彼嶺南郡守不知幾人非但無功又不能死唯趙師旦曹覲以節義自顯夫二人者皆無出身孔宗旦以負謗之故謫掾于邕事未起而言言不用而死夫人豈有科名哉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小過不宥故跅弛者廢大刑不行故首鼠者安嶺南之吏或不備不虞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鈇鑕者以不忍之政馭無恥之人如乘駑駘而舍鞭箠欲其致遠何可得哉所幸智高豎子本無遠略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

江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百千里之中無一人
可與討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秪以行破公
文何曾得似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來誰
有今日相公非常之人固不為常人之事見幾而作
今也其時若謂才之難得道在馴致則凡守大藩如
古方伯連師者且宜慎柬每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
制之亦足以有為矣如此雖大寫登單于臺元帥勒
燕然山無南顧之勞矧況當平世誰敢動哉觀慶曆
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必達左右矣後二年作長江
賦欲干衡室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錄一本塵玷台座



草茅之愚行年四十有奇一事未成百病俱發未知
餘年有幾唯未死間不違亂賊是所願也故復呫囁
上瀆威尊伏惟亮其狂而寬其罪不宣覯恐懼再拜

寄上孫安撫書

皇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憂人李覯謹再拜奉書
安撫客學諫議節下覯病卧草中聞朝廷委節下一
方之事載驚載喜已而泣下嗟乎自嶺表有變數千
里間火熱湯沸而未見有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於
天下者一來鎮撫竊疑江湖之民獲罪上帝不復得
為周家草木在行葦之詩矣今也傳言節下當來有

如司命仙官將白天降荒陬士女罕識貴人賢人孰
知所以來之旨愚心耿耿實異於衆郷緣深寘憂嘗
之義願有以控告不幸酷罰在身未經祥禫請見則
非禮寄書則不恭日夜惟思罔知所措忽覩牓示令
實封論奏何幸如之然而開設數路許以酬賞蓋應
募而言是備徒之賞之道高潔之士得不唾其面哉
退又念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安得避干賞之嫌沮
顧忠之意由此奮發節下試聽之嗟乎今之天下何
其少人哉人材高下未敢輕量若夫至公至忠圖國
忘身者誠不易得凡居位者何異一曹司但行文書



不責事實但求免罪不問成功前後相推上下相蔽
事到今日猶不知非昔西戎叛時數年間天下之民
破骨出髓而不能取元昊一塊土今南蠻又叛數月
間江湖之人拆衣賣粲而智高方擁美女在珠玉堆
中坐耳何者十羊九牧朝令夕改作無益以害有益
故也彼智高者豈英雄哉打劫之尤者耳愚嘗謂彼
失於久而我失於速彼若能速廣東非我有也我若
能久彼焉得跳梁若是哉何謂彼失於久當其自邕
而來所過諸郡實如破竹若能因其倉庫撫其民人
分留同惡合聚亡命以守之避實攻虛直趨英韶南

雄以扼大庾使江南之兵不得過鐔廣西兵來而東路之勢已盛則五羊孤城仲子怯師囊橐中物耳舍此不為而為持久之計豈有人作賊深入主國無饋粮無外援而可頓於堅城之下連月不去以待王師之來哉此所謂彼失於久也何謂我失於速當賊在五羊城下時王師幸得到英州若能分兵屯守要害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將何如梁孝王天子母弟周亞夫尚不可救況廣州仲簡何足可惜彼求戰則不聽欲走則無路粮食當有限寶貨豈可發越月踰時自當乾死況蕃漢烏合其心不一力盡勢窮安無叛貳

購賞在其前斧鉞在其後智高之首何難可致不戰而屈人之兵古今一也豈有人為將乘驛會師與士卒未嘗相識昏至晨戰挺身入賊如此雖孫吳為軍負要離作節級有何忠義能使之用命也以侯伯富貴之身落豺狼腥臭之手遠近聞之莫知所由皆以賊為鬼將神兵非人可敵故鋒刃未交而心膽已碎後敗甚於前敗今日甚於昨日徒使狂童謂天無網此所謂我失於速也自有事以來江湖之間誠宜設備然所以備之豈其道哉豈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哉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得為節下盡言也嗟乎疾在

四支皆知護心腹矣恐風氣之內入也而不知用藥無節則心腹自生疾敵在嶺表皆知備江湖矣恐蠻寇之內攻也而不知作事無術則江湖自生變四支之於心腹嶺表之於江湖其遠近緊慢以節下之明固不待人言也嗟乎彼智高者終何為哉歷觀自古豈有如彼等人能成事也彼之所至奪人財物燒人室宇食人老弱妻人婦女人之仇讎無甚於彼者安能成事哉但恐嶺表未定江湖日貧而群盜起耳夫群盜者初不足畏或數人或數十人或數火或數十火然後以小合大以近合遠遂成千人萬人耳雖

然此等亦安能成事哉賊殺既已甚天誅所未及於是乎有長材大力假忠借義以討賊為功以要王爵以歸民望如孫堅父子漸不可制此愚心之憂也嗟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國周世宗之威武我　太祖之神聖非一朝一夕而得恭何因循不以賢才守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誠得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如節下者數人使居潭洪荊昇揚杭福州無節制一路偏郡官吏得自廢置然後可以言利害官不得人雖言之誰為行哉朝上千疏暮降百勅付之曹司適煩擾耳如曾得人請試言其略今之先務莫若使甲兵不闕

盜賊不起民不至無告士不至失職如此者凡十事
一曰諸州舊有宣毅百數雖云不武悉已南征昨者
調鄉弓手將以為衛縱今未罷復何可恃且勿論其
人勇怯彼弓手之家固不在城安有盡室已落賊中
而肯一身更為官守鳥驚魚駭事灼然矣愚謂守城
當須城中之人人生尚氣愚智皆同嘗觀角觝與競
渡之類一坊一巷互爭勝負千百為群至相殺害何
者耻居人下故也官之使民曾無激勸黠簿呼召若
牽牛羊彼何興味而為之哉今若為廣場於邑居之
中先取有勇力為衆服者寵異之使率其黨以閑暇



習諸兵仗勿為名籍各任去來既不妨其業又得以
自由於是制為勸賞之法凡若干日一試其藝有地
税者常憂執役試中則與移下名有市利者唯恐當
行（胡剛切）試中則與免一次胥徒以此差補僧道以此披
剃凡百施為必先武力至于有罪亦當原情苟非害
人得以功贖如此則人可以日添藝可以日進比屋
之民皆為甲士可也然後更置帥長潛加部勒志定
氣剛誰不可用況家貲在內血屬滿眼倉卒之時必
得死力二曰昨者鄉弓手萬家五百人大縣至一一
千人不謂不多然而驅之來就郡邑廢其耕耘雖其

骨肉負米擔錢闔門在路是不便於私也手執戎器
心在閭門雖此虛名影其色役是有累於公也今若
於村落之中每十數里為一教場使其人員各以閑
暇就便集之既不妨農且無所費當戶差役勿復與
免或其有故則許兄弟子姪遞代乃是一人在籍數
人習兵其餘戶口及寺觀童行願教者亦聽勸賞之
法一如城中如此則保全鄉里扞禦疆界求之人情
必可倚賴三曰古之治民唯欲富庶今之治民特惡
豪右夫富豪者智力或有以出衆財用亦足以使人
將濟艱難豈無其効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



者蓋多於主戶矣若許富人置為部曲私自訓練凡
幾度試勝兵至若干人或擒盜至若干火者授以某
官仍寢進納之令以一其志凡人既得以兵自防又
得以官自進為有餘財其誰不勉歲年之後千夫長
百夫長不難得矣周禮鄉為一軍未聞反叛秦人功
賞相長何患豪强大有為者宜無猜忌四曰人之為
賊亦有其漸始則黑面夜行僅如狗鼠或掠小家子
或刼獨行客鄉亭之吏知而諱之不告于公上故使
長惡不悛積小成大蔓草難圖有自來矣鄉亭之吏
諱之何也凡今賊發之地必責以賞錢縣尉未下馬

者壯已賣田破人之家前後不少爲者壯者懲其若此須求被劫之人願陪所喪之物與其賞一二百千執者倍一二十貫但知惜費豈復畏罪哉賞所以得賊亦所以失賊諱之之謂也然非厚賞則賊不可得矣官不能備必出於民顧當改制耳愚謂莫若鄉置賞社計戶等以歛之命富人以掌之用盡更歛以此爲常今夫大鄉或二三千戶小者亦數百戶與其使者壯三五人出泉執者使一鄉千百戶同力其數則少其歛則緩既免破家誰肯縱賊五曰茶鹽之禁本非使人經費所須蓋不獲已江嶺之交最多鹽賊起而爲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爲衣食與商賈何異哉惟其犯禁耳俗吏不明事體武卒又貪賞錢不料形勢多方伺捕彼自以其罪重寧鬬而死幸而不死豈得復爲平人哉求活草間固其宜矣愚謂當少緩之百姓日用不可使知姑以用度不足其事其事權住給賞如此則伺捕者宜其縮手犯禁者得以安心苟能加以仁恩亦可錄爲死士六曰大抵東南土田美好雖其飢饉之歲亦有豐熟之地比來諸郡各自爲謀縱有餘粮不令出境昨見十程之內或一斗米糶五六十價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



百二三十價雖犬之聲相聞而舟楫不許上下是使賤處農不得錢貴處人不得食此非計也況於境內又有禁焉止民糶以待官糴是也且貴人在市農人在野糴之則米聚州縣不糴則散留鄉村徒爲日日修城池而不筭其中蓄積亦可笑矣若曰官糴數足然後放民糴俟河之清耳官糴價一定民糴價漸高難易如何哉愚謂當弛一切之禁聽民自便仍爲著令以告後來七曰古之貴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蔭子孫當戶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承平滋久仕宦寔繁況朝臣之先又在贈典一人通籍則旁及兄弟下至曾孫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門方係鄉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爲今之民蓋亦難矣愚謂三丞以上官及正郎以上子孫若贈官兩省以上自可且從舊制其餘一例給使如此則農夫稍得息肩世胄亦無自惰八曰今之賦稅較古則輕唯諸攤配大爲煩費夫攤配之物皆受直于官比之市價不甚相遠然而村民或去州縣一二百里既難裹足且畏後期故有市井之人代幹其事官未得錙兩民已出斤鈞執耒者所以無聊游手者所以專利愚謂莫若使諸縣凡有求物則選邑中富而好善者

一人委之集事仍須令佐躬行檢校事畢之日計其
實所費錢使民償之如此財用可以無枉困窮可以
更生九曰今之卒伍餼廩甚厚而人不願為者何也
徒見其貧窮耳餼廩厚而貧窮者患在兼并卒伍而
可兼并者亦勢之然大凡從軍多是單獨初來營壘
未有妻孥居則無屋用則無器於是兼并者得將養
女召為贅婿令朝有室明日上綱在路日多往家時
少故其一女可當數夫既以家口為名即是衣粮入
已嘗見一家養十二三女請五十餘分而所養女日
夜紡績與其家作婢耳餼廩歸於他族貧窮切於己



身不死則逃非偶然也愚謂莫若使諸州凡招到人
官為昏娶及置屋宇什物使得成家然後遠役如此
則不唯存恤見兵亦足招延來者十曰今之發解牓
錄封彌雖曰至公諒非遠慮識卑側者昂昂嗤笑談
王霸者往往退藏寃苦之聲遠近如一愚謂宜復祖
宗之法以求郡望之譽凡諸征鎮亦許辟除如此則
人望有歸學者知勸原夫之輩得之何補所拋之士
失之可惜飢寒不如兵死寧免生心英雄落我彀中
乃為上策嗟乎弱甚矣憂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
愚言雖未奇節下亦無忽勿與儒生言儒生必罪我

勿與俗士知俗士且笑人管仲復生商君不死天下
乃安矣覯慶曆四年有上樞密富諫議書一首儀閤
富公出使河朔未知其書達與不達慶曆六年又有
長江賦一首天險難升無路通進今各寫一本去願
節下覽之足以知愚心之憂非一日也嗟乎行年四
十四矣結髮備學自謂非常人老大栖栖便是常人
耳然昔應制科辱召第一今為試助教雖云冗散猶
望朝廷以詞學進之必不於風塵之際以游說徼幸
節下明察知其無意於酬賞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
十卷此乃愚心所自甚可以備乙夜之覽者節下幸



問焉當獻其稾忉忉之懷未盡於此儻容白帶以見
宜有面言不宣覯再拜

## 上蔡學士書

日月應茂材異等科李覯謹再拜奉書諫院學士從
者伏以王佐之資在言責之地有行下國將歸于朝
志義之士靡不欲效肝膽於車下矣覯不肖郡縣之
得失軍民之利害非所能知然有事雖似小而患則
甚大憤憤於心弗能自已者願一言焉同郡有鄉子
房自前年游京師去年秋寄書於其家自言因奏封
事得恩為齋郎鄉人以其無行也初未甚信及見比

来者且問諸郎吏皆曰無之於是鄉人愈疑其詐矣今兹来歸果無禮部補牒獨執御藥院文書一紙以為符驗而沿路郡府僉以衣冠待之本稱轉運不疑其欺又給憑由使與買銀銅坑冶因緣形勢豪斂州閭萬目呲呲無敢明辨噫可怪也觀竊評之曰以御藥院文書可行耶不可行耶子房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耶且三者皆可為之切齒也御藥院文書可行則國家之禍耳其不可行或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皆子房之罪也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示天官之不敢私也況武祖文宗防萌杜漸上設中書樞密院下



分臺省寺監所以夾輔聖政互相關防齋郎雖微賤須勑下禮部而後給牒收補今乃欲憑御藥院文字不必朝省指揮則是宦者奪宰相之權王命出小臣之手禍亂之本莫斯為大女主幼君尚不及此陛下明聖焉得有之此可為切齒者也若以其書不可行用則安得執為符驗藍衫木簡便稱官人乘馬從徒平接有位國之常刑將焉用也且齪齪一夫飾以巧言自淮徂江若履無人之地設有大姦大賊造為妖妄誘脅州縣則孰能辨之哉太宗時李飛雄詐取驛馬騎之稱奉詔縛清水諸將入秦州將斬之以叛賴

宗社之靈使自漏泄耳萬一復有此事其將奈何此又可為切齒者也若謂已受補牒而寄留在外或質當錢物則是輕我君命重乎貨財輕君命則無為臣之禮重貨財則非奉公之人以此入官未知安用此又可為切齒者也凡此三者于涉大體不可不言而西望帝閽邈數千里言可及乎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學士其惜一勺水以快我心我觀與子房舊相往来別無嫌隙齋郎職位非佳襯鍼不肯嫉妬子房名位未著觀又不與爭能言之至此蓋公議也況子房不甄妄冒惟務驕矜齋遂近書題假轉漕符牒以與買



銅銀之號結太廟齋郎之銜當大路阜彩棚排鉦鼓引百戲周將城市朝謁聖祖而後歸呵止行人凌壓尊老意氣滿溢無復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伏惟學士有名於時以道贊國如此等事寧不動心篤衆之貴尚當規正矧此最微豈難辨理昔者學士未作諫官時常刺諫官之不直今既作諫官矣無為他人所刺伏恐朝車到此迫於人事無暇省覽謹遣人投書道左試財擇焉不宣觀再拜

上王刑部書

轉運刑部明公執事觀天生愚昏棄置藪澤鮮營生

枯風波不到伏承明公以臺郎之貴領州伯之重才名所震曜賢德所照嫗姦回醉心良善吐氣如九鎮之柱天拜山莫不仰四瀆之紀地衆流莫不赴士之歸者唯恐在後而靚貧賤其家病纍其身膈數百里無階請見自甘屏遠何所顧望不意近日一二有位自北來者乃言明公過與聽察深録姓名不唯賓之齒牙且欲引諸門下一聞高義慙媿累日人之不遇者必曰時命若靚也獨命窮耳於時豈有不遇哉自古正身立行負抱才業而遭值昏亂不為人知辱在餓隷或老死岩石名字磨滅銜冤厚夜者夫豈少歟



小人無似幸生明時當路無莽功之戚舉家無奉握之貸馳驚無力請託無緣而賢卿大夫雖未相識往往知其所為何不遇之有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苟由當代豪桀共相采色使得光顯于後則萬鍾不足校也務讓一家僕耳以衆人遇之則以衆人報國士遇之則以國士報吾黨之受知者宜何如哉既未得謁於閽人且欲窮極紙筆鋪張其言與明公多見其縕積則又念今之進者假儒之言已進而言不驗故真為儒者羞自言明公徐而察之可也何遽言哉聊寓書以謝左右伏惟照其心無責其禮千萬幸甚不宣靚再拜

## 與胡先生書

靚再拜先生胡君足下康定初錢塘相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道曾寓書今又四年雖不有教誨而衣冠往來每知動靜俗義禮據用力者鮮先生發憤吁呼手援古道以破摩末流使東南之士有所模法其功用何如哉靚於先生齒卑德薄然其所留心何嘗不在天下國家故聞先生之風驩虞詠舞唯恐其舉之不高馳之不疾也苟有閒見敢不盡愚於左右伏念曩者為會以羇旅迫促聽言觀行什不一二慕賢之



心且醉飽矣至於紙筆之間所以剗今而垂後者尚未得請近到弋陽乃有以先生所著文為惠者喜而讀讀而疑謂先生之辭或者年少時作漂流人間而不可追者乎不然幸察其區區竊觀原禮篇曰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囿也禽之於紲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強而制爾民之於侈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云云靚不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為讎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強而制

者何歟君與師之敎也夫自然之情而就勉强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爲功師欲以爲名命之曰僞敵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唯禮爲能順人情豈嘗勉强之哉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爲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爲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爲夫婦之禮爭則思決患則待救然後爲君臣之禮童子人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後爲之冠禮愚者人所賤也求所以多知然後爲之學禮死者必哀之然後爲之喪禮哀而不可得見也然後爲之祭禮推事父之恩而爲養老之禮廣事兄之義而爲鄕飮



酒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兄弟之禮廢則弟將失其悌夫婦之禮廢則夫將失其義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爲罪辜爲離散嚮之所謂情者雖積於中安得復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其大畧如此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悌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爲罪辜爲離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於囿鳥之於樊魚之於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幸深思之爲一愚言可取則願告子不知禮者曰無近於囿汝有山藪無從於樊汝有飛翔無入於沼汝有江湖云爾則先王之道庶乎復用天下之人其仰聖君賢師者司命焉又觀送程令序𠁊言令之縣令不得其人而未一句乃曰與家君有代捉之契如是則尊公亦今之縣令耳蓋文之大病不可不察若尊公之治有異於前之云云者願少稱述不然則削



此一句以存有隱無犯之義甚善觀非好辯者願先生之文學者所信一有玷缺爲患不細故敢陳之惟以情恕未相見千萬自愛觀再拜

答宋屯田書

屯田宋公執事觀近者刪定劉牧易圖繼之六論僅草具未甚行一來貴土日接高誼乃知執事舊有王劉易辯其大畧不異故不敢自疑以塵于席次執事忘其陋寡邀既以書謂聖人之道晦而復明劉氏猶大盗既逸而成禽豈復能爲梗紛六經近爲狂妄人所稚埋如是者甚衆且使觀堅其壁主其盟執事當

奇所謀鳴鼓而陣焉主盟之命雖不可當若狂妄推
埋豈惟執事悉之抑恐心未始釋然也孔子曰吾猶
及史闕文蓋喜其本末為世人所損益也至於漢儒
若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為某王肅全
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於周
禮則倫舉先鄭杜子春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
已見為得姑兩存之以俟後聖耳況夫一家之學必
由君命而後可行以劉歆之才在哀帝之側嘗欲以
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尚為諸儒不肯置對光武之世
議立左氏而公羊之徒上書訟之至和帝時始得立



學其難而慎也如此未聞有不請於帝不謀於朝而
能以一人之私鼓舞天下者也歷觀五經傳注及正
義誠有未盡善志於道者宜其致詰然但當著為私
書或言於同志庶幾其說不泯絕後有知我者則先
王之道明如是足矣彼官為博士居天子辟雍將造
成多士以待官使者也初不察立某氏易某氏春秋
俾有司策試一用斯義而乃專肆己欲棄傳遵注歐
學者從之其可乎哉學者顧師資之禮不得不從有
司執注疏之義不得不黜無乃非長育人材之意邪
矧博士之官雖常其人苟各用所見不為定準令博

士說如此後博士又如彼則更數十百年天下之士
為儒為墨為釋為老未可知也此患甚大不可不救
而覲也貧賤委頓無錙銖重雖學者稍稍聽信然悠
悠之流衆寡何如哉覲與人作一記一序猶未免在
勢者或蚩蚩輩有所改易陳言藝語塗鐵金石後人
弗知將以我為戲焉況能主盟聖域集第一之功乎
誠尊命之不可當也執事文學豐富爵位進長既有
其道且得用焉指摛人士將無不可為鳴鼓而陣則
覲雖不勇請當一隊必有攜手以報不宣覲再拜

答李覲書



覲白宗人秘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甚
大惠覲不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辱厚意以道藝
見咨顧無以當之雖然敢不薦其說來書謂孔子之
後有孟荀楊王韓柳國朝柳如京王黃州孫丁張晦
之及今范歐陽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為春土壤
築太山欲登於前賢之閫而問其何如足下年少初
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窮冥之道此非今人之心
古人之心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
矧曰前賢之閫哉然謂之賢者豈非所論列十數公

乎足下欲以為法當考其所為工拙不宜但徇其名
也孟氏荀揚醇疵之說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
子之書已泯絕唯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
義往往有奇與廢而陷在虛夸靡脆之間隋書無本
傳又不得槩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
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圍功德卓
犖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之奇於正
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朝近者如京先
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諤諤有
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



建明而胎天下之禍為吾徒羞誨之之辭不奇諸所
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若
洪範王霸篇籠絡天人極鍛古今雖子厚好為論尚
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疎俊得罪于世故
立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
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參為其說劉向之事業
窮高致遠未易量也足下以惡言為不安則可法與
否昭昭然矣路遠不獲相見勉之李覯白

答黃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以覯所為景德
寺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來討覯不肖然其為文
有新意慶恐學者疑唯欲人問因詳哉之而讀說之
徒背憎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此久矣今漢傑乃惠
然移書使之明辨不勝幸甚覯排浮屠固久於潛書
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期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
時而輒渝哉惟漢傑觀厥二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
乃責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
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
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
世則無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



主將舍浮屠何適哉漢傑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
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月月半薦新啓祖遣有
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
行之哀情有所洩則漢傑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
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
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
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
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至於敘其傳法始卒甚詳此
誠文勢不得不然吾自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
以下言儒不能明其道而釋以其說象之故嗣迦葉

若師子達摩以下言此衰致彼盛也非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如孔子吾師之弟子之類也若夫按白居易碑迹景雲大師之事蓋取其與顏太師真卿等友善胥公之大節古今鮮儷而善於一浮屠必若從觀受知於韓吏部之比其人材有足稱者也而景雲乃景德之舊因使其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居易何尤哉又觀所謂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漢傑以爲仲尼子思羣聖人之作述豈與此等說較論而爭衡邪是誠漢傑之不思也且吾謂儒者困于强辟恊乎罪疾欲開性



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乃曰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是幷罔詞於我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仲尼子思與之較且爭乎盖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之矣何必去吾儒而師事戎狄哉爲不得已尚不如學老莊其意亦昭昭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出吾數句間其輕重如何哉漢傑靑於人無若是之暴也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無五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嬙西施面目亦與人同豈彼

數千百卷書而無與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耳聖人之備其於用也交相濟故得中焉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無一句一字與聖人合者也譬諸良醫之治疾實者則瀉之虛者則補之熱者使之服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無不治也聖人之道如此諸子則不然見瀉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瀉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熱於冷亦然故用藥失宜而瘵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與良醫相似也學者之視諸子若異類焉是亦過矣漢



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爲僧作鐘銘習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來文士皆效習之所爲則金園寶剎碑版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原道頗正漢傑何不視景集中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得已猶可謹歲月誌工用亦不害於正若但歲月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豈嘗害於正哉聖賢之言翕張取與無有定體其初殊塗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效李習之膠柱矣今之學者誰不爲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

昌黎若爲文之道止此而巳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折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爲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覯之流爲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盡言漢傑察之

十二月十三日從表弟李覯再拜

再答黄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前書以言浮屠事求問覯不才不能多自引過輙求義理塵於左右漢傑又以書捻吾之罪不勝大懟覯行於天下日聞其美不聞其惡於鄉黨惟仲容老文時賜教誨然其入慎密雖終日請問猶未一言今漢傑不惜累紙之書以爲大惠而覯如頑石焉雖有雨澤毋所受入而今而後不得聞過矣覯何人哉覯何人哉尚賴君子之心憫其孤陋苟有聞見更掛齒牙則蕞爾之人猶有望也以多故未及請見

答陳特書

覯啓今日吳君坐中見僕夫捧三書以授我問克讓乃知其子姪以此爲惠讀之皆今賢士大夫之文甚善甚善夫贈送之作惟師與友若老聃孔子顔淵子路言者受者皆非偶然今覯與足下兄弟無一日之雅鄉井不同年齒差倍又非當大位言得天之地弗聞弗求獲此惠既私自惟念莫知所來無乃足下負大術業潛於山藪心之焰焰無所發泄假我以爲題目乎不然未敢當凡所教誨皆我心思慮之熟者然夫子之道如天如神變化不測恨行計速不得與足下論其萬一若皆如来示則指掌而巳何必從師而後知哉有言於覯者多矣如虚舟焉未嘗輙慍今足下兄弟言古而志高於愚心未忍舍焉故此奉告且以爲謝不宣覯白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 雜文

### 原文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矣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之是古之所非則謂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能知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矣夫子於管仲三歸具官則小之合諸侯正天下則仁之不以過掩功也韓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謂賢士大夫其超然異於二子者邪抑有同於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訾彼之甚也

### 原正

祭非其鬼而求福焉人知其不正矣考之經則禱祠之禮頗致祝史巫覡其術近乎怪欺謂聖人而爲不正哉君親人所甚愛也死亡人所甚惡也以所甚愛而之所甚惡有告之曰禱可以免雖聖人其如何孔子曰丘之禱久矣爲已故也周公冊祝請代武王臣子之心也今之學者自以爲正人視其親愛之疾則曰有命噫正可矣曰孝與慈則未也不孝不慈而得正焉吾不願也

### 讀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雖十有五然稽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平居自重慎節廉貧約一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二曰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三曰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四曰幽居不淫臨事有守奮發不顧忌一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二曰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三曰雖有暴政而不更其所四曰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五曰世亂不沮不苟合於君視利祿如土芥一曰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二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三曰上不答不敢以諂四曰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五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容人愛士以身徇朋友一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二曰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三曰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四曰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餘亦常事如席上之珍以待聘衣冠中之類考一篇之內雖時與

聖人合而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挃其君豈所謂孔子者哉

讀文中子

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傳之者非其人為之雜創而已耳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謂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如何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為



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窮為弟子而忽忘若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怒故曰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為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甚顯沒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濫辭以求媚若杜如晦於武猶天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類其媚於唐帝則下文曰堯舜者是也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道也至脩春秋尊京師別內外戀戀不僭巳江都弑煬帝而文中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云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云云揚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素與語言夔與語吾言德林與語言云云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雖然不姦詐不無禮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也流俗之視中說如視佛書夫焉知佛之道可尊而尊之哉徒聞其未死時天地鬼神夷狄之君無不尊之者耳或曰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則柰何曰不害為聖人之徒

弔揚子

歲陰在戊兮其月季春望前三日兮是惟壬辰西書



林以齋標兮效行弔子子雲嗚呼哀哉高朗不神兮借人以權新都大盜兮舂國之咽幽邪得志兮明哲偷安天璽熾炭兮璞玉不燃欽佐王之刀尺兮廻智巧乎閣篇何諸儒之喪明兮復培塿乎泰山夫聖者通之謂兮可名而名之豈有常人昔成湯覺伊尹曰元聖兮固商書之所不刪夷之清而惠之和兮孟氏亦以為聖焉謂子雲之非聖兮何害乎滕柱而操絃韓退之云大醇而小疵兮所論止于法言盍對問之細碎兮如入宮始見其奧逗伊太廟明堂之巨麗兮則盡在于太元無三材而用五行兮取度數於渾天

日如蟻而右轉兮斗揭柄而左旋陰陽晝夜之會合兮非弄筆之所磨鑴其指在於三綱兮尤切切於君臣君道光而臣道減兮尊卑之分以陳消與息而相乘兮無盈滿之不疾顚言行禍福同出於罔兮貴思慮乎未然必稱孝而稱忠兮巽乎劇秦而美新旣廣且深兮浩浩東溟之豬百川自哲人之萎於營兮獨子雲之書誰得而及肩惟視之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孫貌之毛羽之賊蓋小才之足以殺其身兮俾愚心之悃悃奉新語以周旋兮庶全歸於定兮彼炳明之為注兮間或失而或得別科指之不甚明兮匪後生之能識今之從事於此書兮其說溺乎數術隱怪之士惜以為己有兮學者欲求而弗獲緊小子之不敏兮將大為之解釋下以行諸講學兮上以及夫邦國討其業之勤勞兮豈一朝而一夕困于內者疾病兮迫于外者衣食念一家之言兮終成之於何日天有意於此書兮使我壽考而強力不然子雲之道兮或幾乎息我思古人兮涕漣漣而霑臆

復說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噫顏氏之賢肖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至乎善也賢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高弟師也過由也兼人有姊之喪而弗除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皆善而過者也而未聞其復也中庸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顏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於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反矣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焉去之過於正者也叔向三數叔魚之罪過於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祿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讓者也徐偃王不忍鬭其民過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直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不欲速貧似不廉文王旣沒用我者其為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諾陽貨曰將仕似不信應時還揆各得其所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也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為小人矣夔教胄子臯陶陳九德曰直而溫寬而栗柔而立是

亦復之一端也天台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為之作復說

命箴

宜失而失斯謂之正宜得而失斯謂之命身之不脩責命可乎謹爾攸趍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則惑愼爾食息躁爾之賊得失不言吾道孰臧之否之繫我之顧言不以道幸其哀巳食而摇尾彼獸之恥非道而哀尚盍耻之矧其無益祇辱矣為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蚤詩夜書以遨以娭戒之勿渝天其舍諸

畫贊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為之辭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弋陽縣學銘

慶曆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爲彼之南縣廷之東令异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為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



易美知幾孔戒巳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與錮有功廢或為福徹漏之下誦弦亦足易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嘿堂銘

黄介夫尉鄭鄉作嘿堂以居使人来告故為之銘曰

衆人之嘿不材於天賢人之嘿保身以權止則為澤行將為川雖欲勿言安得不言

太學議

覵伏以古今時異沿革事殊凡有設施當求折衷若曰上法周室作為辟廱詢於儒者諒無異議行之本朝或似不便何者雖作辟廱必不欲廢國子監未聞古者辟廱之上更有國子監也況辟廱之設非徒講授而已便當行視學之禮養老之事國家大禮如籍田明堂鑾輿未動六軍之士已希賞賜竊恐惜費未能盡行有其器而無其用天下之望寧不觖耶若欲太學不與國子監相妨又無行禮之責則宜近取唐制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廣文凡七館皆屬國子監太學則七館之一其於國子監猶吏部兵部之於尚書省也不相妨明矣萬一遭遇帝蹕下臨乃吾道之光耳若猶未也亦不為朝廷之闕至於棟宇之度

在唐無聞如使講習有位生徒有次量事制宜誰曰不可然亦須見地之廣狹而後計之若豫為廣大之制而地或褊小則是空文無所施用或謂周人立四代之學今若以國子監為唐學又立辟雍以法於周有何害耶覲謂不然周之四學並立各有所用如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學干戈羽籥於東序禮在瞽宗之類是也今教學之職盡在辟雍若不使國子監統之則祭酒司業當治何事如使辟雍屬於國子監則古者辟雍之上更無官司故覲以為不便果能廢國子監而興辟雍且備視學養老之禮以飾之則非覲之所敢議也

策問三首

問孟子稱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竊負而逃海濱以有所受之也觀諸周禮則有議親之辟夫宗室有罪尚在八議彼為天子父而吏得執之是耶非耶抑異代之法不可同條耶二三子極言之

問夏之有德遠方圖物以鑄九鼎使民入山澤不逢不若其功大矣然所謂神姦者固為魑魅之形而求近人耶抑能變化與人亂耶果其魑魅則民之見者雖無有鼎亦知懼矣苟能變化與人亂則何形之可鑄耶當王孫滿之時鼎猶在周其所象物蓋嘗目見非虛語也顧言之失其義耳然則禹之為是鼎其何意也

問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卿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未見其說抑序官之妄耶則鄉州黨族閭比皆有職又不可闕然則守其官者何等人也

策問六首

問太史公敘術學崇黃老而薄六經其論以道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以吾觀之蓋不出夫易易非六經乎何其不察而遂薄之也二三子試言焉

問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安乎明辯之無牽舊說

問韓退之謂揚墨之書尚有存者今之學者有學於

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吾考於墨翟本節用誠其所長楊則無見矣然乃孟子所謂爲我者也歷觀士大夫之所以爲人者儉陋爲先儉非墨之流乎其施於天下國家恨未及也至於先己而後人持祿保位不以治亂累其心者亦楊氏爲我之失矣及其論議尚嚚嚚然曰闢楊墨豈非化而不自知者哉噫時有變事有宜則夫二者爲是乎爲非乎將蓋而勿問乎將折以先王之制乎各言其盡

問春秋書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國吾習諸此未始不舍業而嘆深矣先王之法也然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杜元凱曰所書之王即平王學者往往未知所傳今之儒生又有異意謂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蓋號令賞罰天子之事孔子不敢私之故書王以著號令賞罰之所由出若是則王非周也孔子籍之云爾吾心亦不安茲用商于二三子繹聖人之心懋君臣之義吾有望焉

問周禮周公致太平之迹也而於大司馬見師不功之文小司寇有詢國危之目諸如此類蓋非周公所嘗行若春秋舊凡亦曰周公之制而弒君之例存焉豈成王時有是也哉故學者疑周官凡例皆不出于周公二三子以爲如何

問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是時天子在上而孟氏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奬周室者庸非後其君乎賢人之言必不從爾盍各求其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 墓碑 傷辭附

### 進士陳君墓銘

潁川陳君卒於天聖九年六月十二日葬於明年二月甲寅墓在南城縣太平鄉之壟畂將葬姪婿李覯敘而銘之君諱璟字仲溫產富家年少獨奮好學蓄經籍求師講問晝夜不敢息長於甲賦唐風詩時華多所驚仰意拔藝無不該者尤精王筆書得斯冰體勢凫薦王府一不中會家禍作輟業去不復有仕宦意君為人篤於孝慈幼孫事先夫人左右無違及居



喪悴茹飲水終三年匍匐致毀瘠落肌肉僅能日活既除之後殆十載言及其親未嘗不歔欷涕下此皆世俗所不能者性復倜儻重節義聞人急難與其所不足若己當之族親友舊賴而濟者蓋可指數江吳之間其人信鬼禍好忌諱疾病死喪非其父母妻子率避遠之君雖於無服之親亦必瞻視勉勉致藥物療治愈有恩意於其死哭弔常先他人含襲斂殯多自經手其接人重厚有禮隆賤親疎訖不以顏色冷煥之然於論議亦不隱其賢不肖非深得古君子之道者其孰能如是耶既退居鄉里益脩田宅美池榭日召賓客飲酒遊宴賦詩和獻答亹亹不能自止鐫琢粉繪咀嚼花葉務為深音若新進爭名者怡愉終日弗以他事亂其閒雖術業不施於時亦不為無所用其心矣卒時年四十六聞者無小大莫不嗟悼來哭哭必盡哀至于役養無知輩悲愛泣竊歎謂不復有斯人嗚呼可尚也已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比三世俱不仕娶東平萬氏順惠莊飭有理內法生男女八人長子某襲父之志以文行稱識者謂慶在是矣次某蚤歿守生業某亦志學某方成童長女嫁鄧某應進士舉次黃某范某幼女可嫁范某皆著姓子初



君之弟曰某既勝冠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絕乳君愛養之如己子長以嫁李氏銘曰

勤不獲祿善不克年謂天有知何死之亟謂天無知何後之賢嗚呼百世之下無敢壞其藏焉

### 處士陳君墓銘 并序 祭文附

君諱文藻世家盱江實建昌南城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君初以素門善治生終能悉意事用儒術教子起家登朝其門既高其行益篤既學有智多歷艱難故動而鮮過為鄉黨法將有事者亦來咨謀自用儉節至義可為則不有愛其所周急泛于跡

親性復謹禮雖紛而畢必待以賓客未嘗見其懈尤
耻爭辨踰數十年無一人獄在州縣者而衆莫不服
晚節授家事于子孫其中休休罔有不足閉門終日
不與塵俗風窓月牖樂以忘老年八十二慶曆四年
十一月庚午卒明年及此月丙申葬于郡東之龍池
夫人周氏既葬十二年矣故不祔子男二人甫繇進
士第在官為能濟之重慎得譽于薦紳間以憂解廢
中丞執喪無失禮泱雍孝友而外樂善諸孫學問甚
謹無不令人源深哉止而為淵行而為川未易窮也
五女嫁鄭某朱某范某朱某翢某皆良族也既卜曰



孤以墓石来告乃銘之曰
洪範五福六極為天賞罰之柄今君既壽且富無
久疾病教子義方不謂不好德啓手足知免不謂
不考終命天之勸人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祭文

嗚呼公之年德逖出輩流子孫善良無身後憂人生
及此何所不滿送往以哀情猶未免昔我年少孤貧
里中惟公見遇與衆不同然諾之重有古人風薤露
易乾隙駒難駐彭殤一揆瞬息千古設奠告誠後期
無廢尚饗

廣文陳生墓銘 并序

陳生子同郡君平其名某字也初以童子来學既冠
游京師用進士入廣文館升於禮部試下第歸而病
後二年死蓋年二十有四矣始吾奇其人神甚清氣
甚和齒少而智老居今而好古其學業務廣其文體
務大若馭長風中江而下假之日力則海不難到凡
厥施為巖巖見頭角去其俗遠甚其父某又有行誼
謂可以餘慶擬之不意其短命也病日革尚不舍業
或導以博奕解愁憂則曰我為此益不樂奉卷文字
間以即死嗚呼吾之所好惡不類乎天之意邪抑天



之意皆與人異邪或者天無有心而人妄責之邪人
亦無有主宰而自生自死邪如何如何贈其官諱某
王父也諱某曾王父也妻劉氏有二女其死孟夏其
葬仲冬其歲辛卯實皇祐三年銘曰
古石崇觀今葬其旁死者無知則何所傷若其有
知則煩曾公記麻姑山謝靈運詩華子崗雲壞水
怪夕景晨光尋群仙之轍迹味古人之文章魂兮
優哉豈與夫惡鬼同鄉

進士傅君墓銘 并序

皇祐五年冬傅氏之子野請銘其考曰先父諱垂範

字祖德娶鄧氏野中男長仕少俯女嫁董振江氏壽六十有六今年七月癸亥卒十二月丙午葬墓在宅東北仙羊峯下曾王父封王父宷父逢皆不仕遠祖家信州今為南城人銘曰

君少篤學見稱其儕父隕兄落欲進不諧有田宅畔有宅山隈既耕且養曰優游哉君之事母寢為便戶夜再三起即訊安否君之事兄兄嘗病苦醫須人肉爰割其股族有鬬死將質于官擬君其閭縮不忍言聞者已若見惡憖然教子與孫居如邱門維孝維悌於君罔闕他行雖百無乃其末命有夭壽時有窮達含笑入泉獲土黃髮



聶夫人墓銘 并序

夫人姓王氏歙州某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蓋富家歸于鄉人聶某今為南城主簿聶君之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考某贈禮部尚書兄某終翰林學士凡仕者數人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為婦孝為妻順為母愛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嘗蔕芥既自治其家舉有法度於鄰里鄉黨慶吉弔凶以喜以憂若在己然見人之絕志於賙救力不足不能自已教厥子必以禮義榮辱故克有成長男武仲進士及第其次南仲微仲恭仲皆好學女嫁程某閔某汪某亦為士季女未許嫁夫人每救諸子曰亟自立汝後顯榮吾不見矣皇祐三年來南城未及安宅夢人告曰爾在此二年而已五年疾病時武仲與禮部籍奏尚克聞之已釋褐有書至不能言矣夏四月十一日卒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載其柩還鄉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銘曰

死生命邪聖人罕言之雖其有命其可自知邪夫人教子謂不見其仕及其登科而母死矣豈知而言邪抑偶然邪二年之意形于夢寐彼何神靈而告之丁寧邪武仲有文來諸子頗聰警姑務於德以求揚名則親之魂魄其不榮且幸邪草露溥兮松風淒兮生者能幾時死者無窮期萬物皆如斯又何足悲邪



鄒夫人墓銘 并序

前此者聞新淦鄒氏有子曰迪九齡以文求試于臺過疾罷去得神童稱今迪遺予以書且列其妣之行請銘于寵予未識迪面矧非州黨婣族閭門之懿所不及知然觀庸俗富而溢則驕其子使淪於欲若節信所謂以賄喪精者往往而是迪生五六歲嗜讀書屬詞句既毀齒西游仰視九門虎豹之威而不怯惑

有披青雲捧白日之志事雖不果與夫見舟而童心
華相去幾十百倍苟非胎仁乳義決藥於初如土斯
瘠其奚以藝嘉穀也哉則其善狀宜不誣孔子之言
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迪未冠未克
光大于時攫其親之無傳求銘於我蓋亦孝子之節
不可以已故書之夫人姓楊氏豈鄉之邑人曾祖某
不仕祖某亳州防禦推官父某亦不仕其夫某學不
得官以貲為汞州助教夫人之性順而明意解播略
知大指書樂之藝多所該綜早孤事母以孝既嫁未
嘗一日不念母念之至則號泣廢眠食善於夫之黨



外內無怨言蓋服器玩舉有制節罔或踰侈唯迪一
男不以恩克義且教且戒期于有立既不試而歸益
敎之求師輔繼短增晷日取其効一女亦尚幼而夫
人即世年四十有五至和二年某月某甲子也越某
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地名嗢苦陶偪母湛氏亦新
塗人唯能育厥子交結勝己者然非偪強立以濟功
名曷由致其母不朽之如此迪之齒未也誠能出溝
瀆逐鯨鵬於天海間則楊氏之賢當不媿于古且使
吾言見信於天下矣銘曰

宜神之杜　覆短以死　不在其身　維有子

## 鉛山縣尉陳君墓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貫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
為郡著姓父某尤善士有二子君其仲也君幼而開
爽多智慮以兄宦學滕下少入廼綴治生君親之意
其先子諮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聞罕視家事而財
用所出近得以賙親故遠得以及羇旅為有識所貴
者緊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溫清益
謹而田里益修彼仕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
君使然免喪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
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時盜賊多主名不



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輙禽郡守言其勞不報
替授茂州司戶兼錄事參軍兄為德陽宰不宜俱入
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
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好學見稱
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
嫁黃某亦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
有餘里太平鄉三異里符源銘曰

世無文兵以敵其生家有禮義以為之地衣冠揖
讓優游以卒歲復何憾於意哉

## 徐夫人墓銘并序

宜黃徐復皇祐五年進士出身　南郊放選得贛縣
主簿明年改元至和將葬其母之官未及期夏四月
辛酉母死秋九月来告曰吾母李氏生十有六年而
歸于徐其居百口姑之繼者四人吾母事之亡𢃄芥
至于女妐叔長稺婦靡不得其歡心先人諱某宦學
且久吾母夙夜躬爨烹以禮賓客未始厭倦復十八
而孫方肄詩賦吾母請于先祖使之卒業舉不利將
退而服田又勗遺之以獲齒于下士龠合之禄未登
養器而遺大變平生惻隱以周急為上務斥衣賣飾
一簪亡所愛死之日親疎外内皆哭出涕天蒼地黃



何往何愬願得銘以相哀予與復非舊憐其意從之
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俱不仕復之兄曰某弟曰
某曰某曰某豫亦好學姊妹三其長嫁杜某其次進
士胥某其次戴某銘曰
人之教子教成而親死天下多如此將為善思貽
父母令名必果復也能之則欲報之德誰曰不可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并序

鄭君名某字某建昌南城人吾母其從祖姑也夫人
於覲為舅之妻故常得見焉鄉里陳為冠族夫人之
父某贈殿中丞祖某曾祖某不仕歸于鄭氏生二男

栽數歲而寡姑老子弱門内外事一介畢委于其躬
性嚴正處之有宜請謝姻戚意厚詞葬用福其家以
不失舊壽六十有五皇祐五年夏四月乙未卒小子
曰倫既登死君孤露一身延其世祀曾祖某父某葢
皆善良能治生而君繼之抑管子所謂士工商農之
子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矣廣源蠻犯嶺表　朝廷
以空名告身属江湖轉運使募入粟穀而郡縣風曉
之君以此守撫州助教執親之喪數月得疾未葬而
卒年三十有七至和元年冬十二月也二男曰某七
歲曰某三歲妻謝氏獨當家事閫門無五尺之童畧



如夫人初寡時嗚呼可哀也已明年三月乙酉以二
喪厝于其縣太平鄉之龍安窠同塋而異壙君之姊
妹六人嫁范某徐某胡某聶某陳某夏某五女嫁陳
某鄧某張某其二尚幼銘曰
吉凶在人邪彼壽者何淑於身而夭者何愬於神
其曰偶然邪何再世不夭若募而傳夫人之意常
恤後嗣其死未幾而禍猝至古人之言倚伏者猶
可信而併邪

處士陳君墓銘

君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自有誌

君性慈和且惪事同産六七人身為之長當母在時一以家事屬其弟無所前却閤門百口不識詬罵及官府召呼雖甚感怨必躬以進不移禍於人為政者以叅焉未嘗辱諸渦從游或詬而或戲之其色自若子陟有詞學愛之欲其達其在京國輙馳往視既及第為邵武縣尉至和三年春又就見之中道得疾入官舍而卒年五十四輓其喪歸冬十一月乙酉葬于郡西太平鄉金塘凡兩娶陟出蔡氏其繼徐氏生防陛附隱三女長嫁朱某其二尚幼銘曰

古人以一世為夢一覺其間利害何足可道若君者其已覺也哉



## 宋故贈都官郎中張公墓碑銘 并序

駕部張員外守盱之一年狀其先君郎中之善屬予觀顧為文以表墓竊迹三代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故勲勞不懋名位不尊雖子孫蕃大唯致美乎宗廟彼宅穸之事無敢加焉後王損益有追贈之制恩漏泉壤咸同正官　國家仁甚於古賞偏于下凡在周行必寵貴其父母郊祀行慶踵以為常今郎中得官五品於令宜立碑而員外出剌是邦觀小草民託寄宇下見命執筆其可以辭謹按所狀而文之郎中諱某邢州沙河人曾祖諱某父諱某世不仕積善之澤漸于其躬狀貌環偉人鮮能及性本孝弟且惪義烈自九族內外悉能和諧使無閱很而鄉人羨之豈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者邪厚本力穡以給其家身雖肥遯言必詩禮克致嗣子策名于朝又豈所謂愛子教之以義方者邪其生五十有六年祥符癸丑夏四月卒即葬于所居西偏既而贈大理評事殿中丞屯田職方員外郎都官郎中夫人柴氏某縣太君生男女五人員外名某習孔氏尚書景德中及第試于州縣無



曠厥職由大理寺檢法陞審官籍其脩天聖編勑與有勞焉歷鎮五郡稱為盡心四女伯仲皆嫁李氏叔趙氏季尹氏員外之二子業進士今賦于太常矣後胙饒衍胡可量哉銘曰

大河之北　土風朴渾　公宅其間　孝義終身
閨門雍雍　鄉黨欣欣　生而不試　沒乃推恩
君仁有加　子心罔極　贈官五品　立碑九尺
慰彼頗甕　光于茔域　後昆之才　孝思是則

##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 并序

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長人者不恤
義教而一之刀筆雖聖與庸或無以異矧其人品中
下云犾世俗所以不甚相過者無足可怪士大夫不
以賢自待蒙耻苟得習以為宜上亦不以賢待之動
有法令不得行其意爵列於朝而習吏胥之業故愚
者亦足尸一官賢人斂手于位就繩墨問有可道者
則今之循吏也已嗚呼江公非循吏而誰歟公諱鎬
字某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得汀州推官錄興化軍判
官除大理寺丞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
員外郎屯田郎中其使知陵州仁壽婺州金華縣知



英州通判潤宣州知建昌軍處州遂致事年七十卒
時慶曆六年也公弱好文學性孝友既耆而執清河
太君張氏之喪尚致毀於請老當得一子官舍其孫
以與弟之子某人以是稱焉明且慎善聽治在興化
常受命使府決諸郡之獄故僉薦之仁壽洪氏嘗為
里胥利鄰人田給之曰我為若稅免若役鄰喜刻其
稅歸之名於公上逾二十年且偽為券茶染紙類遠
年者以訟公取紙即伸之曰若遠年紙裹當白今表
裹一色偽也訊之即服金華舊擾而說公之政粤民
勤於役其胥或世世與其族異財而同籍率一胥影

戶數十公至英乃摘而旬用之轉運使指以示他郡
下戶獲安在建昌擊豪猾敵疑若山重于今有述焉
娶同郡戴氏封萬年縣君生六子而卒長男某都官
員外郎蚤有譽不幸死矣某著作佐郎某太廟齋郎
皆有學行三女嫁進士毛某程某穎州推官馬某皆
良與也曾祖某不仕祖某泌水尉父某贈都官郎中
自十六代祖世源因官占衢州開化其上不可知凡
一姓多者數望俗以意稱之問其譜則亡或斥古之
顯者以為祖是之謂誣故不書觀經為公所著作使
來告喪以既葬弟及誌惟今五品有碑請列銘文而



繫以銘曰

善不獨善　既施於民　福在子孫　不止其身
少進老退　始卒無悔　死而有知　何慶之大

宋故將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
壽昌縣君江氏墓碣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江南宰相齊丘之族遭亂播遷自
洪州南昌家建州建陽曾祖某祖某以是無聞焉父
某讀書客死太平州公少時亦不顧既而有子曰咸
字貫之受位於朝例以公為大理評事歷衛尉大理
寺丞太子中舍致仕年八十一夫人江氏江南翰林學

士文蔚之曾孫　本朝職方員外郎翹之孫汝州龍興縣主簿湜之子累封長安壽昌縣君年八十慶曆八年冬十二月壬午卒越八日己丑又有公之喪皇祐元年秋九月己酉合葬于所居塚南從先塋也公建事祖父母能致其孝以寡兄弟其母程氏篤愛之欲無去其家故不使宦學然性憙事鄉之儒衣冠者多與之交見人子孫孝弟學文不啻出諸己有良紙筆必往遺之夫人善言語有識於家內外靡不規正而姻族信之前失數子乃謂公曰積善餘慶今生子不育無乃父母有所闕歟姑自修而已用是時異夢



而生貫之總角好書不同群兒夫人曰此子必興宋氏吾叔父知南劒州可使從之學矣則司勲郎中名拯者也不數年而貫之大成應舉得官由州縣至常參皆補東南以便侍養公老而靜勝日於官舍焚香誦佛書有佳山水未始出遊迹其所為亦足以遠嫌疑非苟然也夫人雖知子初貫之知尤溪在上位者嘗以憾故使爪牙吏求貫之之私將傅於法及知瓊州亦如之聞者無不憂而夫人諭公吾兒志大且廉決無私事為人所得不足憂也已而果然耋年俱不病自知將死敎令婦子𦘕疊如平常鄉人異之三男

貫之為屯田員外郎有文章年逾五十學問不倦書非聖人作一切謝去不問至于為吏亦多見稱此其功名未易知次曰某頗儁才蚤死曰某能治生得其母心二女嫁李氏饒氏觀辱貫之游而不獲拜其親於葬又不克會今貫之乃來求文謹次所聞而碣之

銘曰

壽考人之願而夫婦偕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道兩者得之固已足矣又申之以官邑之號苟為不善之人安能到此哉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碣銘　并序

南城治之右麻姑山前左麻源東南其地曰某是惟邑人陳公之墓公諱某字某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歷郴寧洪州推官五遷為都官員外郎知宜春臨川貴溪豐城縣年六十有三而終實至和元年公少好學以其才有鄉曲譽性重慎不易出言視之若無白黑及逢其人則亹亹異非必中與人交外澹泊然其義分雖白首如初在官文理堅著罔有譽兆其所持操亦不可奪郴有土茶既貢而償其餘公言其賊民轉運使以聞及其貢者皆免洪有久獄逮證不已公與

守爭守怒而起終以公為能遂舉之臨川民有以無
弟為異姓者買吏得直莫克為辨公召語之不刑而
服其行事多此類故在幕職時舉者十有七人張伯
起吳安道蘇儀甫趙叔平皆世名臣居家孝友親旣
沒十年與其弟某居無間言若親若故或旁以生要
之言行一有繩準鄉人畏之晚喜吟詠久而益工不
善飲酒發懷散憂必以詩其存者若干首將老于山
林未及言而疾作哀哉葬禮有碣宜為之銘其擊世
別誌諸壙銘曰

楚之東兮吳之西山雄石俊兮盱之湄公將退兮



隱於詩樽觴兮禓蘭芷志不就兮以衣歸曰天
與命兮窈難知千萬年兮識者誰公之美句其傳
之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進士及第為郴州軍事推
官罷得寧州未行以鹽鐵判官舉監海州洛要場遣
母憂復常權洪州觀察推官除大理寺丞知袁州宜
春移雅州廬山父老改撫州臨川除殿中丞又以憂
解既而知信州貴溪除太常博士明堂禮畢遷屯田

員外郎替知洪州豐城除都官員外郎至和元年二
月乙卯卒年六十三以其柩歸明年及此月某甲子
葬于某鄉某里某地名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父某
贈某官母周氏某縣君妻黃氏某縣君長男某廣文
生再就禮部試次某不應舉次某一舉下第死于京
師女嫁黃某范某黃某銘曰

官六品非賤年六十非夭生而鮮悔後有紹左神
右仙維宅兆天之福公夫豈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終

墓碑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某字某世籍南城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不仕予六七歲時在山中有人從外氏所來言從母之夫病且死其弟以股肉食不起既而事寡嫂有禮族姻善之及予長審知其人乃府君也景祐三年秋八月府君年五十三卒其冬十二月葬可封鄉安樂里源潭之陽後十八年至和甲午夏四月夫人聶氏年七十四卒明年春某月葬于某墓東南隅孫來求



銘敢不聽吾邑陳氏為富家而福之以善于今四五世富不以驕愚力不以鉏弱官無訟牒獄無繫人入場屋得禄位者磊磊相望而府君以孝悌處其間愉子教孫蚤闇暮燕以終其身不亦美哉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亦不仕為人母者五十年主家事者三十年旁禮娣姒下法子婦儉故不乏用慈故不失恩屬纊之日門内百口又何盛也生八男執喪者五人曰某某人和能友群弟曰某善讀經書作詞賦郡薦新人嘗為之首曰某曰某曰某服產業一女嫁黃氏遜之子曰陟進士及第初為邵武尉銘曰

管仲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今之愚者階其富以趨犴獄陳氏之良鄉所賴君之夫婦全而復積善有慶兮後昆百禄

進士傅君墓表

亡友傅君代言字某生同鄉長同學心純行潔而外不亢激見人善卑之若臣僕聞人過弗敢言其在己則改不待頃故在家而和與衆無帶芥好學有辭以進士得試于墀下兩舉不利歸而寢疾以書請覯願一言庶乎不泯沒病革矣書字幾不成猶拳拳係報而後死哀哉其意何邪時年四十五慶曆甲申秋七



月也後二年正月葬君家世善良曾祖某祖某未嘗筮仕父某在祥符以前用辭賦著稱不遇而死皆曰在後人至君又無禄識者益憐之娶鄧氏生二男其某然未有立葬巳其兄某使人來告遲衰其墓曰

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妄言至于仁者夭鄙者壽禍福之來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不謬嗚呼吾友不幸而堂有老室有幼不然則大彭殤子亦何足道哉

陳伯英墓表

吾嘗銘陳君仲溫之葬以行高故譜叙甚詳其子漢

公字伯英諱材名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噫逝者如斯徒使吾文不施於樂歌舞蹈而施於堙墓間也伯英少從吾游俊健有智數頗多能應進士舉不售因放失繩墨衆非之終克自反於親勤於家倫於人恭摩垢出光清議始變年四十得疾不治哀哉娶黃氏有五男其三嚮成人曰汝義汝士汝臣女許嫁鄧潤甫康庭圭幼者二人其弟次公次山皆有學行庶幾大其門噫天人果通邪善積必有慶不然未可知

辭曰

山可塵谷可堙謂余非妄人者無發伯英之墳



## 處士饒君墓表

饒君諱某字彭年世占南城蓋予同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耦周氏生男景先見先女嫁陳某李某吳某桂某某齒六十有四死瘞里中之金灣後一年實慶曆七年景先護君以待我故書其墓曰

吾邑絕大江數百里與閩粵為腹背土地衍沃宜稻桑麻無大水旱飛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俗椎少樸不肆文法為獄訟事吏惡政苛塵盎之百端卒無敢言以豐富之資加自重惜而居之名山水之間花草禽魚日變時異使人見之心窾恢恢欲追騷人校江山醜好然則諸父兄行有不為祿仕而搢禮義操儒雅者固其宜彭年性溫厚力治生以遠不足其餘唯務為詩與學者更倡和爭錙銖亹亹不倦二子幼讀書不使茶外事故景先以其文再試于禮部見先亦嗜學多藝其婿陳吳桂皆應進士舉由此觀之抑好善之效晚節自除瘞地築室其旁以待僑客為觀遊歌琴賦酒不覺老至自嘉塵處閭其所為有足喜者往時相見領髮未素今茲復來墓草已宿弔傷雲霞嗟嘆栢竹揭之墓門千載可讀



## 醫博士周君墓表

周君諱某字某鼎州桃源人以醫來建昌為博士年七十有一皇祐二年夏六月卒冬十有一月瘞其孤播摠來求表之辭曰

君之至是邦吾時未生及吾成人與之往還尚二十餘年其容體昂昂口辯多所踐歷凡荊楚閩三川物象屈原宋玉嘗稱道者往往記憶上下巫峽見神女事延言之鏗鏗可聽善飲酒要之坐花草醉倒歌舞不以年長辭趣為和同然未始以氣下於物用醫藥者有位雖甚親比亦無所私謁吾以

此知其人吾母曾病急不能言衆醫縮頸遜去唯
君視之曰不死治數日起之吾以此知其藝命不
謂短家不謂貧其教有義其嗣有人龍池之東負
山爲墳後來弗知信在斯文

前進士康君墓表

君諱爽清字禮鄕南劍州將樂縣人曾祖居素仕南
唐以剛直見忌由校書郞二十年纔得大理司直建
隆而後冥命我朝遂謀其功畀邊至瓊林光慶使檢
校太保判三司驛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
立死井中已而得大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身



故文士徐鍇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灘浦伍相顧棄於
江流之句不數月而金陵降迄今鄕人有記其事者
皆叩頭稱之祖仲符少有志氣以詞學名兄弟蔭補
獨不就及 朝廷錄忠臣後授汀州掾卒父知章亦
秀士克世其家未及進而死君童子而孤力自樹立
篤學有才作詩賦尚俊壯其於格事長調歌尤能動
人性孝友常省其姑退必感泣謂人曰吾姑類先人
其弟臣清得官而夭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
聞之匍匐往收方大饑道遇切告以其故賊亦義之
不害初擧解頭好事者寫其賦於屛今猶未絕五試

禮部皆不捷慶曆二年特奏名賜同三禮出身未免
選歿於京師年四十八昭武李詣師其友舊措歛以
歸其冬十二月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鄕凋水賓
君之徙居邑也娶鄧氏生四男平疆可至一女嫁周
翰夫人之死後君十二年於其塋也平自爲誌乎十
二齡而無父嶄嶄自然出於泥滓留以濟其業聰高
脈遠有足嘉者群弟壹於學問皆未易知積善之慶
將在是哉以石表未立携其鄕先生屯田郞中李公
之狀來觀嘗辱君游謹掇其要託辭左方曰
太保之忠貫神叅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



賢非君之才而平之孝孰能因而傳乎爲人之子
孫者其可不然乎

李子高墓表

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天聖中嘗省
松栢至於子高之室子高業已不仕有男冠卿生十
三年習爲歌詩教義誨辭無忝世儒後冠卿第進士
試校秘書守臨川主簿代歸未幾而孤來乞文曰惟
先父好學篤善屢擧不得官治衣食業不能貪以取
餘醉吟山水間忘其老憙急人之急里有爭往往和
解之使不致獄訟衆亦愛悅用濟不肖子于宦學未

始有報而舍去忽焉頗得表其墳託以不腐姑取其譜而系之辭子高諱喬年六十八慶曆四年四月庚子卒十一月乙酉塟考彥穖祖文遇曾祖捷皆布衣初娶盧氏生叔平叔良早死一女嫁饒贍繼陳氏生寇卿其季漢卿辭曰

生無失宜死何足悲有子而奇其後焉可知邪

先夫人墓誌

有宋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乙酉李氏之孤覯奉其母夫人柩塟于所居西先父府君墓東南隅實建昌軍南城縣鳳凰山之麓也夫人姓鄭氏其先蓋鄉大



姓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夫人初有二男為無服殤既而生覯十四年而先君沒是時家破貧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畝其餘高陸故常不食者夫人剛正有計筭募僮客燒薙耕耨與同其利晝閱農事夜治女功斥賣所作以佐財用蠶月蓋未嘗寢勤苦竭盡以免凍餒而覯也得出游求師友不為家事罔其心用卒業為成人不然蕞爾小子為傭保為負販供養猶不足何暇孳孳學問聞邪復還舊居娶婦有孫如平人家夫人滋不倦門內細碎覯尚未及知慶曆中應科目罷歸廼自念親老矣而數棄去

舟江湖客京國以為之憂抑又窮空無以備甘脆非人子所宜因決不求仕進忍恥業衣食庶乎終養無有憾焉既八九年而智淺力少不克如志夫人性多設施好義而信人祭祀賓客婚姻之禮不以貧故略之閭人緩急來有求者應之唯恐不逮衣服在身者必假飲食在前者必輟況於泉穀固無吝心由此困之百計不效夫人亦厭之覯惟易窮則變變則通所識公卿大夫多矣苟扶吾親往乞食焉尚可以濟廼用此言告之夫人喜曰是吾心也幸而離鄉非但謀食而已且使雛入不到吾目前則煩惱自少況汝幼



學已而不進吾與汝俱西亦將有知汝者吾孫又漸長彼多英俊游聞見當遠大也謀之未集而及大故疾病猶數數問行期嗚呼夫人卒在塟前二百七旬有八日實其年春二月丁未壽六十有九後先君沒二十九年先君嘗學不應舉以教其子作詩賦亦樂施惠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死年四十三嗚呼覯何人哉有心不明有力不強父已不待養天幸有母而方施施進不能為祿仕退不能求財利以足其欲使之顛頓晚廼悔之未及行而禍作矣嗚呼覯何人哉天鬼不誅王法不治猶有面

目以視息世間復何人哉誠懼之祀不自引決敢因
襄事刻石以記其罪抑為事親者戒嗚呼哀哉

亡室墓誌

亡室陳氏不知其先所自来今為南城人曾祖某祖某世大姓父某弱冠夫婦同時死唯是女生五年養于伯父某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七年而卒於戲吾家破久及覯好自樹立與世不諧日益尼窮陳氏處之罔不寧雖晨夕實猶或已出斥粧摘賣之畢盡執勞辱殆與臧獲等時復寒饑不可忍終無一言族親期會惡衣以往參錯文珠象之間而不耻事姑瞻相顏



色惟先意之為吾母固愛之覯行四方未嘗與謀亦不敢問在家有所當獨居常數月然不見怨望卑柔靜正亡世俗婦女之態訖不得報以死悲哉長女許嫁陳某一男參魯僅毀齒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姑老喪婦子幼失母號咷之聲猶可酸骨校善惡則尤人論禍福則怨天復何言邪復何言邪龜告吉日用塟于城東二十有五里望州嶺之陰且刻石以識其墓于時歲在丁亥大宋慶曆七年

亡女墓銘

李覯之長女嫁為陳汝昇妻年二十六死其父傷之不能已乃銘于墓曰

巧以慧兮慎言語　之汝家兮畏如鼠
人生皆樂汝獨苦　命之薄耶抑吾故
汝来何為何以去　墓無子孫久誰護
後人知汝吾之女　幸掩汝骨無汝露

鄧公儀傷辭并序

亡友公儀名立姓鄧氏舉進士年三十二以死嗚呼公儀生數歲秀異不群諸兒善記誦聞於鄉長而學成為文辭謹聲律主故實讀之溫溫可愛性賢深於事理其道雖不著之策牘為訓具顧其身所履頗多



矣事父母孝謹撫其弟愛而有法廉不至猾儉不至非氣堅正服義疾惡人不得已而與居未嘗安若椽棘芒也猷浮屠說斥巫祝邪媚逐之不使汙其門其意與予正同然予時有所避閉不出諸口公儀身事如不可忍雖在親戚多引繩墨揮直故予猶憚之也早苦氣逆癬之且平俄而執父喪哀甚疾作不可治矣是以死嗚呼予自始學善之志合道一居甚驩叚不是吾行而公儀是之衆不聽吾言而公儀聽之樂未始不與共也憂未始不與謀也他雖甚厚弗之若也究哉失之矣復何言也公儀死前百餘日予將西

游告之別時公儀病矣猶未知果至是也姑勉焉而去及其歸也而公儀逝矣不見其死友之不終也不銘其美文之不公也吁墓之草再黃矣是皆弗可得而悔也徒傷之以辭云

落落其實兮辨辨其華㫰㫰其鄉兮噫噫其家出處默語兮禮而弗邪瑛乎君子兮孰訾其瑕學優而仕兮維人之欲自職而坦兮始圖其敷志愈張兮疾愈感是若變弱綦兮欬嗽其哭嗚呼豈人不好善兮鬼之求不用于明兮用于幽不然何時未之知而命奪之吾不獲福兮惟禍之隨已焉哉烏之



飛兮隻其翼航之中流兮棄斯溺吾友之舍我兮不我力行煢煢兮將焉得自我不見兮再易其正心煩憂兮烏月而寧往而酒兮以寫我誠路漫漫兮莫遂其塋莊周之云兮息以死而勞以生斯言之信兮子無恨情吾道之不病兮吾文之行千秋之下兮庶存子名

白石暹師塔銘 幷序

佛法之行於中國豈不雄健不校矣哉天之生民靡不有事賢者效志愚者效力以有貿亡尊尊晝夜而解能得志唯佛之徒去離遂其安樂無筭王臣所嫗覆士女所合湊生則得其奉沒則得其歸而況人材有以超類者惟其心之所之而已噫佛之法豈不雄健不校矣哉今吾見惠暹師其人材超類者乎師南豐章氏子生十三年出家禮白石居壹長老誦法華經祥符中以恩得度壹既化去其住者惠通惠德而師繼焉師有計慮能施爲自通德往時已主院事殆今無曠性檠特耻交凡俗積四十年不踐城市頗喜翫籍詠古人詩以對賓客吾少居山中嘗與往來慶曆五年復抵其居因告我以年老治送終之具院西有官隙地且買之以歸骨焉懼久淪滅無以旌識幸



我之來請文以信之吾既善師之行又歎佛之徒能優游以卒也如此迺授之銘曰

生也何來　死也何歸　神形一離　曷封樹爲
土石峩峩　松檟差差　惟門弟子　是瞻是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常語上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脩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遠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二十



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於亳而宮於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徼之之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爲若何嘗一日廢矣哉

或曰然則霍光廢昌邑王非歟曰霍光之罪滅族晚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視君如玩物去取在諸掌董卓放之東京桓溫用之江左宋齊以下覆車方軌職光之罪也敢問爲光者宜如何曰皇曾孫高材好學而光不知王賀放從而光不察既委質而臣事之矣庸可悔乎衛靈公之無道也有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而不亡昌邑群臣有王吉龔遂忠直人也吉諫游獵而賀加禮遂捽大奴善屬衛士長行法而賀不禁賀之資朴猶可爲也況大將軍秉天下權其讒諫者舉放逐之如吉遂者使居左右若大漢廷固多士矣豈無輔弼之益哉役白皇帝置廢二十七日而解之何其暴也賀之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而學也懟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



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餘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耶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於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宋少帝立文帝亮迎大駕於江

陵道路賦詩有悔懼之辭已而果誅夫三子者有功於文也何疾之為曰疾之必也由其悲號嗚咽而後悔懼亮見事遲耳女之賊其夫而私於我者其可以納之室乎是亦將賊我也宋文豈不謀其身不爾則為後嗣也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也

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聞之自投於地乃汝濟家屬付廷尉夫弒逆非文王意耶曰弒逆之名何可當也有其意者必假手於人而歸罪焉養犬者固



欲其禦人也客來而傷則擊犬懟於客不得不有說也為大惡而得大利既外於人倫矣況父母妻子狼籍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辯也其對湘東王曰平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

孰謂漢孝文恭儉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權者也周勃誅諸呂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然後坐前殿勃之掌握已無物矣許勃歸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國何其決也或曰孝宣之初曷不然曰勢未可也宣為庶人依許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資也漢廷諸臣未始相識誰可與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歸政不因此謝之顧謙讓委任焉過也幸光速死不爾殆哉敢問光雖無術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陰妻之語泄則將何為

權乎權君所以廢興國所以存亡戒之戒之一失之而不可復也惟至明然後可以權與人惟至忠然後能以權歸上敢問何謂也曰大權在已大禍隨之夫其用事日久刑人之父殺人之兄黜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聽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幾人邪怒者幾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權則彼無動邪譬諸騎虎



下則死矣富貴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家何含隆盛而就衰滅人情之所難其附離者又欲尺寸功則斯人也能不與慮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信矣其惟君子無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謂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誰歟曰其皇甫嵩朱儁乎平黃巾威震天下梁衍說之而不肯從閻忠推之而不肯應聞命馳走就拘朝廷其忠不可及也敢問不有郭子儀者乎曰子儀可人也然唐室雖衰人心未去程魚雖巧言肅代猶然命君命而違不反則叛矣反叛之

名中人憚諸況子儀乎嵩儁則不然董卓李傕之猖狂獻帝雖在無獻帝矣因兵威乘衆欲以伐其罪孰不曰宜也彼以君命來遂不敢拒哀哉二臣之心吾嘗為之痛哭矣

或曰范曄評嵩儁以為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愛其死使天下知有父也嵩儁狼狽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矯詔拒之其非矯者亦足以為之辭矣夫除君側之惡惡殛而君與可也不幸投鼠而器喪焉安得面目見天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歸



於陷穽也彼范曄弑君賊也宜乎其笑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常語中

晉明之明王導之忠其至矣乎或曰元帝固任導矣曰否王敦初反導不足疑也而元帝疑之王敦再舉導乃可疑也而明帝不疑夫敦不以君為君其背以導為君導既穽相矣雖令敦徙又何求焉在他人猶可無異志況導之為腹心乎而劉隗用事導見疏遠且欲悉誅王氏當導之率昆弟子姪每旦詣臺待罪也呼周顗以百口累之而不應也傷哉唯恐其不免耳再舉則不然為導者盡攬前事有不自安之心為



明帝者盡以前事疑之無委任之理而導詐哭敦使衆有奮志帝屬導節使都督諸軍君臣之間若合符契遂平大難以濟中興非至明至忠其孰能哉

或問閻纘訟愍懷太子之枉皇太孫立復上疏焉夫以惠帝愚賈后賊安能聽言徒觸死耳纘奚為哉曰上聽言人誰不敢言佳哉纘也是難能也豈一時之言萬世之言也惠帝雖愚萬世當不愚賈后雖賊萬世當無賊其言欲使著令諸有廢興倉卒東宮兵馬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聽其臣子得如邴吉距詔書周昌不遣王田叔孟舒隱親左

右所以固儲副安後嗣誠哉人主有喜怒宮掖多姦詐怒解而後悔詐行而後覺無及矣如縝之言萬安計也嗚呼學者之忽也吾與士大夫接三十年矣未嘗有齒牙續者也

漢高帝使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樊噲將曰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怒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噲受詔即載檻車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或曰平畏呂后而已矣曰不若是則高帝以諸殺功臣呂后怒亦且報平勃平勃死則諸呂強又誰制矣哉高帝



之不枉樊噲呂氏之不害平勃平勃得以誅諸呂安劉氏由縝之謀也不亦善乎

或曰劉隗其亮直者歟曰致中宗者此人也漢興至于孝景庶且富矣鼂錯以天下壓山東卒動七國橫屍東市中宗資王氏以有江左其強固宜帝不以術縻之隗方翺翔執刀筆以裁其末力不任兵而假鎮以亢斯足以速禍而已矣魯昭公不忍季氏薨于乾侯晉元帝不忍王敦憂憤告謝于家騶隸而劉隗勸焉隗之罪著矣帝終不悟雪涕而遣之闇哉

孔子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惡訐以為直者夫有口才又有文法以羽翼之而忌忠怨何所不逮也其甚者于人骨肉不避父子時主以為忠識者以為賊國無驚則以自蹙一有可為則危宗廟矣自蹙者商鞅是也刑太子傅黥太子師惠王既立身裂車下危宗廟者江充是也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劾之不聽附為巫蠱殺戾于湖武帝始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終則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嗚呼噬臍也已

或問泉鳩里加兵刃於戾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何變之暴也以為罪邪何以賞以為功邪何以誅賞之是邪誅之是邪曰理必然也夫骨肉之恩本諸



天也怨有已時而愛無已怒而欲殺則殺者功愛而不可得見則殺者罪矣夫豈不知殺之之由我也內無以慰其心外無以慰人心故歸咎云亦文帝遣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檻車封誰敢發邪非其人之罪也借其死以謝天下也小人因人喜怒以貪功而不度深淺禍其至矣故齊王自殺而主父偃族臧魚復侯不得還鄉而蕭順之憂卒聖人作議親之辟公族三宥所以養恩而小人間之亦不知量矣知其說者其田千秋乎其爰盎乎

直齋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終

## 常語下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爲哉道有粹有駮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駮則天子而駮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爲農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駮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述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



公劉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尒也當商之季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駮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駮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說者以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閒然則霸非天子者乎曰說者之過也項籍亦嘗霸九州矣在秦漢之閒矣尊懷王爲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自立爲西楚伯王非霸九州而何也然謂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盖籍之類也敢問陽尊義帝俄自殺之亦足以爲霸乎曰謂其號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諸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文王乃尒武王舉兵建大號追考虞芮訟息之年以爲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改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爲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候以亂之過矣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僭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於百里也曰閟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嚮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不與焉其何儉於百



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諸侯之於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稅譬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衆也諸侯又從之囚其疑滋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紂能脯鬼侯而不能殺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以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幣犬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昌不可況三子者之愛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為也

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請紂除炮烙之刑有諸曰以炮烙為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非而請除之則發紂之惡也賣恩於民也羑里之囚既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刓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其斯之謂矣



或曰湯文王雖為二伯其國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刺史有一州耳其領節度觀察則連十數州有之矣彼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權所及百里而已乎後雖三分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問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則是太甲不繼湯也曰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繼仲壬為人後者為之子太甲固三年也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邪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

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内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徒胥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閧閧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於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釆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於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於禮也異於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毀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



也安禮也出於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二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歟曰民不知之也商因於夏周因於商損之益之未嘗與衆忤也周公之制諸侯因舊國而大之百姓因舊田而廣之天下得不和乎哉世俗之說者必曰復古古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奪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孔子之為司寇也不閒其政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使嚚嚚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



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歆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 古體

### 三賢詠

魯連誓蹈海，夷齊甘采薇。秦王不得帝，周武終見非。輕死議萬乘，強哉三布衣。凡人欺貧賤，貧賤豈易欺。

### 和蘇著作麻姑十詠

#### 魯公碑

他人工字書，美好若婦女。猗嗟顏太師，赳赳丈夫武。麻姑有遺碑，歲月亦已古。硬筆可破石，鐫者疑虛語。鷩龍索雷鬭，口噴天下雨。怒虎突圍出，不畏千強弩。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唯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安得同寶鎮，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時，莫教凡眼覷。



#### 七星杉

五行與萬類，有象皆在天。如何彼杉樹，反更併星躔。予思古昔意，欲媚茲山巔。草木尚有斗，人物誰非仙。我培自何代，衰老今多年。大旱不減翠，滯春無蓋鮮。生當好世界，過盡閒雲煙。房心欲布政，柱石安可捐。

#### 煉丹井

丹竈久已毀，井泉空獨存。此地非常地，今人非昔人。我願刀圭藥，輕舉朝明宸。一言洗天日，萬物歸陽春。群仙誰嫉妬，使我身漂淪。俯視廢井水，欲飲礙荊榛。徘徊片雲下，泣涕霑衣巾。少壯幾何時，且醉樽中醇。

#### 琅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為器。胥然咨謂予，材與工俱美。如何爾鄉人，器用曾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吾云此石堅，攻磨動時歲。官用錢出民，民用錢出己。出民官不知，喜（一作憙）事誠可責。出己乃傷財，誰能（一作其）不惜費。大夫聞此言，如有所忿哭。今君倡是詩，敢以報嘉惠。

#### 秦人峯

秦法雖甚苛，秦吏若猶拙。山林不數里，俾爾逃得脫。予觀後世事，政役火烈烈。苟非為鬼神，何計避羈紲。聖皇今在御，百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若念生財竭。誰能將順者，所望在賢哲。無使峯中人，笑我民膏裂。



#### 流杯池

幽居久不樂，心死如濕灰。聞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披衫向西坐，欲望無崇臺。何當命遊宴，盡聚不羈才。顧恐狹隘地，未足開吾懷。仰手斷河漢，決向天南來。移舟復轉檝，壅過成環迴。橫持北斗柄，量盡酒星醅。箕踞接下流，一歃空千罍。八風助吟倡，萬怪供嘲諧。

醉来散髮臥䵷聲視霆雷兮笑勢利子茫茫塵土堆

碧蓮池

碧蓮何歲開我時不得見于今到池上只有紅蓮綻
紅蓮非醜惡物以多爲賤阿蠻雖解舞不見真妃面

虎跑泉

虎跑本何爲彼將對以聽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
盜泉既不飲諸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捉搦
勇氣無所泄爪地成遺跡地神喜乃識水源如開闢
尋常竊六畜夜傍人牆壁是與豺狼同開此宜慙色

丹霞洞



山西十數里乃是丹霞洞直上窮雲霓中寬入罌甕
紅塵生不識明月手可捧人家千里庭泉源六月凍
風雨亂勢惡草木精神竦靈物少形見仙官何職貢
俗緣易厭倦世事足愁痛寄語松上鶴他年期一控

葛仙壇

仙翁猶在時壇上何設施仙翁一去後夢草空離離
下士固大笑言者多不知嗟嗟天壤內共是枯魚池

穫稻

朝陽過山来下田猶露濕餉婦念兒啼逢人不敢立
青黃先後收斷折傴僂拾烏鼠滿官倉子今又租入

哀老婦

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
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
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縣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
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門急若盜賊驅
兒孫孫有婦小大聲且呼回頭與永訣欲死無刑誅
我時聞此言爲之長嘆吁天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
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吾君務復古旦旦師黃虞
赦書求節婦許與旌門閭賢齊愚婦人豈曰禮所拘
蓬茨四十年不知形影孤州縣莫能察詔旨成徒虛



而況賦役間群小所同趨姦欺至骨髓公利未錙銖
良田歲歲賣存者唯蔡汀兄弟欲離散母子因變渝
天地豈非大曾不容爾軀嗟嗟孝治王早晚能聞諸
吾言又無位反袂空漣如

寄懷三首

鳥獸死有用羽角筋革齒華輓入工師飾作軍國器
玉食白如瓠瞑目已腐爛生者不敢留埋藏與螻蟻
百年富貴身執若鳥獸類唯有令名人終古如不死

又

根生但爲松翼飛但爲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来重

癡兒似娉妾寸步矜恩寵傍人忍笑時佯把衣袪弄

又

齪齪復齪齪淺謀同燕雀不思明日憂但取今日樂
俗儒抱書卷未去眼中膜誰將古人淚更爲今人落

避暑

富貴且重慙恥心如何貧賤事易了飽煖幸已多
大熱火天下虛堂枕山阿拔俗嫌人影考古分賢科
激冷齒雙噤飲香頰半酡一跣或移日遇狂還自歌
去就各有志彼此無相訶原憲豈嘗病賜也徙來過

喜雨



人皆喜膏澤我獨憂豊年歲凶已賤糶年豊安得錢
賦役忽驚駭倉廩丼弃捐銖銅尙可換富貴寧我憐
歸來官事了相弔柴門邊農夫未盡死穀價應常然
王心幸仁聖分職當忠賢謂穀賤爲美咄咄無拗天

送上官直

失意多怨尤有誰能自知遊人務乞丐之子唯求師
成名在積善干祿先闕疑根本苟深固春風詎無私

題昱師房三笑圖

高僧不出院屛畫三笑圖客子倦遊者欲去復踟躕
古人骨朽不可追今人相見如古時入間觸事入吾
笑何必門前有虎谿

寄祖松丞

我本山田人好尙與衆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國無幾
作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擧實多士
茫茫帝王州栖栖遠行子携錢貸破屋乞火煮陳米
鞍馬到卿貴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
數步則一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
閽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蹌蹌向前跪
何能剖懷抱狼自恭尊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
野夫等麋鹿匆遽作所與歸來坐空窗惆悵夕不睡



塵埃滿鬢髮臭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
僶俛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
有奴來啄門手披封上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脚誤穿
屨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官且達見我當何
爲再拜請就席熟視知可畏卬卬貌甚古崖石撒氣
髥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貫先哲雅意在玆
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假再三
計自此習往還中心蔑疑貳如熱息扇扇如飢享盛
饋君授南康守丹維蔡河涘我館汴之陰前去路則
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嬌綺羅相對紉蘭

並朱紱自三嘆突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一反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鵷鷺聯日及孟秋皇慈始收試崇崇九門開窈窈三館祕主司隔簾帷欲望不可跂中貴當掖闌苑索編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苓地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禮一朝在檻阱兩目但瞪眙挺筆析所問移時數千字讀書取大者纖悉或靡記炙背蹲自苛寧當至尊意龍馬騰天衢鶱鷁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事振衣訖歸舟河流迅孤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桃凡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船檣既入岸馬首已來

暨迎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摘千苞肥魚斫千尾蕭晨微骨清佳境邀人醉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厲陽烏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悸長帆張去声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山墜篙工斂手立脈脈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敢視我特撫牀歌分去声作長江鬼所恨生劬勞不孝而已矣禍福果無妄險難行可弭脫身得平康引領望鄉里厥後過挾日幸得見維梓入門何怡怡饌具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徧生齒芟除闢草萊疏通

舊沼沚君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賢學官盛術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論經藝麻衣何紛紛鄉人子若弟不惟務章句所欲興禮義施為有本末動靜有綱紀蚕與雞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斷斷在文史時附南康書或逢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難到耳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稱按刑獄勢可平冤滯故人漸大任賤子差自慰軒車日已遠螭墨盜難致薄命良可傷降灾渾未已是年之季冬舉家纏疫癘老母尚委頓微軀蓋螻蟻形骸非我有魂魄與心離權柄在鬼物功力非服餌曉突誰能炊午闌

猶未啓荏苒再周月幸會天不弃春風動枯槁甘雨澆根柢行行夏交秋吉微凶不替高堂何戚戚疾病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瞑口齒閉號呶諸兒孫雜沓大鼎沸嗟哉當彼時誠恐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緯藥草極酸辛法術殫怪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方茲戀庭闈旋已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媿有人同州閭發迹自徒隸竊被儒衣裳曾亡小材技奕如游京邑欲以干明廠朝家焉可欺覊旅謀自濟乃造黃紙書便取青袍衣乘舩歸南方斂板謁當位自言章奏奇因藉

官官勢詔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云能占天且曰
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番到處爭逢迎貢餘
恩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展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圍印
發傳遞闕閭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遮道結繒綵鋪筵
塞珠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獨自
誇瓜當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策繫我非陸賈碌碌
寧不恥作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
取真偽是夫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睽惑準例
皆拘係幽幽圄行中憤憤爭競裹周旋二十日乃克

見巧敝盡地尚不入叢棘焉可寘惟茲謝吾毋幾不
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凡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才徒以
釣積毀譏書歸敝廬摩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盛暑
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果聊可啗時復觀田疇畢力
奉耘耔人生但飽暖此外皆浩侈思君非一日欲去
無雙翅俄聞還黃州又說丁喪制古來聖與賢誰不
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愁魑魅人壽有短長孝子
謾憂思滅性經所與節哀禮為是矧夫王佐才簡在
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蹕加飯苟如願蒼生
猶有恃適時匪我長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充富貴

反為累回思本無官桀紂焉得此俗子但相非吾心
已居易近者游葛陵念君在裹梟作詩布幽懷讀之
勿嗤鄙

名男曰參曾以詩喻之

孔門有高弟曾子以孝著求諸聖人言尚曰參也魯
才敏誰不願頗恐難苟得苟無德將之何益於父母
昔如吳起者善兵亞孫武齧臂將諸侯親喪哀不舉
楊彪有子脩器能頗可取一旦以罪誅舐犢徒虛語
吾生本薄祐略無兄弟助及汝又一身不絕如線縷
祖母惟汝發無異所生乳寧止託祭祀亦欲興門戶

伎倆勿求名適時乃有補計慮勿尚巧合義乃可處
持重尚寡過權剛應無懼內以保家族外以揚名譽
高山在所仰今人豈殊古參曾為汝名其字曰孝孺

女色無定姿贈卿材

女色無定姿寵至姿則多士才無定稱用顯稱已過
長安小家子嫋嫋秋池荷性慧不覺恥母憐不加訶
出戶一囊櫬見人雙眼波情動笑難止語嬌音屢訛
都人口如沸觀者踵相摩因緣卒充選恩澤成偏頗
少費萬金珠一呼千綺羅佯愁慘白日猛嘆傾天河
東鄰有賢女春綠涵脩蛾花艷不裁翦玉光無切磋

自小囿閨襢藏頭豈知他親戚尚未見媒官當奈何
過時誰訪問生世就蹉跎豈不有配偶市里或山阿
豈不有奉養春饎與攙挍列女不得傳樂府無人歌
容華日衰落涕泣坐滂沱富貴易脩飾貧賤多笑呵
柳下無仲尼小官終濺磨進退在勇決遲疑兩皆蹉
退當事奇偉風駕追雄軻進當取勢位健筆為干戈
胡然守一節獨自埋隨和

江亭醉後

平生尚倜儻壯大苦摧折主人能結納佳境為鋪設
渺渺東江來谽谺暮雲裂倡女稍多藝市酒且供啜
俠氣復何聊心朋幸相悅解冠從放蕩大呼誰較掣
咄哉千里足嗟呼三寸舌悔物喚龍取天龍令鬼折
艷唱聲非雅戲談理當譎帷房笑私昵閭巷嘲瑣屑
更皷莫催睡夜風纔去熱俗士鮮大志于今重小節
内行豕在泥外貌犬伏紲吾儕古豪傑方寸浴日月
被謗肯自疑為歡顧猶拙放飯彼不歠使我無齒決

寄章友直

人生何足貴貴在天資秀譬如沙石間金玉豈常有
有才不善用多為淫邪誘嗟哉棟梁材往往厄樵手
章子吾不識美在衆人口如何材藝多四十無所守
所守者何為非貴亦非富古今聖與賢歷歷垂星斗
景行苟有成進退無一繆不能攻天下尚可名身後
百年隨飄風白髮勇未闘良時且不反飲恨唯戶樞
無謂學已足大海難捌潄無謂過可文希珍尚磨垢
智者當自知既往誠何咎西子蒙不潔見者掩鼻走
惡人幸齋戒上帝必孚祐相如竊妻逃犢鼻從沽酒
一朝賦上林在漢為稱首努力念前哲吾言非子詬

中春苦雨書懷

春秋書大雨三日已為霖如何方春時終月常積陰
淙空若泉瀉溢地成淵深當無晝夜別顧恐山嶽沈
疑是天上河底漏不可禁傍無女媧石欲補難為針
又疑坎宮水陽曜所不臨何等大鬼物戚把北斗斟
誰籠三足烏吟臥空桑林勾芒失權柄羞恥啼盈襟
枉殺樊樹花忍許泥土浸一作侵或云天有意欲使誅
荒淫田穀彼何罪芽頴當森森一粒且漂溺不啻千
黃金路絕吊客行餓我一作死憂與食風聲怒打屋寒氣
獰穿衾况我出山遠久次茲江潯嗟嗟歲月晚悠悠
金玉音無聊但談笑有得還歌吟莫怪愁甚抹人
千萬心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駿碧獲晴殷依依近朱欄異類偶相合勁節何能安
同時盡妖艶無地容檀欒移根既不可潔心誠為難
外貌任春色中心期歲寒正聲尚可聽誰是伶倫官

孫懷

智者在不惑君子貴知幾彼爸有耳目無能辨是非
蜀犬盡鳴吠義輪自光輝古人不可作垂涕沾吾衣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說

主人渴良馬僕夫念駑駘行遲追易及力少牽易來
騁閒千里足百箭攢其懷主人雖欲買衆口大悠哉

送陳次公茂材



俗人無心胷貴偽不貴誠口吻當文學奔走成名聲
之子出蒿萊行潔業且精中美未外發樸質匕華英
持此嚮廣衆詎免笑與憎況復覓薦舉路險豈易行
所願天命泰因之主者明牙絃一皷時鍾子耳必傾

蝦蟆

蝦蟆爾奚為閣閣攪人耳在官不為祛官在私無私
事徒將一寸口日夜相鳴吠豈能剿語言且欲諜夢
寐何者孔稚珪愛之如鼓吹誰論正與淫各自有知
己

惜鷄詩

曩予家居見鷄有異者為之動心嘗欲作詩而不果
戊寅夏五月學于山中乃追賦之曰

吾家有鷄母乘春敷子生生來踰六旬互覺羽翼成
其母且再卵逐之使離散衆雛既不来一子獨戀戀
戀戀不肯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
卵生亦云足母伏窠中宿厥子苦無依攀背如悲哭
窠中母所安忍渴復忘餐子於背上臥不捨須臾閒
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因欲觀其終其終諒何似
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膨脝振在腹漸見東西行
行行求飲食欲以助生息卵出子還多養子何勞役



朝啄荊棘林暮亦汙泥深昔時隨母意今作愛雛心
雛生誠可愛母老寧忍背物性乃不常使人心歎慨
物類本無知無知孰責之斯鷄與衆異酷似有天資
天資以仁孝變更何太早況彼本無知血毛安足道
萬物靈者人孰不念其親少艾與妻子所以奪吾真
五十慕父母虞舜稱稽古埋子得黃金邇來唯郭巨
古人往莫追言之淚沾衣斯言足自警題作惜鷄詩

日出吟

日出百鳥喜翁人嬾舉胖長恨年光緩祿養未可求
若至年光過高堂又白頭羲和君有知柰我心悠悠

聞女子瘧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昨日家人來言汝苦寒熱想由卑濕地頗失飲食節脾官驕不治氣馬癡如餓乃致四體煩故當雙日發江南此疾多理不憂頗越顧汝僅毀齒何力禁喘噎寄書詰醫師有藥且嚼啜方經固靈應病根絡翦滅但恐出祟所為嘗聞里中說玆地有罔兩乘時相胃結嗟哉鬼無知何於我為孽我本重脩飾胷中擲冰雪褐淺雖甚苛無所可挑抉疑是饕餮魂私求盤饈設盡室唯琴書何路致羶血無錢顧越巫刀劍百斬決徒恣彼昏邪公然敢抄撮吾聞上帝靈網目匪疏缺



行當悉追捕汝苦旦夕歇慈愛卑有加憶念今逾切塵勞差可畏歸計又云輟所生能劬勞祖母矧聰哲羸臥繼未蘇撫視諒非拙勉勉多自安風來信勿絕

讀史

子長漢良史筆鋒頗雄剛惜哉聞道寡氣志苦不常心如蟲絲輕隨風東西揚一事若可喜不顧道所長公言繼原憲俠賊乃為良仁義謂足羞貨殖比君王黃老先六經斯言固猖狂吁嗟夫子沒兩觀無刑章予懷班孟堅駮議何洋洋傳與後世人慎思其否臧

和育王十二題 芮州楊也田以偕常坦詩俾予和之題之義坦自有解

金沙池

遙聞金在沙知是虛名號世人方競奢何茲有遺寶

佛迹峯

佛迹空在茲佛心無處所尋迹以求之似學邯鄲步

七佛石

萬物雖散殊孰非道之體何必石岩岩方疑金色臂

袈裟石

梵教一來東群心日歸向土石至無情也作披緇狀

明月臺

月色固無改臺基亦不壞嗟哉翫月人古來誰更在



石屛風

形模皆自然樹立豈人力松影與苔光掃成真水墨

靈鰻井

田苗自枯槁井鰻人所禱若教龍有靈此鰻何足道

供養泉

璘師鑿此泉晨夕奉親老因知違者心豈嘗離孝道

育王塔

嘗聞有為法佛說如夢幻胡然窣堵波香花耀凡眼

八角殿

晉後千百年茲殿儼如昔梵字若皆然應須省民力

晉年松

典午旣陵夷群材共淪謝唯有靑靑松于今被王化

重臺蓮

長疑佛界中天女來行樂爲怕山風寒仙衣盡忍婁重著

羨女篇

鬱霜毒春木花開苦不早愚夫擇利婚羨女貧中老
曷不冶顏色門前車馬道閨房有禮文自街誰言好
俗態競朱粉古心慕蘋藻所期君子恩幸以慰枯槁

苦熱夜

熒熒背明燈黲黲蚤蹂帷階庭豈不好蚊蟲苦相期
睒䀹無清風暗樹多斜枝屈指山泉侶寂寥空所思



丐僧

靡靡步康衢喋喋問流俗誰將今日財頗易來世福
休論身善惡佛眼重金玉

閔俗

君門若無祿陳編孰能讀公庭若無法纖德誰不足
煦煦儒者言沈沈小人腹傷心勿復道拂絃寄淸曲

感歎二首

世常羞貧賤貧賤非我羞道成不見取貧賤誰之由

陛楯擁堯舜廊廟居伊周面對豈無說咫尺路阻脩
浮雲關太虛白日光逆流嗟爾臨人者蔽賢天所仇

又

得志萬罪消失志百醜生誰云王路寬枯槁不敢行
出言到口角縮舌悔恨幷自省由若此況乃蚩蚩氓
故知當今賢未有非簪纓

寄鄭父

離山關歸期滯蹤如在獄他門一嚮多賤子萬端辱
吟憶園花盡夢知原麥熟公言富貴遲何似耕稼速

竹齋題事

低齋結空野小竹移孤林齋開竹淨好日媚幽人心
南方夏厭暑獨此留殘陰長雨挫促夢穿風掇涼襟
長茵展麗蘚亂歌奏歡禽侍奴衆村服語客抱虛簪
志高成利鈍思爽生詩涵值聖書盈卷感古悲入琴
山迎穩寢夜月勸澄杯深榮名雖未泰華亦非堙沈



贈黃秀才別

朝闇入有籍跡遠難見君世眼不識道貧賤無高文
蘭蕙生同草鴻鵠心在雲贈子喜別離兒女安得聞

雨中作

群陰侮陽德雨陣春嘈嘈白曉慘成夜瓦口生飛濤

凝雲列山嶺冷氣攅衣刀徑開有松竹庭臥唯蓬蒿
花搖得罪隕鶯辯知時逃隱苗出水短木菌隨日高
微吟雅於樂快飲丼如膏朱曦待未見天蓋空牢牢

獨居

苔根跨階發白雨淋四簷春眠嬾下枕日午誰開簾
浮塵襄洒搕餕蟲鏤書籤榮樂豈不欲非義固所嫌

閔雨詩

吳江之南是曰豐國五種之生天下食一歲不登吾
民菜色如何天不仁縱彼旱尊稱其神嬌嬌赤龍推
火軒来自東南山咸池愱水不敢沃陽侯失色愁烹



煎況茲吠畋流涓涓何足吸之唇齒間但見禾與黍
蓬勃紅塵起土伯勑其屬掃路迎飢鬼哀哉蚩蚩
託身釜鬲惟蒸炊小人怨咨君子知天生天殺令其
時我聞皇穹大德在生育愛養萬物同嬰兒産民之
身賦民食中道絕之何所為當時冥冥間委任非其
宜山川之神各守土群龍受位司天池上帝當軒親
戒勑十日一雨無愆期帝心仁且信臨下固不疑謂
言庶事有分職屏去視聽恩無為安知愚下鬼負德
孤恩難制指弄天之權侮人命貪嗜牛羊邀祭祀忽
焉一物不稱情因教此旱災生靈雷霆之官畏罪莫

敢諫頭枕天皷眠不醒帝在紫微垣下隔千里雲徒
勞衛血向空哭帝心雖聖安得聞北斗侍帝側斡運
氣毋均四時五星暨衆宿照曜亡偏私夫何容此鬼
恣行胷臆輕天威定是機務繁耳目有所遺小臣亦
何者草莽負奇節欲係神頸無長繩欲斬龍頭劒鋒
缺皇穹如未察凶邪空使小臣心欝結

訪周道士

豈無飲食奉歡樂亦有賓客相追遊宿醒在枕或時
起俗話入耳令人羞偶隨賢友訪仙子一臨花檻堪
瓮甌塵埃何處是浮世松竹此地長清秋古來擾擾



富且貴天下莊莊公與侯蓋棺事了何足數爽與嘯
傲真良籌

丼露亭詩

乾坤父母莫匪慈胚胎億兆成角羈其間哺乳不及
處有時泣殺呱呱兒南川上游號沃野景祐丙子嘗
凶饑新田始苗舊穀罄十室八九無烟炊伏陰何者
不仁甚釀作水災来助之烟煤刷天雨汁黑嘔山泄
谷爭奔馳横流一夜打城郭萬聲竊發穿毛皮東隅
有洲尸揖揖如蟻欲走遭水圍屋根無力樹腰折蛟
蜃食人猶擇肥濤波一望萬山阻六親不得相扶持

國子劉公好仁者惟時假守茲軍麾民生在我不在
命告舟往救無敢違童兒赤立婦女囷載之刳木何
纍纍泥沙外冷內飢渴口噤不語如狂癡聳攣坐臥
滿府舍賦以酒飲加饘糜隨流往往亦不死遠在百
里無人知捐金購得問氏姓召使親族携之歸司農
倉廩盡發出不待奏報先施爲有餘况可補不足大
賈蓄家如嚮隨來暮去寒夜續書亦熱不忍蔭華榱
由斯一郡十萬戶餓膚日月生骨脂存者相保沒者
葬唐虞仁壽重歐跡聖主養賢賢養物氣和郁郁通
高郵城西老宮古松桂一朝墜露甘如飴千柯萬葉



結不解玉階瓊樹光離離毗俗奔走競觀覩手攀口
吮同齋吝學老之人周氏子好善不類黃冠師欲令
事迹綿久遂築亭其地高巍巍公之歸朝不可惜松
樹至今猶未衰我作此詩揭亭上他年墮淚如羊碑

送丘寺丞

嗟予兀兀何施爲學無異意惟傳師嘗言先聖所述
作人事而已亡他岐安知步步有天道緊我丘師能
識之春秋下應三千歲雅頌周流十二支闡幽大傳
與隱旨圓蔽轉匝成圓規勞兄示我復教我一字不
曉如癡兒文侯聽樂惟恐臥今我幸免揹目皮丘明
子夏言不及我兄所得何神奇直疑前身是顏子獨
受師說無人知又疑夢寐感靈怪常與周孔相追隨
不然悠悠千載後何傳何習遂如斯窮愁著書古有
例昨官閩中令海涯海涯路遠學者少斯道未有施
行時聖呈誅賞甚明白歸來奏牘無遲遲江南臈雪
片如掌酒花上面寒力衰是非得失從此止馬頭一
別東西馳

答緣槩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序

佛繇西域漸中土欲使群心皆鼓舞若顯梵語及胡
書昧者雖從明孰與其徒往往多材能暗結時賢爲



外助遠公自昔來廬山誇是蓮花邀社侶吁嗟君子
遭亂邦舍此未知何處去適來一行善記皆囂破乾
坤尋曆數或攻文苑掠芬香辭則貫休筆懷素其餘
曲藝與小詩布在人間難悉數賢豪大抵多憐才引
致門牆無齟齬其人既重法亦尊羽翼共大成根本固
我緣山谷見不遠緇褐憧憧盡愚魯坐量此去朋黨
衰纖縞爲能拒强弩去年有使自番陽手藉一函來
我所發函乃是緣槩書千字滿前雲縷縷衆人飽食
已用心欲嗾伯英肥美處當時名士嘉其能長序短
篇聯繡組因思幅員千萬里如師之能更幾許以儒

輔釋日益多何恤區區一韓愈

春社詞 幷序

寶元二年䆮夢大雨震所居室發焉而仆地既已有一人甚長大紫衣而冠意謂雷之神也呼靚使前授之題曰春社詞（詞或作篇字不能審）靚惧栗栗援筆得八句與之及覺尚記其首三句頗怪異今七年矣値暇日以五句足之

吳臺䓁春鎖春色雨刷花光入龍國田邊大樹啼老鵶野雲凝醉寒查牙年華欲住風雷惡蘭臉知秋淚先落時榮時謝無了時扶起混沌須神醫



聞訓狐

昔年因讀昌黎文知有訓狐猶未眞客堂昨夜滅燭後一聲竊發誠驚人慈母入帷匪虛語據此麤暴誰敢聞殺人之子養爾子天地不管胡為仁豈無鷹隼善搏擊去路昏黑難相親亦有弓矢可彈射却恐誤中東西鄰我今獨處雖無懼聒不得聽寧不嗔聲聞鳳凰百鳥君丹穴萬里誰能言行當整頓九部樂奉迎粹羽掀重雲直前再拜列爾罪爾軀何足為灰塵

聞喜鵲

翩翩者鵲何品流羽毛白黑林之幽生平智力可料度有巢往往輸鳩鳩天然卻會報人喜愚兒幼婦推爵求鵲聲千喚幾曾愉聞者終是軒眉頭從来烏鳥受反哺孝慈情性誰可儔其閒於事最先見告人凶禍令人憂憂時不肯自脩飾檮請神鬼爭啾啾告之愈驗愈見惡（惡去聲）共云災患鵲之由彈丸瓦石相驅逐名園佳樹難依投忠言逆耳世罕用屬鏤曾割伍員喉莫笑後來司馬公事事稱好眞良謀

解湯延祖字

仲尼作經授曾子明稽至孝之終始始於事親終立身以是揚名於後世大雅有言念爾祖述脩其德乃



為義聖訓昭昭十八章寫之琬琰千餘歲湯生本由義方教石磨沙盪求成器其名延祖有意哉吾以子立為之字立身之道將何如非曰凡人富與貴不賢而位何能為蠅蟲豈不披紅紫周公亦人舜亦人口銜日月坐天階勗哉見善勿遲疑往往後生誠可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終

近體

五言二韻

詠竹

外邊雖節目內裏卻空虛從來圻流決只爲寫經書

霜

夜落無人見朝看到處新非君有分別力不柰松筠

氷

水性本來弱漸寒成此堅東風有時到幾日是殘年

鵞



逸少曾留翫人因喚右軍鳥名加爵號不離羽毛群

鴨

庶人常用贄貴在不飛遷飽食待庖宰虛教兩翅全

惜才

醜婦易爲潔惡兒多守純天將惡文采萬物恐無春

五言四韻

山舍寓止

無計柰疎拙走逃雲水隈鶴飢雖厭夜龍眠却嫌雷

師友關千古窮通付一杯商巖版築者底處有梯媒

東巖精舍

像設彼何時高僧白衲衣水寒吞日氣樹老慣霜威

幡影捎天近鍾聲落谷微可憐成道易無事即無機

閑夜

披衣坐小亭夜氣拂人淸月晧先成暈蛩吟不識名

舉杯期混沌開卷賞華英此興知誰會松風鶴睡驚

霧

光明人所好幽晴此何爲樹在猶無影禽來鵲未知

愛花留潤與避日養陰移底事偏相惱天涯欲望時

自詠

俗態共紛紛吾心誰與論幾因淸夜夢還見古人魂



聖域寧無樂文家別有尊此身聊自足獨恐累兒孫

睡思

俗語不入耳旅愁還到心坐多渾易厭夢好欲重尋

暴雨撩蓬響殘陽過嶺陰迴看舞競苦此興貴南金

愁熱

江湖限南鄙秋令到還稀節換空看曆人閑未趁衣

齊紈方得意麈燕莫言歸秪有松筠徑風高暑氣微

鑑湖夜泛 以明月到樽前爲發句

明月到樽前挐舟古岸邊亂山斜入霧遠水倒垂天

酒氣薰龍戲歌聲弄鶴眠迴頭喚李郭此外更無仙

池亭小酌 得和字

客思都無著臨池一醉歌喚春呈物象移性入天和
月影碎荊玉波紋緯蜀羅相看盡仙骨俗態已無多

廻胡舜元賦藁

一把長篇讀驚嗟即過旬誰知後来者還似老成人
古訓但時習英辭當日新慙無稱薦力空此見天麟

廻黃通詩稿

老杜没已久嗟哉吾子心時人任詬病獨自華浮淫
美玉寧須琢朱絃豈在音鍾期如未見愼勿等閑吟

送路拯北遊



六月地欲赤驅車河朔行王師備戎羯游子念功名
盡識山川險深窮彼我情歸來具封奏直上請長纓

感事

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廟筭何時勝人生到處難
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秖有盱江守憐民不愛官

時國子愼傳士守本郡

閑居

無物可勞情空郊日閉扃雨吟春破碎貧飲客凋零
世事重江險才名一夢醒同心祇松栢見我尚青青

萍

盡日看流萍誰原造化情可憐無用物偏解及時生
泥滓根萌淺風波性質輕晚来堆岸曲猶得護蛙鳴

送張巖璥

人意皆懷土嗟君無故園欲行須盡室此去又他門
靜裏文章好貧来節行存振淹知有日倚伏豈虛言

村行

産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為備執事彼何人
朱戶仍奢侈柴門轉窶貧若非循室畔無用說悲辛

感懷寄撙之

衆人皆銳進唯我復幽居處遠夢多亂身閑氣不舒



千求非祿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日夜霜寒鬢髮踈

鷄

嗟爾羽蟲類昂然冠距麄徒為識昏曉猶未免庖廚
年少苦令鬪主人頻見呼寧思避弋者天外去鴻孤

堂西夜坐

炎蒸得避處鋪席對西牆有月樹陰黑無風山氣涼
聚蚊妨袒裼飲井當壺觴妻子詎知我笑言皆任傍

寄題陳適追養亭

築室先塋下哀心有所歸每来開戶牖渾似戀庭闈
丘木成風樹衰棠換綵衣五口生與君頻東望涕交揮

送宜黃柳尉

荒郊人事絶歡喜見時髦舊業椽爲筆新官草染袍
幽明終考績州縣豈徒勞況有松筠性凌寒節更高

送君俞

之子來相問吾言豈不誠文章難得理聲律易求名
貧甚須清節親安莫遠行異時如有立宗族亦知榮

送黃秘丞

天下爲人子何人似慶門二親皆白首同日拜皇恩
就養蘭生畹娛賓酒滿樽自嗟偏侍早相送只銷魂

寄題廖說冢亭



聖人雖在上君子有窮時自得山居樂何須世俗知
夜多松月分涼與水風期只恐亨通去清閑却付誰

晏起

貧士無所務閑眠常起遲謾勞鷄口與不奈睡魔欺
宿酒猶薰腦朝飢未到脾誰能空汲汲肉食自謀惟

養疾

少小唯貪酒病來繞信醫問方逋客許尋藥野人疑
夜擣全聽慣寒煎覺沸遲古賢曾愛死此意亦誰知

遠山

最能牽病眼天際一山橫盡日是秋色無人知地名

臨時雲自合鈌處路應平才子霑衣淚千秋共此情

送吳伯華

典學淡無味畏塗來幾程舉家應好事努力爲求名
聲膳南陔遠連環昨夢驚壽觴何以薦經術抵金籯

次韻陳殿丞除夜懷感

浮世因循過流年次第新遡思舊來事都似夢中人
不飲偏嫌晝多愁却怕春星兜欲寅位五鼓莫頻頻

早歸

病馬不妨騎出門常便歸見人無事說是物與心違
通塞元關命驅馳轉覺非莫教塵裏汗壞郤篋中衣



晚聞角

頒耳斜陽裏無聊拭淚頻平生慣聞處今日自愁人
夜近歇不久風來聽得真胡笳更何物只此已傷神

庭樹

不是我培力誰容此處生細聲饒客聽斜影與鄰清
地窄根猶迸秋遲葉未驚傍人雖欲伐郤怕損簷楹

哭女二首

妻死女已病踰年成二喪此生誰骨肉未識好衣裳
看面雖猶小聞言盡可傷最知憐祖母句句刮人腸

又

老樹枝葉薄先秋風雨過人間不善事身外想無多
理遣誠如幻悲來豈柰何從前短鬢髮爲爾漸催皤

贈端師

十載寓都城人傳善相名一言知禍福相識盡公卿
洪井舊鄉路紫衣歸計榮塵緣應漸了何日悟無生

寄題鄭氏延壽亭

一世躋仁壽君今更欲延山中想無事分外得長年
松老多經雪雲閑不到天區區殉名者廻首倍淒然

感秋

徙倚重咨嗟非緣惜歲華關山異鄉客砧杵別人家



天冷雲含日谿清水獻沙屈魂終不返悲思更無涯

次韻荅陳殿丞

不能隨薄俗非是向深山自喜道無屈所嗟心未閑
酒鄉貧更入詩債病猶還一字成虛羨通宵只厚顏

讀趙氏淳化詩集

少年曾誦習誤認古人詩風雅世不重姓名誰得知
高情如隱者薄宦過明時地下尋才鬼應逢陸與皮

小女

惜汝今何恃言來淚淌襟死生雖分定撫擗累人心
飢買鄰家乳寒勞祖母針豈知泉路隔時撥總惟尋

送吳著

好學誠雖篤事親心不忘秋風滿黃葉歸路正重陽
力行宜無改脩辭況有方起家知可望蘭秀自聞香

題靈陽宮

費君投杖處行客過彷徨水面風雷散沙頭草木荒
一壺誰世界千古共淒凉大塊偏勞我燒丹未有方

龜峯精舍

去縣二十里路平時正春四山唯有石一寺更無塵
融結疑天意經營憶古人但知安樂處何必是金身

鳴蜩



雨餘雲滿日蟲思已喧喧時節驚初夏聲音似故園
爲誰吟緑野相共送黃昏便是秋來信霜髯更幾根

送張評事

江上楚花解君行一黯然居官無籍手選部豈知賢
廉善雖由己亨通亦在天都人如問我踈嬾甚當年

送春

送爾歸天去天應解禍謠物生誰得所我見獨傷心
（楚詞有目極千里傷春心之句）好景吟來徧芳樽醉不禁東風別無
用百草已成林

君賜以新詩相示因成四十字荅之

君詩三十首一一敲琅玕語近終非俗情閑不似官
姑山蟠郡碧盱水繞天寒景物將才思相期李杜壇

送李侍禁

三載盱江上軍和盜亦戢事煩終不惓貧極始知廉
別袖揮寒日歸舟載夜蟾戀功宜有賞天意在官占

寄周寺丞

我愛南豐宰天資舉措奇上官如不怒善政有誰知
賦役貧中減鞭笞惡處施邑人多未悟去後始應思

次韻閻判官除夜

寒雪穿窗入孤燈向壁光老來人不覺夢斷酒猶香



世事休思慮年華任短長杉株雖長育空與見春陽

送閻判官

鄉樹江淮接軍籌歲月深從公雖盡力當路少知音
賦命休重問離觴且滿斟君言鵬與鷃何者是飛沈

送彭昱應舉

計偕千百數太半是虛名近日逢吾子中心歎筆精
衆人皆祿位所貴在誠明努力唐虞際期於大有成

送黃銳應舉

先世官不達少年才已雄何人為父執獨自振家風
物色營求廣賓興禮數隆孤寒今有望太守演吳公

夏日郊園

三徑是生涯朋游日已賒野情饒皓鶴寒氣入丹瓜
移竹調風韻疏泉浴月華塵埃應附勢不肯到貧家

寄黃晞

長憶黃夫子才高行亦淳世情輕近事見慣即常人
何力康時務將身役路塵七閩山水國是處好安貧

送黃介夫

短亭車馬地送子一盤桓不畏離群久所嗟行路難
曬衣雲日薄撲面水風酸聖有中庸訓時時著意看

送山甫



喜爾年將壯為儒志可嘉鄉閭知行實場屋見辭華
公道方無壅君門況不遐直應千里足世世出吾家

送沈郎中

僞飾久終變真誠老益純官為郎位貴家似舊時貧
去作吾民福歸尋楚水濱他年名粗立林下願相親

送江茂才

少小尚英奇高談與衆違久窮纔信命遠客合思歸
簞食非無樂京塵誤入衣雲山仍舊好況是觀庭闈

贈端上人

佛法本無二誰論律與禪水行到處入月出有時圓

事去何嘗念忙中不廢眠松堂白日永幡影自飄然

千福寺昧軒

何人指蒙昧題作此軒名天理自晝夜道心無晦明
用當群物化舍去一毛輕磊磊山前寺時聞鍾磬聲

怡山長慶寺

行行金碧裏氣象悦如春不記来時路自嫌衣上塵
院香知有佛僧静似無人十載京華夢相逢一欠申

傅翼封圃

老圃君何學中心切養親從来發毂處便作采蘭人
百行當無愧三牲未足珍孝廉方察舉勉勉詎長貧

林屯田思軒

慮遠無如静兹軒得地幽一官雖智效萬仞更心游
風月趋吟筆乾坤入坐籌延英期上對豈是為身謀

迴明上人詩卷

學佛有餘力吟詩過一生情閑氣鋑少句好琢磨成
栢竹門庭古氷霜筆硯清輸他飽食者終日自無營

聽周大師琴

已解琴中意更加絃上聲他人鄭衛雜此手鬼神驚
深夜衆籟息寒天孤月明四鄰應得聽濁酒且同傾

送覺師西遊乞　御書

界聖多材藝留神翰墨間皇墳非小道玉版徧藏山
上士持三學西行詣九關奎華如可捧歸伴白雲閒

送分司吳太博還鄉

休官衆未許分政且歸閑名係金閨彦身為蕙帳人
林泉新得主冠履漸無塵知足應常足安能更問津

送任大中

真僞少分别吁嗟此世情西施作老婢南郭逞新聲
命合生来困詩應没後名旅游何所得亦日又徒行

送杜奉職

青紫皆同道稀胥到辟雝感君非我輩無事每来過
此别當貧病何年共醉歌人生有後會爭奈擧雙皤

送陽曲蔡尉

鳳皇貴在德孔翠豈無文詩禮多承訓賢能迥出群
談清蚿塵淬志大躡烟雲更喜并州牧豪英天下聞

送武陵令

之子當為邑吾朝信擇人位卑難立事任重合憂民
槃瓠多遺種桃源即近隣登臨如有見才思日應新

送酸棗鄧主簿

畿縣官雖小京華日可親文章成薄俗交結最難人
典學應無廢存誠況已純邦工尋尺用杞梓詎沉淪

### 送仙遊知縣許延評

策名曾未幾奮迅出埃塵陋巷潛心久亨衢得意新
君恩方責報民業近多貧莫學悠悠者謀身不為人

### 送杜寺丞知永城

薦表同時入天衢自此通絃歌新邑宰清白舊家風
官舍隋河北離觴華谷東勗哉松栢操咫尺是堯聰

### 迴廖解元所業

昔者聞鄉舉良田恐甚蕪于今觀日益珍樹已垂珠
衆惡吾雖察謀卑孰敢踰聖賢明訓在只此是亨衢

### 送張寺丞



三載居鄰縣得聞金玉音路遥相見少道合受知深
已矣瓜時戍悠悠哉魏闕心歸舟望不及白日隱寒林

### 送何秘丞

吳人作蜀官萬里泝驚湍地俗雖云異民情想一般
智明終戒察政惠不須寛前史多循吏乘閑更熟看

### 送劒州張掾

名在鄉書久恩由父任優從今紹清白即此是箕裘
交結多良士經過半舊游舉知應有望鴻翼佇橫秋

### 送演教大師東遊

野客相知久年来髮漸華衣冠從異教言行似儒家
通塞隨天命遨遊徧海涯武夷應有會好去醉流霞

### 寄贈福山長老

時世重因循師何獨苦辛潔齋徒衆敬剛直里閭嗔
游藝能濟物摛文多雅人雲山雖好住住久轉勞神

## 五言六韻

### 書樓夏晚

地僻無他營樓危有剩涼遶流通越泒殘日共春光
鳥道頑雲黑人家病葉黃高情夢箕潁閑景畫瀟湘
山藥香多桂漁歌渦少商太平知可喜何者是簪裳

### 小杉



小杉高丈餘體直立還孤任過千年雪應無一節枯
鬼任從髮解龍長怕鱗麁性狀春寧奕清聲月所娛
地終存古氣長合在仙圖不作明堂用良工莫厚誣

### 乾元節群臣祝壽小人無位以詩繼之

帝命當敷佑民生有厥初千秋唐節日萬國禹朝車
部羨笙鏞外需亨飲食餘神仙似姑射夢想即華胥
嘉會誠難得愚忠敢自疎古人誰最壽無逸在周書

### 悶書

行行四月晦絺綌未能裁天氣疑無定春寒恐再来
襲衣從汗浹交扇取風回野秀深成黑鑪蕉冷作煤

年高倩已淡俗薄意多猜李杜今何在芳樽誰與開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

次韻第一首

良友嗟歷綢相期物外遊采珠非赤水不死是丹丘机上麟交樹樽中蟻亂浮仙家一度醉入世幾千秋藥氣多留鼎茶香細出甌堯人方曠蕩容易學巢由

五言八韻

送李著作知柳州

到官十五月太平在他邦惠術未施一公心無與雙剖符新使粵盡室始浮江地理滑分嶺行程即下瀧



旅愁侵酒坐秋色滿船窓屬吏誰非偪群蠻不易降人稀財豈厚俗異性多惷自此觀賢業洪鍾且試撞

五言十韻

送知縣蘇秘丞移英州

大邑曰南城唯君治道行何曾設鉤距到底是聰明鼎在神姦伏鷹來鳥雀驚許窮多自笑刑重亦知平府史知廉士農桑學頌聲在官嗟不久丕績已垂成嶺路當過庾州圖喜得英遠人天與幸弊俗日將清游刃非無地摶風別有程上心應寤寐舞詠待書名

夏日雨中

一雨遂不止我行當此窮蜀東天亦漏堯後水猶洪大點有片重密濛無寸空曉惟壺箭覺暖似炭爐通書筆提梅洗征衣壁潤烘簾間稀去燕枕下即鳴蟲竹粉千腰白桃皮半頰紅物華嬌自倚天意猛相攻酒退秋城外吟興憤涌中遣誰容畢宿留作旱時功

七言二韻

鄉思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還被暮雲遮

少年



新翻曲調恐人傳不許高聲唱玳筵金斝也嫌春態淡向風噴作綠楊烟

自勉

月欲東生日又西莫隨兒女醉明時黃泉一向埋愚鬼不與人間史筆知

戲題王臺集

江右君臣筆力摧一言宮體便移風始知姬旦無才思秖把豳詩詠女功

讀皮襲美病中書事詩有可憐真宰意偏解困吾曹之句偶代答之

剸虎屠龍古有名事於難處造相矜要知真宰爭功意因得英雄始是能

雪中見梅花 二首

品物由来貌取難共言花卉易凋殘寧知姑射氷肌侶也學松筠耐歲寒

數枝斜出短墻陰瓷雪無端苦見侵天意似憐群木妬盡教枯朽作瑶林

和慎使君出城見梅花

化工呈巧異尋常鏤月裁雲費刃芒莫怪使君曾立馬染衣渾似有天香



雪中贈柳枝

暖氣来時柳眼新一塲氷雪更愁人要知真宰無誠信取次東風未是春

柳枝荅

春早寒餘豈足哀平生多難媿非材去年二月都城裏曾共花房帶雪来 慶曆二年二月五日京師大雪

和天慶觀瑞香花

聞說仙花玉染紅別留春色在壺中瑶臺若見飛瓊面不與人間夢寐同

烏鵲

烏鵲翩翩競羽毛南飛無樹過良宵就中管得他人事秪與天孫倩作橋

方平

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娥擗麟始擬窮歡樂不柰閒人背拜何

壁月

壁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問應難世間最解悲圓缺秪有方諸淚不乾

聽起

簟卷鱗紋帳縈紗六龍西降樹陰斜秪應夢裏成胡蝶猶記南園數種花



讀長恨辭 二首

玉輦迢迢別紫臺霓裳衣畔忽興哀臨邛謾道蓬山好爭柰人間有馬嵬

蜀道如天夜雨淫亂鈴聲裏倍霑襟當時更有軍中死自是君王不動心

羿妻

有窮兵死為遊畋惆悵佳人獨上仙試問單棲與同穴可能雲漢勝重泉

梁帝

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
辱莫羞侯景陷臺城

鞦韆 二首

華鄉春光欲暮時綵繩爭蹴夜忘歸佳人不道羅紈
重擬共楊花苦鬥飛

風靜高標埋暗霧月明孤影落澄波狂心擬逐遊童
上無奈春酣足困何

朝漢武

甲帳居神本妄言露盤猶在國東遷欲知千載金人
淚為恥君王不得仙



感夫人

百子池頭一曲春君恩和淚落埃塵當時應恨秦皇
帝不殺南山皓首人

有感

官家的的要寬征古時什一今更輕州縣酷嫌民漸
富幾多率斂是無名

白刃劫君君勿言人生禍難俱由天君家歲計能多
少未了官軍一飯錢

庭下縲囚何忿爭刀筆少年初醉醒黃金滿把未迴
眼笑殺迂儒欲措刑

自遣

富貴浮雲畢竟空大都仁義最無窮一千八百周時
國誰及顏回陋巷中

睡思

睡魔氣勢重千鈞壓倒心閑食飽人莫笑坐間常似
醉當年滿腹是精神

遊寺醉歸却寄同坐

江村古寺偶閑行一飲全疑酒有靈水底屈原應大
笑我今獨醉衆人醒

索酒



不醉多愁醉多病幾迴愛酒又停杯死生若是有天
命莫放愁來任病來

憶錢塘江

昔年乘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是滿江涵返
照水仙齊著淡紅衫

謝傅神平上人

最陋徒煩妙筆傳呼兒看了獨凄然丹青不解隨人
老相似都來得幾年

次韻答提刑孫都官 二首

病樹雖隨萬木榮閉門終日自愁縈繡衣使者知何

取肯向民間問死生
真賞由来世上稀幾人相見不相知如今一字成擎
衮豈識龍章與鳳姿

謝知縣徐殷丞示及新詩

當時子賤好接琴千載誰傳治世音珍重南城多暇
日盡將風化入清吟

送流人

人情自古怕遷移更去南方路險巇從此異鄉誰是
侶只應明月解相隨

送周山人

鬼事無形尚可疑人倫有驗衆皆知武夷山路幾百
里歸去西風落葉時

遣興

境入東南處處清不因辭客不傳名屈平豈要江山
助卻是江山遇屈平

詠桃

方朔相逢阿母家別来幾度換年華春風合是教伊
笑開盡無名草木花

閏正月三日偶書 二首

一步寒郊一慘眉望春春色苦来遲東君未必私桃



李只恐梅花謝有時
無賴年年逐酒徒今年不飮與何如醉鄉若有人名
籍但願春風縣捻疎

論文 二首

令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云若見江魚須慟
哭腹中曾有屈原墳
天寶年中事事新長安還有謫仙人騎鯨去後無尋
處輸與句芒自管春

送僧遊廬山

行非為客住非家此去廬山況不遐要見南朝舊人
物池中唯有白蓮花

李郭

元禮禍成鉤黨後林宗身免閉門時死非不智生非
怯同室鄉鄰各有宜

戲題荷花

昔人詩筆說蓮花不嫁春風早可嗟今日倚闌添懊
惱池臺多是屬僧家

戲贈月

夢中識路亦何為（古詩有夢中不識路之句）恰要逢人已自迷一月
解行天一匝嫦娥猶未免羈棲

葛陂懷古 按費長房傳葛陂當在汝南今信州弋陽有之未明其故

長房化去已千年鬼魅紛紛不畏天老鼈若來為太守何人殺向葛陂邊

七夕 二首

無柰家家乞巧何豈知天上拙人多喚他烏鵲辛勤殺纔得扶舁渡淺河

一年一度暫和諧幽閉生心亦可猜莫道乘槎無徑路支機曾屬客星來

宗人宅折桂堂

從來皎月印長空桂樹遥看影在中好問素娥多折取莫教閑占水晶宮

麻源題壁

一到麻源日又曛幾迴欲起卻逡巡世間豈是無山水不柰閑人好聒人

馬嵬驛

六軍剛要罪楊妃空使君王血淚垂何事國忠誅死後不將林甫更鞭尸

齊世家

莫以荒淫便責君大都危亂為無臣若教管仲身長在何患夫人更六人

漢宮

哀平外立國權分只為當時乏嗣君試問莽新誰佐命最應飛燕是元勲

景陽宮井

以色從人自古然幸逢聖主得稱賢太王姜女來岐下應不相將墮井泉

燕雀

燕子從來巧語聲主人相愛是常情黄頭老雀何能解飽食官倉過一生

繡户珠簾見最頻暖來寒去但安身翟公門下時飛入全勝交情斗頓人

張禹

漢室尊儒未得真只求學藝不知人君王幸已疑王氏苦把春秋助賊臣

孔光

王莽欲為先與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關事卻對妻孥不肯言

元紀 二首

孝宣應是不知書便謂先王似豎儒若使周家純任德親如管蔡忍行誅

君道乾剛豈易柔謬辛文義致優游高皇馬上辛勤得總被儒生斷送休

聞鶯

終轉歌喉碧樹枝鶯飛還避巧丸兒可憐蜂蝶無言語入偏花房人未知

學北堂有海棠一株顏色至佳凋落稍遲憾而為詩

来時初見滿枝紅璧碎珠沉幾日中宋玉有鄰誠耐事三年猶在短牆東

王胡蝶花

胡蝶生来只愛花春工描様作奇葩莊周有夢何曾覺氷雪肌膚落幾家

次韻答陳殿丞南塘觀魚見寄

鱗鬣摧殘幾許年水平風靜得潛淵喜無芳味登君俎且學驪龍盡日眠 陳丞以魚吾學爲借喻歸薄故有是答

送傅野

國學先生石與孫金鈴木吉士林間欲將天下觀諸學之子從今上泰山

送杜萬

谷口生涯已是貧素衣還擬冒京塵因風早寄登科



信裝點江南幾日春

儒行

一死相從患難時何人能與古人齊鄙生泉下還知否賣友而今慣轉低

感義

懊惱常人只好儒古来忠義出屠沽試將朱亥相倫擬幾箇衣冠是丈夫

屈原

秋来張翰偶思鱸滿筯鮮紅食有餘何事靈均不知退却將閑肉付江魚

宋玉

世間佳麗姿專房一顧多應萬事荒夢裏重來若無實處不妨頻為賦高唐

贈日者鄭生

賢不必通愚不窮悠悠無處問蒼穹可憐富貴君之柄斷在山人指掌中

送夏旦赴舉

嶺梅初盡草初生馬上春風酒易醒好共大鵬雙奮擊此行有路到南溟

送春

宜春臺上送春歸淚滴金杯不自知懊惱黃鸝解言
語飛來唯見落花枝

曉角

腸斷城頭晝角聲燈青月黑酒微醒濃香夢裏誰曾
管只有離人夜夜聽

送丁正臣

鉛槧辛勤四十年搏風不上鬢霜寒朱門何處是知
已短褐空瓢行路難

惜才

子雲辭賦似相如自說雕蟲異壯夫何事大羊誇貧
素患他人愛著貂狐

登越山

臘後梅花破碎香望中情地轉凄凉遊山只道尋高
處高處何曾見故鄉

送古山人

喜聞吉事怕聞凶天下人心處處同乍出山來言語
拙莫將刺字謁王公

送眂師西遊

望望王城十二門青山行盡入紅塵近來富貴皆天
與到處應多問命人

送春寄呈祖袁州 二首

去年春盡在宜春醉送東風淚滿巾今日春歸倍惆
悵相逢不是去年人

東君此去幾時來雪裏梅根待暖廻莫似仙家容落
甚蟠桃千歲始重開

酬陳屯田途中所寄

封豕長蛇戰嶺南何人肉食不懷慙只今雖有高眠
好風弄松聲水餓庵

正月二十日俗號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
之補天感而為詩

媧皇沒後幾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間閑婦
女一枚煎餅補天穿

送薛經

多能未必有相知況是東南義士稀京洛路長何日
到風塵依舊化人衣

僧志月碧雲軒改為景雲軒因書 二首

長見江淹雜體詩碧雲非是惠休詞試言日暮佳人
怨何事高僧却得知

景雲持律冠當年遺迹雖沉古寺存釋子若能精進
去便應題作景雲軒

### 書景雲軒壁

二江斜入似蛾眉盡日凭高把酒巵貧賤別應無好處猛忙中是我閑時

### 因遊華子尚題麻源壁

平生猶未識紅泉今日纔遊石磴邊宿雨半晴秋草濕困來無處可閑眠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終



##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近體

七言四韻

### 苦雨初霽

積陰為患恐沈綿華去方驚造化權天放舊光還日月地將濃秀與山川泥途漸少車聲活林薄初乾果味全寄語殘雲好知足莫休河漢更油然

### 野人

村落蒼茫半草茅路無車轍水無橋婚姻取足唯春醽盎酪歸來待晚樵一樣寬衣疑效古幾人華髮未經徭相逢不會寒溫語借問官家合是堯



### 書麻姑廟

流俗好仙方學道至人樂道自成仙飛昇若也由貪欲紫府還應用詐權歷覽笙歌千古夢洞中星斗幾家天無心便是歸真日姹女河車總謾傳

### 客有話故丁秘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

等閑榮謝已愁聞況話三公極寵身青史尚為今世事朱門不是舊時人文章散入諸蕃口花藥留添上國春生死交情渾易見有誰過此為霑巾

### 五龍塘

世傳鱗物有蟠時分得寒泉住翠微天命雖教為潤澤神心終是索虔祈一園石岸剎無迹幾族陰雲集不飛風脚斗回波面黑向人渾似逞嚴威

寄小兒

兩世箕裘各一人（予兄弟才生此兒三歲矣）生來且喜富精神欲教齠齔從師學秪恐文章誤爾身但有犂鋤終得飽莫看紈綺便嫌貧不知別後啼多少苦問家僮說未真

季夏雨中旣有秋色四望之際百感生焉因題於紙

栗花時節雨脩脩莫道如秋即是秋客路幾千成大夢年華一半落東流眼存將聖生前筆心得騷人格外愁微物若教無所失塵埃猶願補嵩丘



秋懷

褚冠斜頂對清秋病骨支撐懶上樓輔世功夫何日是少年滋味此生休山含紅樹隨時老天帶黃昏一例愁自笑酒腸空半在前村無處典鷫裘

書松陵唱和

天命相逢陸與皮當年才調兩權奇朝端未有輸忠歎詩外應無用力時意古直摩軒昊頂言微都泄鬼神私近來此道中興也泉下英魂知不知

七夕

天孫何許是來時月意悄悄露氣微可道星河難得過自緣烏鵲合高飛秋宵已勝春宵短今會還如古會稀早晚望夫能化石盡分人世作支機

早起有懷

草草西風動葛衣呼僮前啓竹間扉山僧好睡鐘聲晏社戶多貧酒氣微豈是客愁渾較可秪因書卷解忘歸盱江百里清無滓枉屬閑人坐釣磯

留題歸安尉凝碧堂

騷人得助是江山千里幽懷一凭欄野色豈唯春晚秀天風長似月邊寒身閑暫覺塵埃遠境勝纔知宇宙寬秪恐仙壺提挈去不教凡眼醉中看



答張駿猷

幾年江外恣荒唐偶脫荷衣覲國光自是狂言無可擇敢嗟賢路有相妨謾將文史為生業已約漁樵共醉鄉多謝故人貽絕唱爰居寧解聽鏗鏘

清明日作

遲遲日景坐成曛聞說清明在此晨花卉不宜愁眼看句芒能為幾人春銷磨志氣多因老點檢交游半作塵欲向醉鄉聊自適病來還厭舉杯頻

晚思

一檻東風小箔開亂山明暗水縈迴流年漸共春華去暴熱還隨霽色來天氣獨多人欲睡地形卑甚物先梅因知楚客迷魂處不是江東不足哀

暮春始遊城西

病多無力逐紛華三月衡門未見花長恐後期成索寞果逢殘景獨咨嗟欄干倚望山空在杯酒遲留日易斜謾說明年更春色不知園囿屬誰家

寄傳代言

交游散盡客來稀門掩城隅晝漏遲春地更無嬾草處雨天還有詐晴時輕量世事世不罪吟笑人言人豈知猶喜道途收拾早將閑對病最相宜

丙子冬至夜酒醒

盡道一陽初復時不期風雨更凄凄凌晨出去逢人飲沉醉歸來滿馬泥多恨恐成千斗氣欲言那得上天梯（韓文公月蝕詩有無梯可上天之句）燈青火冷睡半醒殘葉打窓烏夜啼

南齋詠風

懊惱南窓一道風只應天配與貧窮不歸羅綺飄颻處故入松篁冷淡中久坐披襟塵榻穩半醒吹面月



帷空城邊菡萏今多少偷得清香是爾功

小雨

已是蛟龍未肯忙誰教螮蝀更相妨來時樵葉疎疎響過後浮雲片片光徑草微滋垂粉汗砌沙圓滴蔟蜂房嗟予不及高飛鳥先得天邊幾點凉

題淨居院

寺門幽獨傍江城江水清含地氣清隔岸樓臺人醉死遶堦松竹夏寒生路經橋遠塵難過僧占閑多俗不爭唯有行吟憔悴客這迴須去濯長纓

清暉亭

池亭何處占清暉只在暉江更向西山上白雲如有雪水中明月似無泥郊原不改春來秀徑路終憂客到迷泥約東陽曾入詠使君才調好留題

往山舍道中作

截竹成輿不用輪東行盡日穩宜身前看嵒嶂如無路每到平田始見人下戶半曾差作役朽株多已祀為神生涯一攝誠何有且免庸兒共拜塵

秋晚悲懷

漸老多憂百事忙天寒日短更心傷數分紅色上黃葉一瞬晴光成夕陽春水別來應到海小松生命合

禁霜壺中若逐仙翁去待看年華幾許長

殘葉

一樹摧殘幾片存欄邊為汝最傷神休翻雨滴寒鳴夜曾抱花枝暖過春與影有情唯日月遇紅無禮是泥塵上陽宫女多詩思莫寄人間取次人

哭十姪

到官六月一作日寄書廻未病封題死後開一命至卑人盡得九泉何事獨相催唯憂旅櫬還鄉遠况是親喪繼踵來數世學文終若此可憐門戶轉隳頹

秋陰



一夜風聲晚更狂起來庭戶頓淒涼不知紅日在何處時見黑雲微有光天落水中無鴈影露啼林畔帶楓香愁人莫苦登高閣說著江山已斷腸

寄介夫

天恨吾儕各一方夕陽千度到西窻因循流俗今皆是磊落如君信少雙書未闌年難得報心從薄宦始應降可憐漢水無拘係長與盱江會九江

書懷寄介夫

棄材幸免雜輿薪收拾緇衣出洛塵漸老得閑纔是性謾言成謹且隨人能傳身後須文字要識胷中只

鬼神俗子不勞輕毀譽問天長乞醉鄉春

關徐

雲長不絕舊君情元直終隨老母行立效報公何感槩指心辭主更分明三方本以兵攻戰一士能為國重輕多謝曹劉存大度任教忠孝得成名

送張宏下第南歸

世家元是武夷孫四上觀光預國賓地底豈無干斗氣天邊爭奈飲牛人田宜秫稻應多酒路入溪山漸少塵身計未諧歸計好一樽猶可醉鄉鄰

葛陂逢何道士



十數年前別我行相逢猶是舊顏形琴聲漸古聽來淡藥味雖凡試最靈出有酒錢天下富住無家地浪頭萍神仙可學應須學萬里蓬萊一點青

俞秀才山風亭小飲

炎炎千室熱如烘亭壓山頭獨有風雨意生獰雲彩黑秋容細碎樹枝紅半天斜日歸心動一面平川醉眼空却是夢魂無所得人間豈少翠微宫

謝宋屯田見示永平錄海南編

多少儒衣只假塗貴來誰肯更觀書其間或以文爭勝未見如君識有餘長把六經為準的最應三代是

權輿可憐後世名空在直釣而今豈得魚

閩中歲暮

休道南人暖過冬苦寒今與北方同霜嚴欲裂地到底日短不行天正中誰使智愚相伴老便將榮辱斷還空鄉愁莫更欺閑客樽酒從來亦有功 白樂天有酒功賛

送侯殿直之官吉州

待詔何年別玉堂筆端渾欲繼鍾王官資未出風塵外蹤迹曾親日月光扶老只今非遠道薦餘從此有封章廬陵若要高文寫爭得滁州在故鄉 滁州歐陽使君廬陵人也

偶題饒秀才谿光亭



北出城來駐馬蹄君家別館幸臨谿雄虹見雨過不斷潦水到秋痕漸低萬事熱心成浩歎一樽擡眼怕長迷俗人誰會儒生意是處醉吟還日西

宗人宅仁知閣

江南盡是山水地君子固求仁知名可憐塵土不到眼只有雲泉相伴清人間擾擾知何在日暮悠悠空閑行明月一欄風一枕醉鄉猶可過浮生

早夏偶作

閑愁不覺過年光強半精神似醉鄉幾度雨來成惡熱有時雲斷見斜陽古人事業塵空滿故國園林草

自長賴得南華憐我病一篇齊物勝醫方

匈奴傳

漢家經武意如何也信狼心欲偃戈豈是虜庭佳麗少自緣婚禮貨財多女從宗室方掄擇賦出齊民更刮摩若向大臣求姪媵當時誰肯議通和

忠武侯

齊霸燕強舊有基當年管樂易為奇何如新野羈栖後正値曹公挾帝時指畫二州收漢燼安排八陣與天期才高命短雖無祭猶勝隆中世不知

次韻答陳殿丞見寄



顛倒江湖二十春于時的是妄庸人先容不肯枚蟠木高足無從得要津衆與善名酬苦志莫將吟味養閑身食田飲井知誰力下有驕兒上有親

贈韓侍禁

隴關山西舊將家一官淪落向天涯目皮相處應難識髀肉生來只自嗟野圃幾年飢虎豹旱雷何日起龍蛇吳歌楚舞時相慰劍鋏梅乾鐵有花

送沈秘校

君家龍虎弟兄賢斗酒相逢楚水邊雨露自今榮一命塵埃未免困三年高談欲出稠人右斂政當居俗

吏前異日能來見逋客麻姑碧洞古時天

寄題錢塘毛氏西湖園

昔年曾泛西湖流君今更住西湖頭人生多是未得往地上有天何處求朱樓照影鐘磬晚畫船落手芙蓉秋鯉魚赤鱗應不少待與水仙相伴遊

自解

人生何苦要多才百慮攢心摘不開夜月幾曾無夢處春風只管送愁來禿毫殊會悠悠事浮世無過滿滿盃看取春坑烟焰裏是非同作一杯灰

不寐

四壁空空絶語聲困來終是睡難成孤燈要與人相背寒漏苦教天不明累月故園無信息幾般閑事惱心情別愁若解生華髮一夕應添一萬莖

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薔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韓偓當年赴七閩舟行過此倍凝神江邊石上知誰處綠戟紅酣別是春往事幾多書不記仙源依舊地無塵花光柳色今何限更有才人勝古人

代書答陳次公

咄咄休休一世間百年都是淚悲歡高談不待傍人笑五事須知自古難時見老顏來鑑裏已將生計託雲端六鼇未可揮刀斫肯便臨谿把釣竿來書以俗子見君入谿故有是答

和君賜題堯輔齋壁

書林老仙頭欲斑近日卜居吳楚間麻姑世界盡贏得羲皇興味先追還川流切對夏無暑山月出來門未關笑殺區區躁求者不因貧病不曾閑

送王都曹

古木亭邊夜嚮晨餞壺重疊擁雙輪高文健筆科場手白髮青衫宦路人十月霜風還傍面六街塵土會欺貧麻源碧澗神仙地早晚歸來伴隱淪

送危太博

一片靈臺衆共知宦塗寧肯避危機至誠似有神明助蓋室初從瘴海歸烈火豈能傷美寶霜露益蒼是見炎暉人生未出功名外多少京塵待染衣

題虞侍禁山亭

嶺上欄楹締構新我來登望倍凝神可憐韜略真名將猶與谿山作主人會把松心欺過雪更憑花萼占留春江南風物雖佳麗爭奈燕然有虜塵

君錫宰壽春

淪落多愁笑不成水邊還是送君行官為令長前程

好地近鄉關喜氣生百里有人觀惠術三年唯我見
交情山中後夜思賢處風月猶應似舊清

錢寺丞知白州

大邑歌謠日尚新忽驚千騎擁行塵官游莫歎登長
道天意先教福遠人城在海隅門以客地鍾陽氣景
常春政成不患無知己按察當今正直臣 集賢杜公出使廣西

次韻答史太博

驛使將詩訪遠山發函寧暇正衣冠春城未割難論
價燕谷纔吹已不寒估畢有心忘老至情農無罰賀
恩寬一枝數粒唯知分豈是明時學考槃



蟬

一蛻囂塵向此生柳枯槐老正傷情高吟盡日知誰
聽零露充腸且獨清螳斧不勞陰致害貂冠猶可共
傳名騷人若有遺魂在應放寃聲伴爾鳴

寄史屯田

秀汝清時數舍中聲貌名謁竟難通只知俗吏陞官
業不意高文有古風朝請待趨天府北家園歸省浙
江東遠民利害關應熟早晚嘉謀沃舜聰

答丘寺丞示月蝕詩

一夜吟公月蝕詩睢盱驚走醉魂飛如將混沌重區

別要使君臣有等威天道至高全指掌古人雖死合
知非相思無計能相見何日軒車向北歸

蓬屋

長簷數尺庇堂東疎漏從來只有蓬日影碎如秋樹
下雨聲初似夜船中竹經蠹了多垂地苫到乾時半
捲空此處想非人所競衆言千萬莫相攻

堦基

堂前一級似堦墀無石無甎只舊基泥飾頃因年節
近蹋崩唯是客行時誰曾羅襪雙來上多謝蒼苔久
不離從此便成貧景致竹籬鄰處最相宜



宜春臺

謫官誰住小蓬萊唯有宜春有古臺千里待看真宰末
去萬家椅作畫圖來雲中羅綺香風落月底笙歌醉
夢迴莫恠江山苦相助騷人沒後得真才

東湖

古郡城池已瞰江重湖更在郡東方水仙坐下魚鱗
赤龍女門前橋樹香路絕塵埃非灑掃地無風雨亦
清涼使君待客多娛樂只有醒時覺異鄉

送趙拊 祖諱湘

先朝名士有遺孫狼籍麻衣化洛塵筆下每求千古

意醉中曾過幾迴春勞生只見年年老客路相逢事事新滿座狂歌時莫笑眼看燕市若無人

太平州十詠亭

客遊無日暫閒顔姑孰谿邊偶得閒風景宜教圖畫出古今都似夢魂間桓温罪逆休重問謝傳英靈已不還深羨謫仙遺世務酒船推鼓浪如山

送王尉

義激中心不再思宦途從此抱瑕疵誰憐君子僞親意况是明王孝治時靖節田園應久廢尚平婚嫁豈宜遲一官塵土休迴顧海上群鷗舊有期



野意亭

福唐城郭掌中窺旭日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辨醉後鄉愁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好幾聞歌板便驚飛

靈源洞

纔出塵來尚未知漸攀藤竹漸臨危伏流似是龍藏處古樹應無春到時誰把石崖齊剗削直教雲氣當簾帷良工畫得猶宜秘莫與凡夫肉眼窺

送陳司理

平生直道恥求人下位沈英久未伸齊吹古來偏有

濫葉龍今更不宜真天邊爽世三台貴江上先廬一畝貧大抵窮通相倚伏這迴寒谷解逢春

送黃承伯

君來別我向番陽時節初春曉尚霜荼褐園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此行硯席多知己是處樓臺可舉觴只恐詔書非久下槐花又在眼前黃

謝蔡十八丈相示詩卷

昔年多幸枉高軒示我新詩累百篇使者即時還趙璧夢魂今尚憶鈞天據鞍馬援誰云老陋巷顏回始是賢桂樹寒山風景好近來應更有長編



清話堂詩

至和元年秋九月與周伯達宿景德寺義明上人房予意誦李涉詩云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其意與今夕相似因目其處為清話堂且題八句

釋子相延暫解冠一宵清話到更闌深盤香燼死蚯蚓紙瓦雨聲鳴彈丸往事莫將開口笑勞生誰在定中看明朝獨面還歸去休舊塗泥濺馬鞍

送郴縣吳主簿

數十年來預薦書當時文行聳群儒青衫近始霑王

澤白首從新入宦途四壁生涯雖寂寞一官趨進轉崎嶇楚南若是江山好閑日猶應咏道腴

覧余堯輔詩因成七言四韻

少年心苦向毛錐老大生涯只有詩哀樂萬端成畫績江山太半入鑪鎚格如平易人多愛意到幽深鬼未知白髮尚新才不盡衰時吟與是衰時

次韻酬屯田陳丈見寄

老年纔到病還催老病成叢撥不開腹冷有時如咽霎耳虛終日獨聞雷半生辛苦歸三徑萬恨銷磨向一栝賴得竹窓無事處清風頻共故人來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韻第二首

塵寰漸遠漸淒清似向崑崙釆玉英此地已知鄰華子幾人猶道識方平步高那復肌膚重心逸都疑羽翼生苦恨俗緣無了處歸來依舊馬蹄聲

和陳屯田送知縣徐殿丞次韻

近年雙闕暫鳴珂出宰南城戶數多古道存心公道顯惡人鉗口善人歌登高賦處英辭在畫舸歸時舊物皆當比瑞金囂訟後要移風俗擬如何

和屯田陳丈寄唐休次韻

白屋從來未有官一名須作佛名看彥倫北谷重歸去安石東山起舊歡常調幾時趨鳳闕湛恩唯待立雞竿胷中況是多奇蘊自比陽春退苦寒

和王刑部遊仙都觀

尋幽西去路非賒回首紅塵事可嗟不待鸞驂并鶴駕便分人世與仙家幾函道藏金壺墨一片秋容玉井花還似武夷高會日骨凡猶幸醉流霞

和遊丹霞有懷歸之意

暫時來訪道家流肯伴煙蘿滯一丘為憶長安瞻日下欲尋蓬島向鼇頭陶潛醉後雖眠石王粲吟多更上樓宣室感餘虛席在青山何路更重遊



七言八韻

送知軍曹比部移虔州

要知賢者善居官法自嚴明性自寬縣吏欲欺難作計愚民初懼久方安獄辭大小情皆見市物公私價一般農力不聞供土木窮閻猶得免飢寒星為二使來巡撫政未三年恭可觀劇郡便當煩鎮守君恩寧許更盤桓兩轓續水行非遠五袴聽江日漸單從此天衢龍躍去野人懷德謾悲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終

告詞二　劄子四　薦章十三首

告詞

勑建昌軍草澤李覯范仲淹以覯所著文二十四
篇來上予俾禁掖近侍詳較皆曰學業優裕議論正有
立言之體且履行修整誠如薦章所云故特以一命
及爾爾其益自進于道勿患朝廷之不知也可特授
將仕郎試太學助教不理選限
皇祐二年七月　日
勑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說書李覯夫太學者朕所以



出教化而賢士之所由進行誼也師儒之官可輕授
乎爾醇明茂美通于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為冠自佐
學政逾年于茲孜孜渠渠務恪厥守祭酒司業以為
博士之職莫宜于爾是用推恩爾其悉心使諸生兟
兟與于廉讓而服于教訓則其善也可特授通州海
門縣主簿太學說書散官如故
嘉祐三年七月　日

劄子

國子監奏伏覩試太學助教李覯素有才學博通經
史嘗應制科舉雖因名臣薦論命以試官不霑政祿

而養道丘壑聚徒教授南方士流皆宗師之欲望
朝廷特與注授一官差充太學說書所冀有裨庠序
風化之職如蒙擢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舉其本監
主判管幹官並甘同罪候
勑旨會問到國子監稱李覯在建昌軍或在撫州奉
聖旨李覯今赴太學供職劄下江南西路轉運司指
揮發來赴闕仍仰見在處支賜盤纏錢伍拾貫文
右劄付李覯
國子監奏准屯田員外郎充直講楚泰等狀伏見大
理寺丞盛喬石經張次立素有學術深通經義俾居講



席足厚教風泰等欲乞補充直講填殿中丞孫復闕
當監體量得本官實有學行深明經藝可補講員伏
乞
朝廷特賜差補如蒙擢用後犯入己贓管幹主判官
並甘同罪候
勑旨續據國子監奏已保舉張次立充直講填孫復
闕緣處未依得自來條制竊見試秘書省校書郎文
勑劉棐素有履行通經術堪充國子監直講填孫復
闕候
勑旨勘會太學助教李覯已奉

聖旨令赴太學供職檢會令文太學助教掌貳博士
事分經教授
右奉
聖旨宜令李覯依前降　指揮赴學供職其除復名
闕更不差人所舉張次立等不行
右劄付李覯准此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兼管幹太學胡瑗奏爲臣
多疾乞於通州泰州秀州漣水軍無爲軍江陰軍廣
德軍除臣一差遣候
勑旨奉



聖旨胡瑗再與假將理仍差李覯權同管幹太學
右劄付李覯
國子監奏據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說書權同管幹
太學李覯狀爲有祖母墳在建昌軍未嘗先塋今欲
請假往彼遷塋申乞指揮所據李覯狀候
勑旨奉
聖旨依奏除程給假一月不得有違日限所有太學
公事仍仰鄭穆權管幹李覯回日仍舊
右劄付李覯准此
薦章
范文正公二首
右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
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
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辰嘗忝近輔輒慕前脩
之節必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
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
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
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
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
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虔州草澤周啓明工於詞藻又



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
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　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
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
比非獨臣知此人　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
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
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一十卷謹繕寫
上進伏乞
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
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
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

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
受 朝典謹具狀奏 聞伏候
勑旨
皇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十餘年前曾撰明堂圖并
序一首大約言周家之制見於月令及考工記大戴
禮而三家之說少異古今惑之覯能研精其書會同
大義按而視之可以制作臣於去年十一月録進前
入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爲一卷必在兩制看詳今
朝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何斯人學古之心上契



聖作臣今再録其圖并序上進伏望特賜
聖覽於 朝廷討論之際庶有所補仍乞詳臣前奏
殊加 天奬以勸儒林取進止
六月 日
余侍郎一首
具銜臣余靖伏覩先降 勑節文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并髙蹈丘園等科並許少卿監巳上及本路轉
運使副逐處長吏奏舉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建
昌軍草澤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
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曆元年應茂材異

等科秘閣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
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鄉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
草澤邵亢與覯同時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巳授
職官令覯退居獨未蒙用伏乞
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
聞伏候 勑旨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一 終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二

名公手書

范文正公

仲淹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
邀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
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
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爲幸保愛保愛不宣仲淹
上李君奇士足下

八月十九日仲淹頓首秀才仁弟别來傾渴無已想
至仙鄉拜慶外無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



人闕講貫與監郡諸官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
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至願至願不宣仲淹上秀
才仁弟十月十九日

小簡

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以
圖之誠衆望也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倣早
來今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仲淹上

仲淹白中間辱教承已拜　恩命雖德業雅遜未稱
人望而　朝廷奬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
矣未相會間千萬自愛自愛不宣仲淹上太學先生

閏十一月二十八日

小簡

仲淹已受　勅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孫覲文

沔啓錢塘幸獲瞻對以扶護過江不果款接後聞諷
經于府中恨不得執卷座末益爲企戀企戀近日諒
雅候無恙沔冬中襄事畢正初詣杭如文盖盤旋必
良會矣冬温旅次希保愛保愛因王先生行草草上
問不次沔拜上建昌李君先生之右二十三日夜

沔白人來捧書伏知旅中無恙示及南歸未知奉會



之時企戀企戀途中慎護冬寒希保愛保愛人廻草
草奉此咎聞兼謝伏惟照察不次沔拜上先生李君
之右二十一日

沔白錢塘之别又二載餘後未獲良會復疎致問專
介遠來惠書且知居憂無恙示教民病數十條非留
心博愛何以及此以賊未定過嶺經制必未及一一
行下當擇要以施之春後賊定方到江西奉見矣示
及事不須如此何害冬寒保愛保愛草草上問兼謝
不宣沔上太學先生李君十二月九日希文夏中過
徐遂不肯行以後事見託一一如其志哀痛哀痛行

狀乃勉為述之恨中未及以草寄去

余侍郎

靖頓首李君秀才別來每增翹渴忽枉手跡備荷勤至於邑鄙吝涣釋懷抱所示禮論七篇推進禮經準的世教派仁義贅刑政正其本於禮成一家之言工古人之未工導明王之要道豈止獨步江表校聲名於後俊者哉開益蒙蔽不勝降歎人回謹此為謝不宣將作監丞余靖白正月十四日

靖頓首近接緒言止于再見簡游務息未盡雅懷所示上豫章守書可以激昂士範支梧頹圮健羨健羨



別來鬱鬱動不如意邈然風規每益牢落忽枉手牘深認勤勤未服大流切希進道外保愛是祝謹奉簡陳謝不宣大匠丞余靖頓首李君秀才七月二十八日

靖啓靖屏居南夏久不相知及今得書乃審有太學之授國家誠有憐才之意而不寘於可用之途何哉道遠未由胥會徒益傾渴耳冬寒保重人迴謹此為謝不宣靖手啓助教執事十月十日

如有　朝命召赴成均供職亦可行道不宜辭免或令赴選須詳去就也靖啓

歐陽內翰

備啓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備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令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顒企顒企不從當别拜聞責不失約也備頓首賢良先生

蔡密學

襄頓首啓襄才識不能過人　天子誤知擢置諫列每自念孤賤之迹旁無尋尺之助一旦名徹萬乘而收録之此宜如何論報効之誠也示及庸奴非所謂難言但未得其詳耳足下業已發之當為予究之至詢他人果詐不虛必逃去矣就令不逃亦生姦計莫如寄



得其詳摘之以寘于法於時不為無補行路疲憊草草裁答足下取其意畧其禮也襄頓首啓二十三日夜

襄啓近承從者之勞過臨海郡適以久疾無悰為禮疎畧逢已離間豈勝慚跂慚跂春寒道上愛護為佳不宣襄頓首李君足下二十日

馬雜端

遵頓首啓鄉吏京邑曰與權幸人為敵趣了目前力有不逮千里脩問病未能也未幾以罪逆復丁家難扶櫬南歸備嘗艱厄甫達里中即襄大事即日僅餘殘息無復生意忽辱來諭承家居安甚併為慰也知

非久游錢塘且有迂顧之意何幸如之遵近得彼信將來亦當一詣目即有私冗未幹兼本郡守尉故人同年累書相招爱代伊遁若捨饒而趍杭不免去就厚薄之責頗非人情當暫謁之不知行期遂痰近遠掃榻聯鑣俱未敢必靈隱西湖之會當不蹉跌矣秋暑自愛倉遽草此不次遵頓首上啓泰伯先生足下

七月十一日手啓遵再拜奉別數年居常企詠以家禍屛居僻左無階脩問比見鄉材具得起居之實所慰多也遵無他奇區區徇祿食當求南中一官以便安輿肝江乃素心未知所願果否前月已被臺移明



日上路咫尺不克一趍師坐少獲誨言爲恨甚深因風示字欲知動止忩卒聊此上謝夏暑切自愛傾渴傾渴遵不勝私心不宣遵再拜泰伯先生書几十五日謹簡

遵悚仄遵到淮南二年矣署而居者不數月犇走之勞不可勝道以故僅了目前四方交游書問闕如也或云先生居倚廬間問不審有失陳慰人來得書伏承孝履支裕先生未起有識悅惜遵素性朴愚上下蹇困之際乃佐此局咎責日深先生有閒無惜見教涉夏勉抑自愛人回聊此爲謝餘俟後信多悉多悉不宣遵悚仄再拜泰伯先生大孝服次三月二十八日

蕭注劄

十一月望日長沙野人蕭注致書隴西泰伯先生足下注昨偕弟英求舉于京師聞足下應賢良爲第一人召試是時萬口一發萬悲一同未有不心思目願欲識其面者一日英請於叟曰李泰伯預賢良召未知其道果如何叟曰今之賢良異於古泰伯其爲今之賢良古之賢良耶若爲今之賢良則天下可車載爲古之賢良則雖載無三四英曰敢原其賢良之今古曰今之賢良所學者美身之具也口誦之心記之然



後分句讀辨訓詁數條目駕虛辭而強名曰策曰論主司既不能別白則互曰彼人之富於學也此人之富其才也上既取之下思習之中其選者十年間往往陶天下之民嗚呼以斯術而致吾君陶吾民則雖蝗水旱盜賊不作其可得乎古之賢良發其言則爲箴爲規爲教爲化明陰陽倚伏災異變盈之事提耳萬乘稽序兇黨亂臣賊子不敢正目而視使三王之風復見于當世故漢之文景可比周之成康者由斯道也叟尋與英下第南歸聞足下不中選二心頗疑後得足下退居集抄而讀之則知足下果非今之所舉

賢良之人共不中選則宜夫人之相知思其道不同
道同雖夷貊亦可為兄弟注鄙人然而有志於聖賢
之術心銘足下之道故發此書以聞非今之趨炎附
勢董闇足下有大名而沽相知之幸足下其以為是非
里人葉國器歸旅中草草非書冀留意不宣注再拜

小簡

注頓首前書寫意茲不云云相慕之極旦夕常在家
貧至甚僕爲無具因而幸見賢之望遼進不得地退
無以居丈夫之心於此將盡有風西來書以為寄則
野人之請餘希自愛注再啓



祖學士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酷熱以來氣體何如騁置相望
不遠千里無階披奉祇增瞻企法掾運君錫僕之故
人有文而善與人交泰伯見之當相得以驩矣千萬
善愛慰此多愫無擇手記頓首泰伯先生六月十七日
無擇啓累日前軍校過敝邑得泰伯所示書承起居
無它為慰甚深也慶曆民言皆極當時之病真醫國
之書耳使今相天子宰天下者聞其言而行之何憂
乎獯粥何患乎柘跋氏邪無擇踈賤不得言於朝泰
伯又俾附寄永叔即須良便致之也君錫行日曾託
奉書必得通上無擇近作愛堂銘與文爽序在君錫
處宜枉觀覽因風幸示可否之教秋暑千萬善愛不
宣無擇再拜 二十六日
無擇自來淮楚以地遠且少便復吏事無餘暇故不
得時時拜書徒日思頌亡已足下之門人高第者曰
陳生過聽不侫遣介走數千里惠然以書見抵且示
之策捧覽之際靦生面目茲足下之不鄙遺我而俾
之相示也顧愚何足以當之推轂之教豈敢不勉趨
奉未由惟祝善愛諸懇可期面會茲不能布萬一無
擇再拜泰伯足下 四月九日淮上書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無擇竊者居憂丹陽辱書者再
兼承見寄長篇及賦不任感仰然以道塗阻遠少過
信便無階致謝而望風依依靡忘終食也去歲過洪
井見建昌牙校首詢動止且將附問乃先生赴范杭
州召已行矣又不得通區區于左右今陳秀才人來
捧所貺手尺具悉起居如宜差慰瞻渴萬一無擇方
此奔走披睹未日仰蘄千萬為道自愛愚懷所望無
擇再拜泰伯先生
無擇再拜泰伯先生言念久不附問惟劇瞻馳夏末
抵家即欲致記竊承軒車寓洎洪井及詢諸相識乃

云亡適盖傳聞之不得審的耳介至忽捧手墨承體
局休佳殊慰區區敝郡已作學更三兩月可成當須
坐邀長者來此爲後生唱導也乃時尊道入禮請次
謹先此咨露秋凉希千萬若時加愛慇慇無擇再拜
八月二十三日
李侍郎
叔白近承雅頒獲奉嘉談蕪孳椎文重將孚意紛降
之切昕夕以之忽辱手緘承有小疾戒舟涉遠幸保
冲襟惟精學之邁倫固懵迷之詎測汶圖皆議空祕
家楹之藏洞蕭上林猶慙侍臣之薦與言瞻賛交集
下誠不宣淑頓首
孔宗旦
宗旦啓自京師爲別迨四年矣每聆風聲鄙氣銷爍
伏承日來體休道洽師表江左捐棄名場沉塩事業
易曰肥道無不利惟泰伯之道乎甚善甚善今二十
二日徂徠石守道卒嗚呼天喪吾道俾我先生短命
死矣泰伯能不痛悼哉秋風蕭條江山悄邈顒固頹
色以獻切怛子靜行次聊此起居惟少垂察不宣曲
阜孔宗旦啓上泰伯先生坐前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二 終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三
序詩墓銘
張學士送李君南歸序 宗古
三代以還漢唐爲盛孝武雖講求三雍之制而迂儒
駕說怪誕而不經有唐正觀開元襲于治古雖希闊
畢講而明堂之議寂寞而無詔　國家承百王之餘
夷僭黜暴與章法則洪範純備然往者挾抜之臣讀
儒書被儒服一旦得貴位則誘導上心務極土木以
崇釋老斤斧既息流竄亦至後之卿相勤恤民力以
實邦本合宮之作我故未暇也惜乎自周室距今曠
千餘載此禮廢絶隔于耳目所以學者各是已見競
牽師習若詩分傳離愈失愈遠天豈使三王經制將
遂泯乎故復出泰伯以明其本泰伯家江西嗜古學
以謂今　天子享上帝朝諸侯雖有其禮而無其位
廼潛心憤悱貫穿數家之說白周官考工記大戴禮
盛德篇禮記月令漢白虎諸儒及歷代論議參縱會
一稽同合異曲者暢之滯者通之爲明堂定制圖一
篇并序凡數千言携來京師摯見時彥若李宋二紫
微左史蔡長孺集賢葉道卿皆盱衡接納鄭重推許
可獻公車登乙學補　朝廷之闕當晨奏而暮召泰

伯猶謙謙不處罔敢露才而自薦也會貢舉詔拂
髦有懷親之感歸艎泊渚拱袂言別余恐江西英俊
未盡知泰伯之道及中朝士大夫稱詠所以然故筆
為序以送之異日舉脩墜典咨諏折衷泰伯必擬袂
危寇群立高議與宿儒故老較辨于赤墀矣斯言不
誣故乏揮潤謹序

葉內翰詩

清臣啓累日前伏承紬書臨訪并小文編
及明堂圖披玩尋繹彌增景服偶書二百
四十言以伸謝臆伏惟采攬



進士不讀書明經不根義詁病君子儒于今作文弊
禮部右詞賦諸生竊科第從道不違人追趍斯近利
李生何為者力學務遜志羞恥事章句深湛刺經藝
常惟　天子貴無大明堂位遡焉三代風尚矣百世
繼去聖日逾遠攻端非共致公玉既妄圖戴德亦緣
記漢唐盛容典規畫不足示其間區區者何暇盛德
事確論無甚高闊講褒而隆拔文會今古援筆攷同
異面勢本周官纖悉探呂氏俛拾林甫長仰摘康成
蠹昭發老生矇冥符作者意聖期援千統緜禮恢萬
祀無文既已扶同節此云備寧當總章法未學雲臺

議礮與有時合聰明自民視成屢繫眾材致理豈一
士南陽朝奏書中朝夕鳴佩行矣無自遺日中今可
嬖

祖學士詩

奉和泰伯送春絕句繕寫呈幸垂笑覽

范陽祖　無擇　上

憶昨相逢甲午年與君同賦送春篇等閑又見春風
老更搆新吟一惘然
萬樹紅芳落斷稀浮榮能得幾多時孤根未識陽和
力春去春來兩不知



送春長句呈泰伯先生

盡日臨風把酒卮宜春臺上送春歸已看綠樹陰陰
靜猶有殘花帖帖飛歲月任從隨手過功名未必與
心違我緣客宦無常處投會如今亦恐稀

無擇啓前日承泰伯先生寵示新詩三首謹
依嚴韻奉和幸賜采覽

興鄉何處散幽懷賴得城中百尺臺還向天涯經歲
住那知春色為誰來雪消江上看梅發風暖衡陽有
鴈回猥擬登高聊賦詠再三愧乏楚人才

右宜春臺

晴煙暴歷滄湖光勢勝居然占一方拂水萬條楊柳
弱倚風千蓋芰荷香縱遊閑汎蘭舟穩半醉狂眠石
牀凉公退每來須度日卻疑身出利名鄉

右東湖

九十日春今日盡送春何况我偏知後期只在經殘
臘重採梅開雪裏枝

右送春

寄李先生　黄先生錡

久不見泰伯中心頗損和近聞來書卷更卜好山阿
學古成儒癖敦風盪俗詭周公法已矣原憲事如何



母老祿未及身閑貧不嗜新文海簡播揚業釣竿拋
寄戚歌寧發麻姑傻屢過時人一握小吾道片雲多
交弟俱游宦池樊自擁莎閑孫詩與逸敲戶酒徒羅
鄉里名光也朝廷禮後厤年來魚信至怪我客蹉跎

麻姑山一首贈陳仲父賢良燕

泰伯先生　黄寺丞通

麻姑山直斗牛角形勝擅幽東南隅五百年來畜英
氣特為吾宋生真儒李姓觀名泰伯字風骨古秀飄
髯鬚類其人於世少似者無乃稷契荀孟徒自傷出處
苦奇剌不得寸祿遯棲歸來築室郡北郭及關雎

作文字娛先生之門足高第中間仲父有輩無曾繼
先生列科舉簡編滿載三十車先生不遇子亦退高
文懿行冬江湖麻源谷口田數頃歲計取足無贏餘
生涯俯就隱意決便棄城邑廬郊墟上有慈親專甘
旨下有子弟森庭除平生嘗聽渺漠澂惟學虞卿窮
著書平生志氣薄雲漢惟學子陵閑釣魚每當春秋
社時候萬象蕭洒神仙居邑　野舟照几席溪風谷
靄清襟裾先生乘興或還往敬難妖泰開尊壺共許
古今正經史不知口角清涎濡名教果有如是樂者
輸之言誠豈誣道社竹谿誰高逸究竟未免歸狂愚



爭如仲父與泰伯相樂以道情愉愉文酒違迹二十
載一日不見已為疎扣門大開俗不到水雲軒檻空
清虛仰愛二友嗟不與欲別仙墅猶踟躕

先生墓誌銘　并序

門人陳　次公　撰

有宋經明行脩道德沈純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
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門人陸錄千有餘人有如
游夏者則其賢可知也已文章高於當世版而行之
凡數集每為歌詩誌表未嘗以一字借人而人自求
而得之皆自言曰如此為父兄求而得之皆自言曰

父兄如此下筆多典故世莫及也天下皆曰泰伯先
生士大夫爭識其面其為當世推伏也若此先生姓
李氏諱覯字泰伯南城人也其實如秋其受如海外
示發舒中以直正其於道也如天焉無不覆如地焉
無不載天地以爲物遂成為功先生以四海咸若為
功用則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
者後之覽其遺書則知其所以然曾充茂才有富國
安民強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
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序五十一首其敵天命又有
潛書慶曆民言寄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蓋不忍夫



一世之傷而兩膺幾廢常語其徒其畧曰大哉孔子
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
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石據之依
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
為鬼神生之歛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
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
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
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
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

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其語如此衆驚而卒非
之先生之志益堅然則不非之不足以為泰伯先生
也先生燕申講解嚴重慎密弟子畏之有職則對之
以狀察無溢美然後進之令為墓刻畏比神靈自祖
禰以往丘蓋不言只於集中得子高墓表曰南城縣
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先夫人墓誌曰先君
嘗學不應舉尤且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
不得意死又於官簿得曾祖諱其祖諱其父諱其母
鄭氏始娶陳氏再娶饒氏有男參曾三女長適陳汝
翼而卒先生之生也以己酉而卒也以己亥年五十



有一其卒仲秋其葬季冬實嘉祐四年祔先君之塋
在鳳凰山足夫南城載于西漢地理志唐屬撫州臨
川　國朝別建軍曰建昌縣隸焉鳳凰山在縣西北
城背之坐在麓東松欑萬株山川如畫乃真宅也然
而其抱負如此天之報之止如此其後焉有不達者
乎嗚呼先生之名大顯世之顯人及有道之士莫不
知者下至農工負販士女釋老盡能誦其文章
天子亦聞之乃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就門官之末
年又召入太學說書復以通州海門縣主簿祿之權
管幹太學非其好也逾年以告歸歸逾月而卒臨終

無他言獨執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為託又以為三禮論未成為恨其孜孜為學者如此何哉次公夙荷教育過於强仕之年指人旣殯復何聊哉泣而銘曰

余侍先生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甚詳皆本書詩非諸子之緒言也於是浩歎魏晉之際蕣阜之間惠慎之時聖人之道已大壞有由然及究莊生之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爲知曾史之不爲桀跖之嚆矢曰儒者未嘗是之而余獨是之嗚呼天乎其意不在斯文乎何奪先生之速哉何奪先生之速哉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第三終

# 直講李先生門人錄

先生年譜所以載先生之行事今以門人錄附庸者亦欲使來者知先生師友之淵源也按陳次公誌先生之墓曰門人陞錄者千有餘人今姓名可攷者僅三十八人兹而不書久則愈無可攷故附錄云

陳次公字漢傑南城人父琛先生夫人之伯父也次公與兄漢公字伯英弟次山俱學於先生次公舉茂材異等不中歸隱谷口著書與先生往還者二十年先生臨終執其手託以遺文先生墓誌銘乃次公所述也次山登皇祐五年第



傅野字亨甫南城人學於先生其先上饒人父垂範先生為誌其墓野學於先生蚤有立操與陳次公俱為門人稱首熙寧中郡以高材淹滯聞　旨賜粟帛充軍學教授歷明州定海尉歸隱於沙溪之東巖有文集名通葉先生後集乃野所輯也

鄧潤甫字溫伯避高魯王諱以字行少與弟佑甫仲甫俱學於先生溫伯文章角出諸生上登皇祐元年第官至尚書左丞三入　玉堂熙寧中上先生輯葉乞官先生之子參魯佑甫登熙寧二年第仲甫

高尚不仕元祐中舉遺逸賜號和静先生
李山甫字明叟避高魯王諱以字行更字公晦先生之族子也少學於先生登皇祐元年第官至西京作坊使知澧州號龍溪釣叟
陳光道字公亮南城人與兄光遠俱學於先生光道剛果廉辯多智數登嘉祐四年第仕至撫州通判號有為子先生之子參魯墓銘乃光道所作也光遠登元豐八年第
麥平南劍人父夷清徙居南城平十二歲而孤能自立學於先生登治平二年第常語後政乃平所作也



陳汝器字適用南城人學於先生能詩元祐中為廬陵守山谷亟稱之
黄曦字耀卿南城人學於先生文章典麗南豐先生亟稱之元符三年乙科
傅翼字翼之南城人學於先生文行俱高熙寧六年乙科終永豐令號甘圃有甘圃集
余疇若字堯輔南城人學於先生慶曆二年大理寺丞周燮知南豐聞其賢請主學事先生以序送之
傅代言南城人學於先生及卒先生為表其墓
陳瓔字天倪南城人學於先生出諸生右晚自肆山水號谷口耕叟
鄧立字公儀南城人學於先生志合道一年三十二而卒先生為辭傷之
陳君平南城人都官肅之子也學於先生少能文甫冠舉進士入太學不第終於京年二十四先生誌其墓
康廷王南城人陳漢公之壻也學於先生
饒景先南城人偕弟見先學於先生先生表其父昌齡之墓
杜萬南城人居谷口先生有詩送之



王幾字復之天台人學於先生字之為作復說
陳世南豫章人學於先生以序送之
陳公燮字思道閩人學於先生贈之以序敀字中道
張宏武夷人學於先生嘗以詩送之
張延之字伯仁學於先生為作字序以後十二人鄉貫無傳
湯延祖字子立學於先生字之以詩
陳特兄弟二人俱學於先生荅之以書
彭昱學於先生嘗以詩送其赴舉
夏旦學於先生以詩送其赴舉
黄銑學於先生以詩送其赴舉

廖說學於先生為詩其蒙亭

周伯達學於先生見清話堂詩題

吳伯華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上官直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吳著學於先生以詩送之

嘗讀盱江舊志云曾舍人鞏鄧左丞溫伯皆先生之高弟竊有疑焉蓋溫伯他日為中丞進先生所為文奏乞官其一子溫伯遊先生之門明矣然不能排新法之非識者惜之今盱志以南豐並稱不知何據按李直講生於祥符之己酉曾南豐生於



天禧之己未以年數攷之則直講多南豐十歲也若以直講南豐為師友恐不其然謂其在鄉學師之鄉則直講以慶曆三年主郡學而南豐以是年自洪州歸臨川上齊工部書云祖母樂居臨川其後為文多道臨川之事謂其在太學師之鄉則直講以嘉祐二年為太學說書而南豐以是年登進士第明年調太平州法曹烏在其為師友然舊志所載若不加訂正襲訛承舛惟恐後人復誤後人也

直講李先生門人録卷終

賢太守之為邦崇鄉賢風後學氏以因敬梓者之心而教易行肆泰伯先生於我盱有常祀七八年來乃或撤厥祠亭為堂偪厥安龍為院而置先生於雜祀或搁然不知有先生惟先生嘗言人於夫子之道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今有仕是邦而不知有先生不亦猶之無耳目口心精爽者乎往弗諫景定初元太守雲軒魏侯峙祠墓乃復建亭朔告必躬頓異乎前時觀又取遺書讀嘆其言足經世與太平獨恨年譜有闕遺字畫有訛脫更與盱之士參以



它書讎正二年鋟之梓其將以開世之無耳目口心精爽人矣乎予方服侯之為會

天子嘉侯治狀改守袁州因誦泰伯袁學記爾來得賢君之句而有感遂書其後三年上巳日里中子張淵微敬書